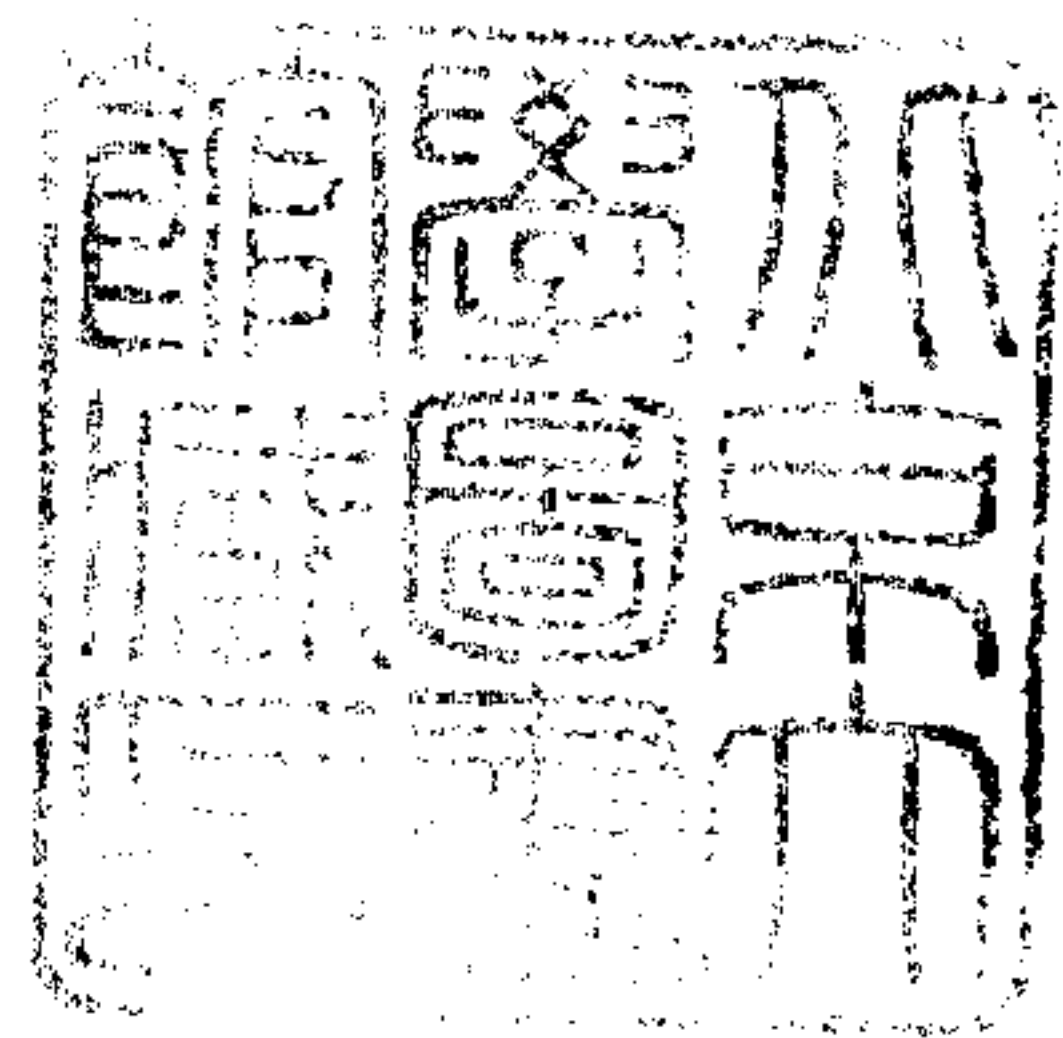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八九・子部・雜家類

初潭集三十卷（卷二十至卷三十）〔明〕李贊撰……………一

宋賢事彙二卷〔明〕李廷機輯……………九七

焦氏類林八卷〔明〕焦竑輯……………一七七

說郭續四十六卷（卷一至卷六）〔明〕陶珽編……………四一五

21124169

初潭集卷之二十

師友十

○一學道

○子劉子云讀書三十年百慮而無一得然後知世所謂無非畏塗惟出世間法可盡心耳絲是置几案者皆旁行四向之書備將迎者多赤髭白足之侶深入知地淨通還源客塵觀盡妙氣來宅

○南榮越既遇老聃墨若慈父鴈行避景夔立蛇進而後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饑十日而得太牢焉

○嵇康遊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登不知何許人無家於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則編屨為裳冬則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喜怒或投諸水出而觀之乃復大笑康聞乃從之遊問其所圖終不答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有木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及遭呂安事在獄康乃為詩自責云

昔意下惠今愧孫登

○王司徒謚與遠公書曰身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順遠公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於長年耳檀越既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於遐齡邪聊想斯理久已得之為復酬來信耳人皆稱公善誘

○何子季與周彥倫二人精信佛法于季別立精廬都無妻妾文惠太子嘗問彥倫卿精進何如何胤彥倫答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問所累

云何曰周妻何肉

饒節始亦有婚宦意嘗令其僕守舍歸見其古對異常怪而問之僕曰守舍無所用心聞鄰寺長老有道價往請一轉語忽爾覺悟身心泰然無他也德操慨然曰汝能是我乃不能邪徑往白崖問道八日而悟盡發囊橐與其僕祝髮為浮屠德操名如璧僕名如琳徧參諸方至浙樂靈隱山川因挂錫焉夏均父為其疏云無復挾書更逐康成之後何憂成佛不居靈運之先時稱其精當德操號倚松道人詩文皆高邁



名倚松集

釋曇延嘗自顧其影言曰余與爾沉淪日久飄泊何歸今可挾道潛形精思出要遂隱於太行山百梯諫

王維與魏居士書足下風高於黔婁善卷行獨於石門荷蓀豈謂利鍾金之祿榮數尺之綬哉身如聚沫

財若浮雲實無有也聖人知身不足有也故曰欲繫其身而亂大倫知名無所着也故曰欲使如來名聲

普聞故離身而反屈其身知名空而又不避其名也古之高者曰許由挂瓢於樹風吹瓢惡而去之問堯

補潭集 卷之二十三 讓臨水而洗其耳耳非駐聲之地聲無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我此尚不能至於曠士豈入道

者之門歟嵇康云頓纓狂顧逾思長林而憶豐草頓纓狂顧豈與俛受維繫有異乎長林豐草豈與官署

門闌有異乎異見起而正性隱色事礙而慧用微豈等同虛空無所不徧光明遍照知見獨存之旨乎近

有陶潛不肯把板見督郵後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詞是屢乞而多慚也嘗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慚

之不忍而終身慚乎此亦人已攻中

其後之累也

此亦公一邊之談也苟知官署門闌不異長林豐草則終身長林豐州固即終身官署門闌矣同等

太虛無所不徧則不見督郵雖不為高亦不為礙若王維是陶潛非則一陶潛足以礙王矣安在

其為無礙無所不徧乎

王荆公嘗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自後絕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無只有過孔子者公問是誰文

定言江西馬大師汾陽無業雪峰巖頭丹霞雲門是也公問何謂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耳荆公欣

然嘆服後舉似張天覺天覺撫几歎以為佳

范蜀公不信佛蘇公嘗求其所以不信之故范云平生事非目見即不信蘇曰公亦安能然哉設公有疾

令醫切脉醫曰寒則服熱藥曰熱則服寒藥公何嘗見脉而後信之

馮當世晚年好佛知并州日以書寄王平甫曰并州歌舞妙麗閉目不窺日以談禪為上平甫答曰若如所論未達禪理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案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  
答曰釋再三晦堂不答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  
因問曰聞木樨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  
山谷乃服

○東坡問韓持國於友人皆曰維語人吾已癡老且將  
聲樂酒色娛年東坡曰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  
合禪理一日置酒大會語衆曰老人即今且去因揮  
衣正坐奄奄欲逝諸子呼號願留一言老人曰本欲  
無言今爲汝懇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諭老人曰惟

初潭集 卷之二  
五更可以幹當自家事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早起  
舉家諸事皆是自家豈有分別老人曰不然所謂自  
家事是死時將得去者吾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持  
國果自以殘年勞心聲酒不若爲死時將得去者計  
也

○晁文元公云學世間法致人倫欽服者其道淺人倫  
不知者其道深學出世間法致鬼神欽服者其道淺  
鬼神不知者其道深  
以上皆學道之友學道其實也

○二道學  
○莊周病劇弟子對之泣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  
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於須臾  
道理可厭

○公沙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吳祐賃舂祐  
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

○郭林宗謂仇季知曰子嘗有過否季知曰吾嘗飯牛  
牛不食一搏牛耳  
朝得好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  
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  
史勝質無此理

○裴叔則被收神氣無變舉止自若求紙筆作書書成  
救者多乃得免  
等救耳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因語  
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擲其面  
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車中



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迺出牛背上

便是無量

支道林還東時賢並送於征虜亭蔡子叔前至坐近  
林公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  
見謝在焉因合禪舉謝拂地自復坐謝冠帽傾脫乃  
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腹漉坐定謂蔡曰卿  
奇人殆壞我面蔡答曰我本不為卿面作計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風起浪  
涌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嘯

不言舟人以公貌閒意說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  
諸人皆誼動不坐公從云如此將無歸眾人即承響  
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是

謝太傅於東船行小人引船或遲或速或停或待又  
放船縱橫撞人觸岸公初不呵譴人謂公常無嗔喜  
會送兄征西葬還日暮雨駛小人皆醉不可處分公  
乃於車中手取車柱撞人聲色甚厲夫以水性沉  
乘入隘奔激方之人情固知道隘之地無得保其安

粹

至言至言

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旁連嶺帶長川  
芳林列於軒庭清流激於堂宇乃閒居研講希心理  
味使公諸人多往看之觀其運用吐納風流轉佳加  
已處之怡然亦有以自得聲名乃與後不堪遂出

裴遐在周馥所馥設主人遐與人圍棋馥司馬行酒  
遐正戲不時為飲司馬恚因曳遐墜地遐還坐舉止  
如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甫問遐當時何得顏  
色不異答曰直是闇當故耳

范玄平為人好用智數而有所時以多數失會失官居

東陽桓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時方招起屈滯  
以傾朝廷玄平素有譽桓謂遠來投已喜躍非常  
語笑甚歡顧謂袁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范雖實  
投桓而恐以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  
在此故來省視桓悵然失望向之虛行一時都盡  
長安張氏畫獨處室有鳩自入止於對牀張披懷視  
曰鳩爾來為我禍邪止承塵為我福耶入我懷鳩飛



昌  
入懷以手探之而得金帶鈎焉遂寶之自是子孫盛

此鳩勝地理師

○江鄰幾云胡翼之凶計至京錢公輔學士與太學生徒百餘人詣興國戒壇院舉哀又自陳師喪給二日假近時無復此事

○羅可性度寬宏嘗有竊刈其園蔬者適遇見却避草間又有撲殺其雞者可携壺就之呼其妻孥還坐盡醉而歸由是相誠無犯

亦是一着

○劉瓛謙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遊詣故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主人未通便坐問答

趣

○庾業家富每賓客相對膳必方丈而為宗慤設粟飯菜茹曰宗慤軍人慣噉餽食慤致飽而退後慤為豫州業為長史慤待之加厚

好道學

○庾果之嘗候樂順之順之為設食唯枯魚菜茹泉之

曰我不能食其母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泉之曰我非郭林宗卿過於茅季偉

真

○王偉元門生為本縣所役求屬令為解脫王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不足以庇卿屬之何益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送所役生到縣諸生隨者千人今以偉元詣已整衣出迎偉元乃下道至土牛傍磬折立自言門生有役故來相送令即放遣此生一縣皆以為

巧於囑託道學之宗祖也

○盧詢祖語人曰昨東方未明過和氏門外見二陸兩潘森然與槐柳齊列劉鍊隋唐嘉話曰齊和士開用事或謂盧宜一謁詢祖素自高欲往恐為人所見乃未明而往比至其門立者衆矣盧任轡而望曰彼何人斯森然而與槐柳齊列因鞭馬疾去

○畢竟是不慣奔競者

○郭昱狹中詭僻登進士恥赴常選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其矯激故久不調後復何普望塵



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出拜於馬首

徐鼎臣坐事出陝西柳開為州刺史不為加禮又多

不法朝廷命鄭文寶來勸文寶師鼎臣故柳開詰鼎

臣求解鼎臣曰彼昔為鉉弟子然時異事背安能必

其心乎及文寶至求與開相見即屏從者步趨入巷

詰鼎臣許觀省鼎臣見文寶立談道舊文寶詢問其

所欲鼎臣曰柳開甚相畏文寶出開事立解李生日

此道學假得好可法也可敬也

○以上皆道學之交道學其名也故世之好名者必

講道學以道學之能起名也無用者必講道學以

道學之足以濟用也欺天罔人者必講道學以道

學之足以售其欺罔之謀也噫孔尼父亦一講道

學之人耳豈知其流弊至此乎

○三會說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豬肝

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之勅吏常給焉仲叔

嘆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仲叔同

郡周黨見貢食無菜遺之生蒜貢亦受而不食

徐肝一片甚不濟事口腹累人名聲亦醜若閔仲

叔可謂無味之極矣又曰生蒜臭且消食不食者

理遺者可咲也是必宜實講道學來

○王僧虔為尚書令作飛白書題省壁曰圓行方止物

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

躓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嘗質以為座

右銘

○沈麟士嘗行路鄰人認其所着屐麟士曰是卿屐耶

即跪而反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耶

笑而受之

○何隨著譚言一篇專言道德仁義嘗有屠者牽豬過

隨門猪索偶斷遂失猪所在屠者強認隨中猪隨

即牽與之家有竹園有盜園中笱者隨出行過見恐

盜者覺自走竹中避之傷其足徐繫屐緩步而歸

○陳搏曰優游之所勿久恋得志之地勿再往聞者以

為至言康節嘗誦其語曰得便宜事不得再作得便

宜處不可再去故詩云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處



得便宜。

邵康節嘗言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疎未能遠。蔡對急筭。

以上皆會說者。講道學者。但要我說得好。其不管我行得行。亦得也。既得不得。則謂之巧言。亦可然。其如鮮矣。但何哉。吾是以謂之會說也。以其太說得好。實難到也。若陳邵三先生。蓋實學。實行實說也。又不可不知。

○四冷色

初潭集

卷之三

十三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顏唐如玉山之將崩。

石苞字仲容。雅曠。有知局。容儀偉麗。不修小節。時人為之語曰。石仲容。美無雙。

裴令公目正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

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璧。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

裴令公有雋容儀。脫冠冕。籠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為

王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有人詣王太尉。過安。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屋見季胤平子。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玠先有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疾時人謂者。殺衛玠。列傳曰。玠在羣伍之中。寔有異人之望。歸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上。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為璧人。

王右軍見杜弘治。嘆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時人有稱王長史形者。蔡公曰。恨諸人。不見杜弘治耳。

○王敦稱太尉。處眾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間。

○林公道。王長史歛衿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

○時人目王右軍。飄如游雲。矯若驚龍。

○王長史嘗病。親疎不通。林公來守門人。遽啓之。曰。一異人在門。不敢不啓。王笑曰。此必林公。語林曰。諸人嘗要阮光祿。共詣林公。阮曰。欲聞其言。惡見其面。此則林公之形。信當醜異。



王長史為中書郎，往敬和許爾時積雪，長史從門外下車，步入尚書，着公服，敬和遙望，嘆曰：「此不復似世中人。」

○有人歎王恭形貌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王景文美風姿，袁粲嘆曰：「景文非惟風流可悅，乃嘯歎亦復可觀。」有一客及見謝混，答曰：「方謝叔源則為野父矣，粲惆悵久之，曰：「恨眼中不見此人。」

○以上皆令色，講道者先觀有道氣象，若色不令，難以免於今之世矣。故曰：「正顏色，斯近信，近信之色，是為正色。」豈道學所知。

○五少年

○孫叔敖為兒時，出道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泣問其故，對曰：「夫見兩頭蛇者必死，今出見之，故爾毋曰蛇，今安在？」對曰：「恐後人見殺而埋之矣。」母曰：「夫有陰德，必有陽報，爾無憂也。」及長，遂為楚令尹，雖少年，心自不同。

○梁伯鸞少孤，嘗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伯鸞及熱釜，炊伯鸞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

燃之

醜而惡

○徐孺子年九歲，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耶？」徐曰：「不然，譬如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孫策年十四，詣袁術，俄而外通劉豫州，來孫，便求去，曰：「英雄忌人，既出下東，皆玄德從，西皆上，但得轉顧視孫足，下行殆不復能前。」

○虞翻年十二，客有侯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針，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容得書奇之。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為司隸校尉，諸門者皆備才清操，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元禮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僕與君奕世為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大夫陳韙後至，人以其語語之，韙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韙大踈踏。何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奇愛之，因晏在宮內，欲以



為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答曰何氏之廬也魏武知之即遣還

王弼十許歲便好莊老何晏甚奇之題曰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

王戎七歲與諸兒遊道邊李樹多子折枝諸兒競取之唯戎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戴逵總角時以雞卵汁澆白瓦作鄭玄碑又自為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唐丁用晦序云學慚鼠獄智乏雞碑用此

張吳興年八歲齟齬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君口中何為開狗竇張應聲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司隸徐正名知人符堅六歲時嘗戲於路正見而異焉問曰符即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縛耶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霸王相

謝真八歲為春日閒居詩從舅王筠奇之謂所親曰此兒方當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

永安王浚八歲謂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為有

神邪無神邪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在何煩如字景裕不能答

長孫紹遠年十三王頊聞其強記欲試之乃試以月令紹遠讀一遍誦之若流

徐之才年八歲造周捨聽講老子捨為設食戲之曰徐即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答曰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大嗟賞

穎川荀子文年十三聰辯不羣正光初潘崇和講服氏春秋子文攝齊北面受道時趙郡李予問荀任處對曰僕任中甘里予曰何為任城南此有四夷館意以此譏之荀曰國陽勝地卿何恠也若言川澗伊洛爭噪語其舊事靈臺石經招提之美報德景明當世富貴高陽廣平四方風俗萬國千城若論人物有我無卿予無以對潘曰汝穎之士利如錐燕趙之士鈍如鍤信非虛也

關澤年十三夢見名字炳然在月中

徐陵數歲家人携候釋寶誌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張純張儼朱異俱童少知名嘗同詣驃騎將軍朱據  
 據欲試之語曰老鄙相聞饑渴甚矣夫騷擾以迅騷  
 為功鷹隼以輕疾為妙其為吾各賦一物然後入坐  
 三人皆隨目賦成據大笑悅儼賦太曰守則有嚴出  
 則有獲韓盧宋鵠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簾  
 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駑曰南嶽之幹鍾  
 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

○梁武帝撰孔子正言詔下國學有袁憲者字德章年  
 十四被詔為正言生博士周弘正將升講坐延憲入

○室授以麈尾令憲擊義時謝岐何妥在坐弘正曰二  
 賢雖窮與曠符無憚此後生於是何謝遞起義端而  
 憲酬對開敏觀者垂香憲固自若弘正謂客曰卿還  
 諮袁吳郡此即已堪代為博士矣

○岳柱年八歲時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指陶母  
 手中金釧詰之曰有此可易酒何用剪髮何大驚即  
 易之

○開元間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各問禁中有負傲者  
 九歲升座詞辨注射帝異之曰半千孫固應耳半千

○名餘慶王義方稱之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因改  
 名半千也

○玄宗問傲童子豈有類若者乎傲跪奏有臣舅子李  
 泌帝即馳召之泌至帝方與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  
 能說請賦方員動靜泌逡巡請問說曰方若棋局圓  
 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成泌即對曰方若行義圓  
 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帝大說曰是子精神要  
 大於身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麀一鹿同一籠以獻荆公

○者公因問元澤何者是麀何者是鹿元澤實未識遽  
 對曰麀邊是鹿鹿邊是麀客大奇之

○以上皆美少年夫容止可觀則異日必定富貴天  
 資聰偉則早年必有文詞定交者貴圖其始是故  
 講道學者最識此幾

○六標榜

○王戎云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康別  
 傳曰康性含垢藏瑕愛惡不爭於懷喜怒不寄於顏  
 所知王濬中面數百未嘗見其疾聲楨顏此亦方中



之美範人倫之勝業也

○甚矣史之文勝質也方其揚槌不顧之時目中無  
鍾久矣其愛惡喜怒為如何者此雖中散之累而  
不足以損中散之高胡為乎蓋之哉

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為  
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於此人人競寫都下紙  
為之貴謝大傳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擬  
學而不免儉狹

諸葛恢字道明避難過江與潁川荀道明陳留蔡道  
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語曰京都三明各

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謝幼與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簡暢嵇延祖弘雅劭長  
董仲道卓犖有致度

會稽孔閻未為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謝眺眺  
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  
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

何炯白皙美容貌從兄求點每曰叔寶神清杜又屬  
清今觀此子復見衛杜在日

○柳世隆謂神武曰庾杲之為蟬冕所映彌有華采

○七詆毀

後來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深公謂曰黃吻年少勿為  
評論宿士昔嘗與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  
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碾之又  
得噴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之王右軍聞而  
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况藍田邪  
安期述之父

狀得佳樣出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育  
長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壻從挽郎摻其勝者四人任  
猶在選中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  
過江便失志王丞相請先度時賢至石頭迎之猶作  
疇昔相待一見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便問人云此  
為茶為茗覺有異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為熱為冷  
耳嘗行從棺脚度流涕悲哀王丞相曰此是有情  
疾



桓温云 長康體中癡點各半合而論之正平平耳

世云有三絕畫絕文絕癡絕

孫興公作庾公誄袁羊曰見此張緩于時以為名賞

李諧形貌短小兼是六指因瘦而舉頤因跛而緩步

因譽而徐言人謂李諧善用三短

張率年十六作賦頌二千餘首虞詡見而誅之率一

旦焚毀更為詩示之託云沈約誦便句句嗟稱率曰

此吾作也訥慙而退

張敷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

餘譽久之不絕張氏後進皆慕之至融風止詭越坐

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聚觀成市融

了無慙色隨例同行常稽留不進齊高帝素愛融見

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以上皆標榜以為賢詆毀以為極不賢者夫相為

標榜正所以自擡聲價先期陰詆正所以杜絕刺

譏好生羽毛惡生瘡痍孰敢違之世人多愚故使

此等坐握重權耳

十高遊趙與鄒文季節相善及還又節遠之三宿臨

別涕泗交頤子高抗手高揖而去其徒問之高曰始

吾謂一子丈夫也乃今知其婦人耳人豈鹿豕也而

常羣聚乎李生曰此不過大言以欺其徒耳其徒若

應曰師父想家也不然何以皆涕泗而先生獨高揖

乎

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至者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

羅後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

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

見

此翟公絕交論也尤簡切痛骨可惜人多輕易念

過

任昉為中丞簪裾輻輳預其宴者皆號為龍門遊

戴弘正每得密友一人則書於編簡焚香告祖考號

金蘭簿李生曰想祖考未必愛賢莫好名也金蘭密

友安得許多

王大喪後朝論或曰國寶應作荊州國寶王簿夜幽

白事云荊州事已行國寶大喜夜聞閣喚網紀話勢



雖不及作荆州而意色甚恬曉遣秦問都無此事即  
喚主簿數之曰卿何以誤人事邪

劉承胤少有淹雅之度王庾温諸公素與周旋聞其  
至共載着之劉倚被囊了不與三人言神味亦不相  
酬俄頃宿退王庾甚怪此意温曰承胤好賄新下必  
有珍寶當有市井事令人視之果見向囊皆珍玩正  
與胡父議賈

以上皆易離之交蓋交難則離亦難交易則離亦  
易何也以天下盡市道之交也夫既為市矣而曷

可以交日之曷可以易離病之則其交也不過交  
易之交耳交通之交耳是故以利交易者利盡則  
疎以勢交通者勢去則反朝摩肩而暮掉臂固矣  
夫唯君子超然勢利之外以求同志之歡而後交  
始難耳况學聖人之學而深樂夫得朋之益者則  
其可交必如孔子而後可使七十子之服從也何  
也七十子所欲之物唯孔子有之他人無有也孔  
子所欲之物唯七十子欲之他人不欲也如此  
乎其欲之難也是以終七十子之身不知所掉臂

也故吾謂孔子固難遇而七十子尤難遇也吾又  
以是觀之以身為市者自當有為市之貨故不得  
以聖人而為市井病身為聖人者自當有聖人之  
貨亦不得以聖人而兼市井吾獨怪夫今之學者  
以聖人而居市井之貨也陽為聖人則炎漢宗室  
既以為篡位而謀之陰為市井則屠狗少年又以  
為穿窬而執之非但滅族于聖門又且囚首于井  
市比之市交者又萬萬不能及矣吾不知其於世  
當名何等也

初潭集卷之二十



初潭集卷之二十一

君臣一

○一聖君

黃帝巾凡銘予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惕惕恐朝不及夕兢兢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堙蚩尤爲大霧軍士昏迷軒轅爲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

黃帝居人上惴惴如臨深淵舜居人上矜矜如履薄冰禹居人上慄慄如不滿日

周德隆草木茂盛蒿堪爲宮室因名蒿室

復膏之君來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膏之君不對而循口操衿抑心桓公曰與民共甘苦饑寒乎夫以我爲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論因禮之千金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鰲祿爵者固輕其主其主鰲伯王者亦輕其主縱夫子鰲祿爵吾庸敢鰲伯王乎遂見之○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公曰告仲父者三而

優笑曰易哉爲君一日仲父二日仲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已得仲父之後何爲不易乎哉

齊桓公知甯戚將任之以政群臣爭讒之曰甯戚衛人也去齊不遠君可使人問之問之而甯戚用未晚也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忘其大美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舉火而爵之爲卿

妙妙

管子復於桓公曰墾田大邑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

臣不如甯邀請置以爲大田登降辭讓進退閒習臣不如隰朋請置以爲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臣不重貴富臣不如東郭牙請置以爲大諫臣平原廣城車不給軌士不旋踵鼓之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置以爲大司馬決獄折衷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弦章請置以爲大理君若欲治國疆兵則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



仲父此言無人省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之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於虞諸賈人賈百里奚以五羊皮穆公觀鹽怪其牛肥問其故曰飲食以時使之不暴是以肥也公令有司沐浴衣冠之公孫支讓其卿位號五羖大夫

初潭集 卷之二十一

○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勝之取左人中人適人來告襄子方食而有憂色侍者曰狄之事大矣而主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無所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君子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者其難者也惟有道之主為能持勝

○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為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為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

危社稷殆憂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唯赦吾是以先之

○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于側慍曰謔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即刑焉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騾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

甲首

初潭集 卷之二十一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授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自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于之謁申子辟舍請罪

○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寢覺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



○因兼罪與衣與典冠其罪與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

○任登為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瞻胥已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為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為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也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為中大夫

○高祖與項羽戰於京索遁於薄中羽追求之時鳩止鳴其上追之者以為必無人遂得脫及即位異此鳩故作鳩杖以扶老

○太上皇居長安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鬪鷄蹴鞠今皆無此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高祖少時嘗祭扮榆之社及移新豐亦還立焉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鷄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匠人胡寬所營也移者皆說其似而德之競加賞贈月餘累百金

○大孝子大見識 梁有疑獄梁王曰陶之朱嬰以布衣而富伴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為吾決是柰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子梁國大悅

大孝子大見識

○光武問可傳太子者群臣皆言太子舅陰識可博士張佚曰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傳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况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 好博士尤好光武

○二聖臣

○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

○妙哉言梁王亦具眼矣



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  
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又以其惡告王不  
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所以亡也已  
以此告王矣

○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  
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賢  
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主  
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 至言

○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  
也無方面富者生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此謂  
道之榮公退再拜請若此言 妙妙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  
曰與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  
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諱日之役者有執蹠蹠而  
上視者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  
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  
立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  
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

竊意之也管子曰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  
色顯然善樂者鍾鼓之色也湫然清靜者衰經之色  
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  
在臺上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味  
而不啗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  
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

○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諸伐衛退  
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  
於衛無故子盍爲請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  
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  
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仲曰  
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  
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爲諸侯  
笑矣

○齊桓公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對曰人君之事無  
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  
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  
至言至言至言至言



○三賢君

○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

○鄒穆公令食鳧鴈若必以糝母得以粟於是倉無糝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糝吏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爾所知也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勤苦而不敢惰者豈為鳥獸也哉粟人之上食也柰何其以糝鳥也且女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大君者民之父母也

也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糝之糝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雖彊疆亦新鮮

范蠡乘輕舟浮五湖越王以良金寫范蠡狀而朝禮之

○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遂擊金而退軍吏諫曰城自壞天助我也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人治城城治而

後攻之中牟服其義乃請降

不戰而屈人兵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見翟璜踞堂而與之言翟璜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子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母乃難乎

○光武臨朝或有情容張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先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

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

後漢尚書郎下筆為詔策出言為詔命其入直官供青縑白綾被或以錦繡為之給帷帳通中枕大官供食物餅餌及五熟果實之屬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給指使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護衣故沈佺期直宿詩云大官供宿膳侍史護朝衣體羣臣如此報禮安得不重乎

馮豹拜尚書郎每奏事未得報俯伏省閣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勅令勿驚



呂蒙病發孫權迎置所館之側治護萬方時有加減  
權為慘慼欲數見又恐其勞常壁瞻之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群臣諫曰此為小  
物何足甚耽休曰雖為小物耿介過人所以好之

桓公入蜀至三峽部伍中有得獐子者其母緣岸哀  
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腹中  
腸皆寸寸斷公怒命黜其人

宣武與簡文太宰共載密令人在輿前後鳴鼓大叫  
鹵簿中驚擾太宰惶怖求下輿顧看簡文穆然清恬

宣武語人曰朝廷間故復有此賢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簡文還三  
日不出云寧有賴其末而不識其本

簡文為撫軍時所坐床上塵不聽拂見鼠行跡視以  
為佳

桓公坐有參軍持烝雞不時解共食者又不助而持  
終不放舉坐皆笑桓公曰同盤尚不相助况復危難  
乎勅令免官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

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會魚自來觀人  
符堅與諸征鎮書曰晉氏平吳利在二彥今克襄陽  
僅得一人半耳謂釋道安習鑿齒二人也習跛一尾  
裁堪半丁故戲之

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武帝植於太  
昌雲和殿前嘗嗟賞之曰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曾

年  
玄宗嘗謂左右曰每見張九齡精神頓生

○四賢臣  
晏平仲以齊君奢故濟其朝冠振其鹿裘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  
對曰嬰聞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昔先君桓公身  
體懈惰詞令不給則隱朋暱侍左右多過微讞不中  
則寔言暱侍田野不修民氓不安則寔感暱侍軍吏  
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甫暱侍居處佚怠左右懼畏繁  
乎樂省乎治則東郭牙暱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  
管子暱侍先公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  
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今君



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不具

晏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今寡人與一

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

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為衆矣故曰

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

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妙語

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被玄

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

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

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

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穰

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

有畔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

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

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

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擊箏行歌而出公曰樂哉

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

何以樂吾身

妙

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邪子思曰古之君

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

子進人若將加諸邾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為戎首不

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

子思不腐

列精于高聽行乎齊潘王善衣練布衣白縞冠額推

之履特會朝兩祛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

曰公狡且麗列精于高因步而窺于井粲然惡丈夫

之狀也喟然嘆曰侍者為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門

哉又况于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

無所鏡其殘亾無日矣

向雄為河內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劉淮橫怒

遂與杖遣之雄後為黃門郎劉為侍中初不交言武

帝聞之勅雄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詣劉再拜曰向

受詔而來而君臣之義絕何如於是即去武帝聞尚

不和乃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猶絕雄



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臣於劉河內不為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為君臣之好武帝從之

王導溫嶠俱見明帝帝問溫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溫未答頃王曰溫嶠年少未諳臣為陛下陳之王廼具叙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明帝聞之覆面著牀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長

董和允之父先主定蜀與武侯並署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其為交歡亮嘗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眾

初潭集

卷之三十五

十五

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多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躋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態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也

王司州先為庾公記室參軍後取殷浩為長史始到庾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啟求任曰下官希見盛德淵源始到猶貪與少日周旋

馬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

武還上之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近世西河子輿明相馬法子輿傳儀長孺長孺傳

丁君都君都傳揚子阿臣嘗師事于阿受相馬骨法輒有驗效臣愚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世武皇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更名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鞞中帛氏口齒謝氏唇髻王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有詔置

初潭集

卷之三十五

十六

宣德殿下以為名馬式

許子伯嘗與友人言次因及漢無統嗣幸臣專朝世俗衰薄賢者放退慨然據地悲哭時稱許伯哭世人以為淡我以為趣

諸葛靚入晉以與晉室有讐常背洛水而坐武帝欲見之乃請諸葛妃呼靚帝就太妃間相見禮畢酒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靚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復覩聖顏因涕泗百行帝慙悔而出晉諸公贊曰吳亾靚入洛以父誣為太祖所殺誓不見世祖世



祖叔母琅邪王妃親之姊也帝後因親在姊間往就  
見焉親逃於廁中於是以至孝發名時嵇康亦被法  
而康子紹歿蕩陰之役談者咸曰觀紹親二人而知  
忠孝之道區以別矣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場帝欲偃武修文山公謂不宜  
爾因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意舉坐無不咨嗟皆  
曰山少傳天下名言後諸王驕汰輕構禍患於是寇  
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皆  
如公言

初潭集

卷之三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謝太傅赴桓公司馬出西  
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慰其失  
官安南輒引以他端雖信宿中途竟不言及此事太  
傅深恨在心未盡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

劉道真嘗為徒扶風王駿以五百疋布贖之既而用  
為從事中郎當時以為美談

王東亭為桓宣武主簿既承籍有美譽公甚欲其人  
地為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坐上賓客  
即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不凡吾當試之

後因月朝閣下伏公於內走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  
仆而王不動名價於是大重咸云是公輔器也續晉  
陽秋曰珣初辟大司馬掾桓溫至重之常稱王掾必  
為黑頭公未易才也

謝石字石奴丞相安之弟也請吳隱之為衛將軍主  
簿隱之將嫁女謝知其貧潔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  
厨帳助其經營

袁淑不附劉湛大相乖忤淑賦詩曰種蘭已當門懷  
璧莫入楚楚少別玉人門非種蘭所

初遺集

卷之三

韋表微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譬如滋味人皆欲  
之吾年五十冒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  
亦可憐

陳顯達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懷愧懼子休尚為  
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曰奢者必敗塵尾蠅拂  
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

○以上皆賢臣上有賢君而後下有賢臣唯賢知賢  
亦未易遇也然所謂賢亦即事即時稍有見識力  
量足稱耳若必皆如齊桓仲父安可得耶



初潭集卷之二十二

君臣二

○一明君

元鳳九月鄂邑長公主左將軍上官桀樂子驃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大將軍霍光出都肄御羽林道上稱蹕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囚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一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自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

○德言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

○節節見昭帝明聖異常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發尊而席敝甚嗣君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尊而席敝甚賜汝席令大驚以君為神也

醜

○孫亮出西死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亮問主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邪曰向求

實不敢與黃門不服左右以二人辭不同請付獄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裏燥亮笑曰若久在蜜中外當俱濕今裏燥必黃門所為黃門首服

○二忠臣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瞶使晉而反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蒯瞶曰善能言也然已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而不聽我能去之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



安得治君而灰之。遂驅車入灰。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灰之。我有治長可母灰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難難難難，可敬真可敬也。

趙襄子遊至於梁馬，却不進青井。為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井進視梁下，豫讓却寢，伴為灰人。叱青井曰：去！長者且有事。青井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為大事，而吾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是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唯灰為可適，乃退而自殺。

初潭集 卷之三十一 本無路了

晉逐樂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灰其。臣曰：辛俞從之。君曰：命汝無從，敢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以灰事主，以勤為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於樂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灰而忘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難難難難

平陵曹敞在吳童門下，往往好。序人過人，皆以為輕。薄童後為王莽所殺，弟子皆更名他師，莫敢收葬。敞

為司徒掾，獨稱吳童。弟子收其屍，方知亮直者不見容於兀輩中矣。平陵人生為立碑於吳童墓側，在龍首山南幕嶺上。

鮑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獲罪司隸，無所避也。遂下車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推牛上荀諫家，帝聞之意不平。張湛進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

祖逖有胡奴曰王安，甚愛之。及祖約誅安，嘆曰：豈可似祖士雅無後乎？乃往觀逖，庶子道重始十歲，安竊取以歸，匿之，變服為沙門。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多人，有欲炙之色。因輟已施焉，同坐嗤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後趙王倫篡位，其子為中領軍，逼用榮為長史。

及倫誅榮，亦被執。凡受戮等輩十餘人，或有救榮者，問其故曰：榮省中受炙，臣也。榮乃悟而歎曰：一餐之惠，恩今不忘，古人豈虛言哉！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水時為吳郡，單身奔亾民吏皆



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水出錢塘口避繁覆之時峻  
嘗募覓水屬所在搜檢甚急卒捨船市浴因飲酒醉  
還舞掉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水大惶怖  
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  
送過浙江寄山陰魏家得免後事平水欲報卒卒曰  
出自廝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  
其酒足餘年畢矣水為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  
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唯有智且亦達生  
○此卒有大人相名亦不肯傳也

初潭集

卷之三

五

蘇峻至石頭百僚奔散唯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  
雅曰見可而退知難而退古之道也雅曰國亂不能  
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  
而往矣

可惜戴頭巾

桓南郡既破殷荊州收殷將佐十許人咨議羅企生  
與焉中興書曰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其弟  
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及仲堪走文武並  
無從者唯企生在焉路經家門遵生給之曰作如此

分別何可不執手企生回馬授手遵生便牽下馬曰  
家有老母將欲何行企生揮泣曰今日之事我必死  
之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遙呼曰今日  
死生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其無脫理策馬遂去俄  
而玄至人士悉詣玄企生獨不往而管理仲堪家玄  
遣收之語曰相遇如此何以見負企生曰使君口血  
未乾而生此姦計自傷力弱不能剪定凶逆我死恨  
晚耳玄遂斬之既出市玄遣人問欲何言答曰昔晉  
文王殺嵇康而嵇紹為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

初潭集

卷之三

六

母桓如言宥之桓先以一羔裘與企生母胡胡時在  
豫章企生問至即日焚裘  
既有此母定生此子

○桓玄篡位帝出宮徐廣陪列悲動左右及劉裕受禪  
恭帝遜位徐野民獨哀感滄泗交流謝宣明止之收  
淚言曰君為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憂喜之事固  
自不同乃更欷歔

○孫堅於西華失利被鎗墜馬眾散不知所在堅所騎  
驄馳還營蹄地嗚呼將士隨驄去得堅于草中



馬良易馬義難

○符堅為慕容冲所襲馳馬墮澗計無由出馬踟躕臨澗垂鞚與堅不能及馬又跪而授鞚堅攀鞚得登岸西走盧江

人之不如馬者多矣

○唐昭宗播遷隨駕有弄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供奉羅隱詩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著緋是也朱梁篡位取猴令殿下起居猴望見全忠徑趨而前跳躍奮擊

人之不如猴者多矣

○三正臣

○墨者有鉅子腹贛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腹贛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為之賜而令吏弗誅臣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  
○鮑子都舉上計道遇一書生卒得心痛疾子都下車為按摩奄忽遂卒不知姓字有馬一匹素書一卷銀

十餅子都賣一餅以資殯殮餘以枕之并素書埋之騶馬相隨至京師到一關內侯家侯恠之曰君何以致此馬子都說此侯驚駭曰此吾兒也即迎喪開視銀書如其言乃薦子都辟公府至司隸子都好乘驄子永孫昱俱為司隸皆復乘驄故京師歌之曰鮑氏驄三人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

○陰與與張宗鮮于哀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泥柱禽與與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

極是極是極難極難

○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難之朗曰幸尚寬何為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已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邪遂攜拯如初華嶠譜叙曰歆為下邳令值漢室亂乃與同志六七人避世自武關出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與俱皆哀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在危險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今無故受之不知其義若有進退可中棄乎眾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



欲乃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卒共還出之而後別  
○此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彼平時愛買好急則不顧故凡買好者皆非其心也小人舉事不顧後大率難以准憑若此國家將安所用之乎

○左雄薦周舉為尚書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為將帥而直嘗坐贓受罪舉以此劾奏雄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宣光以奏吾過是韓厥之舉也

周舉不召所舉左雄亦是英雄

○虞芝州命部南陽從事太守張忠連姻王室罪入重芝依法執案刺史畏勢召芝芝曰年往志盡譬如八百錢馬死生同價且欲立效於明時耳遂投傳去

此節義之臣也何可得

○傳咸剛簡有大節疾惡如讐揚濟與書曰生子癡了公事了事正作癡復為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任益不易也咸答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為不為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為明哲耳

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乞欲以九厲為聲故致忿耳安有慳慳為忠益而當見疾乎

○魏明帝車駕卒至尚書門陳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帝慚回車

高貴鄉公慶內外諠譁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何以靜之泰云唯殺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可復下此否對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

晉宣王以常林鄉邑耆德每為之拜或謂林曰司馬

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序為後生之法貴非吾所畏拜非吾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

○夏侯玄既被桎梏時鍾毓為廷尉鍾會先不與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考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色不異

○蔡充字子尼陳留人少好學體貌尊嚴莫有媒慢於其前者高平劉整有雋才而車服奢麗謂人曰紬縠人常服耳遇蔡子尼在坐終日不自安王澄嘗經郡



入境問此郡士吏稱江應元蔡子尼澄問陳留多居大位者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位也澄笑而止

齊王罔為大司馬輔政嵇紹為侍中詣罔咨事罔設宰會召葛撫董艾等共論時宜撫等曰罔將侍中善絲竹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推却不受曰公協輔王室令作事可法紹雖官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為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當釋冠冕襲私服撫等不自得而退

陸太尉詣王丞相咨事過後輒翻異王公怪其如此後以問陸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覺其不可耳

蘇峻時孔羣在橫塘為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因衆坐戲語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賓客盈坐敦知帝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溫

太真所說溫嘗為東宮率後為吾司馬甚悉之須臾溫來敦便奮其威容問溫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溫曰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並厲欲以威力使從已乃重問溫太子何以稱佳溫曰鈞深致遠蓋非淺識所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為孝太真真可

王藍田拜揚州主簿請諱教云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於外餘無所諱

王修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為烏程令送一船米遺之却不肯取直答語王修齡若饑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王含作廬江郡甚貪濁王敦欲護其兄故於衆坐稱其佳謂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為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

太極殿始成王子敬時為謝公長史謝送版使王題王有不悅色語信曰可擲著門外謝後見王曰題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亦自為也安欲以此風動其意王解其旨正色曰此奇事仲將魏朝大臣寧



○可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矣安以爲名言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肝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素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真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

○會稽王道子專政委任羣小陸祖言望闕嘆曰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邪

○李繪爲高陽內史崔謏恃勢乞麋角鴿羽繪答曰鴿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則入海下官膚體疏懶手足遲鈍不能逐飛逃走

初潭集

卷之三十五

十三

蔡子度自豫章徵爲吏部尚書時傅季友徐羨之共管朝政蔡因傅隆以問季友若選事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季友以語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蔡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  
魏世祖選丁邯爲郎邯託疾不就詔問實病羞爲郎乎對曰臣實不病恥以孝廉爲令史耳世祖怒使虎賁杖之數十詔問欲爲郎否對曰能殺臣者陛下不能爲郎者臣詔出不爲郎

卞延之爲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暉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憤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爲此憤耳卿乃以一世勳門傲天下國士乎拂衣而去  
李宓常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爲儔而不懼者心無彼此於人也

范縝著神滅論蕭子良使王融謂之曰謂神滅既自非理而卿堅執之恐傷名教以卿之才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垂刺爲此乎縝大笑曰使范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

初潭集

卷之三十五

十四

向柳與袁太尉徐司空顏揚州並相友善後揚州貴勢當朝玄季猶以素情自處范伯玉戒之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邪玄季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  
張文瓘在禁近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減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  
○韋思謙爲御史大夫性褻謬見王公未嘗屈禮或譏之曰耳目之官固當特立鷓鴣鷹鷂豈衆禽之偶



褚淵入朝以腰扇障日劉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褚曰寒士不遜中郎曰不能賣表劉安得免寒士按南史蕭道成既弒蒼梧以太后令召袁粲褚淵劉秉會議迎立安成王粲秉密謀誅道成事敗皆死

宋明帝廢立之際王思遠謂從兄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及此引决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晏拜驃騎會子弟曰隆昌之末阿戎勸我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

速遠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

宋主下詔禪位於齊而不肯臨軒王敬則勒兵入迎宋主乃出就東邸光祿大夫王琨攀車慟哭曰人以壽為歡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皆雨泣司空褚淵等奉璽綬詣齊宮勸進

褚彥宣常非從兄彥回身事二姓及彥回子賁往問訊彥宣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何謂耶至齊王即位以褚淵為司徒賀者滿座炤獨嘆

曰彥回少立各行何意被獵至此使彥回作中書郎歎不愴為一名士邪

魏愷諱青州長史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愷容色坦然帝曰處與長史任卿所擇答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曰何處無人因放還

天后嘗召徐有功責之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邪有功答曰失出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

徐有功舉明經除蒲州司法參軍為政寬仁不行杖罰吏人感其恩信通相約曰若犯徐司法杖者眾斥罰之由是終於代滿不戮一人劉餗隋唐嘉話曰徐

大理見武后將殺人必據法廷爭嘗與后反復辭色愈厲后大怒令拽出斬之猶迴顧曰臣雖死法終不可改至帝臨刑得免除名為庶人如是再三終不挫折其子預選有司皆曰徐公之子豈可拘以常調乎

郭弘霸為右臺御史時大夫魏元忠病篤為省候弘霸獨後人憂形於色請視便液即染指嘗之因賀曰凡甘者病不廖今味苦當即愈也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



千古無元忠

○唐侍制肅與丁晉公為友宅又相對丁將有弼諧之命唐遂遷居州北或問之對曰謂之入則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隨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謹避之

徐俯字師用以少禮為事授通直郎張邦昌借位遂致仕時工部侍郎何昌言與弟昌辰避邦昌諱皆改名俯買婢名昌奴客至便呼名至前驅使之

獬廌見闖不直者觸之窮奇見不直者照之均是獸也其好惡不同故君子以獬廌為冠小人以窮奇為名

名

○馬仙碑曰小人如失主大後主飼之則復為用矣

○四清臣

毛玠為吏部尚書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吏部用心如玠風俗之易不難

○顧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子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曰顧郎難衣食者

袁聿修為尚書郎十年未嘗受斗酒之遺尚書邢邵

每呼為清郎及邵為兗州聿修以太常少卿巡省邵送白紬為信聿修不受邵答曰弟昔作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李廙為尚書左丞有清德妹夫劉晏方秉權見其燕室甚蔽潛度廣狹以麈尾織成簾將以贈廙三携至不敢發言而去

初集卷之二十二





初潭集卷之二十三

君臣三

○一能文之臣

○成帝翫弄衆書善楊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乘從以桓君山多藏書待詔門下時人語曰翫楊子雲之篇樂于居千室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于積猗頓之財

○肅宗詔黃香詣東觀讀所未見書後會中山邸廼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

○陳琳檄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躡蝮蛇在手則壯士

斷其節國策云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吠躡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躡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躡而害七尺之軀者權也

○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為荊州

治中謝朓云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後至都見簡文還宣武問見相王何如答曰一生不曾見此人從此忤旨出為衡陽性理遂錯於病中猶作漢晉春秋品評卓逸

○桓宣武嘗請參佐入宿表宏伏滔相次而至蒞名府

中復有表參軍彥伯疑焉令傳教更質傳教曰參軍是表伏之表復何所疑

○後主宴東宮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王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執此者獨張譏耳即授譏後幸鍾山令譏暨議索麈尾未至勅取松枝亦手授譏

○王肅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多朔風彭城王勰甚稱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可更為誦悲彭城詩肅戲勰曰何意

呼平城為彭城勰有慚色祖瑩在坐即云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肅云可為誦之瑩應聲曰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屢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嗟賞之勰亦大悅退謂瑩曰今日若不得卿幾為吳子所屈

○溫子昇詣梁客館自以不修容止謂人曰詩童易作通嶠為

○任昉卒武帝方食西苑綠沉瓜投之于盤悲不自勝孫璉亡後江總為其誌銘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曰秋風動竹烟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



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雲多功臣未勅此意如何  
韋綬在翰林德宗常至其死韋妃從幸會綬方寢學  
士鄭綱欲馳告之帝不許時適大寒帝以把蜀纈袍  
覆之而去

○王及善才行庸微為內史號鳩集鳳池

○范質年二十舉進士時翰林學士和凝權知貢舉凝  
平生以宰輔自期登第姓名在十二及覽質文知其  
非常亦列在第十三場屋間謂之傳衣鉢後凝既登  
庸不十年質亦大拜

○二能言之臣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  
夫者孰為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  
文仲立三年為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為二兆焉孺子  
容立三年為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  
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  
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  
及明不能見得無數乎乎

腐

○約簡子問成搏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矣  
然對曰臣搏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  
不知何也搏曰其為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  
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為晉中軍尉  
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為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  
見五年矣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  
上

○漢武帝乳母嘗犯罪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東方朔朔  
曰此非唇舌所爭爾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

慎勿言此或可高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側因謂  
曰汝癡耳帝豈復憶汝乳哺時恩邪帝雖才雄心忍  
亦深有情恻乃悽然閱之即赦免罪

東方朔初上書曰臣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  
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  
兵法戰陣之具鍾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  
已誦四十四萬言人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  
珠齒若編貝身若玉童提若慶忌廉若絕叔信若尾  
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



○劉寬嘗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

○漢哀帝語尚書鄭崇曰君門何以如市崇答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漢明帝東巡有鳥飛鳴乘輿上亭長祝曰鳥鳥啞啞引弓射洞右腋陛下壽萬年臣為二千石射中之帝賜錢百萬令天下亭壁悉畫鳥

○先主以伊籍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

勞

○邊文禮見袁奉高失次序奉高曰昔堯聘許由面無作色先生何為顛倒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

○禰衡被魏武謫為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袍為漁陽參搗淵淵有金石聲四坐為之改容孔融曰禰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魏武慙而赦之

○劉公幹以失敬罹罪文帝問曰卿何以不謹於文憲損答曰臣誠庸短亦由陛下綱目不疎典略曰劉楨

字公幹東平人建安十六年楨隨侍太子酒酣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獨平視公問乃收楨

減灰配輪作部使磨石後武帝至尚方觀作者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已自理跪而對曰石出荆山懸巖

之巔外有五色之章內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之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而不得申帝顧左右大笑即日赦之

○曹公問裴潛曰卿昔與劉備共在荊州卿以備才如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為治若乘邊守險足為一方之主

此語無人會得

○郭淮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祚而稽留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便行大戮今

普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知免防風氏之誅帝說之擢為雍州刺史遷征西將軍

○西使張奉於孫權前列尚書闕澤姓名嘲澤澤不能







有難色帝咲之○答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佐吏殷浩王胡之之徒共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適聞函道中有履聲甚厲

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

牀與諸人詠詠竟坐甚得任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小積右軍

答曰唯丘壑獨存

○簡文初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內桓曰卿嘗

欲見相王可任帳裏二客既去桓謂王曰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輔自然湛若神君公亦萬天之望不然僕射何得自沒

○晉孝武與虞嘯父飲醉拜不能起帝呼人扶之嘯父對曰臣位未及扶醉未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美之勅跪取語

正謂位耳

○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著複衣但著單練衫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公諫曰聖體宜令有常陛下

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晝動夜靜謝公出嘆曰上理不減先帝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暝不臨左右啓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

○桓宣武嘗問孟萬年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孟答曰漸近自然一坐咨嗟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桓公公曰卿何以更瘦鄧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破甑

○郗太尉拜司空語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紛紜遂至台鼎朱博翰音實愧於懷易中孚曰上九翰

音登于天貞凶王弼注曰翰高飛也飛者音飛而實不從也

○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卿何以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六軍而王師不振以此負公

○桓大司馬詣劉尹臥不起桓彎彈彈劉枕丸迸碎牀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也寧可聞戰求勝桓甚有恨容



○顧司空未知名詣王丞相丞相小極對之疲睡顧思所以叩會之因謂同坐曰昔每聞元公道公協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丞相因覺顧曰此子珪璋特達機警有錄

不得覺

○何驃騎亡後徵褚公入既至石頭王長史劉尹同詣褚褚曰真長何以處我真長顧王曰此子能言褚因視王王曰國自有周公

○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讓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執受為王前驅簡文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栢之質經霜彌茂顧凱之為父傳曰君以直道陵遲於世入見王王髮無二毛而君已斑白問君年乃曰卿何偏早白君曰松栢之姿經霜猶茂臣蒲柳之質望秋先零受命之異也王稱善又之

○劉真長為丹陽尹許玄度出都說劉宿牀帷新纒飲

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曰今巢許遇瓊勢當無此言

○李卓吾曰許初刺劉最謂薄得好劉亦不受許刺直自認真去又好王乃并刺劉許落在劉許圈積中矣余因代劉答一轉語云我自有玄度新許不用巢由舊許也

○表宏為謝安南司馬都下諸人送至瀨鄉將別既自悵惘歎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會賓僚出江津望之云若能自此城者有賞顧長康時為客在坐目曰遙望層城丹樓如霞桓即賞以二婢

○張天錫為荊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為符堅所禽用為侍中後於壽陽俱敗至都為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頗有嫉已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最貴張曰桑椹甘香鳴鴉革響淳酪養性人無嫉心

○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人問之曰卿憑重桓乃爾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



鼻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決溜或曰聲如震雷破山  
淚如傾河注海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于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

歎以為佳謝景靈在坐答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

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和

○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丞相初

管建康無所因承而制置紆曲方此為劣東亭曰此

丞相乃所以為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國若使阡陌條

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若不可測

至言至言

○明帝問周伯仁真長何如人答曰故是千斤犗特王

公笑其言伯仁曰不如捲角犗有盤辟之好

○周僕射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公含

笑看之既坐傲然嘯詠王公曰卿欲希嵇阮和答曰

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

○陶公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為恨仁祖聞之曰

時無豎刁故不貽陶公話言時賢以為德音

牽強

○庾綽恭為荊州以毛扇上武帝武帝疑是故物侍中

劉劭曰栢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鐘磬先

聽其音綽恭上扇以好不以新庾聞之曰此人宜在

帝左右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瑯琊時種柳皆已十圍慨

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

極感

○陸太尉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王

茂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為傖鬼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

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公無

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蠶室中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真長見其裝

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為此卿輩

亦那得坐談

○宣武北征還劉尹數十里迎之桓都不語直云垂長

衣談清言竟是誰功劉答曰晉德靈長功豈在爾



○此答無味因代劉答一轉語云坐則談清言行則建事功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徵始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者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桓公自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李生因代謝答一轉語云參軍誤了出則為遠志處則為小草

○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

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娥隅躍清池桓問娥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為娥隅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顧長康作破荆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願願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遭風大敗作戲與殷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行人安穩布願無恙

○桓玄欲以謝太傅宅為營謂鯁曰石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慚而止

○桓玄既篡位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省應在何處有人答曰無省當時殊忤旨問何以知無答曰潘岳秋興賦叙曰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玄咨嗟稱善

○武帝嘗令羣臣賦詩王敬則曰臣若解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耳那得今日

○朱雀門災齊武謂羣臣此門制狹我始欲改構遂遭天火何敬容曰此所謂先天而天不違時以為名對

○周武與蕭歸宴齊氏故臣長又亦預焉帝指謂歸曰

是登埤罵朕者也歸曰長又未能輔桀翻欲吠堯酒酣帝命琵琶自彈之謂歸曰當為梁王盡歡歸請起舞曰陛下既親撫五弦臣敢不俯同百獸乎

○高爽經途謁晉陵令劉蒨蒨之蒨之了不相接蒨代為晉陵令蒨之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曰高晉陵自答人問所以曰劉蒨之自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

○裴子雨為下邳令張晴為丞二人會論事移時吏人竊曰縣官甚不和或問之曰長官稱雨贊府道晴甚不和也



○檀珪求祿不得與王僧虔書曰蟬腹龜腸為日已久  
○饑虎能嚇人遠與肉餓麟不噬誰能落毛

○張融與從叔永書昔求三吳一丞雖屬舛錯今聞南  
○康缺守應得之不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  
○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

○王敬則王儉俱即本號開府儀同徐孝嗣候儉因嘲  
○之曰今日可謂連璧王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  
○傳

○魏愷積年沉廢遇楊愔於道微自陳愔曰發詔授官

○感由中旨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嶽  
○愔忻然曰此言極為簡要乃除霍州刺史

○蕭恭謂梁元帝曰下官歷觀時人多不好懂乃仰眠  
○牀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  
○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傲水肆意酣暢  
○也

○蘇瓊謁東荆州刺史曹芝芝戲曰卿欲官否曰設官  
○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為參軍

○齊高帝有故吏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語荀伯

○玉卿比看景秀否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請景秀言  
○若許其自新則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言乃釋  
○之

○宋孝武嘗賜侍中謝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  
○後爽畔帝因宴問劍所在莊對曰昔與魯爽別竊為  
○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

○崔邪利崔模入魏邪利子遣妻疏布如居喪禮模子  
○雖居處變節不廢婚宦崔元孫使魏魏人問二家子  
○姪何以不同元孫曰王尊驅驥王陽回車欲令臣子  
○兩遂忠孝並弘

○賈思伯輕身禮士接託問恂客有謂曰公今貴重寧  
○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世以為雅言  
○魏李處來使齊武謙之蕭琛舉酒勸處處不受酒曰  
○公庭無私禮琛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一坐  
○悅服李處乃受

○梁武問廣漢李膺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  
○昔帝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

○周盤龍為散騎武帝戲曰卿著貂蟬何如堯盤龍



曰此貂蟬從堯鑿中出

○徐陵至魏是日甚熱魏收嘲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徐答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

○客有姓譚者詣王儉求官儉謂曰齊侯滅譚那得有君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諛卒得職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讓諸御史曰近御史言事不容大夫禮乎肅至忠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若先白大夫則彈大夫當白誰也

誰也

○李揆美風儀善奏對肅宗賞歎之曰卿門地人物文童皆當代第一故時人有頭頭第一之說曾為入蕃會盟使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致仕居

東都杜司徒罷淮海入洛見揆言及事事第一揆曰若道門戶門戶自有所承官職遭遇耳今形骸凋悴者即下世一切為空何第一之有

顯是第一矣

○程伯淳受知神廟神廟問張載刑恕對曰張載臣所

畏刑恕從臣游

○劉貢父嘗造王介甫有客獻策决梁山泊可得良田萬頃但須得利便之地以貯水介甫傾首沉思者久之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以為有策遽問之曰別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矣

李待制誠之聞包希仁叅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李曰包公無能為今鄞令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必亂天下

知人

○呂太乙為戶部員外郎戶部與吏部鄰司吏部移牒戶部令墻宇悉樹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乙報牒曰卷彼吏部銓總之司當須簡要清通何必設籬種棘省中賞其俊拔

○湖南馬希範唐同光中入貢莊宗問洞庭廣狹對曰洞庭至狹若車駕南巡止可飲馬莊宗拊背嘉之

○元明善嘗副一蒙古出使交趾瀕還國王賙以兼金蒙古受之明善不受國王曰彼使臣已受矣公何固辭明善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



全大國之體

妙妙

○以上皆能言之臣夫唯明君在上故下皆忠清正直之臣而凡能文能言者無不布列於有位矣欲天下不治得乎

初潭集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三

十一

初潭集卷之二十四

君臣四

○一英君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帝自挺刀立牀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不得不殺

○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羣雄虎爭撥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實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賊恨

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以子孫相累

○許汜與劉備在荊州收劉表坐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曰君言豪寧有事邪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備曰今天下大亂望君憂國忘家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邪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劉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是以策馬鴻鶩乘機豹



變五部高肅一旦推雄

○蕩王垂議伐西燕曰吾比老叩囊底智足以取之

○崔岳謂劉曜曰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

○齊神武自洛陽還傾產結客親故怪問之答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彞宅朝廷懼亂而不問為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邪

看見了

○二能臣

○管子得於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皆謳歌而引管子恐魯止而殺已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為女唱女為我和其和適宜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遠管子可謂能因事役人人得其所欲已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而用萬乘之國其霸猶少乎

○其思革子石文子叔愆子三人欲往見楚王至於嶽巖之間衣寒糧乏二子俱死獨其思革子得見楚王楚王設鐘鼓以樂之陳旨酒嘉穀以享之革子愴然而悲援琴而鼓王曰琴何悲哉革子推琴離席流涕

下對曰臣友三人石文子叔愆子竊慕大王高義欲來俱謁至嶽巖間飄風暴雨卒至不勝凍餒遂死楚王曰嗟乎有如是耶於是賜革子黃金伯舫命左右收二子葬之而以革子為相

○此革子之所以賢也當其時三人皆赴楚幸而同會於赴楚之途不幸而同風雪於嶽巖之間積日過時無所食飲或不奈饑之與寒遂病以歿革子蓋幸而得死者也幸而不死而得以見楚王楚王能饗之未必能用之縱能用未必遽以為相錫

以千金其身之未敢必其為何如也而况使王澤及其二子乎吾固謂革子之賢不可及也一進見之頃奏琴之間而沒者以慰生者以榮成已成物道在茲矣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揚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



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楚人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公子目夷對曰君雖不言國臣之國也于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于是釋宋公宋公釋平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君局為不入然後逆襄公公歸

東平王蒼辟朱暉為掾正月朔旦蒼入賀故事少府

給壁時陰就為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畫壁不可得暉見少府主簿持壁即給曰我數聞壁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壁蒼既罷謂暉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蘭相如

○一樣一樣同是國家大得方人也

隴西太守鄧融以廉范為功曹會融為州所案范知事譴難解欲權相濟乃托病去融不達意大恨之范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徵下獄范侍左右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

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困厄脊亂邪融既得病死范自將車送至南陽葬畢乃去

魏文帝為五官中郎將賓客如雲邴根矩獨不往曹公徵使人問之邴答曰吾聞國危不事家宰君老不奉世子曹公深重其言

太史慈在郡會郡有隙於州州章已去郡恐後之求可使者使太史慈慈到洛陽請公車門見州吏始用求通慈曰章題署得無誤乎吏因為取章以視慈便救之吏大呼慈曰君不以相與吾亦無因得取也

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嘿然俱去慈既共出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受其短 此人用符

高令素殺在政貪濁饋遺朝貴以營譽嘗遺山巨源絲百斤巨源不欲為異受之命懸之梁後殺事露案驗眾官吏至巨源於梁上得絲已數年塵埃封印如故

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戚否人物李康家誠曰昔侍先帝時有三長史俱見臨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又曰必不得已而



去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為本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上曰卿言得之矣可舉近世能慎者吾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達僕射王公仲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者其惟阮嗣宗乎嗣宗陳留阮禹子也兗州刺史王和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言和愧歎之自以為不能測焉口不論事自然高邁然則籍本高邁曠遠之士也而晉帝以為至慎何哉所謂亦各其慎也難與俗士道矣

小庾臨終自表以子園客為代朝廷慮其不從命乃共議用桓溫相王然之劉尹曰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復制願天王自鎮上流談請為從軍司馬相王不許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謝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趣解兵王謝舊齊名於此始判優劣

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安及坦之欲於坐害之王入失厝割執手版汗流露衣安神姿舉動不異於常舉目徧歷溫左右衛士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於是矜莊之心頓盡命部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日謝固曠遠桓亦惜才又曰達者皆言曠遠解兵癡人盡道清談廢事

王東亭作宣武王簿嘗春月與石頭元弟乘馬出郊時彥同遊者連鑣俱進惟東亭一人常在前覺數十步俄而石頭乘輿返諸人皆似從官惟東亭奕奕在前莊帝殺爾朱榮當時詔書溫子昇之辭也榮入內遇子昇把詔問是何文書子昇顏色不變曰勅榮不視之殿帥楊存中有親愛吏平居賜予無美一旦無故怒逐之吏莫知其由泣拜辭去存中曰無事莫來見我吏悟其意歸以厚貲俾其子入臺中為吏無何御史



欲論存中乾沒軍中糞錢十餘萬其子歸語其父其父奔告存中存中即具劄奏言軍中有糞錢若干檢管某處惟朝廷所用不數日臺中果以為言高宗出存中劄子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

8

宋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不及軍士怒杜黃裳曰王者曰朝廷豈忘東川耶殆詔書稽留耳即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

○以上皆能臣英君非能臣不使能臣非英君不事英君謂智能之臣可貴也何地真才實學足以集

事斷斷乎不可以虛名勝也當此時也彼盜聲以竊位偽學以欺世者皆自然老死歸下矣何也彼實無一技而專一媚嫉人之技欲幸免于放流之誅難矣况有位歟

○三暴君

桀觀炮烙於瑤臺顧龍逢曰樂乎曰樂桀曰觀刑而樂何無惻隱乎對曰刑固苦矣然天下苦之而君樂之君心也臣為肱股孰有心悅而肱股不悅者桀曰聽汝之諫得我功之不得我刑之逢曰觀君冠危石

而履春水也未有冠危石而不履履春水而不陷者桀曰汝知我亡而不自知其亡請就炮烙使君觀汝亡以知我之不亡逢乃歌曰休哉造化者勞我以生而休我以炮烙也遂就炮烙

○癡語也

齊王問南陽王綽在州何事最樂對曰多聚蠟於器皿置俎其中觀之極樂帝即命索蠟一斗置浴斛使人裸卧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喜噱不已因讓綽曰如此樂事何不馳驛奏聞

○四詩臣

齊景公遊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管仲曰敢有先言歸者死顏觸進曰君樂治海不樂治國彼若有治國者君安得獨樂此海乎遂歸中道聞國人將謀不納之

○妙妙可法

景公有馬其圉人獲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數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臨之曰汝為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



以馬之故殺圍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  
人聞於四鄰諸侯而罪又當死公曰天子釋之勿傷  
吾仁也

妙甚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  
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  
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承而已亦其臣  
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斷割之隰  
朋前款之賓胥無齊和之羨已熟味秦而進之而君  
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妙甚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曰不足子賢足恃  
乎曰不足兄弟賢足恃乎曰不足臣賢足恃乎曰不  
足文侯勃然作色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為  
不足者何也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  
而管輅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  
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  
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

齊宣王為大室犬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太  
具之三年未能成群臣莫敢諫者香居問宣王曰荆  
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為淫樂敢問荆邦為有王乎王  
曰為無王敢問荆邦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居曰今  
王為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為有  
臣乎王曰為無臣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  
子留何諫寡人之晚也

秦王立帝宜陽令許綰誕魏王魏王將入秦魏敬謂  
王曰以河內孰與梁重王曰梁重又曰梁孰與身重  
王曰身重又曰使秦求河內則王將與之乎王曰弗  
與也魏敬曰河內三論之下也身三論之上也秦索  
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  
甚然乃輟行

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牛日羣臣請弛期  
太子不許意子諫曰昔王季葬嶺山之尾藥水醫其  
墓見棺前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為  
帳三日而後葬今太子宜曰先君欲少留而撫社稷  
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為日此文王義也太子曰善



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朔時在旁曰是固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殺人一當死天下聞陛下重鹿賤人一當死匈奴有急以鹿觸之三當死帝默然赦之

鄭崇哀帝時為尚書僕射數諫諍上初納用之每見與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先王時天旱禁私釀吏於人家索得釀具欲論罰簡雍與先王遊見男女行道謂先王曰彼欲行淫何以不縛先王曰何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先王乃大笑而止  
妙妙

諸葛瑾與權談說諫諭未嘗切愕微見威采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舍而及他徐復托事造端如物類相求于是權意往往而釋能人

晉惠帝為太子時咸謂其不堪衛瑾會醉遂跪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欲何言瑾言而復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因夢曰公真大醉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武子儁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因曰知愧不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耻之他人能令疎親臣不能使親疎以此愧陛下  
齊諫留齊王犬是

桓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表諫曰中宗龍飛寶輦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不然胡馬久已踐建康之地江東為豺虎之場矣桓見表心服而忿其為異今人致意孫云君何不尋遂初賦而疆知人家國事

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騁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陳不整麇兔騰逸叅佐無不被繫束桓道恭玄之族也時為賊曹叅軍常自帶絳綿繩著腰中玄問此何為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也玄自此小差

辛京果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果罪當死上將從



之孝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謂其故忠臣曰京杲諸父兄弟皆戰死獨京杲今日尚存故臣以為久當死上憫然左遷京杲

真諫臣

古弼入奏減苑囿太武方與劉樹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乃起於帝前碎樹掣下床以手搏之曰朝廷不理實爾之罪帝愕然放棋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弼具狀以聞帝奇而可其奏

高宗出獵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雨衣若為不

漏對曰以為為之則不漏上因此不復出獵

王方慶在政府以子為眉州司士參軍天后嘗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世以此舍唐之對

開元中夷州刺史楊濟坐贓當死上命杖之六十流古州裴耀卿上疏以為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答事頗為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從之贓官死且不怕况怕杖乎清官寧可受死肯受辱乎然則決杖贖死正所以優待贓官而道之廉潔

也雖曰士人實同徒隸但論有贓否耳徒隸之人豈無羞惡本心高出士人之上哉

陽城召為諫議大夫見諸諫官紛紜言事細碎無不聞天子厭苦之城方與二弟痛飲有謁城者城引之與坐醉之以酒客辭城輒自飲客不得已乃與之酬酢或客先醉仆於席上或城先醉卧客懷中竟不聽客語

真諫議

五廢臣

桓帝時有辟公府掾者借人作奏記人不為作因語曰梁國葛龔先作記文可用遂從人言寫記文不去龔名姓府公大驚不答而罷歸故時人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

桓帝侍中廼存年老口臭上出鷄舌香與含之鷄舌頗小辛螫不敢咀嚼嫌有過賜毒歸舍辭訣家人哀泣莫知其故求其藥出在口香乃咸嗤笑張角作亂向栩上便宜不須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消滅



○蔡司徒渡江見彭蠡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

○虞嘯父為孝武侍中一日問之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尚煖鰕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於是撫掌大笑此過不惡

○殷淵源被廢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流放之戚外甥韓康伯始隨至貶所周年還都殷素愛之送至水側詠曹顏遠詩曰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

真

○殷中軍被廢後恨簡文曰上人著百尺樓上儋梯將去在信安終日書空作字揚州吏民尋義逐之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北齊源師攝祠部嘗曰高阿那肱龍見當雲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何如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雲祭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

○王昕在東萊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昕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返何以自明邢邵見文襄說此以為笑樂昕聞之詰邵曰卿不識造化還謂人日子才應死我罵之極深

○何敬容為吏部尚書性矜莊衣冠鮮麗梁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鮮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指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嘗以膠清刷髮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暑月背為之焦

○庫狄伏連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

○雍州刺史劉韞人才凡鄙使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以示蔡興宗興宗戲之指韞狀問曰此何人韞曰正是我

○令狐絢相國以姓氏少族由是近遠爭赴至有姓胡人亦冒之為族溫廷筠戲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鈴

○張觀知開封日巡者得犯夜人捕之觀據案訊曰有証見乎巡者曰若有証見亦是犯夜左右莫不失笑



紹聖間馬從一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至隨衆迎謁漕一見卽怒叱之曰聞汝不職未欲安汝尚敢來見邪從一惶恐自陳湖湘人迎親竊祿或哀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亦有司馬氏乎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岸司耳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蓋誤認爲溫公族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但稱監南京排岸而已傳者皆以爲笑

○以上皆癡臣夫暴虐之君淫刑以逞諫又烏能入也蚤知其不可諫卽引身而退者上也不可諫而

必諫諫而不聽乃去者次也若夫不聽復諫諫而以死癡也何也君臣以義交也士爲知己死彼無道之主曷嘗以國士遇我也然此直云癡耳未甚害也猶可以爲世鑒也若乃其君非暴而故誣之爲暴無所用諫而故欲以強諫此非以君父爲妾名之資以爲吾他日終南之捷徑乎若而人者設遇龍逢比干之主雖賞之使諫吾知其決不敢諫矣故吾因是而有感於當今之世也下不如其上臣不如其君奴之才實不逮其主胡然不自揣量

而疏草日紛紛也

○六昏君

魯侯欲以孔子爲司徒召三桓議之左丘明曰周人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矣今君欲以孔丘爲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也

晉武令左右齋尚書處事以示太子令處決賈妃令

太子代太子多引古詞義給使張弘曰太子不學陛下

下所知宜以見事斷不宜引書也妃從之太子得對

帝大說以示衛瓘賈充語妃曰衛瓘老奴幾敗汝家妃以此然瓘

○七哲臣

司馬德操知劉表性闇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時有以人物問者德操輒言佳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與決而一一言佳豈所以答君之意乎微曰如卿所言亦復佳

索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驛



○曰會見汝在荆棘中晉書曰靖字幼安徵煌人與鄉人汜表張融索紉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稱燉煌五龍

○齊王問辟張翰為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予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采南山蕨飲三江水耳

○張季鷹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蓴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耳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歸俄而齊王敗人皆謂見幾

○陳述為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將軍作亂如其所言璞已自知其禍矣

○劉慶孫在大傅府于是人士多為所構唯庾子嵩縱心事外無迹可問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傅令換千萬冀其有吝於此可乘太傅於眾坐中間庾庾時頽然已醉憤墮几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兩娑千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

○辛忱性甚貞烈趙王倫為相國忱為太傅長史乃版以參相國軍事使者卒至忱深懼豫禍不暇被馬於是帖騎而避使者追之忱善射矢左右發使者不敢進遂得免

○氏賊彊盛朝議求文武良將可鎮靖北方者衛大將軍安曰唯兄子玄可任此事郝超聞而嘆曰安違眾舉親明也玄必不負其舉

安玄超俱妙

○郝超與謝玄不善符堅將問晉鼎既已很噬梁岐又

○虎視淮陰矣于是朝議遣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勲元功既舉時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

知人

石頭事故朝廷傾覆溫忠武與庾文康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肅祖顧命不見及且蘇峻作亂曩由諸庾誅其兄弟不足以謝天下平時庾在溫船後聞之憂憤



無計別日，溫勸更見陶，庾猶豫未能往。溫曰：「溪向我所志，卿但見之，必無憂也。」庾風姿神貌，陶一見便致觀談，宴竟日，愛重頓至。

○初桓南郡揚廣共說殷荊州宜奪殷，覬南蠻以自植，覬亦曉其旨，嘗因行散率爾去，下舍便不復還，內外無預知者。

○鄧邪王元長才名甚盛，欲與徐勳相識，每托人召之，徐謂人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裝衣裾，俄而元長及禍，時人服其幾鑿。」

○王隆苦辭侍中，或勸勿自疎，晞曰：「我年少以來，閱要人多矣，充訕少時，鮮不顛覆，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私恩，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灼耳。」

○盧攜貌醜，嘗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侮之，宙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後竟如其言。」

知人  
○八愚臣

○吳大夫被離，問子胥曰：「何見而信？」白：「喜子胥曰：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鷺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吾觀喜之為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之性，不可親也。子胥不然，其言卒受其敗。」

○魏武征袁本初時，治裝餘有數十斛，竹片成長數寸，眾云：「並不堪用。」帝謂可為竹桿，楯而未顯，言馳使問揚德祖，應聲答之，與帝意同。

○人簡略魏武，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眾。揚修便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復何疑？」又嘗過曹娥碑，下見碑背上題作黃絹幼婦，外孫齏曰八字，魏武謂揚修曰：「解不？」曰：「解。」魏武曰：「卿勿言待吾思之行三十里，乃曰：『吾已得。』」令修別記所知，修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為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為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齏，白受辛也，於字為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修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較三十里。」

○揚德祖為魏武王簿時，作相國門，魏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揚見即令壞之，曰：「門中活闊也。」



曹爽輔政識者知有危機晏有重名又與魏姻戚內實懷憂乃作詩云鴻鵠比翼游羣飛越太清常畏大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從流嗟浮萍永寧曠中懷何為怵惕驚

司馬景王欲誅夏侯玄意未決問安平王孚云已才足以制之不乎曰昔趙儼葵兒汝來半坐迎之太初後至一坐悉起以此方之恐不如也遂殺之

陸機在洛忽思齊東頭竹篠中飲謂劉寶曰吾鄉思轉深矣

陸平原河橋敗為盧志所讒被誅臨刑歎曰欲聞華亭鶴唳可復得乎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識尤之及機雲見害二族無遺語林曰機為河北都督聞警用之聲誼孫承曰聞此不及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嘆

早那裏去如天道何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又恨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為中書令岳見之因呼曰孫令憶曠昔周旋不秀日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後收石崇歐陽堅石同日

收岳岳後至石謂岳曰安仁卿亦復爾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矣潘金谷集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識語林曰潘石同刑東市石謂潘曰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為潘曰俊士填溝壑餘波來及人

正始中護軍曹爽誅徵夏侯玄為太常玄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筆研及太傅薨許允謂玄曰子無復憂矣玄嘆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後中書令李豐惠大將

律執政謀以玄代之大將軍聞其謀誅豐收玄送廷尉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固辭庾每詣周庾從南門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去不及終日相對庾從索食周出蔬食庾雖強飯意思極歡與語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難既仕至將軍二千石而不稱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為庾元規所責一嘆遂發背而卒

遲了遲了莫性庾也  
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東陽太



守意甚不平及之郡至富陽慨然嘆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晉安帝紀曰仲文爲東陽愈憤怨乃與桓胤謀反誅嘗照鏡不見已頭俄而難及

○此子曾讀楞嚴來想見頭在鏡中也

○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爲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大司馬府廳前有一老槐甚扶疎殷因月朔與眾共視而嘆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

○以上皆愚臣君昏則臣必哲不哲則愚矣然有與君共戚者受遺顧命者世受國恩無所逃者則雖

欲不愚焉可得也諱道學者未可棄以明哲藉口矣

初潭集卷之二十五

君臣五

○一縱君

○吳王闔廬秋冬至城中春夏至城外日食鮪山書遊蘇臺射於鷗陂馳於遊臺興樂石城走犬長洲

○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若不盡浮之大白

武帝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編翠羽麟毫爲簾青珮瑤爲扇懸黎火齊爲床其上懸浮金輕玉之磬有靈

光繡藻龍繡連煙繡有走龍錦雲鳳錦翻鴻錦閣上燒荃靡香屑燒粟許其氣三月不絕

梁孝王好營宮室作耀華之宮築苑園有百靈山山有膚寸石落猿巖棲龍岫又有鴈池池有鶴洲鳥

渚其宮觀相連亘數十里奇果異樹瑰禽怪獸畢備靈帝起裸遊館千間環臨渠水蓮長一丈大如車蓋

夜舒畫卷名夜舒荷宮人靚妝解上才著內服或共裸浴以西域所貢茵墀香煮湯餘汁入渠號流香渠

裸遊館采綠苔而被階引渠水以繞砌周流澄徹乘



船游漾選玉色宮人執篙楫奏招商之曲以來涼風日涼風起今日照葉青荷晝偃葉夜舒惟日不足樂有餘清絲流管歌玉鳧千秋萬歲嘉難踰

煬帝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而放之光徧巖谷

煬帝觀書處窓戶玲瓏相望金鋪玉觀輝映溢目號閃電窓

唐玄宗置麴清潭砌以銀甄泥以石粉貯二辰酒一萬軍以賜當制學士

○二侈臣

彭祖好和滋味善斟雉羹以事帝堯

郭况光武皇后弟也累金數億錯拾寶以飾臺榭懸明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日里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日晝星富無匹

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來往唯婁護傳食五侯間各得其懽心五侯競致奇膳護皆合以為鯖故世稱五侯鯖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琉璃器婢子百

餘人皆綾羅綉襪以手擎飲食悉純肥美異於常味帝恠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純帝甚不平食不畢便去玉石所未知作

是何言歟

外國進火浣布帝服之以幸季倫季倫身敝服候帝從奴五十人悉衣火浣衫

世祖幸芳林園就虞侍中崇求扁米糲虞獻糲及雜有數十舉大官鼎味不及也上就虞求諸飲食方虞秘不肯出上醉後體不快虞乃獻醒酒鱖鮓一方而

已

彭城王有快牛至愛惜之王太尉與射賭得之彭城王曰君欲自乘則不論若欲噉者當以二十肥代之既不廢噉又存所愛王遂殺噉

王武子被責移第北邙下于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埽編錢匝地竟埽時人號曰金溝一作金埽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駿常瑩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



子一起便破的卻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二鬪便去

王君夫以粘糯澳釜石季倫用蠟竹作炊君夫作紫絲布步障碧綾裏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石以椒爲泥王以赤石脂泥壁舊制鳩不得過江爲其羽襟酒中必殺人愷爲翊軍時得鳩於石崇而發之其大如鵝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奏按愷崇詔悉原之

石崇與王愷爭豪華並窮綺麗以飾輿服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愷枝柯扶疎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爲嫉已之寶聲色甚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二尺四尺條條絕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甚衆愷惘然自失

石崇伎妾千餘人擇十數人裝飾一處使忽視之不相分別刻玉爲倒龍佩紫金爲鳳凰釵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聽佩聲視釵色玉聲輕者居前釵色艷者

居後以爲行次而進

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薺豨又牛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爲搯腕乃密貨崇帳下都督及御車人問所以都督曰豆至難煮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韭薺豨是搗韭根雜以麥苗耳復問馭人牛所以馭馭人云牛本不遲由將車人不及制之爾急時聽偏駭則駛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

衛倫過玄晏言魏故侍中劉子陽食餅知鹽生精味之至也玄晏曰師曠識勞薪易牙別淄澠子陽今之妙也定之何難倫因命取糧糗以嘗玄曰麥也有杏李柰味三果之熟不同子焉得兼之倫笑而不言退嘗人曰士安之識過劉氏吾麥杏時將發糗以杏汁李柰將發又糗以李柰汁故兼三味

符朗善識味會稽王道子爲設精饌問關中之味孰若於此朗曰皆好唯鹽味小生卽問宰夫如其言或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恒半露又食鵝炙知白黑



之處成試而記之無毫釐之差嘗著符子數十篇

謝安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遊

集肴饌亦費百金世頗譏焉安殊不以屑意

羊琇性豪侈費用無復齊限而屑炭和作獸形以溫

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

河間王琛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置五井金罐以金

五色續為繩伎女三百人皆國色遣使至波斯國求

得千里馬號追風赤次七百里馬十餘匹皆有名字

以銀為槽金為鎖環又造迎風館於後園玉鳳銜鈴

金龍吐佩素柰朱李枝條入檐伎女樓上坐而摘食

琛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

融曰嘗謂高陽寶貨多於融誰知河間瞻之在前江

陽繼笑曰卿欲作袁術之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

備也

爾朱文畧嘗邀平秦武興汝南諸王至宅供設奢麗

各有贈賄諸王乃共假寶物以邀之文畧敝衣而往

從奴五千人皆駿馬侯服

張功甫是張循王諸孫園池擊伎服玩甲天下嘗於

南湖園作駕雲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繩懸之空

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飄雲表不復似塵世人

也

王簡卿侍郎嘗赴其牡丹會云眾賓既集一堂寂無

所有俄而左右報云香發即捲簾異香自內出薰郁

滿座群伎以酒肴然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姬十輩皆

衣白首飾衣領皆牡丹一枝首戴照殿紅執板奏歌

侑觴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良久香起襟

簾如前別十姬易服與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則衣紫

紫花則衣鵝黃黃花則衣紅如是十輩衣與花凡十

易所謳者皆前輩牡丹名詞酒竟歌樂無慮百數十

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客皆恍然如仙遊

魚弘嘗語人曰我為郡有四畫水中魚鱉盡山中麋

鹿盡田中米穀盡村中人庶盡大丈夫生世如輕塵

棲弱草貴富在何時部曲數百悉衣錦袍赫奕滿道

孫德璉頻立武功居家富侈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

歌童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填門軒蓋不絕出鎮鄂州

乃合十餘船為大舫於中直亭池植荷菱良辰美景



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一時稱為勝賞

宋李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呂僧珍之側僧珍問其價

曰千一百萬惟其貴李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鄰

隋虞孝仁性奢華伐遼之役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

以自給

魚朝恩有洞房四壁夾安琉璃板中貯江水及萍藻

諸色魚蝦號魚藻洞

李德裕在中書不飲京城水悉用惠山泉時謂之水

通有僧曰水通有損盛德京師吳天觀後一泉與惠

山水脉相通因取稱量與惠山等乃罷水通

德裕平泉莊盡備遠方異物或題曰隴右諸侯供語

鳥日南太守送名花

德裕每食一杯羨其費約錢三萬雜珠寶貝玉雄黃

朱砂煎汁為之二煎即去其滓

元載造芸輝堂芸香草白如玉入土不板為骨以塗

壁而設紫綃帳于其中凝冬風不入盛夏自清涼

段文昌精饌事第中庖所榜曰鍊珍堂在塗號行珍

館家有老婢掌其法指授女僕凡閱百婢獨九婢司

嗣法文昌又自編食經五十卷時稱鄒平公食憲菓

韋陟中厨香味錯雜人入其中飽飲而出語曰人欲

不飯筋骨舒養須人郇公厨

韋陟窮治饌羞擇膏腴地藝穀苗以鳥羽擇米每庖

中所棄其值不減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曾不下

筋

金陵諸士大夫淵數家事鼎鑪有七妙鑿可照面餽

飽湯可注研餅可與字飯可打擦擦臺濕麵可穿結

帶餅可作勸羹寒具嚼著驚動十里人

○三貌臣

陸閔字子春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光武嘗登臺見而

偉之歎曰南方故多佳人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

熱湯餅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兼葭倚

玉樹

裴令公有儁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

看裴方向壁卧聞王使至強回視之王出語人曰裴



昨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歎曰蕭蕭肅肅

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

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

玉山之將崩

魏元陽身長八尺二寸不修常人近事為相國參軍

晉王每朝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

此人義重

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

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

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曉

霞舉

謝景滌年二十為太子舍人意氣閒雅瞻視聰明梁

武帝常目送之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體

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或謝莊為一雙阮

韜何偃為一雙唐人詩雲仍王謝並風貌阮何雙

袁愨孫峻於嚴範廢帝裸之道使步愨孫雅步如常

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

裴粲謁高陽王王以舊怨含怒待之粲神情間遠舉

止抑揚王目之不覺內解坐定謂曰可更為一行粲

即下席從容而出

○以上皆貌臣夫暴君縱君一也但有強弱之差耳

強而暴弱而縱豈宜在民上也然此等皆有過人

之資非昏庸之主可比若以侈臣而事縱君真可

謂成有一德矣豈不好笑雖然彼其日夜營營唯

貌恭以取容又豈侈臣之所屑邪故稱貌臣貌臣

無人氣矣

○四論至

魏武行役失及道軍士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

甘酸可解渴軍士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常

言人欲危已已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

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某使無

他當厚相報執者信之不以為懼遂斬之此人至死

不知也

○如何至今亦知

曹操在軍廩穀不足私語主者主者曰可以小斛足

一書二卷 冊 黃參日軍全書第 3 反王卜



之後軍中言操欺衆操題其王者背以徇曰行小解盜軍穀遂斬之

操曰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莫敢近者

表紹曾遣人以劍擲魏武少下不着魏武曰後來必高因貼臥床上劍至果高

魏武表紹少時共為俠見人新婚潛入園中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

紹還出失道墜荆棘中紹不能出復大呼云偷兒在此紹惶迫自擲遂以俱免

○五奸臣

子圍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圍入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蝨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圍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太宰曰君已見孔子恐君亦將視子猶蚤蝨也太宰因弗復見也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間與之言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王得

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令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逐之

表悅有口才短長說始作謝玄參軍後丁艱服除還都惟齊戰國策而已語人曰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此有戰國策

王緒數讒殷荊州於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他事如此則二王

之奸離矣後國寶見王問曰此與仲堪屏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他論也國寶謂緒於已有隱果

情好日疎讒言遂息  
○好不濟王緒非東亭能也

○好不濟王緒非東亭能也

王瑩代謝超宗為義興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瑩父懋求書屬瑩覓一吏曰夫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至瑩答以公吏不可超宗徑往懋處對賓客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懋後往超宗超宗設精

白鮓美鮮麇肥懋問那得佳味超宗言義興始見鮓陽驚曰丈人豈應不得邪懋大忿言鮓不孝坐廢



奸不濟王慈非趙宗能也

李林甫陰賊謂李適之曰華山有金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知適之信其言為帝道之帝以問林甫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玉氣之舍不可穿治故不敢以聞帝以林甫為忠而薄適之

亦是適之不濟

盧杞忌張鑑時朱泚戍鳳翔當代杞告上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無臣宜行帝不許杞曰陛下必以臣容貌寢陋不為三軍所信惟陛下

擇之帝乃顧鑑曰文武兼資望重中外無易卿者乃以中書侍郎為鳳翔隴右節度

○以上皆奸臣諷莫諷於魏武奸莫奸於司馬宣王自今觀之魏武狡詐百出雖其所心腹之人不吝假睡以要除之而司馬宣王竟奪其領下之珠不必遺其睡也故曹公之好殺也已極而魏之子孫即反噬於司馬司馬之嚙曹也亦可謂無留遺矣而司馬氏之子孫又即啖食于犬羊之羣青衣行酒徒耽執蓋身為天子反奴虜于鮮卑戮辱于厥

廷之下也一何慘毒酷裂令人反袂掩面含羞而不忍見之歟然則天之報施善人竟何如哉吾是以知天之報施果不爽也吾又以知諷之無益奸之受禍也故作諷奸論以垂鑒焉

○六庸君

○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左右試引之中闕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不能用也宣王說故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以為九石

○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則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曰叱夫

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則跪走退夷射去刑跪因捐水郎門雷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呵之曰誰溺於是刑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

○蜀先主衛張裕不遜兼忿其漏言下獄將誅之諸葛武侯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鉏蜀志曰裕精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於



地也

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鍾會同載即駛車委去比出已遠既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卿遙遙不至會答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群帝復問會曰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堯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時之懿士

朝議推唐彬楊宗為監軍晉武帝問散騎常侍文立曰彬宗孰可用立對曰彬宗俱立事績在西不可失也然宗有酒嗜彬性在財欲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嗜難改遂用彬

財欲難足必是託詞

元帝初見賀司空問孫皓燒鋸截一賀頭是誰司空流涕曰臣父遭遇無道創巨痛深無以仰答明詔元皇慙愧三日不出禮云創巨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

明帝函封詔與庾公信誤至於王丞相丞相開詔未云勿使冶城公知丞相既視表答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聞臣聞無有見者明帝甚愧數月不敢見王

公

孝武甚親王國寶王雅雅薦王珣帝欲見之嘗夜與國寶相對帝微有酒色令喚珣珣垂至已聞卒傳聲國寶曰王珣當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自可別詔召也帝以為然遂不見珣

宋文帝遣到彥之經客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為空有兗外降人在列帝問庫部郎顧琛庫仗有幾琛詭對曰有十萬舊庫仗秘不言多少帝既失問得琛此對甚喜

梁武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悅加其賞賚會策錦被事咸言已整帝試呼問劉孝標劉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孝標類苑成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畧以高之劉乃著辯命論以寄懷

梁時有沙門訟田武市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徧問群臣皆莫能知劉顯曰貞文字為與上人帝忌出之



七強臣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氏愆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

王大將軍當下時咸謂無緣爾伯仁曰今主非堯舜何能無過且人臣安得稱兵以向朝廷處仲狼抗剛復王平子何在晉陽秋曰王澄為荆州羣賊並起乃奔豫章而恃其宿名猶陵侮敦敦伏勇士路戎等搯

而殺之裴子曰平子從荆下大將軍因欲殺之而平子左右有二十人甚健皆持鐵楯馬鞭平子恒持玉枕大將軍乃擗荆州文武二十人積飲食皆不能動乃借平子玉枕便持下床平子手引大將軍帶絕與力士鬪甚苦乃得上屋上欠許而死

謝鯤為豫章太守王敦將肆逆以鯤有時望逼與俱行既克京邑將旋武昌鯤曰不就朝覲鯤懼天下私議也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入覲主上側席遲公宮省穆然必無不虞之慮公若入朝鯤請侍從

敦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何損於時遂不朝而去

蘇峻字子高少有才學值中原亂招合流舊三千餘家結壘本縣宣示王化收葬枯骨遠近感悅以討王敦有功封侯遷歷陽太守後峻外營將表有鼓自鳴峻自斫鼓曰我鄉里時有此則空城頃之詔書徵峻峻曰臺下云我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乃作亂

庶亮可殺

桓宣武與郗超議夷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宿明

晨起呼謝安王坦之入擲疏示之郗猶在帳內謝都無言王直擲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郗不覺竊從帳中與宣武言謝含笑曰郗生可謂入幕賓也

桓公語曰作此寂寂將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邪

桓宣武既廢太宰父子仍上表曰應割近情以存遠計若除太宰父子可無後憂簡文手答表曰所不忍言况過於言宣武又重表辭轉苦切簡文更答曰若晉室靈長明公便宜奉行此詔如大運去矣請避賢



路桓公讀詔手戰流汗於此乃止太宰父子遠徙新安

○桓公人峽絕壁天懸騰波迅急嘆曰既為忠臣不得

為孝子如何初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焚九折

坂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棄官去後王尊

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非王陽所畏之道邪叱其馭

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一強一弱忠孝何干桓公再翻益以見妙

○王詢郝超並為溫所眷拔詢為主簿超為記室參軍

○超多鬚珣短小故荆州為之語曰顧參軍短玉簿能

令公喜能令公怒

○桓玄西下入石頭外白司馬梁王奔叛玄時事形已

濟在平乘上笳鼓並作直高詠云蕭管有遺音梁王

安在哉

○李溫陵曰臣之強強于主之庸耳苟不強則不免

為抵痔之臣所讒而為弱人所食噉矣死即死而

噉即噉可也目又安得瞑也是以不得已於強也

顏魯公唯弗強也卒以八十之年使死於讒李懷

光唯不得已於強也卒以入赴王室之難而遂反

於讒皆千載令人痛恨者甚矣主之庸可畏也然

則所謂強臣者正英王之所為能臣唯恐其禮待

之不優者也喬玄之言曰君治世之能臣亂世之

奸賊吾以是觀之使老瞞不遭漢獻豈少一匡之

勳歟設遇龍顏則三傑矣柰之何抵痔固寵者專

用一切附已之人日事讒毀驅天下之能臣而盡

入於奸賊也敦之咎王導曰不聽吾言幾致滅族

夫晉元帝其初蓋奴虜不盡之耶耶耳非王導無

以有江左至明也一有江左即以不協為腹心而

欲滅王氏何耶晉孝武亦幼冲之主也非謝安出

東山則桓溫之逆謀其遂必矣後乃代溫位而居

其任故能却百萬之師殺符融而降符朗也既幸

無事而道子之讒遂行又何邪安唯恐不免於讒

賊之口也盡室以行步丘是避造汎海之裝於廣

陵之下欲由此還東矣乃未就而疾作傷哉於是

桓玄篡位劉裕代晉強者終能自強而不敢強者

終岌岌以死也夫天下強國之臣能強人之國而



終身不謀自強而甘岌岌以死者固少也是以英君多能臣而庸君多強臣也故言強臣而必先之庸君也 好絕了

初潭集卷之二十五



初潭集卷之二十六

君臣六

○一銓選諸臣

鍾離意薦劉平等有詔徵之特賜辦裝錢

○太守歐陽欽署鄧暉為功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齋牛酒到府燕飲臨享欽曰西都督郵縣

延稟性公方摧破奸賊不嚴而理今與眾儒共論延

功顯之干朝主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暉于下座

愀然前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按延資性

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構奸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慝

並作明府以惡為善股肱以曲作直此既無君又復

無臣憚敢再拜奉觥欽色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

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欽

意少解曰實欽罪也敬受觥

好功曹好門下掾尤好太守也

○趙壹舉郡上計到京師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

皆拜伏廷中壹獨長揖逢令讓之壹曰昔酈食其長

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惟哉逢即歛衽下執其手延

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惟哉逢即歛衽下執其手延



置。上。坐。願。謂。坐。中。曰。此。漢。陽。趙。元。叔。也。朝。士。莫。有。過。之。者。請。為。諸。君。分。坐。河。南。尹。羊。陟。大。從。車。騎。造。壹。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幕。而。壹。獨。柴。車。草。屏。露。宿。其。傍。廷。殿。前。坐。車。下。陟。遂。與。談。至。曛。夕。乃。去。執。壹。手。曰。良。王。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

李固言未第前行古柳下聞有彈指聲固言問之曰吾柳神九烈君已用柳汁染子衣矣果得藍袍當以棗餼祠我未幾狀元及第

鍾季明為郡功曹時陳太丘為西門亭長太丘少鍾

十七歲鍾常禮待與同分義會辟公府當辭去太守問鍾誰可代君鍾曰明府必欲得人西門亭長可用

河南尹田歆有外甥王湛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孝廉爾可助我求之明日湛送客遙見種嵩遂白歆曰為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曰當在山澤近洛陽史邪湛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嵩遂舉孝廉

小黃門高望得幸於太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為孝廉蓋動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

之龍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甄曰進賢所以報國非賢不舉死亦何悔

盧毓為吏部魏文帝謂之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得當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

常士即常有矣何勞求得之諸葛誕為吏部郎人有所屬託顯其言而亟用之後有當不則公議其得失以為褒貶自是羣僚莫不恤其所舉

荀令君舉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有負俗之累杜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顯名

至至。蔣濟遺衛臻書曰漢祖遇亡虜為上將周武拔漁父為太師布衣廝養可登三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答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庶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于文景好不經之舉聞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

高宗傳說何妨中興



○王祥以後母故陵遲不仕年向六十刺史呂虔檄為別駕雖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累遷太保

○山公年踰七十猶知管時任貴勝年少若和裴王之徒並共宗詠有署閣柱曰閣東有大牛和嶠鞅裴楷鞅王濟別黼不得休

○山司徒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失才凡所題目皆如其言惟用陸亮是詔所用與公意異晉諸公贊曰

山濤領選充每不得其所欲或說充宜授心腹人為吏部尚書參同選舉充啓用亮濤以亮可為左丞相非選官才世祖不許濤乃辭疾還家亮在職果不允坐事免

○山公舉嵇紹為秘書丞紹咨公出處公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况人乎

○山公舉阮咸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絕於時名士傳曰咸字仲容

籍兄子任達不拘當世皆怪其所為及與之處少嗜欲哀樂至到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七賢論曰濤之舉

咸蓋惜曠世之雋莫識其意故耳

○太傅府有三才劉慶孫長才潘陽仲大才裴景聲清才晉陽秋曰太傅將召劉輿或曰輿猶臆也近將汗人太傅疑而禦之輿乃密視天下兵部諸屯戍及倉庫處所人穀多少牛馬器械水陸地形皆默識之於是太傅遂委仗之

○蔡充未仕時山濤與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行以書示眾曰山子以一字拔人

○陸機嘗謂於趙王倫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戴淵

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誠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貴璞也若得寄跡康衢必能結軌

驥驟耀質廟廊必能垂光瑜璠夫枯岸之民果於輸珠潤山之客列於貢玉蓋明暗呈形則庸識所甄也

倫即辟淵

郭訥字敬言初仕吳為蒸陽令入晉久不進序陸機薦之曰訥風度簡曠器識朗拔通濟敏悟才足幹事出自新邦朝無知已年時倏忽邈無階緒實州黨愚



智所為恨恨也

李弘度嘗歎不被遇殷揚州知其家貧問君能屈志百里不答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授剡縣

王恭欲請江盧奴為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中王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直呼人取酒自飲一盃又不與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邪乃更酌與王王飲畢因得自解去未出戶江歎曰人自量固為難

王中郎年少時江彪為僕射領選欲擬之為尚書郎有語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擬我江聞而止

王忱死西鎮未定朝貴人人有望時殷仲堪在門下雖居機要資名輕小人情未以方嶽相許晉孝武欲拔親近腹心遂以殷為荊州事定詔未出王珣問殷曰陝西何故未有處分殷曰已有人王歷問公卿咸云非王自計才地必應在已復問非我邪殷曰亦似非其夜詔出用殷王語所親曰豈有黃門郎而受如

此任仲堪此舉延是國之亡徵

說着了王珣自宜用

蘇子高事平王廋諸公欲用孔廷尉為丹陽亂離之後百姓凋敝孔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升御床共奉遺詔孔坦疎賤不在顧命之列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為先今猶俎上腐肉任人膾截耳遂拂衣去太狠了亦說得是也

陶侃少有遠槩舉孝廉入洛司空張華見而謂曰後來匡主寧民君其人也劉弘鎮河南取為長史謂侃曰昔吾為羊太傅參佐見語云君後當居身處今相觀亦復然矣

顧和始為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門外周侯詣丞相歷和車邊和覓蝨爽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有顧搏蝨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侯既入語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洗濯料事處之



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無端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各主有不通處張乃遙於末坐判之言約肯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真長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退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詣撫軍張還船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臾真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侶惋惋即同載詣撫軍至門劉前進謂撫軍曰下官為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既前撫軍與之話言咨嗟稱善曰張憑勃率為理窟卿用為太常博士

庾公為護軍屬桓廷尉覓一佳吏乃經年桓後遇見徐寧而知之遂致於庾公曰人所應有其不必有人所應無已不必無真海岱清士

謝公作宣武司馬屬門生數十人於田曹中郎趙悅于悅子以告宣武宣武云且為用半趙俄而悉用之曰昔安石在東山搢紳敦逼恐不豫人事况今自鄉選反違之邪

悅子佳哉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為桓宣武司馬

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為中丞固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答

○高松自謂極得意語孰知只贏得謝公一笑  
李廌是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家居臨海住兄侍中墓下王丞相欲招禮之故辟為府掾廌得戕命笑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假人

何尚之在選日有人求為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敝俗也官當圖人安得圖官時顏延之在坐笑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又何疑焉當時以為名言

李密有才能嘗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及賜錢東堂詔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念之免密官

說得是  
宋世吏部都令史咨執選事陸東海在選任已獨行帝遣人語陸曰都令史請與君計可共參懷陸曰六



十之年不復能諮都令史為吏部郎也若謂不堪即當去矣

○韓朝宗謂孟浩然間代清律實諸周行必詠穆如之頌因入奏挾與偕行先揚于朝約日引謁及期浩然會友生遂忘其約或曰子已許韓不可爽也浩然曰僕已飲矣曾可奈何

○韓滉節制三吳所辟賓佐隨其材器用之悉當有故舊子弟投之更無他長公署以隨軍令監庫門此人每早入惟端坐至夕警察吏卒無敢濫出入者竟獲其力 嗚呼若韓滉當無遺才矣

○范文正公用人多取氣節而畧細故如孫威敏滕達道皆所素重其為帥日辟置幕客多取謫籍未牽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失朝廷日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才不幸陷于吏議不因事起之遂為廢人矣故公所舉多得人 至言至言天下未有有才能而無過者然公為將帥愛人取才如此後居相位却不然反紛紛好名何哉以此見相臣之難也

○孫夢得為中丞日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或問曰君未與相識而薦之何也孫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後二人果以風力著名

初潭集卷之二十六

初潭集卷之二十六



初潭集卷之二十七

君臣七

○一牧民諸臣

○宓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書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鱈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陽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鱈者，至矣。

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于蹇老。蹇老曰：忠信敢。安于曰：安忠乎？曰：忠。于至，安信乎？曰：信。於令，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安于曰：守此三者足矣。

○董闕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墻，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闕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

莫之敢犯矣。

○李悝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鄴，告之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賢豪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

○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魏襄王時，史起為鄴令，曰：魏氏行田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於是引漳水灌田，鄴以富民。歌之曰：鄴有賢令，今為史公。央漳水今灌鄴，旁終古瀉，齒今生稻梁。

○西門豹為鄴令，清剋潔，惡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肩，而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



其重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重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歛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鄴而君奪臣重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重而去

文帝以廬江文翁為蜀守穿湔江口灌溉繁田千七百頃翁乃立學選吏子弟就學遣雋士張叔等十八人東詣博士授七經還以教授學徒麟萃蜀學比於齊魯秦宓傳云文翁遣相如來授七經還教吏民故

地理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豈相如亦十八人之一耶

到都為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

淮陽鑄偽錢吏不能禁汲黯為太守不壞一鑪不刑一人高枕安卧而淮陽政清

妙絕古今  
張敞為京兆尹素與嚴延年善其治雖嚴然時有舍

縱聞延年用刑刻急乃以書貽之曰昔韓盧之取兔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

朱博武吏不更文法及為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留縣錄見諸自言者欲以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使從事報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請治所其民為吏所冤及言盜賊詞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後博訪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

此吏州郡畏之  
大才可用也

朱博守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盜人妻見斫府功曹受賄自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灑卿耻拭用卿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赦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為耳目禁晨夜發起盜賊及他伏奸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



功曹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功曹惶怖具自疏  
奸藏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教自  
改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慄不敢蹉  
跌博遂成就之

大有幹局人

○周紆為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侵晨取  
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輒往至死人邊若與共語  
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夕誰載藁  
入城者門者對曰唯有廷掾耳乃收廷掾考問具服  
後人莫敢欺者

○馮立居職公廉與野王相代為太守民歌之曰犬馮  
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  
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舊典傳車駘駕垂赤帷裳迎于州界賈琮之部升車  
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  
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  
○視良為洛陽令歲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暴身  
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中紫雲沓起甘雨登降人為

之歌曰天久不雨蒸人失所天王自出視令持苦精  
符感應滂沱下雨

○童恢為不其令邑人為虎害乃設阱捕之生獲二虎  
恢祝曰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  
於人王法殺人者死若虎殺人者俛首不然號呼一  
虎閉目如懼狀即時殺之一虎奮躍而去

○杜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  
蜀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杜曰劉  
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其激已對曰劉勝  
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  
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意力行之賢而密達之  
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  
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

雖然爭奈道學託名何  
○鄭弘勤行德化隨車致兩白鹿方道夾轂而行弘惟  
問三簿黃國國拜賀曰聞三公車幡畫象鹿明府其  
為相乎

○廉范遷雲中太守會匈奴入塞日暮范令軍士各交



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望見火多謂漢兵救至待且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太守即將也

○黃巾賊起青州刺史焦和恐賊乘冰渡河多作陷冰丸投河中賊遂潰

刺史即將也

○光武召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不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

○威能計好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擄之物足富十

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

真清

○吳祐遷膠東相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忍欺之趣歸伏罪性慚懼請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穢汗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蘇瓊為清河守沙門道研統資巨萬在郡出息常得

守令為徵瓊每見則談問玄理道研雖為債來無由啓口弟子問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無由得論地上事也

○魏裴潛為兗州刺史作一胡床及去任留挂柱間梁簡文曰不學胡威絹寧挂裴潛牀李白云去時無一物東壁挂胡床

○孔文舉為北海相有人遭父喪哭泣墓側而顏色無異文舉刑之有一人母病差思食新麥乃盜鄰家麥以進母文舉特加賞焉又教高密令日志士鄧子然

初潭集

卷之七

告困焉得愛金庾之間以傷烈士之心乎即饋豆三

斛

○賀太傅作吳郡吳中諸強族輕之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啼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邸檢校諸顧陸役使官兵及藏通亡悉以事言上陸抗時為江陵都督故下請孫皓然後得釋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塘亭



任時吳興沈充為縣令當送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儉父來寄亭中有尊貴客權移之令因遙問儉父欲食餅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是大遠不敢移公便於牛屋下修刺詣公更宰殺為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慚公與之酌宴言色無異

王東亭與張冠軍善王既作吳郡人問小令曰東亭作郡風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何如唯與張祖希情好日隆耳王獻之為中書令王岷代之故時人目為大小王令

王述從驃騎功曹出為宛陵令多修為家之具丞相王導使人謂之曰名父之子屈臨小縣甚不冝爾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後屢臨州郡無所造作世始嘆服

吳隱之為廣州刺史去州二十里有貪泉世傳飲之者其心無厭隱之乃至水上酌而飲之因賦詩曰石門有貪泉一飲重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後

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齎沈水香一片隱之見之即投於湖亭之水

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篔簹因語恭曰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大後聞之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姑臧稱富邑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孔奮在職四年清儉逼下惟老母極膳妻子並食葱菜或笑之以為身處膏腴不能自潤君魚既立節太守梁統深相敬待常出迎至大門引入見母不敢以官屬之禮禮之

陸雲為浚儀令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至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故遠相候於是一縣稱為神明

王安期為東海郡小吏盜池中魚綱紀推之王曰文王之囿與眾共之池魚復何足惜又吏錄一犯夜人



來王問何處來云從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  
捶寧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使更還家歸家

○陶公性檢厲作荊州時敕船官悉錄鋸木屑官用竹

皆令錄厚頭後桓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又云嘗

發斯在竹蒿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趨兩階

用之常曰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於凡俗

當惜分陰中興書曰侃嘗檢校佐吏若得檣蒲博奕

之具投之曰檣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圍棋博

奕以教愚子博奕紂所造諸君國器何以爲此若王

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讀書武士何不射弓談

者無以易也

○山遐去東陽王長史就簡文索東陽云承藉猛政故

可以和平致治

○寬大之餘必有苛察濤簡之後固宜有遐也

○殷浩始作揚州劉尹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襪次

問其故答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李曾孝武時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爲

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不敢入境賊于常山界

得一死鹿賊長謂趙郡地也責之還令送鹿故處其  
見憚如此郡爲之謠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

○慕容彥超爲秦寧節度使好聚斂在鎮嘗置廩質錢

有奸民爲偽銀以質者王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

吏夜穴庫垣盡徙金帛于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即榜

于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爭以所質物自言已

而得質爲銀者實之深室使教十餘人爲之皆鐵爲

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

○柳慶領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寄人

居止每欲出常自執鑰無何緘閉不異而並失之謂

爲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自誣服慶疑之問賈人

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

無與同飲乎曰日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

曰沙門乃真盜耳即遣捕沙門盡獲所失金

○顧憲之爲建康令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憲之乃令

解牛任其所去牛竟還本宅盜者服其罪人稱神宰

故都下飲酒得旨者輒呼爲顧建康言其清且美也

○傅琰仕齊爲山陰令一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一



云粟一云豆乃破鷄得粟罪言豆又有賣鹹賣糖  
二老姥共爭團絲詰琰琰樹團絲令鞭之密視有鐵  
屑乃罰賣糖者

傳僧祐及子琰琰子翻為令並著奇績時云諸傳有  
治縣譜父子相傳不以示人

傳翻為吳令往別建康令孫廉廉問曰聞丈人發姪  
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致此答曰無他也惟勤而清清  
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

何叔叔在政清約不通問遺嘗歲儉夏節忽榜門愛  
餉共得米二千八百石悉取以代貧人輪租

高謙之為河陰令有人囊盛瓦礫作錢物詐市人馬  
因逃去詔令追捕謙之乃偽枷一囚立為市宣言是  
前詐市馬賊密遣心腹察市中有二人相見忻然目  
無憂矣執送按問悉獲其黨

張允濟為武陽令民有以牝牛依婦家者久之孳十  
餘犢將歸婦家不與牛允濟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  
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盡出民家牛質所來婦家不

知遠曰此婿家牛我無與即遣左右微蒙曰可以此  
牛還婿家

郎基嘗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  
者乎惟頗令人寫書潘子儀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  
罪過基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宋世良守清河郡遇赦無一囚率羣吏拜詔而已獄  
櫓生桃蓬蒿亦滿牙門虛寂謂之神門及還有老人  
丁金剛泣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惟  
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

崔鄭治陝以寬經月不答一人及治鄂則嚴法峻誅  
一不貸或問之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猶恐其擾  
鄂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也

盧坦為河南尉杜黃裳為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爭  
與惡人游破產公為捕盜盡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  
大臣無厚蓄其能多積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其子孫  
善守是天府不道之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  
故不察

妙妙至妙



柳仲郢為京兆政嚴明後出河南以寬惠為政或疑不類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縣之治本惠恭

歐陽曄治鄂州桂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曄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之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曄頃公曰殺人者汝也因不知所以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即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世有以左手執匕而以右執筆者當如之何

王秀之為晉平期年求還或問其故曰此郡沃壤珍草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時人以為王晉平恐富求歸

楊璇遷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賊攻郡縣璇乃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車上繫印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載弓弩冠共會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馬驚奔突賊陣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

太守卽將也

李叔堅家有大人行家人言之叔堅曰大馬喻君子大見人行效之何傷頃之狗戴叔堅冠以走家益驚叔堅曰誤觸冠櫻挂之耳狗又於竈前蓄火叔堅云兒婢在田中狗助畜火可以不煩鄉里矣數日狗無死家卒無穢芥之異此人可大用

吳仲庶守金陵夢三卒子求哀曰若不垂祐明當為煨燼矣詰旦兵馬司狀申乞燒三醜石為灰公悟敕寺僧加護焉

梁蕭恪為雍州刺史賄賂公行客有江仲季蔡遠王臺卿庾仲容皆盛有蓄積雍州歌曰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武帝續之曰主人憤七不如客後以示恪七大慚乃折節李問所歷以善政稱

陸昭符為常州刺史一日坐所事雷雨暴至電光如金蛇繞案吏卒皆震仆昭符抚案叱之雷電遽散卒案得鐵索重百斤

裴昭明為長沙郡丞罷歸刺史王薤謂曰卿清貧必



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命之祀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為邦佐不能元益上府敢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乎

孫何好古文為轉運使苛急州縣患之乃求古碑磨滅者數本釘于館中孫至讀碑辨識文字以瓜搔髮垢嗅之往往至暮復省錄文案

劉澄在縣掃拂郭邑路無橫草水剪蟲穢百姓不堪又有何佟之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遍人謂之水淫

臨海太守阮長之阮裕之孫也在官常擁敗絮先是郡中田祿以芒種為斷此前去官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長之去武昌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解印綬去時論多之

玄宗嘗賜醮三日御五鳳樓觀者喧溢樂不得奏金吾白挺如雨不能止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為理嚴請使止之安之至以手板畫地曰犯此者死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踰者

令狐楚除守交州州方旱儉米價甚高迂使至公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倉有幾石屈指獨語曰日價

若干諸倉出米若干定價出糶則可賑救左右竊斷語遂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米價頓平

趙怵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涌貴諸州皆禁增價公榜衢路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商賈輻輳米價更減民無飢死者亦是一畫

胡汲仲在寧海日偶出行有羣姬聚菴誦經一姬失其衣告訴于前汲仲命以牟麥置羣姬掌中令合掌繞佛誦經如故汲仲閉目端坐且曰吾令神督之若其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中一姬屢開視其掌遂益縛之還所竊衣

妙人妙人

嘉熙間峒丁反吉州黃安宰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更報寇至即遣巡尉領兵迎敵皆曰空腹炳曰第速行飯即至矣炳乃率吏役携竹筴木桶沿市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熟飯熟水厚給其直負之以往士皆飽餐一戰破寇



宰卽將也。

○○趙從善尹京日宦寺欲窘之科降刷醮紅卓三百事  
內此限一日辦集從善命於酒坊茶肆取卓淨洗糊  
以白紙用紅漆塗之又兩宮幸聚景園夜過方松嶺  
索火炬三千從善命取諸瓦舍伎館芦簾實以脂卷  
而繩之繫于夾道松樹左右照耀如同白日  
以上皆牧民諸臣

初潭集卷之二十七



初潭集卷之二十八

○一將臣

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畫丁侯三旬射之丁侯病  
遣使請臣尚父乃以甲乙拔頭箭丙丁拔目箭戊己  
拔腹箭庚辛拔足箭丁侯病乃愈四夷聞皆懼戒裳  
獸白雉

四

齊興師伐楚子發帥師當之師三却楚大天皆盡其  
計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伎願為若行  
之子發曰諾不問而遣之徐後解漢將軍之轉帳  
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請者得將軍之  
使歸之於執事明日往取其梳子徐後使人歸之明  
日又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將大駭曰今日不  
去楚軍恐取吾頭  
何不蚤取頭史之矣也如此  
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餽聞倫曰鼓之畜夫聞倫知  
之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  
使何也穆伯曰聞倫為人佞而不仁若使下之吾可



以弗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意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

腐甚中必有故也

齊景公渡沉之河龜銜左駮沒之眾皆惕古治子於是拔劍從之邪行五里逆行三里至於砥柱之下乃龜也左手持龜頭右手扶左駮燕躍鳴涌而出仰天大呼水為逆流三百步觀者皆以為河伯也

平原君勸趙孝成受馮亭王曰受之秦兵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者乎對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

小頭而面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面銳者敢斷決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為人勇誓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則不如持守足以當之真

傅介子年十四好讀書嘗棄觚而嘆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何能坐事散儒

棄觚投筆

李廣與兄弟獵于宜山見臥虎射之一矢即殪斷其

頭為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為度器示辱之也今人作虎枕自廣始

馬援上書曰擊潯陽山賊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蟻蝨而刺之蕩蕩然蟻蝨無所復依上悅因出小黃門頭有蝨者皆刺之

漢末諸賢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袁紹崔豹之徒雖為將帥猶著練巾

曹操攻呂布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曰曹操何在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

魯肅上代周瑜呂蒙謂曰兄代公瑾既難為繼且與關羽對斯人好學讀左傳畧皆上口梗亮有膽氣頗自負好凌人宜有以待之因密為肅陳三策

美遣將軍賀齊討山越越中有善禁者官軍刀劍不得拔弓矢皆還自向賀曰吾聞兵有刃者可禁彼能禁吾刃必不能禁善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自楛選有力精帥五千人為先登盡持楛山越恃其善禁了不設備于是官軍以白楛擊之禁者果不得行所殺萬計



樊佃誘諸夷圖以武陵附漢中劉備吳潘濬請以五千兵往擒之曰佃是南陽舊姓頗弄唇吻而實無才畧昔為州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

諸葛亮之次渭濱運糧艱澀利在野戰朝廷每聞其出欲以不戰屈之而擁大軍禦侮于外不宜遠露怯弱之形故秣馬坐甲每見軍威亮數挑戰或遺巾幘婦人之飾欲以激怒我師其獲曹谷之利於是司馬奮怒將出應敵辛毗伏節中門立軍不得出乃止將士見者益加勇銳識者以人臣雖擁衆千萬而屈於王人犬畧深長皆此類也

桓宣武平蜀集叅僚置酒於李勢殿巴蜀搢紳莫不來萃桓既素有雄氣加爾日音調英發叙古今成敗由人存亡繫才其狀磊落一坐嘆賞既散諸人追味餘言尋陽周馥曰恨卿輩不見王大將軍

桓温雄氣周馥具眼

桓石虔司空豁之長庶也小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舉而童隸已呼為鎮惡郎嘗從征枋頭車騎冲沒陳

左右莫敢先救宣武曰汝叔落賊汝知不石虔遂命朱辟為副策馬於數萬衆中徑致冲還莫有抗者三軍嘆服河朔後以其名斷彊

庾穉恭常有中原之志文康時權重未任已及季堅作相忌兵畏禍與穉恭歷同異者久之乃果行傾荆漢之力窮舟車之勢師次于襄陽大會叅佐陳其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漢晉春秋曰真風儀美劭有經緯大畧是時杜又殷浩諸人盛名冠世冀未之貴也常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清然後議其所任耳其意氣如此

桓公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承籍累葉且形據上流未易可克唯劉尹云伊必能克蜀觀其蒲博不必得則不為

未盡然

孝武入討至新亭柳元景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乃衝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遂破元凶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寮屬登平乘樓眺矚



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虎率爾對曰運自有興廢豈必皆諸人之過桓公慄然作色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不有大牛重千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百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特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于時莫不稱快意以况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

王大將軍年少時有田舍名語音亦楚武帝與時賢共言伎藝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無意色殊惡自

言知鼓吹帝令取鼓與之於坐振袖而起揚鉦奮擊

音節諧捷神氣豪上傍若無人舉坐嘆其雄爽或曰

敦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能俄而一楸

小異敦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圓

飄搗使視之云船人入夾口應知鼓又善於敦也

韓康伯與謝玄亦無深好玄北征後巷議疑其不振

康伯曰此人好名必能戰玄聞之甚忿常於眾中厲

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君親故發不得復云

為名 魯廣達為陳將被執憤慨而卒江總撫棺慟哭題其

前和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

索勸字彥義刺史毛奕表行武師將軍酒泉燉煌兵

千人至樓蘭屯田召善鄯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橫

斷汪濱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凌冒堤勒厲聲曰

王導建節河隄不溢王霸精誠滄沱不流水德明古

今一也勸躬禱祀水猶未減乃列陳被仗鼓譟謹叫

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迴滅胡人稱神

侯景與宇文泰合戰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

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杖泰背罵曰隴東軍士爾曹

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舍之而過穆遂以馬授

泰而還

宇文欣追尉遲迥於鄴不利時士庶觀者數萬人忻

日事急矣吾當以權道破之於是射走觀者轉相騰

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眾復振齊力擊之

迥大敗

吐谷渾與黨項寇邊柴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矢下

如雨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異之休



射縱觀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遂潰

○王崇文任兼將相而被服儒雅風度夷曠在武昌方  
關騎士於鞠場旁古屋數十間忽崩聲震數里聞者  
莫知所為崇文指麾號令說事不失常度竟不問  
李德林每贊平陳之計隋高祖以馬鞭南指曰待平  
陳之後會以七寶莊嚴公隋書曰開皇八年以高頴  
為元帥伐陳頴謂薛道衡曰江東可克乎道衡曰克  
之郭璞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我有道  
而大彼無德而小席捲之勢事在不疑矣

○張敬兒拜車騎將軍王敬則呼為褚彥回時咸推禘  
彥回風度詳雅故以為戲敬兒曰我馬上得之終不  
得作華林閣勳敬兒始不識書為方伯乃學讀孝經  
論語徵護軍乃於密室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  
妾侍鏡笑焉

○李克用入魏博規城上有旗幟來往晉王曰劉鄩一  
步一計更令審探果束芻為人縛旗於上以驢負之  
循城而行軍遣已二日  
後周韓杲破稽胡散其稽落稽胡號為著翅人文帝

曰著翅之名寧城飛將

○張惟孝襄陽人幹官鍾蜚英見而異之曰今日立功  
之秋也惟孝不答扣而問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蜚  
英特地宴之仲宣樓酒酣言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  
如此吾將安歸惟孝躍然答曰從公所命乃請三十  
幅名帖以往不逾旬與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  
幟鮮明部伍嚴肅上至公安下至墨山游踏相繼或  
請所統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耶為君侯  
紓一時之難耳姓名不可得也時鼎澧五州已危于  
解去

○紹興中統制鄧瓊總節制呂社歸劉豫魏公方宴報  
忽至滿坐失色公不動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  
樂飲至夜分乃為蠟書遣外士持遺瓊虜得書果疑  
分隸瓊眾因苦之

○趙南仲蔡父方寧宗時為荆湖制置使蔡每聞警報  
與諸將偕出遇敵輒深入諸將惟恐失利置子盡歿  
救之以此獲捷一日方行犒賞軍士憤其薄蔡時年



十三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士遂定人服其機警

建炎初駕幸錢塘留張忠獻於平江為後鎮時湯東野為守將聞有赦令疑之走白張公公曰亟遣解事者往視有故則緩驛騎而先取以歸及發視乃明受偽詔也湯告公曰是可宣乎公曰事已至此胡可匿且卒徒急於望賜吾屬先受禍矣今便發庫錢示行賞之意而陰取故府所藏登極赦書置輿中迎登譙門讀而張之即去其階禁無輒登散金帛如郊賚時可矣於是人情畧定乃決大計

○叛將范瓊擁兵據上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甲中外洶洶張忠獻與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遣張俊以千人渡江若捕他盜者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詣都堂計事設飲食已相顧未發子羽恐瓊覺遽取黃紙執之趨前曰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即顧左右擁置輿中以俊兵衛送獄而使光世出撫其眾數瓊在圍城中附虞脇二聖出待狀且曰所誅止瓊汝等因天子自將之兵也眾皆授刃曰諾悉麾隸他軍頃刻

而定瓊伏誅

○二相臣

○元日冬至大朝百官已集宰相方至列燭至數百炬謂之火城火城至則眾皆滅燭以避

○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望故以相與祥臨薨復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與足稱此刀

○未博為丞相臨拜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鍾鳴上問楊雄李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空名得

進則有無形之聲博後坐事自殺故序傳曰博之翰音鼓妖先作

○顧雍累遷尚書令封陽遂鄉侯侯還第家人不知為人不飲酒寡言語孫權嘗曰顧侯在坐令人不樂位至丞相又車胤博學多聞善於激賞當時每有盛

坐胤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樂太傅謝公遊集之日開筵以待胤累遷丹陽尹護軍將軍吏部尚書

○有顧侯不樂無車公不樂二人優劣何如

人有相羊祐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祐惡其言遂掘斷



○墓後以壞其勢相者立視之曰儻應出折臂三公傲而祐墜馬折臂位果至公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兩髻葛藉策杖路邊窺之嘆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不覺至臺門

○羨極

○王丞相辟王藍田為掾庾公問丞相藍田何似王曰真獨簡貴不減父祖曠然淡處故當不如爾

○河東裴啓撰漢魏以來迄于今時言語應對之可稱者謂之語林時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後說太傅事

○不實而有人於謝坐叙其黃公酒壚司徒王珣為之賦謝公乃云君遂復作裴郎學自是眾咸鄙之又公

○鄉人有罷中宿縣詣公者公問其歸資答曰嶺南凋弊唯有五萬蒲葵扇又以非時為滯貨公乃取其中者捉之於是京師士庶競慕而服價增數倍夫所好

○生毛羽所惡成瘡痂謝相一言挫成美於千載及其所與崇虛價於一朝上之愛憎可不慎哉

○徐羨之嘗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才學辯博羨之風塵詳雅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以

○問為長

○路巖位崔鉉為支使鉉知其必貴嘗曰路十終須作彼一官既而入為監察御史不出長安城十年至宰相其入翰林日鉉猶在淮南日路十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

○王敬弘為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上嘗問獄敬弘不對上問左右何不以訊牒付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政自不解

○王儉以庾杲之為衛將軍長史蕭綯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汎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以入儉幕為蓮花池故緬美之

○楊愔謂元文遙云堪解穰侯印者必此人

○張纘與何敬容意趨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退詣纘者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

○劉捷卿寢疾房太尉聞而憂之通夕不寐語賓從曰捷卿有不諱可謂無復有神理

○齊澣善知今事高仲舒善知古事姚崇曰欲知古問仲舒欲知今問齊澣

○初潭集 卷二八



姚崇張說同為宰相不能崇病誠其子曰張丞相  
 為人奢侈好服玩吾沒後汝具陳平生服玩寶帶重  
 器於前張若顧即錄致之仍以神道碑為請既獲其  
 文登時錄進先礪石以待至便鐫刻張丞相見事常  
 遲數日之後必當有悔若復來徵文當引視鐫石告  
 以聞上可也崇沒張來吊如之崇家悉如崇誠不數  
 日文成叙致該詳時謂極筆却後數日果遣取本以  
 文未周密為辭姚氏子引視石碑告以奏御使者復  
 張嘆曰姚崇能美生張說吾今日乃知才之不及  
 遠矣

姚崇對便殿佯跛足上曰卿有足疾邪崇曰臣有腹  
 心疾足疾不足憂也因前奏張說罪狀上曰卿出即  
 宣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實說之未遭構也有教授生  
 通其侍婢說怒將付獄生厲聲曰觀色不能禁亦人  
 之常情公貴為宰相豈無緩急用人乎何斬一女  
 婢也說奇其言即以侍兒與生生一跳跡去旬月餘  
 忽來言其感公之德聞公為姚相所構外獄將具其  
 願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于九公主說因歷指所寶

之物生云此未足以解公之難也說忽曰近有鷄林  
 郡夜明簾生曰事濟矣因請說情懇手扎數行乘夜  
 入見九公主明旦公主為上言之上感動急命高力  
 士就御史臺宣前所按事並報罷

令狐綯以舊事訪溫庭筠庭筠答曰事出南華經非  
 僻書也願相公燮理之殺其一覽古綯怒奏庭筠有  
 才無行不許登第遂擢軫終身

令狐綯在翰林夜對禁中帝命以乘輿金蓮華炬送  
 還院吏望見以為天子來俄傳呼曰學士歸院

初潭集卷之二十八



初潭集卷之二十九

君臣九

○一賢相

○士尹池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墻犇於

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故子

罕曰南家工人也為鞞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特

為鞞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鞞者不知吾

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故吾弗

徙也西家高吾宮庫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

尹池歸荆荆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曰宋不可

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國

攻之其無功而為天下笑乎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手

知之乎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

歸之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

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矣狐丘

丈人曰善哉言乎

仕宦情熟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孔子聞之使人往視還曰

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

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

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

○公叔文子為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

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

子曰嚴則下暗下暗則上聾暗聾不能相通何國之

治也蓋聞之也順鍼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

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

所不受也

○平津侯自以布衣為用乃開東閣管客館招天下之

士其一曰欽賢館次曰翹材館次曰接士館其有德

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

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

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

難難是是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

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



唯王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竟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牀王固辭帝引之彌苦王曰使太陽與萬物同暉臣下何以瞻仰

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嚴以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布衣之好若其欲來吾角中徑還烏衣何以稍嚴於是風塵自消內外緝穆

○丞相非高正是著數

溫嶠初為劉琨使來過江于是江左營建始爾溫新至深有諸慮既詣王丞相陳主上幽越社稷焚滅山陵夷幾之酷溫忠慨深烈言與泗俱丞相亦與之對泣叙情既畢便深自陳結丞相亦厚相酌納既出憐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復何憂

說著了

何次道往丞相許丞相以麈尾指坐呼何共坐曰來來此是君坐

丞相治揚州廨舍按行而言曰我正為次道治此廨

何少為王公所重故屢發此歎

王藍田為人晚成時人乃謂之癡王丞相以其東海子碎為掾常集聚王公每發言眾人競贊之述於末坐曰王非堯舜何得事事皆是丞相甚相歎賞

何次道庾季堅並為元府成帝初崩于時嗣君未定何欲立嗣子庾乃朝議以外寇方強嗣子冲幼乃立康帝康帝登祚會群臣謂何曰朕今所以承大業為誰之議何答曰陛下龍飛此是庾承之功于時用微臣之議今不觀盛明之世帝有慚色

王導知人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霑接人人有說色唯有臨海一客姓任及數胡人為未洽公因便遂到過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人任大喜說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閣閣羣胡同笑四坐並懂晉陽秋曰王導接誘應會少有悟者雖跡交常賓一見多輸寫欵誠自謂為導所遇同之舊暱

○第一美政只少人解

丞相為揚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為下傳還同



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至和獨無有  
王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綱漏吞舟何綠  
采聽風聞以為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稱佳諸從事自  
視缺然也

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主簿欲與主簿周旋  
無為知人几案間事

丞相夏月至石頭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云暑可  
小簡之庾公曰公之遺事天下亦未以為允殷羨言

行曰王公薨後庾永代相綱密刑峻羨時行遇收捕

者於途慨然嘆曰丙吉問牛喘似不爾嘗從容謂永  
曰卿輩自是綱目不失皆是小道小善耳至如王公

故能行無理事謝安石每歎詠此唱庾赤王曾問羨  
王公治何似詎是所長羨曰其餘令績不復稱論然

三捉三治三休三敗

○安石知音殷羨可人

丞相末年畧不復省事正封籙諾之自歎曰人言我  
憤憤後人當思此憤憤徐廣歷紀曰導河衛三世經  
綸夷險政務寬恕事從簡易故垂遺愛之譽也

○遺愛何足道正為江左立根基耳

○王長史謝仁祖同為王公掾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  
謝便起舞神意甚暇三公熟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棋  
局曰何乃濶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

異唯聞作吳語耳語林曰真長云丞相何奇止能作  
吳語及細唾也

○正此是其奇異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  
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背食日不暇

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  
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

致患邪

○東山片言折獄

○阮光祿聞何次道為相嘆曰我當何處生活

如極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棋王手常不如兩道許  
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即不下王曰君何以不行



江曰恐不得爾。王徐舉手曰：此年少非唯圖棋見勝。謝太傅云：小時在殿廷會見王丞相，便覺清風來拂人。

謝公待兵斯遠，以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搜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爲京都。

房玄齡校讐秘書，高孝基謂裴矩曰：僕觀人多矣，如此郎者，當爲國器，恨不見其登臺昂霄。

王荆公裁損宗室，恩數宗子相率陳狀，云均是宗廟子孫，那得不看。祖宗面荆公厲聲曰：祖宗親盡，亦視

何况賢輩。  
○二才相

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牙曰：夫蚤邢不亡，晉不敵，晉不敵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敵晉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欲以攻齊，任安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

戊東邊荆人轅行

王丞相善於因事，初過江，帑藏空竭，唯有練數十端，丞相與朝賢共制練布單衣，一時士人翕然競服，練遂涌貴，王者賣之，端至一金。

郗太尉晚節好談，既雅非所經，而甚矜之。後朝覲，以王丞相末年多可恨，每見必欲苦相規誡。王公知其意，每引作他語。臨還鎮，故命駕詣丞相，翹須厲色，上坐，便言方當乖別，必欲言其所見。意滿口重，辭殊不流。王公攝其次曰：後面未期，亦欲盡所懷。願公勿復談，郗遂大曠，永祿而不得一言。

元帝欲舍明帝，立簡文，時咸謂舍長立少，於理非倫。且明帝以聰亮英斷，益宜爲儲，副周王諸公並苦爭。唯刁玄亮獨欲奉少主，以阿帝旨。元帝慮諸公不奉詔，於是先喚周侯丞相入，然後欲出詔付刁。周王既入，始至階頭，帝逆遣傳詔，過使就東廂。周侯未悟，卽卻畧下階，丞相披撥傳詔，徑至御牀前，曰：不審陛下何以見臣。帝默然無言，乃探懷中黃紙，詔裂擲之。由是皇儲始定，周侯乃慨然嘆曰：我常自言勝茂弘，今



姪知不如也。中興書曰：元皇以明帝及瑯琊王衷並非敬后所生而謂衷有大成之度，勝於明帝，因問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今二子孰賢？導曰：世子宣滅俱有英明之德，莫能優劣，如此故當以年。於是更封衷為瑯琊王。

孔覬醉日嘗多，及醒判決未嘗有壅衆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孝武每欲引見先遣人覘醉醒。

斛律光聞瑯琊王殺和士，開撫掌大咲曰：龍子作事

初潭集

卷之二十九

九

故自不凡。入見後主於永巷，曰：小兒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灰至尊宜自出。千秋門瑯琊，必不敢動，乃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獨立不進，光就而謂之曰：天子弟殺一漢，何苦執其手而前為之？請于帝曰：瑯琊年少，腸肥腦滿，輕為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願寬其罪。楊昉為左丞時，字文化及于孫理資陰所司理之，至左司昉未詳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勃然逼昉，昉曰：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曰：公言未食亦知。

天下有累年羈旅未得食者乎？坊遠命案立批之曰：父殺隋王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灰者無宜更叙，時人深賞之。

真可賞

寇萊公鎮大名，北使至語寇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寇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

真宗不豫，李迪與宰執祈禳宿內殿，時仁宗幼，冲入大元儼者以問疾，留中不出，執政患之，偶有金盃貯熟水，迪問是玉所需，乃密取茶上，壘攪水中，玉見水大驚，疑有毒，即上馬去。

初潭集

卷之二十九

九

秦檜當國民間乏見錢貨，壅莫售，京尹曹泳白檜檜即命召文思院官趨者，絡繹既至，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煩公依舊夾錫樣鑄一緡，進入盡廢，見錢不用，富貴聞之大窘，盡輦宿藏，爭取金粟物，買大泉，泉溢於市。

初潭集卷之二十九



初潭集卷之三十

君臣十

○一廉勤相

○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為之賜而受之也子罕曰予以玉為寶我以不受為寶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爭取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曰夫子嗜魚而不受何也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

初潭集卷之三十

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免於相則雖嗜魚此必不能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不受魚我能常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為已者不如已之自為也

○真切至到非道學好名所知

○高僕射頰每臥以盤盛粉思得一公事輒書其上至天明則紀錄入朝行之

徐勉掌伐魏軍書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羣犬驚吠勉嘆曰吾憂國忘家至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嘗

夜集客有求詹事五官者勉正色曰今夕正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

○二畏慎相

孔光沐日歸休終日燕語不及朝省政事或問溫室省中樹皆何木光嘿不應張九齡云省中之樹訪猶不言車前之馬數而後對

○宋齊丘嘗參秘畫先王為于池中築小亭度之木橋至則撒起獨與議事又為高堂不設屏障中置灰鏞北著兩人終日畫灰為字旋即平之

初潭集卷之三十

周捨豫機密二十餘年國史詔誥禮儀法律軍旅謀謨皆掌之與人言謔終日不絕竟不漏泄機事

○陸慧曉為晉熙王長史僚佐造見必起送之或云長史貴重不宜自謙屈陸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平生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置輕重於懷抱

○盧邁以給事中平章事大政皆決于陸贄唯謹身中立守文奉法而已平生不食鹽醋同列問之足下不食鹽醋何堪邁笑曰足下終日食鹽醋復又何堪



呂僧珍既有大勲任總心膂性甚恭慎當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坐屏氣鞠躬果實未嘗舉筋常醉後取一甘食帝咲謂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進

則天時宰相楊再思入朝值一重車將牽出西門道滑牛不前馭者罵曰一羣癡宰相不能和陰陽而令我匪行如此辛苦時旱滂閉坊市南門以禳之故也再思徐謂之曰爾牛亦自弱不得嗔他宰相再思原武人證聖初鳳閣侍郎恭慎畏忌未嘗忤物或曰公名高位重何為屈折如此再思曰世路艱難直者受禍苟不如此何以全身

可憐











究其所就。不過顯廡。舉千秋大業以博區區。亦可惜已。余佩仕優則學之訓。每以暇日觀史。因見宋世風人材頗類今日。其言論行事。徃徃有可

序二

為今日用者。因采而彙之。蓋吾方寸中。元有古人。如穀之種。木之根。不溉不滋。不培不發。是編固所以溉之培之之助也。願余又聞先正論讀書

云。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夫庖人烹割。而不自飲食。優人唱談。竟日。曲本而已。傭書者。斲斲筆石間。於書無與也。有如讀書而不能用。遇事臨

序三

時。曾不見其得力。與庖人優人傭書何異。余既謝事老矣。然一二尚可勉者。何敢不勉。晉江李廷機序

吳諸生薛明益書



宋賢事彙目錄

卷之上

誠實

廉介

澹泊

寡嗜欲

恬退有守

遠器

氣度

雅量

識見

公正

執持

擔當

識體

慎重

宋賢事彙八目錄

凝定

鎮靜

薦擢

處事

應猝

卷之下

政事

荒政

紀綱

講筵

言事

聞望

忠厚

仁德

義事

恭謹

辭讓

素位

出處

言語

處人

韜晦

忘怨

處困

交情

家教

田宅

尊生

生計

兵事邊事

宋賢事彙八目錄

宋賢事彙目錄終



宋賢事彙卷之上

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李廷機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徐民式 校政

長洲縣知縣胡士容 同校

直隸蘇州府 吳縣知縣袁熙臣

誠實

劉元城先生安世自言從學於司馬溫公嘗問行已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問行之何先曰自不妄語始安世力行斯訓平生只是一箇誠縱橫左右無所不通其樂無窮任怎生也動安世不得

宋賢事彙卷之上

王沂公曾嘗曰昔楊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如誠實吾每欽佩斯言苟執之不渝夷險可以一致  
東萊呂氏祖謙曰當官處事但務着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事君不欺之道也又曰百種奸偽不如一實

魏公琦平生無偽飾其語言其行事進立於朝與士大夫語退息於室與家人言一出於誠門人或從公數十年記公言行相與反復考究無一不相應

寇萊公準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多問其年年少者往往罷遣或教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

宋賢事彙卷之上

真宗封泰山駕發京師詔百官蔬食禮畢上勞從官曰卿等久食蔬矣王旦等皆再拜馬知節獨言蔬食者唯陛下下一人旦等在道與臣同次舍無不私食肉者於是旦等皆再拜謝曰誠如知節之言

仁宗在東宮魯簡肅公宗道為諭德其居側有酒肆一日公微行飲其中適真宗急召公中使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肆歸中使遽先入白與公約曰上若怪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歎而去具如



公對公見上問何私行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適有鄉客來遂與之飲然臣易服人無識者上笑曰卿爲宮臣恐爲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爲忠實可大用

胡文恭公宿在審官刑院擇詳議官有在選中者嘗監征權以水災負課同列謂小累不足白公竟白而薦其才可用仁宗用之同列退謂公曰倘緣是不用奈何公曰彼之得失不過一詳議官宿平生以誠事主今白首矣忍毫髮欺乎

宋賢事彙卷之上

三

廉介

曹武惠王彬在周朝嘗使吳越卻其餽追至數程亦不受不得已籍上之官世宗彊之受悉以分遺親舊不留一錢及事宋平蜀諸將王全斌等多取子女玉帛武惠歸橐中惟圖書衣裳而已太祖以全斌等屬吏授武惠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武惠辭太祖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設有微累全斌等豈惜言哉可無讓

沈僕射倫從伐蜀諸將競取玉帛子女公獨居

宋賢事彙卷之上

四

佛寺飯蔬食有以珍異獻者皆拒之東歸篋中纔圖書數卷而已太祖知之以公爲戶部侍郎樞密副使

范太傅質以廉介自持未嘗受四方問饋所得祿賜多給孤遺食不異品身歿家無餘貲後太祖因論相謂侍臣曰朕聞范質但有所居宅不營產真宰相也

劉中丞公溫叟太宗爲開封尹時聞其清介遣吏遣錢五百千受之貯廳西舍令吏封識而去



明年車午送角黍紈扇所遣吏即送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還白太宗太宗曰我送猶不受况他人乎命輦歸府中他日侍宴具道其事太祖歎賞久之卒用為御史中丞

王學士禹偁嘗草李繼遷制繼遷餽馬五十匹為潤筆公却不納及出守滁閩人鄭褒來謁公買一馬贈之或言其虧價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匹顧肯虧價哉

向文簡公敏中判大理寺時沒入祖吉賊分賜宋賢事彙卷之上 五

法吏公引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知廣州自市南藥以往在官一無所須按漢交趾守張恢墨改籍共貨詔賜臣下尚書鍾離意得珠悉以委地曰棧物不敢拜明帝歎曰清乎尚書之言

向文簡公敏中太宗嘗書其名付中書將大用當塗者忌之會有言公在法寺時皇甫侃以賊敗發書歷詣朝貴公亦受之者事下御史按實嘗有書及門不啓封遣去俄捕得侃僮詰之云書納箚中瘞臨江傳舍馳驛掘得封題如故太宗大驚異召見賞激未幾拜右諫議大夫同知

樞密院事自郎中至是百餘日趨擢如此包孝肅公拯知端州端貢硯前守率私取數十倍公命製但足貢額及歸不持一親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賊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刻石豎於堂壁

蔡學士襄嘗書小吳箋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為終身之恨此清節可為世戒張華崖鎮俗當遊遊時士女環左右終三年未嘗回顧宋賢事彙卷之上 六

此重厚可為薄末之檢押。唐質肅公介謫倅潭州時有賈匿珠為關吏按出太守而下悉輕估買之事發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買覽奏果然

龍圖閣直學士陳公從易自廣州罷還不蓄南物獨載俸餘錢過嶺仁宗聞之曰此其清節過馬援矣擢知制誥

石徂徠先生介寓學南都王瀆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先生謝曰甘脆者亦介之願也



但日饗之則可。若止得一餐。明日何以繼乎。朝餐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余所以不敢當賜。便以食還。王咨重之。

蘇丞相頌云。平生薦舉。不知幾何人。惟孟安序朝奉。分寧人。歲以雙井一斤為餉。知吾無苞苴之饋也。

歐陽文忠公修與其姪通理書云。昨汝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不曾買一物。可觀此為戒也。

宋賢事彙 卷之上

七

三五

吏部郎中畢公仲游字公叔。文簡公士安曾孫也。嘗以開封推官出提點河東路刑獄。太原銅器名天下。獨不市一物。懼人以為矯也。且行買二茶七而去。時故相韓總在太原。按視列郡。謂人曰。如公叔可謂真清矣。

周濂溪先生敦願嘗得疾。更一晝夜始甦。友人潘興嗣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數百。

劉秘書丞恕家貧。一毫不妄取。其自洛陽南歸時。已十月。無寒具。司馬溫公以衣被及舊貂褥。責之。固辭。強與之。行及潁川。悉封返。

范侍郎育在神宗朝。嘗作庫官。隨行箱籠。只置廳事前。以防疑謗。非官想亦不久更替如今

曾中書公鞏在官。有所市易。取價必以厚。予價必以薄。門生故吏以幣交者。一無所受。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常三四十萬。公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

宋賢事彙 卷之上

八

三五

程伊川願見韓侍郎維於潁川。韓館之。一日密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有一金藥。標似可為先生壽。未敢遽言之。汝待食從容。道吾意。彬叔如戒啓之。伊川曰。願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為。詰朝遂歸。持國曰。我不敢言。止為此耳。持國謂韓維字

呂汲公大防以百緡遺伊川先生。辭之。時族子在旁。勸先生勿為。已甚。先生曰。公所以遺我者。以我貧也。公為宰相。當使天下受其賜。天下貧



有窮矣。公帛固多，恐不能盡周也。

陳無已師道家貧，或經日不炊。妻子慍見弗恤，傳欽之侍郎求介秦觀見之，知其貧，懷金以餽。及至，觀其貌聽其論議，竟不敢出口而去。與趙挺之友，壻素惡其人，適預郊祀，寒甚，衣無綿，妻就假趙家，問所從得，却不服，遂以寒疾死。

中書舍人潘公良貴廉介自持，所居僅庇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地輸帛數尺而已。常誦三戒之言，而深以在得一戒痛。朱賢事錄卷之上 九

自傲省。

胡文定公安國轉徙流寓，至於空乏，然貧之一字絕口不道。嘗語子弟曰：對人言貧者，意將何求。張忠定公詠亦嘗曰：廉不言貧。

辛簡穆公次膺雖貧不自聊，一豆羹不妄受。高宗嘗面諭之曰：卿廉聲著聞，士大夫言卿在閩中不受俸，公對曰：臣為貧而仕，豈有辭俸之理。但不當受者不敢受。上曰：使人人似卿，天下何患不太平耶。上又曰：朕知卿如在家，僧名利聲。

色人所好者，卿皆不好。

朱不盡之上

十一



澹泊

胡文定公安國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聞明道先生一見呂微仲。大防便曰。宰相呂微仲須做。只是這漢子俗。謝上蔡顯道云。爲他有富貴相。便是俗處。王介甫安石在政事堂。只喫魚羹飯。因薦兩人不行。便乞去。云。世間何處無魚羹飯。爲他緣累輕便。去住自在。嘗愛諸葛孔明當漢末。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何求不得。何欲不遂。却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

宋賢事彙 卷之上

二

三

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篋有餘帛。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真可謂大丈夫矣。

李文定燾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君子無入不自得者。正以磨挫驕奢。不至居移氣養移體也。

張文節公知白。仁宗朝在相位。自奉養如爲河陽掌書記時。或言公自奉若此外人。頗有公孫

布被之譏。公歎曰。吾今日雖舉家華衣美食。何患不能顧人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儻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

杜祁公衍家食惟一麪一飯。或美其儉。公曰。衍本一措大耳。爵祿服用。皆國家者。一旦奪之。却爲一措大。又將何以自養耶。

曹武惠王彬在周朝爲晉州都監。一日與賓從還坐於野。會隣道守將馳書遣使至。使問孰爲監軍。有指以示之。使疑爲給。已笑曰。豈有國戚近臣而衣弋綈袍坐素胡床者乎。旣而方信。

宋賢事彙 卷之上

三

三

王沂公會奉身儉約。每見家人華衣。卽瞑目曰。吾家素風。一至如此。故家人一衣稍華。不敢令公見。一日有同年孫冲子京來辭。公飭子弟云。留孫京啣飯。安排饅頭。饅頭時爲盛饌也。食後合中送數軸簡紙。開看皆是他人書簡。後截下紙。其儉如此。



韓忠獻公億布衣時與李康靖公若谷同遊共  
寢一毡及分途割而分之至汝州州守趙延康  
靖於館尤敬待韓公每至設肉康靖嘗有簡戲  
韓云久思肉味請君早訪及康靖知長社縣日  
懸百錢於壁用盡卽已

范文正公仲淹少與劉某同讀書長白山日煮  
粥一器經宿遂凝畫爲四塊早晚取二塊斷薑  
十數莖蘸汁半盃入少鹽嚼之如此者三年公  
爲吏部員外郎時有三婢及出守歷兩府以至

宋賢事彙本卷之上

於薨不增一人亦未嘗易也子純仁娶婦或傳  
婦以羅爲帷幔公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敢  
持至當火於庭

蘇東坡軾在黃州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  
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者預以此告之  
其言曰一安分以養福二寬胃以養氣三省費  
以養財謫齊安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爲三  
十塊掛梁上日用一塊一百五十文仍以竹筒  
貯餘錢以待賓客

仇泰然念大觀間知明州愛一幕官欲薦之一  
日間君日費幾何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于錢泰  
然驚曰吾爲郡守費不及此屬僚所費倍之安  
得不貪遂不薦自是見疎

張子韶九成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  
日用度不過數十錢至今不易也鄭亨仲在萊  
陽亦日以數十錢懸壁間椒桂葱薑約一二錢  
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使成奇禍  
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齏鹽風味可長久也

宋賢事彙本卷之上

寇萊公準在鄧州造花蠟燭天下有名雖京師  
不能造公少年富貴好夜飲雖寢室亦然燭達  
旦厠溷間燭淚成堆杜祁公衍在官未嘗然官  
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  
公皆名臣奢儉不同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  
有南遷之禍雖其不幸亦可以爲戒也

呂正獻公公著嘗書古人詩於屏風云好衣不  
近節士體梁穀似怕腹中書

司馬溫公光曰先公爲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



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沾於市果止梨栗棗柿殺止脯醢菜羹器用瓦漆當時士大夫皆然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珍異食非多品不敢會賓友嘗累日管聚然後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寡嗜欲

呂文穆公蒙正爲相一朝士家藏古鏡自言能照二百里因公弟獻之公曰吾面不過碟子大安用照二百里

有貨玉帶於王文正公旦弟以呈公公曰如何弟曰甚佳公命繫之曰還見佳否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故平生所服止賜帶

孫侍讀公甫人嘗餽一硯直三十千公曰何貴

也客曰硯以石潤爲貴此石呵之水流公曰京師一檐水繞直三錢要此何用竟不受程伊川先生頗在經筵一日承受張茂則招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不識畫竟不往

張文節相公知白夫人朝莊獻太后見其二侍婢老且陋敕夫人爲公市少婢一日公歸見二姝駭問夫人具以太后之指告公指二老婢謂夫人曰此夫人之賸出無所歸固當終身于此



若二妹年未踰笄。將嫁少年子。向去之事。固不可知。而令守一老翁。甚無謂也。雖太后聖慈。然其固不欲。他日入見。宜以此奏。遽召二妹父兄。還之。并衣飾為嫁資。謂曰。若更僱人。必送府勘罪。

王荆公安石夫人為買一妾。公見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為軍大將。部運失舟。賣妾以償。公愀然曰。夫人用錢幾何。曰。九十萬。公遽還其夫。盡以錢賜之。

宋賢事彙八卷之上

七

二十九

司馬溫公光為太原府通判。未有子。夫人為買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夫人出。教其妾自飾。至書院中。公訝曰。夫人出。汝安得至此。亟遣之。

張忠定公詠。知益州時。當王均李順之亂。仕蜀者多不挈家。公單騎之官。屬吏憚公嚴。莫敢畜婢妾。公因置一婢。自此屬吏亦稍稍置。及將還闕。呼婢父母出。資嫁之。仍室女也。

張忠定公詠室中無侍婢及玩物。問如也。門人

李旼謂公寢室禪室不如

蘇東坡軾稱范忠文公鎮平生不好佛。晚年減節嗜欲。一物不芥帶於心。却是學佛作家。

宋賢事彙八卷之上

下

五十一



恬退有守

顏氏家訓曰。君子當守道待時。世見躁競得者。便謂弗索何獲。不知時運之來。不求亦至矣。見靜退未遇者。便謂弗爲胡成。不知風雲不興。徒求無益也。凡不求而得者。焉可勝算乎。

謝上蔡先生顯道嘗言。萬事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對曰。他安得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枉做却閒工夫。枉用却閒心力。

宋賢事彙 卷之上

五

子

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挫折。

范忠文公景仁貢院奏名皆第一。故事殿庭唱第。過三人則爲奏名之首者。抗聲自陳。必擢置上列。以吳春卿育歐陽永叔之耿介。猶不免從衆。公獨不自陳。同班屢趣不動。至七十九名唱及。出拜。退就列。訖無一言。衆皆服其安恬。自是始以自陳爲耻。

韓持國維執政億子也。以進士薦禮部。不就廷試。乃以父任守將作監主簿。丁外艱。服除。闔門

不仕。仁宗患縉紳奔競。諭宰相以旌擢恬退之人。則躁求者自當知耻。於是文潞公彥博等舉公。召試學士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

呂正獻公公著既中第。詔錄呈所業。將召試館職。公謙避。終無所進。朝廷知其意。不復索。令徑就試。亦不赴。仁宗心重之。及領南曹。因引選人對便殿。帝謂公曰。知卿恬退。有顏氏之節。

范忠宣公純仁作相。其子正平當入遠。公欲以恩例換近地。正平堅不肯。前人立志如此。

宋賢事彙 卷之上

五

子

鄭介夫俠治平中。隨父官江寧。王荆公聞其苦學。邀與相見。稱獎之。中進士高第。調光州司法參軍。有疑獄。讞議傳奏。荆公在政府。悉如其請。介夫感爲知己。秩滿入都。時初行試法之令。試中者超京官。介夫以未嘗習法辭。三往見之。問所聞。對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荆公不答。介夫不復見。但數以書言法之爲民害者。久之。監安上門。荆公欲辟爲檢討。令其客黎東美諭意。介夫曰。



讀書無幾不足以辱檢討所以來求執經相君門下耳。而相君發言持論無非以官爵為先。所以待士者亦淺矣。果欲援俠而成就之。取其所獻利民便物之事。行其一二。使進而無愧。不亦善乎。

呂原明公希哲正獻公子也。以陰入官。父友王荆公勸其勿事科舉。遂絕意進取。荆公為政將使其子雱為講官。以公有名。欲先用之。公辭曰。辱公相知久。萬一從仕。將不免異。同則疇昔相

宋賢事彙本卷之上

三

三〇

與之意盡矣。荆公乃止。正獻作相。二弟已官省寺。公猶滯筦庫。久乃判登聞鼓院。力辭。正獻歎曰。當世善士。吾收拾畧盡。爾獨以吾故。置不試命也。母夫人聞正獻言。笑曰。是亦未知其子矣。陳無已師道游京師。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惇在樞府。屬秦觀延致之。答曰。師道於章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何取焉。及惇為相。又致意。卒不往。

海待制良貴。以上舍釋褐。為辟雍博士。遷秘書郎。時宰相蔡京。方以爵祿釣知名士。親故數為京致意。良貴正色謝絕。高宗朝。除考功郎。遷左司。宰相呂頤浩。從容謂曰。君名士也。且夕欲以兩省處君。良貴正色對曰。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非良貴可為也。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以為賢耶。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知嚴州。到官兩月。遂請祠。良貴剛介清苦。為博

宋賢事彙本卷之上

三

三七

士時主黼張邦昌俱欲妻以女。拒之。晚家居貧甚。秦檜諷令求郡。良貴曰。從臣除授。例合辭免。今求之於宰相。辭之於君父。良貴不敢為也。呂許公夷簡聞包拯才。一日見班次有其名。頗喜。及歸。問其居同巷。又喜。欲見之。無幾。報拯朝辭。乃就部注一知縣。而出。公奇之。遂薦對除裏行。自此擢用。樞密直學士陳公巖。叟知安喜縣。時有詔。近臣舉御史。舉者意屬公。而未及識。或謂可一往見。



公笑曰此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見。及哲宗即位，用劉摯薦為監察御史。

蘇丞相公頌自言平生未嘗以私事干人。呂惠卿參政使其親友謂公曰：子容吾鄉里丈人行，若從吾言，執政可得也。公笑而不答。

張忠簡公闢為校書郎，久次喜論事。秦檜一日微諷公謂當入臺，公曰：丞相苟見知，老死祕書足矣。檜默然。

都水丞劉夔於曾魯公公亮同鄉，公嘗謂之曰：宋賢事彙本卷之止。

久知都官治狀，屢欲進擢，然議論有所未合，姑少遲之。吾終不忘也。劉曰：士之淹速，拙伸亦皆有命。今姓名已蒙紀錄，而尚屈於不合之論，亦夔之命矣。公歎曰：比來士大夫不免有求求而不得，即多歸怨，而君乃引命自安。吾待罪政府行十年，未見如君者。

韓忠獻公琦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職。公獨滯於筦庫，眾以為非宜。公處之自若，職事亦未嘗倚且。

唐質肅公介由嶺南改知復州，夫至召充言事御史。仁宗謂公曰：知卿被謫以來，未嘗有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

劉元城先生安世建中間自嶺外歸，至宣和間，內侍梁師成得幸，貴震一時，欲鈞致公引公大用。因人以書抵公公謝曰：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為元祐完人，不可破戒，還其書不答。

范蜀公鎮不為人作薦書，有求者不與，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立朝矣。



遠器

王沂公曾狀元及第還里郡守命父老鼓樂迎於郊公易服單騎由他門入遠謁守守驚曰已遣人奉迎門司何為未報公曰不才叨忝豈敢重煩父老相迎守歎服以為遠器

韓魏公琦徙開封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器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遠器也

丞相龐公籍初登第為郡掾郡守好責人小禮

宋賢事彙卷之上

三

每令掾屬羅拜庭下而已坐受眾皆忿罵公獨處之自若曾當庭參偶大雨守命張傘布茅於庭公拜起唯謹此亦公遠到之量也

傅獻簡公堯俞歷臺諫遷三司鹽鐵副使出知

江寧坐事落職監衛州黎陽倉草場郡掾行縣公出迎拜謁甚恭郡守檄他官代出納公不可雖祁寒隆暑必坐庾中治事不少懈

氣度

趙忠獻王普嘗薦某人為某官太祖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明日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奏牘擲地忠獻顏色不變跪拾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太祖卒用其人

忠獻在中書呂正惠公端為參政忠獻謂人曰吾嘗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不形於言真台輔之器

呂文穆公蒙正為相時知州張紳坐賊免或言

宋賢事彙卷之上

三

紳賊不實蒙正貧時句貸不如意憾之耳太宗命復紳官公不辯後考課院廉得紳狀黜為團練副使公再入相太宗謂曰紳果有賊公不辯亦不謝

真宗出喜雨詩示二府王文正公且袖歸謂同列曰詩誤一字莫進入改却王欽若曰此亦無害欽若退密奏之翌日上謂公曰昨日詩有誤字何不奏來公叩謝曰臣昨得詩未暇再閱有失奏陳不勝惶懼諸公皆謝獨樞密馬知節不



請具以實奏上顧公笑

王沂公會罷叅政往候王文正公旦王已疾困辭弗見顧其壻范曰王君他日勲業甚大昨以避讓會靈使領拂上意而進退詳雅詞直氣和了無所懾始被進用而能若是僕在政府幾二十年每進對忤意即蹶躄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倖度

宋賢事彙八卷之上

三

三

雅量

呂文穆公蒙正叅知政事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是子亦叅政耶公佯為不聞而過之同列欲詰其人公止之時皆服其雅量李文靖公沆為相有狂生叩馬上書詆其短公謝曰俟歸詳覽生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寧不愧於心乎公馬上踉蹌再三曰屢求退以主上未賜允耳王文正公旦每薦寇萊公準而寇數短公一日

宋賢事彙八卷之上

三

三

真宗謂公曰卿雖稱準準不稱卿也公曰臣在位久闕失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耳上由是益賢公先是公在中書寇在密院中書偶倒用印密院勾吏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印中書吏亦呈行遣公問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是否曰不是公曰既不是不要學他不是公有弟傲不可訓嘗祠家廟庭列百壺弟皆擊破酒流滿地公自外來不問但攝衣步入後弟悔改終亦不言家人欲試其量一日



用飯以少埃墨入羹中、公但啖飯。家人問何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曰：吾偶不喜飯。可具粥。

韓魏公琦初與同館王拱辰御史葉定基同閱試卷、二人時有喧爭、公安坐如不聞。拱辰忿不助已、詣公舍謂公曰：此中習宰相器度耶。公謝之。其為陝西招討時、尹師魯與夏英公不相下。師魯見公論英公、英公亦論師魯、公皆納之。不形於言。在政府與歐陽公共事、歐公見人

宋賢事彙 卷之上

三

有不中理者輒峻折之、故人多怨。公則從容論之、以不可之理而已。未嘗峻折之也。凡人語及所不平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唯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劉元城先生安世言公與文潞公彥博俱嘗鎮北門、方魏公時朝城令、決一隸兵、方二下棘悖罵不已、令以解府。魏公問汝罵令信否。曰：乘忿實有之。公曰：安可如此。即於解狀判赴市曹處斬。畧不變色。眾但見其投筆、方知有異。

至潞公時有外鎮解一卒、潞公震怒亦判處斬。以此見二公之量不同。公家有二玉杯甚佳。一日宴客置卓上、為一吏偶觸碎、吏伏地請罪。公笑謂客曰：凡物成毀亦自有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神色不動。客皆歎服。又嘗夜作書、令一侍兵執燭、忽他顧、然公鬚公遽以袖摩之。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已易一兵。公恐主吏鞭之、亟呼曰：勿易。渠今已解執燭矣。其量如此。狄武襄公青作真定副帥、嘗宴韓魏公、以處士

宋賢事彙 卷之上

三

三

劉易習於魏公、亦與宴。易性疎狂、優人以儒為戲。易勃然謂黥卒敢如此、詬詈不絕口。至擲樽俎以起。公氣自若。不少動。笑語益溫。詰朝遣劉謝之。魏公服公有量。

一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3 反 E 句



詳見

李文靖公沆爲相，王文正公旦參知政事。時西北用兵，或至盱眙，文正歎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文靖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文靖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文正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文靖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祀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及文正親宋賢事彙本卷之上

三

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慶曆中，劫盜張海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民出金帛牛酒勞之，海乃逕去。時范文正公仲淹在政府，富鄭公弼在樞府，富公請誅仲約，言高郵民欲食其肉，范公曰：郡縣兵械誠足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賊，此法所誅。今高郵倉卒無備，小民得醜，出財物免殺掠，必喜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仁宗從范公言，貫仲約、富公

偃曰：當今患法弛，方欲舉法而公沮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吾與公在此，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而輕導以誅戮，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富公終不以爲然。及二公迹不安，范公出按陝西，富公亦出按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竟夜徬徨遶床，歎曰：范六丈聖人也。

宋賢事彙本卷之上

三

者，公曰：修之可也。安用進爲？韓絳來，遂進之。公聞歎曰：昔豈不知進耶？顧上方銳意四夷事，不當更導之爾。

祥符中，王沂公曾在掖垣，時瑞應沓臻，公嘗請對真宗語及之，公奏曰：斯誠國家承平所致，然願推而勿居，異日或有災沴，可免輿議。退又以白執政，及後飛蝗旱曠，上思公言，遂被擢用。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示大臣，明日有袖死蝗請稱賀者，王沂公曾獨以爲



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

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元昊官爵募能生擒若斬首者擢節度使賜錢萬貫呂文靖公夷簡時在大名聞之曰謀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詰誓則有之非所以御戎狄也萬一不遜得無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已聞元昊有指斥之詞矣

富鄭公弼知諫院康定元年正旦日食公請罷宋賢事彙卷之上

宴徹樂契丹使人亦止就館賜飲食不設宴執政以為不可公曰萬一虜主行之不為朝廷羞乎後使契丹者還云虜中罷宴仁宗悔之

徽宗初欲革紹聖之弊眾議皆以瑤華復位司馬溫公等叙官為所當先馬忠肅公亮時在諫省獨以為幽廢母后追貶故相彼皆立名以行今欲正復當先辯明誣罔昭雪非辜誅責造意之人然後發為詔令以禮行之庶無後患朝廷以公論久鬱欲快人情遂施行之至崇寧間蔡

京用事悉改建中之政人乃服公識見

陳忠肅公雍在通州張商英入相欲引公自助時置政典局乃自局中奉旨取公所著尊堯集蓋將由史局用公也公料其不能成事辭以修寫未發得旨催促公乃用奏狀進乞於御前開拆或謂公當徑申局中而通書廟堂公曰宰相有所施為不於三省公行乃置局建官人將疑而生忌遠其迹猶恐不免况通書耶繼而張罷黜公亦有台州之行責詞謂公私送尊堯集與宋賢事彙卷之上

張商英於是人服公識見云

石守道編三朝聖政錄質之韓魏公公指數事可去其一太祖惑一宮襄視朝宴羣臣有言太祖悟伺其醜寢刺殺之公曰此豈可為萬世法石乃去之以進



公正

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王文正公且門不得見  
意爲人所毀以告向公。致中向公從容言之。文  
正曰。且處安得有毀人者。但師德後進待我薄  
耳。及議知制誥。文正曰。可惜張師德。向公問之。  
文正曰。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  
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守之。  
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何如也。

王沂公曾當國。一朝士與公有舊。欲得齊州。公  
未賢事彙卷之上

以齊州已差人與廬州不就。曰。齊州地望卑於  
廬州。但於私便耳。相公不使一物失所。改易前  
命。當亦不難。公正色曰。不使一物失所。惟是均  
平。若奪一與一。此一物不失所。則彼一物必失  
所。其人慚沮而退。起居舍人尹洙初入館。編  
校四年。復欲得一差遣。至中書見公。援錢延年  
例。公徐曰。學士自待。何爲在錢延年例耶。尹終  
身以爲愧。馬季良聯姻劉氏。太后欲擢季良  
龍圖閣待制。顧公守正。難之。會公移疾。諭二執

政樞季良。且曰。王曾在告。可亟行之。諸公承順  
季良。遂以太常丞充職。中外誼傳。而公持正之  
名益著。

王武恭公德用有故人爲人干進。公問所遺幾  
何。出金謝之。

晏公敦復素剛嚴。及居吏部。請謁不行。親故有  
以書至。視其封題。有并及同字者。卽却之。惟務  
抑僥競。清流品。區別賢否。一時銓綜。號爲平允。

宋賢事彙卷之上

美



執持

太祖事世宗於澶州曹彬掌茶酒太祖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太祖重之及即位委以心腹

太祖下滁州世宗命竇儀籍其帑藏太祖遣親吏取藏絹儀曰公初下城雖傾藏取之誰敢言者今既有籍即為官物非詔旨不可得也後太祖屢對大臣稱儀有守

包孝肅公拯立朝剛毅人皆憚之謂其笑比黃宋賢事彙本卷之上

河清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

杜祁公衍執政凡內降恩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封還之仁宗嘗謂諫官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有求恩澤朕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外人及衍皆不知也公嘗戒門生曰天下惟浙人褊急易動柔懦少立衍自仕幕府至監司人尚不信及為三司副使累於上前有所執奏人曰杜衍如是莫非兩浙生否其輕吾黨也如此

公弼糾察在京刑獄時有偽謀為僧者事乃堂吏為之聞封按餘人而不及吏公自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為近名公正色曰必得吏乃止

熙寧三年傳獻簡公堯俞服除至京師王安石素善公謂公曰舉朝紛紛今幸公來已議以待制諫院奉還矣公謝曰恩甚厚但恐與公所謂新法者相妨耳且為言新法之不善安石不悅乃以公為直昭文館權同判流內銓

宋賢事彙本卷之上

周濂溪先生敦頤為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達欲深治之達酷悍吏也先生與之辯不聽乃委手版將棄官去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達悟囚得免

晏公敦復為吏部侍郎時秦檜力贊和議用勾龍如淵莫將施廷臣為臺官令擊去異論者公言和議不可從如淵等不可用爭之甚力檜使客諭公能曲從兩地且夕可至公曰吾終不為身計誤國家况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言



檜卒不能屈

張忠定公燾爲吏部尚書時監察御史施廷臣擢侍御史府丞莫將賜出身超拜起居郎皆迎合秦檜者公執奏故事遷除未有如此之驟力詆兩人引疾臥家檜素厚公使妻紹問疾且以翰苑許之公曰進退在我遷官則在他人燾惟有去耳檜語人曰張子公守正官職不能動也金人議和張公九成請以十事要金能從則與之和秦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又曰立朝須優

宋賢事彙

卷之上

堯

游委曲公曰未有枉已而能直人。

擔當

韓魏公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曰公所爲誠善萬一嗟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矣公歎曰是何言也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公嘗言臨事若慮得是剗定脚做更不移成敗則任他方可成務又曰琦每遇大事卽以死自處幸而不死實天扶持非琦所能也公平日謂成大事在膽往往自許未嘗以膽許人王丞相稱

宋賢事彙

卷之上

翠

公曰爲古人所未嘗任大臣所不敢

呂許公夷簡爲相契丹借兵伐高麗明肅太后欲與之公執不可后曰適已微許其使矣不與恐怨奈何公曰但以臣不肯拒之既而后語其使曰意非不欲應但呂相公堅執不可耳使人無語而去

文潞公彥博爲殿中侍御史時黃德和誣劉平降虜賂平奴證之平家二百口皆械繫詔公置獄於河中鞠治得實德和黨援盛謀翻其獄遣



他御史來公拒不納曰案具矣可亟還事或弗  
成彥博執其咎德和并奴卒就誅及在中書與  
樞密使龐籍議省兵所汰去及給半稟者合八  
萬時論紛然謂必聚為盜仁宗亦疑焉公曰今  
公私困乏正坐兵冗脫有難臣請死之其策訖  
行兵亦無事

呂惠穆公公弼夷簡子也神宗初為樞密使時  
議欲併環慶鄜延為一路公曰自白草西抵定  
遠中間相去千里若合為一路猝有緩急將何  
宋賢事彙本卷之上  
以應又欲下邊臣議之公曰廟堂之上不處決  
而諉邊吏可乎乃止

吳正肅公育為參知政事時章獻章懿太后升  
祔真宗廟議者請覃恩優賜軍士公曰無事而  
啓僥倖誰為陛下建此議者請治之已而外人  
多怨執政仁宗以語公公曰此必建議之人欲  
動搖上聽臣以身許國何憚此耶

范忠宣公純仁知慶州秦中方饑公發常平粟  
賑貸僚屬請奏而須報公曰報至無及矣吾當

獨任其責

王居正知婺州州貢羅萬匹崇寧後增五倍建  
炎中減為二萬至是主計者請復崇寧之數居  
正力言于朝戶部督趣愈峻居正置檄不行語  
其屬曰吾願身坐不以累諸君呼吏為文書付  
之曰即有譴以此自解復疏五不可以聞詔如  
建炎中數

宋賢事彙本卷之上

聖

百五



識體

范魯公質執政馮道輕其新進潛視所為公初知印當判事語堂吏曰當判之事並施籤表得以視而書之慮臨文失誤道聞之服其識體韓魏公琦為相曾公為亞相趙康靖歐陽文忠公為叅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聽至大事自決之人以為得體

劉元城先生安世論本朝名相最得大臣體者宋賢事彙八卷之上

聖

三五

惟李沆如曰中外條陳利害一切報罷惟此少以報國此似失言然有深意蓋祖宗多經變故所立法度極是穩便即不無小害而其利多後人不可輕變又如曰人主不可使一日不知憂懼若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矣此兩事最為得體在漢時惟魏相能行此兩事

宋元獻公庠為叅政仁宗一日召二府至天章閣詔問天下利病宰相倉卒莫敢對公進曰臣等待罪二府不當下同諸生對策願至中書條

上。人以為得體

宋元獻公庠嘗奏事帶寬文書墜地不顧而行仁宗呼內侍拾與之議者謂仁宗得人君體家公得大臣體

宋賢事彙八卷之上

聖

三五



慎重

王文公珪嘉祐立皇子中書召公作詔公曰此大事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仁宗曰朕意決矣公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公聞而歎曰真學士也呂文靖公夷簡為相大內火百官晨朝而官門不開輔臣請對仁宗御拱辰門百官拜樓下公獨不拜上使人問其故曰官庭有變羣臣願一望清光上舉簾見之乃拜

宋賢事彙入卷之上

聖

凝定

向文簡公敏中除僕射是日翰林李昌武當對真宗謂曰朕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敏中應甚喜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冒武待門無一人徑入賀曰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慶公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自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又歷陳前世僕射勲得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問有無賓客飲宴亦寂無一人明日具以所見

宋賢事彙入卷之上

聖

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寇萊公準貶雷州丁謂遣中使齋勅往授之以錦囊貯劍揭馬前公方與僚官宴飲驛吏言狀公遣僚官出迎中使避不見入傳舍久不出問所以來不答衆皆恐公神色自若使人謂中使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中使以勅授公乃從錄事參軍借綠衫拜勅於庭復宴飲至暮而罷

陳忠肅公瓘以得罪蔡京安置通州又徙台州



所過州郡令兵防送。至台數月。起遷人石。慄知州事。慄至。遣兵官突來禁公出入。取責隣人防守狀。置邏卒巡察。未幾。攝公至郡庭。大陳獄具。蓋朝廷取尊堯副本而慄爲此以怖之也。繼又幽公僧舍。使小吏監守。窘辱百端。公安之不以爲意。慄亦終不能害。

章惇蔡卞欲殺劉元城。方竄廣東。移廣西。旣抵廣西。復徙廣東。遠惡州軍無所不至。及貶海州。忽有所厚士類數章惇。殷勤之餘。輒相向垂涕。

宋賢事彙 卷之十一

筆

三十七

公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客曰。聞朝廷遣使來將不利於公。願公自裁。無辱公。不爲動。海州有土豪持厚資入京師。直以能殺公意達惇。除本路運判。馳至郡。將遣客。初公治後事。公色不動。畱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書數紙。復呼其僕曰。聞朝廷賜我死。卽死。依此行。皆經紀其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也。俄報運判翌日至。家人益號泣。而公起居飲食如平常。夜酣寢。鼻息如雷。乃判官一夕嘔血死。公亦無喜色。

韓持國維罷門下侍郎。出帥南陽。已出國門。程子往見之。子時在講筵。公驚曰。子來見我乎。子亦危矣。程子曰。只知履安地。不知其危。坐頃之。公不言。子曰。公有不豫色。何也。公曰。雖無足道。所慮者貽兄姊之憂耳。子曰。領帥南陽。兄姊何憂。公悟曰。正爲定力不固耳。

朱晦翁方與諸生講論。有報褫職罷祠者。先生畧起視之。復坐。講如初。辭色更爲和平。翌日諸生始知有指揮。

宋賢事彙 卷之十一

哭

三十八

呂正惠公端使高麗。遇風濤。檣折。舟人大恐。公恬然讀書。若在齋閣中。程伊川先生願貶涪州。渡江中流。舟幾覆。舟中人皆號哭。先生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老父問曰。當舟危時。君獨不怖。何也。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老父徑去。不顧。



鎮靜

趙忠獻王普為相於廳事坐屏後置二大甕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甕中滿即焚之

李文靖公沆嘗言居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

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

慶州軍亂神宗召二府入議文潞公彥博曰朝廷施為以靜重為先陛下厲精求治而人情未安者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不可行但有廢

宋賢事彙本卷之上

罷

墜不舉之處耳

胡文恭公宿天資謹靜當大任尤顧惜大體羣

臣方建言利害多更張公獨厭之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

趙忠簡公鼎再相踰月未見所施朝士或責之

公曰今日事如久病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

必耗惟當靜以鎮之若大作措置煥然一新此

趣死之術也

曹穆公瑋久在秦州累章求代真宗問王文正

公且誰可代瑋者公薦樞密直學士李及上即

以及知秦州眾議皆謂及雖有行檢然非邊才

楊億以告公公不答及至秦州將吏亦輕之會

有禁軍白晝挈婦人銀釵於市中吏執以聞及

方觀書畧加詰問其人服罪命斬之復觀書如

故將吏驚服不日聲譽達京師億復見公稱公

知人公笑曰禁軍為盜主將斬之烏得為異政

乎且之用及以曹瑋知秦州七年羌人警服邊

事已有成績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模而已

宋賢事彙本卷之上

尋

西南夷有妄言蠻賊儂智高欲來寇蜀者攝守

懼調兵築城朝廷亦發戍絡繹於道促張文定

公方平行公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險不通

其間皆雜種不相役屬安能舉大兵為智高寇

我哉此必妄也臣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輒遣

還入境下令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

調兵罷城役會上元城門通夕不閉蜀乃大安

初夏人講和命韓魏公琦宣撫陝西范公仲淹

宣撫河東范公請以兵從仍益兵數萬屯守韓



公以爲不必上前議未合既退范公猶爭之韓公曰若爾則琦乞自行不用朝廷一人一騎范公色忿欲再請對韓公笑止之會杜祁公衍富鄭公弼亦贊其說卒不發兵韓公嘗謂門人曰國家事鎮之則靜但敢者少爾如范公亦未免有易動處。

宋賢事彙八卷之上

三

薦擢

呂文穆公蒙正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官員替罷謁見必問人材隨即疏記分門類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故所用多稱職以此。虞公允文每言宰相無職事旁招俊又列於庶位而已懷袖有小冊目曰材館錄聞人一善必書再諭蜀薦汪應辰等六人及爲相首用胡銓張震洪适梁克家雷正等二十人一時得人有元祐慶曆之風。

宋賢事彙八卷之上

三

杜祁公衍在相位未期年而出嘗謂門人曰衍以非才久妨賢路遠得解去深遂乃心獨有一恨爾門人曰何也公曰衍平生聞某人賢可某任某人才可某用未能悉薦此所恨也。

程伊川一日與韓持國范夷叟泛舟於潁昌西湖有一官員來謁大資伊川謂有急切公事既乃是求薦伊川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已。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爲正叔太執求薦常事也伊川云不然只爲曾有不求者不與



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李文靖公沆為相真宗問治道所宜先公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問其人曰如

梅詢曾致堯等是也終真宗世數人皆不用

張忠定公詠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嘗曰彼

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暇吾舉

司馬溫公薦劉安世充館職因謂安世知所以

相薦否安世曰獲從公遊舊矣公曰非也光居

閒足下時節詢問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

宋賢事彙卷之上

此光之所以相薦也

李文正公昉為相有求差遣見其材可用必正

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

子弟問故公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

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其不用者既失

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王沂公會當國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文正公

仲淹乘間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公盛德

獨少此爾沂公曰夫執政而欲使恩歸已怨將

誰歸范公服其言

韓魏公琦用人惟以公議所在凡薦引於上前

未嘗輒漏其語間因上宣諭或同僚談說人始

聞之嘗曰用人事非人臣所得專須還之主上

是則將順非則開陳而已

范忠宣公純仁在相位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

議所薦士未嘗知出於公公亦未嘗示恩意於

人

王文正公旦為相賓客見者無敢以私干既退

宋賢事彙卷之上

公察其可與言及素知名之士數月後召詢四

方利病因察其才具籍記其名自是不復見每

有差除先密疏三四人請上黜之同列皆莫知

及奏入無不允者李行簡以將作監丞居于家

一日真宗召行簡遷太子中允使者不知其居

止命至中書問公人始知公薦行簡也公自知

制誥至為相薦士甚多及公歿修實錄得內出

章奏乃知之公辭位時所薦十餘人其後不至

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為名臣王



沂公嘗言公用人必先望實。或薦其賢則曰誠知此人。然歷官尚淺。人望未著。且俾養望。歲久不渝。而後擢任。則榮途坦然。中外允愜。故公執政亦遵行是言。

英宗欲用東坡。知制誥韓公琦曰。蘇軾遠大之器。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使天下士畏慕降伏。今驟用。適足以累之也。上曰。且與修注如何。公曰。記注與制誥爲隣。未可遽授。不若且於館閣中擇近。上貼職予之。乃授直史館。

宋賢事彙本卷之上

五

五

東坡聞之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

仁宗以西事歎人才之乏。杜祁公衍舊撫關中。薦長安布衣雷簡夫可任。遽召對。簡夫善敷奏。上嘉之。令中書檢真宗召种放故事。呂許公夷簡言曰。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有實效。莫若且除一官。徐觀其才能。果可用。擢之。未晚。上以爲然。除耀州幕官。簡夫後累官至員外郎。三司判官。而才實無大過人者。

觀文殿學士范公宗尹言用人之法。須擇可爲

執政者。方除從官。可除從官者。方除省郎。如是則選高而真才出。

程明道先生顯爲鄆令。當事者欲薦之。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崔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公夫人弟也。性亮直。喜面折人。魏公執政。用監司有非其人者。公孺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爲心。造化以蛇虎者。害人之物。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乃置之通衢。使爲民害。可乎。魏公甚嚴憚之。

宋賢事彙本卷之上

五



處事

劉元城先生安世言嘗見馮文簡公京言昔與陳賜叔呂寶臣同任樞密賜叔聰明遇事迎刃而解而寶臣尤善秤停輕重凡事經寶臣處者人情事理無不允當秤停二字最吾輩處事所宜致力

蘇丞相頌曰韓非言為木偶人者耳鼻欲大口目欲小蓋大則可小小則可大處事亦然不厭三思

宋賢事彙入卷之上

妻

三十一

太宗大漸李太后與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叅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立潞王元佐太宗崩太后使繼恩召宰相呂公端公知有變鎖繼恩於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太后謂曰公車已宴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公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違違先帝之命更有異議乃迎真宗於大行柩前即位垂簾見羣臣公平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羣臣拜呼

萬歲

歐陽文忠公修奏事錄云仁宗既連失褒豫鄂三王更無皇子自至和三年正月得疾中外憂恐既而康復自是言者常以國本為言輒留中如此五六年嘉祐六年秋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誨有疏仁宗曰朕有意多時矣但未得其人既而左右顧曰宗室中孰可韓公琦皇恐對曰此事豈臣下敢議當出自聖擇仁宗曰宮中養二子小者甚純然近不慧大者可也公遂啓何

宋賢事彙入卷之上

妻

三十一

名仁宗即道今上舊名曰二十歲矣余等遂力贊之明日奏事又啓之仁宗曰決無疑也余等奏言事當有漸容臣等商量所除實既退遂議且判宗正時今上猶在濮王喪乃議起復來日將上仁宗大喜曰如此甚好二公與余又奏曰此事不可中止乞斷在不疑仍乞自內批出仁宗曰此事豈可令婦人知中書行可也命既出今上再三辭避至七年二月一日服除堅臥稱疾前後十餘讓余奏曰宗室自來不領職事今



外人忽見擢用皆知將立爲皇子。不若正其名。緣誥勅降付閣門得以堅臥不受。若立爲皇子。只命學士作一詔書布告天下。事卽定矣。不由其受不受也。仁宗沉思久之。顧韓公曰。如此莫亦好否。韓公力贊之。遂降詔立爲皇子。凡所奏請皆余與西廳趙侍郎自書。其改名劄子。余所書也。今上自在濮邸卽有賢名。及遷入內。良賤不及三十口。行李蕭然。無異寒士。有書數厨而已。

宋賢事彙 卷之七

堯

英宗固辭判宗正寺之命。及立爲皇子。復稱疾不入。司馬溫公光疏言。凡人于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辭不賞之富。至三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不當避使者。不當徒反。凡召皇子內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

英宗以驚疑得疾。過宦官少恩。兩宮遂成隙。韓魏公琦慮有不測。一日因對以危言動太后曰。

臣等在外保護官家。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公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間有傳上禁中過失事。公曰。豈有殿上不曾錯了一語。而入宮門得許多錯來。自爾妄傳者稍息。上疾甚。出言或不遜。太后不樂。大臣有陰進廢立之計者。公嘗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不遜狀。公曰。此病耳。病已必不爾。子病母可不容乎。太后曰。皇親輩皆笑。太后欲於舊窠尋兎兒。

宋賢事彙 卷之七

李

公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少間歐陽公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於天下。昔溫成驕恣。太后處之裕然。今母子間反。不能忍耶。太后曰。得諸君知此善矣。公曰。此事何獨臣等知之。中外莫不知也。太后意稍和。公復進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稟承遺命。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耳。舉足造事。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他日魏公等見上。上曰。太后



待我無恩。公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不孝也？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愛而子不失孝，乃可稱爾。今恐陛下事太后未至，父母豈有不慈者？上大悟，自是不復言。

慶曆初，仁宗久不視朝。一日康復，坐便殿，召二府。呂許公夷簡聞命移刻方赴，中使數輩促公同列，亦贊速行。公愈緩轡，既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來何遲也？公曰：陛下不豫，中察賢事彙本卷之止。

外頗憂。一旦聞急，召近臣，臣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

呂正惠公端為相，寇萊公準為樞密副使。時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太宗欲誅之，獨召寇公與謀。寇公退過相幕，公疑必謀大事，遂謂寇公曰：上戒君勿言於端乎？寇公曰：否。公曰：邊鄙常事，端不必與知。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不可不知也。寇公以告，公曰：殺之非計也。願少緩。端將覆奏，入曰：昔項羽欲烹太公，高祖曰：願分我一

杯羹。夫舉大事者，不顧其親。况繼遷悖逆之人乎？徒結怨讐，愈堅其叛心。爾上曰：然則何如？公曰：以臣之愚，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上撫髀稱善，即用其策。其母後病死延州，繼遷尋亦死。繼遷子竟納款，公之力也。夏州饑，趙德明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請以詔責之。王文正公且請勅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曰：朝廷有人，宋賢事彙本卷之止。

遂止。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真宗以示王文正公，且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彼以此探朝廷意耳。請于歲給三十萬內各借三萬，俟次年除之。契丹大慚。次年復詔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萬事屬微末，仰依常數與之，後不為例。元昊遣使求通巴在界上，而契丹使來請拒絕之時，主者答書云：元昊若盡如約束，則理難拒絕。仁宗以書示張公，方平公上議曰：如此是拒



契丹納元昊得新附之小羌而失久和之強虜  
矣卽封冊元昊而契丹使再至能終不聽乎不  
聽契丹之怨必自是始若聽而絕之則中國無  
復信義永斷招懷之路是一舉而失二虜也當  
賜元昊詔曰朝廷納卿誠款本緣契丹之請今  
聞卿招誘契丹邊戶失舅甥之歡契丹遣使爲  
言卿宜審處其事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行如  
此庶爲兩得時人服其精識

南海蠻酋虐其部人部人款宜州自歸者八百  
宋賢事彙八卷之上

餘人議者以爲不可納蔡文忠公齊獨曰蠻去  
殘酷而來求生宜內之荆湖賜以閒田使自營  
皆吾赤子也今却之必不復還其部散入山谷  
當爲後憂爭之不能得後數年蠻果爲亂  
王文康公曙薛簡肅公奎俱嘗鎮蜀一日二公  
於章獻太后前奏事已因語蜀事文康曰臣在  
蜀時有告戍卒反執而斬之遂無事簡肅曰臣  
在蜀時亦有告戍卒反者叱出之亦無事  
張徐公耆任馬軍都帥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

欲變真宗召二府議曰若罪張耆今後帥臣何  
以御衆捕之則都下驚擾尤爲不可王文正公  
旦曰累奉德音欲任張耆樞密府今卽擢用使  
解兵柄軍士自安矣乃進耆爲樞密副使諸帥  
遞遷軍心遂定

王武恭公德用知定州一日散軍糧軍士嫌米  
黑誼曠監官懼匿四卒以黑米呈公曰汝從我  
當自入倉視之乃往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  
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則何不先  
宋賢事彙八卷之上

給白米後給黑米此輩見米黑以爲所給盡如  
是故誼耳專副對曰然某之罪也公杖專副人  
二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與汝  
曹當棄之乎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  
米故耳某等死罪公亦人杖二十召指揮使責  
之曰汝何不戢士使如此指揮使叩頭伏罪捨  
之倉中肅然

治平中夏國泛使至云將以十事聞朝廷而未  
言何事時太常少卿祝諮主館伴先見樞府既



而見丞相韓魏公。公問樞密何語。曰。樞府教云。受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主飲食。而邊事不管耶。公乃徐料十事授祝。曰。某事以某辭對。某事以某辭折。及宴。使者言十事。凡八事如所料。祝如教答之。夏人聳伏。

劉豫榜山東。妄言御藥馮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之語。知州奏偽榜丞相趙忠簡公。與張忠獻公。浚進呈忠獻奏乞斬益。以釋謗。高宗不應。乞遠竄。亦未允。忠簡奏曰。馮益事實曖昧。

宋賢事彙 八卷之上

然有關國體。若畧不加罰。外議必謂陛下實嘗遣之。不若暫解其職。姑與外祠。以釋衆惑。上欣然出之。浙東忠獻怒。忠簡不助已。忠簡曰。小人急之則合。緩之則自相擠。昔袁紹李訓。必欲盡誅宦官。基亂漢唐。其事可鑒。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羣閹恐人主手滑。必將力為營救。不若謫而遠之。既不傷上之意。彼見謫輕。亦不致力。又幸其去位。可以次規進。安肯容其入耶。若攻之已甚。令此輩側目。其黨愈固。不可破矣。

忠獻歎服

宋賢事彙 八卷之上

宋



應猝

曹武穆公瑋在秦州有士卒十餘人叛入虜中軍吏來告公方與客奕棋不應軍吏亟言之公叱曰吾固遣之何須汝言虜聞盡殺之

張乖崖詠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大閱始出眾嵩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行或以此事告韓魏公公曰當是時琦亦不敢措置

文潞公彥博知益州嘗宴客于鈴轄解舍夜深

從卒拆廐為薪以爇火軍校不能止白公坐客驚欲散公曰天實寒可拆與之神色自若飲如故

蘇公頌嘗伴送契丹使夜次恩州驛火起左右請出避州兵叩門欲入救公堅閉不動但使守卒撲滅之是夕人言虜有變兵亦欲乘間生事及公使還神宗稱善久之

宋賢事彙卷之上

宋賢事彙卷之下

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李廷機 校政

直隸蘇州府 長洲縣知縣胡士容 同校

政事

前輩言蒞官有三莫事來莫放事去莫追事多莫怕

劉元城先生安世初登第與二同年謁侍郎李宋賢事彙卷之下

公若谷請教李曰某守官嘗持四字曰勤謹和緩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李正色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

馬永卿自言嘗問仕宦之道於元城先生先生問家屬畢曰賢俸祿薄當量入為出僕復請益先生云漢書云吏以法令為師有暇可看條貫不獨治人亦以保身僕歸檢漢書前語出薛宣傳先生以僕初登仕行已或違法且為吏所欺



故有此言

楊龜山先生時云孔子言君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今人只要事事如意故覺寬政問人不知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虐百姓耳然寬亦貴有制若百事不管惟務寬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已儘寬不妨伯淳作縣常於左右書祝民如傷四字觀其用心應是不錯決撻了人

宋賢事彙卷之下

二

東萊呂氏祖謙曰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違道不遠未有捨此二字而能有濟者前輩當官常以方便為上如差科既不能免即求其間求所以便民省力者不使搔擾重為民害其益多矣

張無垢先生九成云快意事孰不喜為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蓋於他人有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於心君子所以隱忍詳復不敢輕易也  
呂舍人本中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

若能清勤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諺云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

中書每事必用例吏操例在手顧金錢惟意所欲與白舉用之所不欲行或匿例不見韓魏公琦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其冗謬不可用者為綱目類次之每用例必自閱自是五房吏不得高下於其間

熙寧三年初行新法邵康節先生雍門生故舊仕宦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答曰正賢宋賢事彙卷之下

三

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

邵伯溫言嘗聞之先輩曰凡作官雖吏部有罪必立案而後決恐或出於私怒比案具怒亦平不至倉卒傷人每決人有未經杖責者宜謹之恐其或有所立伯溫終身行之

宰相出鎮者多不以吏事為意寇萊公準終日所愛伶人或付富室輒厚有所得張文定公齊賢黨蕩任情獲劫盜或時縱遣之惟向文



簡公敏中以勤著稱。上曰：大臣出臨四方，盡心民事者，向敏中耳。

韓魏公琦勤於吏職，簿書文檄莫不躬親。或曰：公位重名高，朝廷賜守鄉郡以安養，可無親小事。公曰：已憚煩勞，吏民當有受弊者。且日俸萬錢，不事事，何安哉？

歐陽文忠公修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僕馬鮮明，進退有理，爲人診脈，按醫書述病證，聽之可愛，然服藥無功，則不如貧醫。貧醫無僕

宋賢事彙 卷之下

四

馬舉止生疎，不能應對，然服藥疾愈，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材能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卽是良吏。故公爲數郡，以寬簡不擾爲意。如揚州、青州、南京，皆大郡，公至三五日間，事已日減五六。一兩月後，官府閒如傳舍。或問公爲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畧爲簡，則廢弛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急，所謂簡者，不爲繁碎耳。

張芸叟見歐陽文忠公修多談吏事，疑之。

且曰：學者求見，莫不欲聞道德文章。今先生多教人吏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吾昔貶官夷陵，彼非人境，無書史可遣日，因取架閣陳案觀之，見其枉直乖錯，違法徇情，無所不可，且以夷陵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遇事不敢忽，迄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歷三事，亮是當時一言之報耳。張又言自得此語，至老不忘。老蘇父子亦聞之，其後子瞻亦以吏能自任，嘗謂人曰：我於歐

宋賢事彙 卷之下

五

陽公及陳公弼處學來。歐陽公修代包孝肅知開封，孝肅以威嚴御下，而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有以孝肅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同，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韓魏公琦鎮大名，魏牒訴甚劇，公事無大小必親視之，雖疾病亦許就決於臥內。人或勸公委之佐屬，公曰：兩詞在官人之大事，生死予奪，一



言而決何委人乎。

曾子固鞏作州凡事應下縣者度緩急與之期。期未盡不復移書督趣。期盡不報。按其罪。期與事不相當。聽縣自言。別與之期。而按與期者。即有遣遠州不遣人進縣。縣母遣人呼其門。縣初未甚聽。公小則罰典吏。大則并劾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期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公所領州多號難治。及公為之。令行禁止。庭無留事。因圖屢空。人見公朝夕視事。數刻而罷。

朱賢事彙 卷之下

六

若無所用心者。吏民初或憚公嚴已。而比皆安其政。既去久而彌思之。

周濂溪先生敦願提點廣東刑獄。盡心其職務。在矜恕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皆緩視徐按。以洗冤澤物為已任。吳武安王玠為宣撫副使。常步出與軍士立語。幕客諫以大敵不遠。安知無刺客。萬一意外。豈不上負朝廷。下孤軍民之望哉。王曰。誠如君言。但玠為宣撫。恐軍民有抑冤無告者。為門吏所

隔無由自達。所以屢出耳。

人疑伊川先生通變不足。謝良佐曰。先生才大。嘗見陝右用鐵錢。既而更以銅。謂無利。遂止。先生曰。此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少。私鑄者眾。費多利少。則民不私鑄。利歸公上矣。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先生謂價增則鹽將積而不售。反不如平估之利。其後果然。司馬溫公大變熙豐之法。先生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變。溫公不然。既而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此觀之。先生之才亦可見其梗槩矣。

朱賢事彙 卷之下

七

真西山先生德秀再知泉州。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或勸晉養精神。先生曰。郡敝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勉。

陸文安公九淵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於庭。復令自持狀以追。為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為決之。而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趙忠肅公鼎在越。惟以來吏恤民為務。每言不



東吏雖善政不能行由是奸猾屏息

吳正肅公育為政簡嚴其治開封尤先豪猾曰

吾有何以及斯人去其為害者而已

張忠定公詠知益州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

食人兒女一郡驚然至暮路無行人公緝得造

訛者戮之民遂帖息公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

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

乎厭勝也

韓魏公琦知鄆州京東多盜捕盜之法以百日

宋賢事彙卷之下

為三限限不獲則抵罪盜未必獲而被刑者衆

公請獲他盜者聽比折除過捕者有免刑之路

故盜多獲朝廷著為天下法

韓魏公琦嘗謂政貴自然不自然則擾太原士

風喜射民有弓箭社用木弓公聽之後繼者籍

為部伍今用角弓自此有買牛置弓者人始騷

然

吳正肅公育知蔡州京師有告妖人千數聚確

山者詔遣中使往至欲發兵索之公曰育在此

雖不敏聚千人境內母容不知此特鄉民用浮屠法相聚以利錢財耳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今以兵往人將驚疑請留母往中使以為然召十人至械送京師皆無罪得釋

种世衡初至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轉輸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皆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以銀為射的中者輒與之既而中益多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訴徒役亦使之

宋賢事彙卷之下

九

射射中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亦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比數年青澗遂以富彊錢宣靖公若水為同州推官有富家小女奴逃亡父母訟於州知州命錄事鞫之錄事嘗貸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共殺女奴棄水中富民不勝榜楚自誣服州官審覆無異公獨疑之留數日不決錄事請公詬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耶公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觀其獄辭耶留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得上下



皆怪之。公一旦詣知州屏人言曰：若水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公因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知州垂簾引女奴，父母問之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縱之。知州欲為論奏其功，公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冤耳。若以此為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錄事詣公謝，公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太

宋賢事彙本卷之下

十

三

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半年為知制誥。二年為樞密副使。

張文定公齊賢在真宗時，戚里有訟分財不均者，因入宮自理於上前，更十餘斷，不服。公請自治，上許之。公坐相府，召訟者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少乎？皆曰然。即命各供狀，結實，趨歸其家。令甲入乙舍，乙入甲舍，貨財皆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明日奏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也。

范忠宣公純仁知襄城縣，襄城民不事蠶織，公教民植桑，民之有罪而情可寬者，使植於家。多寡隨其罪之輕重，按所植與除罪數年。桑樹成，林號為著作林，著作公宰縣時官也。

樞密學士陳公襄治平初召還，將行，委官閱公帑，得無名錢數百萬，因召積年有官，述未償情，可憐而力不足者，悉以輸之。蓋公淡於宴樂，故餘足以周物。

宋賢事彙本卷之下

十一

三

孫莘老覺知福州，民欠市易錢繫獄者甚眾，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莘老佛殿請於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何也？眾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佛無露坐者，孰若為獄囚償官使數百人釋縲紲之苦，得福豈不多乎？富人從之，囹圄遂空。

張忠定公詠在杭，有富民病將死，子三歲，命塔主其貲而與塔，遺書曰：他日分財以十分之三與子。七與塔，子既長，立訟之。塔持遺書詣府，公閱書曰：汝父翁智人也，時子幼，故以此屬汝，不



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壻七與子。皆泣謝去。

包孝肅公。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公使歸屠其牛鬻之。既而有告私殺牛者。公曰。何爲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服。

張忠定公。詠治成都。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逃亡者。公許其首身。拘母十日。不出釋之。拘其妻一宿而來。公斷云。禁母十夜。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疎。結髮之情何厚。舊爲惡黨。今又逃亡。

宋賢事彙 卷之下

三

許令首身。猶尚顧望。就市斬之。於是首者繼至。竝遣歸業。民悉安居。

程明道先生。顯爲鄆令。南山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莫敢禁止。先生戒寺僧曰。侯復現。必先白。吾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其令扶溝。適府境有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皆狼狽。獨先生所部。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

樞密學士陳公襄。爲浦城主簿。攝令事。民有失

物者。賊曹捕偷兒。至數輩。相撐柱。公語之曰。其廟鐘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非盜則否。乃遣吏先引以行。自率同列詣鐘所。祭禱。陰塗以墨。而以帷蔽之。命羣盜往捫。少焉。呼出。獨一人手無污。鞫之。乃爲盜者。畏鐘有聲。不敢捫也。遂服罪。

程公世衡。知澠池縣。葺一廟。其梁重。太衆莫能舉。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驅數對於馬前。云欲詣廟中。教手搏。傾城人隨往觀之。既至。不教

宋賢事彙 卷之下

三

謂觀者曰。汝曹先爲我舉廟梁。然後觀手搏。衆欣然共舉之。須臾而上。

曾魯公公亮。知鄆州。郡多寇攘。公至。悉竄他境。路不拾遺。民外戶不閉。至號公爲曾開門。嘗有使客亡橐中物。移文求盜。公諭以境內無盜。必從者也。索之果然。

張忠定公詠。凡興作。夏則卯入。午歇。一時冬抵暮。放有一瓦。匠因雨乞假。公判其狀云。天晴蓋瓦。雨下和泥。事雖至微。公俱知悉。



龍圖閣直學士吳芾在孝宗朝前後守六郡嘗言視官物當如已物視公事當如已事與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

卷之十一

荒政

蘇兵部者為陝西轉運景祐中洛陽旱荒百姓饑殍洛陽留守求粟二十萬斛公移文陝府與之仍奏聞同列謂粟可實邊奈何移之別路公曰春秋有恤隣之義苟乏饋運者當自謀必不以此相累朝廷甚嘉之

韓魏公琦以益利路人饑招募壯者刺以為廂禁軍一人充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

范文正公仲淹領浙西時大饑公設法賑救仍

宋賢事彙入卷之十一

十一

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湖上居民空巷出游又諭諸佛寺興土木又新殿倉吏舍日役于夫監司劾杭州不恤荒政傷耗民力公乃自條叙所以宴游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為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荒政之荒莫此為大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公之惠也

富鄭公弼知青州會河朔大水民流入境內公勸民出粟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



公私廬舍十餘萬間。敢處其人，官吏待闕者給之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約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勞之，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莖之，叢塚自爲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卽拜禮部侍郎。公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聚爲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

宋賢事彙

卷之下

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爲式。公每自言曰：過於作中書令二十四考矣。

范忠宣公純仁知慶州時大饑，公發常平粟濟之，僚屬請奏而須報，公曰：人七日不食卽死，何可待報？諸公但勿預，吾寧獨坐罪。

趙清獻公并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踊貴，諸州皆厲禁，公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米商輻湊，米價更賤，民無饑死者。

葉石林夢行政和間，帥穎昌，歲值災傷，浮殍自鄧唐入境，不可勝計。公盡發平常倉奏賑十餘萬人，惟遺葉小兒無處。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畜乎？曰：人固願得之，但患既長來，識認耳。公閱法，凡傷災棄遺小兒，父母不得復取，古有爲此法者，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給內外州界。凡得兒者，書券付之，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而置之襁褓者。

宋賢事彙

卷之下

宣和六年，和秀州大水，流冗塞路，洪忠宣公臨時爲司錄事，白郡守悉籍境內粟，畱一年食，發其餘糶於城之西隅，不能自食者爲主之，立屋於兩廢寺，十人一室，男女異處，負爨樵汲皆有職，侵牟鬪鬻者逐之。會浙東綱常平米四萬斛過城下，公鎖津柵，諭守使截畱，守不肯，曰：此御筆所起，罪死不赦。公曰：民仰哺當至麥熟，今臘猶未盡，中道而止，則如勿救。寧以一身易十萬人命，訖畱之，居無何，廉訪使王孝孺至，曰：平江訴饑者旁午，此郡獨無何也。守具以對，卽延公



如兩寺驗視民肅然無出聲孝竭曰吾嘗行邊軍政不過是也違制之罪得為君脫之公曰食猶不足公能終惠復得二萬石乃可孝竭以聞米如請而得前後所活九萬五千餘人

宋賢事彙卷之十

六

紀綱

張忠定公詠為樞密直學士同知銀臺通進封駁司時張永德為并代帥有小校犯法笞之而死詔按永德公封還詔書曰永德方被邊寄若責一小校遂摧辱之臣恐帥體輕而小人挾上矣太宗不從無何有營兵笞訴軍校者公引前事為言太宗改容勞之

胡文恭公宿皇祐中知審官制院時涇卒以折支不給出惡言欲為亂詔斬二人黥一人乃息

宋賢事彙卷之十

九

仍命劾三司吏三司使包拯護吏不遣公曰涇卒固悍肆然當給之物越八十五日不與計吏安得無罪陛下以拯近臣不令置對已為曲法申恩而拯猶不自省公拒制命臣恐主威不行紀綱廢矣拯懼立遣吏就獄

張文定公方平言比年以來內則臺諫外則監司下至吏胥僮僕皆可構危其上自將相公卿宿貴之人皆爭屈體以收禮後輩有不然者則謗毀隨之怖喘焉惟恐不免何暇展心腹為國



任事哉。此風不革。天下無時而治也。

宋賢事彙卷之下

子

講筵

孫宣公爽每經筵講讀。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仁宗意或不在書。則拱默以俟。上為竦然改聽。

呂正獻公公著講讀語約而理盡。英宗嘗對執政稱其善。司馬溫公同列退語人曰。每聞呂公講。便覺已語頌。

元祐初。伊川除崇政殿說書。時范公祖禹為著作佐郎。伊川謂溫公曰。經筵若得范淳夫來。更好。宋賢事彙卷之下

子

好。溫公曰。淳夫已修史。朝廷自擢用矣。伊川曰。不謂如此。但經筵須要他。溫公問何故。伊川曰。願自度。乏溫潤之氣。淳夫色溫而氣和。尤能開陳引導。後除侍講。

伊川先生入侍容貌極莊。時文潞公彥博官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以少休。不去也。或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執。為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為天子師傅。甘共敢不自重。



范太史祖禹在邇英講尚書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等語拱手再誦却立云願陛下留聽哲宗首肯再三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儼如在上側命弟子侍先按講其說明白簡當燦然成文無一長語冗字蘇東坡稱其得講師三昧為經筵講官第一

宋史事彙入卷之下

三

言事

韓魏公琦為諫官時王沂公會為相魏公嘗納劄子沂公云近見章疏甚好只如此可矣向來如高若訥輩多是擇利范希文亦未免近名要須純意於國家事爾

程明道先生願拜監察御史裏行入謝言陛下擢臣為言官使臣拾遺補闕臣不敢有所隱避若欲臣撫拾人短長攻訐排擊以沽名譽臣不能也或問御史之職先生曰正己以格物又嘗

宋史事彙入卷之下

三

語人曰任人喚做啞御史我只是要格君心方王安石議改法攻之者至有肆罵先生獨以至誠開導君相之心其後嘗曰新法之行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

慶曆中余襄公靖歐陽文忠公修蔡忠惠公襄王懿敏公素為諫官時謂之四諫四人力引石守道執政欲從之時范文正公仲淹為參知政事獨曰石守道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奇異



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為主上雖富於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也諸公伏其言而罷後守道作慶曆聖德詩韓魏公與范公適自陝西來朝道中得之范公拊股謂公曰為此鬼怪輩壞了也

江公公望建中靖國初除左司諫時右司諫陳祐因進對上謂曰凡有公事宜與江公望商議乃來祐見公公曰榻前一觀之地是人臣對君

宋賢事彙八卷之下

孟

父極言天下事去處惟上不欺天中不欺君下不欺心則可免疾人見各有不同惟不可附會

祐他日見上誦之

朱忠靖公倬為諫官每上疏必夙興露告常言人主任我以耳目非報怨任氣之地必須上合天心勿為子孫植荆棘

英宗初即位有疾太后同聽政至是傅獻簡公堯俞再上疏請還政未聽久之頗聞內侍任守忠有甚間語公又上疏請誅竄讒人於是太后

遂還政而逐有忠等公復奏疏天子謂太后給事左右之人宜頗錄其勤勞少加恩惠以上慰母后下安反側且有忠既去其餘一切不問可也

范文正公仲淹請太后還政不報尋通判河中府太后崩召為右司諫時言官希旨多暴太后時事公獨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

傅獻簡公堯俞言以帷箔之事加人萬一非辜宋賢事彙本卷之下

孟

令終身被惡名致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訛乎

劉元城先生安世見程先生願因言及王荆公安石先生曰金陵亦非常人其粗行與老先生司馬溫公畧同其質朴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職為意亦同但學有邪正爾而諸人攻之輒多溢惡之言此人主所以不信嘗記漢時大臣於人主之前說人短長各以其實如匡衡論朱雲以為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是



其一也。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學乖僻，用之必亂。天下則人主必信。若謂以財利結人主，如桑弘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姦邪如盧杞、大奸如王莽，則人主不信矣。此進言者之大戒。

仁宗朝言事者，務為訐激，至污人以惟箔不可明之事。范忠文公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則闕畧不言。陳執中為相，公論其無學術，非相器。及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不宜因一婢逐宰相。御史舍大責細。

宋賢事彙卷之下

天

三

暴揚燕私，非體也。識者疑之。

哲宗朝田晝與鄒浩善，晝監廣利門，浩除言官。諫廢孟后，立劉后，事得罪，臨別，浩出涕，晝正色曰：「使君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

蘇公昞自布衣召為博士，以上章得罪，謫饒州。過洛，見尹和靜及伊川，既行，伊川謂和靜曰：「蘇季明珠以遷謫為意，和靜曰：「然也。焯嘗問季明

當日上章為國家計耶？為身計耶？若為國家計，自忻然赴饒州；若為進取計，則饒州之謫猶為輕。與季明以焯言為然。伊川曰：「名言，名言。」

宋賢事彙卷之下

垂

一四六 子部 雜家類 續修四庫全書



聞望

韓魏公琦子忠彥使遼虜主問左右孰識韓侍中觀忠彥貌類否或對曰頗類乃即宴坐命畫工圖之舊與京尹書皆押字不名及公留守始書名仍喻來介曰以侍中在也公去魏後留守引前比強之不可每南涉臨清界誠其下曰此韓侍中境無多須索也使來必問韓侍中安否我使去如之

文潞公彥博在朝遼使來聘望見公殿門外却

宋賢事彙不卷之下

天

三六

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天下異人也公歸洛西羌首領有溫谿心者請於遼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

包孝肅之公正司馬文正之清節天下稱為包家司馬家市井田野小民見不公者曰你一箇包家見貪汚者曰你一箇司馬家

熙寧中司馬溫公邵康節居洛陽里中後生欲行一事必曰無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

生知

司馬溫公光名聞華夷文潞公彥博之留守北

京也嘗遣人入遼偵事見虜主宴羣臣伶人劇戲作衣冠者見物必攫取懷之有從其後以提扑之曰爾司馬端明耶其清名在夷狄如此狄諮使遼接伴問司馬中丞今為何官諮曰今為翰林學士曰不為中丞邪聞是人甚忠亮公既相雖田父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及神宗崩公赴闕衛士見公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懼遂

宋賢事彙不卷之下

天

三六

徑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及再相遼人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

范公祖禹為諫議僦居與御藥院陳衍園隣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恐范諫議聞之



忠厚

伊川先生每見後生有譏議前輩者曰賢且尋他好處說。鄒志完浩以諫得罪。或疑其賣直。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張繹曰此忠厚之道。

太祖與符彥卿有舊。常推其善用兵。知太名十餘年。有告其謀叛者。亟徙知鳳翔。而以王晉公祐代之。且委公密訪得實。許以趙普所居官。公察知其妄。但得二家僮恣橫狀。以便宜決配而

宋賢事彙八卷之下

三

三三

已。驛召問因力為辯。以百口保之。太祖不樂。徙公知襄州。彥卿竟亦無恙。公後創居第。手植三槐於庭。曰吾雖不為趙普後世子孫。必有登三公者。已而魏公旦果為太保。

竇公儀開寶中為翰林學士。時趙忠獻王普專政。太祖患之。欲開其過。一日召公語及趙所為多不法。且譽公早負才望之意。公盛言普開國勳臣。公慮亮直社稷之鎮。上不悅。公歸語諸弟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請朱崖。吾門可保。

矣。既而召學士盧多遜。盧嘗有憾於趙。攻其短。遂罷相。出鎮河陽。盧遂叅知政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趙復相。盧貶崖州。

至道元年。燈夕。太宗御樓。時李文正公昉致仕家居。上命以安輿召至。賜坐。親酌御樽。選備核賜焉。謂近侍曰。昉可謂善人君子也。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如此。

李文靖公沆為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躁尤不樂人論說短長。胡祕監旦謫州久。未召。嘗與

宋賢事彙八卷之下

三

三三

公同知制誥。聞公叅政。以啟賀之。歷詆前為叅政者。云呂以無功為左丞。郭以酒失為少監。辛非才謝病。優拜尚書。陳新任失旨。退歸兩省。而譽公甚力。公慨然不樂。命小吏封置別篋。曰吾豈真優於數公。亦適遭遇耳。乘人之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為。况欲揚一已而短四人乎。終為相。且不復用。

王文正公旦在真宗朝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



者輒引咎。未嘗自辯。至人有過失。輒爲暴白。日者上書言官禁事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上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上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上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上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上復馳取。則已焚矣。由是獲免者衆。都尉李和文。

宋賢事彙

卷之下

三

召客呼官妓爲臺官所論。公乃作一詩遺和。文以不得預會爲恨。明日上出臺疏示公。公曰。臣亦知之。嘗遺以詩。恨不得往也。太平無象。此其象乎。上遂釋不問。

方謹言御史籍丁謂家得士大夫書。悉焚之。世稱其長者。

王繕爲沂州錄事參軍時。魯公宗道爲司戶參軍。家貧。歲不給。每預貸俸錢。魯公下嚴庫吏。怨而訴之。州先劾王。王諭魯曰。但歸罪其君。無承。

也。魯曰。事實自某公。何罪焉。王曰。某碌碌經生。仕無他志。苟仰俸入以養妻子。得罪無害。矧以官物貸人。過不及免。君公輔器。無以輕過。輒累遠業。併得罪。何益。卒明魯不知。而獨得私貸之罪。魯深媿謝。不自容。而王山是沉固二十餘年。晚用薦者。引對吏部。狀其功過。奏目有魯名。時魯已叅大政。立殿中。仁廟目魯曰。豈卿耶。魯稱謝。且具道其實。仁廟歎曰。長者也。先是有私過者。例改次等。由是得不降等。詔改大理寺丞。王。

宋賢事彙

卷之下

三

仕省郎。累典名郡。晚年田園豐腴。子孫蕃衍。壽八十九卒。人以爲厚德之報。

胡文恭公宿知湖州。前守滕。大興學校。費錢數千萬。胡安定始教授於其間。旣而滕去羣小。斐然謗議。以爲用錢不明。自通判以下。不肯署其籍。公曰。君等佐滕侯。幾時矣。假滕侯之謀。有不臧。奚不早告。陰拱以觀。侯其去。乃非之。豈古人分謗之意。一坐大慚。乃爲公署之。

韓魏公琦在中書。見諸路職司。招拾官吏小過。



則不憚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况仕者。望為公卿。次亦望為侍從。二千石。奈何錮之於聖世乎。公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即手封之。未嘗使人見。在魏府時。僚屬路拯。就案呈事。狀尾失書名。公以袖覆狀尾。仰首與語。潛卷其狀。以授之。公又嘗曰。人能扶人之危。周人之急。固是美事。能勿自言。則益善矣。杜正獻公衍嘗言。今上官多植發下吏小節。衍知兖州時。州縣官有累重而貧者。以公租均給。宋賢事彙不卷之下 語

之不足。繼以公幣。有復侵擾百姓者。真貪吏也。乃以法繩之。又曰。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箇官。其間不職者。委以事。使不暇惰。不謹者。諭以禍福。俾自新。從而遷善者甚眾。不必繩以法也。

陳文惠公堯佐。十典大州。六為轉運使。常以方嚴肅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祐之。故未嘗黜一下吏。

呂正獻公公著人。或議其太恕。以為除惡不盡。

將失有罪。為異日患。公曰。為政去其太甚者耳。人才實難。當使之自新。豈宜使之自棄耶。兵部侍郎呂公著。簡文穆公子也。初國子監直講石介。作慶曆聖德詩。於夏竦極其詆斥。既而黨議起。石謫判濮州。歸而病卒。曾山東妖人孔直溫。謀反。或言直溫嘗從石學。於是竦言於仁宗曰。介實不死。止走胡耳。有旨編管石妻子於江淮。遣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石棺。驗虛實。是時公為京東轉運使。謂中使曰。必發棺空。而石宋賢事彙不卷之下 語

果走乃可。萬一屍在。是朝廷無故割棺發塚。何以示後世。中使曰。然則何以應中旨。公曰。石死必有棺殮。及舉棺窆棺之人。又內外親族及會葬門生。無慮數百。今皆檄召勘問。苟無異說。即令具狀保任。亦足應詔也。中使如公言。取結入奏。仁宗亦悟。遂放石妻子還鄉。世以公為長。

陳正獻公後。卿為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同僚宴集。恒謝不往。一日郡中失火。守汪藻走視之。諸掾屬方飲。某所公輿卒亦假之行。以後至。



被詰公唯唯稱謝已而知其故問公公曰某不能止同僚之行又資其僕安得無過時公方盛怒其忍幸自解重人之罪乎汪歎服

蘇丞相頌知審刑院時知州張仲宣坐事擬杖黥配海島公奏仲宣所犯止可比恐噶條神宗曰免杖而黥之可乎公曰刑不上大夫知州五品黥之使與徒隸爲伍雖其人無可矜所重者污辱衣冠耳遂免杖黥但流海外著爲令

呂東萊舍人本中爲祠部員外郎時苗亘監階宋賢事彙卷之下

州草場倉以賊坐黥罪公言旣名士人行法之際宜有所避况四方枉濫遠難盡知遽施此刑異日察其非辜雖悔無及矣又此刑旣用臣恐後世不幸儉人盜柄必且借之以害縉紳願酌處常罰以稱陛下仁厚之意疏再上從之

邵伯溫少時讀文中子至武侯無死禮樂其興乎因著論以爲武侯霸者之佐恐於禮樂未能興康節先生見之怒曰以武侯之賢安知不能興禮樂後生輒議先賢亦不韙也伯溫自此不

敢妄論

宋賢事彙卷之下

三



仁德

曹武惠王彬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不曉其旨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受杖其舅姑必以婦為不利而惡之吾故緩其杖亦不赦也。及討蜀所獲婦女悉閉一第竅以度食。戒左右曰是將進御洎事罷訪還其家無者嫁之。

張文定公齊賢為江南轉運使嘗家宴公自簾內見一奴竊銀器數事于懷中公不問晚年為宋賢事彙八卷之下

三

宰相門下廝役往往得班行而此奴不沾一日泣曰某事相公最久凡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獨遺某何也公憫然曰爾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念爾事我久今予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蓋此事既發不可復留矣奴泣拜去李文靖公沆一奴通宅金數十千忽一夕遁去有女十歲美姿格奴寫一券繫女帶願賣以償公惻然祝夫人訓育長成擇一壻具奩幣歸之

公病夫婦割股為羹至薨衰經三年

曹州富人于令儀一夕盜入其家擒之乃隣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寡過何苦而為盜耶必迫於貧耳問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資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復呼之盜懼語之曰爾夜歸恐為邏者所詰可俟天明而去盜大感愧卒為良民

事彙八卷之下

三



義事

范文正公仲淹語子弟曰吾族甚衆固有親疎然以祖宗視之均是子孫也自祖宗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若獨饗富貴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入家廟乎故所得俸賜常均族人晚年買田千畝爲義莊人日米一升歲一縑嫁娶喪葬皆有贍其自政府歸姑蘇焚黃搜外庫有絹若干疋令史錄親舊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幼學壯仕爲我助喜

宋賢事彙卷之下

望

我何以報之哉在睢陽遣子堯夫之姑蘇取麥堯夫時尚少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也曼卿曰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予以舟麥五百斛單騎之睢陽公問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留滯丹陽公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付之矣吳文肅公奎姻族有不能自存者爲畢嫁娶以錢二十萬買義莊以周親友貧乏者家無餘財諸子無宅以居

呂正獻公公著自爲小官不問生事夫人亦好施所散至十之九家無餘積米不足至糴以繼之

趙清獻公并嫁兄弟之女以十數在官爲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施棺給薪者不知其數

程伯溫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送從女兄歸教養其子均於

宋賢事彙卷之下

望

子姪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又取甥女歸嫁之時官小祿薄克已爲義人以爲難

查道休寧人官刑部右司郎中兒時嘗戲畫地爲大第曰此當分贍孤遺及居京師多聚親族之憚獨者祿賜所得散施隨盡不以屑意與人交情分切至廢棄孤露多所周給初赴舉貧不能上親族哀錢二萬遺之道出滑臺過父友呂翁家適翁喪不能葬將鬻女以襄事道傾褚中錢與之且爲其女擇婿別加資遣又故人卒質



女於人道為贖之嫁士族縉紳服其履行

杜正獻公衍前母有二子不孝公母改適河陽錢氏祖母卒公年十五六二兄遇之無狀至引劍砍之傷腦出血其姑匿之僅而得免乃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往來孟洛間傭書度日至濟源富民相里氏奇之妻以女由是資用稍給舉進士既貴長兄猶存待遇甚有恩禮二兄及錢氏姑氏子孫受公蔭補官者數人仍皆為之婚嫁

宋賢事彙本卷之下

聖

政和間溫人趙彥霄兄弟二人同熨十二年兄彥雲以聲色博奕業壞踰年彥霄諫不入求析籍又五年而兄之生計蕩然矣公私逋負尚三千餘緡彥霄因除夕置酒邀兄嫂告之曰向者初無分熨意以兄用度不節恐皆蕩盡俱有饑寒之憂今幸留一半亦足給伏臘今請兄復歸中堂主家務即取分書付之火管鑰悉付焉并其逋負債之次年彥霄與長子俱登第謝逸記曾魯公公亮布衣游京師舍市側聞旁

舍泣甚悲過而問之旁舍生乃一官也欲言而

色愧公曰弟言之生曰僕以某事私用官錢吏督之急不得已以女鬻商人行與女訣所以悲耳公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吾士人也孰若與我旁舍生跪曰不意君之厚貺小人如此且以女與君不獲一錢猶愈商人數倍然已書券納直奈何公曰弟償其直索其券彼不可則訟於官生然之公即與若干錢約後三日以女來吾且登舟俟君於水門外生如公教商人果不

宋賢事彙本卷之下

聖

敢爭携女至期往則公舟去三日矣其女後嫁為士人妻黃給事龜年應鄉舉時有考官某初為縣尉見公大奇之既而公與薦尉喜願妻以女公登第歸尉已捐館妻孥與櫬相遇於道公使人導意申初約尉妻辭曰尉死囊空今携百指西歸衣裝斥賣殆盡猶懼不能達往事尚忍言哉公垂涕曰夫人不念死者乃作世俗夷虜語有遂吾志秋毫自贖不敢聞命遂婚而別



東坡記齊人劉庭式議娶其鄉人女既約未納幣也庭式及第女盲貧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曰吾已許之雖盲豈負吾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偕老予偶讀唐摭言載孫泰山陽人泰妻卽姨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爲托曰其長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廢病非泰何適人服泰之義陳無已談叢亦云華陰呂君舉進士聘里中女既中第女家言曰吾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敢辭呂君

宋賢事彙 卷之下

聖

曰既聘後盲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皆中進士第其一人丞相汲公大防是也

呂榮陽公希哲云世人喜言無好人嘗見包孝肅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不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觀此事而言無好人者亦可以少勉矣

恭謹

曹武惠王彬周時爲河中都監蒲帥王仁鎬以武惠帝戚尤加禮遇武惠執禮益恭公府燕集端簡終日未嘗旁視仁鎬謂從事曰老夫自謂夙夜匪懈及見監軍矜嚴始覺已之散率也及事宋爲樞密使雖在宥密常公服危坐見小吏亦以禮未嘗以名呼歸私第惟閉閣燕居不妄通賓客五鼓纔動已待漏於禁門矣雖雪霜不易其操如是者八年

宋賢事彙 卷之下

聖

蘇丞相頌執政時哲宗年幼每大臣奏事但稟裁於宣仁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惟公奏宣仁必再稟哲宗有宣諭必告諸臣聽聖語其後貶元祐故臣御史周秩并劾公哲宗曰蘇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



辭讓

曰文穆公蒙正為相子從簡當奏補例授水部員外郎加朝階公奏曰臣昔忝及第釋褐止授六品京官况天下材能老於巖穴者無限今從簡始辭襁褓一物不知遽膺寵命恐罹陰譴乞止以臣釋褐所授官補之固讓方允著為令

富鄭公弼使契丹將行仁宗進公樞密直學士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逆以官爵賂之及還進樞密副使辭愈力數月又申前命公曰宋賢事彙八卷之下 吳

虜雖通好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賞亦願陛下臥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置上前逾月復以命公時元昊使庭辭上俟公綴樞密班乃坐且使宰相諭公曰此朝廷特命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

鄭公懇辭機務章二十上以使相判河陽復五上章辭使相且言真宗以前不輕以此授人仁宗初年執政乃開此例自是宰相罷者皆除使相至不稱職者亦然今陛下初即位願立法自

臣始英宗不從

鄭公客李偁問公治平初進戶部尚書屢辭今進司徒一辭而拜何也公曰治平初乃彌自辭官今日潞公等皆遷彌豈敢堅辭妨他人也

司馬溫公也在英宗朝辭知制誥至八九乃改天章閣待制公上龐丞相啟云光於屬文性分素薄又懶為之當應舉時強作科場文字終不甚工作古文又不能刻意致力迂僻鄙俚無益世用雖親舊書啟不免假手於人今知制誥代宋賢事彙不卷之下 聖

王言豈可假手答書啟者為之光之不受出於赤誠非飾讓也反神宗即位首推為翰林學士公力辭上面諭公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重仲舒揚雄兼之公有文學何辭為公曰臣不能為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誥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閣門強公受告拜而不受趨公入謝自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庭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



司馬溫公光除樞密副使上章力辭時韓魏公琦在魏移書文潞公彥博勸勉之公答云自古被這官爵引得壞了名節爲不少矣潞公書與魏公云君實作事今人所不及須求之古人他日滿宗孟言天下人才蓋爲光所壞神宗目宗孟久之曰無論別事卽辭樞密一節朕自卽位惟見此一人

范忠宣公純仁知襄城縣伯兄久病公承事如孝子召編校秘閣書籍以兄病辭不赴富公責宋賢事彙入卷之下

之曰臺閣清資不易得小官出常調亦是難事何必苦辭公曰富貴有命

程伊川先生願爲崇政殿說書朝廷命兼他職固辭不報旣而命兼判鼓院先生言願得專意於敬沃聞入談道德出判訴詞非體也先生雖受職不爲妻求邑封或問之答曰某起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乃爲妻求封乎

### 素位

曹武惠王彬平蜀回太祖從容問官吏善否對曰軍政之外非臣所聞也固問之惟薦隨軍轉運使沈倫廉謹可任爲帥

韓魏公琦神宗初立公辭位判永興軍辭朝時二府方議邊事曾公亮等奏曰琦未去乞與同議上亟召之公奏曰臣前日備員政府自當參議今日藩臣也惟奉行朝廷命令耳決不敢預聞上觀公意確遂罷後元豐中呂惠卿出知延州乃自請與二府同議邊事坐是貶上因曰嘗記韓琦辭朝召與二府議事再三不肯始知老臣自識體也熙寧元年徙判大名時青苗法行臺諫官及言者皆以罪斥中外無復敢言公曰琦舊臣也義不容默上疏乞罷其法朝廷不聽公曉官屬亟奉行曰琦一郡守也其敢不令

傳獻簡公堯俞以呂誨范純仁旣逐辭侍御史出知和州通判楊洙問公何未嘗言及御史時事公曰前日言官也豈得已哉今守郡當宣朝



廷德意而反咕咕追言朝政之闕失與誹謗何  
與時法令有未安者衆議公必有所不從公一  
切避之曰君子素其位而行諫官有言責郡知  
守法而已

卷之下

辛

出處

周濂溪先生教願嘗語友人潘興嗣曰可仕可  
止古人無所必吾輩結髮爲學將有設施以澤  
斯人必不得已止亦晚也

胡文定公安國自言仕止久速惟視道義行心  
之所安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  
雷宗震被召問出處公曰子發學易四十年至  
有成說則此事當素定矣某謂世間惟講學論  
政當切切詢究若夫去就之幾如人饑飽寒溫  
宋賢事彙八卷之下 至

必自斟酌不次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某之出  
處自崇以來皆內斷於心雖濟定夫謝顯道諸  
丈人行亦不以謀之浮世利名真如蟻蝶過前  
何足道哉

或問伊川先生家貧親老應舉求任不免有得  
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  
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謙仕然得  
之不得曰有命又問在已固可爲親奈何曰爲  
已爲親也只是事若不得其如命何



徐師川歸洪州欲不復來伊川先生問之曰公  
免得仕宦否若端的有以自贍不復來固好師  
川曰亦似免仕宦未得曰如此則當復來仕宦  
處處一般逃此之彼彼亦有不妥處是無地可  
以自容也師川曰來此復爲人羅織奈何曰顧  
所爲如何苟皆合道無愧而不能免命也

錢宣靖公若水爲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  
夷初謂其有仙風道骨復命老僧決之僧云做  
不得然急流中勇退人也去神仙不遠矣僧麻  
宋賢事彙不卷之下

衣道者

至道初呂文穆公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太  
宗謂左右曰人臣當思竭節保富貴蒙正布衣  
朕擢爲相今退寂寞想其眼穿望復位矣錢若  
水曰蒙正風望不爲忝冒僕射崇重亦非寂寞  
之地且不聞蒙正鬱悒也况今巖穴高士不求  
榮達者甚多惟若臣輩苟且官祿不足以自重  
耳上默然及劉昌言罷上問趙鎔等見昌言涕  
泣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涕泣若水曰昌言實未

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念上待輔臣  
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  
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將以滿歲移  
疾求解職會晏駕不果及真宗初年再表得請  
處士魏野以詩贊王文正公曰從前輔相皆  
頻出獨在中書十五秋秦嶽汾陰皆禮異這回  
好伴亦松遊文正覽詩感悟遂引疾去

歐陽公修尹公洙在西京頗事遊宴及王曙來  
爲畱守嘗厲色戒之曰諸君縱酒獨不知冠萊  
宋賢事彙不卷之下

公晚年之禍耶歐起對曰以修聞之萊公正坐  
老而不知止耳王默然王寇壻也

孫宣公奕以太子少保致仕居鄆一日置宴御  
詩廳公語客曰白傅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主  
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于色復顧石  
守道誦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  
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與大莖之嗟公始終全  
德近世少比

陳恭公執中初罷政判亳州年六十九生日姪



世修獻范蠡圖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公甚喜。即日表納節。明日累表求退。

龐莊敏公。藉知定州。請老。召還。請不已。或謂公精力年少。所不逮。主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之。堅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耶。凡上表者九手。疏二十餘通。朝廷不能奪。聽以太子太保致仕。

范忠文公。既退。居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不。宋賢事彙不卷之下

五

三

貴賤野服見之。不復報謝。或時乘輿出遊。無遠近。皆往。元祐初。詔起公公。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已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韓魏公琦當神宗初。登極。遂懇辭位。上流涕謂相公欲何之。公一日持四方人士責退書陳之。以為清議不容如此。豈敢安位。上流涕。公請益堅。遂除鎮安德勝等軍節度使兼侍中判相州。公嘗有詩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公居堂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事

尤着力。

歐陽文忠公。修屢乞致仕。門生蔡承禧言。公德望為朝廷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公曰。修平生名節。為後生描畫盡。惟有早退。以求晚節。豈可更俟驅逐乎。初公在毫。已六請。至蔡逾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少保致仕。公昔守潁。上樂其風土。因居焉。

曾忠宣公公亮。自嘉祐中秉政。至熙寧中尚在。中書年雖高而精力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李宋賢事彙不卷之下

五

復圭作詩嘲之曰。老鳳池邊蹲不去。餓鳥臺上噤無聲。公遂去。

仁宗時。朝議年七十不致仕者。有司按籍舉行。翰林學士胡文恭公宿。謂不宜以吏議從事。宜使人得自言。全廉恥。

邵康節嘗誦陳希夷語曰。得便宜事。不得再作。得便宜處。不得再去。又曰。落便宜。是得便宜。張南軒先生。試疾革。有求教者。先生曰。朝廷官爵。莫愛他處。



言語

陳了翁云言滿天下無口過非不言也但不言人是非長短利害雖多言無害所謂終日言而未嘗言。

薛簡肅公奎知開封時明叅政鎬為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有問公何以知其必貴公曰其為人端肅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叅知政事

吳質與賓客言及人之長短毋謝氏屏間竊聞宋賢事彙卷之下

之怒答賀一百或解之曰臧否士之常忍答之若是謝曰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一子而出語忘親豈可久之道因涕泣不食賀由是恐懼謹默

蘇東坡載在館閣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事畢仲游貽書戒之曰孔子欲無言孟軻不得已而後辯夫言不特出於口其形於詩文者皆言也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諫而怨者或以敗君之事矣

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乎乃坡公自言吐則逆人吞則逆已與其逆已寧逆人也故卒吐之坡公竟以此坎軻終其身

張南軒先生杖答鄭自明書云工於論列者察已常闊疎狃於訐直者發言多弊病



處人

韓魏公晚與歐陽公相知最深公知歐公不以  
繫辭為孔子書又多不以文中子為可取中書  
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也歐公服公德量嘗  
曰累百歐陽修何敢望韓公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奈何明  
道先生曰當以誠意動之令是邑之長者能以  
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惟恐不歸於  
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宋賢事彙 八卷之一

美

蘇丞相頌知潁州時通判趙至忠本降夷所至  
與守競公待之以禮具盡誠意至忠感泣曰身  
雖夷人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惟公與韓魏  
公耳

孫和甫使虜過魏見韓魏公琦請教公曰勿以  
為夷狄而鄙薄之甚善

韜晦

种放嘗見陳圖南圖南謂曰子他日必白衣諫  
議然名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全名子  
其戒哉放晚節果如圖南言

杜正獻公衍有門生宰縣公戒之韜晦生問公  
直亮而誨某以此何也公曰衍歷任多歷年久  
上為人主所知下為朝野所信故得伸其志今  
子為縣令受制上官賢者不易得未必相信一  
有抵牾禍且不免何志之能行乎此予所以欲

宋賢事彙 八卷之下

美

子韜晦無露圭角也又曰古人清畏人知苟欲  
人知必生譖毀但默而行之可也

錢惟演出守河橋別王沂公會因曰某列樞府  
不為不重然朝廷每議相不及某惟公憐之公  
曰公才用闕閱遠過於曾然曾柄用乃先於公  
者縉紳之士畏公而不畏曾也公誠能去其可  
畏之跡登庸有日矣



志怨

曹武惠王彬征幽州失律趙叅政昌言請按軍法朝廷察之薄謫右驍衛上將軍未幾遂起趙被劾時公已復樞密使三疏力雪之

李文正公昉與盧多遜善多遜屢譖公或以告公不信及入相太宗言及多遜事公頗為解釋上曰多遜居常毀卿不值一錢公始知之上由此益重公

王武恭公德用為御史中丞孔道輔所劾罷樞密出鎮又貶知隨州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道輔卒客謂公曰此害公者今亡矣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

唐質肅公介為御史論文路公彥博專權植黨交結宮禁唐坐貶公亦罷相判許州未幾復相即上言唐介直臣今召臣未召介臣不敢行仁宗用公言起唐判潭州尋與公同執政後薦其子義問以集賢殿修撰帥荆南

宋賢事彙八卷之下 卒

宋元獻公庠以言者斥其非才罷樞相守清一舉人行囊中有貨物不稅為僕夫所訐公曰舉人應舉孰無貨物若奴告主此風不可長也僚屬言舉人父嘗劾公公不答但送稅院倍其稅仍治奴罪

趙康靖公槩厚重寡言與歐陽公修同館歐公意輕之是時韓范在中書擢歐公知制誥而以康靖不文除天章閣待制及韓范出乃復除知制誥歐公時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

宋賢事彙八卷之下 空

為其甥女淫亂事連及疾韓范者皆欲文致其罪云與甥亂康靖乃上言修以文學為近臣不可以閭房曖昧之專轉加污蔑臣與修踪跡素疎修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歐公終出降為知制誥知滁州康靖亦求出知蘇州服闋除翰林學士復表讓以修先進不可超越雖不報時論美之

范文忠公鎮為諫官趙清獻公抃為御史以論事有隙王荆公安石數毀范公且曰陛下問趙



拊卽知其爲人他日神宗以問清獻對曰忠臣  
上曰卿何由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遠豫鎮  
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荆公謂  
清獻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清獻曰不敢以私  
害公

呂許公夷簡執政范公仲淹以天章閣待制知  
開封府屢攻許公之短許公因出鎮大名范亦  
落職知饒州徙越州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  
尋改陝西都轉運使會許公自大名復入相言  
宋賢事彙一卷之下 奎

於仁宗曰范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不宜但除  
舊職卽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畧安撫使  
范忠宣公純仁知慶州時環州帥种古執熟羌  
爲盜流南方過慶呼寃公以屬吏非盜也种古  
避罪謫訟詔御史置獄於寧州公就逮獄成种  
古以誣告罷任公亦用他過黜知信陽軍後公  
入爲天章閣待制薦种古爲永興軍路鈐轄又  
薦知隰州每自咎曰先人與种氏上世有契義  
純仁不肯爲其子孫所訟寧論曲直哉鄧綰謫

帥淮東言者猶斥之不已公言綰已左降不宜  
錄人之過太深臣嘗爲綰誣奏坐黜今日所陳  
非爲綰也明堂肆赦章惇言呂大防等竄嶺表  
者宜勿徙公言大防等老疾炎荒非久處之地  
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親見  
臣之激切只是仰報聖德耳蘇轍平日與公亦  
多異及轍殿試策問引漢武比先帝哲宗震怒  
公從容救解轍乃謝公曰公佛地中人也

歐陽公初以范文正事得罪於呂相夷簡遠貶  
宋賢事彙一卷之下 奎

三峽流落累年後爲文正作神道碑盛稱呂能  
釋私憾用希文而共力於國家純仁刻石削去  
此一節云我公至死未嘗解讎公歎曰我亦得  
罪於呂相者惟其言公取信於後世耳吾聞文  
正自言平生無怨惡於一人其與呂解讎書見  
在范集中豈有父自言無怨惡於人而其子不  
使解讎於地下父子之性相遠如此公知潁州  
時呂子公著爲通判公見其賢及還朝力薦之  
尹師魯洙與范仲淹等友善仲淹罷政人希時



宰意攻師魯以渭州時事遂置獄劉湜按之欲害師魯卒不能害其後師魯在隨州孫甫知安州過隨對榻語數日甫曰劉湜按師魯欲置師魯於死而師魯絕無一言及之何也師魯曰湜與湜本未嘗有不足之意其希用事者指欲害湜乃湜不能自樹立耳湜何恨於湜哉甫深服其量

虞忠肅公允文爲相爲御史蕭之敏所劾孝宗畱公出之敏公言之敏端方請召歸以開言路

宋賢事彙本卷之下

查

帝嘉公寬厚命曾懷書之時政記  
史忠定公浩爲右丞相嘗擬陳之茂進職與郡之茂嘗毀公者孝宗曰卿豈以德報怨耶對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爲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狀王十朋行事詆公尤甚公薦濟掌內制孝宗曰濟非議卿者乎對曰臣不敢以私害公

### 處困

范忠宣公純仁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云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箇麤礪的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爲小人侵凌動心忍性修省防避便得道理出來

呂正獻公公著書座右曰不善加已直爲之受

或問呂公希哲爲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公曰上焉者念人與己本同一體何者爲詈何者爲辱自然無忿怒心也下焉者且自思曰我何

宋賢事彙本卷之下

查

等人彼何等人若還答他却與此人等矣如此自處忿怒心亦自消也

范忠宣公純仁忤章惇落職知隨州素苦目疾忽失明上表乞致仕惇抑之不得上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公怡然就道每諸子怨惇怒止之江行舟覆扶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至永州諸子聞韓維謫均州其子告惇以父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公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合爲言公曰吾



用君實薦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今日言不可也諸子乃止在永州三年課兒孫讀書怡然自得每對客惟論聖賢修身行已及醫藥方書他事一語不出口而氣貌益康如在中時蘇東坡貶瓊州別駕居儋州儋故儋耳地非人所居公初僦官屋有司猶謂不可乃買地築室僦人運甃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為樂時從父老遊若將終身

程伊川先生願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編管宋賢事彙卷之下 奕

涪州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為耳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忍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

伊川先生願自涪還洛氣貌鬢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即不須學也

朱晦庵先生曰若着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延平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

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甚早其說以為何至如此後來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張無垢先生九成謫居南安了無愠懣縕袍糲食家人幾無以自存親知餽遺公皆謝遣廣帥時致羸金公曰故舊不遺公之義也窮而苟取吾何敢哉悉歸之在南安歲久談經自樂手不停披題於柱曰予平生嗜書老來目病執書就明於此者十四年矣倚立積久雙跌隱然可一笑也

宋賢事彙卷之下

奕

黃山谷庭堅跋李資深書卷云余謫宜州半載官司謂余不當居關城中乃抱被入宿子城南余所僦舍上雨旁風無有蓋障人謂不堪其憂余以為家本農業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何不堪耶既設臥榻焚香而坐與西鄰屠牛之機相直用三文錢買雞毛筆書此

蔡西山先生元定慶元間御史沈繼祖劾其佐朱熹為妖郡縣捕之甚急先生色不為變及送道州編管毅然就道晦翁與所從遊百餘人送



別有泣下者。晦翁視先生不異。平時歎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兩得之矣。

或問胡澹菴公銓在新州十七八年不死，晦翁曰：天生天殺人，如何解死得人。

晦翁曰：學者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又曰：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若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不是那刀鋸鼎鑊。又曰：須是在我者，仰不愧，不作別人道，好道惡管他。

宋賢事彙 卷之下

突

黃勉齋幹曰：學問須是就險難窮困處試一過，真能不動方是學者。

交情

范文正公仲淹貶知饒州，余襄公靖上疏論救，以朋黨坐貶。尹舍人洙上言靖於仲淹交淺，臣與之義兼師友，當從坐。遂貶監郢州酒稅。

張文忠公九成在經筵，一日奏曰：外議以臣爲趙鼎之黨，雖臣亦疑之。高宗問其故，公曰：臣每造鼎見其議論無滯，不覺坐久，則人言臣爲鼎黨，無足怪也。既而上章求去，秦檜言於上曰：此人最是比附趙鼎之深者，自古朋黨惟畏人主。

宋賢事彙 卷之下

突

知之，此人獨無所畏，可與官觀，無何又爲御史詹大方所論，落職編置南安軍。

左正言陳禾，鄞縣人，初陳瓘歸自嶺外，居於鄞，與禾相好，遣其子正彙從學。後正彙告蔡京罪，執詣闕，瓘亦就逮，內侍黃經臣蒞其獄，檄禾取證，禾答以事有之，罪不敢辭。或謂其失對，禾曰：死生命也，豈可以死易不義耶。願得分賢者罪，遂坐瓘黨，停官。

周濂溪先生敦頤，令桂陽，郴守李初平知其賢。



不以屬吏遇之薦諸朝又周其不給初平卒子幼先生護其喪歸葬之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人曰是能葬舉主者

李挺之才為孟州司法參軍性坦率不事儀矩太守范雍莫之知也後范建節移鎮送者皆出境外挺之獨別近郊或病之謝曰故事也頃之范謫守安陸過洛陽挺之獨往省之前日遠送之人無一至者范始恨知之之晚

李文正公昉雅厚張洎而薄張佖及罷相洎草宋賢事彙八卷之下 卅一

制深詆之而佖朔望必詣焉或謂佖曰李公待君不厚何數詣之佖曰我為廷尉日李公秉政未嘗一有請求此吾所以重之

劉燁溫叟子也初通判益州時王曙為蜀帥及曙坐寇準貶在朝無敢往見者燁歎曰友朋之義獨不見於今歟往餞之經宿而還

王待制公質晉公祐孫也范文正公仲淹貶饒州治朋黨方急公獨載酒往餞或謂公公曰范公賢者得為之黨幸矣

王公大寶知袁州同年宗丞沈清臣以詆和議忤時相貶沅州過袁公留之數日僚吏白公恐觸丞相嗔公笑不答先居溫陵徙潮州會趙丞相鼎謫潮公日從之游趙喜謂公曰元龜昔監鼓院有讒者故予祠今觀元龜學識直亮廷臣無出其右且吾謫居此平時薦引之人後有至者公肯獨來不賢而能如是乎吾過矣吾過矣又謂欲知讒者名乎曰不願知也趙益稱歎朱晦翁言蔡季通道州之行無幾微不適意丘宋賢事彙不卷之下 卅二

子服獨為之涕泣流連而不能已處逆境恤窮交兩得其道

杜祁公衍老居睢陽時蘇公頌為南京留守推官祁公深器之每間數日必新簡召嘗曰如君真所謂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疎者



家教

竇學士儀性嚴重家法整肅每對客坐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

陳文惠公堯佐父秦國公省華三子長堯叟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季子堯咨為節度使皆舉進

士及第秦公每與客坐三子侍立客蹙縮求去

秦公笑曰兒子輩耳故天下以秦公教子為法

司馬溫公光言五六歲時弄青胡桃女兄欲為

脫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子以湯脫之女兄復

來問誰脫白自脫也先公適見訶之曰小子何

得謾語光自是一語不敢謾。

呂正獻公公著教其子希哲甫十歲侍立終日

不命之坐不敢坐也雖甚暑不得去巾襪縛袴

茶坊酒肆無得入市井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

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希

哲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

成者鮮矣。

胡安定公治家甚嚴尤謹內外之分兒婦雖

父母在。非節朔不許歸寧。遺訓嫁女須勝吾家。娶婦須不若吾家。或問其故。曰嫁女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加敬謹。娶婦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韓忠獻公億教子素嚴。知亳州仲子舍人自西京謁告省親。康公與右相及姪柱史宗彥皆中甲科。歸公置酒召客。俾諸子侍坐。公忽問西京有疑獄奏讞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能得。已訶之。再問未對。遂推案索林大詬曰。汝食朝廷厚

宋賢事彙卷之下

祿。俸貳一府事無詎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可知矣。欲捷之。眾實力解方已。家教之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孫也。

王文正公旦以儉約教家。不置田宅。曰子孫各當念自立。何必田宅。徒使爭財為不義耳。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止之曰。吾常以太盛為懼。奈何與寒士競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

恩澤。

王待制公質文正公姪也。文正作舍人時家甚



虛嘗貸金以贍昆弟。過期不入。輟所乘馬以償之。公偶得其券。以示家人曰。此前人清風。吾輩當奉而不墜。又得顏魯公為尚書時乞米於李大夫墨帖刻石摹之。適遺親友。終身不食。所至有冰蘗聲。

范文正公仲淹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世。此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

宋賢事彙 卷之下

吉

黃太史庭堅云。男女婚嫁。緣渠僕墮地。自有衣食。分齊所謂誕真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今蹙眉終日。正為百草憂春雨耳。

田宅

沈僕射倫清介醇謹。建隆中。權要多冒禁市。巨木秦隴間。及事敗。皆自陳。公嘗為母營佛舍。亦陳其事。太祖微笑謂曰。卿非踰矩者。太祖知其居第卑陋。遣中使為治之。公私告中使。願得制度狹小。中使以聞。太祖亦不違其志。

李文靖公沈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頽垣壞壁。不以屑慮。堂前花欄壞。夫人令勿葺。以試公公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一日弟維勸公治第。公宋賢事彙 卷之下

吉

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興作。但念內典以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後治第於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

畢文簡公士安卒。真宗謂輔臣曰。士安飭躬畏謹。遽沒可惜。王旦等對曰。士安官至輔相。無田



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屈真不負陛下之所  
知矣上感歎賜其家白金五十兩

王文正公且為相所居甚陋真宗嘗欲治之公  
以先人舊廬懇辭而止

處士魏野贈寇萊公準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宅  
起樓臺

范文正公仲淹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請治  
第洛陽營園圃為佚老地公曰吾年踰六十在  
世無幾且西都園林相望誰障吾遊者豈必已

宋賢事彙

卷之下

美

有哉有欲為公買綠野堂者公不肯曰晉公唐  
名臣吾所尊仰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  
寧使弊壞或歸之他人吾則不可取也

趙清獻公抃家三衢所居甚隘弟姪質鄰翁之  
居以廣第公聞之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為鄰  
矣忍棄之乎命亟還翁居而捐其直

楊尚書公玠致仕舊宅為隣人所侵子弟欲訟  
之以狀白公批云四隣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  
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

弟不敢復言

宋賢事彙

卷之下

美



尊生

或問神仙之說有諸程明道先生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說保形鍊氣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前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此亦理也

或問人壽數可力移否程伊川先生曰世間有三件事為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為耳先生嘗謂張繹曰吾受宋賢事彙六卷之下

庚

二

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于保生耶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為深耻

邵康節先生雍居洛每歲正二月出四月漸熱即止八月出十月漸寒即止有詩云人有四不出大風大雨大暑大寒也

關中隱士駱耕道嘗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

坐右夏至宜節慾冬至宜禁慾蓋一陽初生其氣甚微故當禁之不特節也唐柳公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生不以脾胃熟生物煖冷物不以元氣佐喜怒此亦可為坐右銘黃魯直先生庭堅曰人生血氣未定時不知早服仲尼之戒故寒暑易侵學道以身為本不可不留意斯事也

劉元城先生安世曰其尋常不服藥紹聖初謫嶺表年四十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其不許宋賢事彙六卷之下

七十九

三

因念父母惟其疾之憂忽憶溫公語云北人在瘴鄉唯絕慾可不死遂舉意絕之自是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劇談雖夜不寐翼朝精神如故趙清獻亦本朝名臣絕慾不能乃掛父母像於臥床中不亦瀆乎昔陶潛賦歸去來即徑歸而王羲之乃自誓於父母墳前且仕宦豈是不好事但看行已如何若有益於社稷生靈勝獨善多矣蓋先生自比彭澤而以清獻比右軍也先生坐必端正未嘗傾側每日行千步



燕坐調息復起觀書未嘗晝寢侍客殿茶或至六七盃終身未嘗草書歲時家廟祭饗拜跪六三七十有二未嘗廢闕

卷之下

全一

生計

司馬溫公光每見士大夫詢生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曰儻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輕去耶就內翰賈公黯及策往謝杜祁公衍公以生事爲問賈退謂公門人曰黯昨謝公公無所問獨問生事豈以黯爲不足乎公聞之曰賈君登高策爲顯官其文學不問可知獨懼其生事不足進退不輕道不行而已

許魯齋衡曰學者治生最爲先務生理不足於宋賢事彙卷之下

全

學未免有妨彼要求躁進及居官嗜利者或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



兵事邊事

程氏遺書云自古餽運無不煩民動衆者然古有兵車載糗糧而行兵止在中國不遠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餽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筭來一夫餽一兵只供七日餘日必乏食且須三夫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則一日乏食餽運之難如此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兵知此耳

孫侍讀公甫慶曆中爲諫官時西方益禁兵二

宋賢事彙 卷之下 全  
十萬北方又益土兵二十萬又益禁兵四十指揮及羣盜張海等流劫又令天下益兵公言曰天下所以大困在浮費而浮費之廣者兵爲甚今兵已百萬不能止盜又可益之耶於是極論古今養兵之利害不報

范忠宣公純仁在政府西帥有以威敵斥境請者公手自答曰大輅與柴車較逐鷲鳳與鷓鴣爭食連城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不惟不能勝簪亦不可勝雖勝亦非也

秦州與羌人爭古渭州集賢學士劉公敞請棄之謂假令新城足以蔽秦州無羌胡之虞雖傾國守之可也不然地形便利賊能乘之以擾邊雖傾國爭之可也今何所輕重而糜國財困民力損士卒之命以貪咫尺之地時議不同竟畱之自是秦州多事人始服公識見

神宗初年歸契丹歲幣召二府觀之皆言厚費且屈辱陛下神武可一戰勝也張文定公方平曰陛下亦知先朝與契丹幾戰幾勝乎諸人

宋賢事彙 卷之下 全  
無知者公曰自祖宗以來七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一勝耳陛下視和與戰孰便

慶曆中范忠文公鎮言備契丹莫若寬三晉之民備靈夏莫若寬秦民備西南莫若寬越蜀之民備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夫兵所以衛民而反殘民吾恐異日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與窮民也

蘇丞相頌元祐初以吏部尚書兼侍讀公每遇經筵進講至弭兵息民必援引古今以動人主



及爲相深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

張文定公齊賢言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撫御得人但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如此則邊鄙寧而民獲休息矣。

自唐末番戶有居渭南者温仲舒知秦州驅之渭北立堡棚以限其往來太宗覽奏不懌曰古羌戎尚雜處伊洛彼番夷易動難安一有調發將重困吾關中矣寇萊公準言唐宋璟不賞邊

宋賢事彙八卷之下

論

功卒致開元太平疆場之臣邀功以稔禍深可戒也太宗因命公使渭北安撫族帳而徙仲舒於鳳翔。

范忠宣公純仁自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公對曰城郭粗完甲兵粗修糧儲粗備上愕然曰卿才能必精于邊事何言粗也公徐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臣願陛下無深留意於邊功恐邊臣觀望生事結蒙夷狄殘害生靈耗竭財用糜費爵賞不

惟爲目前之害又將貽他時意外之憂臣願陛下究孟子交隣之道修孔子來遠之德使好生之仁洽于夷狄彼時愛戴陛下如父母雖其酋首桀傲欲侵侮我疆其徒亦不爲之用也。

呂正獻公公著拜御史中丞入對神宗語及西陲事公退而奏曰惟當修嚴武備來則應之以逸待勞若臨遣大臣張皇武事武議深入武求奇功皆非至計後公去位西征無功皆如公所料公又嘗言自古治戎不過修備爲備之道莫

宋賢事彙八卷之下

論

先積穀元豐五年出安撫定州謝表曰進不敢希功而生事退不敢弛備以曠官人傳誦以爲據實。

熙寧初富公弼再相神宗首問邊事富公曰陛下臨御未久臣愚以爲首當推恩惠布德澤二十年未可道用兵二字萬一戎狄渝盟人神共怒爲應敵之計可也上曰所先當如何富公曰阜安字內爲先蓋是時王荆公勸上用兵以威四夷於是用王詔取熙河以窺靈武結高麗以



圖大遼又用章惇取湖北夔峽之地又用劉夔沈起窺交趾二人造戰艦於富良江上交趾偵知先浮海載兵陷廉州又破邕州殺守臣蘇緘屠其城掠生口而去又用郭達趙高宣撫廣南使直搗交趾達老將與高議論不合為交趾扼富良江兵不得進瘴死十餘萬人元豐四年五路大進兵取靈武夏人決黃河水樞以灌吾壘兵將凍溺饑餓不戰而死者數十萬人又周昌惠卿所薦徐禧築永樂城夏人以大兵破之死穴賢事彙八卷之下 六一

秘書監劉几溫叟孫也間與人語邊事謂後未曰比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肝腦乃平日禁其為樂不亦難乎夫推牛醴酒豐犒而優養之非欲以醉飽為德所以增士氣也未敬識其語

宋賢事彙卷之下

宋賢事彙八卷之下

全





焦氏類林序

夫古人嘉言垂不朽咸可執法後世  
顧具散逸紀載中而間冊浩官不  
啻如象緯川嶽即窮搜博獵未  
可考而悉也矧士多淺鮮惡得以  
涉其萬一于是芳程懿誠率泯  
無聞惡用文為法臨川王掇拾漢

焦氏類林

序

末魏晉諸名流所譚謏華為新語  
至今脩辭者珎之然玄言雅尚標  
群絕俗殊佳古所未逮斯亦奇矣  
於獨一時風致漸靡任放縱佚率  
曠達不羈祇可益抵掌資耳曷足  
為要典迺今焦弱侯氏攬百家獵  
千古言者當于心者輒手錄之遂

集成類林其編目則取于新語而言

自庖羲暨勝國然書約言該至庸  
考索而百氏執文可一披閱間得  
之古人嘉言似無遺矣夫弱侯賦  
穎異資志聖賢學茲詎後誇浮而  
抑性道哉第欲好修之士廣聞見  
而師于心可繫性哲芳規至法為

焦氏類林

序

二

世信汶之緇也藉令間譏閱博顧  
揆以自廣之淺衷落劣尋耳性載  
籍空而傳弱侯至而錄也噫援古  
而示訓乃即恥獨為君子者其功  
偉矣弱侯真者道之士乎哉余不  
按種李士能之剗剗而益錄之以  
廣其傳云



附

萬曆丁亥歲孟冬日秣陵王元貞

重識



焦氏類林

序

三

焦氏類林序

昔漢末暨魏晉諸公雅著清言聲效  
 間皆成珠玉宗臨川王別義慶斬其  
 雋永者為世說新語傳焉由是歷代  
 珍之在今尤盛不但揮麈者愛其談  
 鋒而搢紳者亦擬為著述信乎其言  
 之有味也已然以思管評之纂言要在  
 垂訓之不足訓雖新何與今別書別類  
 有離而去之者又而載務奇僻或遠于人  
 情與正史多乖刺不知何所折衷遂以  
 為按母之溺於所嗜而弗違徐考與  
 且自漢而上可采者尚繁篇籍欣畧  
 不蒙其網羅讀者又安能無遺憾也  
 采孝友焦弱侯氏其能世說於書者

焦氏類林

序

一



所不讀乃先得我心披覽之餘自義多軒  
以及勝國凡言之可以合踵新語者皆  
筆出之積久而多取新語篇日移而  
增損更正款以入焉既成題曰款林示予  
命之序予讀而年業乃之曰嗟乎博  
哉姜姜以視劉氏而纂雖云簡少似  
不逮然絕無教道不經之誤所稱引固多

焦氏類林

序

二

秘玩然皆參位有微非臆說非可標尤  
為可遵可作也大都劉氏主在補漢  
弱侯欲以為訓意自多存是古義  
行自可與之系路揚鑿之何須銖兩於上  
中下駟之間而判其優劣也哉或曰弱侯  
生平以道自命而此顧以聞見博人何  
屋曰嗟夫歎語道之真則心之固操既

難以示人而人亦未易於受其甚教見而  
為之語文字之華者乃世所悅聞習又  
日趨而奔走者也又不固而利導之則  
終焉所與能幾善乎遂伯玉步款  
園之博術去子也曰形莫若就心莫若和波  
且為嬰兒多志與之為嬰兒波且為善時  
睦多心與之為善時睦波且為善崖多志

焦氏類林

序

三

與之為善崖惟期去遠之入於無疵  
而已夫如是則教者不勞而學者易入豈  
非所謂善誘人者哉嗟乎古人憤世化  
俗之心蓋法然矣又何疑於弱侯予於  
弱侯為同好嘗得其所以用心因復舉之  
為覽者去俾毋淺之乎觀此書云  
為曆丁亥中秋友人姚汝翁書

古二



刻焦氏類林引

焦弱侯於書無所不讀而鉤玄提要動侔古人每披書當賞會與夫自有其見欲以闡幽正詞者輒手裂赫蹠細書而貯之絲摠摠如禁衛在厨碎錦在笥未有秩敘最後除自言者別為筆乘

焦氏類林

序

一

其第輯錄備覽觀者特付愚詮次命愚子弟錄之乃取玄說標目稍之衷益其間成帙時以余同版一印行之未廣也茲王孟起氏博雅嗜古爰壽諸梓以廣其傳復徵引其端玄說一書超玄致吾士林雅尚舊矣是編搜百代

之菁華掇羣書之芳潤乃詳於倫紀而略於批學該及品彙而結局於仙釋其於名理心宗注而在指不歷然此其於玄說又不為神奇醫王蓋藥搜勃皆以治療是編雖主采輯非自發其所

焦氏類林

序

二

蘊而托契神遊何人非我一徑編纂便寄精光吾徒手是書即景行先哲茲焉載途潛窺秘奧茲焉啓牖悚然起憬然悟將在斯乎將在斯乎若舍英咀華博聞廣識直其末事耳觀者未論筆乘即以此知弱侯可也孟



起氏其山知弱侯者哉

萬曆丁亥冬孟友入李登士龍

甫識

焦氏類林

序

三

焦氏類林目錄 并題

一卷

編纂

君臣

父子

兄弟

夫婦

師友

二卷

方正

長厚

清介

雅量

慎密

儉約

識鑒

言語

三卷

政事

文學

四卷

焦氏類林

目錄

十一

幹局

賞譽

品藻

風惠

警悟

五卷

豪爽

任達

寵禮

企羨

仕宦

棲逸

遊覽

傷逝

六卷

術解

書法

巧藝

兵策

容止

簡傲

汰侈

矜率

詆毀

排調

假譎

紕漏

惑弱



七卷

象緯

形勝

節序

宮室

冠服

食品

酒茗

器具

文具

典籍

聲樂

攝養

熏燎

草木

鳥獸

八卷

仙宗

釋部

余少嗜書苦家貧不能多致時從人借本諷之顧性  
顛愚隨諷隨忘有未盡忘者往來曾臆又不能舉其  
全為恨表聖之詩不云乎亾書久似憶良朋真余意

焦氏類林

目錄

二

中事也庚辰讀書有感葛稚川語遇會心處輒以片  
紙記之甫二歲計借北上因罷去殘藁委於篋笥塵  
埃漫滅不復省視久矣李君士龍見之謂其可以資  
文字之引用備遺忘之萬一也乃手自整理取世說  
篇目括之其不盡者括以他目辟之溝中之斷文以  
青黃則士龍之為也嗟乎古之學者提要鉤玄率所  
不廢顧余之寡昧愧非其人第割裂成書破碎大道  
為博雅之貳而已書凡若干卷其大意具編纂一篇  
故綴之卷首

萬曆乙酉孟春建業焦竑弱侯題

焦氏類林卷之一

建業 焦竑弱侯輯  
王元貞孟起校

編纂

劉孔才黃初中為散騎常侍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  
相從作皇覽

葛稚川云余鈔掇眾書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收多  
思不繁而所見博

陸士衡著要覽三卷自序云直省之暇乃集要術三  
篇上曰連璧集其嘉名取其連類中曰述聞寔述予

焦氏類林

卷之一

書目

之所聞下曰析名乃搜同辨異  
王筠云余少好鈔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瞥觀皆即疏  
記後重覽省歡情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  
三四迄今四十載躬自鈔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  
好事備遺忘而已

韋敬遠少愛文史留情著述手自鈔錄數十萬言晚  
年虛靜唯以體道會真為務舊所著述咸削其藁  
魏彭城王勰雅好文筆既無山水之適又絕親知之  
游獨敦尚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撰自古帝王賢  
達至於魏世通三十卷各為要略



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數十各題門目作七層架  
列齋中命諸生求集事類投中倒取鈔錄成書故記  
代無次談苑

柳仲郢退公布卷不舍晝夜九經三史一鈔魏晉南  
北史再抄手書分門三十卷號柳氏自備小楷精謹  
無一字肆筆劉昫唐書

南唐馮贇云余事科舉三十年蔑然無效天祐元年  
退歸故里築選書室以居取九世所蓄書二十萬八  
千一百二十卷六千九百餘帙撮其膏髓別爲一書  
若見於常常之書者此必略之庶兵火煨燼之後來

者不至束手焦氏類林 卷之一

陶穀云世宗時水部郎韓彥卿使高麗彥卿有一書  
曰博學記偷鈔之得三百餘事清異錄

陳瑩中好讀書至老不倦每觀百家文及醫卜等書  
開卷有得則片紙記錄黏於壁間環坐既徧卽合爲  
一編前後凡數十冊吹劍錄

葉廷珪云余兒時知嗜書自肄業郡庠牽綵入仕四  
十餘年未嘗一日釋卷食以飴口怠以爲枕士大夫  
家有異書無不借借無不讀讀無不終篇而後止常  
恨無貲不能盡傳寫間作數十大冊擇其可用者手

鈔之名曰海錄廷珪錄序

吳枋云陸務觀言司馬溫公聞新事卽錄於冊且記  
所言之人近鄱陽董草庭檢閱亦然枋不免效顰凡  
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口之所誦心之所得隨手鈔記  
目曰野乘已積成十餘卷野乘序

君臣

虞犧女媧神農是三皇皇者中也合天履中開陰布  
綱上合黃極其施光明春秋運斗樞  
神農氏夫負妻戴以治天下堯曰朕之比神農猶昏  
之仰旦也尸子

焦氏類林 卷之一

黃帝有七輔風后受金法天老受天籙五聖受道級  
知命受糾俗窺紀受變復地典受州絡力牧受準斤  
皆州選舉翼佐帝德論語摘輔象

黃帝居人上惴惴如臨深淵舜居人上矜矜如履薄  
冰禹居人上慄慄如不滿日太公金匱

舜棄黃金於嶮巖之下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將以  
杜淫邪之路絕琦瑋之情陸賈新語

禹之治天下也得咎繇得杜子業得既子得施子闇  
得季子甯得然子堪得輕子玉得七大夫以佐其身  
以治天下而天下治湯之治天下也得慶誦伊尹湟



里且東門虛南門燬西門疵北門側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鬻子

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鍾鼓不修子女不飾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呂紀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譬其如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廷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

德氏類林 卷之一 賈傳新書

故明君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湯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君若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於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伊尹之於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之是子不欲我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墨子

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亾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

周公旦明日早夢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為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所以亾也巳以此告王矣呂覽

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已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呂覽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桓

公曰不然士驚祿爵者固輕其主其主驚伯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驚祿爵吾庸敢驚伯王乎遂見之呂覽

齊桓公知甯戚將任之以政羣臣爭讒之曰甯戚衛人也去齊不遠君可使人問之問之而固賢用未晚也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忘其大美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舉火而爵之以為卿劉晝新論

桓公觀於廢問廢吏曰廢何事最難廢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為圉人矣傳馬棧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



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管子

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

也無方而富者生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此謂

道之榮公退再拜請若此言管子

管子復於桓公曰墾田大邑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

臣不如甯邀請置以為大田登降辭讓進退閑習臣

不如隰朋請置以為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

必忠不避死不重爵富臣不如東郭牙請置以為

大諫臣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三軍之

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置以為大司馬決

獄折衷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弦章請置以為

大理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

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

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

管子春秋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公曰告仲父者三而

優笑曰易哉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

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已得

仲父之後何為不易乎哉韓非子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

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之所與居皆其所

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

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韓非子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孔子聞之使人往視還曰

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

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

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說苑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

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氏悟

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

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韓詩外傳

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召三桓議之左丘明曰周人

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講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

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

於深林之中矣今君欲以孔丘為司徒召三桓而議

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也符子

哀公問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

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

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祿圖



帝譽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  
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乎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  
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號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  
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  
乎後世 韓詩外傳

齊景公遊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告左右曰敢有先  
言歸者死顏蠲進曰君樂治海不樂治國彼若有治  
國者君安得樂此海乎遂歸中道聞國人將謀不納  
之 說苑

景公為臺臺成又欲為鐘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為臺  
傳氏類林 卷之一

又欲為鐘是重斂於民民之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  
為樂不祥景公乃止 說苑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  
此不知其罪而歿臣請為君數之公曰諾晏子舉戈  
臨之曰汝為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  
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歿汝使吾君以馬故殺  
人聞於四鄰諸侯而罪又當歿公曰夫子釋之勿傷  
吾仁也 說苑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  
對曰嬰聞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昔先君桓公身

體情懈詞令不給則隰朋暱侍左右多過獻識不中  
則弦甯暱侍田野不修民氓不安則甯戚暱侍軍吏  
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甫暱侍居處佚怠左右懾畏繁  
乎樂省乎治則東郭牙暱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  
管子暱侍先公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  
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頻今君  
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不具 晏子春  
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欵門曰君至晏子被玄  
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  
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

傳氏類林 卷之一 九

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  
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穰  
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  
有畔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  
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  
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欵門  
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箏行歌而出公曰樂哉  
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  
何以樂吾身 晏子春秋

晏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今寡人與一

3



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爲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韓非子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細人也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嬰之宗族待嬰而祝其先人者數百家齊國之間士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臣爲此仕者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尼語門弟子曰救民之姓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晏子春秋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公孫龍子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隈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

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夫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于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韓非子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今之左右縣令發蓐而席弊甚嗣君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蓐而席弊甚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爲神也韓非子齊崔杼弑莊公邢蒯瞶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弑莊公子將奚如邢蒯瞶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蒯瞶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母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說苑晉平公藏寶臺火公子宴東帛而賀曰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藏於困庾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乏於外而賦斂無已昔桀紂殘暴爲天下戮今皇天降火於藏臺是君之福也韓詩外傳晉平公問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



滯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須無善純緣桓公知承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斷割之隰朋煎熬之賓須無齊和之羹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晉平公問居師曠侍平公曰子生無日朕甚矣子之

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

羣臣行賂以采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耳何害乎國家哉

墨者有鉅子腹贛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腹贛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為之賜而今吏弗誅臣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

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謂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愠曰謔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即刑焉簡子曰夫殺人

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騾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授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亾其用子之謁申子辟舍請罪

韓非子



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子方笑  
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  
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文侯曰善

周師經侍魏文侯善鼓琴文侯耽之起舞經怒以琴

撞文侯文侯怒使人曳下殿將殺之經曰臣撞桀紂

之君不撞堯舜之主文侯曰寡人過矣乃舍之懸琴

於壁以為戒十二國史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曰不足子賢足恃

乎曰不足兄弟賢足恃乎曰不足臣賢足恃乎曰不

足文侯勃然作色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為

不足者何也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

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

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聖人者不至恃人者

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韓詩外傳

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

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

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

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

於寒韓非子

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為首張孟談曰晉

焦氏類林 卷之一 十四

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為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  
危社稷殆憂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  
禮者唯赦吾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  
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為人臣莫敢失禮呂氏春秋

任登為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瞻胥

已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為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

而未之目邪為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晉國之故襄

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也吾又耳而

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為中大夫

呂氏春秋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對曰人君之事無

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

罪也大道容眾大德容下聖人寡為而天下理說苑

王斗修道不仕曾造齊宣王門欲見宣王宣王使謁

者延斗入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

於王何如謁者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王趨

而迎之於門曰寡人奉先王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

直言正諫不諱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之愛尺

穀也王曰何謂也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

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國非左右便辟

焦氏類林 卷之一 十五



則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王起謝曰寡人有罪於國家矣於是舉士五人任之以官齊國大治齊宣王為大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未能成羣臣莫敢諫者香居問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為淫樂敢問荆邦為有主乎王曰為無主敢問荆邦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居曰今日為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諫寡人之晚也新序

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牛目羣臣請弛期

集賢類林

卷之一

十六

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王季葬渦山之尾樂水齧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為帳三日而後葬今太子宜曰先君欲少留而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為日此文王義也太子曰善孟子梁君出獵見白鴈欲自射之道上有驚鴈駭者梁王怒命射此人其御公孫龍諫曰昔衛文公時大旱三年上云必須人祀文公曰求雨為民也今殺之不仁吾自當之言未卒而雨人君重鴈殺人何異虎狼梁君引龍登車曰善哉今日獵得善言也新序鄒穆公令食鳧雁者必以糝母得以粟於是倉無糝

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糝吏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啗牛而耕曝背而耘勤苦而不敢惰者豈為鳥獸也哉粟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養鳥也且女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糝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賈太傅新書

列精于高聽行乎齊湣王善衣東布衣白縞冠纓推之履特會朝雨祛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麗列精于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

集賢類林

卷之一

十七

之狀也喟然歎曰侍者為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又况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亾無日矣呂氏春秋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鼓鞀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墮銅丸以撻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才史丹進曰凡所謂才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鞀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嘿然而笑史丹傳成帝禁中設晏飲之會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



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以班伯新起數目禮之因指畫問伯紂為無道至於是乎伯對曰紂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眾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或號或譁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荒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敘傳鄭崇哀帝時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諍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鄭崇傳光武臨朝或有情容張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

焦氏類林

卷之一

十八

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范曄漢書

帝問宋弘通博之士弘薦桓譚才學洽聞幾及楊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帝每譏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召譚讓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問之弘謝曰臣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弘嘗譏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徹之漢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

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潘夫論

襄楷諫桓帝曰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今陛下婦女極天下之麗甘肥單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范曄漢書陳蕃上疏曰今京師置賢道路誼譁言疾覽曹節等與趙夫人並亂天下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

焦氏類林

卷之一

十九

西耽祿畏害

毛玠為吏部尚書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吏部用心如玠風俗之易不難魏志明帝見殿中侍御史簪白筆側階而立問此何官辛毗曰御史簪筆書過以紀陛下不依古法者今直備官耗筆耳魏書張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進退不安孫策聞之歡笑曰昔管仲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



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

張昭傳

孫亮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  
中有鼠矢亮問主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邪曰向求  
實不敢與黃門不服左右以二人辭不同請付獄推  
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裏燥亮笑曰若久在蜜中  
中外當俱濕今裏燥必黃門所為黃門首服左右皆  
大驚悚

吳曆

朝議推唐彬楊宗為監軍晉武帝問散騎常侍文立  
曰彬宗孰可用立對曰彬宗俱立事績在西不可失

焦氏類林

卷之一

三

也然宗有酒嗜彬性在財欲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  
可足酒嗜難改遂用彬

華陽國志

齊高帝時都下舛雜且多姦盜上欲立符伍家家以  
相檢括王儉諫曰京師翼翼四方是湊必也持符於  
事既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為京師

梁武帝問徐勉求一有學藝解朝儀者為儀曹郎勉

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詳練故事帝即日除儀曹每建

議訪問前事休源即以所通記隨機斷決曾無留滯

任昉謂之孔獨誦

梁書

呂僧珍既有大勲任總心膂性甚恭慎當禁中盛夏

不敢解衣每侍御座屏氣鞠躬果實未嘗舉筋常醉  
後取一甘食帝笑謂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進

梁書

周武為象經隋文從容謂郎茂曰人主之所為感天  
地動鬼神而象經多亂法何以訓人茂竊歎曰此言  
非常人所及

古弼入秦蒺藜苑圍太武方與劉樹棋弼侍坐良久不  
獲申乃起於帝前捽樹掣下牀以手搏之曰朝廷不  
理實爾之罪帝愕然放棋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  
何罪弼具狀以聞帝奇而可其奏

焦氏類林

卷之一

三

文宣嘗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王紘曰亦是大苦

帝曰何苦紘曰長夜荒飲不悟國破是謂大苦

薛收上書諫秦王田獵王答曰覽所陳知成我者卿  
也明珠兼乘未若一言

唐書

開元中夷州刺史楊潛坐贓當死上命杖之六十流  
古州裴耀卿上疏以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  
笞事頗為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從

王方慶居相位以子為眉州司士恭軍天后嘗問曰

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

遠臣之子焉敢相近世以比倉唐之對

李德裕諫論

河東節度使王鐸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



曰鏐可兼宰相李藩遽取筆減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為奏可以筆塗詔邪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

呂蒙正為相夾袋中有冊子四方人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疏之或一人而數人稱之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文武百官各稱職厄史

張方平平生未嘗不衣冠而食嘗暑月與其壻王鞏同飯命鞏褫帶公衫帽自如鞏顧見不敢公曰吾自布衣諸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賜敢不敬乎子自食某之食雖袂衣無害也

焦氏類林

卷之一

三三

范文正一日見王沂公言宰相當顯拔人物自丞相當國門下未見一人沂公曰司諫不思耶若恩盡歸已怨將誰歸范公恍若自失

父子

賢母附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為卑而層巢其顛魚鼈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

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大戴禮

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鬻指孔子曰參之孝精感萬里搜神記

趙簡子之子長伯魯幼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悉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後

趙簡子盡召諸子語母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母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母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母卹果賢廢太子伯魯而以母卹為太子

焦氏類林

卷之一

三三

陸生有五男廼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今為生產陸生嘗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歿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為也史記

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兵隨



度遠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謂六將軍光問千秋戰

孝子傳

關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不

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歎曰霍氏世

衰張氏興矣班固漢書

韋賢四子少子玄成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謬

曰遺子黃金滿贏不如教子一經

鄧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

皆可以為後世法

平當為相上欲封當病篤不應召或謂當不為子孫

那備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起受疾印還臥而歿

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為子孫也

鮑永少有志操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即

去之范曄漢書

趙至字景真漢末其祖流宕客緱氏令新之官至年

十二與母共道傍看母曰汝先世非微賤家也汝後

能如此不至曰可爾耳歸便就師誦書蚤聞父咩叱

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答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

老父不免勤苦稽紹敏

焦華父遺管病甚冬中思瓜華夢一人黃冠謂曰聞

子父病思瓜故送以助華拜受之及寤在手馨香非

常父食而病愈

孝子傳

孫權召顧雍父子及其孫譚飲譚時為選曹尚書見

任貴重是日孫權飲極歡譚醉三起舞舞又不知止

雍內怒之明日召譚訶責之曰君王以舍垢為德臣

下以恭謹為節何有舞不復止雖為酒後亦由恃恩

損吾家者必汝也江表傳

王景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渾曰深戒之曰

吾欲使汝曹顧名思義

王羲之與謝萬書曰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

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

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逸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

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晉書

李密字令伯事祖母以孝聞其侍疾則日夜不解帶

奉使聘吳吳主與羣臣論寧為人弟密曰願為人兄

矣吳主曰何為密曰為兄供養之日長

吳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毀過禮時與太

常韓康伯鄰居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涕悲不

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伯曰汝後若居銓曹當用此

輩人後為吏部尚書乃進用之鄭統孝子傳

劉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一子授漢



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

顏延之候其子竣遇賓客盈門竣方臥不起怒曰恭敬樽節福之基也驕狠傲慢禍之本也况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

顏延之子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給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車逢竣鹵簿即屏駐道側謂曰吾平生不喜見貴人今不幸見汝

王僧虔戒子書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各爾身已切豈復關吾邪鬼惟知愛深松茂柏寧復知子弟毀譽因汝有感故

焦氏類林

卷之一

二十六

略敘胃懷

齊書

江泌字士深性仁慈衣敝多蟲以綿置之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有孝行族有與泌同名者世謂為孝泌以別之

齊春秋

王修母以社日凶來年社日修哀感悲號鄰人罷社

蕭廣濟孝子傳

韓靈敏早喪父其兄靈珍至孝母凶家貧無以葬與

靈珍種瓜靈敏朝采暮還復生葬事由此舉

沈約齊記

沈約指其子謂陸喬曰此吾愛子也少聰慧好讀書因以青箱名之欲傳吾之學也

宣室志

支漸蜀之資陽人年七十持母喪廬於墓白蛇素狸擾其傍皓鳥鵲雀集於隴

華陽國志

阮孝緒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

徐仲原望江人親喪廬墓禽採花而挿墳獸銜土而壘隴

張敷生母凶數歲聞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惟得一畫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筭流涕

梁書

房玄齡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戒為

焦氏類林

卷之一

屏風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

虞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兒作匠文武豈有種耶

新唐書

郭子儀禁軍中無故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都虞候之橫子儀歎息語

僚佐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

宋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既之問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躡勇聞之遜精草隸皆得父一絕



王荆公教元澤求館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何必爾公曰先入者為之主吳氏家語

王敬弘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問之答曰丹朱不應乏教甯越不聞被捶

劉尚書寔娶華家女生子不令或謂尚書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不旦夕切磋使自改耶尚書答曰吾之行事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世以劉言為當

鄭玄之子益恩赴黃巾之難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

焦氏類林 卷之二 十八  
雋不疑為青州刺史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漢崔篆母師氏通九經自家之言王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事物紀原

鍾士季母嘗言人誰能皆體自然但力行不倦抑亦其次

孟仁少從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襦大被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除監

池司馬捕魚作鮓以寄其母母責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我何以遠嫌吳錄

朱序鎮襄陽苻堅遣將圍之序母韓氏自登城謂西北角當先受敵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子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眾便守新築城賊引退人謂此城為夫人城晉書

泰姨南鄭楊相妻也有四男二女相叵教訓六子動有法矩長子元珍出醉歸十日不見之曰我在女尚如此我叵何以帥羣弟子元珍叩頭謝過次子仲珍伯母請客既至無賢者母怒責之仲珍乃革行交友

焦氏類林 卷之二 十九  
賢人兄弟為各士泰姨之教流於三世華陽國志

禮珪陳省妻楊元珍女也生二男娶婦皆貴家豪富從婢七八資遣豐饒禮珪敕二婦曰先姑母師也常言聖賢必勞民者使之思善不勞則逸逸則不才吾家不為貧也所以粗食給吾者使知苦難備獨居時二婦拜受教從孫奉上微慢珪抑絕之感悟華行遭亂宗表欲見之必自嚴飾從子孫侍婢乃引見之曰此先姑法也四時祭禮親養牲釀酒年八十九卒

華陽國志  
何無忌夜於屏風裏草檄文其母劉牢之姊也登橙



密窺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所與同謀者曰  
劉裕母尤喜因爲言玄必敗舉事必成之理以勸之  
宋書

王琚爲中書侍郎母來京師讓琚曰爾家上世皆州  
縣職今爾無攻城野戰勞以諂佞取容海內切齒吾  
恐爾家墳墓無人復掃除也琚卒不免

李審諸爲御史臺中送祿米到宅其母遣量之賸三  
石問其故曰御史例不槩又問車脚幾錢答言御史  
例不還脚錢母怒送賸米及脚錢因責審諸御史皆  
有慙色唐書

焦氏類林

卷之一

三十

李景讓爲浙西觀察一左都押衙忤意杖殺之軍中  
憤怒將變景讓方視事母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責  
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妄殺萬一一致一方不寧  
豈惟上負天子使垂年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先  
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泣拜爲  
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

鄭善果爲景州母崔氏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  
輒坐胡牀於鄣後察之聞其決合理則賜之坐相對  
談咲若行事不允或妄瞋怒母乃還室蒙袂而泣終  
日不食

兄弟

太守第五倫舉許武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  
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  
共割財產以爲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  
弟所得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鄒武貪婪晏等  
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盜聲  
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  
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  
郡中翕然稱之許荆傳

田輝叔都兄威都俱稱純懿而叔都最知名郡欲察

焦氏類林

卷之一

三十一

授之輝恥越賢兄遂託病瘖人數恐灼持之有度後  
在田舍連陰雨友人張子平吉仲考等密共穿墮奪  
叔衣衾窮夜獨處竟無聲響子平因前抱持曰謂汝  
陽瘖避兄耳何意真爾天喪斯文吾儕何效乎相對  
歔歔哀動左右積四歲威都果舉安定長史據輜垂  
綬還鄉薦祖叔都沃暇神坐頰仰因語是月司隸太  
尉大將軍同時並辟爲御史舉茂才風俗通  
吳文章少孤與兄伯武相失二十年後會下邳市爭  
計共鬪伯武毆文章欲報擊之心中愴悽手不能舉  
大自慙也因投杖於地相問乃真兄弟也風俗通



杜林弟成物故隗囂聽林持喪歸葬尋悔追令刺客  
楊賢於隗邸遮殺之賢見林身持鹿車載致弟喪乃  
歎曰當今之時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遂  
亾去

李克兄弟二人貧無擔石之儲并日而食易衣而出  
妻竊謂克曰今貧如此妾有私財可分異獨居人多  
費極無為空自窮也克請呼鄰里親戚相對前跪白  
其母便顧其妻叱而遣之婦行泣出門去杜預汝南  
裴叔則營新宅甚麗當移住與兄共遊牀帳儼然軒  
樞疎朗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言叔則心知其意便推

使兄住

焦氏類林

卷之一

三十一

顏含兄畿得疾就醫療遂歿醫家家人迎喪旛每繞  
樹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  
藥太多傷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父祝之曰  
若爾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不爾葬也旛乃解及還其  
婦夢之其母及家人又夢之含乃曰語非常之事古  
則有之乃發棺果有生驗然氣息甚微飲哺將護累  
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含乃絕棄人事躬  
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晉書  
辛攀字懷遠隴西人父奭尚書郎兄鑿曠弟寶迅皆

以才識知名秦雍為之語曰五龍一門金友玉昆前漢書

戴仲若與兄勃並隱遁有名世居剡下又以桐廬地  
多名山復共遊之因留止居後勃疾患醫藥不給仲  
若謂勃曰顓隨兄得聞非有心於默語兄今疾篤無  
可營療顓當干祿以自濟耳乃告時求海虞令事垂  
行而勃卒仲若便引退  
齊宣帝問道成道慶學業於雷次宗曰其兄外朗其  
弟內潤皆良璞也。

到茂灌與弟茂沿皆有文才兼善言理時人比之二

焦氏類林

卷之一

三十一

陸世祖嘗贈詩云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  
兩到復似凌寒竹。

蕭光祿子範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略相比而風采容  
止不逮故官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兄弟五人至  
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常吟諷之以况已  
蕭子範別傳

崔光悌之子鴻弱冠有著述拜給事中光悌謂次子  
曰阿鴻已摩天去汝可不勉哉。

吐谷渾阿豺疾有子二十人召母弟慕利延曰汝取  
一隻箭折之慕利延折之又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



慕利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乎單者易折衆者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

崔儼諫議大夫其羣從數十人自興寧里謁大明宮冠蓋相望歲時宴於家以一榻置笏猶重積其上璘

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祭戟世號三戟崔家宋祁唐書

裴宣明二子景鸞景鴻並有逸才河東呼景鸞為驥子景鴻為龍文

郭雋字弘文太原人家門雍穆七世共居犬豕同乳鳥鵲同巢時人以為義感州上其事上遣平昌公宇

文徵詣其家勞問之焦氏類林 卷之一 三十四

汜毓字稚春奕世傳業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王晉中興書

夫婦今媛附虞翻與弟書長子容當為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

天其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劉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人通經者

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延明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一婿有誰坐此者

延明遂奮衣坐神志湛然曰延明其人也瑀遂以女

妻之

孔淳之與王敬弘並為人外交申以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為禮至則

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之答曰此固農夫田頰之禮也

陳定字子仲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為相仲謂妻曰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妻曰結駟萬

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

不保命也於是夫妻逃去為人灌園高士傳

柳下惠妻誅其夫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誠信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强察兮蒙

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嗟呼惜兮乃不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

呼哀哉魂神世兮夫子之謚宜為惠兮列女傳

韓馮戰國時為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捕舍人作青陵臺何氏作烏鵲歌以見志曰南山有烏北

山張羅鳥自高飛羅當奈何遂自縊歿九域志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貴清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為貞婦



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巴家婦清傳

霍光與張安世謀欲廢主更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家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楊敞傳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喪其妻不哭臨殯於棺上大言自同恩好四十餘年服食祿賜男女成人幸不為夭夫復何恨哉今相及也風俗通

焦氏類林

卷之一

三六

王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而其子為郡功曹子伯遣子奉書於霸客去久臥不起妻怪問之霸曰向見令狐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君躬勤苦子安得不耕以養既耕安得不黃頭歷齒奈何忘夙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

隱遯列女傳袁隗妻是馬季長女少有才辯季長世家豐豪華遣

甚盛初成禮隗問曰嬪奉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言弟先兄舉世以為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非如鄙薄苟然而已隗默然不能屈

李固三子基茲熒熒時年十三姊文姬為趙伯英妻知禍將作喟然獨悲曰李氏滅矣密與二兄謀藏匿熒託言還京師有頃州郡收基茲皆成獄中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成其在君矣成乃將熒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為酒

焦氏類林

卷之一

三六

家傭而成賣卜於市陰相往來積十餘年王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

曹公問蔡文姬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否文姬曰昔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曹公言當使十吏就夫人寫



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  
唯命於是繕書送上文無遺誤

孫策功曹魏騰以忤意見譴將殺之夫人吳氏乃倚  
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魏功曹在公  
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叛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  
投此井中策大驚遽出騰孫會稽錄

桓範持節都督青徐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欲斬岐  
坐免復為兗州刺史屬鎮北將軍呂昭範語妻曰我  
寧作諸卿向三公長屈耳不能為呂屈也妻曰君前  
欲斬徐州人謂君難於作下今復羞為呂屈是復難

焦氏類林 卷之一 三十八  
為作上魏志

趙娥父為李壽所殺娥乃帷車袖劍白日刺壽於都  
亭詣縣曰父讎已殺請受戮顏色不變縣尹縱之娥  
不肯強載還家會赦得免魏志

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瑯邪王其妻習氏諫之不  
聽及琅邪即位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  
吾欲奔魏何如妻曰不可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  
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  
失明求受罪如此當逆見優饒非但活也衡從之吳  
主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司獄其遣

衡還郡吳錄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女韡有淑德傳玄求為繼室憲  
便許之時玄與何晏鄧颺不穆晏等每欲害之時人  
莫肯共婚或曰何鄧執權必為玄害亦猶排山壓卵  
以湯沃雪耳奈何與之為親憲曰晏等驕侈必當自  
敗司馬太傅獸睡耳吾恐卵破雪消行自有在晉書

桓玄問王凝之妻謝氏曰太傅東山二十餘年遂復  
不終其理云何謝答曰公叔太傅先正以無用為心  
顯隱為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異耳

焦氏類林 卷之一 三十九  
符堅幸太學博士盧壺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周官

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傳父業今  
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傳授後生於是就  
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徒百二十人隔絳紗帳而受業

號宋氏為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裴景

陶潛妻翟氏與潛志趣同能安苦節夫畊於前妻鋤  
於後

鮑令暉歌詩往往斷絕清巧擬古尤勝昭嘗答孝武  
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冲耳詩品



著香茗賦見陸龜蒙小名錄

襄陽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截耳置盤中為誓乃止所住戶有燕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棲乃以縷繫腳為志後歲此燕復更來猶帶前縷女因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南史

魏尚書令王肅博學多通才辭美茂高祖甚重之先仕齊日聘謝氏女為妻及至京師復尚公主謝作五言詩贈曰本為簿上蠶今作機上絲得路逐勝去頗

意纏綿時公主代肅答謝云鍼是貫綿物目中恒任

焦氏類林 卷之一

絲得帛縫新去何能衲故時肅甚有愧色洛陽伽藍記

北齊盧士深妻崔林義之女有才學春日以桃花醞兒面呪曰取桃花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取白雪

取桃花與兒洗面作妍華取花紅取雪白與兒洗面

倫允澤取雪白取花紅與兒洗面作華容虞世南史略

高柔婚泰山胡母氏女年二十有倍年之覺而姿色清惠近是上流婦人柔家道隆崇既罷官營宅於伏

川馳動之情既薄又愛翫賢妻有終焉之志尚書令何充取為參軍僂俛應命眷戀綢繆不能暫舍相贈

詩書清婉辛切辛統柔集序

潘炎德宗時學士蒙異眷夫人劉氏晏相女也京尹有故伺候不得見乃遺闈者三百縑夫人知之歎曰豈有人臣京尹願一見乃遺奴三百縑邪危可知已遽勸潘公避位子孟陽為戶部侍郎夫人曰以爾人才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至也戶部慰諭再三乃曰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通招客至夫人垂簾視之既罷會曰皆爾之儔也不足憂矣末座綠衫少年何人答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幽間鼓吹

劉從諫得父封頗勾聚亡命窺脅朝廷而張谷佐其事

焦氏類林 卷之一

事谷妓李新聲諫曰妾於公自歌酒外非所知然食

人之食者憂人之憂况妾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非其有拔城野戰之功蓋以其先父挈齊還我去

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為其屬且以不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此倚伏之數也而又卒伍佻險

言語不祥是不為齊鬼所酬而歿於帳者幸矣孰謂公反不知其事者哉姑不能早拆其肘臂以作天子

計則宜脫旅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衣食言訖涕淚悲落谷不能用竟坐從逆矣

師友



南榮越既遇老聃，匪若慈父。雁行避景，變立旋進而後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飢十日而得太牢焉。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淵之於孔子也，猶參之事父也。○畏如禮畏，顏淵之畏。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吒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

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

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

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

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說苑

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致師而學，不能學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也，吾所謂不能化者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祛衣往受業。韓詩外傳

鄭玄因涿郡盧植事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人。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

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筭，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鍾興封關內侯，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

人有從劉獻之學者，獻之輒謂曰：百姓雖殊，要以德行爲首。子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天下自知。儻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屨從師，正可博聞多識，不過爲

焦氏類林

卷之一

四十一

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臯魚之歎，乃歸養親，先達何覺之晚也。

童子魏照，求入事郭泰，供給洒掃。泰曰：當精義講書，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漢記

泰名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郭泰傳

龐士元師事司馬德操，士元嘗一日謁之時，適蠶月，德操躬采桑後園，自坐樹上不動。令士元助其條桑，因與談論，興廢其言如神。遂移日忘食。



晉司馬越與阮瞻書曰禮年八歲出就外傳明始可以加師訓之責則十年曰幼學明可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小兒既無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風望諸君時以閑豫周旋誨接孔長彥季彥兄弟聚徒數百時人為之語曰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講誦皆可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那得成論語橋轉象

許商善為筭著五行論歷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為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為言語重泉王吉少

雋氏類林

卷之一

四十四

音為政事齊夙欽幼卿為文學王莽時林吉為九卿自表上師冢大夫博士郎吏為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常爽致館溫水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立勸罰之科若嚴君焉高允曰文翁豕立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號儒林先生

沈麟士隱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士數十百人各營居宇依止其側時人語曰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居成市

何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於南郭外立學聚生徒

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穎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遊謂之南學王球嘗云尚之西河之風不墜

任末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廼躬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救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從而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

岳武穆生而有力未冠能引弓三百斤弩八百石學射於周同能左右射同歎曰朔望必鬻衣具酒肉詣同冢奠而泣引同所贈弓發三矢乃酌父知而義之章

雋氏類林

卷之一

四十五

楊萬里為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遷謫杜門謝客敬夫為之介紹數日乃得見因懇請教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楊得此語終身厲清直之操王壽

許謙初從金履祥學履祥語之曰士之為學猶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鹹頓異今子處此三日而猶夫人也豈我之學無以振發子邪謙聞之惕然自厲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

倪元鎮自先世以來代雄於貴元鎮厭棄紛華清修



好義其師輩昌王仁輔老而無嗣奉養終其身歿為制服執喪營葬務致誠慤當世稱之

顧潤之德玉嘗從俞觀光學觀光無子嘗語人曰吾昔寢疾潤之侍湯藥情若父子醫為感動弗忍受金我老必托之以从尋訪醫吳中疾革趣舟歸潤之次尹山而卒明日至構李潤之奉其屍斂於家衰經就位士人為潤之來弔者潤之拜之明年葬顧氏先塋之旁歲時祭享惟謹或問斂於家禮歟潤之曰吾聞師哭諸寢又曰生於我乎養於我乎殯非家斂之其將尸諸草莽乎生服其訓从而委諸草莽仁者弗

焦氏類林

卷之一

四十六

為也聞者歎服

輟耕錄

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辯宰我侍亾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

尸子

文王有胥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鄰孟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孔叢子

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

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

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

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

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為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為

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說苑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

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

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璜孰可

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

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

焦氏類林

卷之一

四十七

三士則王功成豈特伯哉

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懷章綬還至舍亭而國人未知也所知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遺與純

西京雜記

扇買臣至郡引為上客尋遷為掾史

東方朔與公孫弘書曰同類之遊不以遠近為故士

大夫相知何必以撫塵而遊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

北堂書鈔

鴻安丘成都人與嚴君平友善作君平誄云無營無

欲澹然淵清又有林間翁孺者臨邛人亦君平同時

友



尹敏與班彪親善每相遇則日盱忘食夜分不寢自以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

公沙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吳祐賃春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曰之間

張彥真好學博聞而任情不羈其意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賤如乖其志好雖王公大人終不屈從

常歎曰从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我者胡越可親苟或不然從物何益 張才傳

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泛舟寒裳率爾休暢 盛弘之荊州記

龐德公居峴山南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河上先人墓德操竟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

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妻子羅拜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

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由是顯名 陳羣傳

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已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而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

為已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

稱衡逸才飄舉少與孔融作爾汝之交時衡未滿二

十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共結殷勤不能相違以建安北遊或勸其詣京師貴游者衡懷一刺遂至漫滅竟無所詣 文士傳

矯慎少慕松喬道引之術隱遯山谷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然二人自謂遠不及也葛龔久病長水校尉

寶章移書勸龔曰過矯仲彥論昇仙之道從蘇博文談超世之高適馬季常講墳典之妙所謂喬松可與

馳驚何細疾之足患耶龔報曰見斯眾賢足以忘疾釋愁

周乘字子居天資聰明高峙嶽立非陳仲舉黃叔度之儔不交也仲舉嘗歎曰周子居真治國之器 汝南先賢傳

趙儼避亂荊州與杜襲繫欽通財共計合為一家李燮字德公太尉固子也與趙元珪賈偉節荀慈明

張伯慎為友伯慎為潁川太守與慈明交相言論偉節與焉京師以為臧否伯慎問元珪曰德公所言何

元珪曰無言也伯慎曰當如德公兒輩徒靡沸耳慈明亦寤而心變 華陽國志

范式遊太學與汝南張劭為友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劭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耳親見孺子焉乃共剋

謂劭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耳親見孺子焉乃共剋



期日後期欲至劭具白母請為饌待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醞酒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

卓恕嘗從建康還會稽辭太傅諸葛恪問何當復來恕言某日常復至省觀至日恪欲為主人停不飲食須恕至時賓客會者皆曰會稽建康相去千里道阻江湖風波難必豈得如期俄恕至一坐盡驚會稽典錄魯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標賣田地以賑窮弊甚得鄉邑歡心周瑜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困米各三

焦氏類林

卷之一

五十一

千斛肅乃指一困與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吳志

向秀字子期少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不慮家之有無外物不足怫其心顏延之五君詠交呂說鴻軒琴嵇亦風舉○秀別傳王濛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嘗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

裴瓚字國寶為中書郎風神高邁特為王綏所重每從其遊綏父戎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

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

趙至年十四入太學觀時嵇叔夜在學寫石經古文事訖去遂隨車問嵇姓名嵇曰年少何以問我至曰觀君風器非常故問耳嵇具告之至年十五陽病數數狂走五里三里為家追得又灸身體十數處年十六遂亡命至洛陽求索嵇具道太學中事便逐嵇歸山陽嵇紹補至敘

盧子友情性恬和蕭然有閒放之致與琅邪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嘗語王曰昔太丘道廣許子將知而不顧嵇生性情鍾士之過而絕言吾處李孟之

焦氏類林

卷之一

五十二

間去其太甚王以為然魏書謝尚書混自負才地少所交納與劉萬壽相遇便盡禮著歡或怪問之尚書曰人之相知豈可以一途限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夫豈有非之者耶。

劉繪與張融周順雅有風則時人為之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

陸惠曉與張融並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何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舊傳有交讓瀆因張陸也。

李肇與李敏同姓同歲同門同年登第肇詩曰因緣



三紀異契分四腋同

元植為御史鞠獄梓潼時白尚書在京與名輩遊慈  
恩小酌花下為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新愁醉折花  
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  
果及褒城亦寄夢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  
恩院院遊驛吏催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  
神交合若符契本事詩

陸贄年十八張鎰有重名請為忘年友

戴弘正每得密友一人則書於編簡焚香告祖考號

金蘭篤宜武盧事

佳氏類林

卷之一

五十一

侯司徒欲與王仲回交友仲回被徵司徒遣子昱候  
於道迎拜車下仲回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  
何為見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丹子有同門生喪親白丹欲往奔慰丹怒而撻之令  
寄縑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  
稱管鮑大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  
之者鮮矣時人服其言

宗承字世林少而修德雅正矜然不羣魏武弱冠屢  
造其門值賓客猥積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  
手請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為司空總朝政乃謂承曰

今可為交未承曰松柏之志猶存楚國先賢傳

任昉素清貧卒後其子西華冬日著葛帔練裙道逢  
劉孝標孝標泫然矜之乃著廣絕交論譏其舊交到  
既觀之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容也主人以  
璆璠收孔子徑庭而趨歷階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  
猶暴骸中原也呂紀○以下箴規

宰我欲短喪顏回曰人知其一未知其他但知暴虎  
不知馮河鹿生三年其角乃墮子生三年而離父母  
之懷陸音多懷音窠出衝波傳

佳氏類林

卷之一

五十二

公叔文子為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  
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  
子曰嚴則下暗下暗則上聾暗聾不能相通何國之  
治也蓋聞之也順鍼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  
并小流而成江海明王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  
所不受也說苑

張敞為京兆尹素與嚴延年善其治雖嚴然時頗有  
舍縱聞延年用刑刻急乃以書詰之曰昔韓盧之取  
兔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  
術



蓋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為凡庸所越失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強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法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廼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遠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君痛之

焦氏類林

卷之二

五十四

馬援謂梁松竇固曰凡人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李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全亂世為書貽曰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沈與時抑揚

范滂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為光祿勳范執公儀詣陳陳不止之范懷恨投板棄官而去郭有道聞而讓

仲舉曰若范孟博豈宜以公禮格之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議蕃乃謝滂。

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王肅與蔣濟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即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耶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謹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

石季倫嘗與長水校尉孫季舒酣宴孫傲慢過度季倫欲表免之裴叔則聞而謂之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

顧和謂王導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察察為政耶

王右軍與謝萬書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碎誠難為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為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美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為美談成否所由集在積小以高大君其存之

逸少與桓溫牋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令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

徐原慷慨有才志呂岱知其可成賜巾幘與共言論



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

柳元景顏師伯嘗詣沈慶之會其游田元景等鳴笳滿道慶之獨與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已久諸君炫此車服何為乎插杖而芸不為之顧

張九齡獎愛李泌嘗引至臥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絕之九齡獨念嚴太苦勁不

熊氏類林

卷之一

五十六

若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顧喜軟美者乎九齡改容驚謝因呼小友

無能子之友華陽子為所知迫以仕問無能子曰吾將學無心久矣仕則違心不仕則忿所知如何其可也無能子曰無心不可學無心非仕不仕夫欲於中漁樵耕牧有心也不欲於中帝車侯服無心也故理安於獨善則許由善卷不恥為匹夫勢便於兼濟則堯舜不辭為天子其為無心一也

王維與魏居士書足下風高於黔婁善卷行獨於石

門荷蓑豈謂利鍾釜之祿榮數尺之綬雖方丈盈前而疏食菜羹雖高門甲第而畢竟空寂人莫不相愛而觀身如聚沫人莫不自厚而視財若浮雲於足下實何有哉聖人知身不足有也故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知名無所著也故曰欲使如來名聲普聞故離身而反屈其身知名空而反不避其名也古之高者曰許由挂瓢於樹風吹瓢惡而去之聞堯讓臨水而洗其耳耳非駐聲之地聲無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我此尚不能至於曠士豈入道者之門歟嵇康云頓纓狂顧逾思長林而憶豐草頓纓狂顧豈

熊氏類林

卷之一

五十七

與倪受維繁有異乎長林豐草豈與官署門闌有異乎異見起而正性隱色事礙而慧用微豈等同虛空無所不徧光明遍照知見獨存之旨乎近有陶潛不肯把板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詞是屢乞而多慙也嘗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此亦人已攻中忘大守小不鞭其後之累也孔宣父云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可者適意不可者不適意也君子以布仁施義活國濟人為適意縱其道不行亦無意為不適意也苟身心相離理事俱如則何往而不適 王摩詰集



其思華子石文子叔愆子三人為友聞楚王賢而好士俱往見之至於欽巖之間衣寒糧乏度不能俱活二人俱以其思華子為賢推不糧與之二子遂死其思華子往見楚王楚王旨酒嘉肴設鍾鼓以樂之華子愴然憂悲援琴而鼓王曰琴何悲哉華子推琴離席流涕下對曰臣友三人石文子叔愆子竊慕大王高義欲俱來謁至於欽巖之間逢飄風暴雨衣寒糧乏度不能俱活二人不以臣為不肖推糧與臣二子遂凍餓而死今王雖陳設酒設樂誠不敢酣樂也楚王曰嗟乎乃如是邪於是賜華子黃金百斤命左右

焦氏類林

卷之一

五九

收二子葬之以華子為相

琴操○以下篤誦

趙襄子遊於囿中至於梁馬不肯進青井為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井進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為死人叱青井曰去長者且有事青井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為大事而吾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唯死為可適乃退而自殺

呂氏春秋

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姬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

公終身

平陵曹敞在吳章門下往往好斥人過人皆以為輕薄章後為王莽所殺弟子皆更名他師莫敢收葬敞時為司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屍方知亮直者不見容於冗輩中矣平陵人生為立碑於吳章墓側在龍首山南幕嶺上

西京雜記

陳綱字仲卿少與同郡張宗受學南陽以母喪歸宗為安眾劉元所殺綱免喪往復之值元醉臥還須臾乃殺之自拘有司會赦免三府並辟舉茂才拜弘農太守

華陽國志

焦氏類林

卷之一

五九

杜林與馬援鄉里素相親厚援南方還時林馬適外援令子持馬一疋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存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為法

東觀漢記

范史雲丹與同郡尹苞同志友善二人居貧出入共一單衣到入門外尹年長常先著衣入須臾出解與史雲

朱暉字文季與張堪同縣堪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接以友道把文季臂語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文季



以張先達舉手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張人後文季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文季子頡怪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范曄後漢書

朱暉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嘗哀之及司徒桓虞為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為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其義烈如此

曹操祭故太尉橋玄文曰承從容誓約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腸痛勿怪雖臨時戲咲之言非至親之敦好其肯為此

焦氏雜錄 卷之一

六十一

辭哉 三國志注

孫拯門人費卿宰意二人詣獄明拯冤拯曰吾義不負二陸外自吾分卿何為爾耶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

蔡興宗收葬范義孝武曰卿何敢爾興宗抗言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周旋

釋曇遷與范蔚宗王曇首遊歛後蔚宗被誅門有二喪交知無敢近者曇遷抽貨衣物悉營葬送宋孝武聞而歎賞語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

徐鼎臣歸朝後坐事出陝右柳開時為州刺史開性

豪不為加禮又開多不法朝廷命鄭文寶治之文寶雅師事鼎臣開詣鼎臣求解鼎臣曰彼昔為鉉弟子然時異事背安能必其心開再拜方懇鼎臣許之頃文寶至未見開即屏從者步趨入巷詣鼎臣許覲省立庭下鼎臣徐下坐文寶拜竟升自西階通溫清復降拜鼎臣乃邀文寶上立談道舊且戒文寶以持節之重而鉉閒慢廢棄後勿復來文寶力詢其所欲鼎臣曰柳開甚相畏文寶默出其事立散

焦氏雜錄 卷之一

六十一



焦氏類林卷之二

建業 焦 竑弱疾輯  
王元貞孟起校

方正

蘇桓公性強切而持毀譽士友咸憚之至相語曰見蘇公患其責教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為大人

嚴彭祖為宣帝博士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忘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

貴乎

王仲回姿性方潔疾惡強豪一友人喪親同郡陳遵關西大俠為護喪事賻助甚豐仲回懷一縑陳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有慙色

太守歐陽歛署郵憚為功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齋牛酒到府燕飲臨享歛曰西都督郵錄延稟性公方摧破姦凶不嚴而理今與眾儒共論延功顯之於朝主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憚於下座愀然前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於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構姦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慝

並作明府以惡為善股肱以曲作直此既無君又復

無臣憚敢再拜奉觥歛色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

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歛

意少解曰實歛罪也敬受觥

光武問誰可傅太子者群臣承上意皆言太子舅陰

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

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

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

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太子太傅

袁安為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

曰公事自有郵驛私情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

楊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

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張陵官尚書梁冀帶劍入省陵呵叱令出敕虎賁奪

冀劍劾奏冀詔以一歲奉贖百僚肅然初冀弟不疑

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謂曰昔舉君適以自罰

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

報私恩

樂恢為尚書僕射刺舉無所避貴戚惡之妻每諫恢

曰昔人有容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恢歎曰吾何忍



素餐立人之朝乎

小黃門京兆高望為尚藥監倖於皇太子太子因塞

頌屬望子進為孝廉蓋勳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

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

也勳曰進賢所以報國非賢不舉必亦何悔

郭林宗謂仇季知曰子嘗有過否季知曰吾嘗飯牛

牛不食一搏牛耳子

管寧避地遼東經海遇風船人危懼皆叩頭悔過寧

思誓念向曾如廁不冠即稽首風亦尋靜周景武孝子傳

周穉都作太常清潔守禮盡敬宗廟嘗臥病齋宮其

妻哀穉都老病關問所苦穉都大怒以妻干犯齋禁

收送詔獄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

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

魏文帝為五官中郎將時天下嚮慕賓客如雲邴根

矩獨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舉動曹公微使人從

容問之答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此

典制也曹公深重其言

盧植事馬融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

講積年未嘗轉盼

曹操幼子倉舒卒操傷惜之甚掾邴原有女早亡

求與倉舒合葬原辭曰嫁殤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

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

聰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操乃止

通志○文帝作倉舒諫有云臨爾良妃從爾嘉服蓋操竟求甄氏女合葬也操之可笑亦愛令智昏耳

劉祐仕郡為主簿部將小子嘗出錢付之市買果實

悉以買筆墨書具與之謝承後漢書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辛

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劉孫用事眾皆影附大人

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

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不為三公大丈夫欲為公而損

其節節耶

蘇文師拜侍中與董昭同官董嘗枕文師膝臥文師

推置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魏志

魏明帝車駕卒至尚書門陳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

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

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帝慙回車

諸葛思遠初統朝事廖元儉過宗德豔欲與共詣思

遠許德豔曰吾輩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奴耳

何求於年少而屑屑造門耶遂不往蜀志

李繪為高陽內史崔諶恃勢乞麋角鴿羽繪答書曰



鷓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則入海。下官膚體  
疏懶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遠事。佞人

晉宣王以常林鄉邑耆德。每爲之拜。或謂林曰。司馬  
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序。爲  
後生之法。貴非吾所畏。拜非吾所制也。言者踧踖而  
退。

李宓常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爲儔。而不懼者。心無彼  
此於人也。華陽國志

傅咸剛簡有大節。疾惡如讎。楊濟與書曰。生子癡了  
公事了。事正作癡。復爲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

焦氏類林

卷之十一

五

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任益不易也。咸答曰。衛

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於人不爲悔

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

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

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性慳爲忠。益而當見疾乎。

和嶠常慕其舅夏侯玄。爲人故於朝士中。峨然不群

時類憚其風節。晉諸公贊

徐邈嘗詣東府。遇衆賓。沉酒引滿。誼譁會稽王道子

曰。君時有暢否。對曰。邈陋巷書生。惟以節儉清修爲

暢耳。道子以邈業尚道。素笑而不以爲忤也。

蔡充字子尼。陳留人。少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莫有  
媒慢於其前者。高平劉整有雋才。而車服奢麗。謂人

曰。紗縠人常服耳。遇蔡子尼。在坐終日不自安。見憚  
如此。王澄嘗經郡入境。問此郡多士。有誰乎。吏曰。有  
江應元。蔡子尼。澄問陳留多居大位者。何以但稱此  
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位也。澄笑而止。充別傳

蔡子度。自豫章徵爲吏部尚書。時傅季友徐羨之。共  
管朝政。蔡因傅隆以問季友。若選事。悉以見付。不論  
不然。不能拜也。季友以語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  
善。徒不復屑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蔡曰。我不

焦氏類林

卷之十一

六

能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

向玄。季柳有義學。才能立身。方雅與表。太尉徐司空

顏揚州。並相友善。後揚州貴勢。當朝玄季。猶以素情

自處。不相推下。范伯玉戒之曰。各位不同。禮有異數。

卿何得作曩時意邪。玄季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

可一旦以勢利處之。

孝武每晏集。咸令在位者沈醉。沈懷文素不飲酒。又

不好戲。上謂故欲異已。謝莊嘗戒懷文曰。卿與人異

亦何可久。懷文曰。少年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

物性之所不能耳。



范縝著神滅論蕭子良使王融謂曰神滅既自非理而卿堅執之恐傷名教以卿之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垂刺為此可毀棄之縝大笑曰使范縝賣論取官已至今僕矣何但中書郎邪

昭明與名士游玄圃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昭明不答直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綵與竹山水有清音軌慙而止

劉璉與友人孔邊同舟入東於塘上見一女子邊目送曰美而豔璉曰非吾友也解裳自隔

劉祭酒弟璉方軌率直祭酒嘗夜呼璉共語璉不時答方下牀著衣立然後應祭酒怪其久璉答曰向東帶未竟

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為子弟干祿世門之胃多處京官崔彥玄二子獨為外任弟廓之從容言曰拱擴幸得不凡何為不在省府之中清華之所而並出外藩有損家代彥玄曰吾立身以來恥以一言自達今若進見與身何異

蕭引為建康令時宦者李善度蔡脫見多所請託引不許或諫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為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安能為李蔡致曲就令不平

不過免職爾  
裴嘉有婚會薛方士預焉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而出文中子聞之曰薛方士知禮矣然猶在君子之後乎中說

魏世祖選丁郎為郎郎託疾不就詔問實病差為郎平對曰臣實不病恥以孝廉為令史耳世祖怒使虎責杖之數十詔問欲為郎否對曰能殺臣者陛下不能為郎者臣詔出不為郎三輔決錄

玄宗將幸東都以宋璟為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將軍楊思勳迎之璟在途竟不與思勳交言思勳素貴幸歸訴於帝帝嗟嘆良久益重璟

張文瓘在禁近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

顏魯公在汝州淮西賊將僭竊問儀注於魯公公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惟諸侯朝覲之儀耳臨以白刃視之晏然

楊文公在翰苑日有新幸近臣欲板公入其黨因問語公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公正色答曰小人

不恥不仁不畏不義

不恥不仁不畏不義



韋澳兄温與中丞高元裕友善温請用澳為御史一  
日謂澳曰高公持憲綱欲與汝相面必得御史澳不  
答温曰高君端士不可輕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竟  
不詣元裕之門

馮極在中書日孔道輔初拜正言詣馮許謁謝馮曰  
天子用君作諫官豈宜私謝執政道輔慙伏而退後  
道輔嘗語人曰如馮公者未足為賢相然求之於今  
亦未易有

鄒浩調穎昌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為守獨加禮重純  
仁嘗屬撰樂語辭不為純仁曰翰林學士亦作此浩

魚氏類林 卷之二 九  
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四朝史

鄭穆為嘉定二王侍講居館下三十年非公事不至  
執政之門講說有法可為勸戒者必反覆摘誦神宗  
曰如鄭穆德行宜在王左右東都事略

元迎帝師至京有旨令朝臣一品以下乘白馬郊迎  
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字木魯狎時為國子祭  
酒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  
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  
觴卒飲眾為之慄然元史

長厚

晉逐樂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辛俞  
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汝無得從敢從何也辛  
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以  
死事主以勤為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于樂氏受其  
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曰  
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為用故出放也田  
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而  
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韓詩外傳

寇恂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  
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

鮑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  
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獲罪司隸無  
所避也遂下車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  
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張湛  
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  
君

司隸鮑子都少時舉上計於道遇一書生卒得心痛  
子都下車為按摩奄忽而卒不知姓字有素書一卷  
銀十餅即賣一餅以資殯斂其餘以枕之素書著腹



上埋之未至京師有驄馬隨之遇一關內侯家佳婿  
侯問曰君何以致此馬子都因說之侯乃驚愕曰此  
吾兒也使迎喪開棺視銀書如所言侯乃薦子都辟  
公府至司隸子永孫昱俱為司隸皆復乘驄馬故京  
師歌之曰鮑氏驄三人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  
列異記

李善字次孫南陽李元蒼頭也元以疫疾歿孤兒續  
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計欲殺續分其財  
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負續逃入隱山陽瑕  
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為生漚推燥居濕辛苦備嘗續  
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長跪請白然後行間  
里感其行皆相率修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  
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鍾離意薦善行狀允  
武詔拜善續並為太子舍人

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廉范為功曹會融為州所舉  
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托病求去融不達  
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  
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  
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  
耶范訶之曰君因危瘡亂耶融繫出因病范隨而養

侍及歿竟不言身自將車送至南陽葬畢乃去

祝恬字伯休公車徵道得温病過友人鄴令謝著著  
距不與通因載病去至汲止客舍中六七日苦無醫  
聞汲令應融好事諸生欲往語之恬曰謝著舊友也  
尚不見視汲令初不相知語之何益諸生事急便至  
寺門口白融聞之驚愕徑詣牀蓐對之垂涕曰伯休  
不世英才當為國家幹輔何有默止客舍邂逅不自  
貞哉願相隨俱入解傳伯休辭讓融不聽歸取衣車  
躬自御之手為丸藥三四日加劣便制送終具後病  
稍損相對悲喜止傳中數十日伯休彊健酣宴乃別

伯休到拜侍中尚書僕射令豫章太守大將軍從事

中郎融為廬江太守遭母喪章百餘上得聽行服未  
闋而恬拜司隸薦融自代歷典五郡名冠遠近著去  
鄴淺薄流聞遂不為公府所取

汝南太守李伉選周子居黃叔度艾伯堅鄧伯尚封  
武興盛孔叔六人應歲舉受版未行伉歿子居等遂  
駐行喪伉妻於柩側下帷見之厲以宜行子居歎曰  
不有行者莫宜公不有止者莫卹居於是與伯堅卽  
日辭行封黃四人畱隨柩車

太傅陳蕃為闈人所害宗族門生皆斥免禁錮友人



朱震時為經令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

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備受考掠誓死不言故逸得

免後黃巾起大赦黨人乃追還逸官至魯相震字伯厚初為

州從事奏太守單匡賊器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

起桓帝收匡下廷尉并以譴超超詣獄謝三輔諺曰

車如雞棲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張儉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謂欽曰張

儉知名天下而匹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

起撫篤曰遽伯玉恥獨為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

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欽歎息而去

陳重在郎署有郎負息數十萬債主日至煎求無已

篤氏類林 卷之二 十三

重密以錢代還郎後覺知厚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為

將有同姓名者謝承後漢書

徐孺子清妙高峙超世絕俗嘗事江夏黃瓊後黃公

歿孺子往會葬無資自致資磨鏡具自隨所在賃磨

鏡取直然後得前

有人臨蠶求簇箔者司馬徽自棄其蠶而與之或曰

凡人損已以贍人者謂彼急我緩也今彼此正等何

為與人微曰人未嘗求已求之不與將慙何有以財

物令人慚者司馬徽別傳

王粲有墅在鍾山良田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

佃之常謂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

不周以此為媿

祖逖有胡奴曰王安逖甚愛之及祖約之誅安歎曰

豈可使祖士雅無後乎乃往觀逖庶子道重始十歲

安竊取以歸匿之變服為沙門

郗鑒嘗食周翼粟鑒翼追撫育之恩解職席苦心

喪三年

王志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父僧虔門風寬恕志尤

淳厚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號馬糞諸王為長

何隨目不視色口不語利著譚言十篇論道德仁讓

篤氏類林 卷之二 十四

嘗有屠牽豬過隨門豬索斷失之強認溷中豬隨便

牽與之家養竹園人盜其筍隨行遇見之恐盜者覺

怖走竹中傷其手足挈屣徐步而歸華陽國志

嚴植之性慈仁嘗山行見一患者問其姓名不能答

載與俱歸為營醫藥以為棺殮殯之又緣柵塘行見

患人臥塘側問之云姓黃家本荊州為人傭賃疾篤

船主棄之於岸植之惻然載還療之經年而愈願終

身為奴以報恩植之不受遺以資糧遣之

房彥謙為涇陽令家有舊業兼前後居官所得俸錢

皆以周郵親友雖數屢空怡然自得嘗顧其子女齡



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

隋書

李尚書翺在潭州薦上有舞柘枝者顏色甚厚問之是故韋左司愛姬之女李公速命更其舞衣延入與韓夫人相見見其言語清楚宛有冠蓋風儀遂於賓榻中選士嫁之舒侍郎元與聞之贈李詩曰湘江舞寵忽成悲便脫蠻韉出絳幃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

詩話

韓魏公為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必手自封記不令人見

馬氏類林

卷之二

十五

韓億在中書見諸路職司拮拾官吏小過輒不憚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奈何錮人於聖世

范希文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莫敢有送者王待制獨扶病餞於國門大臣讓之曰君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質何敢望之若得為范公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歎服

清介

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為之賜而受之也子罕

曰子以玉為寶我以不受為寶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曰夫子嗜魚而不受何也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免於相則雖嗜魚此不必能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不受魚我能常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為已者不如已之自為也

韓非子

張奐為安定屬國都尉羌有獻金馬者奐召主簿張祁入於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屢使金

舊唐書

卷之二

十六

如粟不以入懷盡還不受威化大行

水經注

郝子廉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飲留錢席下而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

風俗通

伏暉為新安太守清恪時人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至無以為繩

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命還婦里中為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楊子撰法言蜀富人賫錢十萬願載一名子雲不聽



以富人無義。正如園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安哉。論姑臧稱富邑，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孔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或笑之，以爲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徒益苦辛耳。奮既立節，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

光武召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

蘇瓊爲清河郡人，樂陵太守趙穎年八十餘，五月得

焦氏類林

卷之二

十七

新瓜一雙，自來奉固，請乃畱，致廳事，梁上竟不食，人聞受瓜，欲貢新果，至門，知穎瓜猶在，相顧而去。

閻敞字子張，爲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嘗被徵，以俸錢百三十萬寄敞，敞埋置堂上，後嘗舉家病，死惟孤孫九歲，嘗未，从云：吾有錢三十萬，寄掾閻敞，孫長大，求敞，敞見之，悲喜，取錢還之，孫曰：祖惟言三十萬，今乃百三十萬，誠不敢取，敞曰：府君病困，謬言耳，即君無疑。

陳翼字子初，到覽鄉，見馬傷，有一人病，呼曰：我長安魏少公，聞卿廬江樂來遊，今病不能前，翼迎歸養之。

有金十餅，素二十疋，既歿，翼賣素買棺，衾以金置棺下，騎馬出入，後其兄長公見馬，告之，吏捕翼，翼具言，棺下得金，長公叩頭謝，以金十餅投其門，翼送長安還之。廬江七賢傳。

王良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乃下拜，歎息而還。

交趾太守張恢坐贓千金，以資物班群臣，鍾離意得

焦氏類林

卷之二

十八

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問其故，對曰：孔子忍渴於盜泉，曾子回車於勝母，惡其名也。帝曰：清議尚書之言。

梁伯鸞少孤，嘗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伯鸞及熱釜炊，伯鸞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感竈更然之。

中平間，黃巾賊起，故武威太守黃雋被徵，失期，梁鵠欲奏誅雋，蓋勳爲言，得免，雋以黃金二十斤謝勳，謂曰：吾以子罪在八議，故爲子言，吾豈賣評哉，終辭不受。



曹公在官渡召華歆賓客送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臨去謂諸賓客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為罪眾留所贈而服其德

魏裴潛為兗州刺史作一胡牀及去官畱以挂柱梁

簡文詩不學胡威緇寧挂裴潛牀李白詩去時無一物東壁挂胡牀

沐並字德信少以清介立名傳播異域吳使諸葛子瑜朱義封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東所材牂牁兵人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共食後熟者答言不煩爾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那

德氏類林 卷之二

十九

王茂弘少知名家世貧約恬曷樂道不以風塵經懷

王道別傳

胡威字伯虎父質為荊州以忠清顯及威為徐州世祖賜見與論邊事及平生因謂威曰卿清孰與父對

曰臣清不如也帝曰何以為勝汝邪曰臣父清畏人

知臣清畏人不知晉陽秋

謝石奴請吳隱之為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謝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廚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後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齋沉香一片隱之見之投於湖亭之水

郭世通嘗同人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追還本主錢主驚嘆以半直與之世通委而去

樂法才為建康令不受俸秩梁武常嘉其清節曰可為百城表矣

昭明太子聞明山賓築室不就令曰明祭酒出撫大

籬擁旄推轂珥金拖紫而恒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并貽以詩曰平仲古稱奇夷齊昔擅美今則

挺伊賢東秦固多士築室非道傍署宅歸仁里庚桑

方有繫原生今易擬必來三徑人將招三徑士梁劉瓛

顧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

子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顧郎

難衣食者竟不敢遺之梁典

劉啟好施務周人急人或遺之亦不拒也久而歎曰

受人者必報不則有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愧乎

北齊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謂國子

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

以來不登變童之牀不入李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

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

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



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乃賚絹百匹

袁聿修為尚書郎十年未嘗受斗酒之遺尚書邢邵每呼為清郎及邵為兗州聿修以太常少卿巡省邵送白紬為信聿修不受邵答曰弟昔作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裴昭明為長沙郡丞罷歸刺史王蘊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命之禮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為邦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

傳類林

卷之二

五十一

褚彥回詣虞願願不在見其眠牀上積塵埃有書四篋歎曰虞君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姚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有私門生不敢厚餉送南布一端花練一疋察曰吾所衣著止麻布蒲練此物於吾何用既欲相款接幸不煩爾門生遂請察厲色驅去

韋夔至延州見弟孝寬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之夔惡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孝寬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履者惡與之同出不與之同歸吾之操行雖不逮前烈然捨舊錄新吾不欲也乃乘舊馬以歸後周書

江陵平諸將大獲財物唐瑾一無所取唯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白文帝曰瑾大有器重悉是梁朝珍玩文帝初不信之密遣使檢閱唯見墳籍而已文帝乃歎曰孤知此人不利干義向若不令檢視恐常人

有投杵之疑孤所以益明之耳後周書

楊綰知友皆一時名士或造之者清談終晷未嘗及名利有欲干以世務綰言必玄遠不敢發詞內愧而退大曆中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不遠數千里爭趨其門

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為相未敢失禮命一幹吏寄

傳類林

卷之二

五十二

錢數千緡氈車子一乘使者到門未敢送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襪襪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南開李廙為尚書左丞有清德妹夫劉晏方秉權見其晏室門簾甚敞潛度廣狹以麤竹織成簾將以贈廙三攜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杜祁公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然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

雅量

澹臺子羽齋千金文壁渡河陽疾波起兩蛟夾舟子



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从波休乃投璧於河三技而輒躍出因駁而去示無恡意水經

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勝之取左人中人遽人來告襄子方食而有憂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而主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無所積一朝而兩城下亾其及我哉君子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亾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者其難者也惟有道之士為能持勝大事記

備國類林

卷之二

五

諸將戰陳不利多惶懼失其常度吳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所為還言方修戰具適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九江太守戴聖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多優容之何武為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類適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于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从武平心決之卒得不从聖慚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

郭林宗遭母憂賈俶來弔既而鉅鹿孫成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俶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

左原犯法見斥林宗嘗遇諸路為設酒肴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為齊之忠臣魏之名賢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

庾業家富與賓客相對膳必方丈而為宗慈設粟飯兼菹謂客曰宗慈軍人申噉麤食慈致飽而退及為

備國類林

卷之二

五

豫州業為長史慈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為嫌

諸葛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漢城虜姜維驅掠士女數千人還人皆賀亮亮愍然有感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虎狼一夫有从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為愧郭冲四事

魏軍至費禕率眾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與禕別求共圍基於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禕行賊遂退蜀志



蔣琬爲尚書令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

蔣公琬在大司馬府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公琬與語不時答或構戲於公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其慢上殊甚公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從後言古人所戒也文然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文然之快也乃更以爲慢耶

山濤無所標明淳深淵默人莫見其際故見者莫能

稱謂而難其偉量 顧愷之畫贊

嵇康性含垢藏瑕愛惡不爭於懷喜怒不寄於顏所知王濬冲在襄城而數百未嘗見其疾聲遽色此亦方中之美範人倫之勝業也 康別傳

王導接誘應會少有悟者雖疎交常賓一見多輒寫款誠自謂爲導所遇同之舊暱 晉陽秋

樂廣云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矣人有過先盡弘恕然後善惡自彰矣

阮千里善彈琴無貴賤長幼皆爲彈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使彈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知

其不可榮辱也

王安期去官東渡江道路梗澀人懷危懼王每過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謝太傅曰當爾時覺形神俱往

沈麟士嘗行路鄰人認其所着屐麟士曰是卿屐邪即跪而反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

庾詵愛林泉遇火止出書數簣坐於池上有爲火來者皆登岸推慈損竹乘舟從沮中山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碩有人寄載三十碩後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斛詵默然不言恣其取足

房文烈嘗霖雨絕糧遣婢出糴因逃去三四日方擒得文烈竟無捶撻徐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

崔暹言文襄宜親重邢邵邵不知顧時毀暹文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耳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癡也

陽城召爲諫議大夫見諸諫官紛紜言事細碎無不聞天子厭苦之城方與二弟痛飲人莫窺其際有謁

城者城引之與坐輒強以酒客辭城輒自飲客不得



已乃與之酬酢或客醉什於席上或城先醉臥客懷中竟不聽客語

莊帝殺爾朱榮當時詔書温子昇之辭也榮入內遇子昇把詔問是何文書子昇顏色不變曰敕榮不視之

王崇文任兼將相而平居被服儒雅風度夷曠在武昌方閱騎士於鞠場旁古屋數十間忽崩聲震數里聞者莫知所為崇文指麾號令訖事不失常度竟亦不問唐餘紀傳

睦昭符金陵人保大中為常州刺史一日坐廳事雷雨暴至電光如金蛇繞案吏卒皆震什昭符自若撫案叱之雷電遽散舉案得鐵索重百斤徐命舉索納庫中南唐書

仁宗久病廢朝一日疾差思見執政坐便殿急召兩府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同列贊公速行公緩步自如既見上曰久病方平喜與公等相見何遲遲其來公從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日忽召近臣臣

等若奔馳以進恐人驚動耳上以為得輔臣體呂許公執政范希文屢攻其短坐落職知饒州呂再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當大用之豈可但除

舊職遂拜龍圖閣直學士經略陝西希文面謝曰向以公事忤相公不意乃爾獎拔許公曰豈復以前事關懷

馮當世孫和叔呂晦叔薛師正同在樞密府三人屢於上前爭論晦叔獨不言上顧問之晦叔方開析可否語簡而當上常納之三人亦不能違也出則未嘗語人當時譏晦叔循默不副眾望晦叔亦不辯

韓治與同僚處一日有卒悍厲眾皆怒之惟韓不顧徐曰無忿疾於頑惟頑能致人忿故也治魏公後客語

魯有恭士名曰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一食之間三起先賢傳

孔光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張九齡云省中樹訪猶不言車前之馬數而後對

陳寵性周密常稱人臣之義甚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絕知友惟在公家而已朝廷器之

陳群前後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藁時人及子弟莫知也論者或譏群居位拱默正始中詔讓名臣

奏議朝士乃見群諫事皆歎息焉



羊祜歷職二朝其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或謂祜慎密太過祜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詞君臣不密之戒吾惟懼其不及

庾異行嘗與弟子樹籬跪而授條或云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異行曰幽顯易操非君子意也袞不忍為王隱曰百世可

阮思曠嘗云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為先故終日靜默無所修綜而物自宗焉

燕梁琛使秦琛從兄奕先在秦為尚書郎會罷秦王欲令琛止奕舍琛語有司曰昔諸葛兄弟各處三國

焦氏類林

卷之三

二十九

及其聘集公朝相見退無私面奕數就郎問東國動靜琛曰今三方鼎據兄弟並蒙附寵心各有在今欲以東國事語君恐非西國之所願聞何以見問

十六國春秋

徐偉長不沽高名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褒貶王昶戒

王僧虔退默少交接與表叔謝莊善叔每歎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

之射王汝南之騎何以加諸

殷景文臥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

朝政大小必以啓之形跡周密莫有窺其際者

陸慧曉為晉熙王長史僚佐造見必起送之或云長史貴重不宜自謙屈陸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

禮處人平生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置輕重於懷抱終

身常呼人位

陳顯達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懷愧懼子休尚為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曰凡奢者未有不敗塵

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取於前燒除之

周捨每有表奏輒焚其藁豫機密二十餘年未嘗離

焦氏類林

卷之十

三十一

左右國史詔詰禮儀法律軍旅謀皆掌之與人言謔終日不絕竟不漏泄機事

宋齊丘嘗參秘畫先主為於池中築小亭度之木橋

至則撤起獨與議事率至夜分又為高堂不設屏障

中置灰鑪七箸兩人終日擁鑪畫灰為字旋即平之

南唐書

儉約

晏平仲以齊君奢故澣其朝冠振其鹿裘風俗通

東京楊氏表氏累世宰相為漢名族然表氏車馬衣

服極為奢僭能守家風為世所貴不及楊氏華嶠漢書



江湛無兼衣餘食嘗為上所召值湛衣稱疾經日不成然後赴牛饑馭入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

王暢時郡中豪族奢靡相尚暢常布衣皮褥車馬羸敗以矯其敝劉表諫曰奢不僭上儉不偏下無乃皎然自貴於世乎暢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唯後漢書

謝太傅嘗造陸祖言祖言都無供辦兄子叔密為具餐太傅既至祖言所設茶果而已俄而飯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去祖言大怒責數俶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邪杖之四十

王儉問周顒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菜齊書 卷之二 三十一

晚松 王仲寶為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叔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而去仲寶即日毀之

庾杲之清貧自業食惟有韭菹瀹韭生韭雜菜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

庾杲之候樂頤之頤之設食惟枯魚菜菹杲之曰我不能食其母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我非郭林宗卿過於茅季偉

虞玩之為少府猶躡屐登席高帝取屐親視訛黑斜

銳羹斷以苾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着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辦易范文正公在杭州子弟知其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為逸老計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乃謀治第顧何待而居乎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俸餘宜以周宗族若曹遵吾言無以為慮范蜀公與溫公同遊嵩山各攜茶以行溫公以紙為貼蜀公用小黑木合子盛之溫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具蜀公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

識鑒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曰與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諱日之役者有執蹠而視者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得相代少頃東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子曰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善樂者鍾鼓之色也湫然清靜者衰經之色



也艱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  
在臺上也艱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味  
而不喻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  
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呂氏春秋  
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  
朝而入衛姬望見若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  
於衛無故子盍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溢  
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  
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  
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  
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  
諸侯笑矣呂氏春秋  
復豪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豪之君不對而循  
口操矜抑心桓公曰與民共甘苦饑寒乎夫以我為  
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論因禮之千金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而皆暢南  
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  
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  
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  
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

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韓非子  
士尹池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隼於  
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  
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鞮者也吾將徙之其父  
曰吾特為鞮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鞮者  
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  
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庠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  
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與兵而攻宋士尹池諫荆  
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  
能用入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為天下笑乎  
焦氏類林 卷之二 三十一  
邱成子為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  
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向  
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懽今侯深過而弗辭邱  
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懽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  
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是觀之衛其有亂  
乎倍衛三十里聞竈喜之難作右宰穀臣以之還車  
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  
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知可以微  
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邱成子之謂乎  
延陵季子游于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



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噫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  
之人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  
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  
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  
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  
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晉中行文子出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  
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  
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  
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

焦氏類林

卷之二

三五

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韓非子

伍員亡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險  
而民多知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去鄭而之許見許  
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嚮而唾五員載拜受賜  
曰知所之矣因如吳

吳大夫被離問子胥曰何見而信白喜子胥曰吾之  
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  
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誰不愛其所  
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吾觀喜之為人鷹視虎步  
專功擅殺之性不可親也子胥不然其言卒受其欺

吳越春秋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於虞諸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羊  
皮穆公觀鹽怪其牛肥問其故曰飲食以時使之不  
暴是以肥也公令有司沐浴衣冠之公孫支讓其卿  
位號五羖大夫

說苑

知伯行水魏桓子韓康子驂乘知伯曰吾乃今知水  
可以以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  
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知伯曰  
韓魏必反矣知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  
夫從韓魏而攻趙趙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

焦氏類林

卷之二

三六

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善志有憂色是非反  
而何明日知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讒臣欲為  
趙氏游說使疑二家而懈于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  
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為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  
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知伯曰  
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  
情故也

平原君勸趙孝成受馮亭王曰受之秦兵必至武安  
君必將誰能當之者乎對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  
小頭而面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面銳



者敢斷決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爲人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則不如待守足以當之。嚴尤三將敘

丙吉子顯少爲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以吾爵者必顯也。

陶丘洪與華歆同郡自以明見過歆時王芬謀廢靈帝芬呼歆洪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廢立大事伊霍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芬果敗洪廼服。

焦氏類林

卷之二

三七

管幼安見公孫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乃因山爲廬鑿不爲室越海避難者皆就之旬月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從學者弗見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時亦在遠好以清議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幼安謂原曰潛龍以不見爲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勸令西還。

朱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馬援兄况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况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女稟學勿畏也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

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孝廉欲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湛送客遙見種嵩異之還白歆曰爲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在山澤隱滯近洛陽史邪湛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嵩遂舉孝廉。

李元禮一世龍門時同縣聶季寶小家子不敢見元禮杜周甫知季寶賢不能定名以語元禮元禮呼見坐置砌下牛衣上一與言即決曰此人當作國士後季寶死禮告

焦氏類林

卷之二

三六

郭泰性知人好獎訓士類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故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則師仇季知之東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郭泰別傳

史叔寶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議論阿枉敗名。

王叔優與弟季道小時聞林宗有知人之鑒共往候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笑曰卿二人皆二千石才也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宜以經術進若違才易務亦不至也後叔優至北中郎將季道代郡太



守

黃允以雋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高才絕人足為偉器年過四十名著矣然至於此際當深自匡持不然將失之矣

胡廣入郡為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真從家來省其父真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敕真助求其才因大會諸

吏真自於牖間占察之指廣以白雄遂察孝廉到京試章奏廣為天下第一

咸憲孝章逢一童容貌非常憲怪而問之是魯國孔融年十歲餘憲下執融手載歸舍與融談知其不

凡便結為兄弟升堂拜親會稽典錄

孔融在北海召王修為主簿後舉孝廉時郡中有反者修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者唯

王修耳言終而修至

杜畿自荊州還至許見侍中耿紀語終夜尚書令荀

彘與紀比屋夜聞畿言異之且遣人謂紀曰有國士而不進何以居位既見畿如舊相識遂進之於朝傳

荀令君舉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有負俗之累杜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顯名

荀淑字季和為朗陵侯相所在流化所拔韋褐芻牧

之中執案刀筆之吏皆為英彥先賢行狀

并州刺史高幹袁紹甥也素貴有名招致四方遊士士多歸附仲長統過幹幹善遇之訪以時事統謂幹

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其言無幾以并州叛卒至於

敗

司馬德操有人倫鑒居荊州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時有以人物問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

言佳其煩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辯論而一皆言佳豈

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微曰如卿所言亦復佳司馬微別傳

陶侃少有遠槩綱維宇宙之志察孝廉入洛司空張華見而謂曰後來匡主寧民君其人也劉弘鎮河南

取為長史謂侃曰昔吾為羊太傅參佐見語云君後富居身處今相觀亦復然矣陶氏敘

正始初曹爽秉政何晏為吏部傅嘏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內銛巧佞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

乎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

荀彧與傅嘏夏侯玄親善荀常語傳與夏侯曰子等在世塗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傅難曰能盛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邪荀曰功



名者志局之所契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  
所獨濟也我以能使子等為貴然未必齊子等  
二人莫能難

嘉平中汲縣民共入山中見一人所居懸巖百仞叢  
林鬱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孫登字公和嵇康乃從遊  
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然神謀所存良妙康每齋然  
嘆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  
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  
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  
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

焦氏類林

卷之二

四十一

免於今之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呂安事在  
獄為詩自責云昔慚下惠今愧孫登文士傳

山濤為河內從事與石鑒共傳宿濤夜起踟躕曰今  
何等時而眠也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日不朝  
與尺一令歸第君何慮焉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  
也投傳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虞預言  
王澄風韻邁達志氣不群從兄戎兄夷甫名冠當年  
四海人士一為澄所題目則二兄不復措意云已經  
平子其見重如此澄別傳

夷甫父又有簡書將免官夷甫年十七見所繼舅羊

祐申陳事狀詞甚俊偉祐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祐  
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敗俗  
亂化者必此人也晉書

謝安石弘粹通遠溫雅融暢桓彝見其四歲時稱之  
曰此兒風神秀徹當繼蹤王東海文字志  
桓溫入關王猛以巾褐謁之溫曰江東無卿比也秦  
國定多奇士如生輩有幾吾欲與之俱南曰公求可  
與撥亂濟世者友人薛強威明強自商山來謁察溫  
有大志而無成功乃勸猛止

謝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及  
坐事誅兄子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公在一錢尺帛出

入皆有文簿九年而室宇修整倉廩充盈門徒不異  
平日田疇墾闢有加于舊混妻東鄉君歎曰僕射平  
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亾矣

崔岳謂劉曜曰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  
其人矣晉書

柳琮字伯騫所拔進皆為時所稱致位牧守鄉里為  
諺曰得黃金一笥不如為柳伯騫所識江表傳  
齊神武言崔悛應作令僕恨其精神太適

齊神武自洛陽還傾產結客親故怪問之答曰吾至



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亂而不問為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邪自是有澄清天下之志

梁竟陵守孫高郵城守張建並降裴俠曰高目動言肆輕於去就者也建神情審定當無異心後皆如其言

蕭寶寅反蘇湛謂曰凡舉大事當得天下奇才公與長安博徒小兒輩為此計豈能辦哉湛不忍見荆棘生蓬戶庭也

蔡凝積每懼禍自損或勸為產業智積曰昔平原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論語孝經而已亦不令通賓客曰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

鄭子默有名於世李僧伽曰行不通道文勝其質郭林宗所謂墻高基下雖得必喪此之徒也竟如言

房玄齡校讎秘書省高孝基謂裴矩曰僕觀人多矣如此郎者當為國器恨不見其聳壑昂霄

楊元琰數歲未言相者去語遲者神足必為重器韓滉節制三吳所辟賓佐隨其材器用之悉當有故舊子弟授之更無他長嘗召之與燕畢席端坐不與

比坐交言公署以隨軍令監廄門此人每早入帷端坐至夕警察吏卒無敢濫出入者竟獲其力

李夷簡彈楊憑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徐晦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謂之曰毋乃為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知獎今日遠謫安得不與之別數日夷簡

奏為御史晦謝曰平生未嘗得望顏色公何從而取之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豈負國乎語林

處士丁重能閱人觀于琮謂路巖曰于侍郎風儀秀整禮貌謙挹如百斛重器所貯尚空其半安得不益其祿位哉後于果登台鉉續世說

少府蒯欽楊駿姑子也數以直言犯駿人為之懼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不過疎我我得疎乃可免不然與之俱族矣

盧攜貌寢嘗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侮之宙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曰必貴後竟如其言宋朝類苑

唐待制肅與丁晉公為友宅正相對丁將有弼諧之命唐遷居州北或問之唐曰謂之入則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也後因晉公南遷嘆曰丁之才術李贊皇之流動多而靜少任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卷之二 四十三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卷之二 四十四



智而鮮仁可以佐三事但不可冢百官耳

張惟孝襄陽人幹官鍾蜚英見而異之謂曰今日正我輩立功之秋惟孝不荅又叩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蜚英羅致宴之仲宣樓酒酣因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將安歸乎惟孝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三十以還逾旬與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部伍嚴肅上至公安下及墨山游踏相繼或請所統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聊為君侯行一時之難耳姓名不可得也時鼎澧五州已危于是擊鼓耀兵不數日眾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制

使呂文德招之不就而遁宋史

言語

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且也客曰在外即言外在內即言內入乎將母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即言義坐即言仁坐乎將母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翁翁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母周公曰唯唯明日與師而誅管蔡韓詩外傳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為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為二兆焉孺子

容立三年為三兆焉馬人見之美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乎說苑

翟王使至楚楚王夸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高三休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翟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之自為室也堂高三尺壤階三策茆茨弗剪采椽弗刮且翟王猶以作之者大苦居之者大佚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媿賈傳新書

秦王立帝宜陽令許綰誕魏王魏王將入秦魏敬謂

王曰以河內孰與梁重王曰梁重又曰梁孰與身重王曰身重又曰使秦求河內則王將與之乎王曰弗與也魏敬曰河內三論之下也身三論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甚然乃輟行呂氏春秋

孔子玄孫穿與公孫龍論臧三耳龍甚辨析穿不應平原君問之穿曰謂三耳實難而寔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謂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詞公詞勝於理詞勝於理終必受誑



騶行迂大而閑辯爽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  
有得善言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爽炙轂過髡史記  
齊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為之語曰天口駢十略  
漢哀帝語尚書鄭崇曰君門何以如市崇答曰臣門  
如市臣心如水。

宣帝時公卿大夫朝會丞相語次云臯生子長食其  
母乃飛時有賢者應曰但聞烏子反哺其母丞相大  
慙悔失言桓譚新論

劉寬嘗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臣  
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

馬氏類林

卷之二

四十七

李膺風性高簡每見符融輒絕它賓客聽其言論融  
幅巾奮裏談辭如雲膺每捧手嘆息

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鄭玄紹客多豪俊見玄儒者  
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或  
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應劭因自贊曰故  
泰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  
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闕劭有慚色

先主以伊籍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  
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  
勞蜀志

曹公欲易儲一日屏左右以問賈詡詡不對公曰與  
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適有所思公曰何思詡曰思  
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曹公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孫權稱臣太子不書報鍾繇答曰同郡故司空荀  
爽言人多過情愛我者一何可愛憎我者一何可憎  
顧念孫權了更嫵媚

諸葛瑾與權談說諫喻未曾切愕微見威采粗陳指  
歸如有未合則舍而他徐復托事造端如物類相  
求于是權意往往而釋

晉孝武好與虞嘯父飲酒醉拜不能起帝呼人扶虞

馬氏類林

卷之十一

四十八

嘯父答曰臣位未及扶醉未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  
當帝美之勅疏取語語林

衛玠少有名理王平子高氣不群邁世獨傲每聞玠  
之語議至於理會之間要妙之際輒絕倒於坐前後

三聞為之三倒時人語曰衛君談道平子三倒別傳

桓宣武嘗問孟萬年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  
孟答曰漸近自然一坐咨嗟嘉別傳

王肅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  
山常晦雪荒松多朔風彭城王勰甚稱其美欲使肅  
更詠乃失語云可更為誦悲彭城詩肅戲勰曰何意



呼平城爲彭城，魏有慚色。祖瑩在坐，即云：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肅，云可爲誦之。瑩應聲曰：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唯水裏，蕭嗟賞之，魏亦大悅。退謂瑩曰：今日若不得卿，幾爲吳子所屈。

潘京舉秀才到洛，樂廣與共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之曰：君天才過人，若學必爲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昌與京共談，京假借之，昌以爲不如已，令過其子。若思京方極其言論，昌竊聽之，乃歎服曰：才不可假，遂父子俱屈焉。

裴遐善言玄理，音辭清暢，冷然若琴瑟。嘗與河南郭

象談論，一座嗟服。

摯虞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辨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更相嗤笑，紛然。

嵇含與二陸譚覺詞，少理暢言，約事舉莫不豁然。若

春日之判薄冰，秋風之掃枯葉。

袁宏機捷辨速，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謝安祖之於

冶亭，時賢皆集。安欲卒迫試之，執手將別，顧左右取

一扇贈之，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合

坐嘆其要捷。

王澄語人曰：彥國吐佳言，如鉅木屑，霏霏不絕，誠爲

後進領袖。

或問華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一毛，寧有此乎？譚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一毛。聞者稱善。

慕容德因饗晏乘高遠，賜顧謂尚書魯邃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接慎巴生淳于鄒田之徒，陰修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劍，恣非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頽墻，氣消烟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

魏公住虎丘，講經宋文帝大會沙門，食至衆疑僧律

日過中，即不食。帝曰：始可中耳。生公曰：白日麗天

言始中，何得非中？即舉箸而食，莫不服其機辯。

文帝好與羊玄保，碁嘗中使至，玄保曰：上何召我耶？

子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既佳光景，當得劇碁。

蔡洪赴洛，人問吳中舊業，答曰：紙爲良田，筆爲鋤耒。

墨爲稼穡，義理爲豐年。

徐之才嘗與朝士出遊，遙望見犬競走，諸人試令目

之，之才即應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是李斯，東

走爲負帝女南徂。

劉繪爲南康相，郡人有居穢里者，繪曰：君有



何穢而居穢里應聲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繪  
嘆其辨速

何遠天性語不虛妄每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  
謝卿以一縑眾共伺之不能記

謝莊宋孝武時除侍中孝武嘗賜莊寶劍以與豫州  
刺史魯爽後爽畔帝因宴問劍所在對曰昔以與魯  
爽別竊為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

宋明帝出射雉至日中無所得帝含愧問侍臣曰吾  
且來如臯遂空行可笑座者莫答褚侍中言曰今節  
候雖適而雲露尚凝故斯暈之禽驕心未警但得神

駕遊豫羣情便為載懼

齊張緒吐納風流聽者忘倦

崔邪利崔模入魏邪利子遣妻疏布如居喪禮模子  
雖居處變節不廢婚宦崔元孫使魏魏人問二家子  
姪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驅驥王陽回車  
欲令臣子兩遂忠孝並弘

博陵王納崔悛妹婚夕文宣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  
順富貴悛跪對曰孝順乃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

賈思伯輕身禮士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曰公  
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騎何常之有世以

為雅言

魏李彪來使齊武讌之蕭琛於坐舉酒勸彪彪不受  
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勸琛答曰詩所謂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坐者悅服乃受酒

武陵王無寵於曲宴坐醉伏地貂抄肉粹武帝曰淨  
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疎其骨肉

齊高帝時魏人南伐至淮而退帝問何意忽來忽去  
時未有答者張融在下坐抗聲曰以無道而來見有  
道而去公卿咸以為捷

陶弘景為人圓通慎約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

了言無煩舛有亦隨覺

梁武問廣漢李膺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  
昔帝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 舜之君

武帝幸豫章王疑宴集諸王獨不召畢疑曰風景殊  
美今日甚憶武陵帝因呼使射屢發命中顧四座曰  
手何如上神色甚怪疑曰阿五常日不爾今可謂仰

藉天威帝意乃釋

武帝嘗問群臣朕為有為無為王份曰陛下應萬物  
為有體至理為無

張融入問訊彌時方登階及就席齊高曰何乃遲為



對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

會稽孔珪家列植桐柳多構山泉衡陽王鈞往遊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答曰身處

朱門而心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美之

釋僧鍾住中興寺永明初魏使李道固來聘會於寺

內帝以鍾有辯才敕令酬對時日影小晚鍾不食道

固問何以不食鍾曰古法過中不餐道固曰何為聲

聞邪鍾答曰應以聲聞得度者故現聲聞當時以為

名對 梁慧皎高僧傳

周盤龍為散騎武帝戲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

焦氏類林

卷之二

五十三

曰此貂蟬從兜鍪中出耳

元魏高祖名子恂愉悅澤崔光名子劬勗勉高祖曰

我兒名傍皆有心卿兒名傍皆有力對曰所謂君子

勞心小人勞力。

魏佛助盛譽盧思道以詢祖為不及詢祖曰見未能

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剪其翮翮

徐陵至魏館是日甚熱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由

徐常侍來徐即答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

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

客有姓譚者詣王儉求官儉謂曰齊侯滅譚那得有

君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諛卒得職

朱雀門災齊武謂羣臣此門制狹我始欲改構遂遭

天火相顧未答何敬容曰此所謂先天而天不違時

以為名對

辛京杲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上將從

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其故忠臣曰京杲

諸父兄弟皆戰死獨京杲至今尚存故臣以為久當

死上憫然左遷京杲

周武與蕭歸宴齊氏故臣長又亦預焉帝指謂歸曰

是豈理罵朕者也歸曰長又未能輔桀翻欲吠堯帝

焦氏類林

卷之二

五十四

大笑酒酣帝命琵琶自彈之謂歸曰當為梁王盡歡

歸請起舞帝曰王乃為朕舞乎對曰陛下既親撫五

弦臣敢不俯同百獸。

王德用年十九從父討西賊威名大振一日除樞密

使孔德甫上言德用貌類藝祖宅枕乾岡因出知隨

州謝表云貌類藝祖父母所生宅枕乾岡先朝所賜

時人莫不多其言

真宗召陳搏至京師士大夫多求其言搏曰優游之

所勿久戀得意之所勿再往。

司馬溫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為子必孝為臣



必忠。

王介甫與呂惠卿論新法平父吹笛于內公諭之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父即應曰願相公遠使人惠卿深銜之

子瞻乞一言於徐仲車曰自古皆有才獨稱周公之才自古皆有功獨稱大禹之功以其有德以將也

邵康節嘗言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疎未能遠不可急去

黃魯直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於胸中對鏡覺面目可憎何人亦語言無味

焦氏類林

卷之三

元明善嘗副一蒙古大臣出使交趾瀕還國王贐以兼金蒙古受之明善獨不受國王曰彼使臣已受矣公何國辭明善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國王歎服

焦氏類林卷之三

建業 焦 竑弱侯輯 王元貞孟起校

政事

宓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

焦氏類林

卷之三

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梁有疑獄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為吾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子梁國大悅 賈傳新書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



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安信乎曰信於令安敢乎  
曰敢于不善人安于曰此三者足矣說苑

董闕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墻深伯

勿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

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

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闕于喟然太息

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

莫之敢犯矣何為不治之韓非子

李悝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

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

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

之韓非子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子往矣是無邑

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

善者也往必問賢豪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

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

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

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

明明乃治治乃行說苑

魏襄王時史起為鄴令曰魏氏行田以百畝鄴獨二

百畝是出患也漳水在其右西門豹不知用於是引  
漳水灌田鄴以富民歌之曰鄴有賢令今為史公決

漳水兮灌鄴兮終古漚園兮生稻梁

文帝以廬江文翁為蜀守穿前江口灌溉繁田于七

百頃翁乃立學選吏子弟就學遣雋士張叔等十八

人東詣博士授七經還以教授學徒鱗萃蜀學比於

齊魯華陽國志○入秦文傳云文翁遣相如來授七

之師豈相如亦十八人之一耶

淮陽鑄偽錢吏不能禁汲黯為太守不壞一鑪不刑

人高就安臥而淮陽政清論衡

平津侯自以布衣為相乃開東閣營客館招天下之

士其一曰欽賢館其二曰翹材館次曰接士館其有德

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

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

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西京雜記

鄧都為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

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外節官下

終不顧妻子矣史記

朱博武吏不更文法及為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

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



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既白  
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  
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  
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為吏所寃及言  
盜賊詞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  
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  
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之

朱博守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盜人妻見斫  
創著其類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宅  
驛召見視其面果有瘕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

博傳

卷之三

四

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  
翊欲酒卿恥杖拭用卿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  
必从博因敕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  
以為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伏姦有功效  
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閣數責以禁等  
事與筆札使自記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臧大小不敢  
隱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投刀使  
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慄不敢蹉跌博遂成  
就之

尹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奸邪罪名

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  
吏民小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  
趙廣漢善為鉤鉅以得事情鉤鉅者設欲知馬賈則  
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  
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惟廣漢至精能行之他  
人效者莫能及

韓延壽為潁川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  
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  
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

韓延壽為東郡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

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言延壽止車問之

卒曰孝經曰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

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且明府早駕久駐未出

騎吏父未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

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

與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  
生延壽遂待用之

周紆為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侵晨取  
舛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輒往至舛人邊若與共語  
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夕誰載藁



入城者門者對唯有廷掾耳乃收廷掾考問具服後人莫敢欺者

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質苦之張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首長數人居皆温厚出從童騎問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貫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裾吏坐里間閱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希鳴市無偷盜

馬氏類林

卷之三

六

張敞問弟武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敢言敞使吏送至闕戒吏自問武武應曰御黠馬者利其術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辦治梁矣

馮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爲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爲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張綱在郡一年卒百姓老幼相攜詣府赴哀者不可

勝數綱自被疾吏人咸爲祠祀祈福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至犍爲負土成墳

舊典傳車駟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賈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

陰興與張宗鮮于哀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世稱其忠

馬氏類林

卷之三

七

馬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摠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拒此乃太守事耳

祝良字石卿爲洛陽令歲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暴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中紫雲沓起甘雨登降人爲之歌曰天久不雨烝人失所天王自出祝令特苦精符感應滂沱下雨長沙耆舊傳

童恢爲不其令邑人爲虎害乃設阱捕之生獲二虎恢呪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羸



於人王法殺人者从若虎殺人者俛首不然號呼一  
虎閉目如懼狀即時殺之一虎奮躍而去

岑熙為魏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為而化視  
事二年與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蠶賊  
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釐含哺鼓腹焉知凶災  
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休茲

左雄薦周舉為尚書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  
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為將帥而直嘗坐賊受  
罪舉以此劾奏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  
直善今直光以奏吾過是韓厥之舉也

焦氏類林

卷之三

八

杜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  
蜀歸鄉里閉門埽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杜曰劉  
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其激已對曰劉勝  
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  
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意力行之賢而密達之  
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  
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

閻憲為綿竹令以禮讓化人縣民杜成夜行得遺賄  
一囊有綿二十疋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  
也

華陽國志

劉矩遷雍丘令以禮讓化之民有爭訟矩當引之於  
前提耳訓告以為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  
思訟者感之

鄭弘勤行德化隨車致兩白鹿方道夾轂而行弘怪  
問主簿黃國曰鹿為吉為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幡  
畫象鹿明府其為相乎

謝承漢書

龐參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  
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  
自抱兒孫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為倨參思其微意良  
次日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

焦氏類林

卷之三

九

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者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  
歎息而還

崔寔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  
冬月無衣積糶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  
官斥賣儲峙為作紡績練縵之具以教之民得免寒  
苦

虞芝州命部南陽從事太守張忠連姻王室罪入重  
芝依法執案刺史畏勢召芝芝曰年往志盡譬如八  
百錢馬炮生同價且欲立效於明時耳遂投傳去

老日世言

傳



吳祐遷膠東相畜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  
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趣歸伏罪性慙懼請閣  
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  
親故受汗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  
還以衣遺之

張霸為會稽太守舉賢士勸教講授一郡慕化但聞  
誦聲野無遺寇時人語曰城上烏鳴哺父母府中諸  
吏皆孝友益部耆舊傳

郡人周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陳蕃  
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縣之

焦氏類林 卷之三

孔文舉為北海相有一人遭父喪哭泣墓側色無憔悴  
文舉刑之又一人母病差思食新麥家中無有乃  
盜鄰家熟麥以進文舉特加賞曰無有來謝勿復盜也

孔文舉在北海時教高密令曰志士鄧子然告困焉  
得愛金庾之間以傷烈士之心與豆三斛後乏復言

蘇瓊為清河守性清慎沙門道研統資巨萬在郡多出  
息常得守令為徵及欲求謁瓊知其意每見則談  
問玄理道研雖為債數來無由啓口弟子問其故研  
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無可得論地上事因遂

焚券

許劭山時淵停行應規表邵陵謝子微見劭十歲時  
歎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初劭拔樊子昭於市肆出  
虞承賢於客舍召李叔才於無聞擢郭子瑜於小吏  
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召為功曹時袁紹以公族為  
濮陽長棄官還車騎將入郡界乃歎曰許子將秉持  
清格豈可以吾輿服見之邪遂單馬而歸海內先賢傳  
韓宣字景然為大鴻臚始曲阜韓暨以宿德在宣前  
為大鴻臚及宣在官亦稱職故官中語曰大鴻臚小  
鴻臚前後治行曷相如魏略

焦氏類林 卷之三

傅玄為中丞每有奏劾或日暮則捧白簡整襟帶坐  
以待旦於是貴遊懾伏臺閣生風

咸和中貴游子弟能談嘲者慕王平子謝幼輿等為  
達下壺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  
實由於此欲奏治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其後皆折  
節為名士謝靈運傳

陶侃練庶事勤稼穡戎陳武士皆勸勵之有奉饋者  
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歡喜慰賜若他所得則呵辱  
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性纖密好問頗  
類趙廣漢嘗課營種柳都尉夏施盜拔武昌郡西門



所種侃後自出駐車施門問此是武昌西門柳何以盜之施惶怖首伏三軍稱其明察晉陽秋

陸雲為浚儀令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夫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至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為神明

王弘自領選及當朝總錄將加榮爵於人者每先遣辱之然後施行若美相盼接語歡欣者必無所請人詢其故曰王儼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主分功

若求者絕官敘之分既無以為惠又不微借顏色即成怨府亦薄鄙所不任聞者悅服

謝方明承代前人不異其政必宜變者則以次漸變使無跡可尋

柳慶領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寄人居止每欲出常自執鑰無何緘閉不異而並失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自誣服慶疑召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即遣捕沙門盡獲所失金

顧憲之為建康令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憲之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竟還本宅盜者服其罪

顧憲之為建康令剖斷明決人稱神宰權要請託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清儉強力為政甚得民和故都下飲酒得旨者輒呼為顧建康言其清且美也

傅琰仕齊為山陰令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一云粟一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

傅琰為山陰有賣鍼賣糖二老姥共爭團絲詣琰樹團絲令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

傅僧祐及子琰琰子翽為令並著奇績時云諸傅有治縣譜父子相傳不以示人

劉玄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常為天下第一傅翽代為山陰問玄明日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作令唯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

傅翽為吳令往別建康令孫廉廉問曰聞丈人發姦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致此答曰無他也惟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

徐勉掌伐魏軍書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羣犬驚吠勉



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此若吾亡後亦足傳中一事耳嘗與門人夜集客有求詹事五官勉正色曰今夕正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

何敬叔在政清約不通問遺嘗歲儉夏節忽榜門受

餉共得米二千八百石悉取以代貧人輪租齊春秋

劉炫謂牛弘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

不省而望從容可得乎

冀州市多姦詐趙炬為銅斗鐵尺百姓便之華陽國志

高允以獄者人命所繫常歎曰臯陶至德也其後英

蓼先凶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

餘釁况凡人能無咎乎

高僕射頰每臥以盤盛粉思得一公事輒書其上至

明則記錄入朝行之

范邵為浚儀令二人挾絹於市互爭令斷之各分一

半去後遣人密察之有一喜一愠之色於是擒之服

罪後魏書

李曾孝武時為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為

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不敢入境賊于常山界

得一从鹿賊長謂趙郡地也責之還令送鹿故處其

見憚如此郡為之謠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

高謙之為河陰令有人囊盛瓦礫作錢物許市人馬因逃去詔令追捕謙之乃偽枷一囚立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密遣心腹察市中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憂矣執送按問悉獲其黨

張允濟為武陽令民有以特牛依婦家者久之孳十

餘犢將歸婦家不與牛允濟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

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盡出民家牛質所來婦家不

知遽曰此婿家牛我無與即遣左右徹蒙曰可以此

牛還婿家

李崇除兗州舊多劫盜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

之際雙椎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

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即擒送白

是諸州置樓懸鼓

周朗為廬州內史稱疾去爵為州司所糾還都謝孝

武曰州司舉司愆失多不允臣在郡猛獸三食人蟲

鼠犯稼以此二事上負陛下上變色曰州司不允或

可有之蟲獸之災何關卿小物

郎基嘗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

者乎惟頗令人寫書潘子儀曾遺書云在官寫書亦

是風流罪過基答云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張晏之為北徐崔武子督察州郡至是無所案惟得百姓清德頌數篇乃歎曰本求罪狀反聞頌聲

宋世良守清河郡遇赦無一囚率群吏拜詔而已獄櫓生桃蓬蒿亦滿牙門虛寂謂之神門及還有老人

下金剛泣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惟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

楊昉為左丞時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廷以事隔兩朝其家親族多為言者所司理之至左司昉未詳

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滯勃然逼昉昉曰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曰公言未食亦知天

下有累年羈旅訴者乎昉遽命案立批之曰父殺隋王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从者無宜更敘時人深賞之

齊澣善知今事高仲舒善知古事姚崇曰欲知古問仲舒欲知今問齊澣則無敗政矣

玄宗嘗賜酺三日上御五鳳樓觀者喧溢樂不得奏金吾白挺如雨不能止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

安之為理嚴請使止之安之至以手板畫地曰犯此者死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踰者

馮伉為醴泉令著諭蒙十四篇大略指明忠孝仁義

勸學務農每鄉給一卷俾其傳習

崔郾治陝以寬經月不答一人及治鄂則嚴法峻誅

一不貸或問之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猶恐其擾鄂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政所以貴知

變也

盧坦為河南尉杜黃裳為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公為捕盜盡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

大臣無厚蓄其能多積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其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

故不察

柳仲郢為京兆政嚴明後出河南以寬惠為政或疑不類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縣之治本惠養

真宗朝許景山為興元郡嘗修蕭何所為故堰號其屬曰鄣侯方定天下乃暇為此以灌農田今吾豈愛

一時之勞而廢萬世之利於是因其壞堰大修之李文靖為相同年馬亮責之曰外議以公為無口瓠

公笑曰吾居政府無長才但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補國耳今國家防制纖悉密若凝脂苟循所

陳一一行之則所傷寔多檢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於民邪

82

83

卷之三

十七

相山野錄



張忠定公爲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髮傍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公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撼我邪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公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階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

歐陽曄治鄂州桂民有爭舟而相毆至以者獄久不決曄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之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汝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

焦氏類林

卷之三

十八

明也囚即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

張忠定公採訪民間事悉得其實蓋不以耳目專委於人公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又詢則事無不審矣李旼問其旨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雖事有隱匿者亦十得八九矣

謝泌名知人喜薦下吏知襄州日待鄧城令張逸特厚將薦之朝先設香案庭中置章其上望闕拜曰老臣爲朝廷得一能吏乃封上之逸官至樞密學士累典大郡有能名

墨客揮犀

孫夢得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爲御史或問曰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薦之何也孫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後二人俱以風力名天下孫晚年執政嘗歎曰吾無功輔政唯薦二臺官爲無媿耳

筆錄

王文恪以風節文辭著名而性好吏事留守西京日長水縣申請買木錢數百千王視其狀亟呼吏作教下縣令追買木一行人械送府既至皆以屬吏吏請其故王曰凡公文皆先書押而後印故印在書上今此狀乃先印後書必有姦也鞠之果重疊冒請盜印爲之者洛人皆服其精明

焦氏類林

卷之三

十九

范文正用士多取氣節而略納故如孫威敏滕達道

皆所素重其爲帥日辟置幕客多取謫籍未牽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材不幸陷於吏議不因事起之遂爲廢人矣故公所舉多得士

名臣錄

王克敬嘗爲兩浙鹽運使溫州遠鹽犯以一婦人至克敬大怒曰豈有逮婦人行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汗教甚矣自今毋逮建議著爲令

鄒志完遇冗劇事處之常優游因論易曰常雜而不



厭若雜而厭非所以為常

見氏家語

許冲元云嘗與某不足者於差除每用心或曰何也

曰防其不肖之心生

答語

趙清獻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涌貴諸州皆禁增價公榜衢路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商賈輻輳米價更減民無饑歎者

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欠市易錢繫者甚眾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於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曰願得福耳曰佛殿未甚壞佛未至露坐

池孰若為獄囚代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桎梏之苦得

焦氏續林

卷之三

二十一

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錢囹圄為之

一空

王露

何執中官台州州獲妖人勘鞠久不得或曰何處州人必能察其虛實乃委之訊何以雜物問之能識其名則非是而置羊角其中餘皆名之至角則閉不肖

言遂決其獄曰是為師張角諱耳

宋莊紳雜册編

胡汲仲在寧海日有羣姬聚佛菴誦經一姬失其衣

適汲仲出行訟於前汲仲命以牟麥寘羣姬掌中令

合掌繞佛誦經如故汲仲閉目端坐且曰吾令神督

之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中一姬屢開視其掌遂命

縛之還所竊衣

文學

光武正旦朝賀畢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詰難義有不通輒奪其席戴憑遂重坐五十重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謝承後漢書○以下經術

殷亮建武中為博士諸儒說經勝者賜席亮重席至八九帝曰學不當如是耶

殷氏世傳

井丹字大春博學高論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

大春

稱康高士傳

魯丕字叔陵性沉深好學杜絕交遊不答候問之禮

焦氏續林

卷之三

二十一

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不忻然自得遂兼通五經為當

世名儒

范曄漢書

蔡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

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

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於碑使工鐫刻立太

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

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黃初中徵拜博士十餘人文多偏僻不敢親教員

而已惟樂祇五業並授

魏志

周續之詣范甯受業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



柳世隆盛事墳典張思曼語之曰觀吾舉措當以清  
名遺子孫邪柳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  
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衡陽王鈞手自緝書五經置巾箱中以備遺忘賀玠  
曰殿下家富墳素何復須此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  
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効之巾

箱五經自此始。

徐廣好讀書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

李謐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門生語曰書成  
蓋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

焦氏類林 卷之三

二十一

蕭德言篤志於學晝夜無倦每開五經必束帶盥濯  
危坐對之妻子候間請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  
曰敬先聖之道豈憚如此劉响唐書

少府五鹿充宗為梁丘易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  
與諸易家論充宗辯口諸儒莫能抗有薦朱雲者召  
入攝齊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諸儒為之語曰五

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馬季長以英儒著名鄭玄往從之參考同異時漆郡  
盧子幹為門人冠首季長不解剖裂七事玄思得五  
子幹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高士傳

王大尉自以論易略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莫能通  
每云不知比沒當復有能通之者不王處仲謂太尉  
曰阮宣子可與言太尉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聲塵  
之處定何如耳及與宣子談言寡理嗚王大歎服

劉道光潛心玄易不好讀史常言讀書當味義根何  
為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者理之門能  
明此者即吾師也。

焦氏類林 卷之三

二十三

管輅舉秀才刺史裴微謂曰何尚書神明清徹殆破  
秋毫自言不解易中九事必當相問比至洛宜善精  
其理輅曰若九事皆至義不足勞思若陰陽者精之

久矣輅至洛陽果為何尚書問九事皆明何曰君論  
陰陽此世無雙也時鄧尚書在坐曰此君善易而語  
初不論易中詞義何邪輅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何  
尚書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輅別傳

何妥嘗詣楊伯醜論易伯醜聞妥言笑曰何刪鄭玄  
王弼之言乎久之微有辨答所說辭義皆異先儒之  
旨而思理玄妙天然獨得論者謂非常人所及  
衛宏長於古學及見杜林闇然而服徐巡始師事宏  
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  
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衛



子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願諸生無悔所學

許晏字偉君授魯詩於琅邪王改學曰許氏章句列

在儒林故諺曰殿上成群許偉君陳雷風俗傳

張曜好讀春秋月一遍時比之賈梁道趙彥升曰君

研尋左氏豈求杜服謬邪曜曰何為其然乎左氏之

書備敘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非欲詆

訶古人得失也

王儉弱年便留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

于禮教何承天禮論三百卷儉鈔寫為八帙又別鈔

條目為十三卷朝儀舊典宋故事撰次諳憶略無

遺漏當朝理事決斷如流

張禹為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始

魯扶卿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

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

貴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

唐陸放答穆宗云論語六經之華

庾子與五歲讀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

何用自贊答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

蘇藥城為其子籀講老子數篇曰高於孟子二三等

矣語林

杜之松在河中嘗請王無功講禮無功答曰吾不能

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劉勰唐書

孫權謂呂蒙曰卿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

軍中苦多務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

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

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

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如卿明悟學必得之宜急讀

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

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獨不自勉邪蒙始就

學漢書

徐遵明詣田猛略受學一年欲去猛略謂曰君年少

從師每不終業如此用意恐終無成遵明乃指其心

曰吾今知真師所在矣正在於此

徐文遠博通六經者儒沈重講太學受業常千人文

遠從之質問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若奧境彼有所

未見尚何觀焉

荀奉倩諸兄並以儒術論議奉倩獨好言道常以夫

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

之糠粃也兄侯難曰易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詞焉



以盡言則微言胡不可聞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於意外者也繫詞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一時能言之士皆莫能屈魏志何平叔以為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士季諸人述之王輔嗣意頗不同以為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其不復應物失之遠矣世以王理為得魏志

焦氏類林

卷之三

三六

仲尼曰吾聞堯與舜等遊首山觀河者有五老遊河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老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三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老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老曰河圖將來告帝符龍銜玉苞金泥玉檢封感書五老化為流星上入昇論語識以下著作九山東南曰天承山號宛委承以文玉覆以藍石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金銀禹登衡山有赤繡衣男子自稱玄衣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簡書知道水方齋于黃帝之嶽禹乃齋登石簣山果得其文周行天下伯益記之為山海經吳越春秋

孔子作孝經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搢纁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後神

孔子作春秋孝經告備於天赤虹自上而下化為黃玉後神記

淮南王著鴻烈二十篇號淮南子自云字中皆挾風霜之氣楊子雲以為一出一入字直百金西京雜記梁竦閉門自養以經籍為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慚

焦氏類林

卷之三

三七

楊雄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美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詞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依放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習之惟劉歆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為絕倫張伯松不好楊雄賦頌之文然亦有以奇之常為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喜典訓屬雄以此篇目頗示其成者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古文苑嚴尤聞雄从謂桓譚曰子嘗稱雄書豈能傳於後世



平謂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智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

王接常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止為經發公羊附經立傳通經為長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義

馮融常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眾注乃曰賈君

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

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

曹褒結髮傳充業常感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為

漢禮儀晝夜研精沉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

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

何休美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

鄭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乃

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

王充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秘

玩以為談助其後王朗為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得論衡之益

時人嫌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去邕丁寧曰惟我與爾共之勿廣也抱朴子

虞仲翔與孔北海書示以易註孔答曰聞延陵之理樂觀虞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非徒會稽之竹箭

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暑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也

傅玄少專心誦學後雖貴顯而著述不廢為傅子內

外中篇行於世玄初作內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沈

沈與玄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

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遁齊孫孟於往代不見賈

生自以過之乃今不及信矣

王長文天資聰警高暢敏識治五經博綜群籍著無

名子十二篇依則論語又著通經四篇亦有卦名擬

易玄以為春秋三傳傳經不同乃據經撫傳著春秋

三傳十二篇又撰約禮記除煩舉要凡十篇皆行於

時華陽國志○長文開益州亂以通經筮得老蠶緣

枯桑之卦數曰桑無葉蠶以卒也吾蜀人珍於是

矣拜蜀郡太守暴疾卒

焦氏類林 卷之三 三九

焦氏類林 卷之三 三九



裴子野撰宋略二十卷蘭陵蕭琛謂其可與過秦王命分路揚鑣梁典

劉捷卿續詩書禮樂春秋五說既成語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

陳瓚秘書通九經百家自言得養生之術年逾九十猶勤於筆研著經史系華十卷然家甚貧人憂其衣食不足答曰瓚賢能不及顏子而祿壽過之何患貧也時益重之葆光錄

枚臯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臯時有累句楊子雲曰軍旅之際戎

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臯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西京雜記以下文詞

肅宗始修古禮巡守方岳崔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詞甚典美帝嗟嘆之謂竇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

魏武帝常使阮瑀作書與韓遂時帝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呈之帝擘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損益魚豢典略

陳孔璋草檄成以呈曹公公先苦惡風是日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

獻之文義非所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為風流之冠續晉陽秋

潘岳為文選言簡章清綺絕倫續文章志陸機善屬文司空張華見其文章篇篇稱善謂曰人之為文患其才少至子乃患其多文章傳

葛洪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其弘麗妍瞻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嵇生云陸子十篇誠謂快書其辭富者雖精思不可損也其理弱者雖鴻筆不可益也每讀其文未嘗不廢卷而嘆恐其易盡

何參軍思澄與族弟水部散騎俱擅文名時人為之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參軍曰外言殊不爾如其不然故當歸遜

范彥龍大重何仲言與結忘年交一文一詠范輒嗟頌嘗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俗麗則傷懦其能合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

楊遵彥作文德論以古今文人皆負才遺行惟邢子才溫子昇王元景彬彬有德素

邢劭十歲能屬文雅有才思日誦萬言少在洛陽專以山水遊晏為娛嘗因霖雨讀漢書五日略能遍記



後飲譚既倦廣尋經史一覽無遺文章典麗既

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

李百藥齊書

劉勰著文心雕龍既成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

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

得文理常陳諸几案

王筠與諸兒書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汝南

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蔚宗云崔氏雕龍然不過

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

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

劉氏彙從子姪當時有七十人並能屬文近古

未

焦氏類林

卷之三

三五

紀少瑜丹陽秣陵人才藻新拔嘗夢陸陸以一束青

鏤管筆授之云我此筆猶可用卿擇其善者文因迺

進

開皇中有神雀降於含章門高祖因召百官賜讌許

善心於座請紙筆製頌奏之高祖喜曰文不加點筆

無停毫嘗聞其言今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

隋書

薛道衡每構文必隱坐空齋踞壁而臥聞戶外有人

便怒

王勃所至請托為文金帛豐積人謂心織舌耕

北里

王勃每為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掩面而臥忽起一

筆書之初不窺點時人謂之腹藁

全子棲每為文則入自課庵一文必三草十年後悟

其淺近盡付於火生平凡三焚文集

徵文王井

皇甫湜稱退之文曰穿天心出月脇

李又兄弟並有文才同一集共二十卷號花萼集

唐書

馮定能古章句新羅國傳定黑水碑回鶴記西番寫

定商山記於屏其名傳戎狄如此

盧郢金陵人徐鉉為郢姊婿嘗受後主命撰文累日

未就郢曰當試為君杼思適庭下有石十夫不能舉

郢取弄之有頃頓飲酒數升復弄如初忽顧筆吏口

儀氏類林

卷之三

三五

古使書不窺易一字鉉伏其工

南唐書

子瞻謂劉景文曰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

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復踰

此

語林

司馬相如為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

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而睡煥然而興幾百日

而後成友人盛覽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禁組以成

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商一宮此賦之迹也

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

得而傳

西京雜記以下詩賦



楊子雲工於賦王君大習兵器桓譚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習伏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桓譚新論

左思爲三都賦門庭藩溷皆置筆硯十歲方成

張司空見左太冲三都賦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

張紘見柎榴枕愛其文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

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

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

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爲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

焦氏類林 卷之三

譚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

神氣盡矣吳書

張融爲海賦文辭詭激獨與衆異後以示鎮軍將軍

徐凱之凱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墮耳融

即求筆增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

路

高爽博學多才坐事被繫作鑊魚賦以自况其文甚

工後遇赦得免

張率爲待詔賦梁武手敕答曰相如工而不敏枚臯

敏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

夏竦字子喬幼學於姚鉉使爲水賦限以萬字竦作三千字以示鉉鉉怒不視曰汝何不於水之前後左右廣言之竦益之得六千字鉉喜曰可教矣十七善屬文爲時所稱涑水記聞

鮑照嘗謁臨川王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

曰卿位尚卑不可輕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沈沒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可遂韜知

能使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

義慶大奇之

顏延之嘗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曰謝五言如初日

焦氏類林 卷之三

三十五

芙蓉自然可愛君詩如鋪錦列繡亦雕繪滿眼

靈運每一詩出都下貴賤莫不傳寫宿昔間士庶皆

徧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爲寶

王文海在會稽日境有雲門天柱山王常出遊累月

不返至若耶溪賦詩曰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

時以爲文外獨絕

王籍爲詩慕謝靈運至其合也殆欲無愧時人謂康

樂之有王籍猶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莊周

南齊世祖問王儉曰當今誰能爲五言詩儉曰謝朓

得父膏腴



梁簡文帝新渝和詩書云垂示三首風雲吐子行  
間珠玉生于字裡跨躡曹左合超潘陸雙鬢向光風  
流已絕九梁插花步搖為古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  
門下泣破粉成痕此皆性情卓絕親致英奇手持口  
誦喜荷交并

竟陵王嘗夜集學士刻燭為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  
此為率蕭文琰曰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  
乃與江洪等共叩銅鉢響絕則成詩皆可觀  
柳惲少工篇什為詩云亭臯木葉下墮首秋雲飛琅  
邪王融嗟賞因書白團扇

焦氏類林 卷之三 三六

孟浩然學不為儒務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獨妙間  
過秘省秋月新霽諸英華賦詩作會浩然句曰微雲  
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舉坐嗟其清絕咸閣筆不復為  
繼 浩然集序

唐球居蜀中所著詩燃稿為圓納之大瓢中後臥病  
投瓢於江曰斯文苟不沉沒得者方知我苦心爾至  
新渠有識者曰唐山人瓢也接得之 唐詩紀事  
道標詩章比之潘陸當時吳興有清畫會稽有靈徹  
語曰雪之畫能清秀越之徹洞冰雪杭之標摩雲霄  
每飛章寓韻竹夕花時彼三上人者當四面之敵右

庶子李益書云重名之下果有斯文西還京師有以  
夸耀 高僧傳○皎然字清書潤州人號靈運十世孫  
王仁裕喜為詩少時嘗夢人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  
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為篆籀之文由是文思並進 五代  
史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从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  
之為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為而不  
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說苑○以下世學  
子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  
子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  
魯氏類林 卷之三 三七

公旦佐相天下其修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  
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 墨子  
甯越中牟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可以  
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天  
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我不敢休人將臥我不敢  
臥學十五歲而為周威公之師 呂氏春秋

張儀蘇秦傭書遇聖人之文無題記則以墨書掌內  
股裏夜還拆竹寫之 拾遺記  
匡衡好學邑有富民家多書與之傭作而不取直曰  
願借主人書讀耳遂博覽羣書 衡別傳



劉向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藜杖杖端出火用以照向具說開闢以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恐辭說繁廣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請問姓名答曰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姓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以授之至向子歆從父受術亦不語人拾遺記

楊雄語劉歆曰雄為郎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奉奠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今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後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天下

焦氏類林

卷之三

三六

上計孝廉及內郡衛率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齋油素四尺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槩二十七歲於今矣古文苑

桓榮學長安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榮別傳

朱穆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至不自知亾失衣冠顛墜阮岸其父常以為專愚幾不知數馬是

延篤欲寫左傳無紙唐溪典以廢牋記與之篤以牋記紙不可寫借本諷之糧盡辭歸典曰卿欲寫傳何故辭歸篤曰已諷之矣典聞歎曰嗟乎延生雖復端木聞一知二未足為喻若使尼父更起於洙泗君當

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也

任末年十四學無常師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為庵削荆為筆夜則映月望星暗則然蒿自照拾遺記

任末好學觀書有合意處則題其衣裳及掌理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淨衣易之拾遺記

邴原少孤數歲時過書舍而泣師曰童子何泣也原曰凡得學者有親也一則願其不孤一則羨其得學中心感傷故泣耳師惻然曰苟欲學不須資也於是

就業長則博覽洽聞金玉其行原別傳

曹孟德嘗言老而能學惟吾與表伯業

焦氏類林

卷之三

三九

葛洪丹陽人貧無童僕籬落不修常披榛出門排草入室累遭火典籍盡乃負笈徒步借書鈔寫賣新買紙然火披覽所寫皆反覆人少能讀之抱朴子

皇甫謐之少也游蕩無度所養叔母歎曰昔孟母以三徙成子曾父以烹豕存教豈我居不上鄰何爾魯

之甚乎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年二十餘就鄉里席坦受書遭人而問少

有寧日武帝借其書二車上覽晉書

皇甫士安耽玩典籍寢忘寢與食時人謂為書淫或箴其過篤將耗精神士安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有



修短懸於天乎高士傳

沈攸之晚好讀書史漢中多所記憶嘗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蕭琛每云少壯三好音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惟書籍不衰

沈麟士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織簾先生陶弘景讀書萬卷一事不知以為深取

崔浩表於太武言臣稟性劣弱力不及健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及夢與鬼爭議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

真正者少

劉松作碑銘示盧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師邢子才後為文示松松復不能甚解乃嘆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

沈麟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手寫細書三二年滿數十篋齊春秋

顧歡貧鄉中有學舍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

劉峻自課讀書常燎麻炬从夕達旦時或昏睡爇其鬢髮及覺復讀常恐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

崔慰祖謂之書淫

李琰之每休暇之際恒閉門讀書不交人事嘗語人曰吾所以好讀書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為聲名勞七尺也宋人詩讀書祇為聲名計只恐虛山也笑人

李永和杜門却掃絕迹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魏董過字孝真從學者苦渴日遇言當以三餘夜者日之餘冬者歲之餘風雨者時之餘

賀琛方受業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橫臥其上不盡其義終不肯食

袁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鈔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

魏收隨父赴邊欲以武藝自達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慚遂折節讀書夏月坐版牀隨樹陰諷誦積年牀版為之銳減而精力不輟年二十七上南狩賦甚見褒美伯謂曰卿不過老夫猶應走鬼

侯道華好子史手不釋卷嘗曰天上無過惜仙人

張子韶謫南安病目執書倚柱向明而覩者十四年歲月既久塼上雙趺隱然洎北歸乃書此事於柱後



人為刻之梁溪漫志

劉穆之與朱齡石便尺牘嘗於武帝坐並答書自口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以下敏楚

王勳長壽中為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閣同日受冊有司具儀忘載冊文百官在列方知闕禮勳召五吏在前執管口授一時都畢其辭粲然眾皆悅服

令狐楚為太原書記鄭儋在鎮暴卒不及指揮後事軍中誼譁將變忽夜數十騎持刀迫楚至軍門令草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搦管立成讀示三軍無不感泣

焦氏類林 卷之三

四二

楊大年每欲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碁語笑誼譁而不妨締思以小方紙納書揮翰如飛每盈一幅則令門人傳錄門人疲於應命頃刻數千言錄

黃祖長子射嘗與禰衡俱遊共讀蔡邕碑射恨不繕寫衡曰吾一覽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校如衡所傳書以下強記

王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使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碁局壞粲為覆之碁者不信以帕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道

陸倕所讀一徧必誦於口嘗借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脫

臧嚴於學多所諳記湘東王嘗自執四部書目試之自甲至丁卷終各對一事併作者姓名了無遺失

裴諷之嘗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遂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禰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裴生矣

朱遵度避耶律德光之召挈妻孥攜書雜商賈奔楚王待之甚薄杜門却掃諸學士每為文章先問古今首末於遵度時號幕府書尉十國紀年

焦氏類林 卷之三

四三

杜學士鎬博聞強記凡有檢閱先戒小吏某事在某書第幾行取視無差士大夫有所撰著咨以古事無不知者雖晚學卑品應答不倦時人號為杜萬卷聖

靈寶經仙術也吳王伐石治宮而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使問仲尼曰赤雀術書以置殿前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曰此乃靈方長方之法禹

所服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今乃赤雀術之殆天授也抱朴子以下博識

漢武帝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



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侍中知我所來時張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人星見漢武故事

山海經云貳負之臣曰危與貳負殺窳窳帝乃惜之於疎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以髮繫之於山上盤石之下在開題西北漢宣帝時使人鑿上郡發盤石得一人徒裸被髮反縛械一足莫有識者劉子政按此言之宣帝大驚時人爭學山海經向別傳

寶攸舉孝廉為郎時世祖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熒熒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羣臣莫能知者攸對曰麤鼠也帝問何以知攸曰見爾雅按秘書如攸言詔賜帛百匹

諸葛恪為丹陽太守嘗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引人恪令持去故地即從參佐問之恪曰此事在白澤圖曰兩山之間有精如小兒名曰倏囊吳書張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答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產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山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問張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樹刻作魚形扣之則鳴矣於

是如其言聲聞數十里異苑魏帝殿前大鍾不扣自鳴人皆異之以問茂先茂先曰此蜀郡銅山崩故鍾鳴應之耳尋蜀都上其事如茂先言

洛下有田允婦欲殺夫推而下之久乃至底得允行數十里見人皆長三丈披羽衣如此九處最晚行至告饑長人指中亭柏樹下有一羊令跪將羊須三捋得三珠令食後所得者遂不饑復尋允行出交州還洛問茂先云九處地仙名九館大夫羊為癡龍初一珠食之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後者療饑而已幽真錄

陸機嘗餉張華鮓於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眾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魚質狀殊常以作羞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雉華曰此必蛇化為雉也視雉側果有蛇蛻東哲字廣微博學多識元康有人自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司空張華以問哲哲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文士傳

劉元海幼好學尤好左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



陸無武絳灌無文道出人弘一物不知君子之恥也於是遂學武事妙絕於衆晉載記

王彪之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著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王氏青箱學

竟陵王得古罌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陸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詳視器底彷彿可識如澄言

沈約於坐策劉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擊席喜曰劉郎可人雖吾家平原詣張

焦氏類林 卷之三 四六一

壯武王祭謁伯喈必無此對

魏人送古器有隱起字無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滯校年月一字無差

任昉得一篇闕簡文字零落諸人莫能識劉顯見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

劉士深在任昉坐有人餉昉稀酒而作楨字昉問此字是不劉曰葛洪字苑作木旁各昉又問酒有千口

醉當是虛言劉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實不憶此劉曰出楊元鳳

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乃載其賦云三重

五品商溪祭里昉即檢楊記言皆不差

劉杳於沈約坐語及宗廟犧樽事約曰鄭玄答張逸

謂為畫鳳尾婆娑然今無復此罌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安古者樽彝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

內酒魏魯郡得齊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曹疑於青州發齊景墓又得二樽形亦為牛象皆古

遺器知非虛也沈約又云何承天纂文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何所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出論衡長頸

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記云古來至今不舛約檢二書一如杳言

焦氏類林 卷之三 四七一

崔慰祖好學聚書至萬卷與平原劉孝標皆以碩學

被徵國子祭酒沈約吏部即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喫

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座稱服朓歎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

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使賓客隸事多者受賞事皆窮惟何憲為勝乃賞以

五花輦白團扇容氣自得王攜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攜操筆便成文詞華奧舉坐擊節攜

乃命抽憲輦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



者負之而趨

陸常侍好學無所不覽行坐眠食手不釋卷王僕射常自以博聞過澄澄曰僕少無事惟以讀書為業且年倍令君令君少便鞅掌主事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俟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視儉乃歎服

王僕射在中書省出巾箱机案雜物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陸常侍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數條并奪物將去

焦氏類林

卷之三

四十八

張綰與兄纘齊名湘東王繹嘗策以百事綰對其六號為百六公

梁天監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裴子野曰漢類陰侯

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時服其博識

張永開玄武湖過古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之朝何承天曰此亾新威斗王莽時三公亾皆賜之一在冢內一在冢外此必甄邯之墓果然  
隋獻皇后崩公主以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牛弘

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

劉炫自陳所能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杜服等注凡十五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故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數微妙至於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

孝昌中廣平第掘得一古玉印敕召祖瑩與李琰之辨之瑩曰此是于闐國王晉太康時所獻乃以墨塗字觀果如所言

焦氏類林

卷之三

四十九

孝武西遷雅樂多缺有鐸于者近代絕此器或自蜀得之皆莫之識斛斯徵曰此鐸于也遂依于寶周禮注以芒筒持之其聲極清眾咸歎服

李後主獻画牛一畫在欄外夜歸欄中太宗以問羣臣無知者僧錄贊寧曰南倭海中方諸蚌有淚得之和色着物則晝隱而夜見沃焦山風燒嵐石落海岸得之滴水摩色染物則晝見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為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經後杜鎬檢三館書果見於六朝舊書中



陳彭年以博學強記受知定陵一日便殿賜坐對甚  
 從容上問墨智墨允是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  
 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卽令秘閣取此書既至今於  
 第幾版尋檢果得之上喜甚未幾擢爲執政語林  
 劉敞博學無不通自浮圖老子及山經地志陰陽卜  
 筮天文醫藥略皆究知嘗齋太乙宮與內弟王欽臣  
 夜語曰歲星往來虛危間色甚盛以吾觀之當有興  
 於齊者歲餘英宗以齊州防禦入繼大統劉原父行  
 人有獲玉印遺劉原父文曰周惡夫印原父曰漢條  
 侯印尚存於今邪或疑之曰古亞惡二字通用史記  
 焦氏類林 卷之三 五十一  
 盧綰之孫他人封亞谷侯而漢書作惡谷是矣聞者  
 大服語林  
 有人問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讀漢  
 書益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里官制兵法貨  
 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  
 參伍錯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禦焉語林  
 傅弘業宰天台縣有人獵得一獸形如豕仰鼻長尾  
 有岐謂之怪傳識之曰雖非怪也雨則懸於樹以尾  
 塞其鼻後果驗可類子雲別廳鼠曼倩識駟虞蔣光  
 雖以醉反錄

熙寧初吳仲庶知成都一日文明廳前大槐枝葉皆  
 出煙色青白如焚香至暮方止木如故歷訪儒士莫  
 知其說惟楊損之云陰符經謂火生于木禍發必克  
 疑有將士作亂而不成者月餘果有告戍卒謀亂者  
 皆獲楊彥齡筆錄

焦氏類林 卷之三

五十一



焦氏類林卷之四

建業 焦 竑弱侯輯  
王元貞孟起校

幹局

管子得於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皆謳歌而引管子恐魯止而殺已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為女唱女為我和其和適宜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謂能因事役人人得其所欲已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而用萬乘之國其霸猶少乎呂氏春秋

楚人伏兵車堯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

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

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于是歸設守

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

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

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于是釋宋公宋公釋乎

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人

然後逆襄公公歸

驃騎東平王蒼辟朱暉為掾正月朔日蒼入賀故事

少府給壁時陰就為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

堂漏且盡而求壁不可得顧謂暉曰若之何暉望見

少府主簿持壁即給曰我數聞壁而未嘗見試請觀

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蒼既罷謂暉曰屬

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

孫策夢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曰今豺

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是猶開門揖盜未可為

仁也乃易服扶上馬使出巡軍

陳矯從征漢中太祖崩羣臣徇常以為太子即位當

須詔命矯曰王薨於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

以繫遠近之望即具官備禮一日皆辨明且矯以王

后令策太子即位文帝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略過人

信一時之俊

王丞相善於因事初過江帑藏空竭唯有練數千端

丞相與朝賢共制練布單衣一時士人翕然競服練

遂涌貴乃令主者賣之端至一金

謝晦每以朝廷密事語其兄瞻瞻輒向親舊說以為

戲笑以絕其言

劉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賓客輻輳求

訴咨稟盈堦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

並酬應悉皆瞻舉又喜賓客言笑彌日裁有閒暇手

自寫書尋覽校定



祖挺為倉曹參軍神武口授三十六事出而疏之無一遺失

孔覲醉日甚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眾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孝武每欲引見先遣人覘醒醉

徐紇有機辯強力終日治事不以為勞時有急詔令數吏執筆或行或臥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

斛律光聞琅邪王殺和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故自不凡入見後主於永巷曰小兒弄兵與交手即亂語云奴見大家心必至尊宜自出千秋門琅邪

焦氏類林 卷之四 三  
必不敢動乃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天子弟殺一

漢何苦執其手強引以前請帝曰琅邪年少腸肥腦滿輕為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願寬其罪

令狐楚除守兗州州方旱儉米價甚高迂史至公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倉有幾石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諸倉出米若干定價出糶則可賑校左右竊聽

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米價頓平

德宗即位淄青節度李正己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宰相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

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財貨上從之正己大慙服

神策軍使王駕鶴久典衛兵權震中外帝將代之懼其變以問崔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即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

劉宴有精力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遠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權悉在掌

握旬檢出納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宴始為轉運時財賦歲入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

焦氏類林 卷之四 四  
張易昇元中上元令後以水部員外郎通判歙州刺

史朱匡業使酒陵人果於誅殺無敢犯者易赴其宴先故飲醉就席酒甫行尋其少失遽擲杯推案攘袂大呼詬責鋒起匡業愕然不敢對唯曰通判醉甚不

可當也易鬼眦暗啞自如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

張乖崖守成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大閱始出眾遂高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行眾不敢譁

王清臣塵史

真宗不豫李迪與宰執以祈禳宿內殿時仁宗幼冲



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  
政患之無以為計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熟水曰王所  
需也迺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  
驚意其毒也即上馬去 朱名臣言行錄

宋英宗初晏駕急召太子未至英宗復手動曾公亮  
愕然亟告韓魏公欲止召太子魏公拒之曰先帝復  
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之其達權知變如此

文潞公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公年未四十成都風  
俗喜行樂公多燕集有飛語至京師御史何聖從謁  
歸止遣伺察之何將至潞公亦為之動幕客張少

焦氏類林 卷之四

五

愚謂公曰聖從之來無足念少愚與聖從同郡因迎  
見於漢州命酒設樂有管伎善舞聖從狎問其姓伎  
曰姓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即取伎頂帕羅  
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  
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命其伎作柳枝詞歌之  
聖從為之露醉後數日聖從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  
公大作樂以燕聖從迎其伎雜府伎中歌少愚之詩  
以侑觴聖從每為之醉聖從還朝潞公之謗乃息  
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鈴轄舍夜久不罷從卒  
輒拆馬殿為薪不可禁軍校白之坐客股栗公曰天

實寒可拆與之飲宴自若卒氣沮無以為變  
曹武穆瑋知渭州號令明肅西人懼之自是邊境無  
虞一日方名諸將飲會有叛卒數千以奔賊境候騎  
報至諸將相顧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謂騎曰吾命  
也汝勿顯言西人聞以為襲已盡殺之

宋初遣盧多遜使李國王還艤舟宣化口使人白國  
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圖經史館獨缺江東諸州願各  
求一本以歸國主亟令繕寫送之於是多遜盡得其  
十九州之形勢屯戍遠近戶口多寡以歸朝廷始有  
朔兵之意熙寧中高麗入貢所經郡縣悉要地圖所

焦氏類林 卷之四

木

至皆造送至揚州牒取地圖是時陳秀公守揚給使  
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倣其規制供造及圖至都聚  
而焚之具以事聞秀公益因前事有所感發也 漫志  
蔡君謨知開封事日不下數千每有日限事揀三兩  
件記之至其日問人不測如神 答語  
丁晉公執政不許同列留身唯王文正公一切委順  
未嘗忤其意文正謂丁曰欲面求恩澤又不敢留身  
丁曰如公不妨一日留身進文字一卷具道丁事丁  
去數步大悔之不數日丁有朱崖之行  
趙南仲蔡父方寧宗時為荆湖制置使蔡每聞警報



與諸將偕出遇敵輒深入歾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歾救之屢以此獲捷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爲變蔡時年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

高宗南渡駐蹕臨安草創禁苑爲行在方造一殿無瓦而天雨郡與漕司大憂之忽一吏白曰多差兵士以錢錙分俵關廂鋪席賃借樓屋腰簷瓦若干旬月新瓦到如數陪還郡司從之殿瓦咄嗟而辦

建炎初駕幸錢塘而留張忠獻於平江爲後鎮時湯東野適爲守將一日聞有敕冷當至心獨疑之亟走

白張公張曰亟遣吏屬解事者往視有故則緩驛騎而先取以歸湯遣官發視乃明受僞詔以

曰是則其可宣乎張曰事已至此胡可隱卒徒急於望賜吾屬先受禍矣何忠之能輸哉湯曰然則當奈何曰今便發庫錢示行賞之意乃屏僞赦而陰取

故府所藏登極赦書置輿中迎登譙門讀而張之卽去其階禁無敢輒登者而散給金帛如郊賚時則可

矣湯行之於是人情略定乃決大計朱文公集

叛將范瓊擁兵據上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兵中外洶洶張忠獻與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遣張俊以

千人渡江若捕他盜者使甲而來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詣都堂計事爲設飲食食已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事中變遽取黃紙執之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以俊兵衛送獄使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虜脅二聖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瓊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悉麾隸他軍頃刻而定瓊伏誅

殿帥楊存中有親愛吏平居賜子無筭一日無故怒逐之吏莫知其由泣拜辭去存中曰無事莫來見我

吏悟其意歸以厚貲俾其子入臺中爲吏無何御史欲論存中乾沒軍中糞錢十餘萬其子歸語其父其

父奔告存中存中卽具劄奏言軍中有糞錢若干椿管某處惟朝廷所用不數日臺中果以爲言高宗出

存中劄子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

秦檜當國日民間以乏見錢告貨壅莫售京尹曹泳以白檜檜卽席命召文思院官趣者絡繹既至亟諭

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煩公依舊夾錫樣鑄一緡將以進入盡廢見錢不用約以翌午畢事院官退夜呼工鞠液將以及期富家聞之大窘盡輦宿藏爭取金



粟物賈大昂泉溢於市

宋嘗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不及軍

士謀為變黃震白王者曰朝廷豈忘東川耶殆詔書

稽留耳即開州帑給錢如西川眾乃定

趙從善尹京日宦寺欲窘之科降刷醮紅卓三百事

內批限一日辦集從善命於酒坊茶肆取卓淨洗糊

以白紙用紅漆塗之又兩宮幸聚景園夜過萬松嶺

索火炬三千從善命取諸瓦舍伎館蘆簾實以脂卷

而繩之繫於夾道松樹左右照耀比於白日此皆難

辦而易為可為吏役之法

續修四庫全書

卷之四

九

賞譽

留侯贊尼父曰巖巖孔聖異代稱傑量合乾坤明參

日月道書洞天集

仲尼曰史鮪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

鬼直能曲於人說苑

田巴奇魯連曰魯連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哉

留侯七世孫張讚字子卿居吳縣相人里時人諺曰

相里張多賢良積善應子孫昌文士傳

伏湛經為人師行為儀表容貌堂堂國之光輝智略

謀慮朝之淵藪

王公子問桓君山以楊子雲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

有此人論衡○陽城子長作史經楊子雲作太玄經

王仲任撫班固背曰此兒必為天下知名抱朴子

繆斐字文雅代修儒學經術修明學士稱之時人語

曰素車白馬繆文雅皇甫謐達士傳

荀季和八子並有德業時人號之八龍居西豪里渤

海宛康知名士也時為賴陰令以為昔高陽氏有才

子八人今荀氏亦八人遂改所居曰高陽里張璠漢

桓彬以廢卒蔡邕論序其志以為彬有過人者西風

智蚤成岐嶷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

辭隆從宓契操也乃共樹碑而頌焉

華歆靈帝時與邴原管寧遊學相善時號三人為一

龍謂歆為龍頭寧為龍腹原為龍尾魏略

孔文舉英雄特傑如眾星之有北辰孔融家傳

張紘與孔融書言虞仲翔頗為論者所侵美玉瑀磨

益光不足以損

東國宗敬蔡中郎不言名咸稱蔡君兗州陳留並圖

畫形像為之目曰文同三閭孝齊參寥顧雖少從蔡伯喈學琴伯喈賞異之曰卿必有成吾



以名與卿故雖與伯喈同名字元歎言為雖所歎

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約行

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

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幹著中論二十篇辭義

沈友字子正才辯縱橫善屬文兼好武事注孫子兵

法每所至眾人默然莫與為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

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張勃吳錄

趙戩遭三輔喪亂客於荊州州牧劉表以為賓客爾

時禰衡來遊京師詆訾朝士謂無復人反南見戩歎

曰所謂劍則干將莫邪木則椅桐梓漆人則顏冉仲

弓典略

平原陶丘洪舉劉正禮為茂才是劉岱弟刺史曰前

年舉劉岱奈何復舉劉繇洪曰若使明君用岱於前

擢繇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途聘騏驎於千里何所

復難

曹子建七步成章世目為繡虎目王仲宣為泥下潛

蛙

諸葛孔明見殷禮歎曰東吳蒯蘆中乃有此人作書

與兄瑾曰殷往嗣秀才今之僑盼也通語

晉宣王與孔明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歎述足下不

去口實

鍾元常言顏子既歿能備九德不貳其過唯荀令君

為然

梅陶謂曹識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

孔明陸抗諸人皆不能及

謝太傅云小時在殿廷會見王丞相便覺清風來拂

王世將高朗豪率王丞相庾太尉遊於石頭會世將

至爾日迅風飛颿世將倚樓船長嘯神氣甚逸丞相

謂太尉曰世將為復識事太尉曰正足舒其逸耳

謝鎮西尚與羅君章為方外之友常稱之曰羅君章

可謂相中之琳琅

或有人言羅君章可謂荆楚之杞梓桓大司馬曰此

自江左之秀豈惟荆楚而已

張華謂褚陶曰二陸龍躍於江漢彥先鳳鳴於朝陽

自此以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

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盡

張茂先重成公簡宗舒曰公簡清靜比楊子雲默識

比張安世



華性好人物至於窮賤侯門之士有一分之善者便咨嗟稱詠為之延譽

周顛有風流才氣少知名正體疑然儕輩不敢媒汝南賁泰淵通清操之士嘗歎曰汝穎固多賢士自頃陵遲雅道殆衰今復見伯仁將祛舊風清我邦族矣

衛玠穎識通達天韻標令陳郡謝幼輿敬以亞父之禮論者以為出王眉子平子武子之右謂諸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 玠別傳

諸葛恢字道明避難過江與穎川荀道明陳留蔡道

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中興書

蔡克未仕時山濤與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眾曰山子以一字拔人

阮籍孝盡其親忠不忘君明不遺身知不預事愚不亂治自莊周以來命世大賢其惟阮先生乎 梅子

傅長虞為司隸勁直忠果劾案驚人雖非周才偏亮可貴 顧榮書

賀循論揚方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曾臆乃是一

國所推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秀資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佳穀

道壹文鋒富贍孫綽為之贊曰馳騁遊說言固不虛唯茲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圃載芬載敷條柯猗蔚枝葉扶疎

蕭思話從宋文登鍾山北嶺道有盤石清泉帝使於石上彈琴因賜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

褚彥回謂任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為喜之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由是昉各聲藉甚

表粲每經傳昭戶歎曰經其戶寂若無聲披其室其人斯在豈非名賢 卷之四 十四

李渾出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歡崔陵後至一坐無談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聲效如洪鍾響

曾中貯萬卷書使人那得不畏

謝叔源與從子靈運並有美名時謂叔源風韻為高目望蔡蕭蕭如寒風振松目康樂凜凜如霜臺 龍

王令明素不與靈運相識嘗得一交言靈運辨博辭義鋒起令明時然後言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如萬頃波

褚中郎向淹雅有器量風儀端麗眉目如點公庭就



列爲衆所瞻爲廬陵王長史卒官謝舉銘其墓曰弘治推華子蒿慚量酒歸月下風清琴上論者以爲擬得其人

劉孝綽除秘書丞武帝曰第一官當與第一人

劉訐與從兄歆各履高操族祖孝標曰訐超超越俗如半天朱霞歆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良稷寒年之纖纈

謝朓好獎人才會稽孔圍未爲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拆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

焦氏類林

卷之四

十五

沈約每見王筠文咨嗟謂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好殆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

梁元帝問蕭大圜以五經要事數十條大圜應答無滯帝曰昔河間好學臨淄好文爾今兼之然得東平好善則彌高千載

徐羨之嘗與傅亮謝晦晏聚亮才學辯博羨之風度詳雅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以學問爲長

崔浩每與盧玄談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

吏部郎中陸印嘗稱李德林曰德林文章浩浩如長河東注比來見後生制作乃涓滄之流耳

齊明帝云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惟傅修期耳

昭明太子執王筠袖撫劉綽肩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

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齊武命植之雲和殿前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

焦氏類林

卷之四

十六

江智深與沈懷文友善懷文每稱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者其江智深乎

江淹謂郭鞏曰子之咳吐成珠玉吐氣作虹霓

徐陵數歲家人攜侯釋寶誌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何點稱陸慧曉心如明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

王儉以庾杲之爲衛將軍長史蕭緬與儉書曰感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汎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入儉幕爲蓮花池故緬書美之

陳後王問蔡徵蕭允之爲人徵曰清虛玄遠殆不可



測至於文章可得而言因誦允詩以對後主嗟賞

太武指崔浩謂高車渠帥曰女曹視此人纖厄懦弱

手不能彎弓轉矛其胷中所懷踰於兵甲

文宣啓太后云唐邕一人當千又云邕手作文書口

且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

楊愔每謂元文遙云堪解穰侯印者必此人

楊素每云有君子貌兼君子心者惟楊達耳

謝舉稱柳遐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

蔡大寶見柳莊曰襄陽水鏡復在於茲

隋文每問羣臣曰蘇威不遇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

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非

威匹也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

龐晃等前後短高頰帝謂頰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

摩瑩皎然益明

韋祖征問弟子叡女自謂何如王愷杜暉叡謙不敢

對祖征曰女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然幹國家成

功業皆莫女逮也

後周韓果破稽胡散其種落稽胡號爲着翅人文帝

曰着翅之名寧減飛將

張文成爲徐有功贊曰躡虎尾而莫驚觸龍鱗而不

害

懼鳳峙鳴臬之內直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能遠

孟浩然文不爲仕作興而作故或遲行不爲飾動以

求真故似誕遊不爲利期以放性故常貧名不繼於

選部聚不盈於擔石雖屢空不給而自若也士源嘗

筆讚之曰導漾挺靈寔生楚英浩然清發亦其自名

王士源浩然集序

李揆美風儀善奏對每有敷陳皆符獻替肅宗賞歎

之曰卿門地人物文章皆當代第一故時人有頭頭

第一之說揆曾爲人蕃會盟使行至蕃酋長曰聞唐

李揆公是也致仕居東都杜同

徒罷淮海入洛見之言及事事第一之說揆曰若道

門戶門戶自有所承官職遺遇耳今形骸凋悴看即

下世一切爲空

獨孤信見孫思邈曰器大難爲用耳

崔氏兄弟六人至三品宣帝歎曰卿一門孝友可爲

士族法題所居曰德星堂京兆民卽其里爲德星社

邠邠邠凡爲禮部五吏部再

畢誠爲翰林學士時河西羌擾宣宗召訪邊事誠援

質古今條破羌狀甚悉上曰不期頗牧在吾禁中

玄暢見法朗曰吾西涉流沙北履幽漠東探禹穴南

盡羅衡惟見此一子



王景文在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名阮嘗曰聽景文談如讀鄴道元水經名川支渠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咳唾皆成珠璣

趙東山贊陸子靜云儒者曰女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品藻

呂氏曰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騁貴齊楊朱貴已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

尸子云墨子貴兼孔子貴仁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

子貴虛料子貴別

荀子曰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用而不知

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賢申子蔽于勢而不知知惠

子蔽于辭而不知實莊子蔽于天而不知人

楊子云莊揚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鄒衍迂而不信

武帝謂東方朔顏淵之道德何勝方朔曰顏淵如桂馨一山孔子如春風至則萬物生

管子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染也雖美不尊淮南子

趙簡子問成摶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

然對曰臣摶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摶曰其為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為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為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說苑

魏文侯謂扁鵲曰子兄弟三人孰最善為醫對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鏡血脈投毒藥副肌膚間而名出聞於諸侯鵲冠子

漢桓帝問陳蕃徐穉袁閎韋著三人孰為

曰閎生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

不鏤自雕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立傑出故當為先

曹操曰袁紹之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陳登使功曹陳季弼詣許謂之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為觀察還以見誨季弼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

焦氏類林 卷四



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伯之略吾敬劉玄德所  
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  
孔融評邊讓曰邊讓為九州之被則不足為單衣襜  
褕則有餘

劉寔以為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此一反也性  
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  
穢此三反也 魏志

顧邵嘗與龐士元宿問曰子名知人吾與足下孰愈  
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沉吾不如子論王霸之餘策覽  
倚伏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

卷之四

三十一

或問盧欽徐公景山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在涼  
州及還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  
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於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  
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天下奢靡轉相倣  
効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  
介也 盧欽論

劉備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難獨任  
也亮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持  
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

張惠恕少修節操吳主問群臣曰温當今與誰為比

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為輩太常顧榮曰基未詳  
其為人也温當今無輩

張惠恕至蜀諸葛武侯甚知之及聞惠恕黜免未得  
其故思之數日曰吾今已了矣其人於清濁大明善  
惡太分

司馬景王欲誅夏侯玄玄未決問安平王孚云已才  
足以制之不孚曰昔趙儼葬兒汝來半坐迎之太初  
後至一坐悉起以此方之恐不如也遂殺之 語林

吳宣太子鈔選官屬東宮號多士使侍中胡綜作賓  
客目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

卷之四

三十二

幽究微則顧譚疑辯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甄  
微游夏同科則范慎南陽羊道私駁綜曰元遜才而  
疎子默精而狠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狹所言皆有  
指趣然道竟以此言不為恪等所親後四人皆敗時  
以道為知言 吳志

陸士光貞正清貴金玉其質甘季思忠款盡誠膽幹  
殊快殷慶元質略有明規文武可施用榮兄公讓明  
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彥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  
足為公望賀生沈潛青雲之士陶公兄弟才幹雖少  
實事故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 顧榮上琅邪王牋



范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

吳士季忠足矯非清足厲俗信可結神才堪幹世聖

王之老成明時之雋又朱永長體履清和黃中通理

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稟氣清純思度淵

偉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張威明稟性堅明志行

清朗居磨涅之中無緇磷之損歲寒之松柏幽夜之

逸光晉蔡洪與周浚書

桓溫云顧長康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平平耳世云

有三絕畫絕文絕癡絕宋文帝文章志

世言周弘正醜而不陋吃而能談諱諧似優剛腸似

直焦氏類林卷之四

直

邢廣曰盧詢祖有規檢禰衡盧思道無冰稜文舉

裴邃廟在光宅寺西堂宇弘敞松柏鬱茂范雲廟在

王橋蓬蒿不剪梁武南郊道經二廟顧而歎曰范為

已歿裴為更生

陳武與諸將晏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為壽各稱功

伐帝曰卿等悉良將也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

暗狎於小而驕於尊矜其功而不收其拙周侯不擇

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險猜防不設侯郎傲誕而無

厭輕挑而肆志率非全身之道卒皆如言

齊陰王暉云江左文人有顏謝任沈我溫子昇足陵

顏樂謝合任吐沈

崔浩言於明元曰臣嘗私論近世人物王猛之經國

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

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曰先帝何如

浩曰太祖用漠北淳朴之人南入漢地變風易俗化

露四海自與義農堯舜齊烈臣豈敢仰名語至中夜

賜浩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

鹽酒故與卿同味

高伯恭與廣平游雅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伯

恭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前史載卓公寬中文

饒洪量褊心者或弗之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未

嘗見其愠喜之色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呐呐不能

出口余嘗呼為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

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

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股栗不能言宗欽以下伏地

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

音韻高亮明主動容仁及僚友向之所謂矯矯者更

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王公以下望庭畢

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臥見衛青



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崔亦陋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

楊帝為太子問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皆稱良將其優劣何如對曰楊素猛將非謀將擒虎鬪將非鎮將史萬歲騎將非大將曰然則大將為誰弼曰惟殿下所擇

或問張元一蘇味道王方慶孰賢答曰蘇九月得霜鷹王十月被凍蠅朝野僉載

李華兄事元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作三賢論曰德秀志當以道紀天下迅當以六經諧人心穎士當以中古易今世易於孔子之門皆達者與使德秀據師保之位瞻形容乃見其仁迅被卿佐服居賓友謀治亂根源參乎元精乃見其妙穎士若百鍊之剛不可

屈使當廢興去就一从一生間而後見其節程伯淳受知神廟神廟問張載邢恕所學對曰張載臣所畏邢恕從臣游晁氏客語

風惠

景帝時防年因繼母陳殺其父遂殺陳廷尉以大逆讞帝疑之武帝年十二為太子侍側對曰繼母如母

緣父之故今繼母殺其父下手之時母道絕矣是父仇也不宜以大逆論帝從之疑獄集

杜安字伯夷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離其患時人貴之隋後漢書

吳祐年十二隨父恢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憲致與詢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際誠先賢

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桓麟伯父烏官至太尉麟十二在坐烏告客曰此吾弟子有異才能作詩賦客乃作詩示麟曰甘羅十二

楊烏九齡昔有二子今則桓生麟即應聲答云邈矣甘羅超等絕倫伊彼楊烏命世稱賢嗟余蠢弱殊才

偉年仰慙二子俯愧過言文士傳

濟北汜昭戴祈徐晏夏隱劉彬少並有異才皆稱神童當桓靈之世人號為五龍齊北英賢傳

穎川荀子文年十三聰辨不羣正光初潘崇和講服氏春秋子文攝齊北面受道時趙郡李予問荀住處



對曰僕住中甘里予曰何為住城南此有四夷館意以此譏之荀曰國陽勝地卿何怪也若言川澗伊洛崢嶸語其舊事靈臺石經招提之美報德景明當世富貴高陽廣平四方風俗萬國千城若論人物有我無卿予無以對和曰汝穎之士利如錐燕趙之士鈍如錘信非虛也 伽藍記

殷陶汝南人年十二以孝稱遭父憂率情合禮有長蛇帶其門舉家奔走陶以喪匱在焉獨居廬不動親戚扶持曉喻莫能移之啼號益盛由是顯名 陶靖節集 魏武時南方獻山雞操欲其鳴舞而無由公子蒼舒

取大鏡着其前雞見形而舞不止 異苑

曹冲五六歲有成人之智孫權曾致巨象操欲知其重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而載之則可知矣操大悅

管公明年十五與單子春談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與羣士論難鋒起公明人人酬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子春語衆曰此年少盛有材氣聽其言論正似司馬大人游獵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雋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言也於是發聲徐州號為神童

王弼十許歲便好莊老通辨能言吏部尚書何晏甚奇之題曰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 弼別傳

戴逵總角時以雞卵汁澆白瓦作鄭玄碑又自為文而自鑄之詞麗器妙 唐丁用晦序云學憲鼠獄智乏雞碑用此 士龍儒雅有俊才六歲便能賦詩時人以爲項託楊鳥之儔也 陸雲別傳

司隸徐正名知人符堅六歲時嘗戲於路正見而異焉問曰符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縛邪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霸王相 車顯素書

焦氏類林 卷之四

二十八

後魏李賢九歲從師受業略觀大指而已或譏其不精答曰賢豈徒受業至如忠孝之道實銘于心問者慙服

王儉幼篤學叔父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栝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王僧祐幼聰悟叔父微撫其首曰兒神明意用當不作率爾人

蔡興宗幼為父廓所重與親故書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遊白母不宜受伯軌財軌



有愧色謂其子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  
祖瑩少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不能止嘗密於灰中  
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後然火讀書以衣被蔽寒窻  
戶恐漏光明為家人所覺內外呼為聖小兒

陶季直丹陽秣陵人年四歲祖愛異之以四函銀列  
置前令諸孫各取一季直獨不取曰若有賜當先父  
伯不應度及諸孫

永安王浚八歲謂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為有  
神邪無神邪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  
如字景裕不能答

雜家類

卷之四

三九

或攜何遜集入洛諸賢皆賞之元文遙時年十餘一  
覽便誦邢邵云此殆古來未有

虞寄年數歲客有造其父遇寄於門笑曰郎子姓虞  
後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慙

謝真八歲為春日閒居詩從舅王筠奇之謂所親曰  
此兒方當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

顧歡六歲家貧父使田中驅鵲歡作黃鵲賦而歸鵲  
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

柳慶年十三因暴書父僧習試令慶於雜賦集中取  
賦一篇千餘言誦之慶立讀三遍便誦之無所漏

長孫紹遠年十三王頊聞其強記欲試之乃試以禮  
記月令紹遠讀數紙纔一遍誦之若流

賈彝年十歲詣長安訟父獲申遠近僉曰此子英英  
賈誼之後莫之與京

裴安祖年八歲就師讀詩至鹿鳴篇語兄曰鹿得食  
相呼況人乎自此未嘗獨食

楊愔四世同居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學庭有李樹  
實落羣兒爭取之愔頽然獨坐季父暉適入學館見

而大異之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有美  
竹遂為愔於林邊別葺室命獨處其中嘗銅盤具盛

雜家類

卷之四

三十一

饌以飯焉因責諸子曰汝輩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  
別室銅盤重肉之食愔從兄星謂人曰此兒駒齒未

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年後當求之千里外  
徐之才年八歲與從兄康造周捨聽講老子捨為設

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答  
曰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

李崇幼以父賢功拜爵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問之  
對曰無勳於國幼受列侯當報主恩不得終孝養是

以悲耳  
表充年十餘歲父黨至門時冬初充尚葛衫戲充



曰袁郎子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充應聲曰惟絺惟綌服之無數客大嗟賞之

袁君正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休袁答曰尊患既未差眠亦不安

李百藥七歲時中書舍人陸又嘗過其父德林有讀徐陵文者云刈琅邪之稻坐客並不識其事百藥進

曰傳稱邠人藉稻注云邠人在琅邪開陽縣人皆服其機穎

高定是貞公郢之子七歲時讀書至牧誓問奈何以臣伐君貞公答曰應天順人耳又問用命賞于祖不

用命戮于社豈是順人貞公不能答

樂天女金鑿十歲忽書北山移文示家人樂天方買終南紫石欲開文士傳遂輟以勒之

李泌年九歲賦詩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吾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

去空作昂藏一丈夫彼丈夫兮我丈夫平生志氣多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詩成見者

莫不稱賞張九齡獨戒之曰蚤得美名必有所折夫藏器於身古人所重况童子邪但為詩賞風景詠古

賢勿自揚之為妙後為文不復自言嘗以直言諷九

齡九齡感悟呼為小友

張九成八歲默誦六經通大旨父積書坐有命客就試公答如響且置卷斂衽曰精粗本末無二致勿謂

紙上語不足多下學上達其敢以聖言為法諸老驚歎目為奇童

警悟

王烈字彥方國中有盜牛者主得之對曰我邂逅迷

惑于既赦宥幸勿使王烈知之烈聞以布一端遺之曰恥惡則善生故賞之間年之中行路父老擔重人

代擔行數十里頃之父老復失劍於路有行人守之

至暮劍主還見之前代擔人也父老以告烈乃昔盜牛人也

張充少好逸游父緒嘗告歸至吳始入西郭逢充正獵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縱脫鞵拜於水次

緒曰一身兩役母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子有焉明

歲翻然易操尋師就學鬱為名士

伶玄字子于買妾樊通德有才色知書慕司馬遷史記頗能言趙飛燕姊弟故事子于閒居命言厭厭不



之事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占袖顧眎燭影以  
手擁髻悽然泣下曰夫淫於色非慧男子不至也慧  
則通通則流流而不得其防則百物變態為溝為壑  
無所不往焉禮義成敗之說不能止其流惟感之以  
盛衰奄忽之變可以防其壞今婢子所道趙后姊弟  
事盛之至也主君悵然有荒田野草之悲衰之至也  
婢子拊形屬影識夫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俄然  
相緣奄忽雖婕妤好聞此不少遣乎 飛燕外傳

會清言竟日温等敬服於是吳中盛為俊談員聞而

會稽典錄

卷之四

三十三

歎曰吾與仲明遊居比屋不能甄其英秀播其風烈  
而令他邦稱我之傑深用為愧 會稽典錄

王藍田性至狷急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為用謝奕嘗  
怒藍田極言罵之藍田回面着屣初不應之半日奕  
去始復坐

王懷祖初試宛陵令受贈遺修家具為州司所檢至  
千三百條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  
宅宇舊物不改于昔

梁蕭恪為雍州刺史委政羣下賄賂公行客有江仲  
舉蔡遠王臺卿庾仲容皆有蓄積人間歌曰江千萬

蔡五百王新車度大宅武帝續之曰主人憤憤不如  
客帝以示恪恪大慙乃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  
魏甄琛舉秀才入都頗以奕棋廢業夜令蒼頭執燭  
或時睡頓則杖之奴曰郎君辭父母求仕宦若讀書  
執燭所不敢辭今乃圍碁日夜不息是豈向京之意  
乎琛悵然慙感遂詣許赤彪假書研習聞見日優



焦氏類林卷之五

建業 焦 竑弱侯輯  
王元貞孟起校

豪爽

子高遊趙與鄒文季節相善及將還諸故人訣既畢  
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抗手高揖  
而已其徒問之高曰始吾謂二子丈夫也乃今知其  
婦人耳人豈鹿豕也哉而常羣聚乎孔叢子  
袁盎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湛相隨行鬪雞走狗雒陽  
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謂盎曰吾聞劇孟

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毋以客送  
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  
有急扣門不以親為解不以存亡為辭天下所望者  
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  
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盎

傳介子年十四好讀書嘗棄觚而歎曰大丈夫當立  
功異域何能坐事散儒西京雜記

索勸字彥義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酒泉燉煌兵  
千人至樓蘭屯田召善鄯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橫  
斷汪濱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凌冒堤勸厲聲曰

王尊建節河隄不溢王霸精誠滹沱不流水德明古

今一也勸躬禱祀水猶未減乃列陳被仗鼓譟謹叫

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迴減胡人稱神水經注

馬援斬徵側傳首洛陽封新息侯乃擊牛醢酒勞饗

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

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

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贏餘但

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

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跼跼墮冰中臥念少游平生時

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

紆佩金紫且喜且慙吏士皆伏稱萬歲

方儲為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住中

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以繁亂絲付儲

使理儲拔佩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勢臨事亦然謝承後漢書

馬實曰幸生盛明之世免甄瓦之資託為丈夫當建

名千載不可為空生徒死之物穢天地之間同上

吳郡王闓渡錢塘江遭風船欲覆闓拔劍斫水罵伍

胥風濤得濟同上

陳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



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床臥使客臥下床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間邪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堵陽有白馬山山石似馬望之逼真側水謂之白馬塞孟達為守登之而歎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

水經注

更失之乎為上堵吟音韻哀切有惻人心今水次尚

歌之

桓宣武與殷劉談不如甚喚左右取黃皮袴褶上馬舞稍數迴或向殷或擬劉意氣始得雄

桓南郡作詩或時思不來輒作鼓吹既而思得云鳴鶴響長阜歎曰鼓吹固自來人思

曹景宗既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劈礮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麋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火出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

至今來揚州作賢人動轉不得路行則車慢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念此色色使人習鑿齒與桓泌以才氣相推鑿齒罷滎陽郡歸與桓書曰吾以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歡情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眺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撫乘躊躇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瑣瑣常流碌碌凡士焉足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

水經注

卷之五

四

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盛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想其為人况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此一時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竝為景行乎當時賞其風期俊邁

劉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是以策馬鴻鸞乘機豹

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

荀濟負氣每謂人云會楯上磨墨作檄文

劉裕次山陽聞何無忌敗績卷甲兼行將渡而風急眾咸難之裕曰若有天命風當自息若其天不助舟



後漢何足為怪即命登舟舟後而風自息三十國春

李苗志尚功名每讀蜀書見魏延之請出長安諸葛

不許太息謂亮無奇計及覽周瑜傳未嘗不咨嗟絕

倒

高恭之每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資於見知當使夕

脫羊裘朝佩珠玉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迹江海自求

其志

慕容儼少見潘樂長而已或勸屈節儼攘袂曰吾

狀貌如此行望人拜豈拜人

宗慈荅叔父少文問所志乘長風破萬里浪

五

王融為中書郎嘗撫案歎曰為寂鄧禹笑人行

過朱雀航聞人爭路乃推車辟曰乃可無七尺

車前豈可無八騶

桓榮祖少學騎射或曰何不學書榮祖曰曹操曹不

上馬橫梁下馬談論此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

之伎何異犬羊乎

王斌初為道人有才辯能唱道而不修容儀嘗弊衣

於瓦官寺聽雲師講成實論無復坐處惟僧正慧超

尚空席斌直坐其側慧超不能平罵曰那得此道人

祿歟似隊父唐突人因命驅之斌笑曰既有叙勳僧

正那得無隊父道人不為動而撫機問難辭理清舉

四座屬目

齊神武令諸子各理亂絲文宣獨抽刀斬之曰亂者

須斬

王彥深不為羣從所禮常懷恥慨欲以將領自奮每

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

王儉當朝蕭琛年少未為儉識自負其才氣候儉宴

於樂游乃着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其座儉與語大

悅

周文育少時父使人寫蔡邕勸學及古詩遺之文育

不省目但知有大槩耳誰能學此取富貴

楊纂每云大丈夫富貴何必故鄉若以妻子經懷豈

不沮人雄志

高昂與鄭巖祖握槊劉貴召巖祖昂不時遣枷其使

使曰枷時易脫時難昂即以刀就枷刎之曰何難之

有賢不敢校

高昂龍準豹頸姿體雄異少不尊師教專事馳騁每

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

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滅吾族當大吾門以其昂藏

敖曹故以名字之



楊帝遼東之役麥鐵杖請為前鋒顧賢者吳景賢曰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類瓜蒂歎鼻瘡黃不差而臥灰兒女掌中乎將度遼呼一子曰阿奴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得被殺爾當富貴惟誠與孝爾其勉之

來護兒幼卓犖讀書至擊鼓其鏜踊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捨書歎曰大丈夫在世當如是會為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事筆硯乎遂覽兵法曰此豈異人意也

李自見玄宗於便殿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

陳子昂初入京不為人知有賣胡琴者價百萬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顧左右曰輦千緡市之衆驚問答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集宣陽里如期偕往則酒肴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為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軸編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都

司空表聖甚為王重榮父子所重嘗為重榮作碑贈絹素千匹表聖致虞鄉市中人得取之一日都盡裴寬尚書罷郡西歸汴流中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

下衣服極敝命屈之與語大奇之曰以若才識必自當富貴何貧也舉船錢帛奴婢賦之客亦不讓登舟奴婢偃蹇者輒鞭之裴公益奇之其人乃張徐州也

幽州鼓吹

歌者素絢嘗從于瞻與客遊金山適中秋天宇四壁一碧無際加江流傾湧月色如晝遂共登金山妙高臺命絢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公自起舞

任達

莊周病劇弟子對之泣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

僧氏類

卷之五

八

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於須臾桓譚新論

衛端木叔藉其先貲放意所好及病無藥石之儲禽滑釐笑其狂而段干生以為德過其祖賜

東方朔為郎常侍中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汗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皆以為狂朔曰如朔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



王孫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

養生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

及吾真必易吾意死則為布囊盛屍入地七尺既

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西京雜記揚王孫名貴史失其名

鄭泉博學有奇姿而性嗜酒閒居嘗曰願得美酒滿

五百斛船以四時肥甘置兩頭反覆沒飲之飽即住

而啖肴膳酒有升斗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吳志

鄭泉嗜酒臨卒謂其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

歲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

阮嗣宗宏達不拘禮俗口不論事自然高邁兗州刺

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愧歎之自以不

能測也魏氏春秋

阮籍嗜酒荒放露頂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游子弟

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

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為通

次者名之為達王隱晉書

伯倫肆意放蕩以宇宙為狹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

人荷鍤隨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遊一世

名士傳

王尼蚤歲喪妻有一子貧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

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

處不安也

謝安縱心事外疎畧常節每畜女伎携持游肆王坦

之嘗以書規之安荅書曰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僕所

求者聲謂稱情義無所不可為聊以自娛耳若潔軌

迹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嘗謂君粗得鄙趣者

猶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道未易為人宋明帝文章

陶潛性真率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

客我醉欲眠君且去

蕭恭從容謂梁元帝曰下官歷觀時人多不好權與

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

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放水肆

意酣歌也

蕭介性高簡少交游惟與族兄琛從兄朏素及洽從

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以比謝氏烏衣遊

沈慶之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履田園有人則與

馬為三無人則與馬為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

謝幾卿性通脫預樂遊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

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觀者如堵幾卿若

文宣賜陸法和奴婢錢帛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



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便盡

皇甫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

韓晉明好酒誕縱招引賓客朝廷欲處之貴要地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披反故紙乎

李行之臨終口授墓志以紀其志曰隴西先生行之以其年某月某日終於其所年將六紀官歷四朝道叶希夷事忘可否雖碩德高風有傾先構而立身行已無愧夙心以為氣變則生生化曰死蓋生者物之

傳

卷之五

十一

用灰者人之終有何憂樂於其間哉乃為銘曰人生若寄視死如歸茫茫大夜何所是非言終而絕

劉合度性虛遠有氣調風流跌宕名高一時嘗云不須名位所須衣食不用身後之譽惟重目前所見

李元忠雖居要任不以物務干懷惟飲酒自娛時欲用為僕射或言其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操聞之請節飲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

梁忠烈世子性愛林泉特好散逸著論曰吾嘗夢為魚因化為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

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

性吾之進退常在掌握舉首懼觸搖足恐墮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世如脫屣耳

張融臨終與子書云吾生平行善自當凌雲一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以吾平生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懸停閣

張天錫在北數游宴園池頗廢政事時有諫者天錫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觀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

傳

卷之五

十二

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颶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申觸類庶無遺漏矣

袁粲位任隆重不以事務經懷為丹陽尹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徒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笑語歡然俄而車騎羽儀併至門方知是

袁尹又嘗步履白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

陳暄嗜酒沈湎兄子秀憂之致書諷諫暄答云昔周伯仁渡江惟三日醒吾不以為少鄭康成一飲三百



杯吾不以爲多吾嘗辟酒猶水也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何水曹眼不識杯鎗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丘吾將老焉爾無多言非爾所及

司馬消難因暇尋高季式酣歌留宿旦日重門並關消難固請去季式曰君以地勢脇我邪消難拜謝請出終不許酒至不肯飲季式索車輪括消難頸更索

焦氏類林 卷之五

十三

自括頸引滿相勸消難不得已笑而從之乃皆脫車輪更留一宿

邢邵脫畧簡易有齋不居坐臥常在一小屋果餌之屬常置之梁上賓至下而共噉士無賢愚皆傾接對客或解衣擇虱且與劇談未嘗內宿自云嘗晝入內閣爲犬所吠言畢輒撫掌大笑

王無功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邪無功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號斗酒學士

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王無功求爲大樂丞吏部以

焦氏類林 卷五

非流不許無功固請曰有深意意除之革以其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無功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遂棄官去

韓朝宗爲山南采訪使謂孟浩然間代清律實諸周行必詠穆如之頌因入奏挾與偕行先揚於朝約日引謁及期浩然會友生文酒講好甚適或曰子與韓公諾而怠之無乃不可乎浩然叱曰僕已飲矣身行樂耳遑恤其他遂畢席不赴

裴度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雞豬魚蒜逢着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焦氏類林 卷之五

十四

裴令臨終告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橋莊松雲嶺未成軟碧池繡魚尾未長漢書未終篇爲可恨耳

司空圖預爲壽藏故人來者引之壙中賦詩對酌人或難之圖曰達人觀幽顯一致非止暫遊此中公何不廣哉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家人鸞臺自隨歲時村社會集圖必造之與野老同席曾無傲色

馮惟一爲太常頗不得意以杯酒自娛每朝士宴集雖不召亦常自至酒酣卽彈琵琶彈罷賦詩詩成起舞時人愛其俊逸謂之三絕



韓熙載肆情坦率不持名檢伎樂殆以百數所得月俸盡散諸姬熙載敝衣芒屨作瞽者持獨弦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食以為笑樂

右補闕正已四十四致仕預製棺題曰永息菴置諸寢室人勸移之僻地曰吾欲見之常運歿想滅除貪愛耳

李愚告人予夙夜在公不曾爛遊華胥園欲於洛陽買水竹作蝶菴謝事居其間菴中當以莊周為開山第一祖陳搏配食然忙者難為注籍供職

詭忠宣云或相勉以攝生之理不知人非久在世間

物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郭人民皆非則獨存亦何足樂

子瞻在儋耳因試筆嘗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淒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邪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逕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為一笑

周公謹諸人邀趙子固各攜所藏書畫放舟湖上相

與評賞飲酣子固脫帽以酒晞髮箕踞歌雜嘯旁若無人薄暮入西泠掠孤山艤棹茂竹間指林麓最幽處瞪目絕叫曰此是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鄰舟數十皆驚歎以為真謫仙人

慎伯筠秋夜待潮於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酒尊及置一杯對月獨飲意象傲逸顧子敦適遇之亦懷一杯就其尊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亦不與語酒盡各去

河陽釋法常性英爽酷嗜酒無寒暑風雨常醉醉即熟寢覺即朗吟曰優游麴世界爛熳枕神仙謂人云酒天虛無酒地綿邈酒國安恬無君臣賤賤之拘無

財利之圖無刑罰之避陶陶焉蕩蕩焉樂其可得而量也轉而入於飛蜚都則又蒙騰浩淼而不思覺也

寵禮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堂而與之言翟璜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

范蠡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越王令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

董仲綬知為儒臬海內稱通故其接人能別奇律是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以鍾離產公以編戶之民受珪璧之敬

孝成帝翫弄衆書善揚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乘從又

以桓君山藏書多待詔門下時人語曰玩揚子雲之

篇樂于居千室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

帝嘗謂祭彤可屬以重任從東巡守過魯坐孔子講

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

侮也

鄭弘爲太尉舉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

見弘曲肱自卑明帝問知其故聽置雲屏風分隔

其間由此爲故事謝承後漢書

焦氏類林

卷之五

十七

肅宗詔黃香詣東觀讀所未見書香後歸京師時千

乘王冠帝會中山邸迺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

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

王郎剛猛能解盤牙破節目考驗楚王瑛謀反連及

千餘人事竟引入詰問無謬一見賜御筆墨再見賜

佩帶三見除司徒西曹掾陳留老翁傳

馮豹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閣

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敕令

勿驚范曄漢書

趙壹舉郡上計到京師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

皆拜伏廷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焉

令左右讓之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

遽怪哉逢卽歛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顧謂坐中

曰此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請爲諸君

河南尹羊陟知壹非常人明旦大從車騎造壹時諸

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幕而壹獨柴車草屏露宿其傍

延陟前坐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熏夕

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玉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

矣乃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

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

焦氏類林

卷之五

十六

太守者書刺謁規臥不迎既入問卿前在郡食鴈

美乎有頃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

不及帶屣履出迎接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

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

蔡邕才學顯著譽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座聞

王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座

盡驚邕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

章當盡與之

呂蒙病發孫權迎置所館之側所以治獲之者萬方

時有加減權爲慘感欲數見又恐其勞動常壁瞻之



見少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嗒夜不能寐  
病中瘳為下敕令

紀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亮

雅正明帝一日引於廣室慨然言社稷之臣欲無復  
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擬議辭避帝曰方

與君善語復何事謙挹

羊元敬嘗詣謝混謝拂席易衣然後見之時康樂在  
坐退告宣遠曰望蔡見羊欣遂易衣改席由此益

賀琛進見武帝語輒移晷省中為之語曰上殿不下

有賀雅琛容止閑雅故人呼之

焦氏類林

卷之五

十九

史寧遣使詣周文請事周文以所服冠履衣被弓甲

等賜寧語其使曰為我謝涼州孤解衣衣公善始善

終無損功名

後主晏東宮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

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即手授

譏後主幸鍾山開善寺召从臣坐寺西南松林下敕

張譏賢義索麈尾未至勅取松枝手以授譏

韋綬在翰林德宗常至其苑韋妃從幸會綬方寢學

士鄭綱欲馳告之帝不許時適大寒帝以妃蜀纈袍

覆而去

唐書

王起文宗時侍講或僻字疑事令中使口宣即以榜  
子寫對故起著口宣十卷

李訓講周易時方盛夏文宗命取水玉腰帶辟暑犀  
如意賜之曰如意與卿為談柄

真宗祀汾陰召華陰處士种放不至問使者云臣到  
放所居適于草廳中看画水牛詔闕行在所得古画

四十餘軸悉賜之

宋學士王珪召對藥珠殿設紫花墩命坐珪英宗挽  
詩曾陪藥珠殿獨賜紫花墩紀此事

企羨

焦氏類林

卷之五

二十

趙咨拜東海相道經滎陽令曹嵩迎謁不為留嵩送

至亭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

為天下笑即棄印綬還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其為

時人所貴如此

張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

客慕之自父黨宿儒偕造門焉車馬填街徒從無所

止黃門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

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

山南遂有公超市

益州刺史董榮圖畫譙周像於州學命從事李通頌



之曰抑抑譙侯好古述儒寶道懷真鑒世盈虛雅明  
美迹終始是書我后欽賢無言不譽攀諸前哲丹青  
是圖嗟爾來葉鑒茲顯模

六部部者有舊傳

郭林宗來遊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許乘李膺亦在  
焉衆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共載乘薄  
笨車上大槐坂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眇若松喬之  
在霄漢

鄭玄在徐州孔文舉時爲北海相欲其反郡敦請懇  
惻使人繼踵又教曰鄭公久遊南夏今艱難稍平倘  
有歸來之思無寓人於室毀傷其蕃椽林木必繕治

焦氏類林

卷之五

二十一

墻宇以俟還向及歸融告僚屬昔周人尊師謂之尚

父今可成曰鄭君不得稱名

孔融深敬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  
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  
寔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  
之名臣又四皓有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  
高皆悉稱公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  
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  
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開廣門衢令容高車號  
爲通德門

袁紹一見玄歎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乃是天

下長者夫以布衣雄世斯豈徒然哉

版云

孔融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  
求援於平原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  
劉備邪即遣兵三千救之

吏部郎謝朓雅重江革嘗候革時大雪見革敝絮單  
席嗟嘆久之乃脫所着襦并手割半氈與革克臥具  
而去

蕭允爲會稽丞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託異  
代之交爲詩叙意詞理清典

焦氏類林

卷之五

二十一

任昉爲中丞簪裾輻輳預其宴者號爲龍門遊

陶隱居深慕張良爲人曰古賢無比

張鏡少與顏延之鄰居顏談議飲酒喧呼不絕張靜

默無語聲後顏於籬邊聞其與客語設胡牀坐聽辭

義清玄指謂坐賓曰此中有人由此不復酣叫

袁淑德候李僧伽先減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

吾羞對軒冕

仲長子光隱居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王無功

愛其真素徒與相近

白傳葬龍門山四方過者必奠酒塚前方丈之土常



成泥滓賈黃中談錄

世有以此  
優乎

蕭穎士嚴酷異常有一僕事之十餘年穎士每加箠楚輒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使去僕曰我非不能他所以遲留者特愛慕其博與耳

仕宦

孫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夫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乎狐丘丈人曰善哉言乎韓詩外傳

焦氏類林 卷之五

西門豹為鄴令清剋潔慈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其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以治鄴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韓非子孔臧仲尼之後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代以經學為家乞為太常專修家業漢武遂用之孔臧集序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竝專

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

後漢尚書郎下筆為詔策出言為詔命其入直官供青縑白綾被或以錦繡為之給帷帳通中枕大官供食物餅餌及五穀果實之屬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給指使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護衣漢官儀○沈佺期直宿詩大官供宿膳侍史護朝衣

鍾離意上書薦劉平等有詔徵之特賜辦裝錢楊震客居於湖不荅州郡禮命數十年眾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鸕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鱸者卿大夫之服象也數三者法三

焦氏類林 卷之五

台也先生自此升矣馬融少而好學大將軍鄧騭召為舍人棄遊武都會羌虜起自關以西道斷融以謂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其喉愚夫不為何者身貴於天下也豈以曲俗咫尺為羞滅無限之身哉因往應之為校書郎出為南郡太守融自叙梁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望遠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歿當廟食如其不然閒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竝無所就



崔烈入錢五百萬爲司徒於是聲譽衰減嘗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對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咸謂當爲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狼狽而走

御史大夫張忠辟孫寶爲屬欲令授子經更爲除舍設儲待寶自劾去後署寶主簿迺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使所親問曰前大夫爲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爲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例不爲主簿子旣爲之徙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對曰高士不爲主簿而

焦氏類林

卷之五

五

大夫君以寶爲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文學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誦身誦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爲况主簿乎

趙溫字子柔初爲京兆丞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

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強之乃受祥臨歿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

蘇瓊幼嘗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曰卿欲官否對

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爲參軍胡廣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爲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竝爲三府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

魏何昌曰先王制法建官授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當難則權足相濟員缺則才足相代韓信伐趙張耳爲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車

劉靖爲河南尹應璩與書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

焦氏類林

卷之五

五

民之術日引月長

魏志

蔣濟遺衛臻書曰漢祖遇亡虜爲上將周武拔漁父爲太師布衣廝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答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

選舉先舉性行而後言才黃門李豐嘗以問盧毓毓曰才所以爲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爲善是才不中器也豐等服其言盧毓爲吏部魏文謂之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



作餅不可啖也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

劉廙兄望之劉表從事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廙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今兄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宜模範蠡遷化於外坐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見害

諸葛誕為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亟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為褒貶自是羣僚莫不慎其所舉魏志

舊儀侍中親省起居俗謂之執虎子始蘇則同郡吉

焦氏類林 卷之五 二十七

茂者是時仕甫歷縣令遷為冗散見則嘲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我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也魏畧

羊祜與弟書曰既定戎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為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二疏是吾師也

吏部郎史曜出處缺當選山濤薦阮咸曰真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絕於

時山濤啓事

阮修字宣子好老易能言理傲然無營家無儋石之

儲宴如也瑯琊王處仲為鴻臚卿謂曰鴻臚丞差有祿卿嘗無食能作否修曰為復可耳遂為鴻臚丞傳

王導郊鑿庾亮相繼薨殂朝野憂懼以陸玩德望乃拜司空玩辭讓不獲乃歎息謂朋友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無人矣

殷深源被廢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流放之戚外生韓康伯始隨至徙所周年還都殷素愛之送至水側乃詠曹顏遠詩曰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難因泣下

焦氏類林 卷之五 三十一

王子敬辭中令帖云民志不慕高情不念榮惟欲離今任耳餘無所擇王懷祖先輩名流作此職可謂僉允桓宣武窺尚書門猶言此中無人固知當之未易也

何偃為吏部尚書劉瑀園侍中不得二人從郊祀偃乘車在前瑀蹋馬及之謂偃曰君車何疾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偃謂瑀曰君馬何遲瑀曰騏驎羅于羈絆所以居后曰何不着鞭使致千里曰一感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

王晞苦辭侍中或勸勿自疎晞曰我年少以來閱要



人多矣克誦少時鮮不顛覆且性實踈緩不堪時務人主私恩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

李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忿之免密官

張普惠為諫議大夫任城王澄謂曰不喜君得諫議喜諫議得君

齊王罔辟張翰為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

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

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

愴然曰吾亦與子采南山蕨飲三江水耳

顧憲之為吏部郎中其祖凱之嘗為吏部於庭中植

嘉樹曰吾為憲之植耳後果為此職

蕭南郡除少府意甚不得曰大丈夫入管喉舌出莅

方伯乃復低頭入中耶所住齋前有鶴所種花草甚

美惠開悉令剗除列種白楊樹每謂人曰人生不得

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為天也

沈疇之令丹徒不事左右以浸潤繫上方歎曰一見

天子足矣齊高召問復何所陳對曰臣坐清所以獲罪帝曰清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謂誰疇之舉手版四面指曰此赤衣諸郎皆是

張懷拜太常自謂閒職輒歸家齊武曰卿輩未富貴謂人不與既富貴那得復委去懷曰陛下御臣若養馬無事就閒殿有事復牽來

下延之為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覲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為此幘耳卿乃以一世勳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

南齊柳元伯之子五人皆領州五馬參差於亭

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時顏延之在坐笑語尚

之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

天何疑焉當時以二公為名言

劉孝標云余與馮衍有三同敬通值中興明君終不

試用子值英主亦擯棄當年一同也敬通雄才冠世

志堅金石余雖不及而節亮慷慨二同也敬通有忌

妻至身操井臼子有悍室亦令家道顛軻三同也

謝晦謂顏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為始平太守今



卿又為始安所謂二始、

劉孝孫博學通敏而仕不遂常歎曰古或開一說而致卿相立談間而降白壁書籍矣耳、

常景淹滯門下積歲不至顯官以蜀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楊子雲等四賢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託意以讚之、

魏愷積年沈廢遇楊愔於道微自陳愔曰發詔授官咸由中旨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岳愔欣然曰此言極為簡要乃除霍州刺史

魏愷拜青州長史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

魏愷林

卷之五

三十一

朝廷為之懼愷容色坦然帝曰必與長史任卿所擇荅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曰何慮無人因放還

檀珪求祿不得與王僧虔書曰僕一門雖謝文通乃

忝武達羣從姑叔三媾帝姻而令子姪餓死書牘

二接觀六七遂不荷潤反更暴腮蠅腹龜腸為日日

久饑彪能嚇人遽與肉餓麟不噬誰為落毛

王僧虔為尚書令作飛白書題省壁曰圓行方止物

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

躓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為座

右銘

文帝召王敬弘子恢之為秘書郎敬弘為求奉朝請與恢之書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

王秀之為晉平基年求還或問其故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時人以為王晉平恐富求歸。

劉善明嘗云在家當孝為吏當清子孫楷式足矣及

魏善明

卷之五

三十二

累為州郡以母在北頗贖財賄崔祖思怪而問之夷吾知我因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為廉所得金錢皆因以贖母母至清節方峻

張融與從叔永書昔求三吳一丞雖屬舛錯今聞南康關守應得之不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

袁淋不附劉湛大相乖忤袁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種蘭所尋以病免官

陸徽九綜州綱三端府職皆幕官也六朝稱府幕曰府端州幕曰州端節度幕曰節端憲司幕曰憲端元日冬至大朝百官已集而宰相方至列燭多至數



百炬謂之火城宰相火城至則眾皆戒燭以避之國

賀知章拜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時源乾曜與張說同在政府乾曜問張曰賀公久著盛名今一時兩命足使學者光耀然學士與侍郎何者為美張曰侍郎為衣冠之華選非望實兼美無以居之然非往賢所慕學士懷先王之道為縉紳軌儀蘊揚班之辭彩兼游夏之文學始可處之無愧二美之中此實為最張嘉貞生延賞延賞生弘靖三代掌書命皆在台座前此未有楊巨源贈詩曰伊陟無聞祖韋賢不到孫

焦氏類林

卷之五

三十三

時稱其能與張家說門戶

歐陽彬為嘉州刺史喜曰青山綠水中為二千石作詩飲酒為風月主人豈不佳哉機

韋思謙進御史大夫性蹇諤見王公未嘗屈禮或譏之曰耳目之官固當特立鵬鵠鷹鸞豈眾禽之偶柰何屈以狎之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讓諸御史曰近御史言事不容大夫禮乎蕭至忠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若先白大夫而言則彈大夫當白誰也

韋表微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譬如滋味人皆欲之吾年五十冒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為松菊主人不愧淵明

孔若思嘗謂人仕至中郎足矣及遷庫部郎乃置一石止水於左右示止足之意

柳子厚在永州吳武陵遺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聖人在上安有畢世而怒人臣邪

楊嗣復進門下侍郎建言宜省官屬文宗言無乃滯才乎嗣復對曰才者自異汰去秕滓菁華乃出

焦氏類林

卷之五

三十三

范質年二十舉進士時翰林學士和凝權知貢舉凝平生以宰輔自期登第姓名在十三及覽質文知其非常亦以為第十三人場屋間謂之傳衣鉢後凝既登庸不十年質亦大拜

范純夫言曩子弟赴官有乞書於蜀公者蜀公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難立朝矣客語

夔夔子山嘗語人曰天下事皆宰相所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吾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九史

棲逸



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於路呼牧者取之牧者曰

何子居之高而視之下也類君子而言野也有君不

臣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吾豈取金者乎季子知其賢

請問姓名牧者曰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字哉詩

楚王遣使聘陸通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老

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於是夫負釜甌妻戴絛器

游諸名山食桂櫨實黃菁子隱蜀蛾眉山高士傳

盧遨遊玄關在北海至蒙穀之土見一士深目而玄

準渠頭而鳶肩軒軒然迎風而舞顧見遨慢然而下

其臂通乎甲下遨往視之方卷龜殼而食蛤蜊遨曰

遨少好遊背羣離黨觀於六合之外夫子可與遨為

友矣若士傲然笑曰我方南遊乎罔罟之野北息乎

沈沈之泥下無地上無天吾能往來子處矣吾與汗

漫遊於九垓之上乃舉臂奮身入雲中遨仰視曰吾

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蟲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為

遠不亦悲哉淮南子

南山四皓者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東園公也秦

世道滅德消坑黜儒術於是退而作歌曰莫莫高山

深谷透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何歸

駟馬高蓋其憂其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

應曜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獨不至時人語曰

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

李少君臨淄人也少好道入山采藥遇安期先生求

隨奉給奴役便聽師事之安期將少君東至赤城南

之羅浮北至太恒西遊玉門周流五嶽觀看山川如

此數十年

盧元明侯山記曰漢有王玄者隱於此山景帝再徵

不屈就其山封侯因以為名宋之問侯山詩王玄拜

梅福曰生為我酷形為我辱智為我毒身為我桎梏

乃棄官隱洪崖及玉笥山

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

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

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裁日閱數人得百錢

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不通依老子

嚴周之旨著書十餘萬言楊雄少時從遊學已而仕

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

素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



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也疆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嘆曰楊子雲誠知人

王貢龔鮑傳序

北平侯王譚不同王莽之政子與生五子竝避時亂隱居西山人名其居爲五大夫城光武卽位封爲五侯所謂中山之五王也二館之城澗曲泉清山高林茂風煙披薄觸可樓情方外之士尚憑依舊居取暢林木

水經注

安帝以玄纁羔幣聘周燮及南陽馮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爲國自先

焦氏類林

卷之五

三七

世以來動寵相承君獨何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吾旣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迹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

桓帝嘗徵姜肱不至乃下彭城使画工圖肱形狀肱臥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惑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

靈帝踐祚太后臨朝陳竇以忠見害中常侍曹節秉國冀寵名賢以弭已諂於是起聘士姜肱爲健爲太守肱告其人曰吾以虛獲實蘊籍聲價盛明之際尚

不委質况今政在家哉遂乘桴浮海莫知所之風俗通陶淡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

周磐居貧養其母儉薄不克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及母歿公府三辟皆以有道特徵磐語友人曰昔方回支父嗇神養和不以榮利滑其生吾親已歿矣從物何爲遂不應

延叔堅著作東觀以病免歸教授家巷時越雋太守李文德素善叔堅語羣公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柰

焦氏類林

卷之五

三六

何屈千里之足欲令薦引之叔堅爲書止文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流聞乃欲相爲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逍遙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間而作洋洋乎其盈耳煥爛兮其溢目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雖漸離擊筑倘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吾未足况也且吾自束修以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從此而



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慚赧如此而不以善止恐如  
教拜射者也真勿迷其本棄其生後遭黨事禁錮卒  
於家鄉里圖其形於屈原廟

鄭次都去吏隱居蟻陂之陽與同郡鄧敬折芟為坐  
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華門琴書自娛  
汝南先賢傳

梁鴻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  
顧瞻帝京兮噫官闕崔嵬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遼  
未央兮噫肅宗聞而悲之求鴻不得三輔決錄

陳留老父見張升與友人班草而坐相抱而泣趨而

卷之五

過之植杖太息曰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

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後漢逸

仲長統以為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

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

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

市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

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後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

無苦身之勞良朋萃至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

則烹豚羔以奉之躊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泉追涼

風釣遊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

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  
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  
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  
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  
出宇宙之外矣豈美夫入帝王之門哉

世莫知焦先所出或言生漢末無父母兄弟見漢衰

乃不言常結草為廬冬夏袒臥不移人以為歿就視如

其廬先因露寢遭大雪袒臥不移人以為歿就視如

故皇甫謐高士傳或問焦先於皇甫士安士安曰

曠然以天地為棟宇闔然合至道之前出羣形之

表入玄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挂其意四海之廣

不促以回其顧眇乎與三皇之先者同矣結繩以來

卷之五

木及其至也豈羣言之所能髣髴常心之所能測量

哉陸雲焦生頌焦生卜居在河之東陸機辭帶嘉

并結容臆神太素淑思玄

中在彼黃堂明道固窮

孝然嘗食白石以分與人熟煮如芋食之日日入山

伐薪以施人或忽老忽少魏伐吳有竊問者孝然不

應謬歌祝劬祝劬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為殺羊

更殺殺魏軍敗人推其意祥羊指吳殺魏指魏也

後與人別去不知所適

許子伯嘗與友人言次因及漢無統嗣幸臣專朝世

俗衰薄賢者放退慨然據地悲哭時稱許伯哭世

秦子敕少有才學屢辟辟命同郡王商勸令仕云貧



賤困苦亦何可以終身救答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定得曝背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時鄭翔於林澤與沮溺為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臯身安為樂無憂為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賢矣斯乃必得志之秋何困苦之戚蜀志

李弘字仲元蜀人居成都之圭里里人化之斑白不負戴男女不錯行弘嘗為縣令鄉人共送之元無心就行因共酣飲月餘太守使人促之仲元曰本不官

焦氏類林

卷之五

四十一

管寧少恬靜常笑邴原華子魚有仕宦意及歆為司徒上書讓寧寧聞之笑曰子魚本欲作老吏故榮之耳魏畧

明帝徵管寧辭不就詔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為守節高乎審老疾疴頓邪喜上言寧常著皂帽布襦袴布裙出入閨庭能自拄杖不須扶持四時祭祀輒自力強加衣服着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魏志

孫登者不知何許人無家於汲郡北山土窖住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弦琴見者皆

親樂之性無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時時出入人間所經家設衣食者一無所辭去皆舍去魏氏春秋

張薦隱居願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在竹中為屋居王右軍聞而造之薦避竹中不與相見一郡號為竹中高士永嘉郡記

許邁字叔玄清虛接真遐棲表志所在往而不返故改名遠遊與王右軍父子為世外之交道學傳

王右軍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營山水弋釣之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徧采名藥不遠千里游東中諸

焦氏類林

卷之五

四十一

郡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歟

王逸少與人書疾患經月兼焦勞不可言迎集中表親踈畧盡實望投老得盡田里骨肉之懽此一條欲不謝二疏而人理難知患此不知小却得否其疾患差末秋初冬必思與諸君一佳集排棄無益快共為樂欲以少日補頃者之慘戚也

逸少與謝萬書曰比當與安石東遊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願養閒曠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懽宴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邪嘗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



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

逸少與人書頃小差欲極遊目之娛而吏卒守之可

歎東陽花果自小可何日得卿諸人 米氏書史

張忠隱于泰山冬則緼袍夏則帶索食用瓦器鑿石

為金端拱若尸不事琴史鑿地為窟以居弟子皆效

之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

受業觀形而退符堅徵至長安賜衣冠辭曰年朽髮

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一見而還行達華山歎

曰我東嶽道士沒於西嶽命也奈何及關遂卒

謝玄與兄書居家大都無所為正以垂綸為事足以

焦氏類林

卷之五

四十三

永日北固山下大有鱸魚一出手釣得四十九枚

索襲偉祖虛靜好學不應州郡之命太守陰澹嘗造

焉經日念返退而歎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賢也而

目好五色耳玩音聲先生棄眾人之所收收眾人之

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於眾妙之內宅不

彌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

高遠莊生之不顧蔑以過也遂諡為玄居先生

劉子驥志在棲遯桓車騎請為長史劉固辭車騎因

到其家劉於樹條桑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

君車騎乃造其父父命劉然後還拂短褐與車騎言

話父使子驥於內自持濁酒蔬果供賓車騎敕人代

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便非野人之意車騎慨然

歎美至暮乃退

庾亮臨江州聞翟湯之風束帶躡屐而詣焉亮禮甚

恭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表薦

之主簿張玄曰此君臥龍不可動也終於家 海陽記

謝康樂與廬陵王綽會稽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遯

並多居之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純之隱約

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續戎先業浙河之

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義唐亦激貪厲競殿

焦氏類林

卷之五

四十四

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聞虛想巖穴若遣一

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

宋纖少有遠操沉靜不與世交居於酒泉南山弟子

受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時太守楊宣函其像

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為枕何石為漱何流身不

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鳴鏡鼓造焉

纖拒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

形不可覩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

丈青壁萬尋奇木蒼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

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



陶元亮遺子書曰每以家敝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慚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媿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窻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好踈縲求在昔眇然如何

淵明嘗聞田間水聲倚杖聽之嘆曰秫稻已秀翠色

焦氏類林

卷之五

聖五

染人時剖曾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淵明別傳

孔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錢數百斛視如瓦石王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祐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爲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遺德也

王僧達禮致褚元璩停郡信宿丘珍孫與王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賓館此子滅影雲棲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閩門於茲而三焉夫却粒之人餐糲之士乃可暫致不可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斲紆清塵亦願助爲辟說王答曰褚先生從白雲

遊舊矣古之逸人或留慮兒孫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惟朋松石介於孤峰絕頂者積有年歲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薜蘿若已窺烟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辟

王敬弘所居舍亭山林澗周環備登臨之美時人謂之王東山宋文帝嘗問爲政荅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上高其言

顏延之居身清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爲適倘若無人

何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耶雲門寺後遷

焦氏類林

卷之五

聖六

秦望山山有飛泉乃起學舍卽林成樓因巖爲堵別爲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啓閉僮僕無得至者

齊高卽位遣王杲之以手敕喻何胤并徵謝朓杲之先至胤所胤恐朓不見先示以可起乃單衣鹿皮巾執經卷下牀跪受詔書出就席伏讀及杲之從朓所還問胤以出期胤知朓已應召答杲之曰吾年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杲之失色不能荅胤反謂曰卿何不遣傳詔拜表留與我同遊邪杲之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何必有例



初胤二兄求點竝棲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  
為大山胤為小山亦曰東山兄弟雖異克終皆隱世  
謂何氏三高

何點或乘柴車或躡草履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時人  
謂之通隱在法輪寺竟陵王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  
席子良欣悅無已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

梁武帝與何點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  
召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恩禮甚厚詔徵為侍中  
點以手持帝頤曰乃欲臣老子邪辭疾不起

陶弘景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咏盤桓不  
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厦雖識其華樂而無  
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雖知此難立直恒欲就之

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為今日之事  
豈惟身有仙相亦緣勢使之然

陶隱居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  
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為仙人

陶弘景止於句容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人間書札  
即以隱居代名築三層樓自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  
客居其下與物遂絕

梁武數徵弘景弘景畫兩牛一散放水草間一着金

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欲學曳尾之  
龜豈可復致

蕭大園是簡文子神情俊悟江陵平入魏大見知遇  
深信因果心安閒放嘗言之曰拂衣褰裳無吞舟之  
漏網挂冠懸節慮吾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免有美  
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  
夫閭閻有優游之美朝廷多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  
留侯追蹤於赤松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况乎  
智不逸羣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  
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絕人間南山之南

超踰世網面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臯築蝸  
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煙霧遠睇風雲藉織  
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  
鱗於千尋果園在後開窓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  
而看灌畝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  
可克絰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  
志畜鷄種黍應莊叟之言獲菽尋汜氏之書露葵徵  
尹君之錄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  
書探至蹟歌纂纂唱嗚嗚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  
自遠揚推古今田畷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

自遠揚推古今田畷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



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感足入絆申脰就羈  
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  
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  
嗟乎生若浮雲朝露寧俟長繩繫量實不願之執燭  
夜遊驚其迅邁百年何幾擊跽曲拳四時如流俛眉  
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恥抑亦仲尼  
恥之

梁邵陵王以書一萬卷付馬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  
徧乃喟然歎曰吾聞賢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  
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既清

焦氏類林

卷之五

四九

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焉論亦各從其好也此求  
志之士望途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  
甚乎乃隱茅山有終焉之志

朱百年少有高情携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樵采石  
爲業以樵若置道傍輒爲行人所取明旦已復如此  
人稍怪之積久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多少留  
錢取樵若而去或寒雪樵若不售輒自榜船送妻還  
孔氏天晴迎之有時出山陰爲妻買繒采三五尺好  
飲酒遇醉或失之頗談玄理往往有高勝之言  
謝謙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

有清風對吾飲者惟有皓月

孔珪不樂世務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  
曰欲爲陳蕃乎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  
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羣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  
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慙色

明僧紹隱於攝山高帝謂其弟慶符曰卿兄高尚其  
事亦堯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徑路絕  
風雲通乃賜竹根如意筓籜冠

沈麟士苦無書因遊都下歷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  
亦何入哉遂歸鄉不與物通或引之仕荅曰魚縣獸

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

行坐忘何爲不希企日損作玄散賦以絕世

張永爲吳興請沈麟士入郡沈聞郡後堂有佳山水

乃往停數月張欲請爲功曹使人致意沈曰明府德

履冲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

飾混沌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

有蹈東海而歿爾

阮孝緒嘗與范元同徵不起袁峻語之曰往者天地

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懷栖遁耶孝緒曰昔

周德雖與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間山林



為仁由己何關人世高士傳

阮孝緒所居以一鹿牀為精舍竹樹環繞任坊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則適其人遠

阮孝緒著高隱傳分為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為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為中篇掛冠人世棲心塵

表為下篇中篇惟載一百三十七人劉歊劉訐覽其書曰昔嵇康所贊缺一自擬今四十之數將待吾等

成耶對曰所謂荀君雖幼後事當付鍾君若素車白馬之日輒獲麟於二子歊訐果卒乃益二傳及孝緒

亾訐兄潔錄其遺行次篇末成絕筆之意云

焦氏類林

卷之五

五十一

駐夸少與崔浩為莫逆交浩為司徒逼召之不得已

入京與浩相見經留數日惟飲酒談叙平生不及世

利浩每欲屈以位竟不能發言後遂投詔書於夸懷亦不開口夸曰桃簡卿已為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

也吾便求別

宗測少靜退不樂人間豫章王凝徵為參軍測答云何為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欲遊名山迺掛其祖所画

向子平圖於壁上齋老莊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顧遂往廬山止祖舊宅其辭戾子響贈遺

曰少有狂疾尋山采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

形而衣薜蘿澹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又善画自圖

阮籍遇蘇門於行障上坐臥對之高士傳宗少文好山水西涉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室衡山以

疾還江陵歎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難徧觀惟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

操欲令眾山皆響高士傳庾詵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高士傳

後魏郭瑀字元瑜少有超俗之操精通經義多才稊善屬文谷隱鑿石而居張耒錫以蒲輪玄纁備禮徵

之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臯懷真獨遠心與至境冥

焦氏類林

卷之五

五十二

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茲遣使

者虛左授綏使至元瑜指翔鴻示之曰此鳥安可籠

哉

仲長子光字不曜往來河東傭力自給無室廬絕妻

子開皇末始庵河渚間以息身焉賣藥為業人莫之

知也汾陰生游河渚一見而伏曰東方朔管輅不如也由是顯重守令來謁先生辭以瘖疾未嘗交語著

獨遊頌河渚先生傳以自寓識者知其懸解人也有請道者劔書老易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王

仲長先生傳○文中子薛收問仲長子光子曰天人也故曰何謂夫人子曰眇然小手所以屬於人曠哉



大乎獨能

王績嗜酒不任事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

鴈詩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於牀頭他書罕讀

也游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

元德秀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為垣墻局鑰歲饑

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房瑄每語人曰見

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

陸羽上元初隱居若溪自稱桑宁翁闔門著書或獨

行野中誦詩不得意或慟哭而歸

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晴夏晚雲中秋

焦氏類林

卷之五

五十三

午月冬日方出春雪未融暑簟清風夜階急雨各製

一銘清異錄

王摩詰與弟縉俱有俊才博學多藝閨門友悌兄弟

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

口輞水周於舍下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

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在京師日飯數十名僧以玄談

為樂齋中無所有唯茶鐺酒日經案繩牀而已退朝

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妻亾不再娶三十年孤

居一室屏絕塵累

摩詰與裴迪書曰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

足下方温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

山僧飯訖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

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窸犬吠

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踈鍾相聞此時獨坐僮僕靜

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及徑臨清流也當待春中

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鯁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臯

麥隴朝雉斯之不遠儻然從我遊乎摩詰集

王維輞川林下坐用雷門四老石燈滅則石中鑽火

事畢

李長源嘗語肅宗曰臣絕粒無家祿位第宅皆非所

焦氏類林

卷之五

五十四

欲收復京師後得枕天子膝睡有司奏客星犯帝座

一動天文足矣李泌別傳

天隨生宅荒少墻屋多隙地前後皆樹杞菊以供盃

案至夏枝葉老硬氣味苦澀猶責僮兒采掇人言千

乘之邑非無好事之家日欲擊鮮為具以飽君君獨

閉關不出率空腸貯古賢遺言何自苦如此天隨生

笑曰我幾年來忍饑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邪

陸龜蒙別傳

張志和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築室越州東郭茨以

生艸椽棟不施斤斧豹席樓層每垂釣不設餌志不



在魚也陳少游表其居曰玄真坊為買地大其闕號  
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游為構之號大夫橋  
陸羽嘗問孰為往來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海  
諸公共處未嘗少別又語頗真卿曰願為浮家泛宅  
往來若雲間

樂天云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丘墅有泉石  
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  
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泊布衣家以宴遊召者  
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  
為之先拂酒壘次開篋詩酒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

集賢齋林

卷之五

五十五

秋思一遍 白氏長慶集

樂天廬山草堂記云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  
張儒道佛書各數卷樂天既來為主仰觀山俯聽泉  
旁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  
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頽然嗒然不  
知其然而然

醉吟先生宦遊三十載將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  
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船具體而微與嵩  
山僧如滿為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為山水友彭城劉  
夢得為詩友皇甫朗之為酒友每一相遇欣然

歸

李建勳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營別墅於山中放  
意水石或謂曰公未老又無疾遽為此舉欲復為九  
華先生邪荅曰吾平生笑宋公輕出處何至效之白  
知不壽欲求數年閒適耳

子瞻云元豐六年十月十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  
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  
亦未寐相與步於中庭庭中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  
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  
吾兩人耳 東坡集

集賢齋林

卷之五

五十六

蕪子美荅韓持國曰比伏臘稍足居室稍寬無應接  
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閒而體  
舒放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窓羅列圖史琴樽  
以自娛有興則汎小舟出盤閭二門吟嘯覽古於江  
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消憂尊鱸稻蟹足以適口又  
多高僧隱君子佛廟絕勝家有林園珍花奇石曲池  
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 蘇子美集

遊覽

穆王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駟騶而左騾耳  
右驂赤驥而左白縹主車則造父為御商局為右次  
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桓



天主車參伯為御奔戎為右一日行萬里

太史公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

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

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學鄒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

鄉射鄒嶧尼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

匡廬眾嶺中第三嶺極高峻人所罕經也太史公東

遊登其峰而遐觀南眺五湖北望九江東西肆目若

涉天庭焉遠公廬山記

李固與弟書固今年五十有七鬢髮已白所謂容身

而遊滿腹而去周觀天下獨未見茲州耳昔嚴夫子

嘗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游其八欲類此子矣

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

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綠岸菱茨覆水是游燕名

處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

池也襄陽記

焦光仲遜共游陸渾時春和景妍遜謂光曰冥冥花

樹攪人離思唐詩飛花攪獨愁

羊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

嘗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

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

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甚曰

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若

湛輩乃當如公言耳

郗詵數月山行喜聞樵語牧唱曰洗盡五年塵土腐

胃欣然倚驂臨水久之乃去續晉陽秋

謝安優游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續晉陽秋

安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

游集肴饌亦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此

屑意

安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濟谷悠然歎曰此亦伯

夷何遠

車胤風姿美劭機悟敏率桓温在荊州取為從事一

歲至治中胤既博學多聞又善於激賞當時每有盛

坐胤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公遊集之日常開

筵以待之續晉陽秋

陸機在洛忽思齊東頭竹篠之飲謂劉寶曰吾鄉思

轉深矣詩林

謝靈運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

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是山賦及知靈運乃安又

要太守使進琇不肯靈運贈詩曰邦不難地險旅客



易山行

劉歊隱居求志尤愛山水登危履險必蓋幽遐人莫能及皆歎其有濟勝之具

劉訐嘗着穀皮巾被衲衣每遊山澤輒留連忘返神理閒正姿貌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遇者皆謂神人

李白登華山落鴈峯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帝座恨不携謝眺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

眉州象耳山有李白留題云夜來月下臥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於冰壺也 甲秀堂帖

熊氏類林

卷之五

五九

柳子厚云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

羊元居山當戶山峯奇秀每據胡牀終日笑傲或偃臥謂客曰此翠屏宜晚對爽人心目顏魯公名其山為翠屏 東坡集

劉伯壽洛陽九老中一人也築室嵩山下每登嵩頂

回則於峻極中院投筆記歲月捐館之年題云余今年若干歲登頂凡七十四次矣精力雖疲心未足也王輔道學士與其孫之靜游嵩至峻極中院作一絕

句云爛紅一點出浮漚夜坐嵩峰頂上頭笑對松窓

談祖德當年七十四回遊 朱舟風月堂詩話

子瞻云元豐二年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

稽龍井有辯才六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遣監輿則曰以

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出可數毫髮遂乘舟從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於

惠因澗入靈石鳴得支徑上風篁嶺憩於龍井亭酌泉投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

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激悲鳴

熊氏類林

卷之五

六一

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辯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

子瞻云元豐三年夏六月過廬山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業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

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

觸巨石匯為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

游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於簷上松杉竹箭橫生倒植葱蒨相糾忽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厭焉問於習廬山者曰雖茲



山之勝棲賢蓋一二數矣

子瞻云今日遊白水佛跡山山上布水三千仞雷輒電散未易名狀大略如項羽破章邯時也

子瞻云暮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

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回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

焦氏類林

卷之五

六十一

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

子瞻言嶺南氣候不齊吾嘗云菊花開時乃重陽涼天佳月即中繩不須以日月為斷也今歲九月殘暑方退既望之後月出愈遲予嘗夜起登合江樓或與客遊豐湖入棲禪寺扣羅浮道院登逍遙堂逮曉乃歸杜子美云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此殆古今絕唱也

張子偉少不婚宦得刁景純廢圃結茅齋居焉嘯傲長松修竹之下十有餘年一日聞湖湘山川之盛杖

策獨行登廬阜泛彭蠡絕洞庭南至衡山數年而返所過雖免迹鳥道人迹所不及必窮搜極覽以盡其意隨輒疏錄名之曰山水漫遊記

天台丁仲容寓居金陵城北家有園亭之勝古檜列植左右蒼然晚歲盤桓於冶城龍河之間詩必因酒而作引觴揮毫若不經意而語率高飲至半酣詩語益奇而先生亦積然醉矣

傷逝

我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

焦氏類林

卷之五

六十二

范巨卿式先與張元伯友式為郡功曹時元伯寢疾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友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非友友而何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友也居頃之卒式忽夢元伯玄冕垂纓履屣而呼曰巨卿吾友當以某日葬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馳往赴之未到而喪已發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停柩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此必范巨卿也



巨卿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為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乃得前

孔融與蔡邕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孫子荆除婦之服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叙告除靈丘臨祠感痛中心若抽

羊曇少為謝太傅所知太傅亡後羊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此西州門也羊悲感以馬策叩扉詠曹子建詩

德氏補林 卷之五 六  
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

桓玄作王孝伯誄曰川岳降靈哲人是育既爽其靈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測倚伏犬馬反噬豺狼翹陸嶺摧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亡邦國喪牧于以誄之爰旌芳郁

王規成昭明太子與湘東王令曰王威明風韻道上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實俊人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澗去歲冬中已傷劉子

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悲信非虛說

任昉卒武帝聞問方食西苑綠沉瓜投之于盤悲不

自勝

張融仲兄緒亡融齋酒於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頃盡

崔浩死賸本為素服受鄉人弔嘯經時乃止歎曰崔公既死誰能更容賸夸

魯廣達為陳將被執憤慨而卒江總撫棺慟哭題其前和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

李士廉終於家趙州士女莫不流涕曰我曹不然而冷李參軍死乎

德氏補林 卷之五 六  
宗炳妻羅亦有高情與炳協趣羅亡後炳哀之過甚既而輟哭尋理悲情頓釋謂沙門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

孫璉亡後江總為其誌銘後王又題銘後四十字遣左民尚書蔡徵宣敕就宅鑄之其詞曰秋風動竹烟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雲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時論咸以為榮

柳弘博涉羣書辭彩雅贍與弘農楊素友善柳卒素誄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賴川荀粲零落無時修

誄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賴川荀粲零落無時修



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其  
為士友痛惜如此

雷宣微有終頗涉道書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  
貪夫之鈎餌橫戈開邊枝劔討叛歿生食息之不顧  
及其歿也一棺戢身萬事都已悲夫

江鄰幾云胡翼之凶計至京錢公輔學士與太學生  
徒百餘人詣興國戒壇院舉哀又自陳師喪給二日  
假近時無復此事

子瞻云昔劉原父酒酣誦陳季弼告陳元龍語因仰  
天太息此自原父舒其胸中磊塊之氣吾嘗作詩云  
焦氏類林 卷之五 六十五

平生我亦輕餘子晚歲人誰念此翁記原父語也原  
父沒尚有貢父在每與語差強人意今復歿矣何時  
復見此偉人乎

焦氏類林卷之六

建業 焦 竑 孫 侯 輯  
王元貞孟起校

術解

孔子使子貢往外而未來謂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  
下足不來顏子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賜至矣清朝子  
貢果乘舟而至 簡波傳

武帝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孟下射之皆不能中  
東方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乃別著布卦而對  
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虵又有足是非守宮即

焦氏類林 卷之六 六十五

蜥蜴上曰善

上林嘗獻棗上以所持杖擊未央前殿檻呼朔曰叱  
叱先生來來先生知此筐中何等物也朔曰上林獻  
棗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對曰呼臣者上也以杖

擊檻兩木兩木林也來來者棗也叱叱者四十九也  
曼情別傳

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  
白蹄詹曰何然是黑牛也而白其蹄使人視之果黑  
牛而以布裹其蹄 論衡

焦延壽字子贛為郡史察舉補小黃令以候伺先知



奸邪盜賊不得發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選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卒於小黃贛常曰得我道以亾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

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音六十律之數上使韋玄成等試問房房對受學於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二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姑執姑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畢

焦氏類林 卷之六

夫夫十二律之變於六十猶八卦變至於六十也安定嵩真明算術成帝時人真嘗筭其年壽七十二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書其壁以記之二十四日晡時死其妻曰見其筭時長下一筭欲以告之慮脫有旨今果校一日真又曰北邙青隴上孤櫬之西四丈所鑿之入七尺吾欲葬此地及真死依言往掘得古時空榔卽以葬焉廣漢陽翁偉能聽鳥獸之音乘寒馬之野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寒馬寒馬亦罵之

曰眇馬御者不信往視之馬目果眇

張衡作地動儀精銅以鑄其器圓徑八尺形似酒尊尊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祭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設蟾蜍承之地或動則隨其方面一龍吐丸其機關巧制皆在尊中

周騰字叔達為御史桓帝欲南郊平明將出叔達仰首曰今宮中策馬星不動帝何出焉四更皇太子卒遂止

楊宣為河內太守行縣有羣鵲鳴桑樹上宣曰前有覆車粟此鵲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車粟

焦氏類林 卷之六

睦固字白菟屯於射犬巫戒之曰將軍字白菟菟見犬必驚不宜屯此固不從司空曰兔入犬城旦當取遂進軍擊平之

管輅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當富貴乎輅長歎曰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入閻不見女嫁兒娶婦也若得免此欲往洛陽令可使路不拾遺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入耳辰問其故答曰吾額上無主骨目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皆不壽之驗天有常數不可得諱



吾前後相當死者過百人畧無差也

安平太守王基令管輅作卦輅曰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牀上有一大蛇銜筆須臾去之又鳥來入室中與燕共鬪燕死鳥去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其吉凶輅曰官舍久遠魍魎魍魎為怪耳兒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虵銜筆直老書佐耳鳥與燕鬪直老鈴下耳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凶知非咎徵後卒無患

安德令劉長仁聞輅曉鳥鳴初不信之須臾有鳴鵲來閣屋上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

焦氏類林

卷之六

四

西家人夫離妻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如輅言長仁乃服

路中小人失妻輅為卜教使明旦於東陽城門中伺擔豚人牽與共鬪具如其言豚逸走即共追之豚入

人舍突破主人甕婦從甕出

朱建平善相術魏文帝為五官將坐客三十餘人文

帝問已年壽又令徧相眾客建平曰將軍當壽八十

至四十時有小厄願謹護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

位為州牧當有厄若得過可年七十致位公輔謂應

璩曰若六十二位為常伯而當有厄先此一年當獨

見一白狗旁人不見也謂曹彪曰君據藩伯至五十

七當厄於兵宜善防之後其言皆驗惟文帝壽止四

十方病困謂左右曰建平言八十謂晝夜也

建平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

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馬馬惡衣香驚嚙文

帝膝帝大怒即便殺之

王濬將征吳問靳普今行何如普對曰客星伏南斗

中而太白歲星在西方占曰東方之國破必如志矣

普學術不貪榮貴卒於布衣華陽國志

張偉康嘗夢得大象以問萬雅雅曰君當為大郡而

不善也象大獸也取其音符故為大郡然象以齒喪

身後為吳郡果為沈充所殺晉陽秋

晉隗炤善易臨終謂妻子曰後五年詔使龔負吾金

以吾所書板告之後如其言使者惘然取著筮之卦

成曰妙哉隗生吾不負金賢夫自藏金以待太平知

吾善易書板寄意金五百斤盛以青甕埋在堂屋去

壁一丈入地九尺掘之果得金廣記

張裕曾祖澄當葬父郭璞為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

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

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少處位光祿年六十四子



孫遂昌

晉初渡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滅及陳亾之年淮流實竭曩時王氏人物掃地盡矣

晉武帝母李太后簡文時執役宮中簡文無子令善相者相諸宮人相者指后當生貴子而有虎厄帝幸之生武帝及會稽王道子既為太后服相者之驗而怪虎害無謂且生未識虎乃命工圖形戲擊之患手腫而崩

晉陵韋叟善相桓玄使視宋武帝叟曰當得邊州刺史退而私於帝曰君相貴不可言帝笑曰若中當相

焦氏類林

卷之六

六

用為司馬至是叟詣帝曰成王不負桐圭之約君應不忘司馬之言今不可希領軍司馬願得領軍佐

北齊神武田曹參軍信都芳世號知音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嘗與人對語忽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

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為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

動他扇並任與管灰相應若合符契

齊文襄遊東山有雲起恐雨使筮遇剝李業興云艮為山山出雲故知有雨吳遵世云坤為地上制水故知無雨須臾雲散各受賞罰

徐熙好黃老隱秦望山有道士過之求飲留一瓠與

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聞之乃扁鵲鏡經二卷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內子秋夫孫

道度叔嚮曾孫文伯嗣伯並以醫貴顯云

梁武九錫之出范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徐文伯視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政恐二年不可復救雲曰朝聞夕死而况二年乃下火而牀焉重衣以覆之有頃流汗既起二年果卒

建義初陽城太守薛令伯聞太原王誅百官立莊帝棄郡東走忽夢射得鴈以問楊元慎元慎曰卿執羔

大夫執鴈君當得大夫之職俄令伯除諫議大夫京兆許超夢盜羊入獄曰君當得陽城令其後有功封陽城侯雖令與侯小乖今令百里即古諸侯以此論之亦為妙着

崔浩作魏歷示高允允疑其金水二星不當背日而行浩曰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詳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

并非十月也又謂游雅曰高允陽源之術也

幽州刺史張亮初有薛琰夢亮於山上挂絲覺而告

洛陽伽藍記

七

三二八



亮且占之曰山上絲是幽字君為幽州乎未期而受

後魏書

蕭吉經華陰見楊素冢上白氣屬天密言之煬帝曰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庶可免帝後從容謂玄感宜早改葬玄感以為吉祥託言遼東未滅不遑私事未幾以謀反族

煬帝將幸江都王令言子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驚起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曰頃來有之令言欲獻流涕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君也帝果死

焦氏類林

卷之六

八

江都

萬寶常妙達鍾律嘗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撰六樂譜四十卷寶常嘗聽太常樂於然下不久相殺時方今盛聞者皆不謂然大業初其言卒驗而寶常貧困無人瞻遺飢餓將死取所著書焚之曰何用此為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

王早與客清晨立門內遇卒風振樹語客曰依法當有千里外急使日中時兩馬一赤一白從西南來至即取我不聽與妻子別語訖便入召家人鄰里辭別乃沐浴帶書囊出門候日中果至即促上馬詣太武

行宮時涼州未克也

趙達治九宮一筭之術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或難達飛者固不可校此殆妄爾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

達嘗過知故為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又無嘉肴達因取盤中隻箸再三縱橫之乃言卿東壁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主人慙曰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爾遂出酒酣飲

李寬為常侍門下盧生善相或問李公何如曰據其面部所無者三無子無宅無家公數子皆先公卒有宅未嘗還鄉死乘舟歸舟破骨沉金華子

焦氏類林

卷之六

九

張胄玄改定新歷言前歷差一日內史通事顏慈楚上言曰漢洛下閎改顛項曆作太初曆云後八百年差一日當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百有十年術者舉其成數聖者之謂其在今乎由是漸見親用胄玄歷法與古不同者三事超古獨異者七事

浮圖泓師與張說市宅戒無穿東北隅他日怪宅氣索然視東北隅已穿二坎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欲平之泓師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連



譬身瘡痂補他肉無益也

唐高宗調露中章懷太子賢作寶慶曲閱於太清觀

柏人李嗣真謂劉棻曰宮不召商君臣垂也角與徵

戾父子疑也且聲多哀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

而太子廢又嘗曰隋樂府有堂堂曲言唐再受命也

比有側堂堂撓堂堂之謠側不正也撓危也皇帝病

日侵事皆決中宮持權與人收之不易宗室雖衆居

中制外勢且不敵諸王殆為后所蹂踐難作不久

李嶠昆弟皆年三十卒毋憂之以嶠問袁天綱袁答

曰神氣清秀苦壽不永耳又請連榻而寢視嶠睡鼻

息候其出入在耳中遂賀曰是龜息也必大貴壽

命錄

魏元忠謁張憬藏張待之甚薄問通塞不荅公怒拂

衣去張遽曰公相在怒中當位極人臣廣異記

吳殷文圭舉進士塗中遇一叟目文圭久之謂人曰

向者一人綠眉拳入口神仙狀也如學道當冲舉不

爾有大名於天下而文圭拳實入口乾寧中擢第元

志

石晉趙瑩家有樗棗樹婆娑異常四遠俱見有望氣

者云合有登台輔者後瑩出將人相北夢瑣言

晉陽館中有一蟻蟻客同館胡沙門指語甚可懷文  
云此人別有異筭術時庭中棗樹方實令布於地知  
其數并赤白若干惟少一子筭者曰必不少但更撼  
之果落一實

王處訥通星曆之學太宗時贊寧撰僧史十卷充史

館編脩壽八十四處訥推其命孤薄三命禽畧六壬

遁甲俱無重責處謂寧曰師生時正得天貴星臨門

必有列土侯王在戶否寧曰母謂某生時方卧草錢

文穆王詣臨安至門雨作避於茅檐者久之浣浴襪

藉徘徊方去野錄

景德中司天史序奏今年丁未六月二十五日五星

當聚周分臣尋推得五星自閏五月二十五日近太

陽行度甘氏星經曰五星近太陽而輒見者如君臣

齊明下侵上之道也若伏而不見即臣讓明於君此

百千載未有也恐今夜五星皆伏真宗親御禁臺以

候之果遂旦不見大赦天下進序一官湘山野錄

帝問紇石烈良弼每旦暮日色皆赤何也良弼曰日

而赤色應在東高麗當之暮而赤色應在西夏國當

之願陛下修德以應天則災變自泯矣既而夏國有

任德敬之亂高麗有

金史



書法

神農因嘉禾八穗乃作穗書頒時令雞頭集

濕水徑大翻小翻山南高巒截雲層陵斷露雙阜共

秀競舉羣峰之上郡人王次仲少有異志弱冠變蒼

頤舊文為今隸書始皇時官務煩多以次仲所易文

簡便於事要奇而召之三徵而輒不至次仲履真懷

道窮數術之美始皇怒其不恭令檻車送之次仲首

發于邁化為大鳥出在車外翻飛而去落三翻於斯

山故其峰巒有大翻小翻之名矣水經注

尚書徵召用虎爪書告下用偃波書以防矯詐隸疑

焦氏類林 卷之六

十二

敬王睦善史書當世以為楷則及寢病明帝使驛馬

令作草書尺牘十首范曄漢書

漢靈帝時師宜官隸書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

寸千言或時不持錢詣酒家因書其壁顧觀者以讎

酒討錢足以滅之

崔瑗子玉文章蓋世善草書師於杜度點畫之間

莫不調陰陽表昂評其書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王

隱謂之草賢張懷瓘書斷

張芝字伯英高尚不仕善草書精勁絕倫家之衣帛

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每書云匆匆不

暇草書人謂為草聖芝弟昶漢黃門侍郎亦能草今

世云芝草者多是昶作

杜度妙於章草崔瑗崔寔父子繼能羅暉趙襲亦法

此執襲與張芝相善芝自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

趙有餘書斷

劉德升字君嗣桓靈之世以造行書擅名既以草創

亦甚妍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胡昭鍾繇並師其法

而胡書體肥鍾書體瘦亦各有君嗣之美書斷

鍾繇少隨劉勝往抱犢山學書三年比還見蔡邕筆

法於韋誕坐上苦求不與及誕死陰令人盜開其墓

焦氏類林 卷之六

十三

得之嘗曰用筆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臨

終探囊以授子會曰吾精思學書學其用筆若與人

居畫地廣數步卧畫被穿過表如廁至於忘歸見萬

類皆畫像之鍾繇書法

鍾繇弟子宋翼每畫一波三折筆作一戈如百鈞弩

作一點如高峰墮石作一牽如百歲枯藤作一放縱

如驚蛇入草此三折書法

索靖作草書狀曰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鉤飄若

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虬蟻或往或還類阿

那以羸形歛奮鬣而桓桓及其逸遊盼嚮乍正乍邪



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穴隆揚其波玄熊對峙於山  
岳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  
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窕廉苦隨體散布玄  
螭狡獸嬉其間騰猿飛颺相犇趣陵魚奮尾蛟龍反  
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踞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  
而中顧或若傲儻而不羣或若自檢於常度垂百世  
之殊觀著絕勢於純素 索靖傳

焦氏類林

卷之六

十四

衛夫人曰學者書字先執筆真書一寸二分行草書  
去筆頭三寸一分執之下筆點畫波撇屈曲皆須盡  
一身之力而送之初學先大書不得從小善鑒者不  
寫善寫者不鑒意前書後者勝意後書前者敗善筆  
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  
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多力豐筋者勝無力無筋者  
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 筆陣圖

素拔俗之象畫象贊洛神賦姿儀雅麗有於莊嚴蕭  
之象皆見義以成字非得意以獨妍 唐李嗣真  
寫樂毅則情多鬱怫畫曲讚則意涉瓌奇黃庭經則  
怡憚虛無太師箴又縱橫爭折暨乎蘭亭興集思逸  
神超私門戒誓情拘意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歎  
豈惟駐想流波將貽擘咍之奏馳神睢渙方思藻繪  
之文 孫過庭書譜

王羲之云吾書比之鍾張鍾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  
猶當鴈行然張精熟池水盡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  
未必謝之 孫過庭書譜

焦氏類林

卷之六

十五

右軍嘗詣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  
為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  
度翼與右軍書曰吾昔有伯英草十紙過江亡失  
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荅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  
舊觀  
袁裒曰右軍用筆內擲而收斂故森嚴而有法大令  
用筆外拓而開廓故散朗而多姿  
王子敬好書觸遇造玄嘗日戲北館取掃帚沾泥汁  
中以書壁作方丈一字曉曖斐疊極有好勢右軍見  
而歎其美作書與所知云子敬飛白大有直 書苑



獻之嘗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頓異真體合窮  
偽畧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漢行之間於往法固殊  
也大人宜改體觀其騰煙揚火則回祿喪精覆海傾  
河則玄冥失馭天假其魄非學之功若逸氣縱橫則  
義謝於獻若簪裾禮樂則獻不繼義二家之法雖殊  
而子敬最為迥拔矣 張懷瓘書斷

羊欣父不疑為烏程縣令欣時年十二王獻之為吳  
興守甚知愛之嘗夏日入縣欣著新練裙晝寢獻之  
書數幅而去欣本攻書因之彌善 沈約云羊敬元尤  
可以獨步時人謂曰買王得羊不失所望。會稽王  
世子元顯每使書扇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為其後軍

府舍人此職本用笑人欣  
意貌恬然不以卑高見色

吳之善書者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中州則有  
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並用古體俱足周事飄乎  
若起鴻之乘勁風騰鱗之躡驚雲 抱朴子

齊高素善書篤好不已與王僧虔賭畢謂曰誰為第  
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  
為謀或云帝問我書何如卿對曰臣正書第一草書  
第二陛下草書第一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  
一帝大笑曰卿善為辭

周顒得衛恒散隸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顒書

玄圃茅齋壁祭酒何胤以倒薤書換之顒笑曰天下  
有道丘不與易也

梁江夏王鋒年四歲好學書家無紙札乃倚井欄為  
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累月又晨興不肯拂  
窓塵而先於塵上學為字五歲高帝使學鳳尾書一  
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償鳳尾

蕭子雲書迹雅為武帝所重帝嘗曰筆力駿勁心手  
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  
子雲出為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業求書逢子  
雲維舟將發使人于渚次候之望船三十餘步拜行

而前子雲問之荅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  
所求唯在名迹子雲乃為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  
獲金貨數百萬

陳蕭引為金部侍郎善書宣帝指引署名曰此字翩  
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羽毛耳

丁覬與智永同時善隸書世稱丁真永草 法書要錄  
褚遂良一日問虞世南其書何如永師虞曰聞彼一  
字直錢五萬官豈得若此又問何如歐陽詢虞曰聞  
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官豈得若此褚患曰若爾某  
何得更留意於此虞曰若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



可賢尚稽喜而退

趙彥深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解若

施之於人即似相輕易

米元章臨智永千文字形絕不類岳珂跋其後云摹

臨而法本不同摹帖如梓人作室梁榱榑桷雖具準

繩而締創既成自有工拙臨帖如雙鵠並翔青天浮

雲浩蕩萬里各隨所至而息寶晉蓋進乎此者也又

為之贊曰永之法妍以婉芾之體峭以健馬牛其風

神合志通彼妍我峭惟妙惟肖故曰袒裊不免夜戶

不啓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

集氏類林

卷之六

十九

陳寺丞伯修之子也好學書嘗於枕屏效米元章筆

迹書杜陵詩一日元章過之見而驚焉伯修命出拜

元章即使之書喜甚因授以作字提筆之法曰以腕

着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曰提筆亦可作小楷

乎元章笑顧小史索紙書其所作進黼屨贊表筆畫

端謹字如蠅頭而位置規模皆若大字父子相顧歎

服因請其法元章曰此無他惟自今以往每作字時

不可一字不提筆久當自熟矣

漫志

胡汲仲謂趙子昂書上下五百年從橫一萬里舉無

此書

趙子固目姜堯章為書家中韓

郝陵川論書云太嚴則傷意入放則傷法又云心正

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

則神凝神凝則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

神怡務間一合也感物循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

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

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

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

孫過庭書譜

巧藝

帝拜有第氏與吳賀北遊賀使羿射雀曰生之乎殺

集氏類林

卷之六

十九

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抑首而

愧終身不忘

帝王世紀

公輸般欲以高雲梯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

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楚王曰聞大王

將攻宋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設攻宋

之具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計墨子縈帶

守之輪九攻之而墨子九卻之不能入遂輟兵

墨子

楚王有白蠖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

始調弓矯矢未發而援檣柱號矣

說山訓

漢明帝東巡有鳥飛鳴燕輿上亭長祝曰烏烏啞啞



引弓射洞右腋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射中之帝  
賜錢百萬令天下亭壁悉畫鳥漢明起居注

魏舒爲鍾毓長史工射而毓不知毓與參佐射戲舒  
常爲坐畫籌後值朋人少以舒克數於是發無不中  
加搏措閑雅殆盡其妙毓歎謝之曰吾之不足盡卿  
如此射矣王隱晉書

賈堅彎弓三石餘烈祖以堅善射親試之乃取一牛  
置百步上召堅曰能中之乎堅曰少壯之時能令不  
中今已年老正可中之恪大笑射發一矢拂脊再矢  
摩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恪曰復能中乎曰所貴

焦氏類林

卷之六

二十一

者以不中爲奇中之何難一發而中觀者咸服其妙  
堅時年六十餘矣魏書

斛律金嘗命子孫射而觀之泣曰明月豐樂用弓不  
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樂世衰矣每令出田還效  
所獲光獲少必麗龜達腋羨獲多非要害之處光恒  
蒙賞羨或被捶人問之曰明月必背上着箭豐樂隨  
處卽下手數雖多去兄遠甚矣

蕭摩訶與北齊戰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弦無虛發摩  
訶遙擲銑鏡正中其額應手而燬鏡音簡

范蔚宗曰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

爲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  
不可盡弦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亦嘗以  
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傳矣

世稱柳士隆雙鎖爲士品第一自云馬稍第一清談  
第二彈琴第三又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

武帝謂周捨曰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惲可謂具美  
分其才藝足了十人

樂工廉郊常池上彈琵琶忽聞艾荷間有物跳躍  
出岸乃方響一片識者知其琵琶鐵也指撥精妙致

律呂相應物類相感耳琵琶錄

焦氏類林

卷之六

二十一

漢桓帝時劉褒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畫北風圖見  
者覺寒博物志

孫權使曹再興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成蠅權疑  
其真以手彈之名畫記 上有詩屏風誤

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數頭美靜可憐見人輒  
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遂侍中徐景山曰獺嗜鱸魚乃

不避死畫板作兩生鱸魚懸置岸上於是羣獺競逐  
一時執得帝甚嘉之顏公廷誥曰徐景山之畫獺是

也梁吳均齊諧記

劉瑱妹爲齊鄱陽王妃王誅妃追傷遂成痼疾殷積



善画人面與真不別。填令倩畫王像并圖王寵姬共執鏡如欲偶寢。填乃密使乳媪示妃妃唾之因罵云固安其早死病亦徐差。

愷之丹青妙絕於時曾以一厨畫寄桓玄皆其絕者深所珍惜。悉糊題其前桓乃發厨後取之好加理復愷之見封題如初而畫並不存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如人之登仙矣。續晉陽秋

將軍裴旻嘗請吳道玄畫天宮寺壁。道玄曰聞將軍善舞劍願作氣以助揮毫。旻欣然為舞一曲。道玄看畢奮筆立成。若有神助。

焦氏類林

卷之六

二十三

張僧繇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眼睛云點之即飛去人以爲妄。因請點之。須臾雷電破壁。二龍乘雲騰上天。未點睛者見在。名畫記

蜀張南本與孫位並學畫水。皆得其法。南本以爲同能不如獨勝。去而畫火。獨得其妙。嘗畫辟支佛於火中。結跏趺煙飛電掣。烈烈有焚林燎原之勢。而佛以定慧力安然不動。李廌爲偈曰。大士坐禪心若水。月火周其身。熾焰炎烈。靜觀無始。火本不熱。與火相忘。何生何滅。畫品

張乖崖鎮蜀。雅聞孫知微。欲一見之。終不可致。一日

聞在僧舍飲。丞損車騎詣之。即投閣遁去。乖崖還朝出劍閣。逢一村童持知微書。負一篋。迎道左曰。公所喜者畫也。今以二圖爲獻。問知微所在。曰適一山人以書授我。信去已遠矣。張公益歎其高。後馬知節守成都。與知微游。處得其畫甚多。馬解所服金帶贈之。即繫於苧袍。上人見其標韻蕭散。白衣金帶。皆以爲孫思邈。李太白也。畫品

郭恕先仕於朝。跡弛不羈。放浪玩世。卒以傲恣流竄。海島中道。仆地蛻形。仙去其爲樓居。仙圖蕭散。簡遠無塵埃。氣子瞻爲之贊。長松參天。蒼壁挿水。縹緲飛

焦氏類林

卷之六

二十三

觀。憑欄誰子。空蒙寂歷。煙雨滅沒。恕先在焉。呼之或出。畫品

子瞻作文與可。画篔簹谷偃竹記云。画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画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余如此。然不惟竹也。嘗記蜀人孫知微欲於大慈寺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管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舒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

吳廷紹爲太醫令。先主因食餒喉中噎。醫莫能爲廷



紹獨謂當用楮實湯一服疾良已馮延巳苦腦中痛  
廷紹密詰厨人曰相公平日嗜何等曰多食山雞鷓  
鴒廷紹曰吾得之矣授以甘豆湯亦愈或叩之荅曰  
噎因甘起故以楮實湯治之山雞鷓鴒皆食鳥頭半  
夏故以甘豆湯解其毒耳聞者大服  
干法開善醫術嘗行暮投主人妻產而兒積日不墮  
法開曰此易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鬻而鍼之須臾  
羊骨裹兒出精妙如此  
褚澄善醫李道念有冷疾五年澄曰汝病是食白淪  
雞子過多取蘇一升令煮服之吐一物如升涎裹之

焦氏類林 卷之六

乃是雞雛羽翅爪距皆見凡十三頭而愈

徐秋夫能醫嘗夜中有鬼呻吟聲甚悽愴秋夫問何  
須荅言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為鬼痛猶難忍請  
療之秋夫問云何厝法鬼請為芻人按孔穴鍼之秋  
夫如言為灸四處又鍼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  
一人來謝忽然不見  
徐之才醫藥可稱神解嘗有一人患脚跟腫痛諸醫  
莫能識之才曰此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  
病者言實曾如此之才為割得蛤子二枚大如榆  
梁武發熱服大黃姚僧坦曰大黃快藥至尊年高不

焦氏類林 卷六

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及梁元有心腹痛諸醫請  
用平藥僧坦曰脉洪實宜用大黃帝從之果下宿食  
而疾愈

許胤宗仕陳為新蔡王外兵參軍王太后病風不能  
言醫家告術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即以黃芪防風  
煮湯數十斛置牀下氣如霧重薄之是夕語

秦王俊有疾上馳召許智藏治之王夢其亡妃崔氏  
泣曰本來相迎許智藏將至當必相苦為之柰何明  
夜俊又夢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避之及智藏至  
為俊診脉曰疾已入心當即發瀉不可救也俊果數

焦氏類林 卷之六

日莖

太上皇居長安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其  
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聞雞蹴鞠今  
皆無此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  
皇乃悅高祖少時嘗祭粉榆之社及移新豐亦還立  
焉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  
室放犬羊雞鴨於道塗亦競識其家匠人胡寬所營  
也移者皆悅其似而德之競加賞贈月餘累百金  
祖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作一器不因風水

三二七



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子暉之亦有巧思當其詣微之時雷霆不能入常行遇徐勉以頭觸之勉呼乃覺

宋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觔治平中水暴漲絕梁牽牛沒於河募能出之者真定僧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為權衡狀鈎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賜之紫衣懷志

兵策

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盡丁侯三旬射之丁侯病遣使請臣尚父乃以甲乙拔頭箭丙丁拔目箭戊巳

傅氏類林

卷之六

二十六

拔腹箭庚辛拔足箭丁侯病乃愈四夷聞皆懼越裳

獻白雉

太公金匱

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亡晉不敵晉不敵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敵晉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不救

韓非子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安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為聲而以襲秦為實也不如備之成東邊荆人輟行

韓非子

齊興師伐楚子發帥師當之師三卻楚賢良大夫皆

盡其計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而遣之偷夜解其將軍之幃

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

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復歸之齊將軍大駭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則還師而去

淮南子

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餽餽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

傅氏類林

卷之六

二十七

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為弗使穆伯曰聞倫為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

淮南子

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

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

使人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

淮南子

馬援上書曰擊潯陽山賊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



蟻蝨而剝之蕩蕩然蟻蝨無所復依上悅因出小黃門頭有蝨者皆剝之東觀記

廉范遷雲中太守會匈奴入塞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焚火營中星列虜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黃巾羣起青州刺史焦和恐賊乘水渡河多作陷水丸投河中賊衆遂潰

楊璇遷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猾賊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

焦氏類林

卷之六

二十六

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載弓弩剋共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烧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征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梟其渠師郡境以清

呂布請表紹紹患之布求還洛陽紹遣壯士送之陰令殺之布乃使人鼓筆於帳中潛自遁出夜中兵起而布已亡英雄記

曹操攻呂布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曰曹操何在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操突

出引還漢紀

魏武帝自宛征呂布至下邳布退固守攻之不拔武帝欲還荀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進攻之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擒布

孫策將襲許衆懼郭嘉料之曰策新得江東所誅者英髦雄傑輕而無備雖有百萬無異獨行中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果爲刺客所殺魏志

諸葛亮屯陽平遣魏延諸人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前

焦氏類林

卷之六

二十九

當亮六十里亮聞懿垂至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亮意氣自若令軍中仆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大開四城門掃地却洒懿嘗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引軍趨北山亮拊手大笑曰懿必謂吾怯將有強

伏循山走矣候還白如亮言懿後知深以爲恨郭冲

魯肅上代周瑜呂蒙謂之曰兄代公瑾既難爲繼且與關羽對斯人長而好學讀左傳略皆上口梗亮有

膽氣頗自負好凌人今宜有以待之密爲肅陳三策秘而不宣江表傳

樊伯誘諸夷圖以武陵附漢中劉備孫權召問潘濬



濟峇以五千兵往足以擒仙權曰卿何以知之曰仙  
是南陽舊姓頗弄唇吻而實無才略臣所以知之者  
仙昔為州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  
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 史志

吳朱然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  
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 魏書

吳遣將軍賀齊討山越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  
軍刀劍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賀將  
軍長情自思乃曰吾聞兵有刃者可禁彼必是能禁  
吾兵者也必不能禁吾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楮

焦氏類林 卷之六

三十

選有力精帥五千人為先登盡持楛彼山越恃其善  
禁者了不嚴備于是官軍以白楮擊之彼禁者果不  
復行所擊殺者萬計 抱朴子

劉琨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劉始夕乘月  
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吹奏胡笳賊  
皆流涕人有懷土之切向曉又吹賊並起圍奔去或  
云是劉王喬

孝武入討至新亭柳元景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  
數力易竭乃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遂破元凶  
侯景與宇文泰合戰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

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杖泰背罵曰隴東軍士爾曹  
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舍之而過穆以  
馬授泰與之俱逸

宗慤討林邑林邑王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慤以外  
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其形與象相禦象果奔象  
因此潰

郎基字世業嘗征西為賊所圍糧仗皆盡乃削木為  
箭剪紙為羽得圍散還朝僕射穆情勞之曰卿本文  
吏遂有武畧木箭紙羽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過  
之

焦氏類林

卷之六

三十

周文遣達奚武覘齊軍三騎皆衣敵衣至暮下馬潛  
聽其軍號歷營若警夜者不如法則撻之具知敵情  
以告遂破之

檀祗于廣陵被賊傷股語左右曰賊乘暗入欲掩我  
不備但打五鼓懼之曉必走矣

司馬楚之從征蠕蠕有覘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  
失驢耳者楚之曰必覘賊截之為驗賊將至矣

殷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赭圻之戰軍人相謂曰  
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  
若射者十手攢射欲無斃得乎是日中矢死



宇文欣追尉遲迴於鄴不利時鄴城士庶觀者數萬人忻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以權道破之於是射走觀者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眾復振齊力擊之迴大敗

韋孝寬至相州伺尉遲迴審其反狀乃馳還所經橋道悉令毀撤擁驛馬自隨又勅驛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肴酒芻粟迴遣梁子康將騎追孝寬驛司供帳豐厚停留故不及

吐谷渾與党項寇邊時柴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矢下如雨士衆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使二女子

焦氏類林

卷之六

三十一

對舞虜異之休射縱觀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衆大潰

張巡守雍丘令狐潮引兵圍之城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藁人還得數千萬矢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軍大亂

涇州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段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

李克用入魏博覘城上有旗幟來往晉王曰劉鄩一

步一計更令審探果縛芻爲人縛旗於上以驢負之循城而行鄩軍適已二日北齊書

周世宗征濠夜遣兵持炬乘駱駝絕濠濠兵驚以爲

鬼乘龍也今名乘龍洲在鳳陽寰宇志

狄青宣撫廣西時儂知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

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晏將佐次夜晏從軍三夜饗

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青忽稱疾蹶起如內

久之使人喻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

使勸勞坐客至曉未得退忽有持報者云是夜三鼓

青已奪崑崙

焦氏類林

卷之六

三十一

張浚次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

懷中曰此苗劉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

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

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翼日斬死

囚循衆曰此苗劉刺客也王露

种世衡所至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

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

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射

的中者輒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

漸厚且小矣或爭徑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



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比數年青澗城遂成富強于延州諸寨中獨不取益兵運芻糧

嘉熙間峒丁反吉州萬安宰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更探報寇且至遣巡尉領兵迎敵皆曰空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飯即至矣炳乃率吏輩携竹蘿木桶沿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熟飯熟水厚酌其直負之以行於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由此論功擢守臨川

開禧中敵常以水櫃敗我軍畢再遇夜縛藁人數千

焦氏類林 卷之六 三十四  
衣以甲冑持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敵驚視亟放水櫃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又嘗引敵戰且前且却至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敗走敵乘勝追之其馬已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賊又大敗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為都督奏罷之命參謀呂祉往廬州節制光世頗得軍心祉儒者不知變繩束頓嚴諸軍忿怨統制鄺瓊率眾縛祉渡淮歸劉豫魏公方晏僚佐報忽至滿坐失色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為

蠟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可成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瓊分隸其眾困苦之邊賴以安

容止

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牽牛就之如昂如斗演孔圖○曹植相論云孔子面如蒙俱周公形如斷嵩○嵩音思暴勝之素聞雋不疑賢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櫛具劔珮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劔不疑曰劔者君子之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開閣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迎

焦氏類林 卷之六 三十五

王商為人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  
馮偃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為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二寸  
周燮生而欽嶺折額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聖賢多有異貌與我宗者乃此兒也  
陸閔字子春素容如玉威儀秀異光武嘗登臺見而偉之歎曰南方故多佳人



魏陽元身長八尺二寸不修常人近事為相國參軍  
晉王每朝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

稽叔夜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

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在羣形之中自知非常器之

石苞字仲容雅曠有知局容儀偉麗不修小節時人  
為之語曰石仲容美無雙

衛叔寶在羣伍中有異人之望韶亂時乘白羊車於

洛陽市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為璧人

王武子叔寶之舅嘗與叔寶同遊語人曰昨日與外

甥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焦氏類林

卷之六

三十六

王濛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

馨兒邪居貧帽敗自入市賣之嫗悅其美遺以新帽

孟覲與兄昶並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

伯仁儀容弘偉善於俛仰應答精神足以陰映數人

鄧粲晉紀

陶隱居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

耳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

謝景滌年二十為太子舍人意氣閒雅瞻視聰明梁

武帝嘗目送之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體

王儉儀容甚盛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放

效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况也

王景文美風姿表粲歎曰景文非惟風流可悅乃嘯

歎亦復可觀有一客及見謝混答曰方謝叔源則為

野父夫粲惆悵久之曰恨眼中不見此人

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或謝莊為一雙阮

韜何偃為一雙唐詩人詩云阮王謝  
並風貌何行變

表愍孫峻於儀範廢帝裸之迫使步愍孫雅步如常

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褚彥回美儀貌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

國使莫不延目送之宋明帝歎曰褚彥回能運行緩

焦氏類林

卷之六

三十七

步便得宰相美時以方何平叔

彥回與王或謝莊等嘗聚表粲宅初秋涼夕風月甚

美彥回援琴奏別鶴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謝莊

撫節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

得已

何炯白皙美容貌從兄求點每日叔寶神清杜又膚

清今觀此子復見衛杜在目

張敷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

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皆慕之源起自敷

張氏自敷以來並以理音節修備範為事至融風止



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聚觀成市融了無慙色隨例同行常稽留不進齊高帝素愛融見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柳世隆謂神武曰庾杲之為蟬冕所映彌有華采

龔祈風姿端雅范述見之歎曰此荆楚仙人

伏曼容風采韶秀宋明帝以方稽叔夜命吳人陸探

微畫叔夜像賜之

都水使者李珪之常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

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

帶終日酣醉吐論縱橫唐突卿宰便復憶見王思遠

熊氏類林 卷之六

言其兩反也

李諧形貌短小兼是六指因癭而舉頤因跛而緩步

因蹇而徐言人謂李諧善用三短

裴粲謁高陽王王以舊怨含怒待之粲神情閑遠舉

止抑揚雍目之不覺內解坐定謂曰可更為一行粲

卽下席從容而出

溫子昇詣梁客館自以不修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

通峭難為

長孫儉為荊州蕭管遣使內附儉於廳事前列軍儀

具戎服以賓主禮見客容貌魁偉聲音如鐘大為鮮

卑語遣人傳譯以答問客皇恐不敢仰視日晚儉乃著裙襦紗帽引客晏別齋因叙梁國喪亂朝廷招攜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出曰吾所不能測也

簡傲

張飛嘗就劉巴宿巴不與語謂諸葛曰大丈夫處世

當交四海英雄何至與兵子語

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穎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

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

謝眺輕江初為人和嘗詣眺眺因言有一詩呼左右

取既而便停和問其故曰定復不急

熊氏類林 卷之六

張纘與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

退詣纘者纘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

劉孝綽仗氣負才多所凌忽每朝集會同處公卿間

無所與語反呼驕卒訪道途間事

謝滌嘗與劉俊飲推讓者久之俊曰謝莊兒不可云

不能飲滌曰苟得其人自可流酒千日俊慙不能

孫子荆為驃騎參軍時石苞在驃騎府孫負其才氣

又心易苞初至不拜但長揖語苞曰天子命我參卿

軍事

中書舍人狄當周赴並管要務以張敷同原有名家欲



省之赴曰彼若不相容接不如勿往當日吾等並已

員外郎何憂不得共坐敷先方設二牀去壁三四尺

二客就坐敷呼左右曰移我牀遠客避等失色去

孔休源寄宗人少府孔登宅范雲命駕到少府登謂

當詰已備水陸之品雲駐筓命休源及至命取其常

膳止有赤蒼米蒸鮑魚雲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饌

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為愧

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

記若遇曹劉沈謝暗中摹索着亦可識國史第...

崔信明簡亢自矜其文謂過李百藥時人弗許也一

日鄭世翼遇之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願見

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數詩曰所見不逮

所聞投諸水引舟而去

汰修

吳王闔閭秋冬治城中春夏治城外旦食組山晝遊

蘇臺射於鷗陂馳於遊臺興樂石城走犬長洲吳越春秋

武帝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編翠羽麟毫為簾青琉

璃為扇懸黎火齊為牀其上懸浮金輕王之磬有霞

光繡藻龍繡連煙繡有走龍錦雲鳳錦翻鴻錦閣上

燒荃靡香屑燒粟許其氣三月不絕郭憲洞冥記

焦氏類林 卷之六

四十一

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之宮築兔園園

中有百靈山山有膚寸石落猿巖龍岫又有馬池

池間有鶴洲鳧渚其諸宮觀相連延亘數十里有果

異樹瑰禽怪獸畢備王日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西

哀帝為黃賢起大第於北闕下重五殿洞六門柱壁

皆畫雲氣華蕩山靈水怪或衣以綈錦或飾以金玉

南門三重署曰南中門南上門南更門東西各三門

隨方面題署亦如之樓閣臺榭轉相連注山池玩好

窮盡雕麗西京雜記

郭况光武皇后弟也累金數億錯拾寶以飾臺榭懸

明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日里語曰洛陽

多錢郭氏室夜日晝星富無匹拾遺記

馬融善鼓琴好吹簫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

器服多存侈飾嘗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

女樂弟子次以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梁冀大起第舍而妻壽亦對街為宅殫極土木互相

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

銅漆窓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靈通

更相臨望飛梁石磴陵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

焦氏類林 卷之六

四十一



充積藏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嶠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藁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游觀第內多從倡伎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恣

靈帝起裸游館千間渠水遶砌蓮大如蓋長一丈夜舒書卷名夜舒荷官人靚妝解上衣着內服或共裸浴西域貢茵堉香煮湯餘汁入渠號流香渠

靈帝裸游館采綠苔而被階引渠水以繞砌周流澄徹乘船遊漾選玉色宮人執篙楫奏招商之曲以來

靈帝紀

卷之六

四三

涼風曰涼風起兮日照渠青荷晝偃葉夜舒惟日不足樂有餘清絲流管歌玉鳧千秋萬歲嘉難踰拾遺記

魏文帝美人薛靈芸年十五容貌絕世常山太守習谷以千金寶賂聘之以獻至京師帝以文車十乘迎

之道側燒石葉之香未至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車徒咽路塵起蔽於星月又築土為臺基高三十

丈列燭於臺下遠望如列星之墜地道傍一里一銅表高五尺以志里數故行者歌曰青槐夾道多塵埃

龍樓鳳閣望崔嵬清風細雨雜香來土上出金火照

臺

拾遺記

甘寧以錦維舟或割棄以示奢侈吳志羊琇性豪侈費用無復齊限而屑炭和作獸形以温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

王劭字敬祖永康初遷司徒驕奢有父風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時論以為太官御膳無以加之

石虎冬月施熟綿流蘇斗帳四角安純金龍頭銜五色流蘇或用蜀地博山文錦或用紫綈小明光錦中

石崇伎妾千餘人擇十數人裝飾一處使忽視之不相分別刻玉為倒龍佩瑩金為鳳凰釵有所召者不

呼姓名悉聽佩聲視釵色玉聲輕者居前釵色豔者居後以為行次而進

外國進火浣布帝服之以幸季倫季倫身敝服候帝從奴五十人悉衣火浣衫

阮佃夫明帝時論功封建城侯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女伎數十藝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

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都下莫不效焉嘗中路遇劉休相要同反就席便命施設珍羞畢備諸火劑並

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常作數十人饌以待客故造次便辦如此晉世王石不能過也

故造次便辦如此晉世王石不能過也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三三六



河間王琛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鐘以金  
五色續爲繩伎女三百人皆國色遣使求名馬遠至  
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次有七百里馬十餘  
匹皆有名字以銀爲槽金爲鎖環造迎風館於後園  
玉鳳銜鈴金龍吐佩素柰朱李枝條入檐伎女樓上  
坐而摘食嘗會宗室陳寶器有水晶鉢瑪瑙琉璃碗  
赤玉卮數十枝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自西域而來  
金瓶銀甕百餘口甌槃盤合稱是復引諸王按行府  
庫錦罽珠璣水紈霧縠不可勝數琛謂章武王融曰  
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曰嘗謂高陽寶

焦氏類林

卷之六

四四

貨多於融誰知河間瞻之在前江陽繼笑曰御欲作  
袁術之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也 伽藍記

劉穆之性豪侈旦輒爲十人饌未嘗獨餐每至食時  
客止十人以還帳下依常下食嘗白武帝曰穆之家  
本貧賤贍生多關叨忝以來雖存約損而朝夕所須  
微爲過豐此外無一毫負公

劉琰在蜀車服飲食號爲侈靡侍妾數十能爲聲樂  
悉教誦魯靈光殿賦

魚弘常語人曰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麋  
鹿盡田中米穀盡村中人庶盡大丈夫生世如輕塵

棲弱草白駒過隙貴富在何時部曲數百悉衣錦袍  
赫奕滿道

徐湛之產業甚厚室宇園池伎樂之妙冠於一時門  
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姿質端美衣服鮮麗每行遊  
塗巷盈滿兩目悉以後車載之文帝每嫌其侈縱時  
安成公何勗無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是景之子並  
名奢豪與湛之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都下語曰安  
成食臨汝飾湛之特兼何孟之美

羊高昌侃初赴衡州於兩艘解起三間通梁水齋飾  
以珠玉加之錦績盛設帷屏陳列女樂乘潮解纜臨  
波置酒綠塘傍水觀者填咽

焦氏類林

卷之六

四五

侃嘗燕北使陽斐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  
奏二部女樂及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

孫德璋頻立武功居家富侈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  
歌童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填門軒蓋不絕出鎮郢州  
乃合十餘船爲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菱良辰美景  
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一時稱爲勝賞

蕭臨川宏奢侈過度居第擬於帝宮後房數百人皆  
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伴於東昏潘允寶屨  
直千萬



徐君倩為湘東王諮議文冠一府新聲豔語人多諷習尤長部書問無不對善弦歌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翫悉以金銀閉門盡日酣飲有時載伎肆意遊行荆楚山川靡不遊踐時魚弘亦稱豪俊于是府中謠曰北路魚南路徐

爾朱文略嘗邀平秦武興汝南諸王至宅供設奢麗各有贈賄諸王乃共假寶物以邀之文略解衣而往從奴五千人皆駿馬疾服

隋煬帝時雲定與盛修儀仗課州縣送羽毛百姓求捕網羅被水陸禽獸有堪斃耗之用者殆無遺類

焦氏類林 卷之六 四十六

煬帝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而放之光徧巖谷

裴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煬帝令東都大戲徵四方奇伎異藝陳於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翠者以十萬數敕百官及百姓列坐棚閣而縱觀焉終月而罷又令交市店肆皆設帷帳盛酒食延邀蠻夷就坐醉飽莫不嗟歎謂中國為神仙

煬帝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海中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向背如神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

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榭凋落則剪綵為花葉綴於枝條色淪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為荷芰菱芡乘輿遊幸則去水而布之十六院競以肴膳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煬帝觀書處窓戶玲瓏相望金鋪玉觀輝映益目號為閃電窓 南都煙花記

隋文帝子秦王俊盛修宮室窮極侈麗為妃作七寶單籬車不可載以馬負之而行又為水殿香粉塗壁玉砌金階梁柱棟楹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

焦氏類林 卷之六 四十七

飾之美每與賓客伎女弦歌於上

李德裕在中書不飲京城水悉用惠山泉時謂之水迺有僧曰水遞有損盛德京師昊天觀後一泉與惠山水脉相通因取稱量與惠山等乃罷水迺

李昌夔在荊山打獵大脩裝具夫人獨孤氏亦出女騎千人皆着紅繡襖錦鞍韉鳳靴銀鐙

魚朝恩有洞房四壁夾安琉璃板中貯江水及萍藻諸色魚蝦號魚藻洞 前唐記

韋陟窮治饌羞擇膏腴地藝穀苗以鳥羽擇米每庖中所棄其直不減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曾不下



筋

元戴造芸輝堂芸香草也白如玉人土不朽為屑以

塗壁設紫綃帳凝冬風不入盛夏自清涼唐蘇詩演

張功甫是張循王諸孫園池聲伎服玩甲天下嘗於

南湖園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絙懸之空半

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搖雲表王簡卿侍郎嘗

赴其牡丹會云翠巖既集一堂寂無所有俄問左右

云香發未答云已發命卷簾則異香自內出郁然滿

座羣伎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姬十輩皆衣

白凡首飾衣領皆牡丹首帶照殿紅一伎執板奏歌

焦氏類林

卷之六

四八

侑觴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良久香起卷

簾如前別十姬易服與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則衣紫

紫花則衣鵝黃黃花則衣紅如是十杯衣與花凡十

易所謳者皆前輩牡丹名詞酒竟歌樂無慮百數十

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客皆恍然如仙遊

論

東方朔來上書曰臣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

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

吳兵法戰陣之具鍾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

朔已誦四十四萬言又長服子路之言年二十二長

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

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

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十六

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

到尹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惟所施

設功曹以為此吏倨傲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

問甚奇其對從歸府案事發姦寤竟事情延年大重

之自以能不及翁歸

戴叔鸞論議高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

視天下孰與為此答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

焦氏類林

卷之六

四九

羌獨步天下誰與為偶

韓遂請與曹操相見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

之曰爾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

智耳魏志

伏玄度在桓公府有文名孝武當大會伏與坐還下

車呼子系之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正否為人

作父定何如

張賓謂昆弟曰吾智策識鑒不後張子房但不遇高

帝耳魏志

燕主垂議伐西燕曰吾比老叩囊底智足以取之終



不復留此賊以累子孫

王僧虔戒子書曰王氏門中優者龍鳳劣猶虎豹

王融謂劉孝綽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何士

王融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略未相識昭略顧盼謂主

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陽

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略曰不知許事

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羣分方以類聚君生長東隅居

然應嗜此族

崔浩纖妍白皙如美婦人性敏達長於謀計自比張

良謂已稽古過之

焦氏類林

卷之六

五十一

王敬則王儉俱即本號開府儀同徐孝嗣候儉因嘲

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

張融還鄉詣王儉別儉立地舉袂不前融亦舉手呼

儉曰王前前儉不得已趨就之融曰使融不為慕勢

而君趨士豈不善乎

張融善草書帝謂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

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

張融嘗歎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

文帝問顏延之以其諸子才能曰竣得臣筆測得臣

文奚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曰誰得卿狂曰其

狂不可及

魏氏英賢錄

沈深見王儉詩曰王令文

進直靈翰曰何如我

未進時

吳邁遠好自誇而齒鄙每作詩得稱意語輒擲

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檀超聞而笑曰昔劉季緒

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季緒項焉足道哉

至於邁遠何為者乎

袁淑見謝莊赤鸚鵡賦歎曰江東無雙當獨秀我

若無卿亦一時之傑

齊席毗清幹之士嗤鄙文學嘲劉逖云君輩辭藻譬

焦氏類林

卷之六

五十二

若榮華須臾之玩耳豈比吾徒千丈松常有風霜不

可彫悴劉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席笑曰可矣

顏氏家訓

游雅字伯度小名廣頭好自矜誇凌獵人物高允重

雅文學而雅素輕允允不以為恨允將婚於邢氏雅

勸允娶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

人自棄伯度我自敬廣頭

袁粲清整有風操自遇甚高嘗謂周旋曰昔有一國

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惟國君穿

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為



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鍼藥畢具國  
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  
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  
試飲此水矣

孫奉學淺行薄邢邵嘗謂曰須更讀書奉曰我精騎  
三千足敵君羸卒一萬

北齊崔儵自恃才高大署其廬曰不讀五千卷書無  
入此堂

劉晝自謂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日使我數十卷書  
行於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

焦氏類林 卷之六 五十二

魏收從叔季景有才學名位在收前頓丘李庶謂曰  
霸朝便有二魏收對曰以從叔見比便是耶輸之比

卿耶輸庶之癡叔也  
魏收云我視沈約正如奴關東風俗傳

表嘏詩平平耳多自謂能嘗語徐太尉云我詩有生  
氣須人捉着不爾便飛去詩品

鄭仁表豪爽有文以門閥文章自高嘗曰天瑞有五  
色雲人瑞有鄭仁表

皮日休傲誕自號間氣布衣  
東坡云爛蒸同州羊灌以杏酪食之以七不以筋南

都撥心麵作槐葉溫淘糝以裹邑抹猪炊共城香稻  
薦以蒸子鵝吳興忘人鮓松江鱸膾既飽以廬山康  
王谷水烹曾坑闔品少焉解衣仰臥使人誦東坡赤  
壁前後賦亦一大快志林

詆毀

劉荆州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言如  
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耶將使張子布見乎

明帝時謗書謂臺中三狗睡毗不可當一狗憑點作  
蛆囊三狗謂何晏鄧騰丁謚也  
點曹爽小字謚尤阿爽

孫綽嘗鄙山濤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  
隱若以元禮為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

孫盛與桓温牋州遣從事觀采風聲進無威鳳來儀  
之美退無鷹鷂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為怪鳥

庾信至北唯愛温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北方  
何如信曰唯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餘若驢鳴犬吠

耳  
孟顛事佛精懇為謝靈運所輕嘗謂顛曰得道應須

慧業文人公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

劉瑀出為益州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峻書曰朱修  
之三世叛兵一日居荆州清油幕下作謝宣明面見



向使齋帥以長力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正恐匈奴輕漢耳

劉秀之為丹陽族子瑀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劉安眾處朝廷不為多士

王奐為僕射劉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塗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為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

丘靈鞠嘗詣褚彥回彥回不起曰比脚疾不復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為一代鼎臣不可復為覆

餽

何尚之致仕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

焦氏類林

卷之六

五十四

尚之不能固志表淑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為

真隱傳以嗤焉

卞彬好飲仕不遂乃著蚤虱蝸蟲賦皆大有指斥又為禽獸決錄目禽獸云羊性淫而狼猪性卑而率鵝

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要羊謂曰豕為猪謂朱隆之鵝謂潘敞狗謂呂又度蝦蟇賦云紆青拖

紫名為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科斗唯唯羣浮閣

水維朝繼夕律役如鬼比令史訟事也

武儒衡為中書舍人時膳部郎中元稹知制誥因宦官魏弘簡進不由宰相而得掌誥時論鄙之儒衡因

會公堂有青蠅集於爪忽怒擊云之曰適從何處來集於此一座愕然

王及善才行庸猥為內史號鳩集鳳池

排調

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日晏不來東方朔拔劍割肉謂同官曰伏日當早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

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朔再拜曰朔來受賜不待詔

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

焦氏類林

卷之六

五十五

復賜酒一石肉百斤

先主時天旱禁私釀有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罰之簡雍與先主游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

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與私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私釀者

西使張奉於孫權前列尚書闕澤姓名嘲澤澤不能答薛綜下行酒因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

橫目勾身蟲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

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奉無對張喬為留府長史謂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



得休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憊欲死

顧愷之矜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為戲弄為散

詩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

人膽每遙贊之愷之得此謂自力忘倦瞻將眠語槌

脚人代愷之不覺有異遂幾申旦而後止

苻堅與諸征鎮書曰晉士平吳利在二彥今克襄陽

僅得一人半耳謂薛道安習鑿齒二人尚餘一足故戲之

殷淳與何勛共食淳羹盡勛曰益殷尊羹勛司空無

忌子也淳徐輟筋曰何無忌憚

焦氏類林 卷之六 五十一

盧詢祖初襲爵大夏男朝謂大夏初成詢祖應聲曰

且得燕雀相賀

沈昭略嘗醉日晚負杖至婁湖苑遇王約張目視之

曰汝是王約邪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邪何乃

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奈何

王約奈汝癡何

人或勸柳津聚書津曰吾嘗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

此鬼名邪

高爽經途謁晉陵令劉禧之禧之了不相接俄爽代

為晉陵令禧之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曰高晉陵自

答人問所以曰劉禧之自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

湘東王嘗遊江濱歎秋望之美劉諒對曰今日可謂

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應曰卿言目眇眇而愁予

邪

朱异年二十出都詣沈約約面試之因戲曰卿年少

何乃不廉异遂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惟有文義

碁書卿一時將去

楊素與牛弘退朝候白日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

輩為牛羊下來邪

范曄撰和香方其序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

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磨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

金柰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

膏昏鈍甲煎淺俗非惟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

疾所言悉以比朝士麝比虞仲文零藿比何尚之磨

唐比沈演之棗膏比羊玄保甲煎比徐湛之甘松蘇

合比慧琳沈實易和以自况也

裴子雨為下邳令張晴為丞二人善言語曾論事移

時人吏竊曰縣官甚不和或問之曰長官稱雨贊府

道晴如此終日不和也南部新書

李繪使梁與梁人爭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自黃



帝在十四姓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共車千秋分一字耳一座皆笑

何敬容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作文容字大為父小為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

劉夢得守連州替高霞寓高後入為羽林將軍有殊眷附書夢得欲請自代劉荅云昔姬行山中遇虎虎

舉足示姬見有芒刺為拔之虎感奮而去及歸擲麋鹿狐兔於姬家無虛日一旦忽擲死人入村人執姬

為殺人姬說前事得釋乃登垣語虎曰感則感矣叩首大王莫更拋人來也

焦氏類林 卷之六

五八

唐有士人姓方好矜門地凡方姓貴人輒認為親或戲之曰豐邑方相何親遽曰再從伯氏戲者笑曰既

是方相姪只堪嚇鬼武后時裏行御史聚立門內有令史不下驢衝過其

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數之然後受罰謂驢曰汝伎藝可知精神極鈍何

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於是眾羞赧而止國朝載記亞性滑稽知潤州幕中有上官弼為亞所親任滿

將去亞曰何以教我弼曰郎中才行無玷但調謔過差亞曰君乃上官弼也如下官口何弼笑而去

蔡君謨戲陳亞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應聲曰蔡裏無口便成衰張師正倦游錄

盧肇就江西解試未送以啓謁試官曰巨鼈屬鼻首冠蓬山試官曰昨恨以人數擠排焉得首冠蓬山邪

肇曰碩石在上巨鼈戴之豈非首冠一坐大笑燕言

假謔

子圍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圍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細者也吾今見之

於君子圍恐孔子賅於君也因謂太宰曰君已見孔子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虱也太宰因弗復見也韓非

焦氏類林 卷之六

五九

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試引之中闕而止皆曰不下九石

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悅之故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九石

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別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曰叱去

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別跪走退及夷射去別跪因捐水郎門雷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呵

之曰誰溺於是別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韓非子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道穴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韓非子

清河胡常與翟方進同經常為先進名譽出方進下心害其能議論不右方進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尊讓已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

焦氏類林

卷之六

六十一

翟酺遷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以高第者補之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惟涕泣流連懿怪而問之荅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為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僕受恩接悽愴君之禍耳懿移病不試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

太史慈在郡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為善時州章已去郡恐後之求可使者慈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用求通慈曰章題署得無誤乎取來視之吏因為取章慈便敗之吏大

呼慈與語曰君不以相與吾亦無因得敗言凶備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默然俱去慈既與出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受其短

司隸馮方女有國色避亂揚州表術登城見而悅之遂取焉諸婦教以將軍貴人重志節宜歔涕泣以示憂愁也若如此加重馮氏后見術每垂泣術果以為有心益寵之諸婦乃共絞殺陷之于廁言其哀怨自殺術以其不得志而死厚加殯殮異說

宋孝武帝嘗與顏師伯樛蒲帝擲得雉大悅師伯後擲得盧帝失色師伯遽斂子曰幾作盧師伯爾日一輸百萬

焦氏類林

卷之六

六十二

宋文帝遣到彥之經畧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為之空虛帝晏會有歸化人在坐帝問庫部郎顧琛庫中仗有幾許琛詭辭荅有十萬人仗舊庫仗秘不言多少帝既發問追悔失言得琛此對甚喜

王瑩代謝超宗為義興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瑩父懋求書屬瑩覓一吏曰丈人一肯如湯澆雪耳及至瑩荅肯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瑩客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懋後往超宗處設精白鮓美鮮麋肥懋問那得佳味超宗詭言義興始見鮓



陽驚曰丈人豈應不得邪懋大忿言坐供養不足坐廢

高平郟紹作晉中興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曰卿名位貴達我寒士賴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為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厨中法盛詰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遂行何書

張率年十六作賦頌二千餘首虞訥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為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事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

劉仁之外示長者內多矯詐其對賓客破牀弊蓆麤

飲冷漿衣服過惡每於稠人廣眾或過一姦吏或縱一孤貧淺陋者皆稱其美

牛弘奏求遺書劉炫偽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下獄經赦免

魏寧以善推祿命徵為館客武成以已生年月託為異人問之寧曰極富貴今年入墓武成驚曰是我寧

變辭曰若帝王自有法

周武於雲陽寢疾召姚僧垣赴行在所柳昂私問曰至尊脉何如曰天子上應天心當非愚臣所及若凡庶如此萬無一全

姚崇天資權譎始為同州張說素憾諷趙彥昭劾之

及崇當國說懼潛詣岐王申欵他日朝退眾皆趨出

崇曳踵為有疾狀帝詔問之對曰臣心有憂痛不在

足問其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器車出入

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於是說出相州

李適之與李林甫爭權不協林甫陰賊好諛謂適之

曰華山上金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之知適之性疎

信其言他日從容為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林甫對

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穿

浴故不敢以聞帝以林甫為愛已而薄適之

卷之六 六十三

慕容彦超為秦寧節度使好聚斂在鎮嘗置庫質錢

有奸民為偽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彦超陰教主

吏夜穴庫垣盡徙金帛於他所而以盜告彦超即榜

於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爭以所質物自言已

而得質偽銀者寘之深室使教十餘人為之皆鐵為

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

紕漏

宋有澄子者亡緇衣求之塗見婦人緇者援而入舍

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緇衣婦人曰君雖亡緇衣此

實吾所自為也澄子曰子不如速與我昔吾所亡者



初緇也今子之衣禪緇也以禪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呂氏春秋

涓石梁好畏見已之影以為鬼而驚死

桓帝侍中廼存年老口臭上出雞舌香與舍之雞舌頗小辛螫不敢咀嚼嫌有過賜毒藥歸舍辭決家人哀泣莫知其故僚友求眠其藥出在口香咸噉笑之應劭漢官儀

桓帝時人有辟公府掾者倩人作奏記文人不能為作因語曰梁國葛龔者先善為記文自可為用不煩更作遂從人言寫記文不去龔名姓府公大驚不答

焦氏類林 卷之六

六十四

而罷歸時人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郭氏笑林

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祗罪狼籍都舍涵軒有奇巧載之以歸

張角作亂向栩上便宜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

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陳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

王思性急嘗把筆而蠅在筆端彈去復來思怒起逐蠅不能得去取筆壞而棄之魏略

晉王與蜀後主禪晏作故蜀使傍人皆為感泣禪喜

笑自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郤正聞之謂禪曰若王後問宜泣對曰先人墳墓在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禪對云云王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曰誠如尊命王疑之事五斗米道孫恩之攻會稽疑之謂民吏曰不須備防吾已請大道許遣鬼兵相助賊自破夫既不設備遂為恩所害

齊主問南陽王綽在州何事最樂對曰多聚蠟於皿器置俎其中觀之極樂帝即命夜索蠟一斗比曉得二三升置浴斛使人裸臥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

焦氏類林 卷之六

六十五

觀喜噱不已因讓綽曰如此樂事何不馳驛奏聞東昏於苑中立店肆以潘妃為市令自為市吏錄事將鬪者就潘妃罰之帝小有得失潘則與杖乃勅虎賁不得進大荆子

北齊源師攝祠部嘗白高阿那肱龍見當雲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何如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雲祭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

王昕好清言在東萊時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昕謂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反何以自明那那見文襄說此以為笑樂昕聞之詰那曰卿不識造化還



謂人曰子才應死我罵之極深

有客姓吉詣何敬容問鄉與郡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

袁淑嘗詣義康義康問其年答曰鄧仲華拜袞之歲

義康曰身不識也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君無為作才語見向

張融與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

陸餘慶為洛州長史善論事而繆於決判時嘲之曰

焦氏類林 卷之六 六十六 朝野僉載

說事即喙長三尺判事則手重五斤

游雅與陳奇爭論惡而黜之高允微勸雅曰君朝望具瞻何為與野儒辨簡牘章句雅謂允私奇曰君寧

黨小人也取奇注論語孝經燒於廷奇曰公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然奇論語雅後陷之於法

王起改太子少師起治生無檢所得祿賜為童婢盜有貧不能自存帝詔益仙韶院錢議者謂與玩臣分給可耻也起賴其入不克遜

百官志 郭祚領太子少師從世宗幸東宮明帝幼弱持一黃

馭出祚奉之時號祚黃馭少師

厘狹伏連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人

并州一士族好為可笑詩賦詭譎邪魏諸公眾共嘲弄虛相讚說便擊牛醜酒招延聲譽其妻明鑿婦人

也泣而諫之此人歎曰才華不為妻子所容何況行路

顏氏家訓 劉道基封營道侯凡鄙無識始與王濬嘗謂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何意道基曰下官初不識士衡

何忽見苦 陽俊之多作五言歌詞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為陽五

伴侶寫賣不絕俊之遇於市言其字誤取而改之賣

焦氏類林 卷之六 六十七 者曰陽五古之賢人君何所知輕敢議論俊之大喜

自言有集十卷雖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

雍州刺史劉韞人才凡鄙使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玩以圖示蔡興宗興宗戲之指韞形問曰

此何人在輿中韞曰正是我

郭弘霸為右臺御史時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入憂形於色請視便液即染指嘗之因賀曰

凡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元忠惡其媚語

皇甫湜下急嘗為蜂螫指購小兒斂蜂擣取其液一日命其子錄詩一字誤詬躍呼杖未至嚙其背血流



東丹國長子突欲奔唐賜姓李名贊華工畫人物鞍馬習舉子能為詩每通名刺云鄉貢進士黃居難字樂地以擬白樂天

令狐綯為相時以姓氏少族人有投者不吝其族由是遠近爭赴至有姓胡人亦冒之温廷筠戲為詩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名

元豐命楊傑定樂傑欲消王朴舊鐘意新樂成雖不善無舊鐘可校詔不許後輔臣至太常按試前一夕傑乃擇朴敝鐘陳之一樂工不半夜潛易去明日輔

焦氏類林 卷之六

六十八

臣至傑厲聲曰朴鐘甚不諧使樂工叩之韻更佳乃

大沮

張觀知開封日巡者得犯夜人捕致之觀據案訊曰有證見乎巡者曰若有證見亦是犯夜左右無不大

笑梅聖俞命碧雲駝

惑溺

築伐岷山氏岷山氏女於築二人焉曰琬曰琰築愛

二女斷其名於苕華之玉於傾宮飾瑤臺居之作書紀年

越謀滅吳有美女二人一夷光一修明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為簾幌吳王目若雙鸞之在

輕霧拾遺記。夷光修明即西施鄭旦

上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三千人充之建章未央長樂輦道相續使三婦知書者為僕射大者領四百人小者領一二百人皆自然美麗不施粉黛漢武帝故

武帝宮人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每歌李延年和之於芝生殿唱迴風之曲花皆翻落麗娟於明離之帳恐塵垢沓其體也帝嘗以衣帶繫其袂閉重幕之中恐其隨風而去也麗娟以琥珀為珮置

衣裾裏不使人知云骨節自鳴相與為神怪洞冥記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

焦氏類林 卷之六

六十九

如脂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發

痼疾乃作美人賦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為誄傳於世西京雜記

趙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女弟昭儀不能及也但昭儀弱骨豐肌尤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玉為當時

第一擅寵後宮西京雜記

成帝於太液池作千人舟池中起為瀛洲榭高四十

尺帝御流波文縠無縫衫后衣南越所貢雲英紫裙碧瓊輕綃廣榭上后歌舞歸風送遠之曲帝以文犀



簪擊玉璣令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中流歌酣  
風大起后順風揚音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寧忘  
懷乎帝曰無方為我持后無方捨吹持后履久之風  
舞后泣曰帝恩我使我仙去不得他日宮姝幸者或  
縷裙為縹號曰留仙裙飛燕外傳

后進合德帝大悅以輔屬體無所不靡謂為溫柔鄉  
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皇帝求白雲鄉也飛燕外傳

荀奉倩娶曹洪女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後婦病  
亡傳般往弔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聘也遺  
才存色非難遇也何哀之甚奉倩曰佳人難再得痛

馬氏類林 卷之六 七十一

悼不能已已歲餘亦亡

和士開說武成曰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  
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從橫行之即是一  
日快活敵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為自勤  
約也

後主令狎客賦詩采其尤豔麗者為曲調畧云璧月  
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抵皆美孔張顏色張貴妃髮  
長七尺鬢黑如漆其光可鑑聰慧有神彩每瞻視盼  
睇光彩溢目映照左右常於閣上觀教臨軒檻宮中  
望之飄飄若神仙

王思遠立身簡潔諸客詣已者規知衣服垢穢即便  
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及去后猶令二人交帚拂  
其坐處

何修之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遍猶恨不足人稱為  
水淫於時又有遂安令劉澄為性彌潔在縣掃拂郭  
邑路無橫草水剪蟲穢百姓不堪命坐免官

元載寵姬薛瑤英幼啗香肌肉皆香載處以金絲却  
塵褥

李後生寵小周后嘗於羣花間作亭幕以紅羅押以  
玳牙雕繪華侈而制極迫小僅容二人每與后酣飲

馬氏類林 卷之六 七十一

其中他寵孽莫與也南唐書

李納性下急酷嗜奕棋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有時  
躁怒家人輩密以棋具陳於前納觀便欣然以容取  
子布筭都忘其恚

孫何性落魄而酷好古文為轉運使政苛急州縣患  
之乃求古碑文字磨滅者數本釘於館中孫至讀其  
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嗅之往往至暮不復管錄  
文案

焦氏類林卷之六



焦氏類林卷之七

建業 焦 竝弱侯

王元貞孟起校

象緯

古人言形者有三一曰渾天二曰蓋天三曰宣夜宣

夜之說未嘗見也後有虞昂作穹天論虞喜作安天

論姚信作昕天論天文錄

二儀氣分伏者為天偃者為地河圖括地象

物理論云水土之氣升為天

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

焦氏類林 卷之七

桑是謂朏明出於曲阿是謂朝明臨於曾泉是謂早

食次於桑野是謂晏食臻於衡陽是謂禺中對於是

吾是謂正中靡於鳥次是謂小遷至於悲谷是謂輔

時回於女紀是謂大遷經於泉隅是謂高春頓於連

石是謂下春爰息六螭是謂懸車薄於虞泉是謂黃

昏淪於蒙谷是謂定昏日入崦嵫經細柳入虞泉之

地蒙谷之浦垂影在樹端謂之桑榆淮南子

計然曰日者寸也紀刻而成晷也月者尺也紀度而

成數也范子

鬱華赤文與日同居結鄰黃文與月同居皆日月之

神名 七聖記

瑜珈論大海中有魚鼈等影現於月輪故其內有黑

相現

軒轅時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星青方

中有一星凡三星皆黃色以天清明時見於攝提名

曰景星竹書紀年

景星者天精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王者

不私人則現孫氏瑞應圖

晉天文志金雞星見必有大赦自後京師肆赦必立

雞竿

焦氏類林 卷之七

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弧星樊噲感

狼星老子感火星劉書新論

雷電在室南霹靂在雷電南雲在霹靂南土工吏在

壁西南蓋雷公電姥雲將雨師與霹靂宿吏皆北方

水宿之精而姬訾為人門故其神棲焉甘氏星經

董仲舒曰陰陽之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霧風其噫也

雲其氣也雷其相搏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雨垂

空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

細而密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雷不驚人電

不眩目雪不封條西京雜記



淮南子曰天地之氣怒者為風和者為雨陰陽相搏而為雷激而為霆亂而為霧陽氣勝則散而為雨露陰氣勝則凝而為雪霜。

調暢祥和天之喜氣也折傷奔厲天之怒氣也黃帝風經

冬至廣莫風至誅有罪斷大刑立春條風至赦小罪

出稽留春分明庶風至正封疆修田疇立夏清明風

至出幣帛禮諸侯夏至景風至辨大將封有功立秋

涼風至報土功祀四鄉秋分閭闔風至解懸垂琴瑟

不張立冬不周風至修宮室完邊城八風以時至則

陰陽變化道成萬物得以育生王者當順八風行人

政當八卦也易通卦驗

宜都佷山縣山有風穴口大數尺名曰風井夏則風

出冬則風入出入之時吹拂左右嘗淨暑月經之凜

然有衣裘想盧弘之荊州記

述征記長安宮南靈臺上有相風鳥或云此鳥遇于

里風乃動梁書云長沙王懿孫儼獻相風鳥又劉禹錫詩蒹葭淮陰市竹樓綠岸上好日起檣竿鳥飛驚五兩

甘露降者老得敬則松柏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

之晉中興書

冬至初陽雲出箕如樹立春少陽雲出房如積水春

分正陽雲出軫如白鵠穀雨太陽雲出張如車蓋立

夏初陰雲出箕如赤珠夏至少陰雲出參如水波寒

露正陰雲出井如冠纓霜降太陰雲出鬼上如羊下

如蟠石易卦通驗

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下有賢人隱京房易

楚有蒼雲如霓圍軫七蟠中荷斧之人向軫而蹲於

是楚唐史畫遺灰而雲滅宋均注曰軫楚分也雲水

氣灰火氣畫遺灰故雲滅也春秋文耀鉤

雲狀有若犬若馬若白鵠若衆車有其狀若懸釜而

赤其名曰雲旂呂氏春秋

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

衛雲如犬周雲如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齊雲如

絳越雲如龍蜀雲如困兵書

四方有濯魚雲疾者立雨遲者雨少難至江漢雲疾

者即日雨黃子發相雨書

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其泰

山之雲乎公羊春秋

春日榆莢雨夏至前日梅雨六月日濯枝雨八月日

豆花雨荆楚歲時記魏知古詩濯枝林杏發潤葉渚蒲生

三月二日日留客雨陸機要覽



恨山縣有一山獨立峻絕西北有石穴以燭行百步許二大石其間相去一丈許俗名其一為陽石一為

陰石水旱為災鞭陰石則雨鞭陽石則晴洪範緯

雷於天地為長子以其首長萬物與其出入也雷出

地百八十三日而後入入則萬物入入地百八十三

日而復出出則萬物亦出此其常經也洪範緯

天冬雷地必震教令撓則冬雷民飢古易占

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剛好勇論衡

霜者陰精冬令也四時代謝以霜收殺霜之為言也

也物以終也春秋考異郵

焦氏類林 卷之七 五

羣公對雪尚隆之曰麵堆金井誰調湯餅吳永素曰

玉滿天山難刻珮環坐間服其韻精姑蘇記

河南張楷字公超好道術居華陰能作五里霧時關

西人裴優亦能作三里霧謝承後漢書

關澤年十三夢見名字炳然在月中會稽先賢傳

形勝

地有四遊常動而不止譬如人在大舟中閉牖而坐

舟行不覺也尚書考索

禹傷父功不成登衡山血白馬而祭之夢赤繡文衣

男子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山書者齋於

黃帝之嶽禹乃退齋三日登宛委發石得玉簡玉字之書言治水之要吳越春秋

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

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歿丘陵為牡川谷為

牝

禹導河之際沈秘景符以鎮五千之水患後人賴焉禹記

孟門始經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

臨危若墜復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鑿而能入石信

哉其中水流交衝素氣雲浮往來遙觀者常若霧露

焦氏類林 卷之七 六

沾人窺深悸魂其水尚崩浪萬尋縣流千丈渾洪轟

怒鼓若山騰濤波顏壘迄於下口方知慎子下龍門

流浮竹非駟馬之追也水經注

河津一名龍門巨靈迹猶存去長安九百里懸水下

注龜魚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集門下數千不得上

上即為龍故云暴腮龍門垂耳轅下三秦記

龍門之險懸船而行蜀江謂之釣灘三秦記

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孤雲兩角去天一握山水險阻

黃金子午蛇盤烏樞勢與天通三秦記

唐高宗問許敬宗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



細而在四瀆何哉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  
赴海者也濟雖細獨而尊唐書

湘水至清雖深五六丈見底了了石子如樗蒲五色  
鮮明白沙如霜雪赤岸如朝霞湘中記

番禺記晨潮下晚潮上兩水相合謂之沓潮唐詩云  
不歸成沓潮

庭州瀟水金鐵皆漏鄜延之川日夜脂流弱水弱毛  
黑谿玄韻悉唐制角畔怯腐于水性之別也丹鉛錄

衡山有二峯極秀一峯名芙蓉峯最為竦特自非晴  
霧之朝不可望見峰上有泉飛派如一幅絹分映清

集賢類林 卷之七

林直注山下風張之荆州記

朱陵之靈臺太虛之寶洞赤帝館其嶺祝融宅其陽

自湘川至長沙九向九背然後不見湘中記

綠蘿山側巖垂水懸蘿百里許得明月池碧潭鏡澈  
百尺見底素巖若雪松如插翠流風叩阿有綵桐之

韻土人為之歌曰仰茲山兮迢迢層石構兮蹇我朝  
日麗兮陽巖落景涼兮陰阿鄣壑兮生音吟籟兮相

和敷芳兮綠林恬澹兮潤波樂茲潭兮安流緩爾權  
兮詠歌黃岡武陵記

華岳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盪脚

踧開而為兩今掌足之迹仍存

華岳之勝不惟峰巒聳前上干青冥而泉水縱橫迅  
復飛薄懸瀑驚濤澄潭急澗觸風煙寫日月遊流霞

嶂戛擊亂石間者前後接響東嶽不逮也水下流經  
嶽殿前至後為大池冬夏不乾前漢注

西山內接太行外屬諸邊磅礴數千里林麓蒼黝谿  
澗鏤錯故其中物產甚饒古稱神臯隩區也蘆溝琉

璃胡良三橋山水所洩多歸其中其水皆藻綠異常  
風日蕩漾水葉遞映倚闌流覽令人欣然有欲賦京

都之意西遷注

集賢類林 卷之七

洗藥池在贛州興國縣葛洪過境見山靈水秀遂結  
廬築壇鑿池洗藥留詩曰陰洞冷冷風佩清清仙居

永劫花木長榮  
匡廬大嶺凡有七重圓基周廻乘五百里風雲之所

據江山之所帶高巖仄宇峭壁萬尋幽岫穹嵌人獸  
兩絕天將雨則有白氣先搏而縷絡於山嶺下及至

觸石吐雲則倏忽而集或大風振巖逸響動谷羣籟  
競奏其聲駭人遂公廬山記

廬山者雖林石異勢而雲霞共色長風暴作則萬流  
俱響晨聽曉吟則百嶺齊應東瞻洪井識曳帛之在

一頁... 丹黃修四庫全書第 24 版反內



茲西望石梁見指實之可拾梁元帝遊廬山碑序

廬山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峰巖或巨中嶺謂之山

帶不出三日必雨唐詩風吹山帶雨知

遠公遊廬山記曰自託此山二十三載再踐石門四

遊南嶺東望香鑪峰北眺九江傳聞有石井方湖中

有赤鱗踊出野人不能叙直歎其奇而已

陶淵明所居臬里兩山間有大石仰視玄瀑可坐十

人號醉石廬山記

蜀中山水如峨眉山下夏含霜電碑板之所聞崑崙之

伯仲也王右軍與謝安石書

武當山一名簪嶺輕霄蓋其上白雲帶其前

太和山形特秀異於衆岳峰首狀博山香鑪亭亭遠

出藥石延年者萃焉晉咸和中歷陽謝允捨羅邑宰

隱遁斯山故亦曰謝羅山荆山圖副記

劉禹錫詠九華詩序昔予仰太華以為此外無奇愛

女及荆山以為此外無秀今見九峰始悼前言容易

也歌云奇峰一見驚魂魄意想鴻鑪始開闢疑是九

龍天矯欲攀天忽逢霹靂一聲化為石

金華山枝峰蔓壑秀氣旁魄不啻神仙登臨陸魯望集

君山翠麗鮮明遠若臺榭名曰媯宮風雨之後景氣

明靜頗聞鼓吹之聲有原記

羅浮山本蓬萊山一峰有璇房瓊室七十二所山南志

雷首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山南有古冢陵柏蔚

然攢茂丘阜俗謂之夷齊墓關州十三州志

淳于山與白雉山相近絕壑之半有白石雉遠望首

尾可長二丈伸足翔翼若虛中翻飛武陵記

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

粧冬山慘淡而如睡

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嚴厲而峭卓谿山窈窕而幽

深塞山童顛而堆阜華氏耳目志

銳而出者為虎牙尖而背者為熊耳角而獸者為牛

首冠而峭者為雞頭王涯仙掌辨

桂林之山玲瓏剔透巴蜀之山巉差窳窳河北之山

綿衍龐魄江南之山俊峭巧麗

安寧州潮泉一日三溢三蕪連州水下流有斟谿一

日十溢十竭貴州城外有漏洩一日百盈百竭應刻

神丘有火穴光景照千里崑崙有弱水鴻毛不能起

女中記

金陵外連江淮內控湖海為東南要會之地係年錄



金陵古名之為伏龍之地句曲山秦時為句金之壇以積金山得名山生黃金漢靈帝詔採句曲之金以充武庫孫權遣宿衛人採金屯伏龍之地因改是名

圖經云金陵者洞虛之膏腴句曲之地肺其地肥良故曰膏腴

水至則浮故曰地肺

鍾山本少林木宋時使諸州刺史罷歸者栽松三千

株下至郡守各有差山之最高峰有五願樹樹柞木

也元嘉中百姓祈禱率有驗李太白白下亭詩驛亭三樹楊正當白下門吳

煙暝長條漢水齧古根荆公詩五柳柴桑宅二楊白下門往來無一事常得見青青又恩容衰老護松揪

復得一龔隨我遊講肆劇談兼祖謝舞雩高蹈異求

由此尋五作故未愁東挽三楊仍有穆陵巖降原從

此始但無瑤玉與君舟芥隱筆記

建康遭蘇峻之難宮室焚蕩温太直議遷都豫章三

吳之豪請都會稽時異論紛紜王丞相曰建康古之

金陵舊為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

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

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

之隙一旦示弱簞於蠻越求之望實俱非良計今特

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

句容吳續塘有湖水半冷半熱皆有魚交入輒死雜俎

江乘縣有泉半温半冷共出一壑地記

顧琛為朝請請急還東日晚泊方山有一假裝問顧

吳郡早晚至船人答無顧吳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

耳琛心知為吉徵因誓曰得郡當於此立廟後果為

吳郡乃於方山立白馬廟

玄武湖是金陵勝處一日諸閣老待漏朝堂語及林

泉之事馮謐曰玄宗賜賀監鏡湖信為勝事余非敢

望此但賜後湖亦足暢平生也徐鉉答曰主上尊賢

待士常若不及豈惜一湖所乏者知章耳馮有慚

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峰崿隆峻吐納雲霧松栝楓柏

之美使人應接不暇會稽郡記

孔曄會稽記曰四明山高峰軼雲連岫蔽日

鑑湖會稽太守馬臻所開東西二十里南北數里榮

帶郊郭白水翠巖互相映發有若圖畫王逸少云從

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輿地志

許遠遊玄與逸少書自山陰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

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東坡詩

容逸少問金堂玉室與稽康求石髓

盛弘之記沮水幽勝云稠木芴生凌空交合危巘傾

與稽康求石髓

容逸少問金堂玉室

盛弘之記沮水幽勝云稠木芴生凌空交合危巘傾



岳恒有落勢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巖狹流聲於白雲之上遊者常苦目不周玩情不給賞

嶠居南有石室西面有雨石室北西有二石室皆因阿結牖連局接闕所謂石室相距也東廂石上猶傳杵臼之迹庭中亦有舊宇處尚髣髴前基北坎室上有微涓石溜豐周瓢飲似是棲遊隱學之所子夏教西河疑即此水經注

河北有層山山甚靈秀山峰之上立石數百丈亭亭架豎兢勢爭高遠望簌簌若攢圖之託霄上其下層巖峭舉壁岸無階懸崖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積水經注

卷夫而世士罕有津逮者因謂之積書巖巖內時見神人往還蓋鴻衣羽裳之士練精餌食之夫耳水經注白鹿山東清水所出也上承諸陂散泉積以成川南流西南曲瀑布乘巖縣河注壑二十餘丈雷扑之聲震動山谷左右壁層深獸迹不交隍中散水霧合視不見底南峰北嶺多結禪棲之士東巖西谷又是剎

靈之圖竹柏之懷與神心妙遠仁智之性共山水效深更爲勝處也其水謂之清水谿曰瑤谿又曰瑤澗水經注

蜀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盛則赫熾桓靈之際火勢

漸微孔明一窺而更盛至景曜元年人以瀾投而滅其年併于魏其魏

永豐塢有丁公泉發於焦泉之右次東又得焦泉泉發於天門之左天井固石天門山石自空狀若門焉廣三丈高兩匹深丈餘世謂之天門也東五百餘步中有石穴西向裁得容人平得東南入徑至天井直上三匹有餘板躡而昇至上東平西二百步南北七

百步四面峻絕無由昇陟矣上有比丘僧精舍十有餘僧給養難周多出下平有志者居之寺左右雜樹踈挺有一石泉方丈餘清水湛然常無增減山居者水經注

資以給飲北有石室二口舊是隱者念一之所今無人矣泉發於北阜南流成漢世謂焦泉也水經注谷口去雲陽宮八十里流潦沸騰飛泉灑激兩岸峭壁孤豎橫盤凜然凝沍每入穴中朱明盛夏當晝甃暄涼秋晚候緼袍不暖所謂寒門也雲陽記

嶠以西有二石又南五六十步臨谿有恬漠先生翼神碑蓋隱斯山也其水北流注於河二水翼萃夾山巍峰岐舉羣山疊秀重嶺干霄水經注

隴西郡隴山其上懸巖吐溜於中嶺泉亭因名萬石泉泉益散漫而下溝澮皆注故北人升此而歌曰隴



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秦川記

濟南山水甲齊魯泉甲天下蓋他石有泉一二數此

獨以自計濤噴珠躍金霏碧滄韻琴筑而味肪醴莫

殫品狀元于欽齊乘

廣昌嶺高四十餘里二十里中委折五迴方達其上

故嶺有五迴之名下望層山盛若蟻垤實兼孤山之

稱亦峻嶮也徐水三源奇發齊瀉一澗東流北轉逕

東山下西有御射碑翼對層巖壁立霞峙徐水屈

東北逕郎山又屈逕其山南岑山峯競舉若豎鳥翅

立石巖巖亦如劍杪極地嶮之崇峭又東南流歷石

熊氏類林 卷之七

門中世俗謂之龍門也其山上合下開開處高六丈

飛水歷其間南出乘崖傾瀾泄注七丈有餘奔蕩之

音奇為壯猛觸石成井水深不測素波白激濤襄四

陸闕之者驚神臨之者駭魄矣水經注

西域書阿羅漢諾矩羅居震旦東南大海際鴈蕩山

芙蓉峰龍湫唐貫休為諾矩羅贊云鴈蕩經行雲漠

漠龍湫宴坐雨濛濛此山南有芙蓉峰山頂有太池

相傳以為鴈蕩下二潭為龍湫又有經行峽宴坐峰

筆談

員嶠之山名環丘有雲石廣五百里或四五十或十

數里駁駘如錦川扣之則蒼蒼然雲出俄而過潤天

下西有星池周千里水色隨四時變化有神龜出爛

石之上此石常浮水邊方數百里其色多紅質虛似

肺燒有煙香聞數百里煙氣升天則成香雲過潤則

成香雨李賀詩 依微香雨 青氣氤氳 象詩 雲氣香流水 拾遺記

涇水自倒馬開南流與大嶺水合水出山西南大嶺

下東北流出峽峽右山則有洄精廬飛陸陵山丹盤

虹梁長津泛瀾縈帶其下東北流注於涇涇水又屈

而東合兩嶺谿水水出恒山北阜東北流歷兩嶺間

其北雖層陵雲舉猶不若南巒峭秀自水南步逸峰

熊氏類林 卷之七

石磴透迤沿途九曲歷睇諸山咸為劣矣抑亦羊腸

叩來之類也水經注

博水東徑陽城縣散為澤渚方數里匪直蒲荀是豐

實亦偏饒菱藕至若婉孌童非及弱年女子或單舟

采菱或疊舸折芰長歌陽春愛深淥水掇拾者忘疲

謠詠者自得於時行旅過矚亦有慰於羈望矣世謂

之陽城澗水經注

有龍泉出允街谷泉眼之中水文成蛟龍或試撓破

之尋平成龍畜生將飲者皆畏辟而走謂之龍泉水經注



謝靈運與弟書聞惡谿道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  
王右軍遊此惡道歎其奇絕遂書突星瀨於石李白詩

尋惡溪去不憚惡谿惡途開李北海難開謝康樂

趙德麟曰王仲至謂余云吾嘗奉使過仇池有九十

九泉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東坡集

宋武帝登八公山劉安舊臺曰城郭如匹帛之繞叢

冠蓋亭在襄陽南廿里冠蓋山下漢靈帝末有四郡

守七都尉二卿兩侍中一黃門二侍郎三尚書六刺

史二十長史劉表以其豪盛乃即其山道口刊石銘

之曰峨峨南岳烈烈離明寔繁俊又君子以生惟此

君子作漢之英德為龍光聲比鶴鳴圖經

國清寺與齊之靈巖荆州玉泉潤州棲霞號為絕

甘露寺有石如羊相傳謂之狼石云諸葛孔明坐其

上與孫仲謀論曹公

吳仲庶守金陵夢三舉子求哀曰若不垂佑明日當

為煨燼夫公甚異之詰旦兵馬司狀申乞燒三醜石

為灰供修造用公悟教寺僧愛護焉揚公筆錄

節序

萬物豐於纁夏耗於玄冬太玄注

焦氏類林 卷七

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五行志

洛陽人家正旦造絲雞蠟燕粉荔枝正月十五日造

火蛾兒食玉梁糕寒食粧萬花輿煮楊花粥端午木

羹艾酒以花絲樓閣挿鬢贈遺辟瘟扇七夕乞巧使

蜘蛛結萬字造明星酒裝同心膾重九迎涼脯羊肝

餅佩瘦木符冬至煎餠絲珠戴一陽巾除夜銅刀刻

門埋小兒硯點水盆燈臘日造脂花餡玉蜀齋典

瑞與饑臘宋人撰正曆

長安風俗元日以後遞飲食相邀號傳座南部新書

元日飲屠蘇酒從少者起宋有問董勛者荅曰俗以

小者得歲故賀之老者失歲故罰之時鏡新書

正旦元會設白獸樽於殿庭樽蓋上施白獸若有能

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晉樂志

正月一日取五木煎湯以浴令人至老鬚髮黑道家

謂青木香為五香亦云五木雜修養書

正旦縣官殺羊懸其頭於門又磔雞以覆之俗說壓

厲氣裴玄以問河南伏君曰是月也土氣上升草木

萌動羊齧百草雞啄五穀故殺之以助生氣漢書

乾德五年正月甲辰詔上元張燈舊止三夜朝廷無

事區宇又安方當年穀之豐登宜縱士民之行樂其

焦氏類林 卷七

三五九



令開封府更放十七十八兩夜燈 臨謀錄

劉向外傳云上元夜人皆遊賞向獨在家讀書太乙

神以青黎照向 王介甫和劉貢文上元詩不知太乙遊何處定把青黎獨照公

荆楚記三月三日四民踏百草今人因有闢百草之

戲 郭答詩河如闢百草

池陽上巳日婦人以薺花點油視而洒之水中若成

龍鳳花卉之狀則吉謂之油花 下圖經

陸翽鄴中記并州俗冬至一百五日為子推斷火冷

食三日作乾粥

軍中以端午走馬謂之躡柳 躡音札文目雜錄

焦氏類林 卷之七 九

抱朴子云以五月五日作赤靈符書着心前以辟五

兵 王禹玉端午夫人閣帖欲謝君恩却無語心前笑指赤靈符

太宗五日謂長孫無忌楊師道曰五日舊俗必用服

翫相賀今各賀君飛白扇二枚庶動清風以揚美德

唐書要錄

八月一日作五明囊盛取百草頭露洗眼眼明也 述

記

趙知微有道術中秋積陰不解眾惜良晨知微曰可

借酒肴登天柱峰玩月既出門天色開霽及登岸月

色如晝及下山歸則淒風苦雨陰晦如故 三水小牘

裴度除夜歎老迨曉不寐爐中商陸火凡數添也 門金

官室

明堂辟雍為博士舍三千區為會市但列槐樹數百

行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郡所出物及經書相與買

賣 二輔黃圖

趙昱請處士綦母君公楊奇於緱氏界周盤自重合

令還張奐在扶風俱立精舍教授 謝承漢書

荆南舊有五花館待客之上地也故蔣玄上成訥詩

曰不堤上台憐姓字五花賓館敢從容 南部新書

焦氏類林 卷之七 二十

周德隆草木茂盛蒿堪為宮室因名蒿室 竹書紀年

晉孝武太元三年僕射謝安作新宮太極殿欠一梁

有梅木流至石頭城下取用之画梅花于梁上表瑞

因名梁殿 金陵覽古

苻堅時沙門竺僧朗嘗從隱士張巨和遊巨和常穴

居而朗居現瑞山大起殿舍連樓疊閣雖素飾不同

並以靜外致稱 朗少事佛圖澄碩學淵通尤明氣緯人謂其所居為朗公谷。車顯秦書

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呂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

曰千一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鄰

梁書



梁徐勉戒子書曰吾清明門宅西邊既施與宣武寺不復方幅意謂此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時人謂是我室古往今來豪富繼踵死其死夫知是誰室李德裕管平泉莊遠方以異物奉之或題曰隴右諸侯供語鳥日南太守送名花

王維居輞川室宇既廣山林亦遠而性好温絮地不容浮塵日有十數掃飾者使兩童專掌縛帚而有時不給洛都要記

園圃之勝不能兼者六務宏大者少幽遠人力勝者少蒼古多水泉者艱眺望兼此六者惟湖園而已在

焦氏類林 卷之七

三

唐為裴晉公宅園中有湖湖中有堂曰百花洲曰四并堂其四達而當東西之蹊者桂堂也截然出於湖之右者迎暉亭也過橫池披林莽循曲徑而後得者梅臺知止菴也自竹徑望之超然登之翛然者環翠亭也眇眇重邃擅花卉之盛而前據池亭之勝者翠樾軒也若夫百花酣而白晝眩青頰動而林陰合水靜而跳魚鳴木落而羣峰出雖四時不同而景物皆好則又不可殫記者也名園記

環谿者王開府園亭南臨池池左右翼而北過涼榭復匯為大池周圍如環故名榭南有多景樓以南望

則嵩高少室龍門大谷層峰翠巘畢效奇於前觀北有風月臺以北望則隋唐宮闕樓殿千門萬戶岩巖璀璨延亘十餘里凡左太冲十餘年極力而賦者可瞥目而盡也同上

安公叢春亭可望洛水蓋洛水自西洶湧奔激而東天津橋者疊石為之直力瀄其怒而納之洪下洪下皆大石底與水爭噴薄成霜雪聲聞數十里嘗窮冬月夜登此亭聽洛水聲久之覺清冽侵人肌骨不可留也同上

冠服 閩蒙附

焦氏類林 卷之七

三

聖人觀翬翟之文榮華之色乃染帛以效之始作五采以為服凡十二章漢輿服志

漢官儀曰衣裳卿大夫藻火又曰綬青地桃花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後詔曰爵非公乘以上不得冠劉氏冠

貂蟬胡服也貂者取其有文而不煥外柔而易肉剛而勁也蟬者取其清虛而識時變也在位者有文而不自耀有武而不示人清虛自牧識時而動古今注

八座尚書則荷紫以坐紫為袿囊綴之服外加於左



肩 真服志

漢末諸賢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表紹崔豹之徒雖為將帥猶著縑巾

魏晉以來皮弁有纓無笄導何稠曰此古田服也既以入朝宜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又從省之服無佩

綬何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除去印綬無佩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及佩一隻

宋景和中討義陽王景六軍戒嚴應須紫擲左右欲營辦王現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擲在匣中不須作

檢取果得焉 南齊書○擲音標以縑為之長四尺廣一寸腰有絡帶以代鞶中官紫擲外官

德氏類林 卷之二 三  
梁中丞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鞞執青儀囊在前 梁典

中丞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介幘絳朝服 通典

何敬容為吏部尚書性矜莊衣冠鮮麗 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鮮潔嘗有侍臣衣 心指帝怒

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常以 清刷髻衣裳不整伏牀慰之暑月背為之焦

劉商鹿耳巾歌趙侯首帶鹿耳巾規模 陶弘景

成芳隱麥林山剝苧織布為短襦寬袖之衣着以酤酒自稱隱士衫 宋福廬陵記

關文衍為散騎常侍畫九華山圖於白綾半臂號九華半臂自云令吾此身常在雲泉之內 時逢青陽記

張九齡體弱有蘊藉故事公卿皆搢笏於帶而後乘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笏囊自九齡始

白樂天燒丹於廬山草堂作飛雲履玄綾為質四面以素綃作雲朵染以四選香振履則如煙霧曰吾足下生雲計不久上升朱府矣 樵說

南方有炎火山四月生火十二月火滅火滅之後草木皆生枝條至火然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也取此木以為薪然之不盡以其皮績之為火浣布 玄中記

蕭史與穆公鍊飛雪丹第一轉與弄玉塗之今之女銀膩粉也三代以降塗紫草為臙脂周以紅花為之或曰出於闕氏 以下闕裝

天女冠六銖又五銖北里志玉肌無軫五銖輕 博異

上元夫人降武帝官服青霜袍雲色亂目 內傳

上元夫人戴九星靈芝夜光之衣西母戴太真晨纓之冠 漢武內傳

仙女天衣有金鏤單絲錦縠銀泥五暈羅裾 許老翁傳



漢武元鼎元年起招靈閣有一神女留玉釵與帝帝以賜趙婕妤好至昭帝元鳳中宮人猶見此釵謀欲碎之明視其匣惟見白燕直升天後宮嘗作玉釵因名

玉燕釵言其吉祥

飛燕浴五蘊七香湯踞通香沉水坐燎降神百蘊香

合德浴苴蔻湯傳露華百英粉帝嘗私語樊嫔曰后

雖有異香不若婕妤體自香也

梁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愁眉嗔粧墮馬髻折腰步齟齒笑以為媚惑冀亦改易輿服之制作平

上駟車埤情狹冠折上巾擁身扇狐尾單衣

魏文帝宮人莫瓊樹始製為蟬鬢望之縹緲如蟬翼

然古今注

卷之七

二五

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卧於含章殿簷下梅花落公主額上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自後有梅花粧

美人粧面既傅粉復以臙脂調勻掌中施之兩頰濃

者為酒暈粧淺者為桃花裝薄薄施朱以粉罩之為

飛霞粧梁簡文詩分裝間淺壓繞臉傅斜紅

齊東昏侯宮人皆着綠絲綉

陳蕭鄰詠複裙詩晶晶金沙淨離離寶縫分纖腰非

學楚寬帶為思君

賈妃以假髻為首飾曰義髻僖宗內人束髮其急為囚髻唐末婦人梳髮以兩髻抱面為拋家髻

杜甫每朋友至引見妻子韋侍御見而退使其婦送

夜飛蟬以助粧飾

咸通中開昌公主下嫁金菱銀粟連珠帳却寒簾

犀簾牙席蠲念犀如意玉九鸞釵辟邪香

七林詠美人足飾曰文綦綠縹綵襪羅膝

樂府雙行纏云新羅綉行纏足跌如春妍他人不言

好獨我知可憐

杜牧詩鈿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裹春雲五陵年

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

溫飛卿錦鞋賦曰闌裏花春雲過月新耀粲織女之

東足嫵婉嫦娥之結鄰碧縵鉤鸞尾鳳頭鞵稱雅

舞履號遠遊若乃金蓮東昏之潘妃寶縵臨川之江

姬匍匐非壽陵之步妖蠱實苧蘿之施羅襪紅蕖之

豔豐跌縞錦之奇凌波微步瞥陳王既蹠蹠而容與

花塵香迹逢石氏倏窈窕而呈姿擎箱回津驚蕭郎

之始見李文明練恨漢后之未持重為系曰瑤池仙

子董雙成夜明簾額懸曲瓊將上雲而垂手顧轉盼

而遺情願綢繆於芳趾附周旋公綺楹莫悲更衣牀

而遺情願綢繆於芳趾附周旋公綺楹莫悲更衣牀

而遺情願綢繆於芳趾附周旋公綺楹莫悲更衣牀

而遺情願綢繆於芳趾附周旋公綺楹莫悲更衣牀



前棄側聽東晞佩玉聲 漢上題襟集

唐末宮中髻號鬪掃粧形如焱風散髮蓋盤雅墮馬

之類唐詩還梳鬪掃學宮粧獨立閒亭納夜涼試把

玉釵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 三安集

僖昭時都下競事粧脣婦女以此分研否其點注之

工名字差繁其畧有燕脂暈品石榴橋大紅春小紅

春嫩吳香半邊嬌萬金紅聖檀心露朱兒內家圓天

宮巧洛兒殷淡紅心腥腥暈小朱龍格雙唐媚花奴

樣子

五代宮中畫眉曰開元御愛曰小山曰五岳曰垂珠

焦氏雜錄

卷之七

二十七

日月稜曰分稍曰酒煙 月稜眉又名却月東坡詩成

新

瑩娘平康伎也玉淨花明尤善梳掠畫眉日作一樣

唐斯立戲之曰西蜀有十眉圖汝眉癖若是可作百

眉圖更假幾年當率同志為修眉史矣

周光祿諸伎掠髮用鬱金油傅面用龍消粉染衣以

沉香木月終人賞金鳳凰一隻 傳芳畧記

李後主宮嬪宵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

以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令宵娘以帛纏

脚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雲中回旋有凌雲

之態唐鎬詩蓮花中更好雲裏月常新為是作也 此

新聞

宋徽宗宮人衣裙多以麝香色為鏤金羅見元祐之

詩北去穹廬千萬里畫羅休鏤麝香金

食品

彭祖好和滋味善斟雉羹以事帝堯 王逸楚辭注

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來往婁護傳食五侯間各得

其歡心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為鯖世稱五侯鯖以為

奇味 西京雜記

虞仲善為滋味和劑皆有方法豫章王凝盛饌饗賓

焦氏雜錄

卷之七

二十八

王問今日肴羞寧有所遺否虞曰恨無黃領雁何曾

食疏所載也

世祖幸芳林園就虞侍中悰求扁米糲虞獻糲及雜

肴數十饗大官鼎味不及也上就虞求諸飲食方虞

秘不肯出上醉後體不快虞乃獻醒酒鱖鮮一方而

已

苻朗善識味會稽王道子為設精饌訖問關中之味

孰若於此朗曰皆好唯鹽味小生即問宰夫如其言

或人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恒半露問之亦驗又

食鵝炙知白黑之處咸試而記之無毫釐之差嘗者



符子數十篇

裴君宗仁泰書

衛倫過予言及於味稱魏故侍中劉子陽食餅知鹽  
生精味之至也予曰師曠識勞新易牙別淄澠子陽  
今之妙也定之何難倫因命僕取糧糗以進予嘗之  
曰麥也有杏李柰味三果之熟也不同于焉得兼之  
倫笑而不言退告人曰士安之識過劉氏吾麥杏時  
將發故糗以杏汁李柰時將發又糗以李柰汁故兼  
三味

玄髮春秋

李預得古人餐玉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  
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頗有麓黑者並篋盛以還至

焦氏類林

卷之七

二十九

而觀之皆光潤可觀預乃推七十枚為屑食之餘多  
惠人及死停尸數宿體色不變唇齒納珠因噓其口  
都無穢氣

王琚常飲牛乳色如處子

吳郡獻松江鱸魚煬帝曰所謂金齏玉膾東南佳味  
也

南都煙花記

隋虞孝仁性奢華伐遼之役以駱駝負圍盛水養魚  
以自給

韋陟廚中飲食之香錯雜人入其中多飽飫而歸語  
曰人欲不飯筋骨舒膏綠須入郇公廚

長安后記

李德裕奢侈每食一杯羹其費約錢三萬雜珠寶貝

玉雄黃朱砂煎汁為之三煎即棄其滓

段文昌丞相精饌事第中庖所榜曰鍊珍堂在塗號

行珍館家有老婢掌其法指授女僕四十年凡閱百

婢獨九婢可嗣法文昌自編食經五十卷時稱鄒平

公食憲章

清異錄

孫承祐在浙右嘗饌客指盤筵曰今日坐中南之蟾

蚌北之紅羊東之鰕魚西之棗栗無不畢備可謂富

有小四海矣

同前

金陵士大夫淵藪家事鼎鑪有七妙齏可照面餛飩

焦氏類林

卷之七

三十

湯可注研餅可映字飯可打擦擦臺濕麵可穿結帶

餅可作勸盞寒具嚼着驚動十里人

同前

子瞻邀劉器之參玉版和南至簾景寺燒筍食之器

之覺筍殊勝問何名子瞻曰玉版也此老師善說法

要令君得禪悅之味器之乃悟其戲為之大笑子瞻

為偈曰不怕石頭路來參玉版師聊憑柏樹子與問

釋龍兒

今齊東野語

蚺惟大蛇既洪且長采色駸映其文錦章石灰吞鹿

腹成癢瘡質饗嘉食是豆是鰻

南齊志

鮫之為魚其子既育驚必歸母還入其腹小則如之



大則不復

楊孚交州異物志

烏鰂八足集足在口縮喙在腹形類鞋囊其名烏鰂

喻波巽墨迷射水匿

萬震海物異名記

豬無筋魚無氣雞無髓蟹無腹皆物之稟氣不足者

不可多食

願生論

鹽食肴之將酒百藥之長

漢食貨志

蟹魚肥炙甚美諺云寧去累世宅不去蟹魚額

山海經浮玉山北望巨區若水出于其陰其中多蟹

魚子瞻詩知有江南風物否桃花流水鱖魚肥

鱖魚肥狹薄

而長髮一名刀魚太湖中鱖之

卷之七

主

扶柳縣東北有武陽城又北為博廣池池多名蟹佳

蝦蟇貢王朝以充膳府

十三州志

石蜜之滋甜於浮萍非蜂之類假石之名實出甘柘

變而逾輕

涼州異物志

酒茗

酒有若下謂烏程也九醞謂宜城也千日中山也蒲

桃西京也竹葉豫北也土窟春滎陽也石凍春富平

也燒春劍南也桑落陝右也烏孫國有青田核莫知

其木與實而核如五六升瓠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劉

章曾得二焉集實設之一核才盡一核又熟可供二

十客名青田壺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燧

三伏避暑於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以簪刺葉

令酒與柄通屈莖吸之薺氣清冽名曰碧筒酒予詩

日釀憶青田酒觴宜碧藕筒直須千日醉莫放一杯

空近時以黃柑醞酒號洞庭春色以糯米藥麴作白

醪號玉友皆奇絕者耳

蘇詩話

遂頓國有酒樹似安石榴米花汁停甕中數日成酒

瑤琨去玉門九萬里有碧草如麥割之以釀酒則味

如醇耐飲三合三旬不醒飲甜谿水隨飲而醒

朝異

綠冰出豫章康樂縣其間烏程鄉有酒官取水為酒

州記

卷之七

主

極甘美與湘東鄴湖酒年嘗獻之世稱鄴酒

感弘

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若不盡

浮之大白

說苑

蔡邕飲至一石常醉在路上臥人名曰醉龍

管輅頓仰三斗而清辯綺粲楊雄酒不離口而太玄

乃就

抱朴子

表紹辟鄭玄及去餞之城東欲玄必醉會者三百餘

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暮度玄飲三百餘杯而温克

之容終日無怠

高士傳



魏賈鏘有蒼頭常令乘小艇於黃河中接河源水以釀酒名崑崙觴芳味世中所絕西陽雜俎

河東人劉白墮善釀六月以罌貯酒暴於日中經一旬其酒不動飲之香美醉而經月不醒朝貴相餉踰

於千里以其遠至號曰鶴觴永熙中青州刺史毛鴻賓齋酒之番路逢盜賊飲之即醉皆被擒時游俠語

曰不畏張弓拔刀惟畏白墮春醪伽藍記

劉墮宿擅工釀採挹河流醞成芳酎懸食同枯枝之年排於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矣然香醕之色清白

若脩漿焉別調氛氳不與他同蘭薰麝越自成馨逸

焦氏類林 卷之七 三十一

自王公庶友牽拂相招者每云索郎有顧思同旅語

索郎反語為桑落也更為籍徵之雋句中書之英談

水經注孟萬年好飲喜酣暢愈多不亂桓宣武嘗問酒有何

好而卿嗜之孟答曰公但未知酒中趣耳嘉別傳

孔羣與親友書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麴蘖

事。

羊稚舒冬月釀常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酒速成而

味好

陶淵明得太守送酒多以春秋雜投之曰少延清歡

淵明別傳

魏肇稱徐君房年隨情少酒因境多

汝陽王璉家有酒法號甘露經四方風俗諸家材料

莫不畢具、

汝陽王璉取雲夢石甃泛春渠以蓄酒作金銀龜魚

浮沉其中為酌酒具自稱釀玉兼麴部尚書醉仙圖

羊侃不飲酒而好賓遊終日獻酬同其醉醒

唐玄宗置麴清潭砌以銀甃泥以石粉貯三辰酒一

萬車以賜當制學士史詳錄

种明逸至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日空山清寂聊以

焦氏類林 卷之七 三十四

養和因號雲谿醉侯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齊物

論

楊誠齋退居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曰椒花雨

管言余愛椒花雨甚於金盤露

茅山元符宮有蘇養直像自贊其上曰松風颼颼瘦

藤在手惟此白叟獨全於酒

孟佗以菖蒲酒一斛遺張讓即拜佗涼州刺史子瞻

詩云將軍百戰竟不侯伯良一斛得涼州

凡醉有所宜醉花宜晝襲其光也醉雪宜夜消其繁



也醉樓宜暑資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醉樓記  
孔明戒子書曰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  
而退此和之至主意未殫賓有餘倦可以至醉無致  
於亂

陶侃母湛氏賢明有法訓侃在武昌與佐吏從容飲  
燕常有飲限或勸酒可少進侃悽然良久曰昔年少  
曾有酒失慈親見約故不敢踰備別傳

毛文錫茶譜云茶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  
實如柝櫚蒂如丁香根如胡桃

陸鴻漸嘗為茶論說茶之功效并煎炙之法造茶具  
焦氏類林 卷之七 三

二十四事以都統籠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  
副雲路友議

茶有九難陰采夜焙非造也嚼味嗅香非別也膏新  
庖炭非火也飛湍壅滌非水也外熟內生非灸也碧  
粉縹塵非末也操艱攪遽非煮也夏興冬廢非飲也  
臧鼎腥甌非罌也陸羽茶經

王肅初入魏不食羊肉酪漿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

京師士子見肅一飲一斗號為漏卮後與高祖會食  
羊肉酪粥高祖怪問之對曰羊是陸產之最魚是水  
族之長所好不同並各稱珍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

莒小國惟茗下中與酪作奴高祖大笑因此號茗飲  
為酪奴洛陽伽藍記

隋文帝微時夢神人易其腦骨自爾腦痛忽遇一僧  
云山中有茗草煮而飲之當愈服之有效由是人競  
採掇讚其畧曰窮春秋演河圖不如載茗一車建康文

樂天入關劉禹錫正病酒禹錫乃餽菊苗整蘆服鮓  
換取樂天六班茶二囊以醒酒蠻陬志  
和凝在朝率同列進日以茶相飲味劣者有罰號為  
湯社

焦氏類林 卷之七 三六  
建人謂鬪茶為茗戰  
北苑焙茶之精者名白乳頭金蠟面

僧寺茗所曰茶寮  
覺林院志崇收茶三等待客以驚雷英自奉以萱草

帶供佛以紫茸香蓋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  
客赴茶者皆以油囊盛餘瀝以歸蠻陬志

蔡襄善別茶建安能仁院有茶生石縫間僧采造得  
茶八餅號石巖白以四餅遺蔡以四餅密遣人走京  
師遷王內翰禹玉歲餘蔡被召還闕訪禹玉禹玉命  
子弟於茶筒中選精品以待蔡蔡捧甌未嘗輒曰



此極似能仁石巖白公何以得之禹玉未信索貼驗之乃服

唐右補闕綦母旻性不飲茶著代茶飲序云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瘡氣耗精終身之害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

器具

黃帝巾机銘予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惕惕恐朝不及夕兢兢懍懍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

蚩尤為大霧軍士昏迷軒轅為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

劉氏外紀

焦氏類林

卷之七

三七

西域奇肱國能為飛車從風遠行湯時其國人以車乘西風至豫州湯破其車不以示民後十年東風至乃使乘車復歸其國在玉門之西一萬里

齊慶封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亾也

左氏春秋

記里鼓車一名大章車晉安帝時劉裕滅秦得之有木人執槌向鼓行一里打一槌

崔豹古今注

馮衍車銘曰乘車必護輪治國必愛民車無輪安處國無民誰與

古文苑

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而陶鑄之於昆吾是使羽

難雉乙卜於白若之龜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墟上乙

又言兆之繇曰饗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

九鼎成遷於三國

墨子

元鼎中汾陽得寶鼎即吾丘壽王所識之鼎高一丈

二尺受十二石雜金銀銅錫為之四面蛟龍兩耳能

鳴三足馬蹄刻山雲奇怪之象其文曰壽考天地百

祥臻侍山伏其靈海伏其異

梁虞荔鼎錄

蕭何為丞相鑄一鼎大如三石甕自表已功其文曰

紀功鼎亦是何自作署書體四足

同上

焦氏類林

卷之七

三八

王允字子師郭林宗見而器之允自鑄一鼎曰千里八分書

同上

魏武帝鑄鼎於白鹿山高一丈紀征伐戰陣之能古

文篆書四足更作鼎與太子名曰孝鼎刻古來孝子

姓名小篆書

同上

周穆王時西胡獻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滿杯刀切

玉如切泥杯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冥夕出杯於中

庭向天比明而水汁已滿於杯中也汁甘而香美斯

實靈人之器

東方朔十洲記

管仲曰割廬山發而出水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



劍戟 大戴禮

楚昭王臥寤而得吳王湛盧之劍問風胡子曰寡人  
卧寤而得寶劍不知其名是何劍也對曰此謂湛盧  
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劍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盤郢  
三曰湛盧魚腸已用殺吳王僚也盤郢以送其死女  
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  
逆理之謀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 吳越春秋  
肅宗嘗賜諸尚書劍惟三人特以寶劍自手署其名  
曰韓稜楚龍淵郢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時論者  
為之說以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

雋氏類林 卷之七

三十九

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 韓稜傳

劉曜隱居管涔之山夜中忽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  
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  
爛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背有銘曰神劍服御除  
眾毒雁逐服之劍隨時變為五色後曜為胡王 水經  
沈約為東宮官謝勅賜孟嘗君劍啓曰田文重氣狗  
名四豪莫及寶劍雄身故能威陵秦楚人高事遠遺  
物足奇謹加玩服以深存古也  
典韋容貌魁傑各冠三軍其所持手戟長幾一尋軍  
中為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手把雙戟八十斤 表

傳

蒲元性多奇思於斜谷口為諸葛武侯鑄刀三千口  
刀成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大金之元  
精命人於成都取江水蒲以淬刀言雜涪水不可用  
取水者得言不雜蒲以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者叩  
頭云於涪津覆水遂以涪水八升益之尋以竹筒納  
鐵珠滿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名曰神刀 太平御覽  
文曰南西卷縣夷帥范椎奴也嘗牧牛澗中獲二鯉  
魚化成鐵用以為刀刀成乃對大石嶂而呪之曰鯉  
魚變化冶成雙刀石嶂破者是有神靈進斫之石即

雋氏類林 卷之七

四十

瓦解

古人鑄刀以五月丙午取純火精以協其數故王粲  
銘曰相時陰陽制茲利兵 虞喜志林  
阮師之作刀七月庚午見金神於冶監之門教以水  
火之齊用陰陽之候取剛柔之和 物理論  
高祖與項羽戰於京索道於薄中羽追求之時鳩止  
鳴其上追之者以為必無人遂得脫及即位異此鳩  
故作鳩杖以扶老 水經注  
古鑑銘漢有善銅出丹陽和以銀錫清且明左龍右  
虎尚三光朱雀玄武順陰陽尚方作鑑真大好上有



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棗

何都巡出古鏡背龜紐以蓮葉承之左右彈琴仙八

一鳳凰對舞帶銘云對鳳凰舞鑄黃金帶陰陽各

有配日月恒相會白玉芙蓉匣翠羽瓊瑤帶同心人

心相親照心照膽保千春

庾信詩盤龍明鏡餉秦嘉辟惡生香寄韓壽

曹公作歌案臥視書六朝人作隱囊柔軟可倚又勝

歌案王維詩隱囊紗帽坐彈棊

魏武帝都鄴燕會文昌殿用漢儀設百華燈

劉表有酒器三曰伯雅仲雅季雅雅一作盃酒盃也

焦氏類林 卷之七

聖

李適之有酒器九品蓬萊盞海川螺舞仙盞瓠子卮

幌捲荷金蕉葉玉蟾兒醉劉伶東溟樣蓬萊盞上有

三山象三島注酒以山沒為限舞仙盞有關挾酒滿

則仙人出舞瑞香毬子出醜外 逢原記

鷓鴣水鳥黃喙長尺餘南人以為酒器也 即今之鷓鴣

益州記

偃家三寶有碧瑤栝紅蕤枕紫玉函

李廣與兄弟獵於宜山見臥虎射之一矢即殪斷其

頭為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為澠器示辱之也今

人作虎枕自廣始

洪崖先生欲歸河內舍人劉守璋贈先生楊雄鐵研

四皓鹿角枕

齊卞敬家無患枕贊云爰茲素朴名為吉始匠人製

斯以獻君子 無患木名程雅問櫬木曰無患何也曰

以此木為神極發之世人相傳以為器用厭鬼故曰無患

武帝於天泉池新製編魚舟形狹而短帝暇日常泛

之惟引劉之遊陸雲公到溉朱异

隋梁睿請伐陳文帝答詔曰陳國來朝未盡藩節若

命冰龍終當相屈蓋謂戰艦曰水龍

焦氏類林 卷之七

聖

赫連氏以百鍊之鐵為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

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各冠神都可

以懷遠可以柔通如風靡草威服九區 水經注

陶器始舜時三代迄秦漢所謂甃器是也近世不貴

金玉而貴銅甃遂有秘色甃器乃錢氏有國日越州

燒進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然陸龜蒙詩九秋風露

越甃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如向中宵承沆瀣共嵒中

散闕遺栝則越甸又非始錢氏 宋葉實筆衡

五明扇舜所作也既受堯禪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

輔故作五明扇秦漢公卿大夫皆用之魏晉非乘輿



不得用 古今注

石虎作雲母五明金薄莫難扇薄打純金如蟬翼二  
面彩漆畫列仙奇鳥異獸雲母帖其中彩色明徹虎  
出寺用此扇挾乘輿又有象牙桃枝扇或綠沉色或  
木蘭色或紫紺色或作薄金色 郭中記

子建九華扇賦序云昔吾先君常侍得幸漢桓帝賜  
方扇不方不圓其中結成文名曰九華

張融弱冠有名道士陸修靜以白鷺羽塵尾扇遺之  
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 歷代吟譜

慕容寶因燕樗蒲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樗蒲有神  
焦氏類林 卷之七 四三

豈虛語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廬於是三擲盡盧故  
云五木之祥 晉樂志

宋武帝節儉過人張妃房帳碧紗文幃三齊苜蓿五  
酸盤桃花米飯 梁崔祖思傳

長安巧工丁緩作卧褥香鑪一名被中香鑪為機環  
轉連四周而鑪體常平可置之被褥故以為名又有

九層博山香鑪縷為奇禽怪獸窮諸靈異皆自然運  
動 西京雜記

陶貞白有金鵲尾香鑪又珠林云吳興人費崇先少  
信佛法每聽經常以鵲尾鑪置膝前 皮日休詩鵲尾

李煜長秋周氏居柔儀殿有主香宮女其焚香之器  
曰把子蓮三雲鳳折腰獅子小三神卍字金鳳日嬰  
玉太古容華鼎凡數十種金玉為之

文具

養筆以硫黃酒舒其毫養紙以芙蓉粉借其色養研  
以文綾蓋齋乎隔塵養墨以豹皮囊貴乎遠濕 文房  
漢尚書令僕丞郎月賜赤管大筆一雙隃麋大墨一  
枚小墨一枚 漢官儀

張華撰博物志武帝賜于闐青錢研遼西麟角筆南  
越側理紙南人以苔為紙其理縱橫故名

陶侃獻晉帝牋紙三千枚墨二十九皆極精妙 文房  
庾易字幼簡表彖欽其風贈鹿角書格蚌盤蚌研白  
象牙筆并贈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遠亮昔聞巢許今  
觀臺尚易以連理几竹翹書格報之

子邑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  
窮神盡意妙物遠矣邈不可追 齊蕭子良與王僧虔

開元二年賜宰相張文蔚楊涉薛貽寶相枝各二十  
龍鱗月研各一寶相枝斑竹筆管也花點勻密紋如

兔毫鱗石紋似之月硯形似之歛產也

張永善隸書又多巧思紙及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承



表啓輒執卷咨嗟自嘆供御者不及

宋書

大公筆銘云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

茂務用反出

陰謀

崔豹曰蒙恬以枯木爲管以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毫非今之竹兔也

製筆之法策者居前毳者居後強者爲刃與者爲輔參之以絲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而試直中繩勾中鈎方圓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曰筆妙

韋其筆經

筆揭云圓如錐捺如鑿只得入不得却言縛筆要緊

焦氏類林

卷之七

四

一毛出卽不堪用

柳公權帖云近蒙寄筆深慰遠情但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更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齊則波掣有憑管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潤自由

漢末一筆之匣雕以黃金飾以和玉綴以隨珠文以弱翠非文犀之楨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翰

傅子

右軍筆經云諸郡毫惟中岫兔肥而毫長可用先用人髮杪數十莖雜青羊毛并兔毳裁令齊平以麻紙

裏枝根令治次取上毫薄薄布柱上令柱不見又云昔人用琉璃象牙爲管重則贖美近有人以綠沈漆竹管及鏤管見遺錄之多年斯可愛玩詎必金寶雕琢然後爲貴乎

元帝爲湘東王時好文學著書常紀錄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或金銀雕飾或用斑竹爲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用銀管書之文章瞻逸者以斑竹管書之

梁書

司空圖隱於中條山芟松枝爲筆管曰幽人筆當如是

晉書

焦氏類林

卷之七

四六

趙光逢薄游襄漢濯足谿上見一方輓類碑上題字云髡友退鋒郎功成鬢髮傷冢頭封馬鬣不敢負恩光獨孤貞節立軀後積土如益微有苔蘚葢好事者瘞筆所在

清異錄

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帛故天下咸稱蔡侯帛

蔡倫傳

江寧縣有帛官署齊高帝造紙所也嘗造疑光紙賜

王僧虔一云銀光

丹陽記

元和之初薛濤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不欲長賸乃狹



小之蜀中才子既以為便後減諸牋亦如是特名曰薛壽牋

真數錄

元和中元植使蜀營伎薛壽造十色彩牋以寄元植於松花紙上寄詩贈壽蜀中松花紙雜色流沙紙彩霞金粉龍鳳紙近年皆廢惟十色綾紋紙尚在元微之聞薛壽名因表使見焉微之矜持筆研壽走筆作四文贊其畧曰磨潤色先生之腹濡藏鋒都尉之頭引書煤而黥黯入文圃以休休微之驚服段成式與溫庭筠詩序云予在九江造雲藍帑輒送五十枚詩云二十六鱗充信使數番猶得寄相思

焦氏類林

卷之七

四七

陸龜蒙魚牋詩向日乍驚新繭色臨風時辨白萍文好將花下承金粉堪送天邊詠碧雲

舒雅才韻不在人下一日得海螺甚奇宜用滑紙以簡獻於韓熙載云海中有無心斑道人往詣門下書材糙澁逆意可使道人馴之即證發光地菩薩以竹稍甘露和天南星漬帑一宿裁之刀去如飛

寶飾

鄭虔為廣文博士學書病無帑知慈恩寺有柿葉數屋遂借僧居止取紅葉學書歲久殆遍  
陸雲與兄機書云一日上三臺曹公藏石墨數十萬

斤云燒此消復可用然煙中人不知今之二  
唐李超易水人與子廷珪亾至歙州其地多松  
居以墨名家

聞見錄

晁叔用嘗作李廷珪墨詩君不見江南星官有諸奚老超尚不如廷珪後來承晏頗秀出喧然父子名相齊百年相傳紋破碎彷彿尚見蛟龍背電光燭天星斗昏雨痕倒海風雷晦却憶當季清暑殿黃門侍立才人見銀鉤灑落桃花牋牙牀磨拭紅絲硯同時書畫三萬軸二徐小篆徐熙竹御題四絕海內傳秘府毫芒惜如玉君不見建隆天子開國初曹公受詔行

焦氏類林

卷之七

四八

掃除王侯舊物人今得更寫西天貝葉書

李廷珪藏墨訣曰贈爾烏玉珠泉清硯須索避暑懸

葛囊臨風度梅月

盧杞與馮盛遇於道各携一囊杞發盛囊有墨一枚杞大笑盛正色曰天峰煤和針魚腦入金谿子手中錄離騷古本比公日提綾文刺三百為名利奴願當孰勝已而搜杞囊果是三百刺

大唐雜記

真松煤遠煙自有龍麝氣世之嗜者如滕達蘇浩然  
呂行甫暇日晴煖研墨水數合弄筆之餘乃啜飲之

仇池筆記



延安石油以為煙墨松脂不及唐詩二郎山下雪紛  
紛石煙多於洛陽塵

蜀人景煥博雅士也志尚靜隱卜築玉壘山下茅堂  
花樹足以自娛嘗得墨材甚精止造五十團曰以此  
終身墨印文曰香壁陰篆曰副墨子

子瞻云未知一生當着幾兩屐吾有嘉墨七十枚而  
猶求取不已不近愚邪石昌言言李廷珪墨不許人  
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肝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  
而墨故無恙李公擇見墨輒奪卿相間抄取殆逼近  
有人從渠來云懸墨滿堂此亦通人之一蔽也

焦氏類林 卷之七

墨紋如履皮磨之有油暈者一二兩可染三萬筆成老伯墨

端谿硯水中者石色青山半者石色紫山頂者石尤  
潤如豬肝色者佳若匠者識山之脉理鑿一窟自然  
有圓石青紫色者琢而為硯其直千金謂之子石硯

蘇易簡硯譜

端谿硯有三種曰巖山曰西坑曰後磨石石色深紫  
觀手而潤叩之清遠有青綠圓小鳩鵲眼乃巖石其  
次色赤呵之乃潤鳩鵲眼色紫紋漫而大乃西坑石  
其下青紫色向明側視有碎星光點如沙中雲母乾

而少潤謂之後磨石西坑硯三當巖石之一後磨石  
三當西坑之一魏泰東軒筆錄

端石出端谿色理榮潤本以子石為上子石者在大  
石中生蓋精石也而流俗傳訛遂以紫石為上又以  
貯水不耗為佳有鸚鵡眼者為貴歐文忠公硯譜

歛硯出龍尾谿其石堅勁大抵多發墨故前世多用  
之以金星為貴其石理微猶以手摩之索索有鋒芒  
者尤佳余少時得金星礦石尤堅而發墨然世亦罕  
有

蔡君謨言端石瑩潤惟有芒者尤發墨歛石多鋸惟  
賦理者特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

研名曰龍尾研金星研羅紋研娥眉研角浪研松文  
研豆研皆出歛州而金星尤佳曰紅絲研黑角研黃  
玉研褐色研紫金研鵲金黑玉石研皆出山東紅絲  
為唐彥猷作自號天下第一子石研鸚鵡眼綠綠環  
出端州他如吉州紫石研淄州黃金研金雀石研青  
州熟鐵研石末研萬州磁洞石研懸崖金星石研相  
州銅雀瓦硯南劔州魯水研宿州藥石研洮州綠石  
研絳州角石研虢州澄泥研歸州大陀石研登州駝  
基島石研不可勝數然皆出歛縣端州下矣

焦氏類林 卷之七



李賀紫石研歌端州石匠巧如神露入磨刀割紫雲  
紗帷畫睡墨花春輕漚漂沫松麝薰

丁寶臣知端州製綠石研送王介甫謂之玉堂新樣  
介甫以詩報之云玉堂新樣世爭傳况以蠻谿綠石  
鑄嗟我長來無異物愧君持贈有新篇久埋瘴霧看  
猶濕一取春波洗更鮮還與故人袍色似論心於此  
亦同堅

端執精曰紫潤無聲者欵執精曰鉅而膩理者然而  
殫極受用莫如後山其詩曰書生活計亦酸寒斷甑  
半瓦寧求備 宋高似孫研等

焦氏類林

卷之七

五十二

典籍

劉向校勘以來子歆為七略大凡萬三千二百六十  
九卷王莽焚燒之後王允收而西者僅七十餘乘道  
遠復棄其半荀勗分經史子集為四部大凡九千九  
百四十五卷西晉李兌以勗舊部校之在者三千一  
十四卷宋謝靈運造四部目凡四千五百八十二卷  
王儉造目錄萬五千七十四卷齊王亮造書目萬八  
千一十卷梁任昉文德殿所藏二萬三千一百六卷  
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殿書歸江陵凡十餘萬卷周  
師焚之宋武所收四千卷後周書目八千增至萬卷

周武平齊僅至五千卷唐滅隋魏鄭公蓋收圖書載  
以船經砥柱沒十之七八大凡八萬六千九百六十  
六卷見在三萬六千七百八卷開元中四部目錄凡  
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卷

一曰偏記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名璫言五曰郡事  
六名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十曰都邑  
簿

班固博學有俊材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劉向校  
秘書每奏事游以選受詔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  
秘書之副時書不布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

焦氏類林

卷之七

五十三

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 班固叙傳

班彪家有賜書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雲以

下莫不造門 叙傳

張華雅愛書籍身死之後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於  
机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肇虞撰定官書皆  
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華

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 張華傳

任昉博學於書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  
多異本卒後武帝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勸其書目官  
無者就其家取之



小酉山上石穴中有書千卷相傳秦人於此學因留之故梁湘東王云訪酉陽之逸典荆州記

孫蔚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蔚為辦衣食蔚

常景不事產業衣食取濟而已耽愛經史若遇新異之書不問價貴賤以必得為期

宋次道家書皆校讐三五遍世之藏書以次道家為善本住在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多僦居其側以便於借置故也當時春明宅子僦直比他處常高一倍東都事畧

焦氏類林

卷之七

五十三

曹曾積石為倉以藏書名曹氏書倉拾遺記

杜元凱與子貺書曰知洪頗欲念學令同還車到副書可案錄受之當別置一宅中勿復以借人

柳氏序訓云余家昇平里西堂藏書經史子集皆有三本一本紙墨籤束華麗者鎮庫一本次者長將隨行披覽又一本次者後生子弟為業

杜暹家藏書皆自題跋尾以戒子孫曰請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教嚮及借人為不孝

倪若水藏書甚多列架不足疊窻安置不見天日子弟直日看書借書者先投束修羊唐餘錄

凡書冊以竹漆為糊逐葉微攤之不惟可以久存字畫兼紙不生毛百年如新此宮中法也白氏金鑑

温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萬餘卷公晨夕所閱雖累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嘗謂其子公休曰賈豎藏貨且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間視天氣晴明日即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羣書其上以暴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啓卷必先視几案淨潔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嘗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漬及亦恐觸動其腦每至看竟一版即側右手大指面視其沿

焦氏類林

卷之七

五十四

而覆以次指面然而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帙每見汝輩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圖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汝當志之梁谿漫志

聲樂

晉平公鑄為大鍾使工聽之皆以為調夫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為調夫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鍾之不調也臣竊為君恥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鍾之不調也呂紀

燕有黍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氣至鄒衍別錄左思賦寒谷豐黍吹律以煖之



隋文帝取律呂實葭灰以候氣問於牛弘對曰灰飛半出為和氣全出為猛氣不出為衰氣

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三年不成成連云吾師方子

春今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

留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之刺船而去旬時不返

伯牙延望無人但聞海水洞湧山林杳冥愴然歎曰

先生移我情矣乃援琴而歌水仙之操曲終成連回

刺船迎之而還伯牙遂為天下妙矣樂府解題

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

何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人悲耳急張

焦氏類林 卷之七 五五

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之官安能

無悲乎說苑

祝牧與妻偕隱作琴歌云天下有道我黻子佩天下

無道我負子戴

蔡邕性沉審志好琴道嘉平中入清谿訪鬼谷先生

故居山五曲曲有靈迹邕每一曲制一弄三年曲成

出呈馬季良王子師董皆歎異之

蔡琰中郎將邕之女聰惠秀異年六歲父夜鼓琴絃

絕琰曰第二絃父故斷一絃問之琰曰第四絃父曰

偶得之耳對曰吳札觀風知興亡之因師曠吹律識

南風不競由此言之何足不知蔡琰別傳

嵇康嘗遊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

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辨因索琴彈

之而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

不言其姓字

鄭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

為得當時以為絕妙

宋世有嵇元榮羊蓋並善鼓琴云得戴安道之法柳

吳興惲特盡其妙齊竟陵引為法曹參軍特被賞狎

王嘗置酒有謝太傅鳴琴在側以授吳興吳興彈為

焦氏類林 卷之七 五五

雅弄竟陵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

今辰豈止當世稱奇足可追蹤古烈

王彥伯嘗至吳郵亭維舟理琴見一女子披帷而進

取琴調之聲甚哀彥伯問何曲答曰此曲所謂楚明

光也惟嵇叔夜能為此聲自此以外傳者數人而已

彥伯欲請受女曰此非豔俗所宜惟巖棲谷隱可以

自娛耳鼓琴且歌歌畢止於東榻遲明辭去吳均續

段由夫携琴就松風澗響之間曰三者皆自然之聲

正合類聚羊曇節以金縷羊要之曲終不去金微變

趙師字耶利善鼓琴貞觀初獨步上京嘗云吳聲清



宛若長江廣流綿綿徐逝國士之風蜀聲躁急若激浪奔雷亦一時俊快

李龜年嘗至岐王宅聞琴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聲主人入問之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揚州薛滿

洛中董氏蓄雷琴一中題云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古無人蹤惟石嵯峨狀其聲也其外漆下隱有朱書云洛水多清泚崧高有白雲聖朝容隱逸時得詠南薰此詩今見宋之問集中

車谿贊上人言嘗與其徒月夜登閣聽江貫道鼓琴

焦氏類林 卷之七 五七

貫道信手忘言曲盡其妙於是據琴而弗彈坐客莫不自失超然得意於絲桐之表隆茂宗乃畫為據琴圖

馬周上言令金吾每街隅懸鼓夜擊以止行李被盜

竊時人遂呼為鞞鞞鼓也有道人裴修戲為詞曰遮莫鞞鞞鼓須傾滿滿杯金吾若相問報玉山頽

靈異小錄

李長吉步虛詞鳳皇三十六碧天高太清元君夫人

賜雲語冷風颯颯吹鶴笙

九靈簫仙人吹以自娛聲聞四十里

太平廣記

海錄

唐天后時李嗣真聞東夷三曲一遍授胡琴彈之無

一聲遺忘

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者老云蔡邕所製也初邕辟難江南宿於柯亭之館以竹為椽邕仰盼之曰良竹也取以為笛音聲獨絕傳之至今

李舟好事嘗得村舍煙竹截以為笛堅如鐵石以遺

李牟牟吹笛天下第一嘗月夜泛江與舟吹之寥亮逸發俄有客立於岸呼船請載既至請笛吹之其音清壯山石可裂牟平生未嘗見及入破呼吸盤辟而此笛應指粉碎客散不知所之

國史補

燕昭王時廣延國獻二舞女其舞曲一名紫塵言體輕與塵霧相亂也一日集羽言宛轉若羽毛之從風也

王于年拾遺記

閩中有渝水賓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為漢前鋒陷陣銳氣喜舞高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令樂人習學之今所謂巴渝舞也

華陽國志

高帝戚夫人善鼓瑟擊筑帝常擁夫人倚瑟而弦歌畢每泣下流連夫人善為翹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侍婦數百皆習之後宮齊首高唱聲入

雲霄

西京雜記



漢宮人麗娟善歌體弱始不勝衣常唱迴風曲庭葉  
翻落如秋 洞冥記

羊侃性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

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着鹿角爪長七寸

儻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中舞又

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救齊歌人王

娥兒時東宮亦齊歌者屈偶之並妙盡奇曲一時無

對 唐人楊柳枝詞記

閻丘冲好音樂侍婢不釋管絃出入乘四望車 荀綽

充州

夏侯亶性節儉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數

十人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樂時呼簾為夏

侯妓衣

高陽王美人徐月華善彈箏箏能為明妃出塞之歌

哀聲入雲聽者成市後與衛將軍原士康為側室徐

語士康云王有二姬一名修容一名豔姿並蛾眉皓

齒紫貌傾城修容能為綠水歌艷姿善舞鳳舞並愛

傾後室寵冠諸姬士康聞此遂常令徐鼓綠水么鳳

之曲焉 伽藍記

河間王琛有婢朝雲善吹篪能為團扇歌壘上聲琛

為秦州刺史諸羌外叛屢討之不下琛令朝雲假為  
貧嫗吹篪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涕迭相謂曰何為

棄墳井在山谷為寇也即相率降秦民語曰快馬健

兒不如老嫗吹篪 同上

李新聲邯鄲人李巖女也太和中張谷納之長大妍

麗豐足又能傳故都聲以牽課人擢沮有時涼曉哀

轉歷歷見趙家之遺臺老樹雖驚離弔往之懷不能

多也雅為谷所愛目曰新聲

熏燎

武帝元封中起方山館招諸靈異乃燒天下異香有

沉光香有精祇香明庭香金磬香塗魂香 洞冥記

吳孫亮寵姬有異香歷年彌盛百浣不歇名曰百濯

香

劉季和性愛香嘗如廁還輒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

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席

三日香坦曰醜婦效顰見者必走公欲坦遁去耶季

和大笑 襄陽記

南陽宗少文嘉遯江湖之間援琴作金石弄遠山皆

與之同聲其文獻足以追配古人孫茂深亦有祖風

當時貴人欲與之遊不得乃使陸探微畫像挂壁觀



之聞茂深閉閣焚香作香饋之時謂少文大宗茂深  
小宗故傳小宗香云

中宗朝韋武間為雅會各携名香比試優劣各曰闔  
香韋温挾椒塗所賜常獲魁

昭宗嘗賜崔胤香一黃綾角約二兩酷烈清妙焚豆  
大許亦終日旖旎御題曰刀圭第一香清異錄

李璟保大七年召大臣宗室赴內香燕凡中國外夷  
所出以至和合煎飲佩帶粉囊共九十二種江南素  
所無也

後唐龍輝殿安假山水一鋪沉香為山阜薔薇水蘇  
焦氏類林 卷之七 六十一

合油為江池荅藿丁香為林樹薰陸為城郭黃紫檀  
為屋宇白檀為人物方圍一丈三尺城門小牌曰靈  
芳園

徐鉉遇月夜露坐中庭蕪佳香一炷所親私號伴月  
香

沈香腦麝四合加以棋楠羅合榧子滴乳蠶甲九味  
相合分兩停勻煉蔗漿合之其香絕塵境而助清興

洞天清錄

山林窮四和香以荔支殼甘蔗滓乾柏葉黃連蘇焚  
又加松毬棗核梨核皆妙

虞伯生與朱萬初帖云深山高居爐香不可缺退休  
之久佳器之絕人為取老松柏之根枝葉實其擣治  
之斫風防羸酥之每焚一丸亦足助清苦今年大雨  
時行土潤溽暑特甚萬初致石鼎清畫香空齋蕭寒  
遂為一日之借良可喜也

釋知足嘗云吾身鑪也吾心火也五戒十善香也安  
用沈檀箋乳作夢中戲。

攝養

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已自取也夫寢處不  
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家語

莊子曰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  
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智乎故人之所畏者衽席  
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戒者過也

呂覽曰尊酌者眾則速盡萬物之酌大貴之生者眾  
矣故大貴之生常速盡非徒萬物酌之也又損其生  
以資天下之人而終不自知功雖成乎外而生虧乎

內耳不可聽目不可視口不可食

呂覽曰年壽得長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畢數  
之務在乎去害何謂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鹹

五者充形則生害矣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



接神則生害矣大寒大熱大燥大濕大風大霖大霧  
七者動精則生害矣

仲長統昌言曰夫屈者以夫伸蓄者以夫虛內者以  
夫外也氣宜宣而過之體宜調而矯之神宜平而抑  
之必有失和者矣夫善養生者得其和鄰臍二寸謂  
之關關者所以關藏呼吸之氣稟授四體也故氣長  
者以關息氣短者其氣稍升其脉稍促其神稍越至  
于以肩息而舒其神稍專至于以關息而氣衍矣故  
道者常致氣于關是謂要術

崔寔箴曰動不肆動靜不妄逸有疾歸天醫無能恤  
焦氏類林 卷之七 六十三

太上防疾其次萌芽腠理不蠲骨髓奈何

劉子云目愛綵色命曰伐性之斤耳樂淫聲命曰攻  
心之鼓口貪滋味命曰腐腸之藥鼻悅芳馨命曰薰  
喉之煙身安輿駟命曰召蹶之機

有饑即食食勿令飽百味未成熟勿食五味太多勿  
食腐敗閉氣之物勿食手常摩擦皮膚溫熱去冷  
氣久坐久立久勞久役皆宜戒也此是調理形骸之  
法形堅則氣全 天隱子

亢倉子云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  
福全

唐隱士絡耕道堂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於右  
唐書有云多記損心多語耗氣心氣內損形神外耗  
初雖無覺久且為弊

天清地寧人物營營名利奔迫喜怒哀爭思永厥壽  
彌喪其生何不寡欲端守爾精 搜神記

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視多則鏡昏聽多則牖閉  
面者神之庭髮者腦之華心悲則面焦腦減則髮素  
精者體之神明者身之寶勞多則精散營竟則明消  
續博物志

應璩詩昔有行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  
焦氏類林 卷之七 六十四

鋤禾莠往拜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詞室內  
姬龕醜二叟前致詞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詞暮臥  
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

抱朴子云槐子服之補腦令人髮不白而長生  
瘦肩吾常服槐實年九十餘日看細書鬚髮皆黑 梁書

柳公度年八十九或問之曰吾不以脾胃暖冷物熟  
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氣海常溫耳 唐書

明宗不豫馮道人問疾道言寢膳之間尤宜調謹因  
指御前果實曰如食桃不康他日見李思戒  
江南李昇問道士王棲霞何道可致太平棲霞對曰



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國家今陛下尚未能去飢嗔飽喜何論太平宋后自簾中稱歎以為至言

郭尚賢嘗云服餌導引之餘有二事乃養生大要梳頭浴脚是也尚賢每夜先髮後脚方寢自曰梳頭浴

脚長生事臨臥之時小太平

周天祐嘗言冬至夜子時梳頭一千二百以贊陽出滯使五臟之氣終歲流通名神仙洗頭法

益眼者無如磁石以為盆枕可老而不昏寧王宮中多用之豐寧傳

草木

焦氏類林

卷之七

六十五

文命咸得俊父在官則朱草生郊尚書中候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於地則華萃感按祥瑞圖雙蓮為萃

成王之時有二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大幾滿車長

幾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

秀意者天下殆同一也比幾三年越裳氏重九譯而

至獻白雉於周韓詩外傳

漢武帝幸雍得奇木枝旁出複合上異之終軍曰眾

枝內附示無外也殆將有削左衽而蒙化者漢書

湛方生連理木頌曰相彼神奇遠見徵祥同根連柯

本枝俱昌皇基增構靈祚維長運隆周室道均三王

不顯奕世休風載揚

南荒有地日草日中三足鳥欲下食此草義和馭之

以手掩鳥目西望傳

南海有草叢生如藤蔓土人視其節以占一歲之風

每一節則一風無節則無風名曰知風草廣志

太初二年東方朔從西邶國還漢得風聲木十枚實

如袖實風吹枝如玉聲因以為各有武事則如金革

之響有文事則如琴瑟之響上以枝賜人有疾者枝

汗出死者枝則折昔老聃在周世七百年枝未汗偃

佗生於堯時三千年枝未折上以枝賜朔朔曰臣見

焦氏類林

卷之七

六十六

枝三過枯死而復生里語曰年未半枝不汗此木乃

五千年一濕萬歲一枯縉雲之世生於阿閣間也洞

鍾火山有艸武帝思李夫人東方朔獻一枝帝懷之

即夢見夫人號懷憂草洞前

懷憂草替帝之季女名曰瑤姬精魂化草實為靈芝

媚而服之則與夢期襄陽耆舊傳

物類志曰護門草出常山取置戶下或過其門者

草必叱之一名百靈草王筠寓直詩霜宮槐風驚護門

莊子槐生五日而鬼目十日而鼠耳



百益一損者棗一益百損者梨

木子之大者有積石山之桃實焉大如十斛籠玄中

漢武帝園一名樊川一名禦宿有大梨如升落地則

破取者以布囊盛之名含消梨

胡桃本生西兗外劉樸內柔甘質如古賢欲以奉貢

鈕沿母峇 吳國書

黃金山有柟樹一年東邊榮西邊枯一年西邊榮東

邊枯年年如此張華所云交讓樹者此是也潯陽記

陸機與弟書張騫為漢使外國十八年得塗林塗林 安石

卷之七 六七

堅石榴賦紅豔內豔頰牙外標似華燈之映翠幙

若丹瓊之厠碧瑤

宋武帝戲馬臺梨花讚曰嘉樹之生於彼山基開榮

布彩不雜塵緇

桐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邊有六葉從下敷一葉為

一月閏則十三葉小者即知閏何月也不生則九州

異君通甲。宋人四六稱桐之 葉十三黃楊之厄一寸

王宴為員外郎父普曜齋前柏樹忽成梧桐論者以

為梧桐雖有棲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宴後果不能

終齊書

李衡字叔平為丹陽太守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

遣十人於武陵龍陽洲上作宅種柑千樹臨死勅兒

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

責汝衣食歲上一疋絹亦足用矣及樹成得絹數千

疋襄陽記

王甲從北來詣謝公公問北方何果最勝答云桑椹

最佳公問可比江東何果甲云是黃柑之流公曰君

乃爾妄語甲不欲受妄語之名乃買駿馬候熟時馳

取數十枚奉公公食之以為美語甲曰此味乃江東

所無君何近比黃柑

卷之七 六八

劉孝標送橘啟云南中橙甘青烏所食始霜之旦采

之風味照座擘之香霧噴人皮薄而味珍脉不粘膚

食不留滓甘踰萍實冷亞冰壺可以熏神可以茗鮮

可以漬蜜東坡詩香露 霏霏欲與人

檳榔樹皮似青桐節如桂竹下本不大上枝不小調

直亭亭千萬若一森秀無柯端頂有葉仰望渺渺如

插叢蕉於木杪風至獨動似舉羽扇之掃天稽含南 方草木

檳榔實南游之奇觀子既非常木亦特奇大者二圍

高者九丈葉聚樹端房棲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外



其擢穗似黍其綴實似榭其反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概其中空其外勁其屈如覆虹其伸如繩繩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傾下不斜稠直亭亭千百若一步其林則寥朗庇其陰則蕭條可以長吟可以遠想俞益期與

韓康伯農

何遜作揚州法曹解舍有梅花一株遜吟咏其下後居洛思之再請其任抵揚州花方盛開遜對花彷徨終日不能去梁書

袁豐居宅後有六株梅歎曰煙姿玉骨世外佳人恨無傾城笑耳張洞林桂林志

焦氏類林

卷之二

六十九

新羅國多海紅即淺紅山茶而差小自十二月開至二月與梅同時一名茶梅劉仕亨詩小院猶寒未暖時海紅花發晝遲遲半深半淺東風裏好似徐熙帶雪枝

梁使徐君房與魏使陳昭各言方物昭問君房葡萄味何如橘柚答曰津液奇勝芬芳滅之君房曰金衣素裏見包作貢向齒自消良應不及

蒲桃藤蔭地幅員十丈仰視若帷蓋焉其房實磊落紫瑩如綴號為草龍珠帳

夫興山中有一樹類竹而有實似莢狀鄉人見之以

問陸澄澄曰名洛如花郡有文士則生張寶就印錄

竹根曰鞭以鞭行時八月為春二三月為秋凡百穀皆以始生為春成熟為秋竹譜

蓬山有浮雲之幹葉青莖紫子如大珠有青鸞集其上風吹竹折聲如鍾磬之音拾遺記

江寧縣慈姥山生竹作簫笛有妙聲自伶倫采竹嶸谷其後惟見於此俗呼曰鼓吹山王襄洞簫賦所稱即此丹陽記

梁簡文修竹賦玉潤桃枝之麗魚腸金母之名

羅浮山第三十一嶺半是巨竹皆七八圍長一二丈

焦氏類林

卷之七

七十一

葉若芭蕉謂之龍鍾竹南越志

天門山角上各生一竹倒垂拂拭謂之天帝盛弘之荆州記

方鎔隱天門山以搜欄葉拂書號曰無塵子高士壽

蕭瑀陳叔達於龍昌寺看李花相與歎李有九標曰香雅細淡潔密宜月夜宜綠鬢宜白酒承平舊管

天寶初安西道進娑羅枝狀云此樹不庇凡草不止惡禽如得託根長樂權穎建章布葉垂陰比月中之丹桂連枝接影對天上之白榆

張九齡荔枝賦柿何稱於梁侯梨何幸於張公白樂天荔枝圖曰荔枝生巴陝間形狀團團如帷蓋



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如蒲桃核如琴軫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瓢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如醴酪大畧如彼其實過之如離本枝一日色變二日香變三日味變四五日外香色味盡去矣

石門巖即松林也南臨石門澗澗中仰視之離離如駢塵尾號塵尾松西嶺松如馬鬣又葉五粒者名五粒松服之長生廬山記

名山記松有兩鬣三鬣五鬣者言如馬鬣形又李賀有五粒小松歌新香幾粒洪崖飯

鮮于伯機嘗於廢園中得怪松一株移置所居齋前

焦氏類林 卷之七 呼為支離叟朝夕撫翫以為適 硯莊雜記

天街兩畔槐木俗號槐衙曲江池畔多柳亦號柳衙中朝故事

李固言未第前行古柳下聞有彈指聲固言問之曰

吾柳神九烈君已用柳汁染子衣矣果得藍袍當以

棗餽祠我未幾狀元及第二峰集

杏多實不蟲者來年秋禾善五木者五穀之先欲知

五穀先視五木擇其本盛者來年多種之萬不失一也師曠占術

師曠云歲欲豐甘草先生謂齊歲欲苦苦草先生謂

蘆歲欲惡惡草先生謂水藻歲欲旱旱草先生謂蒺藜歲欲雨雨草先生謂藕歲欲病病草先生謂艾欲流流草先生謂蓬

呂氏春秋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俱其熟也欲相扶

葶蘆死於盛夏款冬花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燄春秋繁露

甬城東南有蒲臺秦始皇東遊海上於臺下蟠蒲繫馬至今蒲歲生縈委若有繫狀似水楊可以為箭箭記

焦氏類林 卷之七 鄭玄教學處有草如薤而細俗謂康成書帶 三齊記

將離贈芍藥芍藥一名可離相招贈文無文無一名當歸欲忘人之憂贈丹棘丹棘一名忘憂欲蠲人之

忿贈青裳青裳一名合歡又有折柳贈行折梅寄遠見古今 屈軼指佞 帝休不愁 芍藥養性 見博

注董子 見王 甘棗不惑 發蒙記 樹有長生 中記

本有無患見纂 異文

菊一名更生一名日精一名女華 埤雅曰鞠如聚金鞠而不落故字從鞠花大氣香莖紫者為甘鞠花此日精也其葉可羹其花可釀其囊

一書二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 36 版反內



可枕其實可仙

魏文帝與鍾繇書九月律中無射言羣木庶草無有射地而生惟芳菊紛然獨非非夫含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餐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

子建宜男花頌草號宜男既曄且貞其貞伊何惟乾之嘉其曄伊何綠葉丹花光采晃曜配彼朝日君子耽樂好和琴瑟固作螽斯惟立孔滅福齊太姒永世克昌曹子建集

焦氏類林

卷之七

七十三

那悉茗茉莉花皆胡人自西國移植於南海南人憐其芳香競植之陸賈南越行紀云南越之境五穀無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者緣自胡國移至不隨水土而變與夫橘化為枳異矣彼之女子以綵絲穿花心以為首飾補合南方草木狀。那悉茗即素馨。張隱素馨詩細花穿弱縷盤向絲。

廣東劉王女素馨冢上生白花因其名亦名素馨宋傅伯成詩昔日雲鬟鎖翠屏只今煙冢伴荒城香魂斷續無人問空有幽花獨擅名  
宋良嶽八芳草曰金蛾曰玉蟬曰虎耳曰鳳尾曰素

馨曰渠那曰茉莉曰含笑茉莉佛書翻譯集云木利日變華堪以飾髮洛陽名園記作林屬王十朋作於荆洪景廬作未麗皆以已意名之

王維以黃磁斗貯蘭蕙養以綺石累年彌盛汗漫錄杜荀鶴舍前椿樹生芝草明年及第以漆彩飾之安几硯間號科名草

懷素居零陵庵東郊治芭蕉巨帶幾數萬取葉代紙而書號其所曰綠天菴曰種紙厥後道州刺史追作綠天銘

瓜之所出以遼東廬江燉煌之種為美有烏瓜有魚瓜有龍蹄有羊髓大如斛出涼州陽城御瓜有青登之名大如三升魁廣志心

洞冥記有龍肝瓜長一尺花紅葉素生於水谷所謂水谷素葉之瓜海涯勝覽

靺鞨國西瓜一枚用二人舉之海涯勝覽隱侯竹園詩寒瓜方臥壟秋菰正滿陂紫茄紛爛熳綠芋鬱參差

諸葛出師令軍中所至種蔓菁云有六利一曰蔓菁一曰須一曰菘蕪一曰葑蓰見爾雅春食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在宋時三蜀江陵人猶呼諸葛菜樹木有直根有蔓根直根曰根曼根曰根固其根則

焦氏類林

卷之七

七十四



生長深其根則視久 韓非子

淮南子槐榆與楸柚合為兄弟有苗與三危同為一家

季直方嘗第果實各如貢士者以綠李為首楞梨為副櫻桃為三甘子為四葡萄為五或薦荔支曰寄舉之首范曄以諸香品時輩侯朱虛撰百官本草皆此類也 國史補

唐永徽中魏郡人王方言於河灘上拾得一小樹栽之及長乃林檎也實大如小黃瓠色白如玉間以硃點味非常美進高宗種于苑中以為朱柰又名五色

焦氏類林 卷之七 七十一

林檎上賜方言階文林郎又名文林果 冷聞記  
譙周異物志文章草贊曰文章作酒能成其味以金買草不言其貴即五加皮王屋山人王常云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滿車又東華真人以五加為金玉之香草見煮石經

宋王微茯苓讚曰皓苓下居彤紛上蒼中狀雞鳧具客龜蔡神伴少司保延幼艾終志不移柔紅可佩

鳥獸

軒轅時有鳳皇集不食生蟲不履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巢於阿閣或鳴於庭其雄自歌其雌自舞 竹書紀年

天老曰國安其主好文則鳳皇居之國亂其主好武則去之今鳳皇翔於東郊而樂之其鳴音中夷則與天相副

鯨服牛相士乘馬臘作駕三人皆帝堯臣 世本

周公歸政於成王天下太平制禮作樂鳳凰翔庭成王援琴歌曰鳳皇翔兮于紫庭予何德兮以感靈賴先王兮恩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 尚書中候

孔子夢芻兒捶麟傷左足兒曰吾為赤松子見一禽如麕羊頭一角其末有肉孔子束薪覆之麟向孔子蒙其耳吐書三卷孔子精而讀之 孝經古契

麟牡鳴曰遊聖牝鳴曰歸和夏鳴曰扶幼秋鳴曰養

焦氏類林 卷之七 七十六

羽山之北有鳥曰青翟聲如鍾磬世語曰青翟鳴時

太平 拾遺記

齊景公渡沈之河鼃銜左驂沒之眾皆惕古冶子於是拔劍從之邪行五里逆行三里至於砥柱之下乃鼃也左手持鼃頭右手挾左驂燕躍鵠涌而出仰天大呼水為逆流三百步觀者皆以為河伯也 搜神記

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歸秦王不聽謬為令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丹仰天歎息烏即

頭白馬即生角秦不得已而遣之 燕丹子



秦始皇有七名馬一追風二白兔三躡影四追電五飛翾六銅雀七晨鳧古今注

漢文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之駿馬也一澤雲

二赤電三絕羣四逸驃五紫燕驪六綠螭七龍子

八驎駒九絕塵號九逸西京雜記

初天子發書易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

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

宛馬曰天馬張騫傳

馬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

式還上之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國

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

難近世西河子輿明相馬法子輿傳儀長孺長孺傳

丁君都君都傳楊子阿臣管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

輒有驗效臣愚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

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

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

詔立馬於魯班門更名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韉中

帛氏口齒謝氏脣鬚王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為

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

以為名馬式焉

佳氏類林

卷之七

七十七

襄陽記匡廬山一地穴漢時曾有數百匹馬出因名

馬穴吳陸遜亦知此穴出馬得數十匹梁元帝答齊

國雙馬書曰名重桂條形圖柳谷襄陽地穴近求未

易滇池水裏遠訪尤難

曹洪與魏武帝所乘之馬名曰白鶴時人諺曰憑空

虛躍曹家白鶴拾遺記

孫堅於西華失利被鎗墜馬臥草中軍衆分散不知

堅所在堅所騎驄馳還營踏地嗚呼將士隨驄於草

中得堅吳書

苻堅為慕容冲所襲堅馳馬墮澗追兵幾及計無由

出馬踟躕臨澗垂鞵與堅不能及馬又跪而授馬

堅攀之得登岸西走廬江異苑

王湛兄子濟性好馬而所乘馬駿駛意甚愛之湛曰

此雖小駛然力薄不堪苦近見督郵馬當勝此但養

不至耳濟取督郵馬穀食十數日與湛試之湛未嘗

乘馬卒然便馳騁步驟不異於濟而馬不相勝湛曰

今直行車路何以別馬勝否唯當就蟻封耳於是就

蟻封盤馬果倒踏其僞識乃爾鄧粲音紀

王武子好馬非馬不行正旦則柳葉金障泥上元則

滿月鞦韆清明則剪水鞭重午則籠嬌鞍中秋則玉櫛

佳氏類林

卷之七

七十八



枹絡頭重陽則蟬兒鐙春秋社則塗金鞍冬至則斷風鐙除日則藥王鞍每節則飼馬以明紗豆薔薇草

馬齋記

貞觀中骨利幹遣使獻良馬十匹太宗號為十驥一勝霜白二皎雪驄三凝露驄四懸光驄五決波驄六飛霞驄七發電赤八流金驄九翔麟紫十奔虹赤又為文以叙其事

天寶中大宛進汗血馬六匹一曰紅叱撥二曰紫叱撥三曰青叱撥四曰黃叱撥五曰丁香叱撥六曰桃花叱撥上乃製名曰紅輦曰紫玉輦曰平山輦曰凌雲輦曰飛香輦曰百花輦

代宗時范陽貢馬額高九寸身被五花紋號九花虬後以賜郭子儀

馬生下墮地無毛行千里尿舉一脚行五百里鬮筋豎者千里膝如團麴千里三軍莫逐但知所發不知所宿一云蹄團如麴

薛公者長安善相馬者也於邊郡求得駿馬騎以入市去來人不見也後勞問之因請觀馬翁曰諸卿無日不足示也

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朔時在旁曰

是固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殺人一當死天下聞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有急以鹿觸之三當死帝默然赦之

郭舍人曰客從東方且歌且行不從門入踰我園牆遊戲中庭上人殿堂擊之拍之死者穰穰格鬪而死主人不傷是何物東方朔曰利喙細身晝匿出昏嗜肉惡煙指掌所捫臣朔愚戇名之曰蚊舍人詞窮不免脫禪

孝武坐未央前殿東方朔執戟階旁屈指獨語上從殿上見呼問之對曰殿後柏樹上有鵲立枯枝上東

向而鳴使視之果然問何以知之對曰風從東方來鵲尾長傍風則傾背風則屢必當順風而立是以知之

董仲舒下帷講誦有客來詣舒知其非常客又云欲雨舒戲之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則是鼯鼠客遂化為老狸

楊雄方言物無偶曰特獸無偶曰介傳曰澤有麋介有鳥九尾孔子與子夏見之人以問孔子曰鷓也子夏曰何以知之孔子曰河上之歌云鷓兮鷓兮逆毛

衰兮一身九尾長兮



韋山張顥為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稍下墜地  
爭取之化為一圓石推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  
印顥以上聞藏之秘府顥後官至太尉

長安有張氏者晝獨處室有鳩自入止於對牀張惡

之披懷祝曰鳩爾來為我禍邪止承塵為我福邪入

我懷鳩飛入懷以手探之不知所在而得金帶鉤焉

遂寶之自是子孫盛昌

孔愉字敬康少時得一龜放於餘不谿中龜中路左

顧者數過及後以功封餘不亭侯鑄印而龜左顧更

鑄猶如此印師以聞愉悟取而佩焉累遷尚書左僕

射贈車騎將軍

愉別傳

異苑曰任城魏肇之初有雀飛入其手占者以為封

爵之祥

大中中孔溫裕因直諫貶郴州有鵲喜於庭見孫拜

之飛去墜下方寸紙上有補闕字未幾徵還果有此

拜

都區寶者後漢人居父喪鄰人格虎虎走趨其廬中

即以蓑衣覆藏之鄰人尋迹問寶寶曰虎豈有可念

而藏之乎此虎後送禽獸以助寶祭由是知名

安成

記

漢宣城郡守封邵忽化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因  
去不復來時人語曰無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  
逆異記

虎行以爪圻地卜食觀奇偶而行今人畫地卜者曰  
虎卜虎死

周永昌中涪州多虎有獸似虎而絕大逐一虎噬殺

之錄奏檢瑞應圖曰酋耳也不食生物遇虎則殺之

同前

宋丞相范文穆公好談虎構軒曰說虎

曰州留者其實火牛蒼毛豕身用若擔毛衛護其犢

與虎為讐

與虎為讐

桂陽太守李叔堅為從事家有犬人行家人言當殺

之叔堅曰犬馬喻君子犬見人行效之何傷頃之狗

戴叔堅冠走家大驚叔堅曰誤觸冠纓挂之耳狗又

於竈前畜火家益怔營叔堅復云兒婢皆在田中狗

助畜火幸可不煩鄰里此有何惡數日狗自暴死家

卒無纖芥之異

齊廣寧王孝珩嘗畜一犬守外人不得趣近孝珩每

射令其取箭亦解呼召左右牽衣而進

鄭氏婚物贊曰羊者祥也然則婚之有羊自漢始

未

始



鈕滔母與從弟書曰省爾譏我以養鵠乃戒以衛懿之禍斯言惑矣吾未之取衛懿之子民無後車之載鵠有乘軒之飾禍敗之由由乎失所乃若開圖匪於靈囿沃池矩乎神沼文魚躍於白水素鳥翔乎神州豈非周文之德大雅所修哉夫嘉肴旨酒非不美也夏禹盛以陶豆殷紂貯以玉柸而此聖以興彼愚以滅蓋置之失所如其無失來難何施乎鵠字古通衛濟川養六鶴日以粥飯啖之三年識字濟川檢書皆使鶴銜取之無差金城記

鶴陽鳥也稟金火之氣以生三年頂赤七年善飛又

焦氏類林 卷之七

八十三

七年十二時鳴六十年藜毛生泥不能汗一百六十年雌雄相視而孕一千六百年不食而胎生仙人之騏驎也其相以長頸修竦則善鳴龜背鼈腹則善舞餽經

表藏機有三鳥大類黃鶴每翔空中呼之即至能令授人語謂之傳言鳥

符堅建元十二年高陵縣民穿井得大龜三尺六寸

背文負八卦古字堅如石作池養之車類秦書

龜千歲具五色額上兩骨起如角解人言浮出蓮葉之上或在叢著之下抱朴子

徐鉉博通今古時象斃取膽不獲鉉曰於前左足求之果得召問鉉對曰象膽隨四時在足今方二月故知之

峽中猿鳴清山谷其響泠泠不絕行者歌之曰巴東三峽猿鳴悲後鳴三聲淚沾衣宜都山川記

謝靈運遊名山記云觀挂猿下飲百臂相連

孫恪妻袁氏到端州峽山寺持碧玉環獻僧曰此是院中舊物齋罷有猿數十聯臂下高松袁氏惻然題壁曰無端變化幾湮沈剛被恩情役此心不如遂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詩畢化老猿而去續世說

焦氏類林 卷之七

八十四

唐昭宗播遷隨駕有弄猴者猴頗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供奉羅隱詩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緋是也朱梁篡位取此猴令殿下起居猴望見全忠徑趨其所跳躍奮擊全忠殺之幕府燕閒錄

程伯淳遊山山僧云宴元獻南來獼猴滿野戲為一絕云聞說獼猴性頗靈相車來便滿山迎鞭羸到此何曾見始覺毛蟲亦世情程遺書

戴顓春攜雙柑斗酒人問何之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破砭詩腸鼓吹汝知之乎高隱外書

釋道賁聞蟋蟀曰時聞此聲足代簫管



荆州玉泉寺近青谿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玉泉交  
流中有白蝙蝠千歲之後體如白雪蓋飲乳水而長  
生也 李太白集

山雞自愛其色終日映水目眩則溺死

山都形如崑崙奴通身生毛見人輒閉目張口如笑

好在深澗中翻石覓蟬噉之 鄧德明在唐康記

海陽巨蠲其殼專車 及家書

呂亢守台州命工作蠲圖凡十二種一曰蟪蛄二曰

撥棹三曰擁劍四曰彭蠡五曰竭朴六曰沙狗七曰

望潮八曰倚望九曰石蠅十曰蚌江十一曰盧虎十

焦氏類林 卷之七

二曰彭蠡又有黃甲龜鼈蟬蟻在海中龜鼈島較

江東云蟹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任其

所之蚤夜曹沸指江而奔漁者緯簫承其流而障之

名曰蟹斷 陸龜蒙蟹志

蟹鵲眼鱸足蛭腦蝟腹其介類拳丁其螯類執鉞生

於濟鄆者其色紺紫產於江南者其色青白 傳胘

蔡山人隱鍾山養鼠數千頭呼來即來遣去即去言

語狂易時謂之謫仙

劉向雁賦云順風而飛以助氣力銜蘆而翔以避矰

繳

雁銜蘆而捍網牛結陣以卻虎 尸子

鶴雀羣繞旋飛謂之鶴井必有風雨 西陽雜俎

獬廌見闔不直者觸之窮音見不直有煦之均是獸

也其好惡不同故君子以獬廌為冠小人以窮音為

名

影鵝池北有鳴琴之苑伺夜雞隨鼓節而鳴從夜至

曉一更為一聲五更為五聲亦曰五時雞

田饒言雞有五德文武勇仁信是也陸機言蟬有五

德文清廉儉信是也

鹽鐵論以所不睹而不信若蟬不知雪也

焦氏類林 卷之七

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 史記

李筌注陰符經至禽之制在氣憤然不解忽夢鳥衣

人教之云玄龜食蟒飛鼠斷猿狼蟲嚙鶴青要食虎

皆以小制大在氣不在形 雲笈友議

鵲巢知風之所起獺穴知水之高下暉目知冥陰諧

知兩 淮南子

鷓鴣能救水故宿水而物不害鳩能巫步禁蛇啄木

遇蠹以嘴畫字成符而蠹自出鵲有隱巢木鷲鳥不

能見燕銜泥避戊巳日則巢固而不傾鶴有長水石

故能於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欲奪之則銜



其中續博物志

雉善聽狼善視狐善疑駱駝善知泉象善知地虛實

澣布以灰濯錦以魚洗金以鹽草木子

龍珠在頷鮫珠在皮蛇珠在口鼈珠在足魚珠在眼

蚌珠在腹埤雅

龍易骨蛇易皮麋鹿易角蟹易螯造化權輿

象退齒犀退角麝退臍皆輒蕪覆自珍也埤雅

五雀六燕飛集於衡衡適平一雀一燕而異處則雀

重而燕輕九章算術

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淮南子

信氏類林

卷之七

八七

鷓鴣之信不如鷹周周之智不如鴻

北魏崔劼曰鵲巢避風雉去惡政乃是鳥之一長狐

性多疑猶性多豫可謂獸之一短

變化論云鷺目成而受胎鶴影接而懷卵鴛鴦交頸

野鵲傳枝

禽經云鶴以怨望鴟以貪顧雞以嗔睨鴨以怒雀以

猜瞿燕以狂眈鶯以喜嚙鳥以悲啼鷓以饑鳴鶴以

繁唳梟以凶叫鴟以愁嘯晰視也

抱朴子雞有專棲之雄蟻有兼弱之智蜂有攻寡之

計

虎善十狸善搏鶴善符鶴善舞雞善鬪鸞善歌鸚鵡

善言鳩善步罌鴛善畫印鷓鴣善勅蝶善祝

蛇蟠向王鵲巢避歲燕伏戊巳虎奮衝破乾鵲知來

猩猩知往日札

千歲之雉入海為蜃百年之雀入江為蛤千歲龜龜

能與人語千歲之狐起為美女千歲之蛇斷而復續

千歲之鼠而能相卜搜神記序

春分之日鷹變為鳩秋分之日鳩變為鷹時之化也

故腐草之為螢也朽葦之為葦也稻之為蟹也麥之

為蚘蝶也自無知化為有知而氣易也鶴之為麀也

信氏類林

卷之七

八八

蛇之為鼈也蝮之為蝦也不失其血氣而形性變也

應變而動是謂順常苟錯其方則為妖怪搜神記序

黃魚化為鸚鵡泡者大者如斗身有刺化為豪猪沙

魚之斑者化為虎倦遊雜記

鳥反哺仁也雉憫胎義也蜂有君禮也羊跪乳智也

雉不再接信也譚子化書

鳥飛及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蟄翔水各哀其所

生淮南子

蠶食而不飲二十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二十日而

蛻蟬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礬石而死蠶食而



不飢魚食已菽而死鼠食之而肥類不可必推淮南子  
重耳奔齊見蜘蛛布網曳蠅執豸而食之謂鬻犯曰  
此蟲也智之薄者夫人之有智而不能廓垂天之綸  
布絡地之網以供方丈之御是曾不如蜘蛛之智也

馬聾蟲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况人乎淮南子

驢服鹽車上太行漉汁洒地白汗交流中坂遷延負

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而慕之

驥於是俯而噴仰而鳴聲造於天忻伯樂之知己也

國策

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梟  
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  
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說苑

國策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蹄而去虎之情

非不愛其蹄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蹄而害七尺之軀

者權也陳琳檄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  
蹄壞地在手則壯士斷其節

馬仙理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則復為用矣齊和

張乖崖蠅賦曰觸類冉冉朋飛薨薨竊臙而蠱芳筵

豫登當是之際無不我憎疑奸人之魂佞人之魄漚  
變不散托蠅寄跡不然者何以變白為黑變黑為白  
所以恣其點染所以遂其讒慝

雜阿含經有龜被野干所包藏六而不出野干怒而  
捨去佛告諸比丘當如龜藏六自藏六根魔不便

東都有人養鸚鵡以其慧甚施於僧僧教之能誦經

往往架上不言不動問其故對曰身心俱不動為求

無上道及其死焚之有舍利唐書

誌公斑鳩偈曰人言斑鳩拙我道斑鳩巧一根兩根  
柴便是家緣了

焦氏類林

卷之七

九十一



焦氏類林卷之八

建業焦 竑弱疾輯  
王元貞孟起校

仙宗

黃帝書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沖虛子

真誥曰富貴淫麗是破骨之斧鋸載罪之舟車

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

十四人已在佛經故撰得七十可以多聞博識者遐

觀焉劉子政列仙傳

焦氏類林

卷之八

十一

赤松子神農時為雨師服水玉能入火自燒至崑山

上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

去又黃初平亦號赤松子顏師古漢書注

周宣王時郊聞採薪者行歌云巾金巾入天門呼長

精吸玄泉鳴天鼓養泥丸時人莫能知之老君曰此

活國中人其語秘矣斯皆修習無上正真之道也列仙傳

漢初有四五小兒戲於路中一兒歌曰著青裙入天

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莫知唯張子房知之乃往拜

焉曰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僊人得道昇天當揖金

母而拜木公也自非沖虛登真之子莫知其津矣西

母傳

漢武帝間居未央殿有人乘白雲車駕白鹿冠芙蓉

冠曰我中山衛叔卿也神仙服食經

李克馮翊人自言三百歲荷草畚負五岳真圖而至

武帝禮待之號負圖先生洞冥記

漢張苾女名麗英面有奇光不照鏡但對白紈扇如

鑑焉長沙王吳芮聞其異質來聘女時年十五聞芮

來登金精山仰卧被髮覆石鼓下人謂之死芮使人

往視之忽紫雲鬱起遂失女所在石上留歌一首石

焦氏類林

卷之八

二

鼓石鼓悲哉下土自我來觀民生實苦哀哉世事悠

悠我意我意不可辱兮王威不可奪余志有鸞有鳳

自舞自歌凌雲歷漢遠絕塵羅世人之子其如我何

暫來期會運往即乖父兮母兮無傷我懷

茅盈咸陽人得道隱句曲邦人稱茅君山盈二弟衷

為五官大夫西河太守固為執金吾各棄官渡江求

兄於東山後咸得仙道太上命固治丹陽句曲山東

治常良山盈為司命真君東嶽上卿內法既融外教

坦平爾乃風雨以時疾厲不起父老歌曰茅山連金

陵江湖據下流三神乘白鶴各在一山頭佳雨灌畦



稍陸田亦復周妻子保堂室使我無百憂白鶴翔青天何時復來遊君內傳

元封元年七月七日王母乘紫雲輦駕五色斑麟降漢宮東向坐遣侍女迎上元夫人云比不相見四千餘年劉徹好道適來觀之夫人可暫來否帝問上元何真也曰是三天真皇之母上元之官俄而夫人至可年二十餘頭作三角髻餘髮散垂至腰帝拜夫人曰汝好道乎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常舍于榮衛之中雖慕長生亦自勞耳王母設膳于漢武命王子登彈八音之璈董雙成吹

焦氏類林

卷之八

三

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鐘許飛瓊鼓震靈之簧阮靈華拊五雲之石范成君擊洞陰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

漢黃門郎程偉好黃白術娶妻方氏偉常從駕無時衣妻請致兩絹絹無故至前偉按枕中鴻寶作金不成妻即因爐中水銀出囊中藥少許投之即成金偉大驚曰道在汝處而不早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須由命偉乃日夜說誘之賣田宅以供美食衣服猶不肯告偉偉乃與其侶謀欲杖方氏方氏輒知之曰傳道必當得人如其人雖道路相遇當傳之非其人雖寸

斷而支解終不傳也偉逼之不止妻乃發狂裸而走以泥自塗卒乃尸解去

琴高浮游冀州二百餘年後入碭水中乘赤鯉魚來出留一月復入水去列仙傳。新漢江城海。所遊。琴高之所。靈。所。靈。

漢匡俗字子希少以孝弟著委心學道遊諸名山至覆笥山頂有湖周數里多靈草異物有石燕春秋時

能羣飛湖旁有石井及小石笥笥藏玉牒記名山福地及得道人姓名真仙通鑑

王烈入河東抱犢山得一石室室中有兩卷素書讀之不知其字不敢取頗諳十數字形體歸書之以示

焦氏類林

卷之八

四

嵇叔夜叔夜盡知其字於是將叔夜往識其徑分明了了往至失石室所在烈竊語弟子曰叔夜不應得道故也

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康皆疑而為石乃歎曰叔夜志趣非常而輒不

遇命也

葛稚川束髮從師老而忘倦紬奇冊府總百代之遺編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秘術謝浮榮而損雜執賤尺寶而惜分陰游德樓真超然方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唐子西嘗贊之云江左日陋無復德輝翔而不集



翩然南飛鄧嶽細兒處仲餘黨豈有識知亦復瞻仰  
吾緣內丹遂居羅浮豈以嶽故而議去留所就者大  
寧卹其小吾與嶽遊如狎鷗鳥

葛仙公嘗于西峯石壁上石曰中搗藥因遺一粟許  
有飛禽遇而食之遂得不死至今夜靜月白風清之  
時其禽猶作丁當杵臼之聲名之曰搗藥鳥有仙人  
琴高聞仙公得道自東海跨雙鯉來訪仙公與之酣  
飲既醉高臥白雲間酒醒雙鯉化為石矣仙公乃以  
雙鶴贈之跨之而還石至今存

稚川居羅浮時鮑靚為南海太守以道術見稱嘗行

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食之與稚川善常往來

山中或遇論至達旦乃夫人見其來門無車馬獨雙

燕來或怪而問之則雙履也 羅浮圖志

鮑靚以女妻葛洪靚後還丹陽卒葬于石子岡後遇

蘇峻發棺無尸但有大刀而已賊欲取刀聞冢左右

有兵馬聲顧之驚駭棺中刀訇然有聲若雷震之者

眾賊奔走賊平之後收刀別葬之 甯城集仙錄

陶貞白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

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觀白日不覺為 遠矣

陶貞白曰仙障有九名居其一使吾不白日昇天蓋

三朝有浮名乎

貞白荅朝士書云至哉嘉訊豈蒙生所辨試言之質  
像所結不過形神形神合時則是人是物形神若離  
則是靈是鬼非離非合佛法所攝亦離亦合仙道所  
依今問以何能而致此仙是鑄鍊之事極感變之理  
通也當埏埴為器之時是土而異於土雖燥未燒遇  
濕猶壞燒而未熟不久尚毀火力既足表裏堅固河  
山可盡此形無滅假令為仙者以藥石鍊其形以精  
靈瑩其神以和氣濯其質以善德解其纏眾法共通  
無礙無滯欲合則乘雲駕龍欲離則尸解質化不離

不合則或存或亡于是各隨所業修道進學漸階無

窮教功令滿亦畢寂滅矣

扈謙精易卦嘗在建康筮一卦百錢日限錢五百以

三百供母二百飲酒并施貧乏五百足一卦千錢不

為也晉海西公旦出見赤蛇蟠御床俄爾失地詔謙

筮卦謙曰晉室有磐石之固陛下有出言之象海西

曰可消伏否曰後年有大將北征失利應損三萬人

此災可消後桓温北征敗績還石頭城乃廢海西立

簡文桓温妾產桓玄時至艱謙筮曰公第六間馬塔

壞竟便產當是男兒聲氣雄烈震動四海温贈錢三

萬

萬

萬

萬

萬

萬

萬



十萬夫人亦贈三十萬謙辭無容錢處温不聽後仍  
筮卦養母温錢日以醉客不問識與不識一日母亡  
謙辭酒家許氏云因緣盡矣安葬而去不知所之數  
日許氏家人於落星路邊見謙卧地始謂其醉捉手  
引牽惟空衣無尸云謙居金陵攝山今寺碑北望荒  
村扈謙卜筮之宅是也  
孫真人著大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  
疾得仙道何者割棄塵累懷賴陽之風所以因禍而  
取福也

孫思邈四言詩曰取金之精合石之液列爲夫婦結

焦氏類林

卷之八

七

爲魂魄一體混沌兩精感激河車覆載鼎候無惑共  
鑪烈火烘燄翕赫煙未及點燄不假碧如畜扶桑若  
藏霹靂姹女氣索嬰兒聲寂透出兩儀麗於四極壁  
立幾多馬馳一驛宛其死矣適然從革惡點善遊情  
回性易紫色內達赤芒外射熠若火生乍疑血滴號  
曰中還退藏於密霧散五內川流百脉骨變金植顏  
駐玉澤陽德乃敷陰功乃積南宮度名北斗落籍  
蜀道觀中鑿井得一碑有隱士言是漢時陰真人鍊  
丹法後雜著於子玉碑其文曰有物有物可大可久  
采乎蠶食之前用乎火化之後成湯自上而臨下夸

父處中而見受氣應朝光功參夜漏白英聚而雪懸  
黃酥凝而金醜轉制不已神趣鬼驟金歎玉歎六年  
上壽無著於文訣之在口

忠州辛都山仙都觀朝金殿西壁有天成四年人書  
陰長生真君詩三章其一曰維予之先佐命唐虞爰  
逮漢世紫芝重紆予獨好道而爲匹夫高尚素志不  
事王侯貪生得生亦又何求超跡蒼霄乘飛駕浮青  
要乘翼與我爲仇入火不灼蹈水不濡逍遙太極何  
憂何慮遊戲仙都顧閔羣愚年命之逝如彼波流奄  
忽未幾泥土爲儔馳走索死不肯暫休其二曰予之

焦氏類林

卷之八

八

聖師體道知真昇騰變化松喬爲鄰維予同學一十  
二人寒苦求道歷歷十年中多怠惰志行不堅痛乎  
諸子命也自天天不妄授道必歸賢身投幽壤何時  
可還嗟爾流俗富貴所牽神丹一成升彼九天壽同  
三光何但億千其二曰維予垂髮少好道德棄家隨  
師東西南北委放五經避世自匿二十餘年名山之  
側寒不遑衣飢不遑食思不敢歸勞不敢息奉事聖  
師承悅顏色面垢足胝乃見哀識遂傳要訣恩深難  
測妻子延年咸享無極黃白旣成貨財千億役使鬼  
神玉女侍側予得度世神丹之力



子晉鸞飛古洛川金桃再就賀郎仙三清樂奏嵩高丘  
下五色雲屯御苑前朱頂舞迎低絳節青鬟歌對駐  
香駢誰能白晝相悲哭太極光陰一百年賀郎各自  
真飛昇而去

開元中文靖天師與司馬承禎赴千秋節齋中夜行  
道畢隔雲屏各就枕斯須忽聞小兒誦經聲玲玲如  
金玉響天師躡步窺之見承禎額上有小日如錢光  
耀一席逼而聽之乃承禎腦中聲也天師歎曰黃庭  
云泥丸九真皆有房方圓一寸處此中又云左神公  
子發神語其此之謂乎

焦氏類林

卷之六

九

女真焦靜貞泛海詣蓬萊求師至一山見道者指曰  
天台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真良師也靜貞  
還詣承禎求度未幾上昇嘗降謂薛季昌曰先生得  
道高於陶都水當為東華上清真人

許宣平唐睿宗景雲中隱城陽山南塢結菴以居顏  
若四十許人輕健行疾奔馬時負薪賣于市擔上常  
挂一瓢及曲竹杖每醉行騰騰以歸吟曰負薪朝出  
賣沽酒日西歸借問家何處穿雲入翠微邇來三十  
餘年或施人危急或救人疾苦城市中人多訪之不  
見但覽菴壁題詩曰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

翫明月閑歌飲碧泉樵人歌隴上谷鳥戲巖前樂矣  
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其詩甚多常于驛路傳舍所到  
處輒題之天寶中李白東遊經傳舍覽詩歎曰此仙  
人詩也詰之得宣平之實白于是遊新安屢訪之不  
得見乃題詩菴壁曰我吟傳舍詩來訪仙人居煙嶺  
迷高跡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杖空躊躇應化  
逾天鶴歸當千歲餘宣平歸菴見壁詩又吟曰一池  
荷葉衣無盡兩畝黃精食有餘又被人來尋討着移  
菴不免更深居其菴後為野火燒之莫知宣平跡  
洞賓因隨雲房同憩一肆中雲房自起執炊洞賓忽

焦氏類林

卷之八

十

欲昏睡枕案遑假夢以舉子赴京狀元及第始自州  
縣小官擢朝署由是臺諫給舍翰院秘閣郎曹從棠  
諸清要無不備歷升而復黜黜而復升前後兩娶寡  
家女婚嫁蚤畢孫甥振振簪笏滿門如此幾四十年  
最後獨相十年權勢熏炙忽被重罪籍沒家資分散  
妻孥流於嶺表一身孑然窮苦憔悴立馬風雪中方  
此浩歎恍然夢覺雲房在傍炊尚未熟笑曰黃梁猶  
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驚曰君知我夢邪雲房曰子  
適來之夢升沉萬態榮悴多端五十年間一頃耳得  
不足喜喪何足憂且有覺而後知此人間世其大



夢也洞賓感悟知宦途不足戀因求度世術

宿州天慶觀有神仙題詩二絕于五星門扉之上俗

傳云呂先生神篆其詩曰秋景蕭條葉亂飛庭松影

裏坐移時雲迷鶴駕何方去仙洞朝元失我期又曰

肘傳丹篆千年術口誦黃庭兩卷經鶴觀古壇槐影

裏悄無人跡戶長扃後為人刮去墨迹猶存乃知非

常人書也

譚峭每行歌曰線作長江扇作天靴鞋拋向海東邊

蓬萊信道無多路只在譚生拄杖前

藍采和常衣破藍衫六銜黑木腰帶一脚着靴一脚

焦氏類林

卷之八

十一

既夏則衫內加絮冬則臥雪中氣出如蒸每行歌城

市乞索持大拍板常醉踏歌老少皆隨看之善諧謔

人問應聲答之笑皆絕倒似狂非狂踏歌云踏踏歌

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光一擲梭古人

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難更羨朝騎鸞鳳到碧落暮

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輝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嵯峨

詞多率爾而作人莫之測以錢與之繩穿拖行或散

失亦不廻顧或見貧人即與之或與酒家後踏歌濛

梁酒樓有雲鶴笙簫聲忽然輕舉于雲中擲下鞦韆

腰帶拍板冉冉而去其鞦韆衫等旋亦亡

許碯醉吟日聞苑花前是醉鄉踏翻王母九霞觴羣

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

馬自然貌醜臚鼻禿鬚大口飲酒石餘醉臥即以拳

入口人有疾病告之折薪草呵而與食無不差者嘗

吟曰昔日曾隨魏伯陽無端醉臥紫金牀東君謂我

多情賴罰向人間作酒狂後往梓州上昇葆光錄

婺州有僧入山見一人古貌巾褐騎牛手執鞭光鑠

日色扣角而歌曰靜居青隱裏高嘯紫煙中塵世連

仙界瓊田前路通僧揖之不應馳步趨之不及望赤

松而去同上

焦氏類林

卷之八

三

襄漢隱者躬耕數畝因古冢為亭往來題詩甚富一

日柱間得一絕相傳呂公作也冢上為亭鬼莫噴冢

頭人即冢中人憑欄莫起存亡意除却虛空總是塵

西谿叢書語

張公諫布衣時希夷先生一見奇之公曰願分華山

一半席可乎先生曰於公固可及別去贈以毫褚公

解其意曰是將嬰我以世務後果登第名動天下將

赴劔南有詩寄先生云性愚不肯林泉住剛有清流

擬致君今日星馳劔南去回頭慚愧華山雲及還又

寄詩云兒童不慣錦衣榮見我東歸夾路迎不免隔



谿高士笑天真，喪盡得虛名。

熙寧間江寧縣句容簿，失其姓名，至茅山遇道人高

坦，披髮跣足，與簿劇談飲酒，終日書一詩留別而去。

莫知所之，巖下相逢，不忍還狂歌醉酒，且盤桓仇香

莫問神仙事，天上人間總一般。

雍孝聞蜀人崇寧間廷對，力詆時政，闕失，尋授右列

卒，不仕，浪迹山林，遇異人，得道政和末，變姓名為道

士，入內說法，徽宗謂其得林靈素之半，因賜姓木更

名，廣莫竟不知其為孝聞也。孝聞嘗自詠云：百萬人

中隱，一身深如勺水，在滄溟獨醒，自負賢人酒天闊。

焦氏類林 卷之八

難尋處，士星照影自憐，湖水碧高吟，贏得蜀山青城

南老樹，如相問，不枉翻空過洞庭。采谿謏志

徐節孝遊仙詩，匆匆朝罷九重天，便按蓬萊御紫煙

趨得蟠桃花下宴，鼓簫諸部約三千，鳳節霓旌擁萬

神，五雲車騎駕龍鱗，腰間獨佩黃金錄，元是瑤宮第

一人，琳瑯宮殿本無塵，猶跨青鸞踏紫雲，怪得曉來

天色淡，海霞都在玉妃裙，洞中一覺春風夢，落盡桃

源萬樹花，竈上丹砂尋不見，騎鶴誤入阿誰家。

釋部

漢明帝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博問羣臣，通人傅

毅對曰：臣聞天竺有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

光，殆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

遵等十二人，之六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

臺石室。年子

佛國五精舍：一給孤園，二靈鷲山，三獼猴，江四菴羅

樹，五竹林園。韋應物詩：萬木叢雲出，香閣西連碧澗林。

支道林曰：間與何驃騎期，當為合八關齋，以十月廿

二日集，同意者在吳縣土山墓下，三日清晨為齋，始

朝，眾賢各去，余既樂野室之寂，又有搥藥之懷，遂便

焦氏類林

卷之八

十四

獨住，於是乃揮手送歸，有望路之想，靜拱虛房，悟外

身之真，登山采藥，集巖水之娛，遂援筆染翰，以慰二

三之情。支公集

謝安石與支遁書：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始

為都盡，終日戚戚，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

一日當千載耳。

支遁每標舉會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釋章句，或有所

漏文字之徒，多以為疑，謝安石聞而善之，曰：此九方

臯之相馬也，畧其玄黃，取其雋逸。文通傳

習鑿齒與謝安書云：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



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技術可以感常人  
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羣小之參差而師徒肅  
肅自相尊敬其人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羣書畧  
皆徧觀陰陽筭數亦皆能通佛經故最是所長作義  
乃似法蘭法祖輩統以大無不肯稍齊物等智在方  
中馳騁也恨不使足下見之

法汰高亮開達孫綽為贊曰淒風拂林明泉映壑爽  
爽法汰校德無作事外瀟灑神內恢廓實從前起各  
隨後躍名德沙門題目

王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夏

焦氏類林

卷之八

十五

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曾道已死罪福  
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  
之尋亦卒王坦之傳

竺道生既潛思日久徹悟言外乃喟然歎曰夫象以  
盡意得意則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有經典  
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玄義若忘筌取魚始  
可以言道矣於是校閱真俗研思因果乃言善不受  
報頓悟成佛著二諦論行於世高僧傳

竺僧度少孤獨與母居求同郡陽氏女若華未及成  
禮若父母繼亡度母亦卒度親世代無常乃舍俗出

家若華服畢自惟三從之義無獨立之道乃與度詩  
曰大道自無窮天地長且久巨石固巨消芥子亦難  
數人生一世間飄若風過牖榮華豈不茂日夕就彫  
朽川上有餘吟日斜思鼓缶清音可娛耳滋味可適  
口羅紈可過軀華冠可耀首安事自剪削耽空以害  
有不道妾區區但令君恤後度報詩云機運無停住  
倏忽歲時過巨石會當竭芥子豈云多良由去不息  
故令川上嗟不聞榮啓期皓首發清歌布衣可煖身  
誰論飾綾羅今世雖云樂當奈後生何罪福良由已  
寧云已恤他於是專精佛法後不知所終高僧傳

焦氏類林

卷之八

十六

王司徒謚與遠公書曰身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順遠  
公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  
長年耳檀越既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  
推復何羨於遐齡耶聊想斯理久已得之為復酬來  
信耳人皆稱公善誘

廬山遠法師命盡之日山中峯澗寺落皆見千眼仙  
人成隊執幡幢香花赴東林寺法師死乃止十三賢  
共注廬

山記

鳩摩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常歎曰吾若著筆作  
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識既寡將何所論



惟為姚興著實相論二卷、

雷次宗書示子姪云吾童稚之年已懷遠畧弱冠託廬山事釋和尚游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復與汝曹歸耕先壟山居谷飲忽復十年及今未老尚可厲志成西歸之津梁自今以往家務大小一勿觀宋明帝問慧觀頓悟之義誰復習之答曰有生公弟子道猷即勅臨川郡發遣到京既至延入宮內大集義僧命猷申述時兢辯之徒關責互起猷既積思參玄又宗源有本乘機挫銳往必摧鋒帝撫几稱快曰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直轡獨上可謂克明師匠無忝

焦氏類林 卷之八

徵音

釋曇延嘗自顧其影言曰余與爾沉淪日久飄泊何歸今可挾道潛形精思出要遂隱於太行山百梯寺

博登錄

誌公欲堅武帝心請出囚持杯水驗之帝如其言召囚應死者二十輩各置水滿器令戴之周行於庭曰水不溢貸爾死於是作樂誼之久之杯水如故問之曰若聞樂作乎皆曰不聞也誌公曰彼畏死故惟知水不知樂也求道亦當爾莫待急時

梁劉歊隱居忽有異人來告曰君心力堅猛必破死

生彈指而去莫知其所 梁書

庾詵晚年尤遵佛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日一遍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後數年忽夢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言終而逝舉室咸聞空中唱上上先生生彌陀淨域矣 同前

張肅作門律論云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辨是非昔有鴻飛天首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周顒難之言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為鴻乙耳驅馳佛道未免

焦氏類林 卷之八

二乖

周顒長於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智林道人遺顒書言捉麈尾來四十餘載頗見宗錄惟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為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

何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鮓脯糖蠟嘗食蚶蠣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岷曰鮓之就脯驟於屈伸蠟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但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慙混沌之奇獷殼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筭故宜長充庖厨永為口實竟陵王見



訖議大怒汝南周顒因與胤書曰變之大者莫過死  
生生死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  
在我可賒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  
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慘行  
亦自及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踐至於晨晷夜鯉  
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爲廉士所棄生  
性之一啓鸞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死之  
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愧丈人得此有素聊  
復片言發起耳胤末年遂絕血味

戴顒見降龍道者曰生死外人願陳三拜獻護經簾

焦氏類林

卷之八

十九

青銅磬

芳賢傳

杜輔玄義學精深兼綜佛老魏時嘗引見於九龍殿  
帝問經中佛性法性爲一爲異輔玄對曰佛性法性  
止是一理詔問佛性既非法性何得爲一對曰性無  
不在故不說二詔問說者皆言法性寬佛性狹寬狹  
既別非二如何輔玄曰在寬成寬在狹成狹若論性  
體非寬非狹詔問既言成寬成狹何得非寬非狹若  
定是狹亦不能成寬對曰若定是寬則不能爲狹若  
定是狹亦不能爲寬以非寬狹故能成寬狹寬狹所  
成雖異能成恒一上悅稱善魏書

比丘曇謨最善義學講涅槃華嚴僧徒千人天竺沙  
門菩提流支見而禮之號爲菩薩流支解佛義知名  
西土曉魏言及隸書翻十地楞伽及諸經論二十三  
部雖石室之寫金言草堂之傳真教不是過也流支  
讀曇謨最善每彈指讚歎爲胡書寫之傳於西域西  
域沙門常東向遙禮之號東方聖人伽藍記

李士謙善談玄理有一客不信佛家報應之理士謙  
諭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高門待封掃墓望喪豈  
非休咎之應耶佛經云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  
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之謂也佛道

焦氏類林

卷之八

二十

未東賢者已知其然夫若鯨爲黃熊杜宇爲鷓鴣褒  
君爲龍牛哀爲獸君子爲鷓鴣小人爲猿彭生爲豕如  
意爲犬黃母爲鼈宣武爲鼈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  
下爲鳥書生爲蛇年祐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  
受異形之謂耶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爲  
檇櫟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作木豈有  
心乎客不能難

南朝棲霞寺大朗法師每談論手執松枝以爲談  
子劉子云讀書三十年百慮而無一得然後知世所  
謂無非畏塗惟出世間法可盡心耳錄是置几案者



皆旁行四句之書備將迎者多赤髭白足之侶深人  
知地淨通還源客塵觀盡妙氣來宅劉禹錫集

沙門愛英住池陽村示人語曰萬論千經不如無念  
無營清異錄

僧晝對陸羽曰使有宣尼之博識胥臣之多聞終日  
目前矜道修義適足以伐其性豈若松巖雲月禪坐  
相偶無言而道合志靜而性同吾將入杼山矣遂束  
所著燬之

蘇尚書八十猶參禪大瀉訪之以手拍碎金面碁盤  
尚書尋有悟解舊相禪學錄

焦氏類林 卷之八 三十一

李泌在衡山事明瓚禪師師云欲學者先將筆硯碎  
却明瓚北字大照之門人性懶羣僧令看鹽雨至流  
於池羣僧扶之不怒冬月卧於竈前不起以粥灑其  
頭因就頭取粒號懶瓚作明心論

馬祖曰真如有變易豈不聞善知識能迴三毒為三  
昧淨戒能迴六賊為六神迴煩惱作菩提迴無明為  
大智

牛頭融師曰色聲為無生之鴆毒受想是至人之坑  
窞

僧智藏宿靈曜寺夜暫用心見有金光照耀一室洞

明問其故答曰此中奇妙未可得言夫冥寂之門固  
有妙喜吉祥續高僧傳

薛簡問曹谿六祖曰願指示心要令得明道祖曰道  
無明暗簡曰明喻智慧暗况煩惱倘不以智慧照破  
煩惱生死憑何出離祖曰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  
是二乘小機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  
性實性在凡不滅在聖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  
而不寂性相如如名之為道

沙門圓澤寓洛陽慧林寺與隱士李源善一日相率  
遊峨眉源欲自荊州溯峽往澤欲由長安斜谷源以

焦氏類林 卷之八 三十二

久絕人事不欲復入京師澤不能強遂發荊州舟次  
南浦見婦人錦襜負罌而汲澤望而泣曰所不欲由  
此者為是也源驚問故僧曰婦人孕三稔矣遲吾為  
子今見之無可逃者三日浴兒願公臨顧以一笑為  
信後十三年杭州天竺寺當與公相見至暮僧果亾

婦乳三日源往視之兒見客即軒渠而笑李後如期  
自洛之吳赴其約也於天竺寺葛洪井畔聞牧童扣

牛角而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莫要論慚  
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李曰澤公徒否答

曰李君信士然世緣未盡且勿相見唯勤修不惰乃



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江山尋已遍，好回煙棹上瞿塘。」遂隱不見。源至穆宗長慶初年八十猶存。

憲宗召大義禪師與諸大德論道於麟德殿。帝臨聽之，有法師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義曰：「汝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曰：「如何是禪？」義以指點空法師無語。帝曰：「法師講無窮經論，只這一點尚不奈何。」義却問衆師曰：「何者為道？有對知者是道。」義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道有對無分別，是道義曰：「善能分別諸法，相于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道有對四禪八定，是道義曰：「佛身無為，不墮諸數，安得四禪八定？」是道帝曰：「畢竟以何為是？」義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由是益重禪宗。

焦氏類林

卷之八

三十三

會昌選汰僧人，慧忠作偈云：「明月分形處處新，白衣寧墜解空人。誰言在俗妨修道，金粟曾為長者身。忍仙林下坐禪時，曾被歌王割截肢。况我聖朝無此事，只令休道亦何悲。形容雖變道常存，混俗心源亦不昏。試讀善財巡禮偈，當年豈例是沙門。」  
樞密吳居厚擁節歸鍾陵，謁圓通旻師。曰：「某頃過趙州關，因問訥老透關底事如何？」訥曰：「且去做官，今不

覺五十餘年，旻曰：「曾明得透關事否？」公曰：「八次經過，常存此念，然未脫洒。」旻度扇與之，曰：「請使扇，公即揮之。」旻曰：「有甚不脫洒？」公忽有省，曰：「更請末後句。」旻亦揮扇，兩下。公曰：「親切親切。」師曰：「吉繚舌頭三聖。」  
中丞盧航與圓通擁爐，次公問諸家因緣，不勞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通厲聲曰：「看火公急撥衣，忽大悟。」謝曰：「灼然佛法無多子。」通大喝曰：「放下著。」  
有問國清靜上座曰：「心念紛飛，未明攝伏，靜曰：『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  
國清寺碑刻

焦氏類林

卷之八

三十四

淨慧禪師住金陵清涼寺，大闡法化。唐主邀觀牡丹，請師賦詩。應聲曰：「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豔冶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  
莫尚書少虛因官西蜀，謁南堂靜師。咨決心要，堂使其向好處提撕，適如廁，俄聞穢氣，以手掩鼻。遂有省，即呈以偈曰：「從來姿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頭。」南堂答曰：「一法纔通法，法周縱橫妙用更何求。」青蛇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僧笑點頭。



龍圖王觀復留昭覺日聞開靜板聲有省問南堂曰  
某有箇見處纔被人問却開口不得過在甚處南堂  
曰過在有箇見處因問朝旆幾時到任公曰去年八  
月四日日自按察幾時離衙公曰前月二十日日為  
何道開口不得公乃契悟

張文定公奉佛甚謹杜祁公獨不信佛法每朝  
笑有一醫姓朱出入二公之門嘗欲方便勸導祁公  
久而未獲一日公病召朱朱以讀楞嚴未了不即往  
既至公怒曰楞嚴何等書而讀之朱出袖中首軸呈  
之公覽竟索餘軸不覺遽盡十卷乃絕歎以為奇書

焦氏類林

卷之八

三五

因與宋同謁文定責其不早以告文定曰譬如失物  
既已得之不必詰其得之之晚公自此即若有得大  
加崇信

富文忠公深達性理嘗與吳處厚書託訪荷澤諸禪  
師處厚以偈戲公云是身如幻泡盡非真實相况茲  
紙上影妄外更生妄到岸不須船無風休起浪唯當  
清淨觀妙法了無象公答偈曰執相誠非破相亦妄  
不執不破是名實相人皆服公精詣  
吳處厚書箱雜記  
法遠住浮山歐陽文忠公聞遠奇逸造其室未有以  
異之與客基遠坐其旁公遽收局請因基說法遠即

令搥鼓陞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着碁相似何謂也  
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  
有一般底祇解閉門作活不能奪角衝關硬節與虎  
口齊彰局破後徒勞連幹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  
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羸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  
說神仙羸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着落  
在甚麼處良久曰從來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文忠公  
嘉歎久之  
僧寶傳

慶曆中士大夫多修佛學往往為偈頌以發明禪理  
司馬溫公為解禪偈六篇云文中子以佛為西方聖

焦氏類林

卷之八

三五

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禪者  
好為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之者悵悵然益  
入於迷妄故予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  
首若其果然雖中國可行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  
予之所知也偈曰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長  
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甘陋巷孟軻安自然富貴如  
浮雲是名極樂國孝悌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  
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  
且久是名不壞身道德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為賢為  
大聖是名菩薩佛言為百世師行為天下法久久不



可拚是名光明。蔽當時稱其精理。

范蜀公素不飲酒，又詆佛教。在許下與韓持國兄弟往還，諸韓皆崇此二事。每燕集未嘗不極飲盡歡。少間則以禪悅相勉。蜀公頗病之。蘇子瞻時在黃州，公以書問救之。當以何術？曰：麴蘖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子瞻報之曰：請公試觀能惑之性，何自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曇亦須斂衽。况學之者邪？意亦將以曉蜀公，公終不領。

王荆公嘗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自

焦氏類林 卷之八

三七一

後絕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無只有過孔子上者？公問是誰？文定言：江西馬太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峰巖頭丹霞雲門是也。公問：何謂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耳。荆公欣然歎服。後舉似張天覺，天覺撫几歎以為佳。

濟南監鎮宋保國出觀荆公華嚴解，東坡曰：華嚴有八十一卷，今獨其一，何也？保國云：公言此佛語至深妙，他皆菩薩語耳。東坡曰：予於藏經中取佛語數句，雜菩薩語中，取菩薩語數句，雜佛語中，子能識其非是乎？曰：不能也。東坡曰：予昔在岐下，聞河陽猪肉甚

美，使人往市之，使者醉，猪夜逸去，質他猪以償，客皆

大詫以為非他產所及。既而事敗，客皆大慙。今荆公之猪未敗耳。若一念清淨，牆壁瓦礫皆說無上妙法。而云佛語深妙，菩薩不及，豈非夢中語邪？王介甫嘗見舉燭，因言佛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得以配日月？呂吉甫曰：日豈乎晝，月豈乎夜，燈光豈乎晝夜？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介甫大以為然。馮當世晚年好佛，知并州，日以書寄王平甫，曰：并門歌舞妙麗，閉目不窺，日以談禪為上。平甫答曰：若如所論，未達禪理，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案。

焦氏類林 卷之八

二十八

二王是韓持國婿，一日訪蘇端明，端明因問訊持國。王曰：公自致政來，尤好為歡，嘗謂身已癯老，且以聲樂自娛，不爾無以度日。東坡曰：殘年正不應爾願為某傳一語於持國，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合禪理，死生之際極為了然。一日置酒大會，酒闌語衆，曰：老人即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奄奄欲逝。諸子惶遽呼號曰：大人今日乃與世訣，願留一言為教。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為汝懇，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諭，老人曰：惟五更可以幹當自家事。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早起？舉家諸事皆是自家，豈有分別？老人曰：所謂自家



事是死時將得去者吾平時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今持國自謂殘年二君但言某請持國幹當自家事與其勞心聲酒不若為可以死時將去者計也

淨因繼成赴太尉陳良弼齋會有善華嚴者賢首宗之雄也問詳禪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圓頓掃除空有獨証真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為佛而禪宗以一喝轉凡成聖似違經旨今一喝若能入五教是為正說若不能入是為邪說成曰法師所謂五教者如愚法小乘教乃有義也如大乘始教乃空義也如大乘

焦氏類林

卷之八

三十九

終教乃不有空義也大乘頓教乃即有空義也一乘圓教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義也如我一喝非惟能入五教世間工巧伎諸子百家悉能相入即震聲一喝問曰還聞否曰聞曰汝既聞此一喝是有是能入小乘教須臾又問曰汝今還聞否曰不聞曰汝既不聞則適來一喝是無是能入始教我初一喝汝既道有喝久聲消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即今實無不有不無是能入終教我有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即有即無是能入頓教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

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毫不立道無之時橫徧虛空即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能入圓教故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切處有相無相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中含四義無邊事理周徧無餘參而不雜混而不一於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猶是建化門庭隨機方便未至寶所吾祖師猶有千聖不傳底向上一路在善問曰如何是向上一路曰汝且向下會取曰如何是寶所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為君通善於是愀然俛首而退

羅湖文集

焦氏類林

卷之八

三十一

晨昏一至以二淨人一老兵為役早不茹葷以一淨人治膳於外日輪一僧伴食玉泉師三五日一過之晚乃畧取鮓脯於家老兵掃除事已即去唯一淨人執事其傍暮以風鑪置大鐵湯瓶可貯斗水及列盥漱之具則淨人亦去公燕坐至初夜就寢雞鳴淨人治佛室香火三擊磬公乃起自以瓶水頰面趨佛室暮年尚能日禮百拜誦經至辰時清獻公年四十餘擯去聲色系心宗教會佛慧來居衢之南禪公日親之慧未嘗容措一詞後典青州公餘宴坐忽大雷震心即開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



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後致政作高齋以居題偈見意曰腰佩黃金已退藏箇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祇是柯村趙四郎

米元章晚年學禪有得卒於淮陽軍先一月區處家事作親友別書盡焚其所好書畫奇物預置一棺坐臥飲食其中前七日不茹葷更衣沐浴焚香清坐而已及期徧請羣寮舉拂示眾曰眾香國中來眾香國中丟擲拂合掌而逝

晁文元公云學世間法致人倫欽服者其道淺人倫不知者其道深學出世間法致鬼神欽服者其道淺鬼神不知者其道深

昭德新編

胡康侯久依上封得言外之旨崇寧中過藥山有禪人舉南泉斬貓話問公公以偈答曰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玉堂兔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又寄上封有曰祝融峯似杜城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元不死夜來秋月又同圓

左丞范致虛由翰苑守豫章過圓通謁旻禪師茶罷曰某將老矣墮在金紫行中去此事稍遠旻呼內翰公應諾旻曰何遠之有公躍然曰乞師再垂指誨旻

曰此去洪都有四程公佇思曰見即便見處思即差公豁然有省

孫莘老以書問懷璉宗教璉答曰妙道之意聖人寓之於易至周衰先王之法壞禮義亡然後奇言異說間出而亂俗迨我釋迦入中土醇以第一義示而始末設為慈悲以化眾生亦所以趨時也自生民以來醇樸未散則三皇之教簡而素春也及情竇日鑿則五帝之教詳而文夏也時與世異情隨日遷故三王之教密而嚴秋也及其弊而為秦漢也則無所不至而天下有不忍聞者於是如來一推之以性命

之理教之以慈悲之行冬也天有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聖人之教迭相扶持以化成天下一也至其極皆不能無弊弊迹也道則一耳要當有聖人者起而救之自秦漢至今千有餘歲風俗靡靡愈薄聖人之教裂而鼎立互相詆訾大道寥寥莫知返良可歎也

僧寶傳○王文公非韓子意與此合曰人有樂孟子之距楊墨也者而以關佛老為已功嗚呼莊生所謂夏蟲其斯人之謂乎道豈也聖人時也一而疑歲者終不聞道矣夫聖人之言應時而設昔常是者今蓋非也士知其常是也因而為不可變不知所變者言而所同者道也然則孰正大春起于冬而以冬為終終天下之道術者其釋氏乎不至於是者皆所謂夏蟲也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



谷詮釋舟二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

韓侍郎宗古以書問晦堂曰昔聞和尚開悟曠然無疑但無始以來煩惱習氣未能頓盡晦堂答曰心外無剎法不知煩惱習氣是何物而欲盡之從上以來但有言說乃是隨病設藥若定有習氣可治譬如靈龜曳尾于塗拂迹迹生可謂將心用心轉見病深苟明達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法既無更欲教誰頓盡耶

焦氏類林 卷之八 三十三

山谷以茅季偉事親引梵志翻獲之句人喜道之今并其數頌記於此一欺証得錢君莫羨得了却是輸他便來往報答甚分明只是換頭不識面又多置莊田廣修宅四鄰買盡猶嫌窄雕牆峻宇無歡時幾日能為宅中客又造作莊田猶未已堂上哭聲身已死哭人盡是分錢人口哭元來心裏喜又衆生心兀兀常住無明窟心裏為欺謾口中伴念佛又世無百年人在作千年調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又勸君休殺命背面復生嗔喫他他喫汝循環作主人又他人騎大馬我獨跨驢子回顧擔柴漢心下較些子又家

有梵志詩生死免入獄不論有益事且得耳根熟白紙書屏風客來且與讀空飯手捻鹽亦勝設酒肉

雲門偃禪師嘗作北邙行曰前山後山高峨峨喪車麟麟日日過哀歌幽怨滿巖谷聞者潛悲薤露歌哀歌一聲千載別孝子順孫徒泣血世間何物得堅牢大海須彌竟磨滅人生還如露易晞從來有會終別離苦海哀傷不暫輟况復百年驚夢馳去人悠悠不復至今人不會古人意栽松起石駐墓門欲為死者長年計魂魄悠揚形化土五趣茫茫井輪度今人還葬古人墳今墳古墳無定主洛陽城裏千萬人終為

焦氏類林 卷之八 三十四

北邙山下塵沉迷不計歸時路為君孤坐長悲辛昔日送人哭長道今為孤墳卧芳草妖狐穿穴藏子孫耕夫撥骨尋珠寶老木蕭蕭生野風東西壞冢連晴空寒食已過誰享祀冢畔餘花寂寞紅日月相催若流矢貧富賢愚盡如此安得同遊常樂鄉縱經劫火無生死  
饒節字德操臨川人以文章著名曾子宣魏了翁皆與之遊往來襄鄧間始亦有婚宦意嘗令其僕守舍歸見其占對異常怪而問之僕曰守舍無所用心聞鄰寺長老有道價往請一轉語忽爾覺悟身心泰然



無他也德操慨然曰汝能是我乃不能何哉徑往白崖問道八日而悟盡發囊囊與其僕祝髮為浮屠德操名如壁僕名如琳遍參諸方至浙樂靈隱山川因挂錫焉琳有疾德操躬進藥餌既卒盡送終之義夏均父為其疏云無復挾書更逐康成之後何憂成佛不居靈運之先時稱其精當德操號倚松道人詩文皆高邁名倚松集

呂紫薇云饒德操為僧後詩更高妙嘗勸予專意學道詩云向來相許濟時功大似頻伽餉遠空我已定交木上座君猶求舊管城公文章不瘳百年老世事

焦氏類林

卷之八

三十五

能排兩頰紅好貸夜惚三十刻胡林跌坐究隣風

宋孝宗召雪竇寺禪師寶印入對選德殿問曰三教聖人本同一理但所立門戶不同孔子以中庸設教耳印曰非中庸何以安立世間故法華曰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華嚴曰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間法帝曰今士大夫學孔子者多只工文字語言不見夫子之道不識夫子之心惟釋氏不立文字直指心源頓令悟入不亂于死生此為殊勝印曰非獨今世學者不見夫子之心當時顏子號為具體盡平生力量只道得個嗒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

所立卓爾竟捉摸未着而聖人分明八字打關向諸弟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以此觀之聖人未嘗迴避諸弟子諸弟子自錯過了昔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儒此言實為至當帝曰莊老何如人印曰是佛法中小乘聲聞以下人蓋小乘厭身如桎梏棄智如雜毒化火焚身入無為界即莊子所謂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若大乘人則不然度眾生盡方證菩提正伊尹所謂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也帝

焦氏類林

卷之八

三十六

大悅

五燈會元

張子韶攝心六度不為子孫計因取華嚴善知識曰供其二回食以飯繙流又嘗供十六大天而諸位茶杯悉變為乳書偈曰稽首十方佛法僧稽首一切護法天我今供養三寶天如海一滴牛一毛有何妙術能感格試借意識為汝說我心與佛天無異一塵纔起大地陷儻或塵銷覺圓淨是故佛天來降臨我欲供佛佛即現我欲供天天即現子若或生狐疑想問此乳何處來狐疑即塵塵即疑終與佛天不相似我今為汝掃狐疑如湯沃雪火銷冰汝今微有疑與惑



鶴子便到新羅國

蕭蒲萬不謝絕人事卜居抹古山屏遠葦茹潛心佛書延有道者談論彌日人問所得何如但曰有深樂惟覺六鑿不相攘餘無知者遼史

劉經臣著明道論儒篇曰明道在乎見性余之所悟見性而已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楊子曰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有見于此則能明道矣當知道不遠人人之于道猶魚之于水未嘗須臾離也唯其迷以逐物故終身由之而不知佛曰大覺儒曰先覺

焦氏類林

卷之六

三十一

蓋覺此耳昔人有言曰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又曰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直體不離聲色言語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倒鎮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此佛者之語道最親者立則見其參于前也在與則見其倚于衡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取之左右逢其源此儒者之語道最親者奈何此道唯可心傳不立文字故世尊拈花而妙心傳于迦葉達磨面壁而宗旨付于神光六葉既敷千花競秀分宗別派各有門庭故或瞬目揚眉擎拳舉指或行捧行喝豎拂拈槌或詩文

張子輓毬舞笏或拽石搬土打鼓吹毛或一點一言一呼一笑乃至種種方便皆是親切為人然祇為六親故人多罔措瞥然見者不隔絲毫其或沉吟迢迢萬里余之有得實在此門反思吾儒自有其道良哉孔子之言默而識之一以貫之故目擊而道存指掌而意喻凡若此者皆合宗門之妙旨得教外之真機然而孔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既沒不得其傳所傳于世特文字耳故余之學必求自得而後已幸余一夕開悟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口之所談手足之所運動無非妙義得之既久日益見前每以語人人不能受然後知妙道果不可以文字傳也

焦氏類林

卷之六

三十一

焦氏類林卷之六終



說郭續目錄

姚安陶 琺纂 弘農李 里定

弓第一

正學編 陳琛

聖學範圍圖說 岳元登

元圖大衍 馬一龍

周易稽疑 賈棟

周易會占 程鴻烈

立春考證 路士杰

說郭續目錄八弓一

讀史訂疑 王世懋

書傳正誤 郭孔大

莊子闕誤 佚名

廣莊 袁宏道

正學編

晉江陳琛

太始

古今之運元而已矣一元之運陰陽而已矣夫天者其陰陽之宰乎地者其質也人物者其化也是故陰陽闔闢動靜相因而變化無窮焉

大中

盈天地間陰陽而已矣陰陽者天地中正之道也是故無陰陽則非天地矣無相互則非陰陽矣

正學編

大化

一陰一陽曰道道之不已曰命道者其統會乎命者其散殊乎是故言天下之至真而至正者道也言天下之至動而至靜者命也升降靡常剛柔雜揉變化見而吉凶分道始渙而離之矣運之流也有從逆焉機之通也有遲速焉命在其中矣

大定

萬物之生皆滋陰含陽以爲萌始然而有通塞焉何也曰命之變化爲之也又渙而不齊者化也禪而不



窮者形也萬物以化渙以形禪而陰陽之用廣矣人  
物者通塞之大分也男女者陰陽之大分也然而通  
而塞塞而通陰而陽陽而陰者道未嘗不在齊變化  
而貞夫一者也

正則

陰陽者天地之道也成性者人之道也陰陽發則天  
地之道息矣成性發則人之道息矣

大通

人心會天地之虛者也是故天以虛而成運地以虛

正學編 八

而成質人以虛而成生天非虛則其運滯地非虛則  
其質廢人非虛則其生蹶故辰極者天之虛也江河  
淵洞之窳地之虛也人心人之虛也

至感

無一時而或息者天地之化也無一時而不感者人  
心之機也夫貫動靜妙寂感者人心也動靜相循寂  
感相生變易而不居周流而不滯非人心之神其孰  
能與于此

真會

中者虛體也天地惟大中故能生萬物人心惟大中  
故能應萬變冲漠無朕萬象昭然其中之蘊乎故曰  
大中無動無靜萬感畢應無始無終一真冲融是之  
謂中虛

真曠

道也者一天人之理也仁也者齊物我之體也心也  
者統內外之機也是故天地合一存乎道物我合一  
存乎仁內外合一存乎心人之不知天人之一者以  
其理礙之也人之不知物我之一者以其私隘之也

正學編 八

真順

聖賢之所以異于衆人者聖賢能全其心性之用而  
衆人則汨之聖人能全其耳目之用而衆人則賊之  
聖人能全其四肢之用而衆人則害之

真反

齊民之所以為齊民者其在于習乎習也者有生之  
厚蔽也其猶水之于水乎積而沍之故愈固愚者沍  
而愈固者也



直乘

天人之相接也非學不承道器之相體也非學不貫有無之相朕也非學不著內外之相合也非學不符是故學也者天人之乘也道器之機也有無之範也內外之察也

元貫

元者天之生意也春者物之生意也仁者人之生意也是故生意之在于物充則達偏則萎絕則枯人之於仁亦猶是也

正學編

八

四

致一

心有主謂之敬是故有主則警警則昏情不得而乘之矣有主則虛虛則思慮不得而汨之矣有主則定定則外物不得而誘之矣

互養

禮者所以齊其外而維其心者也是故垣宿次舍天之維也山岳江河地之維也禮者人之維也又範圍人道而不過者其維禮乎夫禮者中正之矩也原于道而為道之寄也出于性而為性之護也

充類

心有蔽焉不可撤也心有伺焉不可豁也撤而豁之其在於學乎

異端

端正也異于正者曰異端

正學編

八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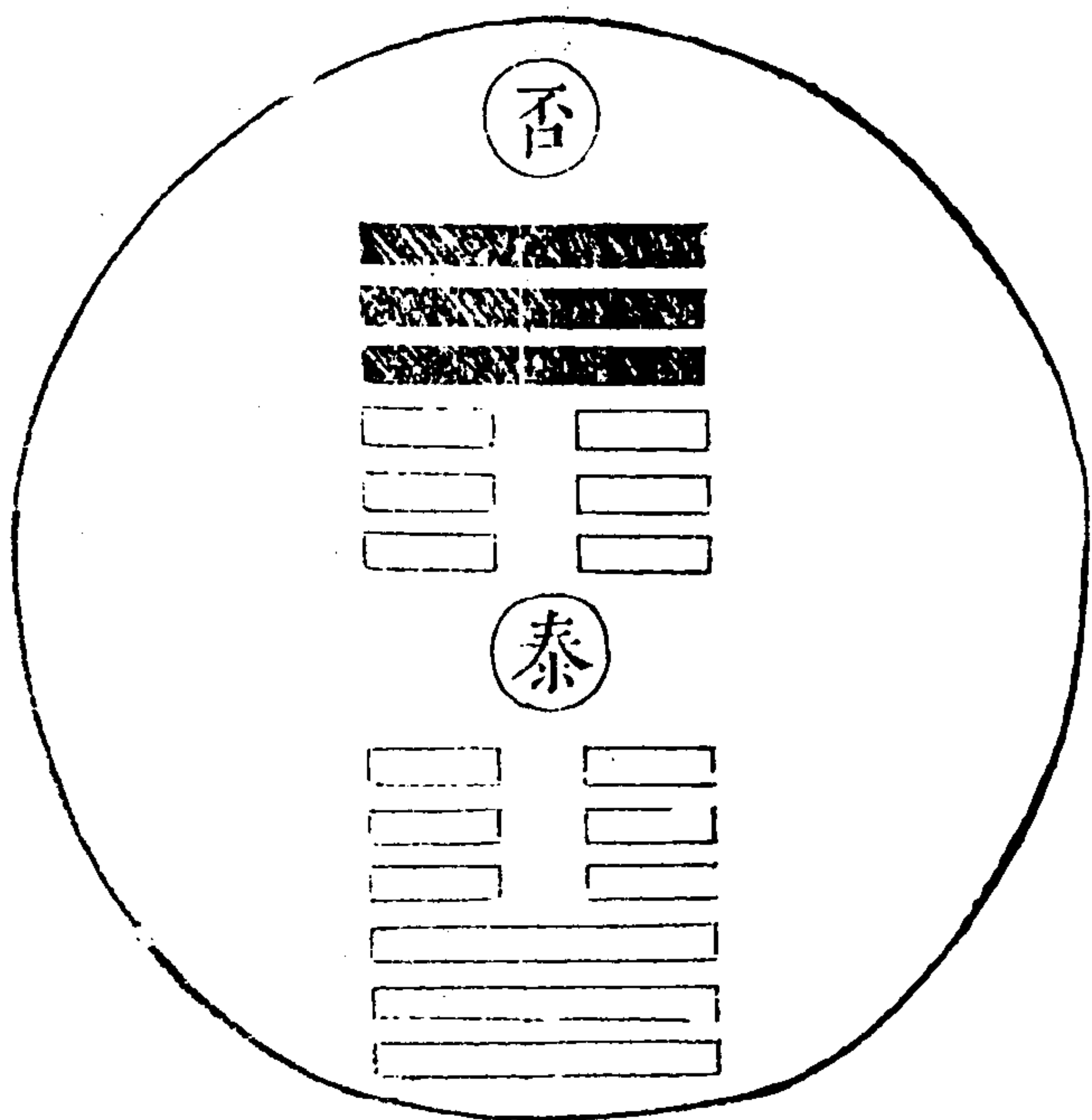
聖學範圍圖說

馮李岳元聲

圖何昉乎昉吾孟子指點楊墨歸儒之義而攝之象也後學讀其書而不得其旨楊墨之辯紛如甚至溺其教而為之徒者亦復狹小聖人之道以宗廟百官為不足奇浸淫久之有託而逃而詩禮發塚之徒且貽笑於南華氏矣孟子憂之洞開天心憫此異學剖破藩籬廓然大路特詔儒者以範圍曲成之方開歸受之塗止入筮之辯斯吾孟子願學孔子家聖學範圍圖入

風痛切人靈之愚振聾啓聵使有血心者人人鞭策聖域天地之心生民之命堯舜之道具是學者舍是何以闢荆棘掃靡蕪何以體天地之撰收人物之大全使江漢秋陽之烈日月經天江河注地恐令二氏角立門外雄據別傳長作伊周做客於吾夫子問津沮溺之懷不大刺謬須知學術之壞過在吾黨僭疏其義以就正於吾儕之誦法孔氏者

聖學範圍天地法象之圖





參天兩地屬人皇  
 否泰相尋聖與狂  
 不得一尊標二氏  
 都來三界總茫茫

客問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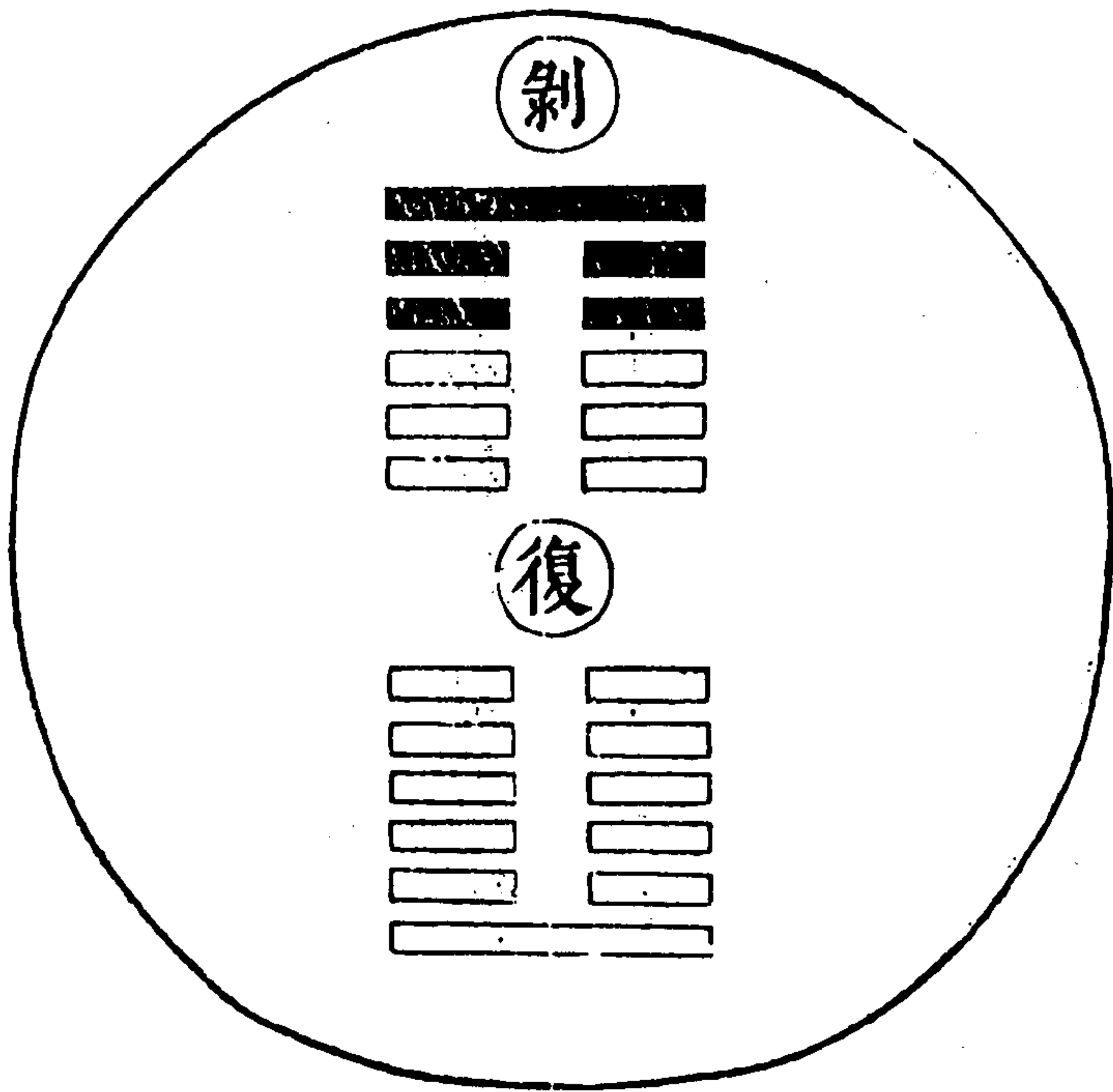
客曰方今參禪味玄之徒堅白其說以倣吾儒之所不知其盛矣予何譚之易也曰吾非易視二氏二氏實竊取吾道而用之者也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乃顧有超三界以為高者乎乃顧有凌五岳以為奇者乎自以兼愛為是見謂之仁而不知春之不能不秋也自以為我為是見謂之義而不知秋之不能不春也四時偏枯百物彫落吾懼夫乾坤毀而無以見易聖學範圍圖

四

也感慨及此不禁學術之痛準大易作聖學範圍圖崇一尊以攝二氏復準三立陰陽剛柔仁義推原二氏本末作差別二圖以明其偏仁偏義之僻首圖無極中圖太極卒歸無極以明吾儒有始有卒之學使逃楊逃墨者洞然曉大中至正之的便知其來也原從個中而來其本也原從個中而去殊塗同歸百慮一致書有之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其斯之謂歟教者誠如是由象攝心又何慮歸受之塗不廣而入筮之有遺憾乎客聞之唯唯而退



聖學範圍釋氏法象之圖



五

羣陰剝盡一陽來  
 斷髮文身出世才  
 六根隱見靡消息  
 大地潛夫不用猜

六



客問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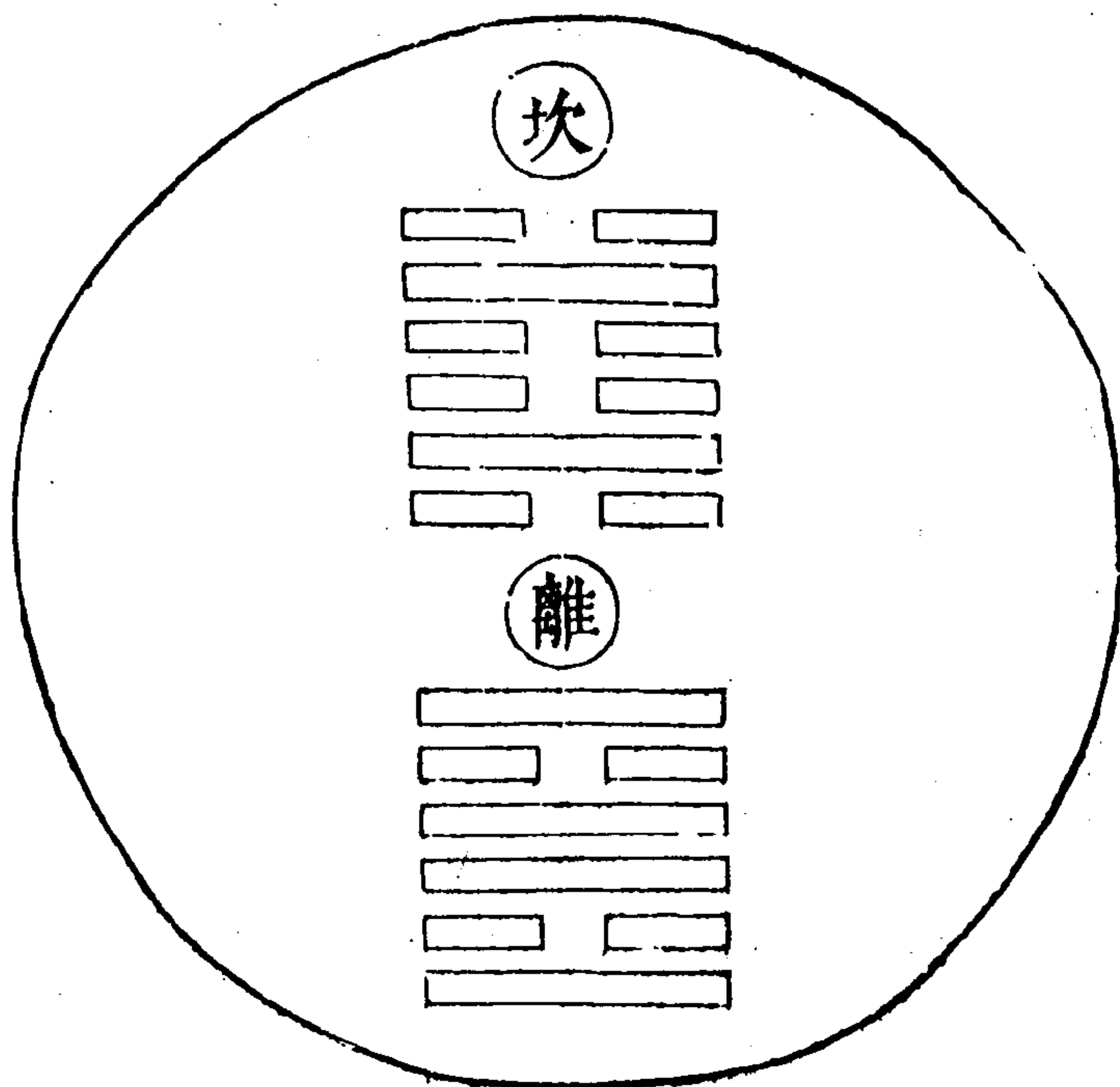
客曰予不聞西方聖人之稱乎而欲以剝復範圍釋氏之情狀政恐釋氏之徒未必心折也曰善哉問也夫不盡釋氏之情狀而駕空譚以與釋氏辯是入笠之招也且世之取大於釋氏者以能利天下也試觀其傲兀君父雄視陽明以為如來此非剝後之復耶剝不終於剝故受之以復六龍上行五陰俱盡驅三身四智作渡迷之筏以皮囊為幻化而謂空空子不足以見天地之心是誣釋氏也見天地之心而毀天

聖學範圍圖

七

地之形自以為幽贊王化而不知已明棄倫常聖學之所以範圍天地不如是其兼愛之辟也儻其一日反經則逃墨歸儒孟子曲成盛心千載如生矣客曰誠如是夫業已釋氏之徒矣又遵何道而不詭於聖也在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能潛則不至過乎亢何偏仁之不可歸而儒也吾敢借潛龍之義以進夫釋氏之卒為釋氏之徒者而謂剝復不足以範圍釋氏乎子其退而參之無輕譚

聖學範圍老子法象之圖



八



九

衆生險處處中央  
 實腹虚心道者漿  
 白日羽翰非奇事  
 泠泠玉液細嘗嘗

客問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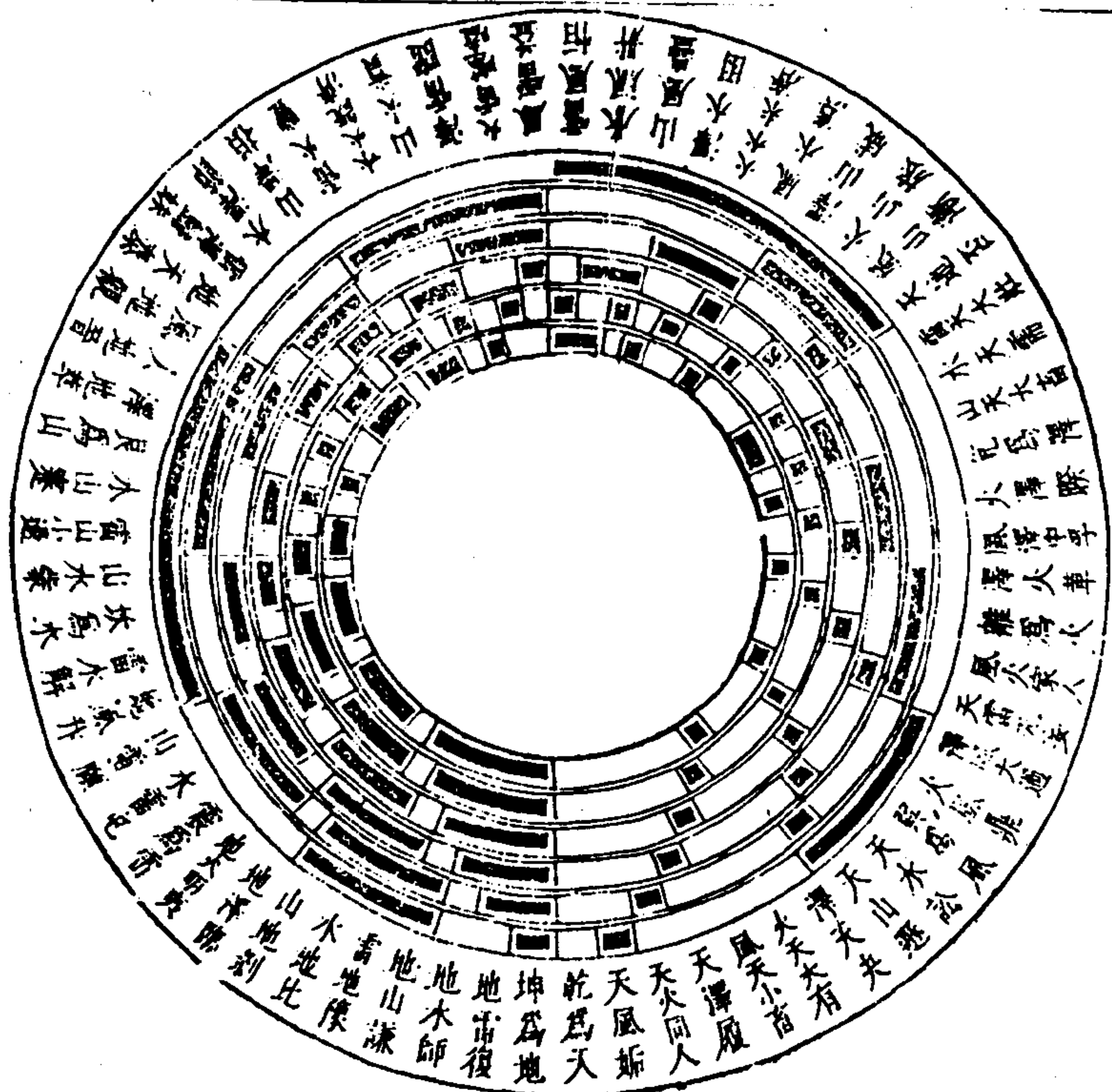
客曰子不聞柱下猶龍之稱乎而欲以坎離範圍老氏之情狀政恐老氏之徒未必心折也曰善哉問也夫不盡老氏之情狀而逞玄譚以與老氏辯是又入筮之招也且世之取大於老氏者以能自利也試觀其致守虛無雌伏陰符以爲竅妙此非坎中之離耶坎不終於坎故受之以離抽添尾間消息崑崙取五金八石作服食之糧而以形骸爲蟬蛻謂玄玄子不足以窺日月之變是又誣老氏也窺日月之變而私

聖學範圍圖八

十

日月之照自以爲逃生物表而不知已偷死人間聖學之所以範圍天地不如是其爲我之辟也倘其一曰反經則逃楊歸儒孟子曲成盛心千載如生矣客曰誠如是夫業已爲老氏之徒矣又遵何道而不詭於聖也在易坤之六五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能中則不至流於險又何偏義之不可歸而儒也吾敢借黃裳之義以進夫老氏之卒爲老氏之徒者而謂坎離不足以範圍老氏乎子其退而參之無輕譚





六二

客問四

客曰卦有六十四而予以剝復象釋氏以坎離象老氏以否泰象吾儒其為教也夫乃偏而不全略而不詳有遺象歟曰是不然言剝復而一陽一陰之卦盡之矣如坤逢雷自復而師而謙而豫而比而剝皆一陽之卦也如乾遇巽自姤而同人而履而小畜而大有而夬皆一陰之卦也言坎離而二陽二陰之卦盡之矣如自臨而明夷而震而屯而頤而升而解而坎而蒙而小過而蹇而艮而萃而晉而觀皆二陽之卦

聖學範圍圖人

主

也如自遯而訟而巽而鼎而大過而无妄而家人而離而革而中孚而睽而兌而大畜而需而大壯皆二陰之卦也言否泰而三陽三陰之卦盡之矣如自泰而歸妹而節而損而豐而既濟而賁而隨而噬嗑而益皆三陽之卦也如自否而漸而旅而咸而渙而未濟而困而蠱而井而恒皆三陰之卦也易之道一而二二而三三生萬物盡之矣一不兩不三三不兩不六六六而參天兩地之事備矣聖學所以範圍二氏而不遺政惟此易簡之配至德也而子乃執象求之



是緣木而求魚也去易之道遠甚子其退而參之無輕譚

聖學範圍圖

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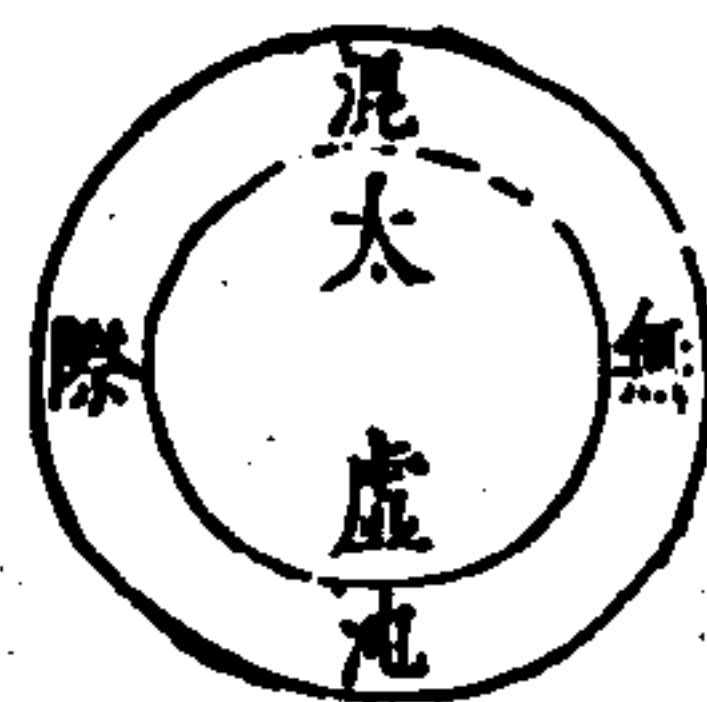
元圖大衍

益河馬一龍

太極者渾淪元氣未破之象也

太極有久而無狀惟元氣之胞可以象之元氣之胞若氣毳然周子作太極圖亦模寫乎此耳

元氣胞



元圖大衍

剖渾淪之象而伸之者陽動而虛復生氣也又從而斷之者陰靜而氣又化虛也

剖渾淪之象

斷所伸之奇

夫兩象天地也兩象立則天地位矣

天地位則天者乾父也地者坤母也父母交而萬物生矣

是故天氣下交于地地氣上交于天

乾初交于坤則一陽動于地之下而生震震者乾之



長子也

☳ 陽動地下

乾再交于坤則一陽升于地之中而生坎坎者乾之

中子也

☲ 陽升地中

乾三交于坤則一陽出于地之上而生艮艮者乾之

季子也

☶ 陽止地上

坤初和于乾則一陰生于天之下而生巽巽者坤之

元圖大衍

長女也

☱ 陰生天內

坤再和于乾則一陰麗于天之中而生離離者坤之

中女也

☲ 陰麗天中

坤三和于乾則一陰悅于天之上而生兌兌者坤之

季女也

☱ 陰悅天上

先天八卦小橫圖

☰ 天

☱ 陰悅天上 地三和天

☲ 陰麗天中 地二和大

☳ 陽動地下 天一唱地

☱ 陰生天下 地一和天

☲ 陽升地中 天二唱地

☳ 陽出地上 天三唱地

☶ 地

天地交氣而雷風山澤水火之質成乾坤合體而兌

元圖大衍

震坎離艮巽之象備陰陽升降之情見矣

八卦之象不外乎天地六子之象不外乎乾坤乾

坤合體則六子之奇偶陰陽之升降咸見矣

乾坤合體圖

☷ 坤

☱ 兌 ☲ 離 ☴ 巽 ☶ 艮 ☳ 震 ☰ 乾



是故圖書未出數在奇偶

此言易作而圖數發揮于卦爻也奇偶謂卦爻奇偶未畫則易理未著陰陽老少之數隱于河圖之中雖天地開示至理于物象神而明之則待乎其人耳

奇偶既具數在圖書

分圖數以為奇偶則奇立而一三五七九之數在焉偶立而二四六八十之數在焉此則天生神物聖人則之而萬世道學性命之源于此而發端矣

元圖大衍

四

老少既分數在老少

二老立而一九四六之數具二少立而二八三七之數具圖之數在四象矣

八卦既分數在八卦

四象之生八卦者以一二三四順加于二少之上六七八九逆加于二太之上故八卦定而數在是矣

周易稽疑

亦上陸桴

元亨利貞

易道廣大精微無所不備故注者各以所見如元亨利貞程傳以為四德本義謂當得大通而在在貞固然後可以保終也或謂二說以古言當宗本義以象言當宗程傳程傳祖文言者也

象傳爻傳

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本象傳之辭今不曰傳

周易稽疑

八

而曰象何也雖盤桓志行正也此本爻傳之辭今不曰傳而曰小象何也其它卦曰象曰小象皆類此是義不知本于何人始于何時宋大儒俱不言及或別有意義也

見龍在田

見龍在田時舍也項平甫舍讀作去聲止也猶傳舍之舍謂龍初出潛時寓于此朱義雖未明訓音義亦與此同

知進不知退



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曹仲禮云喪字下魏王肅本曰其惟愚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如此讀意似完足

位乎天位

象曰位乎天位以正中也據鄭氏謂上位字誤當作蒞字

利執言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按言字當作之字傳寫之謬以五柔中不為兵端之象

周易稽疑

君子有終

謙亨君子有終按說苑終下有吉字韓詩外傳曰能以此終吉者君子之道今謂亨通而有終則卦又係君子若義未盡也

剛柔交錯

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天文上脫剛柔交錯一句余初讀疑有此句未敢以為然及觀朱子語錄亦解脫也

枯楊生華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按少字誤作士字及觀郭氏定本亦云少字虫傷類于士字誤亦明矣士字義理無謂

大畜之嗟

大畜之嗟凶嗟字下古文及鄭薛本无凶字晁景迂曰无凶字者得象數理或然也

有嘉折首

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舊傳以有嘉為句恐不是釋讀小象多有韻此當日有嘉折首庶與韻叶

周易稽疑

也

晉如鼫鼠

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鼫鼠子夏康成皆作碩碩大也二三四互艮象鼠九陽為大鼠本草指為蝮蝮項本卷以土狗言皆非

得其大首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哭勿濟曰大謂二之陽與上應上者三之首故曰大首謂能得上六也不可疾貞先儒俱連讀項氏玩辭貞字自為句



得之

弗損益之

弗損益之先儒皆連讀惟晁氏各語弗損絕句蓋損處上九物極則反是以弗損也

居德則忌

居德則忌南軒張氏曰居德則忌言不居其德也積而不流之謂居節參氏曰居德而不流則與象反矣故忌蓋祖南軒之說注疏以則字作明字非

入于幽谷

周易稽疑

入

四

初六臂困于林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按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不明字上誤增幽字義亦甚析也

井谷射鮒

井谷射鮒谷窮也即詩進退維谷之谷射注也言井竭而空不能上出濟物僅足注鮒而已不在谷字取義今傳稱淵谷又稱谷下恐非本爻之旨

非收勿幕

井收勿幕俞氏謂收為汲收字作去聲讀詩救切是也幕當作幕掩之也井養不窮蓋以濟人利物為功

而使之幕可乎

巳日乃孚

巳日乃孚漢上朱氏曰十干日甲至巳然後為庚庚革也自庚至巳十日決矣巳日決日也例以先庚先甲為訓似為逆之

漸下有缺

漸字下缺一漸字澁川毛氏曰易未有一義而明兩卦者晉進也漸非進以漸而進爾

賢德善俗

周易稽疑

入

五

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郭氏云賢德以止巽為居風俗以止巽為善今本正文脫風字本義亦疑善下有脫字是也

鴻漸于陸

鴻漸于陸飲食衎衎孟康曰磐水涯之堆二當互坎可稱水涯之堆虞馬謂磐為山石悉誤坎為飲互允為食夫鴻水鳥也據于石又何飲食乎孟之說是矣

遇其夷主

遇其夷主吉行也郭氏謂行上脫志字理或然矣或



又疑吉字為志字之誤石守道曰四雖幽暗而遇夷  
主是以志行而吉也

得童僕貞

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俞氏曰貞當自為句周禮  
有所求貞貞亦古之美辭或謂此意象也黃楚望謂  
象外之象即此類七爻亦有同此

未濟征凶

未濟征凶利涉大川居下坎之上似亦濟矣而又有  
坎在前蓋亦未濟也六三位不當征之且凶况涉大

周易稽疑

六

六

川乎朱子曰利字上當有不字

立象成器

立成器以為天下利漢紀引易立象成器以為天下  
利本義云立下疑有闕文蓋使人深考而自得之也  
是故夫象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其  
物宜郭京曰是故夫象四字衍文呂東萊說亦同今  
觀上下文郭呂之說似不誤

不威不愆

不威不愆小愆而大戒此小人之福說死不威下脫  
小字不愆下脫大字此先泛論事理而後舉易以明  
之說死去古不遠或有所據也

同功異位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  
或以為譽可以言善而懼亦可以言善乎善字疑是  
義字之誤

坤為柄

坤為柄俞氏曰柄為柄乾性園轉而曲坤性執方而  
周易稽疑

七

七

直故乾園坤柄相反也此一句本義不解當以俞氏  
之說為是

震為龍

震為龍龍虞翻于寶作駘以第八章有其文此重出  
也故以虞于之說為然駘色蒼也震之色亦蒼

馬為曳

其于馬也為曳郭氏雅曰馬字誤當作其于與也為  
曳易曰見輿曳又曰曳其輪故輿有曳而馬无曳也

兌為羊



究為羊李鴻祚曰羊已見前此當為羔麼不重出與震為駝之義一也

晉書明夷

晉書明夷詠也誅孫奕作昧明出地上為晝明人地中為昧得反對之義關子明曰蒙昧者厥道求乎明明夷亦昧也昧不明蓋傷之也孫氏奕本此

大壯則止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熊氏曰大壯剛以動而日止非其象矣止蓋上字之誤大壯之勢陽上而不已遯則

周易稽疑

八

八

暢退諸家之說紛紛多牽會無取也

周易會占

江寧程鴻烈

乾

一城壬 一坤壬 一艮甲 一木寅 一木卯

六爻不變占

乾

飛壬戌土 伏癸酉金 乾元亨利貞

道險多阪胡言連蹇諱瘠且弊莫使道通

請謁不行求事無功

一爻變占

姤

飛辛丑土 伏甲子水 潛龍勿用

周易會占

八

仁政不暴鳳凰來舍四時順節民安其處

同人

飛巳丑土 伏甲寅木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子號索哺母行求食反見空窠皆我長息

履

飛丁丑土 伏甲辰土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空拳握手委地更起富饒豐衍快樂無已

小畜

飛辛未土 伏壬午火 或躍在淵无咎

据斗運樞順天無憂所行造德與樂並居

大有

飛巳未土 伏壬申金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上帝之生福祐日成修德行惠樂日安寧



夫 飛丁未土  
伏壬戌土 亢龍有悔

孤竹之墟失婦以夫傷於疾慕不見少妻

東廓堂姜武氏以凶

二爻變占

遯 飛丙午火  
伏甲寅木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駟雞無距與鵠交鬪翅折目盲為鳩所傷

訟 飛戊午火  
伏甲辰土 君子終日軋軋夕惕若厲无咎

龍馬上山絕無水泉嗾焦唇乾舌不能言

巽 飛辛未土  
伏壬午火 或躍在淵无咎

周易會占

八

二

出門逢惡為患為怨更相擊刺傷我手端

鼎 飛巳未土  
伏壬申金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弱足則跟不私出門市買不利折亡為患

大過 飛丁未土  
伏壬戌土 亢龍有悔

桀跡並處人民愁苦權兵荷糧戰於齊魯

无妄 飛庚辰土  
伏甲辰土 君子終日軋軋夕惕若厲无咎

傳言相誤非于徑路鳴鼓逐狐不知跡處

家人 飛辛未土  
伏壬午火 或躍在淵无咎

三女求夫不見復關伺候山隅長思憂嘆

離 飛辛未土  
伏壬午火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胎生孚乳長息成就充滿帝室家國昌富

革 飛丁未土  
伏壬戌土 亢龍有悔

玄黃虺隤行者勞疲役夫憔悴踰時不歸

中孚 飛辛未土  
伏壬午火 或躍在淵无咎

舜升大禹石夷之野徵詣王庭拜治水土

睽 飛巳未土  
伏壬申金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陽旱炎炎傷害禾穀積人無食耕夫嘆息

兌 飛丁未土  
伏壬戌土 亢龍有悔

周易會占

八

三

鷓飛中退舉事不進宋人潰亂

大畜 飛丙子水  
伏壬申金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三年孕妻相逐奔馳終日不食精氣勞疲

需 飛戊子水  
伏壬戌土 亢龍有悔

日矚足動喜如其願舉家蒙寵

大壯 飛庚戌土  
伏壬戌土 亢龍有悔

卻大墻壞蠹泉木折狼虎為政天降罪罰

高弒望夷胡亥以斃

三爻變占



否 飛乙部土 伏甲辰土 乾元亨利貞

裁日晶光驗駕六龍祿命徹天封為燕王

漸 飛辛未土 伏壬午火 乾元亨利貞

陽低頭陰反首水為凶傷我寶進不利生

其子

旅 飛巳未土 伏壬申金 乾元亨利貞

商粟犧牲敬享鬼神神嗜飲食受福多孫

咸 飛丁未土 伏壬戌土 乾元亨利貞

三人求橘反得大聚女背以富黃金百鎰

周易會占 八

渙 飛辛未土 伏壬午火 乾元亨利貞

跛躄相隨日暮牛罷陵遲後旅失利凶難

未濟 飛巳未土 伏壬申金 乾元亨利貞

長而大鼻來解已憂遣吾福子惠我嘉喜

困 飛丁未土 伏壬戌土 乾元亨利貞

嗚嗚所言莫如我恒歡喜堅固可以長安

蠱 飛丙子水 伏壬申金 乾元亨利貞

彭祖九子據德不殆南山松栢相長受嘉福

升 飛戊子木 伏壬戌土 乾元亨利貞

鷄鳴岐山鯨應山淵男女媾精萬物化生

文王以成爲開周庭

恒 飛庚戌土 伏壬戌土 乾元亨利貞

東山西岳會合俱食百家送從以成恩賜

益 飛辛未土 伏壬午火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公孫駕驪載聘東齊延陵說產遺季紆衣

噬嗑 飛巳未土 伏壬申金 噬嗑亨利用獄

堅冰黃鳥常哀悲愁不見甘粒但見黍蒿

數驚鷲鳥爲我心憂

周易會占 八

隨 飛丁未土 伏壬戌土 隨元亨利貞无咎

乘龍上天兩蛇爲輔踴躍雲中遊觀滄海

民樂安處

賁 飛丙子水 伏壬申金 賁亨小利有攸往

室如懸磬既危且殆早見之士依山谷處

既濟 飛戊子水 伏壬戌土 既濟亨小利貞勅吉終亂

梗生荆山命制輪班袍承制脫夏熱冬寒

饑餓枯槁衆人莫憐

豐 飛庚戌土 伏壬戌土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太微帝室黃帝所值藩屏固衛不可得入

常安無患

損 飛丙子木  
伏壬申金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姬姜祥淑二人偶食論仁讓福以安王室

節 飛戊子木  
伏壬戌土 節亨苦節不可貞

龍角博額位至公卿世祿久長起動安寧

歸妹 飛庚戌土  
伏壬戌土 歸妹征凶无攸利

背北相憎心意不同如火與金

泰 飛癸酉金  
伏壬戌土 泰小往大來吉亨

周易會占 八 六

不風不雨白日皎皎宜出驅馳通理大道

四爻變占

觀 飛辛巳火  
伏壬申金 觀我生君子无咎

江河淮海天之與府衆利所聚可以饒有

樂我君子

晉 飛巳酉金  
伏壬申金 晉如施畝貞利

三癡俱走迷路失道惑不知歸反人患口

萃 飛丁亥木  
伏壬午火 大吉无咎

任勞力薄辱驚恐怯如蠅見鵠不敢拒格

艮 飛丙申金  
伏甲辰土 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民怯伐惡姦人所伏寇賊大至入我邦郭

妻子係獲

蹇 飛丙申金  
伏甲辰土 往蹇來反

騎狔逐羊不見所望徑涉虎窟凶狽失羔

小過 飛丙申金  
伏甲辰土 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從風放火苾芝俱死三害集房叔子中傷

蒙 飛戌辰土  
伏甲寅木 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鳴鳩鳴鳩專一無尤君子是則長受嘉福

周易會占 八 七

坎 飛戊辰土  
伏甲寅木 坎有險求小得

黃鳥來葉既嫁不答念我父兄思復邦國

解 飛戊辰土  
伏甲寅木 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暗昧冥語相傳註誤鬼魅所舍誰知卧處

升 飛辛亥木  
伏甲寅木 孚乃利用禴无咎

衛侯東遊惑於少姬亡我考妣久逝不來

頤 飛庚子木  
伏甲子木 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純服黃裳戴上以典德義既生天下歸仁

屯 飛庚子木  
伏甲子木 盤桓利居貞利建侯



陽孤亢極多所恨感車傾蓋亡身常憂惶

乃得其願雌雄相從

震飛庚子木震來統統後笑言啞啞吉

懸恒素餐居非其安失與剝廬休坐徙居

明夷飛巳卯土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

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弓矢俱張把彈折紘九發不至道遇害患

臨飛丁也火咸臨貞吉

南山昊天刺政關身疾悲無辜背憎為仇

周易會占

八

八

五爻變占

剝飛丙寅木碩果不食君子得與小人剝廬

大禹戒路虫尤除道周匝萬里不危不殆

見其所使無所不在

比飛戊戌土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中夜犬吠盜在墻外神明祐助消散皆去

豫飛丙申金山濼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禹鑿龍門通利水源東注滄海民得安從

謙飛丙申金勞謙君子有終吉

山險難登澗中多石車馳轆擊載重傷軸

擔載差躓踉跄右足

師飛戊辰土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倉盈庾億宜種黍稷年豐歲熟民人安息

復飛庚子木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三人為旅俱歸北海入門上堂拜謁王母

飲勞我潤

六爻變占

坤飛坤酉金見群龍无首吉

周易會占

八

九

招殃來螫害我邦國病傷手足不得安息



戊申立春考

明 路士登

萬曆三十六年戊申歲立春正月節曆

以洪武初欽天監監正元統大統曆法推

推天正冬至

置所求萬曆三十六年戊申歲距元至元辛巳歲積  
三百二十八年減一以大統歲實三百六十五日二  
十四刻二十五分乘之得一十一萬九千四百三十  
四日二十九刻七十五分爲中積分加氣應五十五

立春考

入

日○六刻得一十一萬九千四百八十九日三十五  
刻七十五分爲通積分滿旬周去之餘二十九日三  
十五刻七十五分爲天正冬至分以法推之得歲前  
十一月初四日癸巳辰正二刻冬至

求立春

置氣策一十五日二十一刻八十四分三十七秒五  
十微三因之得四十五日六十五刻五十三分一十  
二秒五十微加天正冬至日分得七十五日○一刻  
一十八分一十二秒五十微其日滿旬周去之餘一

十五日○一刻二十八分一十二秒五十微爲立春  
分以法推之得歲前十二月二十一日巳卯子正一  
刻立春

以元至元辛巳太史令郭守敬授時曆法推

推天正冬至

置所求萬曆三十六年戊申歲距元至元辛巳歲積  
三百二十八年減一以授時消一歲實三百六十五  
日二十四刻二十二分乘之得一十一萬九千四百  
三十四日一十九刻九十四分爲中積分加氣應五

立春考

入

十五日○六刻得一十一萬九千四百八十九日二  
十五刻九十四分爲通積分滿旬周去之餘二十九  
日二十五刻九十四分爲天正冬至分以法推之得  
歲前十一月初四日癸巳卯正初刻冬至

求立春

置授時消一氣策一十五日二十一刻八十四分二  
十五秒三因之得四十五日六十五刻五十二分七  
十五秒加天正冬至日分得七十四日九十一刻四  
十六分七十五秒其日滿旬周去之餘一十四日九



十一刻四十六分七十五秒為立春分以法推之得歲前十二月二十日戊寅亥初三刻立春

以余蘭州立六丈表取冬至前後冬四十五日實測景景推

推今時所測天正冬至

余於蘭州立六丈表下識圭刻約戊申歲前丁未歲冬至前後相距各四十五日測得午景前四十五日九月十八日戊申景長七丈二尺〇九分至後四十四日十二月十九日丁丑景長七丈二尺五寸四分

立春考

八

三

五釐後四十五日十二月二十日戊寅景長七丈一尺六寸六分以前後相對所距之四十五日戊申戊寅二景相校餘四寸三分為晷差為實仍以十二月十九日二十日丁丑戊寅相連二日之景相校餘八寸八分五釐為法以法除實得四十八刻五十八分七十五秒前多後少為減差於前後相距各四十五日計九十日凡九千刻內減前減差餘八千九百五十一刻四十一分二十五秒折取其中為四千四百七十五刻七十分六十分秒加十日五十刻共為四

千五百二十五刻七十分六十分秒百約為日命起戊申日算外得四十廿日為癸巳餘以發飲收之為時刻及分除甲子以前至戊申之十六日自甲子至癸巳得二十九日二十五刻七十分六十分秒為冬至分以法推之得歲前十一月初四日癸巳卯正月初刻冬至

推今時所測歲實

置余所測萬曆三十六年戊申歲前冬至日景推得癸巳日夜半後二十五刻七十分六十分秒上取元

立春考

八

四

至元十八年辛巳歲前郭守敬所測日景推得巳未日夜半後六刻即五十五萬六百分之氣應為準以辛巳距今戊申三百二十七年共積一十一萬九千四百三十四日加新測到癸巳日夜半後二十五刻七十〇分六十秒內減去元辛巳歲測到巳未日夜半後六刻得一十一萬九千四百三十四日一十九刻七十〇分六十秒為實以距積三百二十七年面一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一分九十秒為今時所測歲實



求今時所測氣策

置今時歲實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一分九  
十秒以二十四氣而一得一十五日二十一刻八十  
四分二十四秒六十微為今時所測氣策

求今時所測立春

置今時氣策一十五日二十一刻八十四分二十四  
秒六十微三因之得四十五日六十五刻五十二分  
七十三秒八十微加天正冬至日分得七十四日九  
十一刻二十三分三十三秒為立春分去其旬周餘  
立春考

八

五

一十四日九十一刻二十三分三十三秒為立春分  
以法推之得歲前十二月二十日戌寅亥初三刻立  
春

右大統立春分授時多九刻八十一分三十七秒  
五十微立春後天十刻有奇相隔一日與天不合授  
時校余實測之數止多二十三分四十二秒其立春  
時刻與余合余與天合乃稍差二十餘分者則消一  
未盡時零之小數耳不害其為同也

論曰孟子云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

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昔哉言乎夫故之言利也其天

行順利之故道也故不難致而難於求然求亦多術

矣從古義和道廢日宮失職帝王六曆訛於四分漢

人踵之久假不變而不知為好事之偽作也四分之

曆天與日齊以步氣朔一跬步不可行迨漢末劉洪

始覺其誤乃減歲餘立歲差考冬至日躔在斗二十

二度千古不明之數自洪始發之後之曆家代各改

革然不數十年而輒先後天不可行者何則以歲差

之中仍有消長一機未備也至元太史郭守敬乃悉

立春考

八

六

其義焉觀守敬之言曰上考往古下驗將來皆距立

元為算歲實上推每百年長一下算每百年消一其

諸應等數隨時推測不用為元其說至明也至洪武

初欽天監博士元統則不知測驗為何事而徑削去

消長另立準分以為修改合天推為監正監副李德

芳持消長正論力爭之不得遂從統議然而統所修

改四準則皆授時舊數按年積之一無所改者也訛

傳至今失之益遠時人沿襲恬不為怪今余於蘭州

五六丈之表視郭太史四丈之高又申一之半復從



宋周琮取立冬立春去至日遠之景日差長幾九寸  
尤易分別以法布之立春時刻與郭太史消一之曆  
符合而大統則後天九刻八十餘分適值子半之交  
差天一日矣夫曆從何來從日躔之在天來也今仰  
觀天象立春日躔在戊寅亥初而欽天監在巳卯子  
正此可以口舌爭乎且七政寄稟於日躔日度變而  
朔轉交及五曜之率皆變氣應一差即諸事皆差而  
而以之步曆無一可者故守敬曰天有不齊之運而  
曆為一定之法所以既久而不能不差既差則不可

立春考

八

七

不改隆慶間監官周相亦曰今年遠數盈歲差天度  
失今不考所差必甚皆探本之論也乃監正張應候  
等不知強以為知方訛訛然曰大統曆乃元統依守  
敬法為之准驗無差必不可改且詆余為妄議夫使  
元統果係守敬安得有差統昔守敬者也昔守敬而  
差却以為無差何不觀今日之大其躔形圭景立春  
在亥分寸易辨一指點間可與海內億萬人有目所  
共見者正孟子所謂人目之故可求而可坐致者也  
若信如彼言堅持大統為無差則余與守敬差耶若

余與守敬差則天亦差耶嗟嗟張壽王不能爭鄧平  
祖冲之不能勝戴法與李德芳之是不能比元統之  
非張應候之非力能奪余之是振古如茲誰今斯今  
則吾末如之何也已

題戊申立春考證後

觀察邢公按金城和以治粟泉蘭為屬下吏公著曆  
書成復出戊申立春考證一帙示和和盟誦竊有請  
曰曆稱千古絕學自公發之其精微蘊奧和固難測  
然立春為暮實之首與窮月相禪受者大統且差隔

立春考

八

八

日則監官擇日之吉凶不甲乙顛覆令人靡所適從  
乎公曰善哉問可易言之余訂古今曆數言天運不  
言事應大統擇日其事應之驗與否我不敢知第今  
時所用上自軍  
國重務下逮民間日用吉凶趨避一切稟命於曆書  
而立春一差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如從大統十二月  
二十一日巳卯立春則巳卯為萬曆三十六年正月  
節為除日立前二十日戊寅為三十五年大寒十二  
月中之終亦除日為四經如從郭太史授時曆與余



測畧所步十二月二十日戊寅立春則戊寅爲三十  
六年正月節爲建日立前十九日丁丑爲三十五年  
大寒十二月中之終亦建日爲四絕查欽天監大成  
曆載十二月戊寅除宜施恩封拜宴會整手足甲上  
官立券交易掃舍宇不宜出行正月戊寅建不宜出  
行動土四絕日打上官上梁出行此大統不易之定  
法也而今監曆謬以戊寅之立春正月節爲四絕以  
戊寅之建日爲除日丑月戊寅宜施恩封拜筭吉應  
上忌出行乃今建也而非除也一期之首日也而非

立春考

八

九

絕也正月建寅百事皆忌而以之施恩封拜宴會整  
手足甲立券交易掃舍宇可乎監曆四絕打上官上  
梁出行監官遂皆打去而不知建日自不宜上官上  
梁出行日原不忌出行而正月之戊寅則不宜出行  
也十二月十九日爲四絕打上官上梁出行監曆宜  
祭祀不宜出行適偶合者則以丑月建日止宜祭祀  
餘事皆忌故偶合而非以四絕之正論打去也不寧  
惟是立春一差則年神方位俱差監曆戊寅日之年  
神方位太歲黃幡在木一黑以至九白子死符小耗

以至壬空授時與余戊寅日之年神方位太歲五鬼  
金神在申一白以至九紫子大殺官符金神畜官以  
至于空監曆非矣夫余不言事應者也監曆之非卽  
姑置勿論乃其大者今去郭太史才三百二十餘年  
差十餘刻猶可言也若三千年仍舊則計差千餘刻  
中節俱差十餘日三萬年仍舊則計差十萬餘刻中  
節俱差千餘日不可言也和聞公是語如夢如覺如  
夜斯晝乃仰天大息曰有是哉從古帝王以欽天授  
時爲首務今若此謂寬天負時何使斯世斯民不用  
立春考

八

十

迴避也則可用趨避則胡可使昭昭之民蹈昏昏  
之忌也况係軍國重務乎和而後乃今始知臺司之  
舛誤非小而我公之有功於天下萬世至弘遠矣和  
不文敬述公明訓題其後  
萬曆丁未上元之吉臨洪府同知屬下吏滇南阮聲  
和顛首拜題



讀史訂疑

吳郡王世懋

南宮适

南宮适之為南宮敬叔見論語註古來皆無異議獨子深非之斷以為一人也聊具數駁以縉羣疑按史記孔子弟子傳南宮括字子容而述論語二條以實之初未嘗云是孟倍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註適云是孟倍子之子仲孫閱論語註遠云證敬叔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也可疑一也適見家語一名

讀史訂疑 八

緝是适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孟倍子云必屬說與何忘於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南宮敬叔公族元士遺從孔子時定已娶於強家矣豈孔子得以見子妻之可疑三也禮記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貨之為愈也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於有道之邦耶可疑四也愚以南宮敬叔之與南宮敬然二人矣後世孟浪者合而一之耳請以質之識者

班史疎處

班史張安世傳安世兄賀有一子早死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宣帝以賀舊恩賜謚陽都哀侯彭祖封陽都侯明為賀嗣而文乃曰賀弟子侍中關內侯彭祖何也又曰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為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此益可疑既云子死無子而孤孫霸何從生既名為孫何不令襲爵而以弟子襲耶傳中言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傳末復敘千秋之才為霍光所歎千秋長而才當襲然竟以延壽嗣侯

讀史訂疑 八

蔡邕有後

前漢書游俠傳遂族郭解翁伯解族滅當無後而後漢書郭設傳高祖父解武帝時以仁俠聞為叔曾祖父者何人也蔡文姬傳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蔡伯喈後絕矣晉蔡充別傳乃曰充祖睦蔡邕孫也睦父為邕子竟是何人又邕女傳止云文姬晉羊祜傳云祜討吳功當進爵士以乞舅子蔡襲襲得為關內



侯是襲又伯階孫也伯階遂有兩孫何得云無後耶  
及觀蔡豹傳云祖陸是蔡邕叔父質之後也陸又非  
邕孫矣豈邕本無後而蔡氏以陸父後之耶

### 張劭死友

後漢書范巨卿式傳汝南張劭垂死不許郅憚爲死  
友而獨舉巨卿又所載登堂拜母事甚詳是謂劭外  
無死友矣而鄭道元水經註乃云巨卿與汝南張劭  
長沙陳平子石交號爲死友矣不知其言何所本也  
道元極稱博洽定非無稽第不應與正史互異如此

### 讀史訂疑 八

#### 羊祜隱事

晉羊祜唐褚遂良陸贄皆千古忠賢然褚陷劉洎幾  
同宋之問輩贄害竇叅小史亦具載之祜爲人最謙  
讓本傳云王佑賈充裴秀皆前朝名望祜每讓不處  
其右而出濤傳乃云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正  
色保持之由是失權臣意出爲冀州刺史謂權臣非  
祜而何是祜一舉而傾裴山兩賢也然歟否歟褚陸  
事顯人皆知祜事最隱故標出之

#### 古今紕漏

閱古今來紕漏之事不檢點而輕於註述者六臣  
註文選謝朓和王著作八公山詩謂謝安與王導共  
破符堅十歲兒皆能笑其繆何良俊集語林訂陳咸  
用漢祖臘云御史大夫陳萬年子咸充直有異才官  
廷尉監累遷尚書是以兩漢書爲一傳而陳咸爲一  
陳咸也萬年子咸以憂卒於成帝世後咸是陳寵曾  
祖卒於王莽篡漢後年代相遠官不同地亦不同茅  
鹿門坤批評漢書史丹傳云丹之不附定陶太后卒  
以免官一節乃其大節也漢書何不以見之本傳而

### 讀史訂疑 八

四

以附之傳喜傳似非史記大體處其批師丹傳立定  
陶王爲皇太子以丹爲太子太傅云輔太子一節本  
丹一生功業而一節本末亦具在此是始終以史丹  
師丹爲一人也史丹所護太子乃成帝師丹所傳太  
子乃哀帝史丹卒於成帝世不附定陶太后哀帝時  
事漢書明書是師丹與史丹何與而妄批至此若謂  
批評本謂師丹則師丹傳叙不附丁傳尤明何以云  
附之傳喜傳也陳咸傳稍隱且註誤猶可恕鹿門欲  
譏彈班氏不應譌繆至此豈刻者非其平筆或他人



傳會而誤刻耶至又批李廣利傳曰武帝以寵一姬  
欲封其兄弟遠行萬里開邊塞卒困中國已而以巫  
蠱事案誅李姬而李廣利以貳師將沒於匈奴天道  
好遂如此案誅李姬不知何據坤素博洽豈李夫人  
傳及詩竟終身不寓目耶巫蠱事在李亡後弟延年  
以此誅耳恐誤後學不得不一指辨之

鴻臚澗

靈寶之西函谷之東有澗直下黃河曰弘農澗大明  
一統志載之云宋避英宗諱改為鴻臚澗余竊疑宋  
讀史訂疑 入 五

為太祖父諱弘殷耳何必並農字改之英宗初名及  
後更名俱不犯二字以為英宗者尤誤也後閔王得  
臣塵史始知其大謬不然得臣曾修陝志云靈寶之  
西有澗曰洪溜不知其名之因也此見水經云縣有  
鴻臚園池是水津渠沿注故謂斯川為鴻臚澗於是  
知洪溜語之訛也灑然始悟當時俗名是洪溜原非  
弘農所謂鴻臚者即得臣援證水經修志時改之耳  
彼自云鴻臚非云鴻臚也得臣政和時年八十所著  
書正當英宗前後何嘗有避諱之說乎蓋陝州古名

弘農而是澗先名洪溜後名鴻臚其聲近於弘農措  
大強解事遂以意傳會其說以為復古而名之事固  
有雅而非真者予故拈出之以雪斯澗之誤名今靈  
寶人亦順呼為弘農無有知其非者仍當稱鴻臚為  
是不然稱洪溜猶是宋以前語也

柳惲讀書臺

湖州有毗山一統志云唐刺史柳惲讀書其上有讀  
書臺址山今為尚書潘公所得命予作歌亦具言柳  
惲事予為證其誤非唐柳惲乃南齊柳惲也惲是渾  
讀史訂疑 入 六

六世祖為吳興守時有亭阜木葉下龍首秋雲飛句  
時人目為柳吳興故當有讀書臺耳考唐書渾未嘗  
為湖州刺史安得至毗山當時修志者不學乃爾

龍魚川

岑嘉州詩魚龍川北蟠谿雨鳥鼠山西洮水雲以魚  
龍對鳥鼠絕工然讀水經註方知魚龍乃龍魚也水  
出五色魚俗以為靈故稱龍魚水又曰龍魚川嘉州  
去道元未遠身所經處豈當倒呼定是後人校書者  
誤易之耳校刻岑詩者仍當作龍魚為是是水一統



志亦不載又一缺典也杜詩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  
秋亦然未知竟是誰是

晉書易字

世說新語載殷淵源語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語輕  
薄而大有意韻晉書易一字云我與卿周旋久以卿  
易我一字而義霄壤豈唐諸賢不能解此趣耶吾意  
定是後人校書淺陋者繆改之若韓吏部子金銀車  
耳

顏註中酒

讀史訂疑

八

七

中酒二字始見於徐邈傳中聖人義如中者之中而  
音反從平聲樊噲傳項羽既饗軍士中酒顏註云飲  
酒之中也不醉不醒故謂之中義宜從平聲而音乃  
竹仲切何也亦猶中興之中音同竹仲耶按中酒二  
字來歷之古無如噲傳而義乃別取不為後人語柄  
余故標而出之

玉蘭即迎春

余見嘗言玉蘭花古不經見豈木筆之新變耶余求  
其說而不得近與元馭學士對坐偶問茗溪漁隱曰

感春詩辛夷花高最先開洪慶善註云辛夷高數丈  
江南地暖正月開北地寒二月間初發如筆此人呼  
為木筆其花最早南人呼為迎春余觀木筆迎春自  
是兩種木筆色紫迎春色白木筆叢生二月方開迎  
春高樹立春已開然則辛夷乃此花耳其言如此洗  
然有悟今之玉蘭即宋之迎春也嗚呼元馭口見知  
玉蘭古何名乃迎春也元馭疾應曰果然昨嶺南一  
門生來見玉蘭曰此吾地迎春花何此名為玉蘭其  
奇合如此乃知迎春是本名此地好事者美其花改

讀史訂疑

八

八

呼玉蘭而嶺南人尚仍其舊耳據叢話言玉蘭是迎  
春迎春即辛夷即木筆也然今北方有木筆而絕無  
玉蘭則玉蘭語辛夷焉果是何花豈古有之而今絕  
種耶芑花以辛名今玉蘭嚼之辛而木筆不然又似  
茗溪之說為是夫玉蘭之為辛夷未可定而其本名  
為迎春則自今日始知也嘗恨山川草木鳥獸之名  
古今不合多如此類是故惡夫改者近聞宋小龍又  
有名為自辛夷者則木筆當為辛夷而迎春自辛夷  
玉蘭本名審矣



古器宗賤

玩物喪志先民所規然而宗器之陳寶玉大弓之守  
古人未嘗不重也今世人有不好古者以為用無當  
穀帛而視等於瓦礫且謂古物何憑類多贗作耳至  
溺意好古者一聞是古物輒便歎賞都不別白精麗  
殊不知古器之中精麗既殊貴賤迥異按漢書梁孝  
王有鬪尊而千金鬪古雷字註云刻為山雲雷之象  
以金飾之大抵商金類也孝王時去古未遠而尊價  
已值千金蓋精好之極假令其尊尚存不當二千其  
讀史訂疑 八 九

值耶持是以論古物貴賤可知矣

諱字宜改

王右軍曾祖即丘子諱覽祖侍御史諱正故右軍書  
蘭亭記覽字如才宅書正皆作政字以示諱也後人  
不知相沿用之以為古不知其於義無當也余故表  
而出之為書家一刊誤焉又如唐人諱虎以虎林為  
武林諱昌以丙丁為景丁諱淵以殷淵源為深源宋  
人諱恒以田恒為田常諱桓以齊桓公為威公諱貞  
以王文貞且王文貞曾俱改為文正其真諱文正者

范希文司馬君實而已在後世俱當訂改原文而一  
切沿用不知其非何也

溫公通鑑

唐蕭至忠素有雅整後附太平公主以進嘗自主第  
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傳蓋取潘安仁西征  
賦中句亦有情實司馬溫公作通鑑遽以臆改曰非  
所望於蕭君也雅俗迥別矣豈以溫公而不讀文選  
人故是識趣為難耳

疑 八

十



書傳正誤

泰和郭孔太

廣韻引史記毛遂曰公等碌碌今史記作錄錄古文  
碌碌碌鹿陸媒通用老子陸瑜喻少也漢書灌夫傳  
帝在即錄錄應劭注猶碌碌也蕭何贊錄錄未有奇  
節顏師古注猶鹿鹿也後漢馬援傳更共陸陸李賢  
注猶碌碌也

梧轉音誤魁梧大貌漢書張良傳贊魁梧奇偉蘇林  
梧讀梧顏師古注可驚梧也或讀吾非

書傳正誤

天

後漢書董卓傳卓縱軍士濫畧謂之搜牢李賢注牢  
澆也楊氏古音附錄搜牢二字竝去聲今俗猶有此  
語貴州俗云打牢

泛觴泛轉音捺義同聖漢書呂后紀自起泛孝惠后  
又武帝紀泛駕之馬俱作捧

宋人小說謂天下字皆有對如饑飽勞逸之類惟渴  
字無對楊氏古音叢目云古文渴即竭字孟子溝澮  
皆盈其渴也可立而待則渴者盈之對今孟子文作  
澗

谿與微與谿牽奚切讀曰溪宋均曰無水曰谷有水  
曰谿溪弦雞切讀曰今反戾也莊子婦姑勃溪注勃  
爭也溪空也

黔有二音一音琴一音鉗其義皆黑色也貴州彌黔  
從泰黔中郡隋黔州名也音琴以人言有黑苗有黑  
羅以大言有黑水有烏江以郡言有夜郎有烏撒烏  
蒙皆黑義也

常談考誤世稱青衿之士曰秀才士子聞之尚若以  
為輕已者按北史杜正玄隋開皇十五年舉秀才試

書傳正誤

天

二

策高第不知秀才非始於隋也晉書王祥年垂耳順  
始舉秀才除溫令則秀才之奉行於西晉史記賈誼  
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為河南守  
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則秀才之名著於西漢  
燕窩海粉二物俗以為滋味之素食誤也燕窩係銀  
魚之初生者海燕銜以結窩故曰燕窩海粉是海魚  
口吐之物以其形似粉故曰海粉魚去而粉浮土  
人即收之其色綠若日晒過收之其色黃是  
一魚質一為魚非素物也



姑息二字出檀弓鄉人之愛人也以姑息陳澧集注  
 未解傳注苟容政安也亦未晰陸務觀老學庵筆記  
 王荆公熙寧初召還翰苑初侍經筵之日講禮記魯  
 參易贊一節曰聖人以義制禮其詳見於牀第之間  
 君子以仁行禮其勤至於垂死之際姑息者且止之  
 辭也天下之害未有不由於且止者也子謂荆公亦  
 有所本韻會曰姑且也息止也左傳曰姑已若何子  
 姑待之已即止也荆公說本此

古今有諺語有謠語有識語有諧語有讖語有謔語  
 書傳正誤 六

三

語意不同其跡易混諺語如大學故諺孟子夏諺是  
 也謠語如糜弧其服實亡周國之類是也識語如亡  
 秦者胡劉氏復起李氏當王之類是也諧語如優孟  
 諷諫風儀論諫葬馬之類是也讖語如既定爾婁豬  
 盡歸吾艾豎之類是也謔語如麥麴庚癸之類是也  
 楊升庵作古今諺古今謠似矣然諺中雜謔雜諧如  
 狐非狐貉非貉之類謔而雜於諺也如左相宣威沙  
 漫右相懸譽丹青之類諧而雜於諺也諺中雜識如  
 論語且考識天監定公詩識陸法和書識而雜於

謠也似當隆正各從其類為六語

紫薇花耐雅爾雅集雅天中記俱未載惟事文類  
 聚有紫薇花亦不載事實止載劉禹錫和令狐相公  
 郡齋對紫薇花詩明麗碧天霞丰茸紫綬花白居易  
 詩絲綸閣下文章靜鐘鼓樓前刻漏長獨坐黃昏誰  
 是伴紫薇花對紫薇郎此唐人之誤以紫微為紫薇  
 者即劉白未悟也然紫薇花亦始於唐今人以六月  
 開百日紅者為紫薇花其色有紅紫二種樹高尋丈  
 皮薄而白花繁而碎亦濃郁可愛吳中黔中最多

書傳正誤 六

四

宛委餘編用修能辨晉元非牛金所生且知其為誣  
 辭而云魏道武名健繼受命為牛繼馬後之像此又  
 誤也道武初名涉後名健者其父什翼犍也亦  
 遠矣愚謂用修以昭成爲道武以健爲健誠誤然以  
 健爲牛繼馬則非始於用修也元行冲作魏典三十  
 篇以昭成名健繼晉受命可以當繼馬之象行冲本  
 拓跋後尊祖之詞耳

孟氏譜孟予以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即今  
 之二月二十日景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即今之



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歲誤也貞定王在位二十八年而崩無三十七年即以定王二十七年生至赧王二十六年卒共計一百五十四歲無是理也陳士元氏辨之甚詳但云周定王在位二十一年而崩亦誤定王在位實二十八年也又云定王二十一年乙亥至赧王二十六年壬午凡二百九十八年亦誤定王二十一年壬辰非乙亥也赧王二十六年壬申非壬午也自定王二十一年至赧王二十六年共一百六十二年非二百九十八年也

書傳正誤

入

五

莊子闕誤

闕名

逍遙遊 計十三字

亦若是而已矣見文如海檜榆枋而止見文本及江南本舊闕

腹猶穎然見文本彼之二蟲又何知也見文本八千

歲為穰此大年也見成元英豈唯形骸有壅瞽哉見天

台山方巖觀古請買其方以百金見江南古安所困

苦哉文作安所

齊物論 計十二字

莊子闕誤

老漁江南古雖我亦成也江南古雖本作雖我仁

常而不周見江南古飄風振海見江南李聖人愚

芘見劉得一則是之異乎不是也其無辯矣然若果

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矣見江南

養生主 計七字

牛不知其死也如土委地見文如海劉始也吾以為

至人也見文本

人間世 計二十字

思其所行則底幾見李氏曰謔若往而殆刑耳見張



本舊作若殆 街暴人之前者 見江南古藏 有心而為

之其易邪 見張本 寡不道以惟成 有江南古藏本作寡

其大蔽數千牛 大成李張 將隱其其所賴 見張本舊

卻曲卻曲 見張本舊作 吾行卻曲

德克符 計十四字

守其宗者也 見江南古藏 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在

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 見

舊本 計子之德 足以自反邪 文成李張同舊作不

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之自寤邪 見張本 孔丘之

莊子闕誤 八

於至人 未邪 見張本舊 作其未邪

大宗師 計七字

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厲乎其似世乎

文成張作邴邴乎其似喜也崔崔 善少 見張本 故殺

乎其不得已也厲乎其似世也 見張本 舊作天

生者不死 見江南古藏 往侍事焉 見張本 舊作侍

應帝王 計五字

庶民孰敢不聽而化諸 見張本舊 吾與汝無其文 見

南古藏本 不震不止 見江南古藏 紛然而封哉 見張

駢拇 計二字

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張作而多口於 聰明之用也 而枝者不為

岐 見江南古藏 本舊作歧

馬蹄 計一字

絡之 見江南古藏 本舊作維

胠篋 計十一字

曷嘗不法聖智哉善人不得聖智之道不立跬不得

聖智之道不行則聖智之利天下也少聖智生而大

盜起拊擊聖智聖智已死聖智不死雖重聖智是乃

莊子闕誤 八

聖智之過也彼聖智者天下之利器也 並見張本 舊作人

刻意 計一字

故曰聖人休焉休則平易矣 見張本舊作聖人 休休焉則平易矣

繕性 計九字

繕性於俗 學以求復其初 見張本舊作繕性於 俗俗學以求復其初

欲於欲思以求致其明 見張本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

智智生而無以智為也謂之以智養恬 見張本 義明

而物親忠也 見江南古藏 禮樂徇行 本舊作徇 四時應

節 見張本 又何為乎哉 見張本 軒冕在身非性命之

一五二〇〇 丹黃多日 〇 反文句



有也 見張本

說劍 計一字

惺當何敢言 見張本

漁父 計三字

皎白 見張本 侍於下風 見張本 以敗德人 見張本

反路

禪王 計五十五字

恐聽 見張本 謬 見張本 弦歌 見張本 不以羨自累也

神無惡也 見張本 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莊子闕誤

桓公得之莒 齊子紂之亂 文公得之曹 曹人觀晉越

王得之會稽 越為吳敗勾踐以 陳蔡之隘於丘其幸

乎 自桓公并注至會稽山四十 故許由處於穎陽而

共伯得志乎丘首 虞安也見江南古藏 殷德衰 見江

藏本舊

盜跖 計十一字

穴室樞戶 見劉得一 休卒徒於太山之陽 見江南

凡天下人有三德 見張本 此七子者世之所高也

此六子者無異於殊犬流豕 見江南古

四操瓢而乞者皆利名輕死 見張本 汝行如桀紂則

口作色有不服之心者 見張本 吾昔與子訟於

無約日 見張本 則亦猶夕病長阨 見江南古 若負重

行而上坂也 見張本 貪財而取辱 見張本

在宥 計二字

空同之山 見張本 以此因人之國僥倖也 見江南古

天地 計十三字

故通於天者道也順於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義也

沈珠於淵 見張本 退已 音祀見江

莊子闕誤

有機械於此其名桔槔 並見張本 聖人所

羞也 見張本 不相罪坐 見張本

天道 計九字

其自然為也 見張本 而道德之至也 見張本 實者倫

矣 江南古藏本 刑名比詳 見張本 夫天地至神矣

安取道哉 見張本 非知治之道者也 見江南

淵淵乎其不可測也 見江南古

天運 計十七字

孰隆施是 李氏 在上彷徨 見張本 名者公器也 見張



又奚傑傑然見張本 予口張而不能存舌舉而不能

能詡見江南古藏本舊關 然則至人見江南古藏本舊關 發動如天地者

哉見張本舊作乎 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也昔黃帝之治天下

見江南古藏本舊關 眸子不運而感風化唯應於下風而感風

化故曰風化並見張本舊關

秋水 計十四字

五帝之所運見江南古藏本舊作連 故異便耳見張本舊關 是故大

人之行不出害人之塗也見張本舊關 謂之篡之夫見張本舊

知乎人之行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天 而不遇時也見江南古藏本舊作

莊子闕誤 六

得當堯舜之時當桀紂之時並見張本舊關 出跳乎井幹之

上見江南古藏本舊作跳梁 且子曰見張本舊關

至樂 計三十八字

吾未知之樂也亦未知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

以無為而誠者為樂矣並見江南古藏本舊關 萬物皆化生見

南古藏本舊關 今有變之而死見江南古藏本舊 觸髅見夢

日向子之談者見張本舊關 泛然以天地為春秋見張本舊

而復為生人之勞乎見張本舊作 彼必相與異其好

惡好惡異故先聖不一其能見江南古藏本舊作改異也 種有幾

若鼃為鵝見劉得一 斯彌為食醢食醢生乎願輅願

輅生乎黃軻黃軻生乎九猷九猷生乎替芮替芮生

乎腐蠃腐蠃生乎羊奚羊奚比乎不筭久竹生青寧

並見張本舊關

達生 計十四字

是形色而已見江南古藏本舊關 物焉得而正焉見張本舊 不開

人之人見劉得一 以瓦投鉤投金投見呂覽舊作注 有張毅

者見高門縣簿見劉得一 人之所最畏者見江南古藏本舊關

取吾將三月參汝見張本舊作 自為謀則取之其所

莊子闕誤 七

異彘者何也見張潛夫 異雞無敢應見者反走矣文

海劉得一 其由是與見江南古藏本舊關 □忘是非張文本同

非則安平陸而已見劉得一

山木 計七字

運化之泄也見江南古藏本舊作物 蹇裳躩步見張本舊 莊子反

入官三月不庭見江南古藏本舊關 從其令江南李氏成

虞人以吾為戮張文本同舊 逆旅之有妾二人見劉

本舊

田子方 計一字



其導我也似父 見江南古藏本舊作道

知北遊

知如字舊音故曰通天地之一氣耳 見劉得一本舊作通天下一氣

合彼神明至精 見劉得一本舊作今子孫非汝有 見張本舊作孫子

量萬物而不遺 文劉本同舊作隨汝唯莫必謂無乎逃物 成張

本同 山林與臯壤與與我無親使我欣然而樂與 舊關

見江南藏本舊關

庚桑楚 計十二字

駢盡矣 奔蜂不能化藿蠋 江南李氏張本同舊作日奔蜂不能化藿蠋

莊子闕誤

十日息愁 江南李氏文劉張 人見其人物見其物 見張

本舊 每妄更為失 見劉得一 出入而不見其形 見張

出 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宗者 見文本 又適其偃溲 本舊

焉 江南李氏張 移是非今之人也 江南李氏張

徐無鬼 計十二字

藜藿柱宇 黽黽之運 文張同 察士無陵諍之辭則不

樂 見文成張本同 聽而斷之 瞑目恣手盡壘而鼻不

傷 見江南李氏本 可不諱云 見江南李氏 游於天地

也 見江南古 擇疏鬣長毛自以為廣宮大囿 見張本

古之真人以天待人 見張本舊作之

則陽 計二字

同檻而浴 見張本舊作濫 氣之廣者也 見劉得一

外物 計五字

我且南游說吳越之王 見張本 出拾薪 見張本 中民

之行易進焉耳 張成本 大林丘山之善 張文本 沐 舊關

見張本舊作休

寓言 計四字

如觀鳥雀蚊蚋 見張本 勸公以其私死也 見張本 向

莊子闕誤

也括撮而今也被髮 見張本 而况乎以無有待者乎 舊關

見張本舊關

列御寇 計十二字

無多餘之贏 江南李氏張 汝處已 音紀江南李 闔 口

嘗視其良 文成李同舊作 古之至人天而不人 見張

舊有慎懷而達 見江南古藏 仁義多責六者所以

刑也 達人之情者傀 見劉得一

天下 計三字

而九滌天下之川 江南李氏 雖未至極 江南李氏



卷五

右三十三篇闕誤或兩義共三百四十九字

莊子闕誤 八

十

廣莊

公安袁宏道

逍遙遊

豎儒所謂大小皆就情量所及言之耳大于我者即謂之大是故言大山則信大海則信言鳥大于山魚大于海即不信也何也以非情量所及故也小于我者即謂之小是故言螻蟻則信螻蟻則信言蟻有國國有君臣少長是非爭讓之事螻蟻稊上有無量虫虫有無量郡邑都鄙即不信也何也以非情量所及

廣莊

八

一

故也嗟乎一人身量自頂至踵五尺耳三百六十骨節之中三萬六千種尸蟲族焉凡有目者即有明是彼未嘗無晝夜日月也凡有足者即有地是彼未嘗無山岳河嶺也有嗜欲者即有生聚是彼未嘗無父子夫婦養生送死之具也齧而為芥彼知趨利膚中之蟻出之甲上奔走如鶩彼知畏死吾安知天地非二巨丈夫邪娑婆世界非其一骨節之虛空處邪人物鳥獸賢聖仙佛非其三萬六千中之一種族邪經曰髮毛爪齒皮肉筋骨皆歸于地吾是以知地特髮毛



之大者唾涕濃血津液涎沫皆歸于水吾是以知水特唾涕之大者暖氣歸火動轉歸風吾是以知風火特喘息之大者天地得其大不爲有餘人得其小不爲不足虫處其內不爲逼狄人據其外不爲廣廓天地以成任壞空爲劫虫以生老病死爲劫肘間之蟲笑指節爲夷狄膚間之蟲語以牙甲叱爲怪誕尚不信身外有人又況人外之天地邪由此推之極情量之廣狹不足以盡世間之大小明矣拘儒小士乃欲以所常見常聞關天地之未曾見未曾聞者以定法

廣莊

六

二

縛已又以定法縛天下後世之人勒而爲書文而成理天下後世沉魅于五尺之中炎炎寒寒暑無半罅可出頭處一丘之貉又惡足道聖人知一已之情量決不足以窮天地也是故于一切物無巨細見于古今世無延促見于衆生相無彼我見殤可壽巨可短短可長我可彼智可蒙蜉蝣以暮死爲長年故殤未始不壽也牛大于豕小于象故巨未始不細也芟十年者不出一覺故短未始不長也燧者以手拊胸手卽物故我未始不彼也聖不能見垣外故智未始不

蒙也正倒由我順逆自彼游戲根塵無罣礙盡聖人者豈有三頭九臂迥然出於人與虫之外哉唯能安人虫之分而不以一已之情量與大小爭斯無往而不道運矣

齊物論

天地之間無一物無是非者天地是非之域也身心是非之舍也知愚賢不肖是非之果也古往今來是非之戰場墟壘也天下之人頭出頭沒于是是非非之中倚枯附朽如大末蟲之見物則緣而狂犬之聞

廣莊

六

三

聲則吠是故寄心于習寄口于羣人嗔則嗔人譽則譽者凡夫之是非也援古證今勘聖校愚叱凡譽雅者文士之是非也投身幽谷趨清避濁潔士之是非也課名實黜浮譽上督責罪虛誕法家之是非也祖述仁義分別堯桀規思矩孟馨王醜霸儒生之是非也惡盈善退絕智棄聖道家之是非也趨寂滅樂悲捨贊歎戒律呵斥貪嗔釋氏之是非也異途分門爭道並出海巖爲書不可盡載嗚呼是非之衡衡于六根六根所常執爲道理諸儒墨賢聖詰其立論皆准



諸此今夫不食烟火者日見十里短視隔尺訓狐之  
鳥夜察蚊咬豈不辯丘嶽日果可常乎哉跋維陀龍  
無耳而聞虬聽以掌牛以角耳果可常乎哉口司言  
也而海外有形語之國馬相不以鼻口果可常乎哉  
足附地則行欹側則蹶此其職也而蟻能倒行蠅能  
仰棲足果可常乎哉色借日月借燭借青黃借服色  
無常聲借鐘鼓借枯竹竅借鏡借肺中風借舌腭聲  
無常想借塵緣借去來今借人借書冊想無常夫不  
可常卽是未始有衡未始有衡卽不可憑之爲是非

廣莊

四

明矣槐葉之虫其身純青見粉蠹之白者笑之而不  
知青白之不由彼也蜀犬見雪則吠詭其所變江魚  
入海則惑失其所常生首子者烹而食之以爲宜子  
彼見夫中國之慶喜鄭重以爲不慈矣祝夫尚僧以  
貴其女彼見夫中國之問名納采從一守貞以爲不  
令矣死者棄骸野外以施烏爲七日不盡聚族而哭  
彼見夫中國之素車黃腸珠腦玉匣以爲不仁矣天  
地之人何所不有我憐彼彼亦憐我我訕彼彼亦訕  
我是非之質惡從而辨之是故以長非短者是以髮

之若若譏髭之虬結也以大議小者是以瓶中之空  
笑盃中之空也以辨屈辨者是以百舌之語攻燕子  
之語也以聖斥狂者是以橫吹之聲刺空谷之響也  
以古折今者是以北關之舊壘歎南山之新壘也以  
智證愚者是以機關之木人悲土偶之無識也以中  
國非夷狄者是以楚蜀之土音正閩隩之鄉語也夢  
中之人物有嗔我者有齧我者是我是人夢中之榮  
萃醒待不相續醒中之悲喜夢時亦不相續孰真孰  
幻空中之花可以道無亦可以道有故聖人不見天

廣莊

五

高地下亦不言天卑地高波中之像可以言我亦可  
以言彼故聖人不見萬物非我亦不言萬物是我物  
本自齊非吾能齊若有可齊終非齊物聖如可悟不  
離是非愚如可迷是非是實雖萬釋迦何處着脚哉

養生主

天下無一物不養生者亦無一刻不養生者貧賤之  
人波波吒吒稿形極慮以養其生富貴之人營生路  
曠奧室以養體淫妖以養目絲肉以養耳極羞醜以  
養口窮嗜欲以養性養之未久病疴立至役生斧命



萬屬于此賢知之人憫其淫溺是故執軌以範躬收  
視卻聽以衛耳目恬淡虛無以葆神氣夫執軌以範  
躬躬之卷鞠者生而躬之安逸者死矣收視以衛日  
目之幽隱者生而目之奔色者死矣却聽以防耳耳  
之塵蔽者生而耳之納器者死矣恬淡以約口口之  
淡薄者生而口之愛濃厚者死矣虛無以葆性性之  
寂滅者生而性之動蕩周流朋從往來者死矣皆吾  
生即皆吾養不宜厚此薄彼辟如半身不隨之人雖  
復甯形天地半已枯朽不得復名全人故養生者傷  
廣莊  
六  
生者也夫生非吾之所得養者也天之生是人既有  
此生即有此養草木無知亦能養生若必自養而後  
生盡天地之天喬枯死久矣子待父而養者也而少  
孤之子不見天絕于世父母豈真能養子哉嬰兒之  
生也即知求乳是嬰兒知養生也三月之後以手鹿  
之則知閉目見風則啼是嬰兒亦知衛生也嬰兒非  
真有知也養生之道與生偕來不待知而知者也聖  
人之于生也無安排無取必無徼倖在天而行修身  
以俟順生之自然而不與造物者忤是故其下無傷

生損性之事而其上不肯為益生葆命之行古之善  
養生者有三家釋曰無生儒曰立命道曰外其身而  
身存既曰無生即非養之所能生也既非養之所能  
生則不以不養而不生明矣立命者順受其正順受  
故不欣長生不悲夭折何也命不待壽而立壽何益  
命不因歿而不立歿何惡歿不足惡壽不足欣故養  
生以益壽皆妄之妄者也外其身者可以存身則內  
其身亦可以亡身郭橐駝之種樹也置之若棄鄉人  
有病疽者痛楚入骨殆不欲生一日聞其父有大獄  
廣莊  
七  
立起下牀籌畫區置且日而病去此外身身存之明  
效也衆人以利生故害生聖人不利故不害衆人以  
得生故失生聖人不得故不失嗜雞離者養以松子  
灌以漿醪鷄亦自幸與羣離異而不知鸞刀之先至  
也西方有神女相好光明且謝主人于門主人曰神  
何來女曰余功德天凡余所至之家求福者福求慧  
者慧乞男女者男女諸所願欲無不吉祥如意主人  
乃洗滌稽首延之上座頃之一醜女至而若塗漆髮  
若野蒿主人曰若何來女曰余黑暗女凡余所至之



家富者貧貴者賤幼者殤壯者衰男子嘗哭婦嫗夜啼主人乃奮臂挈杖驅之出門天日不然有事我者亦富事彼余與彼如形之影如水之波如車之輪非我無彼非彼無我主人大駭揮手謝天送之唯恐不速聖人之養生亦若是焉矣嗟夫養生之說起于貪生知生之不必貪則養生之說荒已今夫世之所謂夭折者或三二十以至一周二周所謂善攝養者最多不過八九十或百餘歲辟二野蚘一死于午一死于暮諸水族虫皆弔午而慶暮而不知時之真

廣莊

八

刻也若爾則所貪之生亦大倏忽矣試令一老人與少年並立問彼少年爾所少之壽何在覓之不得問彼老人爾所多之壽何在覓之亦不得少者本無多者亦歸于無其無正等若爾則所貪之生亦大烏有矣天地如獄入其中者勞苦無量年長獄長有若老囚縱不求脫何至求繫若爾則所貪之生亦大勞碌矣生有生可戀死亦有生可戀戀生之生者既迷而畏死戀死之生者亦必迷而畏生若爾則所貪之生亦大兒戲矣嗚呼不知生之如戲故養生之說行不

知生之本不待養故傷生之類聚非深達生死之理者惡能養生哉惡能養生哉

人間世

衆人處人間世如鰕如蟹如蛇如蛙如魚如蟹如鱉如鯉如鯨如蛟如鯉能神化飛越江湖而不能升天鯨鼓鬣成雷噴沫成雨而不能處方池曲沼之中蛟地行水溢山行石破而入海則爲大鳥所啖賢智能大而

廣莊

九

也唯聖也如龍屈伸不測龍能爲鯀爲蟹爲蛇爲蛙爲諸蟲蚓故雖方丈浮蹄之中龍未嘗不泝鱗濯羽也龍能爲鯉爲鯨爲蛟故江淮河漢諸大水族龍未嘗不相噬相沫也龍之爲龍一神至此哉是故先聖之演易首以龍德配大人周易處人間世之第一書也仲尼見老贊以猶龍老子處人間世之第一人也易之爲道在于善藏其用崇謙抑亢老氏之學源出于易故貴柔貴下貴雌貴黑夫翠不藏毛魚不隱鱗尚能殺人而況于人是取大道不道大德不德大仁



不仁大才不才大節不節道也者導也有導則有滯  
滯則碍故古之人以道得禍者十常一也德也者得  
也如人得物則矜矜則人見而畏故古之人以德得  
禍者十常三也仁也者恩也恩能使人愛亦能使人  
忌忌愛相半故古之人以仁得禍者十常五也才也  
者財也如人有財盜必劫之故古之人以才得禍者  
十常七也節也者品也高也氣太高則折身太高則  
危行太高則厥故古之人以節得禍者十常九也天  
下之患莫大乎見長于人而據我于局我之爲我其

廣莊

十

伏甚細其害甚大聰明我之伏于諸根者也道理我  
之伏于見聞者也知解見覺我之伏于識種者也古  
之聖人能出世者方能任世我見不盡而欲任世辟  
如有人自縛其手欲解彼縛終不能得堯無我故能  
因四岳禹無我故能因江河太伯無我故能因夷狄  
迹文無我故能因人天三乘菩薩諸根是故龍逢見  
戮比干剖心伍有乘潮靈均是沈者事君之我未盡  
也務光投河夷齊叩馬漆室自縊者潔身之我未盡  
也姜里彼囚居東見疑者居聖之我未盡也孔畏于

匡伐木于宋絕糧于陳者行道之我未盡也孔子白  
言六十耳順是六十而我見方盡明矣我見不盡幾  
身之患且不保何況治世今夫父母之養嬰也探其  
飢飽逆其寒暑啼者令嬉嗔者令喜兒口中一切喃  
喃不字之語皆能識而句之何則無我故也同舟而  
遇風者十百人一心惟三老所命呼東則東呼西則  
西何則無我故也夫使事君者而皆若父母之求其  
子處世者而皆若同舟之遇風何暴不可事何亂不  
可涉哉古之至人號肥遯者非遯山林也遯我也我

廣莊

十一

根在卽見山林亦顯何也有可得而見者也我根盡  
卽見朝廷亦隱何也無可得而見者也無可得而見  
是故親之不得疎之不得名之不得毀之不得尚無  
有福何有于禍處人問世之訣微矣微矣三代而下  
亦有一二至人與龍德相近者漢之子房東方朔黃  
叔度晉之阮嗣宗唐之狄仁傑是也子房當烹狗藏  
方之世時隱時見托赤松以自保方朔事殺人如蘇  
之至玩弄兒戲若在掌股叔度居亂世君公顧厨皆  
其師友而黨禁不及嗣宗縱酒汗朝日無減否梁公



身事女主與姪奴為伍縱博褻褻恬不知耻使諸君子有一毫道理不盡我根潛伏惡能含垢包羞與世委蛇若此夫李泌亦似之矣然高潔其行至不能調伏一張良娣我見尚在處人間世之道未盡也嗟乎若胡廣之中庸馮道之五代是之而非非之而是噫余不敢言之矣

德克符

天下所寶者軀命也所尊者面貌也所倚者手足耳目也軀命計其短長面貌角其妍媸手足料其強痿

廣莊

十二

耳目較其聰塞一支不治百里尋方一夫抱疴舉族奔走至于覺明真常形神之帶聽其枉捏恬不知怪有言及者互相噴笑指為異端噫何其頑鈍昏劣抑至此邪夫天地之長且久者非以形氣也草木之生長長非以枝葉也人之視聽操履含知秉耀非以手足耳目心也謂耳能聽死者亦有耳何不聞謂目能視死者亦有目何不見謂手持足行死者亦有手足何不起謂心能思死者七竅具在何以都無知識空俄而有氣氣俄而有根根俄而有識根者諸濕之

偶聚如濕熱之蒸而成菌也識者六緣之虛影如芭蕉之卷而成心也蕉落心空緣去識亡熱謝芭枯濕盡形壞向非覺明真常客于其中一具白骨立兒僵仆辟則無柱之宇無根之樹其能一日立于天地間哉萬物皆可為人是故得水者知得火者烈得金者強得木者理人皆可為萬物是故值其生則生值其尅則死值其駁則愚值其正則賢草木一生尅也人特瓦礫之有知者也瓦礫一水火也人特瓦礫之能動作者也嗟夫知與動作豈人之為覺性也今夫神

廣莊

十三

之赴箕也密語則聽是有耳也呈帖則知是有目也證事則書遇物則題是有思慮也夫其耳目思慮者豈箕之為哉神也神不以箕之成壞為已之存亡則人亦不當以設之有無為心之憂喜明矣楚俗尚鬼其致鬼之物不一推之皆有至理肩挺之鬼控兀不休所附者長而狹且直也甕器之鬼聲如歌曲所附者腰大而嚙細也兀丫之鬼剝啄如雷所附者短身長味也斛桶之鬼厲聲疾呼所附者澗口空腹也覺之在人如鬼附物因形發識虛實各異是故附其卷



而納者則爲聽附其漏而光者則爲視附其勁而節者則爲動履附其竅而出入者則爲意識一切衆生不深惟身心之所以百計愛惜以愛惜故牽纏糾縛促局如繭中之虫煎啣如在釜之蟹畜盜自劫家貲日銷至于寶盡囊空猶愛盜不止可不大哀經云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又云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心中物夫狂者尊古卑今尚能眼空一世糠粃形骸至人脫卻浮漚通身是海又惡有淨穢大小之見哉齊有優蛾者館于泰山之逆旅龜蒙先生分室而寢

廣莊

十四

人焉耳龜蒙先生曰吾寐矣夫某甲行道四十年而唯恐置身之無所也隘矣夫彭祖之神與國殤相遇于道殤曰兒來祖怒曰余壽過若倍疑何嬰我殤曰兒所謂八百形骸也非兒也夫人僞而見真今與若較卽真之日子壽先若久矣

大宗師

廣莊

十五

古今宗師未有不宣生死者佛曰爲一大事出見于世孔曰朝聞夕死老曰死而不亡者壽夫釋老之爲生死人皆知之孔學之爲生死雖鉅儒大賢未有能遽知之者嗟嗟聖人之道止于治世卽一修齊已足而沾沾談性與天窮極微眇得無迂曲之甚夫天命者不生不死之本體也何言天非人是已天與人對非人者非耳非目非口鼻非心意識也既已非耳非目非口鼻非心意識矣我何在我相盡卽道既已無耳無目無口鼻無心意識卽天下之耳目口鼻一時頓盡矣人何在相盡卽教教之一字尤爲喫緊位天育物總是教體心淨土淨曰位胎卵滅度曰育性如是故非是強爲爾我生死了不可得噫金口未宜



水鐸先啓涅槃妙路實肇數仞天人導師非孔誰歸  
莊去孔聖未遠七篇之中半引孔語語語破生死之  
的倘謂蒙莊不實則中庸亦偽書矣天下皆知生死  
然未有一人信生之必死者罔圖之人一陷大戮寤  
寤寐寐惟脫死是求是故有一罅可直不惜營營也  
有隙可脫居間可解不惜傾囊蒙鬻子女赴之也何  
則信已之必死故也茫茫衆生誰不有死墮地之時  
死案已立趨名驚利唯日不足頭白面焦如慮銅鐵  
之不堅信有死者當如是邪文章之士以立言爲不

廣莊

十六

死是故著書垂訓恐毫吮墨仰面觀屋神仙之士以  
爾形爲不死是故鍛精鍊氣畱心龍虎坎離及諸大  
丹藥物之術二乘之士以寂滅爲不死是故耽心禪  
觀趨向虛無遠離一切幻垢無明夫文章之士無足  
論矣十種大仙壽千萬歲報盡還墮二乘雖受三界  
外變易之身終屬有爲捨此趨生焉知大道嗟夫道  
何物也而可以已意趨捨之哉夫道天也趨捨人也  
天地之間無物非人即無物可與道湊合者道若可  
聽是聲非道道若不可聽是塞非道道若可見是相

非道道若不可見是暗非道道若可言是響非道道  
若不可言是瘖非道道若可思是憶非道道若不可  
思是忘非道道若可得是法非道道若不可得是空  
非道可聽可見可言等即生不可聽不可見不可言  
等即死可聽可見可言等即死不可聽不可見不可  
言等即生種種趨避皆屬生死迫道愈急去道愈遠  
夫惟聖人即生無生即生故不捨生無生故不趨生  
畢竟寂滅而未嘗破壞有爲常處一室而普見十方  
空界示與一切同行而不與一切同報尚無生死可

廣莊

十七

了又焉有生死可趨避哉善我者無體善行者無時  
善因者無果金之堅也而火流之水之輕清也而風  
日銷之有體故也聖無體一株之桃可分而千松子  
飛山成林蓮實墮泥成藕者因能爲果果亦能爲因  
也聖無果子生于亥死于丑此一時之生死也日生  
于朝死于昏此一日之生死也春生于冬死于夏此  
一季之生死也時爲之也聖無時無時者古今一時  
是故伏羲神農至今猶在無果者無因非果仲尼表  
高子淵表深杏壇陋巷本無是事無體者諸法同體



三教聖人末世衆生同一眼見同一耳聞同一氣出  
人此非識心分別可知智證乃見讀儒書者尚以此  
意恭之庶幾聖門之嫡傳哉

應帝王

矢不密鳥不高羅不繁獸不深法不多民不譎道不  
勢士不岐吾欲爲網罟彼卽爲深穿網罟者深穿之  
始也吾欲爲法律彼卽爲舞文法律者舞文之始也  
吾欲爲仁義彼卽爲放弑仁義者放弑之始也道而  
觸者彼曰無禮此亦曰無禮分辯不已遂爲格鬪僞

廣莊

十八

盟誓者亦假約束何也非約束無以爲局騙資也嗟  
夫此豈制作之初意哉勢使然耳文中子爲弟子曰  
余依先聖之言教民慈教民孝教民睦教民信講業  
三十年而民之厲滋甚者今之人不逮古邪何訓之  
難也弟子曰先生之教非也非民之難訓也先生言  
慈而不類之子始以慈望其父先生言睦而不肖之  
卑幼始以厚責其長上先生言信而諦盟要約者始  
以信讓其朋友故自先生立教以來父見子過子見  
父過兄弟責望于家朋友譙讓于野先生之教則然

豈民之罪哉文中子愀然而退屏居深山終身不爲  
人師遠古之初民物雜處有若族屬患難不作迨其  
後世始有教民網罟漁獵者于是獸相率入于山魚  
相率入于淵鳥相率入於深林人與禽獸既不相習  
兇故人之強有力者遇獸則殺獸之強有力者遇人  
亦恣其食噉故夫民之無辜而不免於齒角之禍者  
智士之教也文王謂鴟冠子曰敢問詐之所始鴟冠  
子對曰始于一二文王曰一二奇偶自然之數也惡  
乎詐鴟冠子曰有一二卽有千百有千百卽有計算

廣莊

十九

有計算卽有文字有文字而天下之機變不可勝窮  
也記曰蒼頡作字天雨血鬼聚哭憤大朴之漓奸巧  
之生也鬼神不得其所况乎人哉舜南巡狩至江漢  
之野遇一丈人披髮而泣舜曰天下熙熙然樂父老  
獨悲何者丈人曰往者余釣于江朝出夜沒垂六十  
年人無知者今江濱之人有以余爲賢而親之者矣  
是必上之人有以使之也夫以爲賢而親之不賢者  
將疎之矣余將目擊夫百姓之相食而此地之爲戰  
場也是以泣也舜曰今天下何如放勳之時丈人曰



嗚安可比帝堯之世九水溢十日出而民不為災今則壞定日月調而民之繁庶不加于昔也帝堯之世四凶在位三苗負固頑讒布野而堯不以其故貶聖今流者流格者格殛者殛而昭宣平章不倍于昔也大帝堯之德去烈山氏一間耳今奚得比哉聖王之治何法曰法天天何法曰法嬰兒嬰兒何法曰法鵠卵大不以水之剋火而去水天不以嗜人之故而絕虎狼蚊蚋天不以地狹民貧而摧山填海聖王亦然聖王者獲智愚賢不肖而因其自生自育者也故法

廣莊

二十

天也嬰兒激之不噴譽之不喜太山摧于前而目不瞬天之至也故法嬰兒也鵠卵無聞無見冥冥漠漠燦之不以爲熱濡之不以爲寒蒙之祖也故法鵠卵齊威王令于國中有一能善巧分別者賜千金三日而應募者三人一人曰臣能分別人之面貌萬不失一齊王乃呼左右一色一衣者百人遍令閱之一閱而識其姓字三覆不悞一人曰臣之術有過于此者臣能分別鷄鶩野鵲齊王乃呼嗇夫籠孔雀翡翠百餘以識其左右前後遍令閱之頃之發籠嘈啞庭下雜

問其處一無所失一人曰臣之術又有過于此者臣能分別諸名花果齊王乃令人回命觀桃李諸花觀畢苑令摘花試之枝葉柯莖皆記其處十問而十不失齊王大喜立賜千金西郭先生進曰此小術也奚足爲怪臣之術有大異于此者因問者一人爾一日能分別幾曰千餘人次分別幾鳥曰百餘次分別幾花曰不過六七樹西郭先生笑曰陋哉臣之術能一時知趙魏齊魯諸國雨暘之數飛禽走獸皆洞得其情狀臨淄之中七萬戶起一心一念臣能悉知用臣

廣莊

二十一

不術可撫四夷齊王大駭齋戒七日庭設九賓進西郭先生于殿王三環進食跪而請曰先生之術可得聞乎西郭先生曰可霖雨臣知其可千里猛雨知其不數十里分龍之雨暘雲之雨知其不隔轡臣是以知其善走臣是以得鳥獸之情狀也王之百姓貧者知其欲粟賤者知其欲博鰥者知其欲婦曉起知其營業人夕知其寢眠臣是以悉知其心之所念也臣之術操者簡而用者博故得之可撫四夷威土撫然



自矢曰先生休矣

廣莊

說郭續目錄

身第二

草木子 葉子奇

參龍子 蕭穀

觀微子 朱奎

游樵子 王崇慶

沈澁子抄 蔣鎮

郁離子微 劉基

潛溪遠言 宋濂

說郭續目錄 八頁二

蘿山雜言 宋濂

何子雜言 何景明

華州扈辭 王禕

青巖叢錄 王禕

廣成子解 蘇軾

空同子 李夢陽

續志林 王禕



草木子

括蒼葉子奇

草木一莖之細一核之微其色香葩葉相傳而生也經千年而不變其根幹有生死其神之傳物未嘗滅也

物之氣類萬古不移此主宰所以為之帝也

草木一核之微而色香臭味花實枝葉無不具於一

仁之中及其再生一一相肖此造物所以顯諸仁而

藏諸用也

草木子

鬼者人之影死者生之終

善者萬理之總名也性者萬理之全體也仁者萬理之全體也孔門傳道以仁大學言道以善中庸原道

以性誠者理之實元者善之長一者數之始中者物

之心極者理之至皆聖賢論道極則也

人心是根於氣耳目口鼻之欲是也道心是原於理

仁義禮智之性是也

新故事物為之今古也得失人事為之存亡也治亂

世運為之變更也

荀子曰性者惡也為善者偽也杞柳桮棬之喻也楊

子曰人之性善惡渾性無分於善不善猶水之無分

於東西之說也達磨云我見佛性云何佛性作用是

性生之謂性之說也蘇氏曰善惡皆出于性而非性

之所有胡氏曰善不足以言性孟子道性善猶佛氏

善哉善哉蓋贊嘆之辭即性無善無不善之說也韓

子說性有三品即性有善有不善之說也後世諸說

紛紜縱橫孟子當時已一一加辨可見儒書之不可

無孟子

草木子

丹經言鼎鑪是安身立命也採藥是收精斂神也火

候是操存之意也沐浴是日新之功也抽添是勤息

之節也

佛氏謂一切眾生種種幻化皆生如來圓覺妙心譬

如從空而有幻花雖滅空性不壞此東坡言性之本

旨也

天地之間至堅惟金石爾金有時而銷石有時而泐

至堅且然而況於人乎故知神仙可以久生而不可

以長生



仁人之誦國將亂也小人得位亦國將亂也是以漢之黨錮唐之朋黨宋之奸黨三黨興天下遂至於衰亡矣

窮理須是用心自有悟處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已鬼神將告之非鬼神告之也乃精氣之極也

舉世皆夢也夢夢也不夢亦夢也夢乎夢不夢乎不夢是故得失蕉鹿也物我胡蝶也榮枯黃梁也

佛居大地之陰西域也日必後照地皆西傾水皆西草木子

三

流也故言性以空孔子居大地之陽中國也日必先照地皆東傾水皆東流也故言性以實意者亦地氣有以使之然歟佛得性之影儒得性之形是以儒以明人佛以明鬼

輪迴舉世皆言之可見佛教入人之深也此理能窮造化之理者始足語之

飛昇有乎口此必有術不可得而測也必也至人能之乎然天上實無着處

十室之邑必有數家居貨財而無數人能文學何大

工輕彼之付而膏此之施誠以文章學問迺乾坤之清氣也世人類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德則不務而文藝是經是何世人之矯枉而過直也蓋文章學問是智德上事亦德也行處是仁德上事亦德也荆南高士戴如高曰百家之中不下一二十家有錢粟而無一二人能文章可以見造物取與之輕重矣香之多者色減花之盛者實稀天地無全功矣

草木子

八

四



秦龍子

激水董毅

人之於世皆在憂患中過日雖富貴之極亦然彼昏不知反以生為樂何也此惟無我可免

賢者避世無道則隱此聖人之言處亂世之律令也然周流列國而無所遇反為沮溺輩所笑雖曰聖人急於救世憂樂並行不悖畢竟與律令相反如伊傳呂望彼來求我故事易成

朝即今日也元昨日也宋前日也推至義農之世

秦龍子

不過一月而已世有久近理無長短時有前後理無今昔一刻即是

或問天地有始乎曰無始也天地無始乎曰有始也未達曰自一元而言有始也自元元而言無始也

識得破天地萬物不見一毫何世態之有識得破天地萬物莫非已也何人我之有

唐虞迄今四千年所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但聞其名而已更歷四千年則今之五經四書寧有存者乎大化之中未嘗有聲臭而能久存者也

蜘蛛結網此殺心所形也與始作網罟者同一機事理無大小

空空之學聖而入神之地也故心空之極雖血肉之軀可有可無非有神通變幻于其間乃理之本然也而人之不能焉者心礙其形非形之不能隱也古之至人能入水不濡入火不焚者曰惟心耳莊子曰孔子能之而不為此非真知孔子者不能言

人皆指命運之吉凶以為賦稟之偶值而不知木於一念之仁暴皆其所自致也譬之物價之低昂由于

秦龍子

物品之美惡命自我立我仰天也其來也遠矣

文中子曰清談盛而晉室衰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愚則曰舉業典而世道微又豈仲尼之罪哉

小兒周歲後多有見字即愛讀若有所知者此舊習之猶存也漸長能言則漸忘之故叔子探金環白公識之無信非偶云

商周之生木于契稷契稷之生出于天帝蓋非高辛之裔也



南周之興後世篡弒之源也陳鄧之風後世淆亂之備也

士世祿而不世官雖忠厚之道然官日多而祿日衆民何以供之哉此亦周政之未善者也異于唐虞失官不食之法矣

蔡元子

觀微子

上虞朱棣

天地以分而殊名也其實一物也故專言之則曰天而已矣以地之上下四旁皆天也通山澤貫金石河莫非天

天道一氣推遷而已矣或曰陰陽二物非歟曰烏乎二不觀行者乎其出有往主動陽因以名其返有復主靜陰因以名是二之說也其為行一也烏乎二

中庸之道中和盡之矣修道之功致中和盡之矣中觀微子

和二者一中焉盡之矣一中之學心學也心統性情道該體用

由性情有動靜之名由動靜有闔闢之名由闔闢有通變之名由通變有德業之名由德業有參贊之名

天以氣機生人人以氣機肖天

有喜怒哀樂中節之情而後見有仁義禮智根心之性中節存乎養根心存乎生孰生惟靈孰養惟通生也弗養無物能長

聖人有常生之天衆人有不死之天常生之天全



不死之天一端仁義禮智不可勝用全體之天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一端之天也擴而充之可保四海其詔衆人之爲聖人乎衆人有聖人之望自孟氏之啓入人夫

人之一身志與氣而已矣天地之氣何嘗弗剛有弗剛志向之際耳吾人之志孰不務伸有弗伸氣隨之靡耳故欲成其剛先直其志欲直其志先集其義欲集其義先克其慾欲克其慾先察其機根之屈于慾軻之塞天地其皆始於幾乎

觀微子

二

康節謂心者性之邪郭子謂血肉者心之邪郭膚革者血肉之邪郭裳衣者膚革之邪郭棟宇者裳衣之邪郭郡縣者棟宇之邪郭四海者郡縣之邪郭焉有有邪郭而無君以主乎曰性是已匪性弗君邪郭盡空山此觀之人人有君

心不可縱弛亦不可拘迫元精炯炯居吾體中一生靠它主宰運用極宜善養尊之如天敬之如神則精微察而吉凶昭奚事著龜

天地非翕聚專一無以化生萬物吾人非蓄養貞固

無以發揮大業要哉靜也寧惟壽乎

不入羅浮高深焉得春秋微妙羅豫章得靜字力氣最多所以動輒教學者靜坐然其訣亦自楊龜山傳來

或問君子憂乎曰不憂然則君子樂乎曰不樂何以其能不憂不樂也曰知還禍者福之還窮者通之還喪者得之還虧者盈之還知是是以不憂福者福之還通者窮之還得者喪之還盈者虧之還知是是以不樂然終無憂樂乎曰不憂則樂矣不樂則憂矣

觀微子

三

夜氣之生不足以償且晝之梏觀且晝則知習矣觀夜氣則知性矣

或問古之害正道者曰異端今則無世曷爲不古也觀微子曰古之害也以異端殊門而異辨今之害也自吾儒同室而同覺故一人作之衆人從之有道者起而闢之雖有害焉寡矣父師開之子弟習之有國者舉而用之雖有不害焉亦寡矣曰敢問其所以害曰以似仁義害仁義不愈於以不仁義害仁義乎曰舉業業仁義也奚害焉曰非舉業之害也舉業業



者之官也業斯體釋斯舉斯川釋斯口耳身心不相  
謀是滋亂爾吾求見潔己之揚利物之墨且不可得  
矧敢闢乎有人於此揭正道之幟烈聲以喻人曰仁  
如是義如是同室之兵翊集矣於戲欲爲天下罷同  
室之兵非 聖君賢相酌古崇正則不可若夫豪傑  
之士其與關係于時

人之爲不善也恒畏人知而不畏神知人知于其顯  
神知于其微人以其微也而爲之無所不至至于顯  
也乃拚之以著其善而不知心術之欺神有甚于白

觀微子

入

四

口之欺人人非之可畏孰與神貴之可畏也是故君  
子之學非致嚴屋漏不足以通神明非天下歸仁不  
足以表成德

世無道澤斧緣正學不明士習非古厥原在小學之  
廢乎小學廢而詩禮之習孝弟之範茂有闕焉庠序  
以文義入家庭以進取先而士無古人之學矣作室  
罔基詒謀曷遠又奚以庇世豫哉其惟小學乎故曰  
家以養正聖功也

識量君子忍人所不能忍容人所不能容處人所不

能處

物惡太過造化且然而况于人乎

纔計較添多少煩惱只計較便有查淳安得整然

能寡欲省多少勞擾只寡欲便見虛明自是廓如

覺得自家過失便是知長處改得前日過失便是仁

長處覺後必改改後必不復便是勇長處

舜禹之未受禪也初無得天下之心也其既受禪也

初無利天下之心也憂以天下而不以身此所以出

乎萬物之表而介然無累故曰巍巍

觀微子

入

五



海樵子

澶淵王崇慶

古人所謂氣機言鼓舞人心之道也是故渡江之擊楫陽門之弔卒睢陽之哭像其諸如此道與

夫允執厥中堯授舜也執中無權孟子戒子莫也大哉中乎權在矣夫論中以權自孟子始也

志寧於虛故君子以靜致學道集於實故君子以誠

心御物

君子之精神命脉存乎言考言而責實存乎德故言

海樵子

也者德之華也不可偽也夫德偽而言傳者鮮矣是

故君子慎言先慎其德

帝王以扶持綱常為主以奠安生民為急以講明心

學為要

立天下之命存乎農決天下之疑存乎卜尚天下之

死生存乎醫夫三者天下之大端也先王之所不敢

後也子夏所謂小道豈真謂是也哉

或問文章以潤身致遠有道乎曰有其道奈何曰寡

欲以充氣充氣以完神完神以致用是故氣養而天

下之道得矣天下之道得而文行乎其中矣

人之精力以寡欲而完識見以窮理而博功業以盡

性而弘

沸湯以釜其氣勃然是孰使之噫火歇則水寒養生

者可以猛而省矣

天之六陽藏於九地人之六陽藏於二腎故雷地曰

復精腎曰命門

故君子語不可盡機不可或露語盡則人得以乘其

會機露則物得以撰其拙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曰

海樵子

括囊無悔

天道晝夜而光明其陽之所為乎是故晝之日夜之

星未始昧也惟人心亦然晝爾事事夜爾夢夢而謂

其獨昧可哉是故乾之九三不獨終日而又繼之以

夕豈亦合晝夜而一之者邪噫君子之體道至矣



沈滄子

長洲將鎖

君子有三愛愛其口故不悔愛其儀故不侮愛其好惡故怨咎無或在身

揚墨塞而軻好辨老佛演而愈力排功莫祭于斯矣或曰祭則如堯周公乎曰未可知也不軻不愈孰堯孰周

古之學者渴道其次有渴名今之學者渴祿其自名者渴而入于古

沈滄子

入

覆醢仁人之為也分羹不仁人之為也殺羹仁與不仁之間也仁與不仁之間也者不以家難辭國難不以慈道易忠道也

羊杜之好功名也而功名皆立書曰功崇惟志業廣

惟勤益二氏實允她焉

史秦者忍人也臣蒙古者自忍也操距之刀助距之施非忍人乎稽聖服王役于禽門非自忍乎秦蒙古

之世君子惡乎不閉關

麻仕不及政古之道也君子之祿於政也是國之不

與

或問秦以法焚漢以法王日子見王者法乎哉蕭鄧劉鷲雖法則誰非秦餘曰更秦而法法於四百秦餘焉歷年曰鞅法而胤周周實亡秦蕭法而胤秦秦實

延漢

務德者自雄故功人于罪而多為之懋德不足者雄人故罪人于功而日長其驚心韓彭無類尉李成休在其君之德也

漢之治猛而括唐之治約而衡漢猶秦唐不隋矣或

沈滄子

入

二

問漢霸唐夷曰霸也猶夷也鈞漢夷刑唐夷禮刑及民禮自及也

蕭何收秦圖籍舍刑書可也刑之不令挾書之不除其賢秦焚也無咫

蕭曹漢畫而秦驅其李斯之流蓋乎房魏隋滌而唐薦其魏孝文之裔馨乎不斯法律惡乎師不魏河汾惡乎教

漢武之德驚于苗秦矣張湯血之弘羊髓之苗秦之毒民也猶偏或曰其能奚不亡曰田賦無收民猶愛



其士焉土之不忘則思莫在亂雖欲亡諸焉得而遽諸

或問吳賦實半中邦壤則然與曰其政也以地則吳方褊矣以播則荆揚埤良壤乎政乎昔之人必有任是夫

漢祖惡乎雜霸其霸之不能乎斯問六國平問楚桓文其猶耶諸

夷狄之有君誠哉是言也湯尹一德不在符王乎或曰夷德不終奚其一日奚而能夏又可忘乎不終唯

沈濬子 天終則雜漢德矣

國無小亦無大如葛之德登兩漢焉曹孫雄雄志士蓋猶厲旃

周宗宋祖之德之祭也惜也周不允宋不初如使周父而宋子漢高文其役矣

或問晉文公伐原而信信以義夫曰不原不舎隨隨可義乎曰吾將有其終曰勤諸鄙而伐諸郊終猶隨也

荷卿之不才也伴斯焚聖或曰斯也實罪相及無乃

非所乎曰偽堯而性桀者匪卿也與夫斯將性秦而偽聖者也故焚

性有三品非韓愈之自自仲尼也仲尼言之韓愈氏信而徵之性于是乎益明孟荀楊氏之偏僻于是乎遂塞

晉史載記中洲小大諸僭國不亦識乎載記之者之也徵之也徵諸 以崇帝畧春秋大一統則莫此為近焉是以君子貴之

齊桓公之尊周勅勅義哉太師于是乎式增晉文公沈濬子 四

姑也先是利也而後以從周雖勤不義仲尼嚴為譎正諸也者實然

周公仲尼之弘于文也增文王而功也文王之無邇文也周公仲尼之無邇增也孟氏曰賢于堯舜意其然乎

用世不若出世出世不若忘世忘之至矣烏用烏出烏出烏用至矣

儒以明人佛以明鬼佛曰無生是畏死之說也老曰不死是貪生之說也



雉善聽狼善視狐善疑駝善知泉象善知地鹿實  
浣布以灰濯錦以魚洗金以鹽

郁離子微

青田劉某

郁離子謂從政曰今之用人也徒以其數與抑亦以  
為良而倚以圖治與執政者曰亦取其良而用之耳  
郁離子曰若是則相國之政與相國之言不相似矣  
執政者曰何謂也郁離子曰僕聞農夫之為田也不  
以羊負輓賈子之治車也不以犬騾服知其不可以  
集事恐為其所敗也是故三代之取士也必學而後  
入官必試之事而能然後用之不問其系族惟其賢

郁離子微

八

一

不鄙其側陋今風紀之司耳目所寄非常之選也儀  
服言諍云乎哉乃不公夫下之賢而悉取諸世胄昵  
近之都那豎為之是愛國家不如農夫之田賈子之  
車也執政者許其言而心忤之

郁離子曰一指之寒弗煥則及於其手足一手足之  
寒弗煥則周於其四體氣脉之相貫也忽於微而至  
大故疾病之中人也始於一腠理之不知或知而忽  
之也遂至於不可救以死不亦悲夫天下之大亡一  
邑不足以為損是人之常言也一邑之病不救以及



三州由一州以及一郡及其甚也然後傾天下之力以救之無及於病而天下之筋骨號矣是故天下身也一身之肌肉腠理血脈之所至舉不可遺也必不得已而去則爪甲而已矣窮荒絕徼聖人以爪甲視之雖無所不愛而損之可也非若手足指之不可遺而視其受病以及於身也故治天下者惟能知其孰為身孰為爪甲孰為手足指而不逆施之則庶幾乎弗替矣

北郭氏之老卒僮僕爭政室壞不修且歷乃召工謀

郁離子微

八

二

之請粟曰未聞女姑自食役人告飢泣事者弗白而求助弗與卒不自於是眾工皆慙志執斧鑿而坐會天大雨霖步廊之柱折兩廡既圯次及于其堂乃用其人之言出粟具饗餼以集工曰惟所欲而與弗靳工人至視其室不可支則皆辭其一曰向也吾飢請粟而弗得今吾飽矣其二日子之饗餼矣弗可食矣其三日子之室腐矣吾無所用其力矣則相率而逝室遂不葺以圯郁離子曰北郭氏之先以信義得人方彼富甲天下至其後世一室不保何其忽也家政

不修權歸下隸賄賂公行以失人心非不幸矣

郁離子曰民猶沙也有天下者惟能博而聚之耳堯舜之兵猶以添搏沙無時而解散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遊密八音非威驅而令肅之也三代之民猶以膠搏沙雖有時而融不釋然離也故以子孫傳數百年必有無道之君而後衰又繼而得賢焉則復興必有大無道如桀與紂而又有賢聖諸侯如商湯周武王者間之而後亡其無道未如桀紂者不亡無道如桀紂而無賢聖諸侯適丁其時而間之者亦

郁離子微

八

三

不亡霸世之民猶以水搏沙其合也若不可開猶水之冰然一旦消釋則渙然離矣其下者以力聚之猶以手搏沙拳則合放則散不求其聚之道而以責于民曰是頑而好叛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郁離子之市見壞宅而哭之慟或曰是猶可葺與郁離子曰有魯般王爾則可也而今亡矣夫誰與謀之吾聞宅壞而棟不橈者可葺今其棟與梁皆朽且折矣舉之則覆不可觸已不如姑仍之則覺橈之未解者猶有所附以待能者苟振而摧之將歸咎于葺者



弗可當也况葺宅必新其材其取材也惟其良不問其所產非空中而液身者無所不用今醫問之木木竭矣規矩無恒工失其度斧鋸刀鑿不知所裁柱榱枅榑剪爲傾薪雖有魯般王爾不能輒施其巧而况於無之乎吾何爲而不悲也

或問勝天下之道曰在德何以勝德曰大德勝小德小德勝無德大德勝大力小德敵大力力生敵德生力力生於德天下無敵故力者勝一時者也德愈久而愈勝者也夫力非吾力也人各力其力也惟大德

郁離子微

八

四

爲能得群力是故德不可窮而力可困人言五伯之假仁義也何足道哉郁離子曰非仁人之言也五伯之時天亂極矣稱諸侯之德無以加焉雖假而愈於不能聖人有取也故曰誠勝假假勝無至誠吾不得而見矣得見假之者亦可矣

瓠里子自吳歸粵相國使人送之曰使自擇官刑以渡送者木至於是舟泊于滸者以千數瓠里子欲擇之而不能識送者至問之曰舟若是多也應乎擇對曰甚易也但視其蔽遂折櫂以爲者卽官舟也從而

得之瓠里子仰天嘆曰今之治政其亦以民爲官民與則愛之者鮮矣宜其蔽也

郁離子曰善戰者省敵不善戰者益敵省敵者昌益敵者亡夫欲取人之國則彼國之人皆我敵也故善省敵者不使人我敵湯武之所以無敵者以我之敵敵敵也惟天下至仁爲能以我之敵敵敵是故敵不敵而天下服

盜子問於郁離子曰天道好善而惡惡然乎曰然曰然則天下之生善者宜多而惡者宜少矣今天下之

郁離子微

八

五

飛者鳥爲多而鳳凰少豈鳳凰惡而鳥爲善乎天下之走者豺狼多而麒麟少豈麒麟惡而豺狼善乎天下之植者荆棘多而稻粱少豈稻粱惡而荆棘善乎天下之火食而堅立者姦宄多而仁義少豈仁義惡而姦宄善乎將人之所謂惡者天以爲善乎人之所謂善者天以爲惡乎抑天不能制物之命而聽從其自善惡乎將善者可欺惡者可畏而天亦有所吐茹乎自古至今亂日常多而治日常少君子與小人爭則小人之勝常多而君子之勝常少何天道之好善



惡惡而若是戾乎郁離子不對盜子遂謂其徒曰甚矣君子之私於天也而今也辭窮于子矣

楚南宮問于蕭寥子雲曰天有極乎極之外又何物也天無極乎凡有形必有極理也勢也蕭寥子雲曰六合之外聖人不言楚南宮笑曰是聖人所不能知耳而笑以不言也故天之行聖人以曆紀之天之象聖人以器驗之天之數聖人以筭窮之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凡耳之所可聽目之所可視心思之所可及者聖人搜之不使有毫忽之藏而天之所闕人無

郁離子微

八

六

術以知之者惟此今又不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之甚也

郁離子見披枯荷而履雪者惻然而悲消然而泣之沾其袖從者曰夫子奚悲也郁離子曰吾悲若人之沾死而莫能恤也從者曰夫子之志則大矣然非夫子之任也夫子何悲焉夫子過矣郁離子曰若不聞伊尹乎伊尹古之聖人也思天下有一夫不被其澤則其心媿耻若饑于市彼人我亦人也彼能而我不能寧無悲乎從者曰若是則夫子誠過矣今夫子焉

旅也伊尹之事非夫子之任也夫子何為而悲哉且吾聞之民天之赤子也死生休戚天實司之譬人之有牛羊心誠愛之則必為之求善牧矣今天下之牧無能善者夫子雖知牧天弗使牧也夫子雖悲之若之何哉退而歌曰彼圃有桐兮此澤有荷葉不庇其根兮嗟嗟奈何郁離子歸絕口不談世事

熊鰲父謂子離曰今有病渴而刺漆汁飲之可乎曰不可青魚于池而患瀨毒其水可乎曰不可曰然則子之王亦未之思也甚矣王患民賦之不均也而用

郁離子微

八

七

司馬發司馬發務盡收以為功見利而不見民民入不足以為出老弱餓殍田野荒虛而王未之聞也王患敵寇之未弭也而用樂和樂和悅士卒以剽掠見兵而不見民民視之猶虎狼所過妻孥不保而王未之聞也是何異乎刺漆汁以止渴潑池水以禁獺哉王如不察吾恐民非民而國非王國矣郁離子曰勸天下之作亂者其招安之說乎非士師而殺人謂之賊非其財而取諸人謂之盜盜賊之誅於法無宥秦以苛政罔民漢王入關盡除之而約三



章焉殺人傷人及盜而已秦民果大悅歸漢漢卒有  
 天下由是觀之豈非他禁可除而惟此三者不可除  
 乎天生民不能自治於是乎立之君付之以生殺之  
 權使之禁暴誅亂抑頑惡而扶弱善暴不禁亂不誅  
 頑惡者不抑善者日弱以消愚者化而從之亦已甚  
 矣而又崇之以爵祿華之以寵命假之以大權使無  
 辜之民不可與共戴天者釋其讐而服事焉是誠何  
 道哉遂使天下之義士喪氣勇士裂眦貪夫悍客攘  
 臂慕效以要利祿故曰勸天下之作亂者招安之說  
 郁離子微 八  
 世主弗寤也悲夫  
 或問郁離子曰井田可復乎郁離子曰可曰何如其  
 可也曰以大德戡大亂則可也夫民情久佚則思亂  
 亂極而後願定欲謀治者必因民之願定而爲之制  
 然後疆無梗猶無間故令不疚而行井田可復也  
 或問於郁離子曰幣之不行而欲通之有道乎郁離  
 子曰在治本何謂治本曰幣非有用之物也而能使  
 之流行者法也行法有道本之以德政輔之以威刑  
 使天下信畏然後無用之物可使之有用今盜起而

不討民不知畏信法不行矣有用之物且無用矣而  
 况於幣乎如之何其通之也  
 郁離子曰天地之呼吸吾於潮汐見之觸鬚之素定  
 吾於夢寐之先兆見之同聲之相應吾於琴之絃見  
 之同氣之相求吾於錢與磁石見之鬼神之變化吾  
 於雷電見之陰陽五行之消息人命繫其吉凶吾於  
 介鱗之於月見之祭祀之非虛文吾於豺獾見之天  
 樞之中吾於子午之針見之巫祝之理不無吾於吹  
 蠶見之三辰六氣之變有占而必驗吾於人之脈色  
 郁離子微 九  
 見之觀其著以知微察其顯而見隱此格物致知之  
 安道也不研其情不索其故格于耳目而止非知天  
 人者矣



潛溪遠言

金華朱應

縣大夫問政宋子曰民病久矣其視之如傷乎曰是聞命矣願言其宅宋子曰勿為盜乎曰何謂也曰私民一錢盜也官盜則民愈病矣曰若是其甚乎曰始有甚焉不稱其任而虛冒既稟者亦盜也

孔子傳易孟子釋詩加數言而其意炳如辭不費也辭之費經之離乎漢儒訓經使人緣經以求義優柔而自得之有見乎爾也近世傳文或累千言學者復

潛溪遠言

求傳中之傳離經遠矣造端者唐之孔冲遠乎

孟子之後言性善者蘇綽一人耳三國之後言推蜀繼漢者習鑿齒一人耳唐之後言黜周存唐者沈既濟一人耳有識之士不世出也如是夫

古之帝者必有師炎帝師悉諸黃帝師封鉅大填泰山稽顙帝師大彭亮父穆圖帝師赤松子相招堯師君疇夫五帝大聖人也猶或有師者誠以天下之大未易君也後世乃反此何哉

宋子嘆曰鄴侯萬世之罪人也當始皇焚天下詩書

而藏於秦博士者故在也鄴侯乃棄之而取戶口罷之圖方與咸陽宮殿一火俱盡悲夫鄴侯固無足責入關將士奚翅數萬而無一人及之豈天欲喪斯文哉千載之下不得見聖人全經果誰之過歟若鄴侯者萬世之罪人也

呂后幾移漢鼎實啓後世女主專制之禍史家雖曰據事直書宜作惠帝紀而附見呂后之事今乃反之司馬遷其無識之人邪古今人表所次管晏左丘明列之第二游夏及魯黜父子列之第三數子之高下

潛溪遠言

甚不難知也今乃反之班固其無別之人邪

作史者不為楚義帝立本紀而以項羽當之失為不知統不書呂氏滅秦牛氏易晉而復以嬴司馬言之其失為不知義作史者亦難乎哉

聲韻出於天自然而不可易故燕代之遲重荆楚之剽疾其方言有不可一律齊者近世解詩者十五國風皆以一音叶之何邪是必有其故也

勇之於學者大矣人非勇不立勇也者作聖之階梯也孔子以勇而聖曾子以勇而賢故曾子曰吾嘗聞



夫勇於夫子云欲學孔子曾子者其大勇矣乎

人在天地間猶蟻之在磨歟磨之轉西為東回南作北蟻初不知也天地之運也亦然人曷知乎

渾天似可施之中國中國之外舍周髀勾股不可里差其至精乎曰洛陽天地之中非歟曰非也以中國論也

君子之道與天地並運與日月並明與四時並行渾然若虛淵然若全渾然若無隅凝然若弗移克然若不可以形拘測之而弗知用之而弗窮唯其弗知是

潛溪遂言

三

以極微唯其弗窮是以有終

至虛至虛者心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揆之不見其所慮一或觸焉續續乎萃也炎炎乎熱也莽莽乎馳弗

息也苟不以畏為君而欲轡之勒之桫之芑之潤之是猶教猿學禮也不亦左乎

子不見嬰兒乎目不聞采色故明全耳不聞音聲故聰全舌不聞苦甘故味全君子則之養其聰明其明

忘其味是之謂通原通原則幾乎聖人不用則已用則為天下獨

六經皆故迹新入之機不同其機確確其履濯濯其機采采其履昧昧其哉其機也人以文視經斯經已善察機者其以質視經乎

絲絲芬芬乃政之分純純濫濫乃政之壹是故聖人馴而弗擾靖而弗逸明而弗察勤而弗煩弗擾故民舒弗逸故民寧弗察故民寬弗煩故民裕四者有失則天下受其害

守正莫過于一一故弗試弗試則明明則神神則無不通天下之能事畢矣是故聖人之學貴一

潛溪遂言

四

天下一物也譬之千鈞鳥獲能舉之力不獲若則或壓焉或傾焉甚可畏也然則舉天下有要乎曰有德以懷之刑以威之

陰陽相摩晝夜相環善惡相形象鳳相峙榮藜相茂勢也亦理也君子欲盡絕小人得乎哉

鳥之羽者兩其足獸之角者去其齒天地生物尚有不能而况眾人乎故曰功有所不全力有所不任才

有所不足  
行遇刃者必避食逢鴆者必舍懼害已也麗色藏劍



厚味脂膏則弗之察思矣

雞司晨犬警夜雖堯舜不能廢人有棄小善而弗采者非道哉

以文微名名必賤以貨徇身身必亡廢故無成亡因

有爭唯君子知名不可微身不可徇是謂守素守素則治治乃昭昭乃純純乃誠內修不暇奚事外欲

嗷嗷兮不緇容容兮不知其所窮如擁鑑如持衡隨嫩惡輕重而應焉其君子之心也哉天無言而生殺

遂神兮則榮屈兮則悴亦何容力哉故君子與天合潛溪遠言

德

入

五

不察察以自恃乎不默默以求全乎不赫赫以驚翔乎不縮縮以雉伏乎能純一乎能絕外誘乎能山立而海受乎如是者謂之近道

彼因氣強吾以義剛彼因氣弱吾以仁柔剛柔強弱之間不容一髮知者行之是謂得天不肖者悖之是謂失天

人有奔走而求首者或告之曰爾首不亡也指以示之冷然而悟學者之於道亦然

世求聖人於人求聖人之道於經斯遠已我人可聖也我言可經也弗之思耳

天下之事或大或簡或煩或虧或贏或同或異難一矣君子以方寸心攝之了然不見其有餘

以術干祿者敗以財樹家者禍以勢臨人者辱以安自恃者危以學自炫者禽以行自翹者偽是六疾也

慈則和儉則裕勇則決明則遠容則聚是五懿也去六疾行五懿方有為於天下

潛溪遠言

入

六



蘿山雜言

金華未瀝

濂自居青蘿山山深無來者輒日玩天人之理久之似覺相有所得作蘿山雜言

君子之道與天地並運與日月並明與四時並行冲然若虛淵然若潛渾然若無間凝然若弗移充然若不可以形拘測之而弗知用之而弗窮唯其弗知是以極微唯其弗窮是以有終

至虛至靈者心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探之不見其所

蘿山雜言

入

一

虛一或觸焉續續乎萃也炎炎乎蕪也莽莽乎馳弗息也苟不以畏為君而欲繼之勒之檢之柙之苞之而之是猶教猿學禮也不亦左乎

于不見嬰兒乎目不留采色故明全耳不留音聲故聽全舌不留苦甘故味全君子則之養其聰珣其明忘其味是之謂通原通原則幾乎聖人不用則已用則為天下獨

六經皆故迹新入之機不同其機確確其履濯濯其機采采其履昧昧甚哉其機也人以文視經斯繆已

善察機者其以質視經乎

綿絲芬芬乃政之分純純謚謚乃政之一是故聖人馴而弗擾靖而弗逸明而弗察勤而弗煩弗擾故民舒弗逸故民寧弗察故民寬弗煩故民裕四者有夫則天下受其害

守正莫過于一故弗貳弗貳則明明則神神則無不通天下之能事畢矣是故聖人之學貴一

天下一物也譬之千鈞鳥獲能舉之力不獲若則或歷焉或憤焉其可畏也然則舉天下有要乎曰有德

蘿山雜言

入

二

以懷之刑以威之

陰陽相摩晝夜相環善惡相形梟鳳相峙梁藜相茂勢也亦理也君子欲盡絕小人得乎哉

馬之羽者兩其足獸之角者去其齒天地生物尚有不能而况眾人乎故曰功有所不全力有所不任才有所不足

有遇刃者必避食逢鳩者必舍懼害已也麗色藏劍厚味腊毒則弗之祭愚矣

鷄司晨犬警夜雖堯舜不能廢人有棄小善而弗采



者非道哉

以文微名名必壞以貨徇身身必亡嗟故無成亡因  
有爭唯君子知名不可徇是謂守素守素  
則治治乃昭昭乃純純乃誠內修不暇奚事外欲  
曠曠兮不緇容容兮不知其所窮如擁鑑如持衡隨  
美惡輕重而應焉其君子之心也哉天無言而生殺  
遂仰子則榮屈子則悴亦何容力哉故君子與天合  
德

不察察以自恃乎不默默以求全乎不赫赫以驚翔  
羅山雜言 八

三

乎不縮縮以雉伏乎能純一乎能絕外誘乎能山立  
而泐受乎如是者謂之近道

彼因氣強吾以義剛彼因氣弱吾以仁柔剛柔強弱  
之間不容一髮知者行之是謂得天不肖者悖之是  
謂失天

人有奔走而求首者或告之曰爾首不亡也指以示  
之冷然而悟學者之於道亦然

世求聖人於人求聖人之道於經斯遠已我可聖人  
也我言可經也弗之思耳

天下之事成小或大或簡或煩或虧或贏或同或異  
難一矣君子以方寸心攝之了然不見其有餘  
以術干祿者敗以財樹家者禍以勢臨人者辱以安  
自恃者危以學自眩者禽以行自翹者偽是六疾也  
慈則和儉則裕勇則決明則遠容則聚是五懿也去  
六疾行五懿方有為於天下

六



何子雜言

信陽何景明

北方水之大者惟河故北方之水通曰河南方水之大者惟江故南方之水通曰江濱海之水皆曰海濱湖之水皆曰湖

古人奉德則報以珮恩返則報以環恩絕則報以玦珮佩也環還也玦決也

鳥棲樹鴻則棲于野獸棲野猿則棲于樹

雉雞類鴈鵝類鳧鴨類雞鵝鴨可得常食雉鴈鳧弗

何子雜言

六

可得常食也可得者在家弗可得者在野也

經云而騷作騷云而賦作賦云而詩作秦無經漢無騷騷無賦宋無詩

器虛則貯之滿則撲之木小則培之大則伐之故虛

可處滿不可處也小可處大不可處也

龍蛇之伸于霄漢者以其屈也杞柳之屈為卮匱者

以其伸也故君子寧屈以求伸毋伸以致屈

諂似恭吝似儉諂則不恭恭則不諂吝則不儉儉則

不吝

雪則霰風則霾陰則蟻齊則血故霰則知雪霾則知風蟻則知陰虹則知雲

婦人之仁不仁匹夫之勇不勇仁者毋不戒之德施不報之恩勇者見義必為常義能斷

何子雜言

六

二



華川卮辭

烏傷王禕

千古在前千古在後吾身處其間百年頃刻耳奈何  
前承千古後垂千古乎亦曰自致於不朽焉耳矣不  
朽之道奈何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

王者能富萬民而不能富一夫能安四海而不能安  
一戶豈其智弗及而力弗逮哉無私故也

聖人不得已而用刑輔治之具匪刑不懲刑書刑罰  
特以示世之章程是故簡易者制刑之本矜恤者用

華川卮辭

刑之情

聖王之制兵用以康不若匡不义而已是故有義兵  
而無忿兵有應兵而無貪兵

為天下者必先有天下之才而又有天下之器乃足  
以成天下之功矣才以施之器以容之施之欲無弊

容之欲無遺施之周故其業可大容之廣故其德可  
久

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心之非非一端也莫難  
強如息心莫難制如慾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

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  
莫難正如偏心故必隨其非而格之格之之道攻之  
以言難為從感之以德易為化故非大人莫之能古  
之大人伊尹周公是已

毋以智術殺身毋以政術殺人毋以業術殺子孫毋  
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天道遠人道邈故君子貴於盡  
人道人心昧天心顯故君子斷於合天心人可欺也  
天不可欺天可欺也心不可欺

華川卮辭

惟盈故矜惟矜故爭

財者陷身之穿色者戕身之斧酒者毒腸之藥人能  
於斯三者致戒焉災禍其或寡矣

利者害之基福者禍之媒乘除倚伏灼如著龜夫惟  
明炳幾先乃能洞其幽燭其微世之鑿利溺福入而

不出者有不蹈災而襲危  
禍患之臻言行之失召之也故君子之謹言慎行也

視其尼嘗若別視其舌嘗若結  
山高矣鷹鷲猶以為卑而增巢其上淵深矣鼉鼉



以爲淺而穿穴其下然而卒不免罹於罪弋者何也  
有身則有害也惟君子藏其器若虛爵祿莫敢爲之  
拘體其道若愚功名莫能爲之驅爵祿者災之禍功  
名者禍之興

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用不用命也有其才無其  
時雖以孔子之聖周流天下卒不以少遇而獲試焉  
有其時無其命故以唐虞之世而有許由非由之不  
見用也其受於天者非所常用也

君子平居若無所事也及涉於患難則智愈明氣愈  
華川卮辭

三

平志愈增德愈成道愈凝故曰不遇盤根錯節無足  
以別利器

文本於才才命於氣氣帥於志志立於學學以基之  
志以成之文不期工而自工矣苟徒驅之以才駕之  
以氣則才有時而盡氣有時而衰文能久而不躓乎  
學必有師尊信其師說故易爲道師道廢學者始焉  
其私說而道術乖矣斷木爲棋列革爲鞠猶必有師  
焉况於學道乎

道不可以言傳也契之於身悟之於心道之全在我

矣身者道之符心者道之儲彼以口舌爲者竊道之  
華東道之真者也  
學在力力則無不至性質之駑駘不與焉騏驎千里  
跛驢亦千里

人之欲爲善也由乎一念之烈而已反而求之克而  
致之盜跖有不可爲堯舜者乎

冰蠶不知寒火鼠不知熱蓼虫不知苦糞蛆不知臭  
與生俱化故也人生而性善者也溺於利欲與之俱  
化而不自知悲夫

華川卮辭

四

交友之道藝則慢慢則欺嚴則憚憚則離惟敬是持  
則情真而愈宜好久而不衰

衆君子之中一小人容焉鮮有不敗其成者蠹蟻仆  
柱梁蚊蠅走牛羊小人雖寡爲害蓋甚鉅也故國家  
之務去小人也如農夫之除稂莠狼莠雖微不得不  
除者也



青巖叢錄

烏傷王緯

緯青漢儒以為孔子所演七經之緯凡三十六篇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書緯璇璣鈴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詩緯推度災紀曆極含神霧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孝經緯援神契鈎命訣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權鈎運斗極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合尊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

青巖叢錄 八

此三十五篇又太平御覽有論語緯摘輔象撰考識書緯帝驗期禮緯稽命耀春秋緯命曆序孝經緯左方契威嬉拒及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與七緯各八十一篇而尚書中候論語讖又不與焉大抵緯書之說以謂孔子既敘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讖以遺來世其書出於漢哀平之世蓋以賀良之徒為之以為有經則有緯故曰緯書其言誕謾詭譎不可致詰是時王莽好符命將以此濟其篡逆而公孫述效之至光武亦

以赤伏自累篤好而推崇焉當世儒者習為內學賈逵以此論左氏學曹褒以此定漢禮樂大儒如鄭玄輩專以讖言經而何休之徒又不足言矣然惟桓譚張衡力非之而不能回也先是孔安國毛公以來皆相承以為妖妄亂中庸之典因魯恭王河間獻王所得古文參而考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而世儒惑於讖緯反非毀之至魏王肅推引古學王弼杜預從而明之自是古學稍立而讖緯之學浸微建宋大明中始禁讖緯之書及隋末遣使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

青巖叢錄 八

涉者悉焚之唐以來其學遂熄矣然考之唐志猶存九部四十八卷而孔穎達作九經正義往往援引緯書之說宋歐陽公嘗欲刪而去之以絕偽妄使學者不為其所亂惑然後經義純一其言不果行迨鶴山魏氏作九經要義始加黜削而其言絕焉今易緯乾鑿度猶存

佛氏之學其未入中國也世尊大弟子阿難陀多聞總持有大智慧結集世尊所說為修多羅藏而諸尊者或後或先各闡化源優波羅集為四部律謂之毗



尼金剛薩埵於毗盧遮那前親授瑜珈五部謂之秘  
密章句無着天親頌升知足天宮咨參慈氏相與造  
論發明大乘謂之唯識宗旨西竺龍勝以所得毗羅  
之法弘其綱要謂之中觀論燉煌甘法順深入華嚴  
不思議境大宣玄旨謂之華嚴法界觀此其大略也  
自漢永平二年佛法始入中國厥後離為異宗曰教  
曰禪曰律凡三焉魏嘉平初曇柯羅始持僧祇戒本  
至洛陽曇無德曇諦等繼之立羯磨法唐南山澄照  
律師道宣作疏以明之四分律遂大行是為南山之

青岩叢錄 八

三

宗薩埵以瑜珈授龍猛猛授龍智智授金剛智唐開  
元中智來中國大建曼荼羅法事大智道宣大慧一  
行及不空三藏咸師導之是為瑜珈之宗唐貞觀三  
年三藏玄奘往西域諸國會戒賢於那蘭陀寺因授  
唯識宗旨以歸授慈恩其基乃網羅舊說廣製疏論  
是為慈恩之宗陳陳之間止齊惠因因講中觀論悟  
旨遂造禮龍勝為師開空假中三觀止觀法門以法  
華宗旨授慧思思授入國師智顛其說乃大備顯  
授灌頂頂授智威智威授惠威惠威授玄朗玄朗授

湛然是為天台之宗隋末順以法界觀授智儼儼授  
賢首法藏至清涼國統國師澄觀追宗其學著華嚴  
疏論數百萬言圭峰宗密繼之而其化廣被是為賢  
首之宗瑜珈久亡南山亦僅存其行於今者唯慈恩  
天台賢首而天台為尤盛此則世之所謂教也世尊  
大法自迦葉二十八傳至菩提達摩乃弘教外別傳  
之旨謂不立文字可以見性而成佛達摩傳慧可  
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曹溪大鑒禪師慧  
能而其法始盛能二弟子懷讓行思皆深入其闢與

青岩叢錄 八

四

讓傳道一一之學江西宗之其傳為懷海海傳希運  
運傳臨濟慧照大師義玄玄立三玄門以策厲學徒  
是為臨濟之宗海之有出為為山六圓禪師靈佑佑  
傳仰山智通大師慧寂父唱子和微妙玄機不可湊  
泊是為為仰之宗思傳希遷遷之學湖南宗之其傳  
為道悟悟傳崇信信傳宣鑑鑑傳義存存傳雲門  
匡真大師文偃偃之語言如青天震雷聞者掩耳是  
為雲門之宗玄沙師備實偃之同門友其傳為桂琛  
琛傳法眼大師文益益雖依華嚴六相唱明宗旨而



迥然獨立不涉凡情是爲法眼之宗遷之旁出爲藥山惟儼儼以寶鏡三昧五位顯訣三種滲漏傳曇晟展傳洞山悟本大師良价价傳曹山元證大師本寂而復大振是爲曹洞之宗法眼再傳至延壽流入高勾驪仰山三傳至芭蕉徹石晉開運中亦亡弗繼雲門曹洞雖僅存然不絕如綫惟臨濟一宗大用大譏震蕩無際久盛於今此則世之所謂禪也律學均以南山爲宗真悟智圓律師允堪著會正記等文實出六十家釋義之外是爲會正之宗至大智律師元照青岩叢錄 入 五 復別以法華開顯圓意作資持記乃與會正之說不能有同是爲資持之宗二宗今雖並存而學者多遵資持之教此則世之所謂律也大抵佛之爲道本無二門自去聖既遠源遠而流益分於是師異指殊各建戶庭互相矛盾禪則譏教爲滯於名相教則譏禪爲溺於空寂若律之爲用雖禪教所共持而取舍各不同至於爲教禪之學者又各立異以取勝一彼此不相出入自教宗言之慈恩立三教天台則分四教賢首則又爲五教自禪宗言之慧能與神秀同受

法於弘忍能則爲頓宗秀則爲漸宗道一神會同出於能道一則密契心印神會則復於知解其不同如此至若天台教宗之一也而四明知禮孤山智圓性善性惡之說如冰炭之不相投臨濟禪宗之一也而或以棒或以喝至橫川拱則復以聲偈其示人之要如枘鑿之不相合支派垂錯論說紛紜殆不得而悉數也老子之道本於清靜無爲以無爲爲體以無爲而無不爲爲用道德經五千餘言其要旨不越是先漢青岩叢錄 入 六 以來文帝之爲君曹參之爲臣常用其道以爲治而民以寧一則其道固可措之國家天下者也自其學一變而爲神仙方技之術再變而爲米巫祭酒之教乃遂流爲異端矣然而神仙方技之術又有二焉曰鍊養也曰服食也此二者今全真之教是已米巫祭酒之教亦有一焉曰符籙也曰科教也此二者今正一之教是已鍊養之事黃帝之書雖頗及之而皆後人依倣而託之者及赤松子魏伯陽者出實始爲之宗至於盧生李少君樂大之徒則又變鍊養爲服食



其爲術愈偏矣符錄之事黃老之書所未嘗道張道陵寇謙之等實創爲其法及杜光庭與林靈素輩則又變符錄爲經典科教其爲事益陋矣然嘗論之鍊養之說歐陽子嘗刪正黃庭經朱子嘗改注參同契二公大儒皆不以其說爲非山林獨善之士用以養生全年固未爲得罪於明教科教之說鄙陋不經庸黃冠資是爲逐食之具爲世患蠹亦未甚鉅也獨服食符錄二說本邪僻繆妄而凡惑之者鮮不罹禍藥大李少君子吉張津之流以此殺身柳泌趙歸真之

青岩叢錄

八

七

徒以此禍人而卒自嬰其僂張角孫恩呂用之輩遂以此欺人天下國家而不顧矣今也鍊養服食其術真傳而全真之教兼而用之全真之名昉於金世有南北二宗之分南宗先性北宗先命近時又有真又道教有七祖康禪之教其說又自相乖異至於符錄稍教具有其書正一之家實掌其業而余正一又有天師宗師分掌南北教事而江南龍虎閣崑茅山三宗符錄又各不同先儒有云道家之說雜而多端其信然矣又謂其書皆昉於漢桓帝之時今其經典以

爲天師永壽年間受於老君是也世傳太平經最古且多今不復存然其所言與國廣之說殆不過房中鄙褻之談若大洞等經大率六朝以來文士之所造雖文采可觀而往往淺陋無甚高論朱子謂佛學偷得老子好處後來道家只偷得佛家不好處執是說以求之道家之本末可論矣

堪輿家之說原於古陰陽家者流古人建都邑立家室固未有不擇地者而擇地以葬其術則本於晉郭璞所著葬書二十篇多後人增以謬妄之說蔡元定

青岩叢錄

八

八

嘗去其十二而存其八後世言地理之術者此其祖矣自近世大儒考亭朱子以及蔡民莫不尊信其術以謂奪神功回天命致力於人力之所不及莫此爲驗是固有不可廢者矣後世之爲其術者分爲二宗一曰宗廟之法始於閩中其源甚遠至宋王伋乃大行其爲說主於星卦陽山陽向陰山陰向不相乖錯純取五星八卦以定生剋之理其學浙間傳之而今用之者甚鮮一曰江西之法肇於贛人楊筠松曾文迪及賴大有謝子逸輩尤精其學其爲說主於形勢



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位向專指龍穴沙水之相配而它拘忌在所不論其學盛行於今大江以南無不遵之者二宗之說雖不能相同然皆本於郭氏者也業其說者參其異而會其同斯得之矣

醫家之書自內經以下藏于有司者一百七十九家二百九部一千二百五十九卷而後出雜著者不與焉內經謂為黃帝之書雖先秦之士依倣而託之其言質與而義弘深實醫家之宗旨始猶吾儒之六經乎秦越人八十一難經繼作蓋舉黃帝岐伯之要旨

青岩叢錄

八

九

而推明之亞於內經者也漢張仲景本內經難經之旨著金匱玉函經及傷寒諸論其論六氣之所傷最為詳備晉王叔和纂岐伯華佗等書為脉經敘陰陽內外辨三部九候分人迎氣口條陳十二經洎三焦五臟六腑之病尤為精密二氏之書誠千古不刊之典也厥後巢元方著病源候論王硃撰天元玉策要皆有所祖述然元方言風寒二濕而不著濕熱之說硃推五運六氣之變而患在滯而不通此其失也至唐孫思邈出以絕人之識篤濟物之仁其列千金方

翼所以發前言啓後學有功於醫道深矣當時王意有外臺秘要所言方證符證灼灸甚詳然謂針能殺生人而不能起死人則一偏之論也及朱錢乙罷安時許叔微迭典臚則困於準繩尺寸之中許則務在出奇而應變其術皆本於仲景惟錢深造仲景之闢

奧建為五藏之方各隨所宜用謂肝有相火則有瀉而無補腎為真水則有補而無瀉可謂脉內經之秘惜其遺書散亡出於閻孝忠之所集者非乙之本真也若大觀間陳師文裴元宗輩所製二百九十七方

青岩叢錄

八

十

則欲以一定之方而應無窮之病識者固知其昧於變通之道矣金氏之有中原也張潔古劉守真張子和李明之四人者作醫道於是乎中興潔古以古方新病不能相值治疾一切不以方故其書不傳其學則明之深得之明之推內外三陽尤先於治脾土其為法專於補其所著脾胃論誠根本之言也子和以吐汗下三法風寒暑濕火燥六門為醫之關鍵其劑峻厲其為法主於攻守真論風火之病以內經病氣宜十九條者為病原式曲盡精微其治法則與



子和相出入者也張氏一再傳其後無聞李氏弟子  
多在中州獨劉氏傳之荆山浮圖師師至江南傳之  
宋中人羅知悌而南方之醫皆宗之爰及近時天下  
之言醫者非劉李之學弗道也劉李之法雖攻補不  
同會而通之隨證而用之不存其存乎

廣成子解

宋 蘇軾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問廣成子在於空  
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  
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  
官陰陽以遂群生為之奈何

道固有是也然自是為之則殆不成

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  
殘也

廣成子解

八

得道者不問問道者未得也得道者無物無我未  
得者固將先我而後物夫苟得道則我有餘而物  
自足豈固先之耶今乃捨已而問物惡其不情也  
故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  
也言其情在於欲已長生而外託於養民人遂群  
生也夫長生不死豈非物之質而所謂養民人遂  
群生者豈非道之餘乎

白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月  
月之光益以荒矣



天作時雨山川出雲雲行雨施而山川不以爲勞者以其不得已而後雨非雨之也春夏發生秋冬黃落而草木不以爲病者以其不得已而後落非落之也今雲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雖天地之精不能供此有心之耗故龍亡之符先見於日月以一身古之則耳目先病矣

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真人之語佞人猶穀之與稗也所種者穀雖培土惰農不生稗也所種者稗雖美田疾耕不生穀也

廣成子解

八

二

今欲學道而問已不情佞偽之種道何從生

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問古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

久

棄世獨居則先物後已之心無所復施故其問如此

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

廣成子至此始以道語黃帝乎曰吾人如黃帝而

不足以語道則天下無足語者矣吾觀廣成子之拒黃帝也其語至道已悉矣是以間居三月而復往見則蹙然爲之變其受道豈始於此乎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窈窈冥冥者其狀如登高望遠察千里之毫末如臨深俯幽玩萬仞之藏寶也昏昏默默者其狀如枯木死灰無可生可然之道也曰道止此乎曰此窈冥昏默之狀而致道之方也加指以爲道則夫窈冥昏默者可得謂之道乎人能棄世獨居體窈

廣成子解

八

三

冥昏默之狀以入於精極之淵未有不得道者也學道者患其散且僞也故窈窈冥冥者所以致一也昏昏默默者所以全真也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自此以上皆真實語廣成子提耳畫一以教人者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則無爲也心無所知則無思也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則無慾也三者



具而形神一形神一而長生矣內不傾外不閉二者不去而形神離矣或曰廣成子之於道若是數數歟曰穀之不為稗在種時一粒耳何數數之有然力耕敏耜不可廢也

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窈冥昏默長生之本長生之本既立則必有堅凝之者二者如日月水火之用所以修鍊變化堅氣而凝物者也蓋必有方矣然皆必致其極不極不

廣成子解

八

四

化也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

廣成子以窈冥昏默立長生之本以無思無為無慾去長生之害人以至陰至陽堅凝之吾事足於此矣天地有官自為我治之陰陽有藏自為我蓄之為之在我成之在彼

慎守汝身物將自壯

言長生可必也物豈有穉而不壯者哉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

嘗哀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

物本無終極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物未嘗有死故長生者物之固然非我獨能我能守一而處

和故不見其分成與毀耳

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

皇者其精也王者其粗也

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

廣成子解

八

五

生者明死者幽幽者不知明明者不知幽

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游無極之野

蓋將有示化去世形解入土之意也歟

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之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罔榮越挾三人以見老子老子詞之則矍然自失

人我皆喪夫挾人以往固非也人我皆喪亦非也

故學道者能盡死其人而獨存其我者寡矣可見



可言可取可去者皆人也非我也不可見不可言不可取不可去者是真我也近是則智遠是則愚得是則得道矣故人其盡死而我獨存者此之謂也古今語異吾不知緝之所謂也以文意求之其猶曰明也歟

按山經廣成子治太易屯蒙二卦運行日月蓋古之真人黃帝師也

空同子

北郡李夢陽

化理上篇

或問電雷空同子曰吁胡叩淵于淺人雖然竊聞之矣是陰陽搏擊之為也曰有鬼神形者何也曰氣動之也氣散則散凡神怪隨氣之妖祥亦有人物形者皆變也星之妖為攬槍天狗彗孛等亦氣之生散唐一行北斗化七豕是也

正德二年正月一日日食既空同子曰予蓋親睹焉

空同子

月體不滿規日大而月小乎凡月食既則輪盡黑無餘欠乃益知月體小於日

天與水違行訟天一生水天水一耳違行訟者訟詞兩而事一也

五行木金水火四氣不內邪邪入則壞惟土內汗汗變則化化則神是故貫四時而獨功也在人脾為上游溢精液輸灌肺腎肝心不然百物食之腥菲臭味穢雜于胃中何以發神明而行變化莊子神化為臭腐臭腐復為神化蓋言土也



用先土生先水天一生水資始之道也故人命門在腎

極黑之夜久坐亦明陰中之陽歟猶水之中明歟

負勁氣者有非威之威是故松檜不棲蟬熊豹之皮不上羣

天道以理言故曰虧盈而益謙地道以勢言故曰變盈而流謙鬼神以功用言故曰害盈而福謙人道以情言故曰惡盈而好謙盈謙以分限言耳非謂消長升沉也而俗儒不知類以日月草木等當之悲哉月

空同子

有虧而無益草木有益而無虧若以凋落爲虧則謙者不凋不落邪

天地間惟聲色人安能不溺之聲色者五行精華之氣以之爲神者也凡物有聲則聲無色則敝超乎此而不離乎此謂之不溺

德者必福天人相與之際若求焉者無心之心也求福不回人際天也介爾遐福天際人也壽考不忘言壽考之求德如念念在之也禍福之幾捷於影響察之乎察之乎

十月無陽故曰陽月非無陽也陽生而未成也消長之道盡於上則生於下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董仲舒雨暘對謂十月真無陽又謂月內一日無陽何哉

易獨言象象者懸一以會萬者也又一一者象之所由始也一以會萬故得象而忘言萬以會一故得意而忘象它經言一理則止一理言一事則止一事雨一也春則生秋則枯風一也春則展秋則落雪一也冬六出則益春五出則損水一也鶩鴨則宜鷄鶩

空同子

則傷土一也夏至則重夫一物且爾况殊哉

或問人性上人何也空同子曰陰陽必爭也二氣旋轉坎北以負勝爲寒暑是故晴和之日少而風暄之時多斯陰陽之爭也人秉其氣得不上人哉

或問化權空同子曰陰陽代更必爭而主之者行如春主生卽惡風淒霜無損於折萌如冬主藏非無晴和之辰而黃落愈增故曰化權權者謂主之也有實之義焉官之者權也能推移輕重之也

東方蒼龍七宿中曰火星星也心昏中則夏木生火



也人心屬火故名火為心詩七月流火是也斯皆自然之數也火秋則流而下以火不生命故不復中於西而二十八宿西者虎北者龜蛇東者龍南者鶡黃自然此象非人假借之也

北之象二陰二也空同子曰予往在玉虛觀見其像設問道士此何神答曰皆星也虛人不敬畏故假名像耳如王靈官即心星故炳而火輪北者至陰之地陽之根窟故日照三面如人之背至陰不自見至靜而動者出焉非此則無根無根則其用窮也人五臟空同子

四

系在背背有神舍故膏肓病則無醫膏肓者根也  
夏易首連山天下不止不動動根止商易首歸藏天下無陰無陽陽根陰周易首乾天下非陽不統故後天尊陽

化理下篇

夏則伏者傳其所尅也秋冬春不伏者子承母也伏則蒸濕者土氣也助金生之也木生火故日東出日不照北以水也夏至日照三面亦不北月西生者金生水也月不北者從日也又借日而光者也又陰不

獨成者也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謂不相妨耳桃榮而梨枯麥秀而穀稿則妨矣百步之內茂草各逐一不遂則妨矣虎肥而鹿瘠馬健而牛羊羸則妨矣

斗七故天之數多準七二十八宿皆七也左氏天以七紀是也日月五行璣政亦七易曰七日來復極永之書時七則晝夜亦如之詩曰終日七襄是也僧家竊其意義是故數亡人用七

人皆曰中國天地東南隅耳又曰萬物齊乎吳故中

空同子

五

國文物聲教獨懿然燕之土盧盧龍塞是也盧黑也江之南石之色皆赤中國之四方不見乎又星曆驗之側景景郭守敬量天尺亦樹嵩洛間則中國不有中乎佛者竊其意乃曰天地有幾洲中國者南瞻部也

或問海市李子曰此處偶有此怪異氣耳夫陰陽五行氣化不齊濱海之邦海錯萬殊廣之珠澳之石北之鯉南之鯨淮之解吳之蛤能盡究所來耶事有不必辯者以其非急也有不能辯者以其非理也不必



辯如海市鳥鼠同穴象騰四時在四脛之類是也不能辨如說立人啼人死託生之類是也人不能自見其腦與背病之來也忽而痛忽而止忽而寒忽而熱自不能知之而好奇者每每辯其非急求之理之外乎

夏之初月高其圓也低冬之初月低其圓也高進退之義也

人之五臟各其喜生腎虛者嗜鹹肝虛者嗜酸凡食脾胃喜之則味佳不喜則咽之不下亦自喜生之道

空同子

六

歟口胛之屬歟

濟之性勁源于晉伏流地中乍見乍伏一支穿太行為百泉為衛水一支為濟源出山東為七十二泉大抵天地勁氣在山西人之性勁天下其鐵亦如之所謂并州剪刀者也漢之性曲其流十里九灣鄆沔之間瀦為澤葢皆漢之漾也語曰勁莫如濟曲莫如漢五行火無體在物則藏燃物則用用盡則息五藏心為火爛然中伏遇動則發不動則已  
十支在時五日一周在日兩月一周在月五年一周

在歲六十年一周朱子謂六十節者此也十二支子

鼠丑牛等初謂取象耳然木人見漆則瘡猶見齒人則銜其兒走徙其窠昨問劉南宮劉曰是真有之也不但取象朱子論乾馬坤牛震龍巽雞坎豕離雉艮狗兌羊曰此取象亦自有來歷非假譬之由是觀之十二支象真有之邪

項氏曰六子始氣也未形也中精也雷風氣也山澤形也水火精也空同子曰雷電光墮地則石氣非不形也山澤通氣形非不氣也水火非氣何來氣非不

空同子

七

精也形氣精一而三三而一者也朱子本義主揲著

陰陽貫錢四時一緝錢亂而成緝已矣向背上下難仍也四時成歲已矣明晦兩暘難仍也

離為科上槁木盛火藏於內助其盛木槁火燃其外灰其槁人水火濟而生者也生則神棲目離為目也水絕則死以槁而焚也人槁則神先去月

空同子省稽坐其場麥將颺候風焉川老月風之來視雲雲之方無風也已而四方雲風來子詰之田老



曰風即來無定方斯謂斷續之風也不信令颺焉麥果四落子曰嗟斯可以心觀矣夫風無不入者也雲猶格之况心乎况心乎

後天之易退乾西北長子用事退坤西南長女代母然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傳稱觀志易戒無成又家有主毋則悍奴奪氣如漢高不廢呂雉者斯何也空同子曰用事者六主之者二是故六氣代謝而乾坤常行也故曰役乎坤戰乎乾

秋之雲潤而薄故其雨微夏之雲獨而湧故其雨注空同子 八

化氣亦專而後壯者勢然也轟雷徧四海凍澍盡八埏天地能之乎故言仁智者必曰勇勇者專壯之義也風行水上渙天下之至文也渙者文隨之而生者也亦天下之至變也天地之道一耳齊生而繁歛則其功不普物之生歛有先後而無棄遺者變化之漸也故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化極而不生不歛則萌者始枯實者始槁斯傾者覆之也非變化之罪也小人多君子少何也陽一陰二也陽生於陰也小人必壞者邪也福善禍淫之道也陽生於陰者男自女

生其證也

元氣正行已矣成歲功已矣非無邪惡妖穢之氣任之矣任之者俟其盡自滅也彼即溷溷無損於歲功斯天地之大也堯舜之治亦其大焉矣非戶戶人人者論也

時甲子五日一周周六而成月月甲子兩月一周周六而成歲歲甲子六十歲一周周六而為三百六十倮蟲三百六十而人長之毛蟲三百六十而鱗長之羽蟲三百六十而鳳長之介蟲三百六十而龜長之空同子 九

鱗蟲三百六十而龍長之皆六之則也木水用陽六甲六壬火用陰六丁而土金不用或問舜入井以孔山空同子曰既入井顧安所得孔哉即有孔象獨不之知邪曰若是舜胡由出曰神為之也漢高大風破剛光武六月之冰宋康王泥馬渡河古來真天子怪異多矣况舜哉此等不可知亦不可窮

物理篇三

道理一橫一直爾十字是也數盡十理亦盡之矣王



字真草篆隸不變挺三才而獨立者也變之非王也

人食蔬谷不害食果蔬害木尅土也木味酸水生火

故食果蔬多則醉而內熱木實曰果  
草實曰蔬

雀乳雛四月五月五六月六夫曆者聖人節天者

也鳥知四時已矣知月乎哉

麥種之秋而焦于夏火尅金也麥穗直而芒有兵象

焉穀種之春而焦于秋金尅木也穀穗垂而毛有木

象焉

環慶無麥秋大梁無螢無寒蟬然寒蟬螢北京有之

空同子

矣地之異邪冷使之邪江之南不產荆棘山不產櫟

柔之義邪孔林不產荆棘仁邪

空同子之廬有蠅焉多而穢令撲焉撲者無始而有

終問焉曰始撲之逐焉逐逐擾擾其獲也少終立處

之中俟焉至則撲之故其獲多甚哉一之應萬也

宋人不言理外之事故其失拘而泥玄烏生商武敏

肇姬尹之空桑陳搏之肉搏斯於理能推哉空同子

曰形化後有氣化焉野屋之鼠醜瘻之雞其類已  
桃杏仁以核內含生生故曰殼孟子曰仁人心也又

曰仁者人也以生生言之也

髮血之餘血陰也髮黑者水之色也白者反從母氣

也凡物極則反

松栢蒼然梧竹疎秀茶梅冷淡荆棘針枵樛臙腫芝

菌靈異茶蘼穠弱鹿蔥海棠艷並育而同生氣之變

化然也文固難以拘論也故文必曰如此如此者皆

拘之類也

雙生以後爲兄者昧化理者也凡產必前動謂之回

轉無碍則首始下首下則生矣卽以受氣先後疑則

空同子

回轉時先氣者先出矣斯造化至妙之幾所以全母

子者也子亦雙生子先生者體大差長亦獨先壯

嫩攪爲楫撥魚則浮亦磁石引針琥珀起草之類歟

骨鯁以玉簪花根汁滴之則化

席其化理其筴一橫一直者二儀也一顯一伏者陰

陽也一筴顯伏者陰陽一道也筴必錯三而成文者

三才也織之必自中起者極也形必方者四方也制

器尚象孰不由之而人知之乎  
北之土厚故其人信南之水廣故其人智土厚故其



鼻隆水廣故其口開鼻隆故北人不相鼻口開故南人不相口信而偏故其性聰智而流故其性巧水克火然火水既濟木生火然火焚木何也天下有一氣之害二性之交也

海翁忘機則鷗狎百里奚忘祿則牛肥祿亦機心乎禽鳥先氣者也凡聚聚處則旺而興空同子曰弘治初予蓋侍朝焉每鐘鼓鳴則鳥鴉以萬數集於龍樓予退而問諸長老曰此百鳥來朝也然久矣朝朝帝帝如此後正德間不復見此矣嘗聞 獻皇帝

空同子

十二

之國也舟泊龍江關鳥鴉以萬數集江柳向 王舟鳴噪亦今 中興之應歟今人家喜鵲憂鴉亦氣之先歟寧陵符生舊稱老鴉符家言環莊樹皆鴉每鳴樂妨人語今多事來鴉亦不之來

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惟君子而後知樂空同子曰聲言直音言曲樂言律直者單而粗者也音者方而文者也律者比而諧者也如州州呼鷄落落呼猪咄咄呼馬驢苗呼猫鷓呼雀呼之則應者知聲也人人能誦如今里巷之

詞曲不學而能之疾徐高下皆板眼所謂知音也及問其出某呂某律孰宮孰商則不知也故曰惟君子而後知樂解者未達乃以瓠巴鼓瑟游魚出聽伯牙彈琴六馬仰秣為禽獸知音夫作樂而獸舞鳳儀斯感通之妙非聲音之末也昔有鼓琴於池上者謂及麋賓而麋賓鐵躍之出亦謂知音邪

天道盈而益謙繪事其証乎凡繪不及則是過之則非知繪人分寸亦人若六七尺則非人以人長五尺也物皆然又如繪朴野幽寂之形則雅如草村茅

空同子

十三

廬疎松片石疲驢破帽則雅若繪樓閣金碧凡富貴事則俗矣吁天之盈虧不顯哉不顯哉鳥之性南向鴉鵲晨南昏北蝠昏南晨北南出而北還也鴈之南也鶴鶴亦南即鶴鶴鶴鶴同黃雀之微亦南不問遠近但見其南耳

生性難移如草木之蔓之直故人剛柔之偏變之為剛善柔善有之 欲剛為柔柔為剛能之乎天之生物主於用龍川人故雲馬用地故健虎用出故風牛主耕故柔 故不辨豕主食故一乳十



七八推之物皆然而仙釋之徒乃欲棄人倫絕羣類  
高飛遠翥哉如生才亦主用大受小受卽有湮淪者  
鮮馬用之時義大矣哉

王生善聽聲聞丁公馬蹄聲曰旬月必拜相又聞其  
蹄聲曰必出而西行皆驗以是觀之小人名位素定  
矣易謂小人道長不以是乎又以知宋宰相乘馬金  
達官肩輿行謂馬卑也唐宋拜相則築沙堤或以便  
於馬箋云唐天子尚乘馬况宰相哉如肅宗與玄宗控馬是也

禹貢山川多與今不合何也空同子曰自河之入淮

空同子

十四

也彼榮澤孟諸芒碭諸陂今皆耕牧地耳流謙變盈  
滄海而桑田古今能合哉

車陸象鳥舟水象魚蓋不能不圓席不能不方智者  
行其所無事已矣私意繫之哉

空同子圍爐而觀銅瓶之水熱極則響轉微乃喟然  
而歎曰嗟至寶不耀至聲無聞天之道哉天之道哉  
凡欲人知者非足者也凡人不知而問者欲人知者  
也

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天下之毛多矣繁令必曰

牛毛者何也空同子曰牛之毛於人獨無用用之無  
益也然則繁令者不可鑿哉

味生色故染絳必以酸養生味故吟詩必用色嘉靖  
六年四月舞陽之野麟生於牛其夜火光又其聲雷  
又見其角而麟以爲妖擊之口吐火鬣頃又蘇瘞之  
土又自起聲轉雷擊碎首乃死見者謂麟也野人懼  
扛之省城然誠麟也古謂麟一角然此則雙肉角麟  
馬蹄此則蹄牛古謂鶴胎生今鶴卵生豈傳者誤邪  
抑形有變邪此似麟非麟者邪古又謂牛馬交則生  
空同子

十五

麟此牛馬交者邪龍與馬交則生千里馬汗則腹下

麟

管疑大學絜矩又疑平天下不言準而言矩今乃知  
方圓平直一道矩盡之也矩爲方削其角則圓矩爲  
平直其尾則平尾不直不平也陣法五變亦方變圓  
或問方能圓圓不能方何也李子曰楊根陰也  
鏹之齒太平直則人木不行必有阻礙俗謂之料斯  
濟變之譬也泛駕之馬不羈之才用之易效  
聖人貴智亦貴藏以智者善藏也鯁魚性痴見人則



樹其鬣謂人懼已也又其性畏寒西方有鳥曰半翅者亦知見人飛不過三五尺可以杖擊之得也鱗魚入網輒伏者惜鱗也孔雀愛其尾潛則露尾錦雞愛其毛羽自照水因而有溺死者皆不智不藏者也乾為駁馬駁牛食虎豹一名慈白空同子曰凡物食物天生相制之義非但力之也駁未必力虎豹虎豹食鹿豕牛馬鹿豕牛馬見之則鳴而尿斯有制之者非力之罪也如豺小而降虎豹是也在人如君制民夫制妻在禽如鸚搏兔鵲擊鳶

空同子

八

十六

治道篇四

或問哀帝屢誅大臣而卒不威何也空同子曰人主以無為為風有代天之相則百官自正有執法之吏則百度自貞君何為哉故自用者小侵下者煩煩小之政挾之誅戮則人心離別哀非正已之君乎賈氏曰廉遠地則堂高

君子以過惡揚善順天休命過者止之之義而揚者彰之之名也火在天上既無所不照物無遁形善惡畢露使遠賞罰之則四海兆民勝罰之邪又能盡爵

之邪故聖人不曰罰而曰過過之不過則罰行不曰賞而曰揚揚之又揚則賞行天命有善而無惡又火在天上故曰順天言有非我者過之揚之吾何心哉真偽兩在不逆其偽功罪具疑則重其功上之道也羣居而和一君子每益數小人陽統陰也私起而爭一小人每害數君子陰賊陽也反復之道也天地能使陰無哉在統之有道耳

眾美容惡羣惡不容美如華屋有穢只見其華而茅茨之下者一雕氣則詫眼難觀矣故眾君子中不無

空同子

八

十七

小人而羣小人內絕無君子故治朝君子七而小人三不害其治而亂世容一君子不得

言治者必曰唐虞何也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堯在位一百一十年舜在位八十年又禹繼之則二百餘年矣仰有堯舜而年或不及則於變亦難孔子上者必世而後仁謂此也

郊上辛社稷上戊祭孔子上丁戊在丁後故先丁如十日丁則一日戊當先戊而後丁以丁不常十故人鮮知一日之戊弘治間吏部主事楊子器上言戊從



初十之丁則次戊非上戊也時無諸禮者竟寢下行  
大人以天下爲度書云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言  
度也論相者曰鼻吸三斗醋口腹內好撐船亦以度  
言也相必言度者以狹人氣勝也氣勝則偏偏則窒  
宰則費天下之務大人恒澄明澄明則盛物也今人  
但知宰相包容不知包容中有弊也不然模稜胡塗  
亦謂天下之度可乎

天地父母萬物聖人父母萬民其心無一息忘之故  
孔有莫知之歎孟有不得已之辯卽如父母有嬰兒

空同子

十八

有一息忘之耶

莊周齊物之論最遠天然亦最害治使人皆知彭殤  
孔距同盡同歸則孰肯自修或又知清濁混池金石  
銷鑠孰彭孰殤孰孔孰距肯自修乎故曰善治孔子

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人之病瘥火八九老人不宜盡去火虛人不宜盡去  
痰去之則愈病斯救世之譬也

書曰汝惟風下民惟草又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孔  
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政之行風行之也關

羽威振華夏而侃千里不拾遺亦其風耳李斯論因  
渭水爲赤而關東盜愈繁漢武令直指使者誅捕無  
道而海內愈擾以不知風耳傳曰知風之自  
甘誓以君行故其詞嚴胤征以臣行故其言詳一君  
二民之道也

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命之天者也天生蒸民其命匪  
誕秉之人者也命一也蕩之世乃辟乃匪謀乃有初  
無終皆詩人疑怪之辭也天不誦爾以酒不義從武  
言酌酒者不制之義酒伐德故懲爾止又亂性故無

空同子

十九

明晦號呼俾晝作夜者靡明靡晦也斯自事耳非天  
誦之也

顛沛之搢者本質先撥也非枝葉之害也治天下有  
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也

人無賢愚嗜酒必貽然紂甚是故詩書言酒禍於紂  
切也

居上貴寬太寬則弛臨事貴簡太簡則漏故曰寬而  
栗又曰居敬而行簡

聖人重祿位者木人情而順天心也天之禍福主德



人之好惡主利孔子稱舜曰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又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書曰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是以名位歆之也詩亦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聖人豈內好爵而外隱約哉民之所好好之又天以是報德也故今將喬其官則高廣紅黃夢寐嘉美星命拱吉同知天未始不錄之重也又日期人以名位不若勉人以德業空同子曰無其德無其業無其位無其名即有之幸耳矣

空同子

二十

空同子曰使孔子得位二帝三王之治難哉或問何難也曰堯舜禹之世則有益稷臯契夔龍湯有伊尹萊朱文武有太公周召孔門惟一顏子王佐才不幸而蚤死設使孔子得位則參雍游夏季路輩能為益稷諸人事否乎以沛中豪傑南陽貴人觀之則佐命未生亦孔子不王之兆也  
為政在人非其人而用之則不官取人以身非其身而取之則不人不人而曰世無人不官而曰世無官有是理哉孟子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

而謂劉基徐達輩固元生之也我 太祖用之而與世無人邪有人邪

鮑參政曰今欲平治先三要或問何謂三要曰內閣掌印一要吏部尚書一要左都御史一要空同子曰內閣之要大而公吏部之要明而執都御史之要貞而無回大生公公生明明生執執生貞貞無回聞之先生曰銷元氣者苛吏也苛則刻則不恕則怨已凌人則訐人則伺察人譬無疾而藥索五勝之未形

空同子

二十一

今之弊官不义任 國初臺省不甚通如御史陞按察僉副或徑陞使使又則入為左右都副則左右副僉則左右僉如知府又則陞左右布政使或參左右使又則入為部侍郎尚書等如此則法吏敢持繩糾之權民吏無不更事之嫌今臺省既大相通融而任又非久也蓋官非良久必敗故今之官吏數遷太拙貴緣求速故私奸易規避大事無了絕途路迎送糜費甚者一官至民不知姓名去矣猶過客也今又從卜轉法如知府轉按察副使按察僉事轉參議等或



年資未應轉又爲更調法如此府謂彼府此縣謂彼縣此臬謂彼臬此省謂彼省等甚者巡撫都御史亦調法愈巧而官愈廢故曰今弊

古之良久任獲之也漢世爲吏者不長子孫乎凡治朝皆然

孝廟不立貴妃是時言官有以匹夫之行言者或謂之謂之者不讀禮者也古者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諸侯一娶九女皆廣嗣之道也是故一傳絕曹志秦秀瘦純父子皆切實之才晉武怒而不采郤

空同子

二十三

說阮种華譚直辯博之士則上第登庸斯取人以身之證乎

太宗時鄱陽一老儒詆斥濂洛之學上已所著書

上覽之大怒問臣楊士奇力營救得不殺遣人卽其

家盡焚其所著書空同子曰盛世之君有道哉記曰

一道德以同俗故異言亂政

詔令足以占朝廷言有遺慮則知野有遺賢矣故朝

有王臣則其言王朝有朝臣則其言朝尉佗得漢文

書卽徹黃屋奉正朔寶融得光武聖書歎服曰天子

明見萬里孰謂詔令不足占朝廷哉

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如聚財強兵非不爲上然非爲德拔引私昵非不爲下然非爲民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孟子所謂若固有之者注曰不以位爲樂非也樂者對憂之名不以位樂以位憂乎既若固有則憂樂具泯豈必不樂而後爲不與哉獨言舜禹者以其得天下易也

成康刑措之治召畢壽考夾輔之功也不然康之世其難哉或曰任之而不疑二王不賢乎

空同子

十三

春秋諸侯出告廟則書至則有飲至策勳之禮所以

孝敬而防游佚也聖人之制禮不其微邪是故僖

伯爰如棠

和氣致祥而治世亦循天心仁愛之歟乖氣致菑而

叔世亦瑞燈滅必光耳或曰治世菑在朝廷而瑞在

天下叔世瑞在朝廷而菑在天下



續志林

烏山王禕

古稱文章家自漢唐而下莫盛於宋東都歐陽修氏曾華氏王安石氏並時迭起而蘇軾氏於其間為尤傑然者也蘇氏之文長於持論縱橫開闢上下變化無不如其意之所欲言雖其理不能皆純而其才氣之浩博固將躡漢唐而上之矣余讀其書愛其志林諸篇議論超卓而文章馳騁殊可喜中心慕之因竊其餘論續為十八篇陳俚樂於金聲玉振之餘則瓦

續志林

缶於夏商商教之末亦見不知量已然而願學之意則庶乎君子有取焉王禕序

周穆王時徐偃王為國徐去州爭末事君國子民侍四方者務出於仁義而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焉或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六國盡服矣王不伐楚必事徐楚遂興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此也君子曰仁義天下之本也

自古有天下者由之以興矣未有由之而亡者也謂行仁義而亡者知假仁義之名而不知所以為仁義者也徐偃王之謂也夫徐處淮之南北而得乎地之中其為中國患久矣先乎穆王當成王時即已肆其強暴書所謂淮夷徐戎並興東郊不開是也後乎穆王至宣王時其馮凌為尤甚詩所謂徐方驩騷是也當穆王時天下晏安而天子乃無意於天下方乘八龍西遊與王母宴於瑤池之上逸樂而忘返於是偃王時得乘間而起用其籠絡駕馭之小智煦煦以為

續志林

仁子子以為義以聾聵東諸侯而諸侯之爭辯者適無所質正乃咸賓祭於徐庭偃王蓋自謂仁義之道為止於是而王業固可圖而不知所以為仁義者不在是也故未幾為天子諸侯所不容而國以遂敗身以遂亡而偃王顧謂吾好行仁義之道以至此也嗚呼藉使偃王誠知仁義之為道而力行之則民之附之者心必堅諸侯之從之者名正而言順湯武之業可成也其何敗亡之有惟其不知所以為仁義而徒假仁義之名故不旋踵而敗亡世之論者因以謂湯



武以仁義興，假王以仁義亡，興亡雖殊，其爲仁義一也。嗚呼！亦孰知仁義雖一而行之有不同。假王假其名而行之，湯武則真知之而行之，以無僞者也。興亡之效固判然不同矣。湯武假王，奈何同年而語哉。春秋之時，宋襄公欲圖霸，亦徒假仁義以爲名，與楚人爲弘之戰，曰吾文王之師也，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一戰而敗，國以幾亡。故宋襄公之仁義，卽徐假王之仁義也。一則假以謀王而不成，一則假以圖霸而不就，皆假其名而不知用其實者也。或曰：齊桓晉文亦續志林 八 三

假仁義者也。而其霸業以成，何歟？曰：齊桓晉文之於仁義，善假之者也。假之而善，故其業以成。假王襄公則慕仁義之名而不善假，不善於假，其敗亡也固宜。此又其得失之所由分也。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代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陽焉。而周復都鄆，鄆至大，戎敗幽王，周乃東遷于洛。蘇氏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君子曰：周之東遷，非過也。

謂周自東遷而益衰可也。謂國東遷而致衰不可也。周居鄆，鄆鄆鄆在西，故謂洛爲東都。自武王遷九陽于洛，固已有意於經營。周公相成王，成武王之志於洛，是乎十洛以建邑，而郊丘社壇宗廟市里無不備。是固以洛邑無可都矣。謂洛邑形勢不如西周之據函崕，界蜀隴，邪則東有成皋，西有殽，背河向伊，洛其固有之守也。謂洛邑土地不如西周爲天下土腴，邪則左伊右瀍，沃衍可以富也。而況天下之中實維洛邑，陰陽之所和，南北日晷於是而取，正道里之所

續志林 八 四

均四方諸侯於是而取，則是則維邑曷嘗不可以爲都也。以書攷之，周公告成王，使居新邑，以爲治。王因遂東，故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是成王當至洛邑，事蒸祭矣。以詩攷之，宣王微車馬備器械，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還，車徒是宣王又嘗至洛邑。會諸侯矣，然則平王之遷洛，得非先王之遺意而豈可謂其失計乎。藉使周因東遷而致衰，則曰楚國百里已非一日西，交侵有甚於伐凡伯，南征不復有甚於問鼎，重輕豈至平王以後而然耶。蓋周自厲王之亂



王室板蕩不有宣王以中興之吾見其不待東遷已無周矣宣王之後幽王失德王室又火壞使平王不遷周其將不衰乎使文武而東遷周其有不興乎是周之所以衰因無令王以振興之初不以遷故也且堯都平陽而舜遷蒲坂禹又遷安邑商自契至湯八遷盤庚五遷是唐虞夏商之都罔有定止蓋屢遷矣奈之何獨以周之東遷為失計耶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則都洛本可以致興而所由致衰者固在於不德也周以後

續志林

六

五

漢世祖都洛矣而延祚二百魏孝文又都洛矣而太和稱治有德而都洛無有不興之理此古今之所同然者然則周有天下傳主三十七而平王以後凡二十四上歷年八百六十有七而東遷之後猶五百二十八平主之東遷其果失計乎哉

漢高帝既定天下謂群臣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于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君子

曰知人善任使此帝王之畧也夫以高帝之雄姿大度而當其任使者又皆天下之才其取天下也固宜矣方其與項籍俱起叛亡逐秦鹿蚌鴉相持者八年高帝之命懸於籍手數矣而籍卒以敗亡者籍專為暴高帝務為寬大故也高帝之入咸陽也秋毫無所犯籍至火而屠之暴與寬大異超如此楚漢興亡於是已決况籍有一范增而不能用而高帝則攬一時之英豪而御之如所謂三傑者皆天下之才也而用之各能當其才及其成功且曰吾不如焉是可謂知

續志林

六

六

人善任使有帝王之畧矣其得天下不亦宜乎雖然高帝固善知人為可尚抑所以任使之道則未免持駕御之術以束縛馳驟之蓋有無足多者當韓信為治粟都尉蕭何數言其奇而高帝故不用始欲激之使亡爾既亡而追得之則信以為必死矣反遽拜之為大將使其以任遇太重為過望效死以酬恩不復叛而信遂謂漢遇我厚也此在其術中而不知者也酈食其為漢謀撓楚欲立六國後高帝非不知六國後不可立也而以問良是特以嘗其心焉耳蓋良始



惟爲韓報仇又嘗說項梁立韓諸公子橫成君成爲王而已爲韓司徒而後又自褒中去漢而歸韓高帝恐其終爲韓不爲漢故因疑其謀以嘗其豈果不知六國後不當立哉而子房固且力陳其難以爲不可此又在其術中而不知者也蕭何與高帝同起事膺專任守關中漢廷諸臣功無與比盛高帝恐其脫自驕以取禍故遣卒爲術又繫之廷尉以抑折之使自謹守以保令終非誠疑何也設誠疑之則已以待韓彭者待之矣而何至自汗以求免此又在其術中而

續志林

入

七

不知者也嗟乎三子者皆人傑然役於高帝術中而皆不知而高帝既知三子之爲人傑矣乃徒以術御之不復知有忠信之爲道君臣之際其不俱可惜哉且吾聞之舜之於十二牧武王之於十臣其君臣之相與無非忠信之道焉上以誠求下下以誠事上元首股肱視同一體烏有所謂相持之術哉嗚呼此古帝王之所以爲盛也高帝非不得天下也然其君臣之際如此其不有媿於古帝王也夫

高帝六年叔孫通徵魯諸生起朝儀魯兩生不肯行

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君子曰兩生之所謂禮樂非禮樂也彼以爲禮樂矣而吾謂非禮樂何哉彼徒知其文而非其本之謂也記曰禮者天地之別也樂者天地之和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又曰大禮與天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孔子之論以爲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孟子之論先之以仁義而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

續志林

六

八

二者是也此禮樂之謂也夫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也聖賢之治身卽其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也以其不可斯須廢者而必俟乎百年亦何其迂之甚也是故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其可損益因革者文也故忠變爲質質變而文繼文者不能保其不變也夏變而商變變而武繼武者亦不能保其不變也此皆文之謂也至論其本則古今一而已矣孔子所謂自世可知者也吾故曰兩生之所謂禮樂非禮樂也禮樂之文而非其本之謂也自兩生創是說而漢儒悉宗之終



漢之世禮樂之說紛如而其大槩則正朔也服色也  
爵祿也井田也封建也雅樂也是皆帝王經制之具  
而歸滅於暴秦者有王者作固當修而明之然漢之  
賢君莫如孝文漢興至是已及百年禮樂之興維其  
時矣而賈生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典禮樂則謙  
讓以為未遑惟以德化民故海內安寧烟火萬里成  
康以後稱治者莫加焉至武帝而改正朔矣議明堂  
矣至成帝議立辟雍未作而王莽作之矣至哀帝而  
認定雅樂罷淫聲矣此三君者其於致治何如也自

續志林

八

九

漢以來千數百年之間有為之君臣於斯數者未嘗  
不講明之其說易通而易行者正朔服色也言人人  
殊而或行或不及行者明堂辟雍雅樂也其說雖多  
而終不可行者革之而皆足以為一代之治則其為  
禮樂之文而非其本也明矣禮樂之文無與於治道  
也明矣蓋高祖以馬上得天下而輕詩書叔孫通鄙  
儒也因拔劍擊柱之事將肅朝儀以止喧嘩乃進儒  
者可與守成之說夫肅朝儀以綿葛從事其事至末  
也而通以為儒者守成之事兩生以為典禮樂之事

嗟乎儒之為儒禮樂之為禮樂止是而已乎至隋文  
中子講道河汾謂其徒魏徵房杜曰先輩雖聰明特  
達然逢明主必愧禮樂及開江都之變曰道廢久矣  
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也十年平之十  
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其後唐太宗與房杜論興  
禮樂曰禮壞樂崩朕甚愍之有志不就古人攸悲時  
難得而易失朕所以遑遑也徵與房杜皆慚悚而退  
是數公者可謂興王之良佐而明於古今之治體矣  
雖未嘗以改法立制自任至論其輔佐之實則房杜

續志林

六

十

之彌縫魏之諫諍皆人臣之所難為在其媿禮樂也  
是故以征伐取天下者莫如湯武湯造邦之初詰其  
臣下曰無從匪彝無卽愆滯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此  
禮也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此樂也武下車之初列爵  
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蒞事惟能此禮也大賚于  
四海而萬姓悅服此樂也然則革命不崇朝而禮樂  
行乎其間亦烏待於三十年之久乎故吾以謂兩生  
之所謂百年文中子之所謂三十年皆徒論禮樂之  
文而非達其本者也嗟乎彼兩生不足道也文中子



動以聖人自儆而立論若是幾何而不為叔孫通也哉

光武遭漢中衰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而乃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修明禮樂繼以明章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自三代既亡風俗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君子曰國家風化之成非一人之為一日之積也為之非一人故行之也無弊積之非一日故守之也有素此所以

續志林

八

十一

既成而益隆愈久而不替者也周之有天下也始於文武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天下繼以成康持盈守成世篤忠厚當其時風俗之隆比屋可封蓋垂裕乎八百年之久此豈一人之為一日之積哉成周之後言風化之美者無如東漢矣然非光武躬行於其先明章繼志於其後皆敦尚經術修明儒學以為務則其效之所至亦豈能底于盛極乎是故自建武

永平以至于建初永元上而朝廷下而鄉閭莫不以名節相砥礪而不肯一毫苟且以自詭相師成風翕

然無間此其俗習之美雖其比隆於成周可也及乎元興以後闔閭擅政而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為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為而漢已失其操柄綱紀大壞矣然在位公卿大夫有若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皆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戮力用公義以扶其危直道正言分別其是非白黑不少回撓至於勢有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而其執彌堅其行

續志林

八

十二

彌厲志雖不就而其忠則有餘天下之士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如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咸立私論以救其敗闕而其甚者至於解印綬弃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或且以不得與其死以為恥以故百餘年間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而猶莫不以尊漢為辭雖以曹操之姦雄擅強大觀非望乃至沒身不敢廢漢以自立豈不以名義有在知所畏避而自抑乎嗚呼尚論兩漢之習者西漢必曰經術東漢必曰名節抑豈知經術者固名節之本而名節



之為效其有係於國家天下者為尤重如是夫程子之言曰後漢名節成於風俗非自得也然一變之則可以至道矣司馬公之言曰教化國家之急務風俗天下之大事惟明智之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效之遠也至哉言乎其政治之龜鑑矣乎

曹操權勢日隆董昭言宜進爵加九錫以彰殊勳荀彧以為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及

續志林

六

十三

擊孫權請彧勞軍因輒謂彧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或以病留壽春飲藥而卒君子曰篡逆之人將欲奪人之國家必擇正人賢士人望所屬而意與已忤者從而中傷之惟恐人之不成其志而其惡之不遂也曹操之殺荀文若是已夫文若飲藥而死蓋自殺也而謂操殺之何哉蓋文若雖自殺而致其自殺者操也雖謂操殺之可也嗚呼君子不幸而處國家亂亡之際而欲自立於其間適足以殺其身而已爾雖欲明哲保身有不可得若文若者亦何其

不幸也且文若可不謂正人賢士者歟當漢之亂豪傑並起文若以為曹操者庶幾可以圖大事定國家故從而佐之凡其與操謀所謂大順大畧大德者大抵皆匡朝寧國之事豈嘗與謀篡漢哉而不知曹操者天下之姦雄懷其鬼蜮之智雖外示恭遜而篡漢乃其本心彼董昭逆知其本心者也九錫之謀有以中其心之所欲矣文若雖賢而智不足顧謂曹公秉忠貞而守退讓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不亦有忤其心乎智不足而節有餘不殺其身不止矣操見乎

續志林

六

十四

時文若所與言未嘗違其志及圖九錫而又忤其志使文若而在將已之志不得終成其殺之也固其所矣是故文若死操之惡遂成明年而九錫加及孫權稱臣稱述天命而操以為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操死于丕遂篡位而且以舜禹自居矣嗚呼世豈有是等文王舜禹也哉朱溫將篡唐欲以優人張廷範為太常卿裴樞持其事樞等朝廷宿望溫以為小事猶不已從必不肯聽已取天下故肆其誅鋤白馬之禍樞等無遺類矣曹操之篡漢朱溫之篡唐其惡一



也操之殺荀或溫之殺裴樞何其所爲之相類耶吾是以知篡逆之人欲奪人之國家者必擇正人賢士而中傷之惟恐人之不成其志而其惡之不得遂也嗚呼以操久蓄無君之心加有大功於天下其移漢祚不啻如反掌文若縱忤已其力豈足以沮操當是時國之后戚朝之忠良殺戮盡而一文若夫亦何害而操曾不能少容焉文若則死矣而不知篡魏之司馬懿已疑其後而不察也害能加於其所易制而明不足以料其所難圖烏在曹操之爲智哉懿既制

續志林 入 十五

魏國命子師及昭竝秉重權而昭子炎遂以代魏當其時王陵以壽春欲討懿而不克文欽母丘儉以淮南欲誅師而不遂諸葛誕又欲以壽春誅昭而不成巨姦之鋒夫人將嚙之然人知司馬氏專魏而不知養成其惡者由操之不智也故夫司馬氏於魏猶曹氏之於漢而已耳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未有不仁而得天下者也又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有天下者盍亦鑒觀之手  
唐太宗有天下貞觀之間天下大治外薄嶺海戶門

不閉行不齋糧米斗三錢歲斷死獄僅二十有九蠻夷君長咸裝衣冠帶刀宿衛太宗歎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或曰太宗烏在其爲仁義也太宗之爲君大抵仁不勝其武義不勝其利者也當其以英武之姿而舉義師於弱冠之始一戰而定東都再戰而下河北以至取江陵舉黎陽攘群盜如振槁拉朽其有天下如運諸掌視成湯之拯民似矣而陽尊隋以爲名則何異晉文河陽之尊周北擒頡利西滅高昌以及破吐谷渾降薛延陀衣

續志林 入 十六

冠其人郡縣其地視武王之通道似矣而高麗之征垂老而不厭則不及齊桓召陵之伐楚太宗之用武果三王之義乎因至五覆罪至三訊視古人聽獄之辭則審矣而張蘊古之死則未免於濫殺除斷趾之法去鞭背之刑視古人肉刑之制則輕矣而李君羨之誅則未免於濫刑太宗之用刑果三王之仁乎蓋其好大喜功志慕高遠而學問之道有本末故其設施制度綱紀雖有足觀而平生所爲類皆假仁義以濟其功利之私烏在其爲仁義也君子曰三代而下



賢聖之君無如太宗矣而顧猶不足焉春秋責隨之意其母乃已甚乎夫論仁義之本太宗雖若有愧論仁義之功太宗不可謂不盛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然則太宗雖未可以性之許之而亦豈可以假之議之哉不然仁義之效大矣太宗行之何其易致而速成如是也蓋仁義之於天下如饑渴之於飲食人情之所同欲也其所以同欲由人心之所同有也况當天下大亂之餘斯民新脫於水火緘之以仁撫之以義尤易為尤故其行之數

續志林

六

十七

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自厚幾至刑措天下翕然而從化如影響之從形聲有不期然而然者此其為效易致而速成曾不待乎必世百年之久不謂之盛可乎太宗之所以致是者非其身之而孰致之乎使太宗行之以無倦雖至於山仁義行可也而謂其徒行仁義可乎而况謂其假仁義不亦過乎且自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自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文武以後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為君其治天下之效如此

然而猶以其所未至而責備之不得與先王並是則文武之前率五百餘年而遇一治世文武之後千有餘年而猶未遇願治之君也是不亦責人終無已乎嗚呼唐有天下更十八君垂三百年其間蜀道關陝奉天之幸唐之幾亡者數矣而天下終復為唐焉是則太宗仁義之效益不可誣而行仁義之功效何負於太宗哉

續志林

八

十八

為有良臣忠臣之異者則以其君有道無道有不同焉耳人君有道人臣直道以事之而得明哲以保身故謂之良臣君臣之名兩全而無失此處君臣之常者也人君無道人臣不容於直道而殺身以殉之故謂之忠臣君臣之名兩敗而不全此處君臣之變者是也故有禹湯文武之為君則皋陶伊尹周召之流因而為良臣有夏桀殷紂之為君則龍逢比干之流因而為忠臣嗚呼使其君為桀紂而已為龍逢比干之為此豈人臣之所願乎宜乎魏徵拳拳焉以為太



宗告也且三代而下受誥如太宗之爲君盡諫如魏徵之爲臣可謂各極其志無媿乎君明臣良者矣而徵猶爲是言何哉嗚呼此政徵之所爲善諫者也徵之意以謂君有道則臣得爲良臣君無道則臣必爲忠臣願陛下爲有道無爲無道苟爲無道則臣將必爲忠臣矣是殆欲繩其君使不得爲無道云耳不然則忠良雖具稱要皆美名而徵亦何擇焉蓋徵非爲其身謀實爲其君計藉令其君以無道見醜於天下後世而已獨以忠節聞孰與君都顯號臣荷美名而

續志林

八

一九

臣主之善兩立也抑徵之爲是言蓋亦深知太宗之足以爲有道矣苟太宗果不足與爲有道也則與龍逢比干游於地下徵其寧有貶哉幸而太宗力致貞觀之治而終爲有道之君雖徵之所以諫之者非一端安知非忠臣良臣之論有以啓之也雖然良臣未始不爲忠而忠臣未有不爲良者也徵之此言抑有所矯而言之世有庸回之臣羣脂塞默惟以持祿固位爲務者將必坐視其君之昏愚暴戾而無所匡救因據魏徵良臣之言以爲解卒致臣主有兩敗之禍

嗚呼此又徵之罪人也哉



說郭續目錄

弓第三

冥影契 董毅

宵練匣 朱得之

玄機通 仇俊卿

求志編 王文祿

從政錄 薛瑄

道徇編 葉秉敬

海涵萬象錄 袁潤玉

說郭續目錄八頁三

補衍 王文祿

機警 王文祿

鑑衣 祝允明

筆疇 陳世寶

古言 鄭曉

燕書 宋濂

庸書 崔銑

松窓寤言 崔銑

後渠漫錄 崔銑

仰子遺語 胡憲

蒙泉雜言

槎菴燕語 來斯行

容臺隨筆 董其昌

說郭續目錄八頁三



冥影契

激水董穀

天地混沌之說非也無初也天如卵白亦非也無形也天之蒼蒼亦非也無色也能見大塊面目者壽由太虛有天之名由自然有道之名由受生有性之名由良知有心之名

境無美惡物無妍媸皆生於心

性者心之本體心者性之妙用識則心之能事也猶之燈焉性其火也心其光焰也識其燭照也歟百體

冥影契

皆心也癢痲疾痛觸處相關然則又有肉質如蓮苞位于方寸者何曰火無實體必附於木性亦無實體故附于蓮苞蓮苞者譬燈草也故燈草亦謂之燈心耳

法言之言文也文謂之作河汾之言道也道謂之述述作之間可以觀德矣

衆生必死然雖死而非死蓋臭腐化神奇若寒暑潮汐之消息無往不成來非有空閒可頓放也故死亦生之事非生之外別有死也

生之精爽曰魂死之靈異曰魄魄陽曰魂游魂為變鬼神之義昭矣

四方上下無際也於心之無際見之

大患在吾有身去私已之謂也

如明鏡物來則照物去則空如洪鐘不扣寂然扣則響應聖人之事畢矣

萬象皆太虛舍萬象欲得太虛猶之空中覓天也無象前之虛亦無象外之虛天亦太虛之別名萬象即天也外天而求象猶之外水以言水

冥影契

兒時嚴師老猶夢畏習根不斷如此况飲食男女乎雖雛可以觀仁者未有知覺也

止是一心自吾肝胆百骸宮室服御以至天地萬物皆此心也舍此而求心是見鬼也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

致良知學者之活法主敬而非良知或勞苦而不近人情行恕而非良知或慈和而易於兼愛直躬而非良知則澄父嫂溺而非良知則不援凡百皆然

天無實天自山河大地見之道無異道自飲食男女



見之性無自性自四端七情見之心無別心自百骸萬事見之是謂體用一源

山河大地皆天也而求天於天則無陰陽五行皆道也而求道於道則無四端七情皆性也而求性於性則無百骸萬事皆心也而求心於心則無四者只是一句隨事而異名而或二之亦非也

性無朕兆而有條理喜怒哀懼七者性之施情之實也仁義禮智四者施之妙情之德也

學者最要識天識破天無復餘事太極圖上一白圈冥影契

一

三

即天也復推數圈明之識破皆筌蹄耳

能知生則無生無生則無死生

晝之所為者心之施夢之實也夜之所感者心之思夢之餘也

天地一人身督脉經泥丸遊夾脊而至尾閭河源自雲漢下星宿海而入歸虛

理之成形則為氣氣非真有也此理之幻化而成也心之成形則為事事非真有也此心之幻化而成也佛氏云生死事大仲尼云朝聞夕死然則道之未聞

死不得也不但死不得雖生在世間亦在鬼窟裏過日蓋其死也久矣何必死而謂之死先須生得然後死得其所以死乃其所以生者也故曰未知生焉知死程子曰死之道即生是也更無別理

費隱只是一層晦翁作兩層看了故失程子之意

知是主意行是工夫博文為約禮工夫克己為復禮工夫道問學為尊德性工夫此聖學之真傳也今有巨木於此將為梁棟欲其圓潔光淨是主意必用鉋子以加之是工夫自第一鉋以至千鉋皆為求圓工

冥影契

一

四

夫第一鉋乃圓之始千鉋乃圓之終固不能舍第一鉋而遂成千亦不待千鉋足然後是工夫亦不須旁觀坐議講求鉋法下手便鉋鉋求圓圓隨鉋生鉋至圓至以至無鉋可施而梁棟成矣此知行合一之喻乎



宵練匣

靖江朱得之

黃蘿石平生好善惡甚嚴自舉以問陽明老師曰好字原是好字惡字原是惡字黃於言下躍然

董實夫問心即理心外無理不能無疑陽明老師曰道無形體萬象皆其形體道無顯晦人所見有顯晦以形體言天地一物也以顯晦言人心其機也所謂心即理者以其充塞氤氳謂之氣以其脈絡分羽謂之理以其流行賦畀謂之命以其稟受一定謂之性

宵練匣

入

以其物無不出謂之道以其妙用不測謂之神以其凝聚謂之精以其主宰謂之心以其無妄謂之誠以其無所倚着謂之中以其無物可加謂之極以其屈伸消息往來謂之易其實則一而已今夫茫茫堪輿蒼然隕然其氣之最麗者歟稍精則為日月星宿風雨山川又稍精則為雷電鬼怪草木花葉又精而為鳥獸魚鼈昆蟲之屬至精而為人至靈至明而為心故無萬象則無天地無吾心則無萬象矣故萬象者吾心之所為也天地者萬象之所為也天地萬象吾

心之糟粕也要其極致乃見天地無心而人為之心心失其正則吾亦萬象而已心得其正乃謂之人此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惟在於吾心此可見心外無理心外無物所謂心者非今一團血肉之具也乃指其至靈至明能作能知此所謂良知也然而無聲無臭無方無體此所謂道心惟微也此大人之學所以與天地萬物一體也一物有外便是吾心未盡處不足謂之學

宵練匣

入

二

問喜怒哀樂陽明老師曰樂者心之本體也得所樂則喜反所樂則怒失所樂則哀不喜不怒不哀時此真樂也

楊文澄問意有善惡誠之將何稽陽明老師曰無善無惡者心也有善有惡者意也知善知惡者良知也為善去惡者格物也曰意固有善惡乎曰意者心之發本自有善而無惡惟動於私欲而後有惡也惟良知自知之故學問之要曰致良知

或問客氣陽明老師曰客與主對讓盡所對之賓而安心居於卑末又能盡心盡力供養諸賓賓有失錯



又能包容此主氣也惟恐人加於吾之上惟恐人怠慢我此是客氣

人生不可不講者學也不可暫留者光陰也不能暫留甚為可惜學不講自失為人之機誠為可耻自甘無耻自不知惜老至而悔不可哀乎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朝聞道夕死可矣旨哉

或問三教同異陽明老師曰道大無外若曰各道其道是小其道矣心學純明之時天下同風各求自盡就如此廳事元是統成一間其後子孫分居便有中

宵練匣

六

二

有傍又傳漸設藩籬猶能往來相助再久來漸有相較相爭甚而至於相敵其初只是一家去其藩籬仍舊是一家三教之分亦只是此其初各以資質相近處學成片段再傳至四五則失其本之同而從之者亦各以資質之近者而往是以遂不相通名利所在至于相爭相敵亦其勢然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纔有所見便有所偏

天地萬物之機生生不息者只是翕聚翕聚不已故有發散發散是其不得已且如嬰兒在母腹中其混

沌皮內有兩乳端生近兒口是兒在胎中翕而成者也故出胎便能吸乳

人之養生只是降意火意火降得不已漸有餘溢自然上升只管降只管自然升非是一升一降相對也降便是水升便是火參同契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此其指也

或問金丹曰金者至堅至利之象丹者赤也言吾赤子之心也煉者喜怒哀樂發動處是火也喜怒哀樂之發是有物牽引重重輕輕冷冷熱熱煨煉得此心

宵練匣

六

四

端然在此不出入則赤子之心不失久久純熟此便是丹成也故曰貧賤憂戚玉女於成動心忍性增益不能此便是出世此是飛昇冲舉之實謂其利者百凡應處迎之而解萬古不變萬物不離大人之心常如嬰兒知識不迷純氣不散則所以延年者在是所以作聖者在是故曰專氣致柔如嬰兒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所以知幾者在是所以知天者在是

太虛浮雲過化也乾乾不息於誠存神也存神則過



化矣所過不化不存神也存神而過化所以與天地同流

此身之外一絲一縷皆粧綴故緊隨身不可須臾離者貧賤也或得或失者富貴也於其不可離者必求離之於其不可保者必欲得之此所以終身役役卒歸於惡也

三代教人年未五十者不得衣帛未七十者不得食肉是天下莫非素縞也今自嬰兒時便厚味華衣豈知古人愛養生命之道佛汰戒殺其徒不脛不錦意

宵練匣

八

五

正如此若得天下知此風味便省許多貨財便有許多豐裕息貪息爭無限好處雍熙之風指日可見惜乎欲重情勝而不能從也

往古聖人立言垂訓宗旨不同只是因時立教精明此性耳堯舜曰中湯文曰敬蓋以中有糊塗之景將生兩可之病故以敬爲宗提省人使之常惺惺也敬則易流於有意故孔子曰仁仁易無斷故孟子曰仁義仁義流而爲假仁襲義故周子曰誠誠之景乃本體無思無爲者也不易明將流於訐直故程子復

以敬爲宗敬漸流於孤陋故朱子以致知補之致知

漸流於支離故先師辨明聞見與良知特揭良知爲

宗千古聖學之要天地鬼神之機良知二字盡之矣

混沌開闢之說亦是懸度只就一日晝夜昏明之間

便可見成亥時果人消物盡乎但自古至今生氣漸

促其醇氣之耗智巧之深終非古比

或問事物有大小應之不能無取舍此正是功利之

心千駟萬鍾之取予一念也衆人在事上見故有小

大聖人却只在發念處見故不論事物之大小一念

宵練匣

八

六

不安卽不忍爲

人無善可爲只不爲惡有心爲善善亦惡也



玄機通

浙西仇俊卿

九九賤藝也王侯國霸者禮焉蚩蚩微物也豪傑達觀者取焉奕秋射義並著于經而玄亦理之寓也學者可不加察而折衷之乎

士之驚空名揀捷徑者託之譚玄皆祖老子不知老子非清淨無為守株繫炮者也當周衰時避世出函關語關令喜持緒餘耳至有附為吐納按摩道引之術陋矣劉子玄疑非中的言哉其云以正治國以奇

玄機通

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則神用無方莫能當也豈雌雄黑白之間已邪謂得易之體亦未盡諒也

或問陰符經殺機之說亦有令老氏否曰以奇用兵辟廣筵一籥耳至為天地發殺機等云其迹太著寧知黃石一編自韞青龍三尺可使金甌萬全雖曰不能去兵而自可以戢兵更有無敵之道動于無形運于無外惟在元苞推廣可收天下春于一統力不必于萬人敵時不必于鉅橋積險不必于天塹限謀不必于羣醜屈者也若鬼谷之徒為蘇張之閹捍為孫

龐之反覆亦又何誅

或問留侯出處深有得于老子不知晏嬰之相齊猶為善用范蠡之興越先有良規若曹參之繼相克終不迫其始之合李泌之養望有始不究其終之同皆其術之次也至十末流其失也蕩而誕則有王弼何晏之徒倡為清譚以亾晉其失也紛而誣則有王欽若呂惠卿之儕嗜為玄註以亂宋論世者所當糾猶車之指南向在不差也

玄機通

八

二

其赤子之心者也此冲宮妙象神祐靈原惟在觀願于密不可以罔識而窺者也學者轉為嬰兒姪女下而方士又誑為結胎等語非盡性至命者孰與焉還丹之大者莫踰于此也

或問丹鼎何如蓋緣大還之說傳訛耳葛洪修煉累召不起宜于功名富貴泊如也豈貪夫能耶

或問導引何如諸說難枚舉也觀其所養而進退修天可占矣雖然調息之法愚嘗有徵焉

或問飛昇有諸曰黃帝葬橋山信矣使果騎龍上昇



今何居乎空同之訪廣成恐非寓言也

或問符呪何取乎噫何矯誣也天有明聽日有赫日

日嚴此作善與否之實而降祥與災之招也

或問固命廣嗣之說何如曰齋養微

玄機通

八

三

求志編

海鹽王文祿

今之仕者為廉為能不過求陞未有實心為民者欲天下之治得乎此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蓋明德則能照燭民疾苦之態而益切惻怛之心視民猶已而救之恐後止至善即紀亦不已蓋大學用世大典也明明德親民之始事止至善親民之終事

三代以上之臣皆為民後世則為名而已為民者益求志編

八

鮮也夫為民即以為國為國則涉為名為名則口談為國為民之事假之以彰舉求陞耳噫親民之學不講欲復三代之治可得乎

有官守者時時求阜民之利除民之害為社稷長久之計不可須臾放過蓋人心好逸樂而易怠荒况居官又便于驕縱必思文王視民如傷之心早起念人之俟我者眾而不可不勤且光景易過及時急立功尤為遲也

為政莫大于兵刑民生莫重于醫是以周官有詢聽



有放之詳無濫刑矣田氏講武之預無敗兵矣十全  
十失之察無庸醫矣今大理刑部都察院審錄軍因  
用一已之見都督都司揮戶戰敵之多筭之謀惠民  
藥局廢而不講奈何能興親民之治也

封元後于沙漠是不得已當時惜無人言求前代之  
後封之以塞元後負固之心况孔子殷人封其後以  
承湯趙宋之後猶的有存者唐漢恐亦可求舉而封  
之曠世公天下之大典也

試官不刊實錄而自作文則誤閱文出簾宴出題宴

求志編

八

一

五日一大宴三日一小宴甚誤閱文蓋場中閱文之  
日甚促也初九舉子入場十一始騰進第一場文十  
二第二場出題宴又促矣十五第二場文始騰完二  
十外三場文始騰完會取卷宴又促矣二十九放榜  
蓋草榜已定于二十五六在院閱文之日不過半月  
而飲宴之誤又間之何能得賢况試官未必盡賢是  
以真才多遺也必減飲宴寬以月日待放榜後得賢  
補禮可也

請立一大科于會試之外若宋制科以鼓舞天下之

學凡進士舉人歲貢不分已仕未仕其試文若漢策  
元賦以博通今古練達政務為中式行于辰戌丑未  
之正月朝覲凡有志者皆得應之視舊品超擢初皆  
署敎三年滿則入翰林閣輔九卿皆于其中取之庶  
乎真才輩出也

律令國朝之大法今增條例則濫矣每三歲大獄獄  
御史于科場畢日即留在場執事守令推官通判之  
廉明者盡心覆勘其情罪務求生道以定決之則無  
冤矣

求志編

八

三



從政錄

河東薛瑄

孔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惟親歷者知其味余忝清要日夜思念於職事萬無一盡况敢恣肆於禮法之外乎

程子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座側余每欲責人嘗念此意而不敢忽

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能熟觀而深考之則有以酬應世務而不戾乎時宜

從政錄

作官者於愚夫愚婦皆當敬以臨之不可忽也學者大病狂行不著習不察故事理不能合一處事即求合理則行著習察矣

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詐人一笑不可輕假人

至誠以感人猶有不服况設詐以行之乎

防小人密於自修

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慎重處之

丙吉深厚不伐張安世謹慎周密皆可為人臣之法

論萬事皆當以三綱五常為本學者之講明踐履仕

者之所表倡推明皆當以三綱五常為本舍此則學

非所學仕非所仕也

接物太宜含弘如行職野而有展布之地不然太狹

而無以自容矣

左右之言不可輕信必審是實

為政通下情為急

愛民而民不親者皆愛之未至也書曰如保赤子誠

從政錄

能以保赤子之心愛民則民豈有不親者哉

正以處心廉以律已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

寬以待下敬以處事此居官之七要也

士之氣節全在上之人獎激則氣節盛苟樂軟熟之

士而惡剛正之人則人務容身而氣節消矣

為官者切不可厭煩惡事坐視民之冤抑一切不理

曰我務省事則民不得其死者多矣可不戒哉

作一事不可苟

心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為人不為之事功



與人言宜和氣從容氣忿則不平色厲則取怨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辯是非較長短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

為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張文忠公曰左右非公故勿與語予深體此言吏卒輩不嚴而慄然也

待下固當謙和謙和而無節及納其悔所謂重巽吝也惟和而莊則人自愛而畏

從政錄

慎動當先慎其幾於心次當慎言慎行慎作事皆慎動也

聞人毀已而怒則譽已者至矣

法立貴乎必行立而不行徒為虛文適足以啓下人之訛而已故論事當永終知弊

為人不能盡人道為官不能盡官道是吾所憂也

使民如承大祭然則為政臨民豈可視民為愚且賤而加慢

處事之於言尤妙

嘗見人尋常事處置得宜者數數為人言之雖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如治小人寬平自在從容以處之事已則絕口不言則小人無所聞以發其怒矣

膽欲大見義勇為心欲小文理密察智欲圓應物無滯行欲方哉然有執

事事不放過而皆欲合理則積久而業廣矣  
養民生復民性禁民非治天下之三要

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

從政錄

照剛則能斷

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終不為邪暗小人所惑而易其所守

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寬心緩思可去與否審度時宜而處之斯無悔切不可聞惡遽怒先自焚撓縱

使即能去惡已亦病矣况傷於急暴而有過中失宜之弊乎經曰忽忿疾於頑孔子曰虐受之愆不行皆

當深味

輕與必濫取易信必易疑



韓魏公范文正公諸公皆一片忠誠爲國之心故其  
事業顯著而名望孚動於天下後世之人以私意小  
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

成王問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史佚曰使之以時  
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命信而不食言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此名言也

以已之廉病人之貪取怨之道也

作事只是求心安而已然理明則知其可安者安之  
理未明則以不當安者爲安矣

從政錄

八

五

聖人爲治純用德而刑以輔之後人則純用法術而  
已

以其能治不能以其賢治不賢設官之本意不過如

此有官威剝民以自奉者果何心哉

去弊當治其本本未治而徒去其末雖衆人之所暫

快亦賢知之所深慮

人皆妄意於名位之顯榮而固有之善則無一念之

及其不知類也甚矣

儻事不密則管成易之太戒也

爲善勿怠去惡勿疑

恭而不近於諛和而不至於流事上處衆之道

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

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

不妄取無所爲而然上也尚名節而不苟取循介之

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斯

又爲次也

一毫省察之不至卽處事失宜而悔吝隨之不可不

慎

從政錄

八

六

處事當沉重詳細堅正不可輕浮忽略故易多言利

艱貞蓋艱貞則不敢輕忽而必以其正所以吉也

天下大慮惟下情不通爲可慮昔人所謂下有危亡

之勢而上不知是也

不欺君不賣法不害民此作官持已之三要也

人遇拂亂之事愈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行

有窒礙處必思有以通之則智益明

下民之冤抑不伸者由長人者之非其人也

不虐無告不廢困窮聖人之仁也



二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蓋天下事莫非分所當為凡事苟可用力者無不盡心其間則民之受惠者多矣

勿以小事而忽之大小必求合義

臨屬官公事外不可泛及他事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危惟為人君當然哉

凡為人臣者亦當守此以為愛民保己之法也

王伯之分日在不謀利不計功與謀利計功之分

處事識為先斷次之

從政錄

作官常知不能盡其職則過人遠矣

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皆一定之理君子知

之故行義以俟命小人不知故行險以僥倖

法者輔治之具當以教化為先

止未作禁游民所以敦財利之源省妄費去冗食所

以裕財利之川

春秋最重民力凡有興作小大必書聖人仁民之意

深矣

凡事分所當為不可有一毫矜伐之意

伊傳周召王佐事業大矣自其心觀之則若浮雲之漠然無所動其心

清心省事為官切要且有無限之樂

犯而不校最省事

人好靜而擾之不已恐非為政之道

名節至大不可妄交非類以壞名節

守官最宜簡外事少接人謹言語

與人居官者言當使有益於其身有益及於人天之道公而已聖人法天為治一出於天道之公此王道

從政錄

之所以為大也

霍光小心謹慎沉靜詳審可以為人臣之法

亦有小廉曲謹而不能有為於事終無益

凡事皆當推功讓能於人不可有一毫自行自能之意

大臣行事當遠慮後來之患雖小事不可啓其端

雖細事亦當以難處之不可忽况大事乎

所謂王道者真實愛民如子孟子所謂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上以是施之則民愛之

深矣

凡事分所當為不可有一毫矜伐之意



如父母者有必然矣

民不習教化但知有刑政風俗難乎其淳矣

惠雖不能周於人而心當常存於厚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直道而行也是則三代之治後世必可復

唐郭子儀竭忠誠以事君故君心無所疑以厚德不露圭角處小人故讒邪莫能害

處大事貴乎明而能斷不明固無以知事之當斷然明而不斷亦不免於後艱矣

從政錄

九

聖賢成大事業者從戰戰兢兢之小心來

好善優於天下若自用已能惡聞人善何以成事功聖人子民之心無時而忘

於人之微賤皆當以誠敬待之不可忽慢

為治舍王道即是霸道之卑陋聖賢寧終身不遇孔孟不自貶以徇時者為是故也

書言罰弗及嗣賞延於世此聖人之仁心也故賞當過於厚而刑不過於濫

出處去就士君子之大節不可不謹禮曰進以禮退

以義孔子曰有命孟子不見諸侯尤詳於進退之道故出處去就之節不可不謹

從政錄

六



適徇編

三衢葉秉敬

魯人獲麟不以為瑞楚狂見鳳反以為衰此世俗之識感於耳目聽睹之中

寒翁失馬不以為憂楚王亡弓反以為得此達人之懷超於得喪乘除之外

風雨霜露無非教也豈必陽春之為恩  
東西南北惟所命之安見棄遺之非寵

分粟者多寡之爭靡定量之以斗斛而爭者平矣是

道徇編 八

斗斛者片言折獄之季路也

寄財者疑慮之心未忘付之於鎖鑰而疑者息矣是鎖鑰者一介不取之伊尹也

天地間無二無三儘着我說千說萬

人世上隨南隨北都是我好東好西

倒掛胸中無點墨不識字人宜爾惟讀書人亦然真

是黃金窟中一片寒骨

差潤囊中只一錢不得時人宜爾惟有佳人亦然纔

是白玉壺裏一片冰

用兵攻賊賊平後便須罷兵猶復窮兵不休必且驅民作賊

藥成病  
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甲田院乞兒蘇長公

脫灑襟懷  
別人喫飯從春皮上過我喫飯從肚裏去程純公真

質學問  
蕭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日後世賢師

道徇編 八  
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

疏廣以餘金趣置共具不為子孫買田宅曰賢而多財則損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

孝者所以事親大學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天地間有此奇文字

忠者所以事君曾子曰為人謀而不忠乎聖賢家有此小心腸

無內無外之說太渾以吾心論只可說無外不可說

無內



分人分小之說太析以吾心論本只是至小却包得至大

常將十年後眼睛預評今日自家文字便不敢艸艸作文

常將百年後公論預勘今日自家操修便不敢艸艸幹事

人只道人心難料不知自心更難料假如乏錢時自思得了百錢千錢儘沒足矣及至得錢後再添了千貫萬貫還更不發以此知自心難料

道徇編

八

三

人只道人心平平不知自心更不平假如失意時受了人一拳一棍幾恨死矣及至得意後打了人百拳百棍反更稱佳以此知自心不平

賤人身子值錢反多大貴人不值一文錢問何故曰無價

凡人性子動氣最易大聖人不動些兒氣問何故曰無敵

生時平安由得我死後平安由不得我由不得我底要在由得我處做

理念平淡人所能欲念平淡人所不能人所不能處要在人所能處脩

吾有箇無財布施法如難讀之書教人易讀不讀之書教人知讀此是大布施

吾有箇無位薦舉法如人少作文勸人多做人苦作文勸人樂做此是大薦舉

道徇編

八

四



海涵萬象錄

明 黃潤玉

子幼時戲將豬水胞盛半胞水置一大乾泥九千內用氣吹滿胞畢見水在胞底泥九在中其氣運動如雲是即天地之形狀也此太虛之外必有固氣者

班固陳卓賈直蔡邕皇甫謐一行六家各有分星之謂惟唐一行之說詳密

雷皆氣也在天成形入地則化石吾嘗轉所得雷石左轉則跳躍有聲右轉則滑旋無聲

海涵萬象錄

汴為天下之中不如金陵江夏漕運之易集也又曰金陵據江之要會揚之可都者惟此地

幽州易水以西皆冀州境也今西安府是冀州帶太原府若并州是大同府地

氣至而伸者曰神反而歸者曰鬼事行而和者曰樂成而序者曰禮有氣則有鬼神有事則有禮樂陰陽

之在天人也徒見其寒暑男女殊不知明而在人則禮陰樂陽幽而在天則鬼陰神陽此禮樂鬼神天人

之妙用也

仁如黃鍾律義如尺必方直禮如衡均平智如鏡圓明尺制長短衡權輕重鑑照妍媸三者皆準於律信則四者無偽也

禦邊之法擇將分守地方用其邊民為兵置屯田以養寇來則拒寇去不追莫容貢附

北 且以術驅計當多置城堡于要害時其弓勁清野以待去則勿追

當今要務在乎屯戍不分兵農則戶口繁河海兼漕則倉廩實內外廉察則風俗美

海涵萬象錄

二

人家中饋必賴女親之勿使僮僕夤薪

大學之道問學之宏規論語之言踐履之實理孟子七篇擴充之全功中庸一書感化之大義

娶妻生子而出家釋迦之教門也臣周友孔而出關老聃之行徑也孰謂釋老滅絕父子君臣夫婦之倫

乎



補衍

海鹽王文祿

天地終始篇

氣彌虛空性真湛澄無初無疆渾闢靡停同異攸列  
往復有恒大化自然莫紛莫增補天地終始

天地終始謂一大劫劫壞時火災將起天久不雨所  
種而生依水泉源四大駛河悉竭久後有大黑風暴  
起吹使海水兩披取日宮置須彌山半安日道中七  
日輪次第現出一日出百草樹木一時凋落二日出

補衍

四大海水漸涸三日出四大海水轉消四日出四大  
海水淺阿耨達池竭五日出四大海水竭盡六日出  
大地烟生火起從須彌山至三千大千刹土靡不悉  
燒七日出大地須彌山崩壞洞然諸寶爆裂燄震動  
至梵天盡成灰墨此名器世間  
已壞滿二十中劫壞已復二十中劫住過七火災已  
從此生水界起壞器世間如水消鹽此水界與器世  
間一時俱沒沒已復二十中劫住過七水災已復七  
劫災從此生風界起壞器世間如風乾支節復消盡

此風界與器世間已壞

壞劫後名空劫經無量久劫欲成時火自滅起大重  
雲注大洪雨滴如車軸復經無量時雨止水聚從下  
水輪湧沸水上騰漂浸决遍滿梵天四風輪所作持  
水漸退下爾時四大風起欬然飄擊吹彼水聚混亂  
不停水中自生大沫聚大風吹沫擲置空中從上造  
梵天宮七寶間成水更退下湛然停住四方浮沫水  
上深厚周潤大風吹沫復造須彌山又吹沫四面散  
擲造四大洲八萬小洲并餘大山周匝安置爾時大

補衍

闇有大黑風吹大水聚底漂出日月置須彌山半安  
日道中繞須彌山洞照四方爰是水濕又大風吹擲  
大地漸深人置大水聚為四大海是故風界吹起火  
界蒸煉地界堅實  
四千五百六十年為一元大數之終四百五十六年  
為一小元數之終陽厄五陰厄四陽為早陰為水初  
入元百六年有厄故曰陽九百六之會  
天地久矣曷經歷之曷言之傳之也曰神聖心具六  
通洞見無始不聞昆明劫灰西域至人能知耶鳥可



渥日曉之近而併廢萬劫之變也

遼初大聖篇

粵誕至人分別二儀建極作則裁輔攸宜聽聆元聲  
觸類先知神妙無方三才乃歸補遼初大聖  
開闢後光音天人誕降大聖曰渾敦氏即盤古氏初  
天皇氏也龍首人身神靈一日九變一萬八千歲為  
一甲子荆湖南以十月十六日為生辰有初地皇氏  
初人皇氏

中天皇氏號曰天靈姓望名獲願贏三舌驤首鱗身

補衍

八

三

碧盧禿揭歲紀攝提靈書八會提名旋復山柱州無  
外山一姓十三頭平初紀元年一萬八千歲地皇氏  
岳姓名經馬蹠救首出熊耳龍門山一姓十一頭太  
始紀元年一萬八千歲人皇氏仰泰皇氏一日居方  
氏姓愷名胡泄龍驅蟻首達腋出刑馬山提地國一  
姓九頭太平紀元年一萬八千歲自人皇氏後有五  
龍氏兄弟五姓人面龍身並乘龍上下治五方司五  
類攝提五十九姓即九皇氏沒六十四氏典六十四  
氏沒三皇與六十四氏蓋併五姓三皇乃合雜三姓

教人穴居乘蜚鹿以理連通六姓乘蜚麟以理叙命  
四姓駕六龍而治

循黃二十二姓鉅靈氏出汾睢驅陰陽反山川或治  
蜀蓋迹躡云句彌氏譙明氏涿光氏鈎陣氏黃神氏  
出天參政三百四十歲鉅神氏出長淮三百歲五葉  
千五百歲犁靈氏大騮氏見南密鬼騮氏後有鬼氏  
隄氏穰氏利氏弁茲氏泰逢氏出黃山陽冉田氏得  
環中以隨成蓋盈氏出若水禺中大敦氏雲陽氏是  
為陽帝處長沙巫常氏泰壹氏是為皇人神農黃帝

補衍

八

四

老子皆受道要有兵法雜子陰陽雲氣黃治泰壹之  
書空桑氏出兗南神民氏都神民丘三百歲倚帝氏  
都倚帝山次民氏是為次是民次是民沒元皇出穴  
處之世終矣總六十餘世  
因提十三姓辰放氏是為皇次構渠頭四乳出地郭  
教民揀木茹皮以禦風霜絢髮問首以去靈雨咸從  
曰衣皮人治二百五十載四世蜀山氏始蠶叢柏漢  
魚鳧各數百歲號蜀山氏應儼氏後有雁氏倪氏并  
蜀由氏六世渾沌氏是為渾敦後有渾氏沌氏屯氏



七世東戶氏十七世皇單氏一日離光氏兌頭日角  
將六鳳皇出地衡治二百五十歲七世啓統氏三世  
吉夷氏後有吉氏四世凡遷氏一世豨韋氏四世有  
巢氏棲石安顏樓木末爲巢教民巢居以避物爪牙  
角游號大巢氏治三百餘載二世遂人氏出不蜀冥  
城游日月都至南垂感木火仰察辰心作鑽燧教民  
火食曰燧皇治律高石室二百三十載四世庸成氏  
出祥玉山平阿無隘四微中坦冊府所在庸成是立  
故號庸成氏有季子性淫放之西南儀馬產子身人

補衍

六

五

而尾蹄馬是爲三身國八世總六十八世

通禪十八姓倉頡氏一世拓皇氏二十世中央氏四  
世大庭氏五世粟陸氏五世麗連氏十一世軒轅氏  
三世赫胥氏一世葛天氏四世宗盧氏五世祝融氏  
三世吳英氏九世有巢氏七世朱襄氏三世陰康氏  
二世無懷氏六世伏羲氏二世神農氏三世總八十  
八世

五德主運篇

陰陽消息五氣布行生剋制化損益因更迹應萬有

一元稷清泥則厭勝通斯永貞補五德主運

木火土金水是爲五行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  
代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始終相生亦象其義也  
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木東方也屬巽巽爲風萬物之  
初皆出焉是故帝王則之首以木德王其次則以所  
生之行轉相承也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  
或曰五行人問用物六府增穀木類耳于支甲子紀  
時非可配生剋也素問五運六氣泥哉予曰誠然每  
仰觀五星初昏卽見五色朗然不亂是五行之精也

補衍

六

六

古今不改罔可僞爲則五行不可誣然五德運因天

曆數攸值耶

迂怪之變篇

乾坤浩渺塵妄紛糾倏忽呈沒曷明曷幽萬變恒常  
浚索徒仰名實匪異異見相仇補迂怪之變  
貪物罪畢遇物成怪鬼貪色罪畢遇風成魃鬼貪惑  
罪畢遇畜成魃鬼貪恨罪畢遇蟲成蠱毒鬼貪憶罪  
畢遇衰成癘鬼貪傲罪畢遇氣成俄鬼貪罔罪畢遇  
幽成魘鬼貪明罪畢遇精成魍魎鬼貪成罪畢遇明



成役使鬼貪黨罪卑遇人成傳送鬼

怪鬼報盡生為梟類鬼報盡生為咎微類魅鬼報

盡生為狐類蠱鬼報盡生為毒類癘鬼報盡生為蛇

類餓鬼報盡生為食類魔鬼報盡生為服類魍魎報

盡生為應類役使鬼報盡生為休微類傳送鬼報盡

生為循類

梟倫生人中頑類咎微生人中異類狐倫生人中庸

類毒倫生人中狼類蝮倫生人中微類食倫生人中

柔類服倫生人中勞類應倫生人中文類休微生人

補衍 六 七

中明類循倫生人中達類

大道茫茫包羅靡外口不及親悉疑怪迂蕭丘寒焰

温谷湯泉浮石之山沉水之木弦膠火布帛信之字

宙大矣遠矣豈可泥焉盡無邪故曰變即常也不親

疑之也聊述此篇以發例云

機警

海鹽王文祿

武王封師尚父於齊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  
聞時難得而易失容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尚父聞  
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來伐爭營丘沂陽子曰  
尚父敦商造周威名著矣就封常典徐行若無虞旅  
人且憂焉勤勵之心無時可已也使諷而不聞聞而  
不悟營丘失矣噫旅人者靜視則明尚父豈功成或  
怠邪時難得而易失尤為至警

機警

王稽使魏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雎  
曰彼來者為誰稽曰秦相穰侯雎曰問穰侯專秦權  
惡納諸侯客恐辱我我且匿車中穰侯勞稽謂曰謁  
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稽曰  
不敢即別去雎曰問穰侯智士也見事遲向疑車中  
有人忘索此必悔之於是雎下車走十餘里果使騎  
還索車中無客乃已沂陽子曰應侯脫死亡命慮患  
深操心危矣望車騎而疑之知穰侯而料之先匿車  
中以潛踪繼走車下以縫索聞逸不亂非養不能也



末也讓位蔡澤以穰侯爲戒哉

楚悼王歿宗室大臣作亂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  
伏之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楚令傷王尸族太子立使  
令尹盡誅射吳起并中王尸者坐夷宗死七十餘家  
沂陽子曰起長于兵謀臨死猶能令後王復仇云走  
伏王尸冀避害且害彼攻者諸臣不悟墮起計中矣  
噫成猶用智孰若生能見幾

燕師長驅平齊田單走安平令宗人盡斷車軸末而  
傳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軸折

機警

車敗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卽  
墨沂陽子曰田單復齊出保卽墨保卽墨山傳鐵籠  
舍惶臨難而心不亂先幾之見非豫養弗能也時卒  
勝樂殺單名將之傑歟

楚公子遇國難微服出亡將及門守門者難之其僕  
操筆擊公子背罵曰隸也不力何不早出守門者不  
疑竟出云沂陽子曰將欲出之必固辱之使尊禮之  
彼阻之矣是以反之而詭其識也

楚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 傷吾指漢

王病創卧張良強請報行勞軍沂陽子曰傷胸則能

殞命衆聞之驚疑而生息楚兵乘之敗何必矣傷指  
則無害也起而勞軍亦以定衆志漢之興決于此  
呂布屯濮陽曹操圍之城中大姓田氏爲反間操得  
入城燒東門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操不知是  
否問曰曹操何在給曰乘黃馬走者是也乃釋操而  
追乘黃馬者操突火而出沂陽子曰操出入行陣勝  
敗神色不動匪稟之厚則養之深操嘗曰秋冬校射  
春夏讀書呂濰子曰周文子殺旦三聖魏武子不植

機警

三文盛矣哉心術則殊後世繼之者鮮也

王羲之幼時江州牧王敦甚愛之恒置之帳中眠敦  
嘗先出羲之猶未起錢鳳入敦屏人言逆節謀忘義  
之在帳羲之覺備聞知無活理乃伴吐汗頭面被褥  
詐熟睡敦言畢方悟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  
帳見吐信之乃得全沂陽子曰羲之早慧故能脫虎  
口至親何益哉是以君子貴豫遠惡人也

李勣孫敬業年十餘餘勇悍異甚勦心忠之伺其人  
林獵獸縱火焚林敬業見火到剗所乘馬入其腹中



火過浴血而出沂陽子曰成敗論勛勝敬業大體論  
敬業勝勛匡復雖虛武舉視魏反周為唐陰有力焉  
蓋見人心在唐不易革也兵敗後敬業與駱賓王俱  
遁去有是哉

張重崖詠守獨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大閱方出  
軍衆忽高呼者三重崖亦下馬隨衆東北望三呼攬  
轡復行衆不敢離沂陽子曰是舉也尊君而定亂且  
伏衆心聞于朝雖權重而不疑四方皆知忠義之風  
心神完定乃能從容若此後與傅霖仙去然乎

機警

四

太宗大漸李太后與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  
與其黨謀立潞王太宗崩太后使繼恩召呂端端知  
有變鎖繼恩于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太后謂曰官車  
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  
為今日豈可違先帝命更有異議乃迎太子立之即  
位垂簾引見群臣端于殿下平立不拜請捲簾陞殿  
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呼萬歲沂陽子曰神定哉  
非有聖學不能也禁邪敏速審事從容宋臣不下伊  
呂矣

真宗不像李文定迥宿內祈禳時太子尚幼八大王  
元儼頗有威名問疾雷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儼  
翰林司以金盃貯熟水過問之曰王所需也文定取  
案上墨筆攪水令盡黑王見大駭意其為毒即上馬  
去沂陽子曰知彼知己百為百中蓋文定素知元儼  
膽怯者可駭而走也不然幾不為所破邪

文潞公彥博知成都大雪會帳下卒有許語共拆井  
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徐曰今夜誠寒亭弊矣至  
欲改造更有一亭可盡拆為薪樂飲如常明日乃寃

機警

五

問先拆亭者杖而流之沂陽子曰今不素乎亦疎矣  
寒不恤下亦忍矣特取定一時之變耳是故御大衆  
者寒暑當豫處云  
司馬溫公光幼與群兒戲一兒墮大水甕中已沒群  
兒驚走不能救公取石破甕兒出得活沂陽子曰惟  
誠故神蓋已見于幼時宜其當國而任台鼎重寄也  
諺曰三歲至老信夫天地間氣攸鍾豈凡例邪  
苗傅劉正彥叛張魏公浚在秀州謀舉勦王師聞苗  
劉偽詔將至公潛取府庫中舊詔令持往十里外易



之詔既至令僚屬宣讀畧張於譙樓旋即飲之大犒  
諸軍群情賴以不搖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  
刀立燭後公知刺客徐問曰汝非苗劉遣來殺我乎  
曰然曰若是取首去曰予頗知書寧肯爲賊用况公  
忠義豈忍加害恐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  
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問事我乎曰有  
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起  
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引公取死囚斬之曰  
夜來獲一姦細後嘗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沂陽子曰

機警

六

詔至易之以安衆心密矣且踈自檢慎哉臨事無時  
無處無不密也明發取囚斬之揚言之絕後至者則  
密矣其亦聞言而悟與

趙從善尹臨安官寺欲窘之一日內索朱紅卓子三  
百隻限一日辦從善命於市中取茶卓一様三百隻  
糊清江紙朱塗之即成兩官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  
千枝限以時刻從善命於娼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  
辦沂陽子曰相傳開濟館甚尚書家 上郊祀案  
案圍鑑三百尚書窘迫莫應濟教截矮卓脚鑿圓孔

白紙糊之取鐵鍋爲鑪如數進 上喜詰之舉酒是  
時索燧火萬炬于上元縣令陳煥煥命各坊長督大  
小戶具門簾香燈迎 駕遂命捲簾爲燧得如數進  
上仁其才二事正符豈暗合耶亦見此推之也以故  
貴讀書多

辛幼安在長沙欲於後圃建樓賞中秋時已八月初  
旬吏曰宅皆可辦唯瓦難辦幼安命於市上每家以  
錢一百負簷前瓦二十片限兩日以瓦收錢於是瓦  
不可勝用沂陽子曰建樓賞月細事也尤能速成示

機警

七

敏也且以起衆心云蓋幼安志存恢復若以無瓦止  
宅日用兵何以鼓之始徙木立信之意

紹興十二年京東王知軍寓新塗之清泥寺嘗燕客  
中夕散夫婦醉卧俄有群盜入執諸子及群婢縛之  
婢呼曰主家司庫鑰者藍姐也藍姐即應曰有毋驚  
主人盡付匙鑰乘席間大燭指引之金銀酒器首飾  
盡數取去主人醒方知明發訴于縣藍姐密謂主人  
曰易捕也群盜皆衣白妾乘燭時盡以燭淚汚其背  
當密令捕者以是驗後果皆獲云沂陽子曰藍姐一



婦人耳臨變忙迫中而從容用智天資何穎敏也張  
敬傳載楮汙盜衣裾執之與此暗合但彼緩圖此急  
應且婦人猶難云

嘉熙間江西峒丁反萬安令黃炳鳩兵守備忽五更  
報寇至炳遣巡尉領兵迎敵眾皆曰枵腹奈何炳曰  
第速行飯且至矣炳乃率吏輩攜竹籬木桶沿市民  
門呼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厚酬其直負之  
以行於是兵皆飽食一戰破寇沂陽子曰帥行餉從  
無餉曷濟貴神速遲或生變炳兩得之胸中經畫素

機警

八

定矣噫安得斯人與之談兵哉

筆疇

鉅鹿陳世寶

歐公言有山林之文有館閣之文山林之文枯槁道  
不行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館閣之文溫潤得位於  
時者所尚也然文章者發於性情者也不可以矯偽  
而成者居館閣而言山林可也居山林而言館閣不  
可也何也居山林而言館閣則慕富貴之心重矣處  
貧賤而慕富貴是何志邪道濟於一時德乎於上下  
而其心不怠乎山林自非不以富貴動心澹然無欲

筆疇

八

者不能也惟司馬公富鄭公輩可以當之

先淡後濃先疎後親先遠後近交朋友之道也世之  
人喜於目前而不慮於日後一言稍合殺犬羊具朋  
酒出妻子傾肝膽雖絲竹無以踰其和雖金石無以  
踰其堅惟恐心之不結頸之不刎情之不通也及乎  
片言不合一利不均一食不至則怒心斯生各相厭  
斃凡昔日出妻子者造之為是非之根傾肝膽者蓄  
之為誹詰之本其和且堅者變之為干戈矛盾之相  
仇矣不亦深可戒哉



信步行將去隨天分付來此古人之名言也然余嘗  
更之曰順理行將去隨天分付來如此則理直而辭  
順爲無病矣何則謂之信步則有荒唐不檢之患何  
所爲而不爲哉彼蒼蒼者非天也天之形氣也存乎  
人心而不去宰於萬物而不傾此所謂天也求天於  
蒼蒼者爲甚急忘天於方寸中者爲甚緩如之何而  
天應邪

人生世間要見識高遠見識高遠則不爲淺近者所  
眩惑日觀世事之盛衰夜思氣運之消長山其盛衰

筆疇

也吾以出處應之由其消長也吾以進退隨之則禍  
可避而患可禳不然奔奔役役惛惛悻悻幾何而不  
爲時勢所害耶

書曰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乃有濟君子立心未有  
不成於容忍而敗於不容忍也容則能恕人忍則能  
耐事一毫之拂即勃然而怒一事之違即憤然而發  
是無涵養之力薄福之人也

翻人廣坐之中不可極口議論逞己之長非惟惹石  
神亦傷人豈無有過者在其中邪議論到彼則彼不

言而心憾其如對官長而言清則不清者見怒對朋  
友而言而朋不直者見憎彼不自責其將謂我有意  
而爲之矣彼或有禍我能免乎惟有簡言語和顏色  
隨問即答者庶幾可耳

君子不可以己之長露人之短天地間長短不齊物  
之自然也故爾之軀豈能事事而長哉必欲炫己之  
長而露人之短則跬步而成仇矣何也諱莫諱乎己  
之短樂莫樂於人之掩其短彼既揚吾短矣不憾者  
千百人一人耳然則言人之短者可謂之種禍哉

筆疇

人之病在乎好談其所長長於功名者動輒夸功名  
長於文章者動輒夸文章長於游歷者動輒夸其所  
見山川之勝長於刑名者動輒夸其識獄之情此皆  
露其所長而不能養其所長者也惟智者不言其所  
長故能保其長

寶器珍玩不可示之於權勢之人古琴名畫不可夸  
之於貪污之士一經其目則動其心既動其心必索  
之於我矣有識畏禍者與之可也不然山物生禍其  
能逃哉漢晉唐宋以來如此者衆矣可不懼耶可不



懼耶不然誅而薦賄無及矣

處事不可概概亦不可孜孜孜孜則罷軟無立概概則粗硬惹禍和易其身心謙恭其言語近恕而行則人無怨而躬全矣

賈人之前莫言窮彼將謂我求其薦矣富人之前莫言貧彼將謂我求其福矣是以群賢之中淡然而漠然付之謹然可也窮也貧也皆命也非告人而可脫者也或有不得於心寄言咏歌之間陶寫性情而已人家禍患皆自多事生來夫見位高金多者未嘗不

筆疇

四

願與之交也見勢崇權重者未嘗不願與之接也而不知一交一接之間禍患由此而基焉善於保安者蓋以清靜省事為本窮通有命徒事紛紛夫何益哉

古言

海鹽鄭曉

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當文王事紂之時乎是故其辭危讀易而後知聖人憂勤惕厲之心也文王姜里時年八十八其所演易家詞是也讀其詞而見其心矣德愈盛而身愈下名愈彰則迹愈危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以服事殷之心也危必平易必傾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也危而平矣平易至於傾也易而傾矣傾可反而平也危易之心

古言

八

毫釐傾平之迹天壤

乾象見文王造周之德坤象見文王事殷之心

聖人將修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又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於周史乃作春秋既成以授游夏今參正之對曰不能贊一詞已乃稽之卜得陽豫之卦此漢儒之言去聖人未遠宜信宋儒有功於吾道甚多但開口便說漢儒駁雜又譏其誦詰恐未足以服漢儒之心宋儒所資於漢儒者十七八只今諸經書傳註儘有不及漢儒者宋儒議



漢儒太過近世又信宋儒太過今之講學者又譏宋儒太過

近世言鬼神事即謂此禪說不知四十二章經未至洛陽遠磨未入建康時聖賢亦多言之語曰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其上如在其左右此何物也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記曰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薰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

古言

之著也吳季札葬子贏博之間而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鬼氣則無不之也此後屈原賈誼知此意天地間萬物聚散皆鬼神也  
平勃之謂少帝以侯代王也辟絳君之名也少帝真惠帝子也夏侯嬰之清宮也衛士呵曰天子在內惠帝紀言少帝後宮美人子張后傳亦言後宮人子殺其母而取之帝之幼也嘗言后殺我母我長必為亂此皆子長之言至孟堅史乃云少帝呂氏子平勃不立少帝而迎代王恐有唐五王之禍也少帝不得其

終是以有齊趙楚七國之難  
王荆公修身潔行過於韓范富歐其志在天下後世必欲一身一時任其事但不得人人似荆公耳乃不諒其心葛口交訕豈不冤哉荆公自信無愧不以人言為意誤天下矣

三王之後人君大有功於天下後世者莫如漢武帝帝表章六經於秦火之後罷斥申韓蘇張之術又開拓華夏今遼東寧夏甘肅四川雲南貴州兩廣福建并浙東數郡皆武帝所取蠻為華交州今為安南

古言

竊據朔方今為... 果穴右北平之大寧今界朶顏諸戎玄菟樂浪又為朝鮮所有此皆武帝所取故我朝輿地廣於唐宋不及於漢  
策莫盛於漢漢策莫過於晁大夫晁策就事為文文簡徑明暢事皆鑿鑿可行賈太傅不及也文中子曰洋洋乎晁董公孫之對有以哉  
朱子言文中子論治體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子謂文中子本領純粹得聖學正傳過仲舒遠甚朱子又言退之原道諸篇非通所及亦



恐未然退之文人何敢望文中子文中子前有孟子後有周子徐皆不及也

慎勿為才所使必欲用世苟文若身名俱喪為何只為恐不住這一段才或與徐庶皆事操庶不露其才得脫去或才露欲去不得三國人才孔明之下即文若文若優於公瑾孔明高於文若處只在躬耕南陽不遇玄德不相從事玄德本漢宗人獻帝衣帶中密詔禪位玄德稱為帝室之胄文若亦知之而不能令操歸劉可恨也齊丘穆之豈能伯仲文若

古言

四

朱陸之學本不同余不知孰是禮哭師哭友哭所識各有其處朱子帥門人詣佛寺為位哭子靜斥為禪學也趙東山贊子靜云儒者曰汝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張橫渠學術純於伊川柳子厚文章優於退之平津清約嚴於君實鄴侯忠諫深於宣公

才之用世者日卑一日世之忌才者日狠一日人之生財者日懶一日財之糜費者日甚一日仲尼雖有天子薦之亦必不有天下當是時世衰俗

薄非唐虞時比若非順天應人為革命之事安得寧帖武王革命後禍亂不已已不及商時仲尼不欲為革命事觀稱太伯文王為至德謂武未盡善可見教即學也教人之教乃學中之一事耳修道之謂教自明誠謂之教皆自學也佛家亦云頓教漸教頓自誠明漸明誠俗云儒釋道三教教之為言學也何平叔註屢空朱註用之平叔又云一說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顏子懷道深遠不虛中不能知道此說得之

古言

五

近世多議從祀諸儒而不及十哲十哲直取陳蔡一時與難之賢非孔門定論自開元迄今無敢議者夫有若之言四見於論語大類聖人公西赤志於禮樂有為邦之才其為言語政事不優於宰冉乎我求言行不必徵諸史傳論語中多有之視二子優劣何如宜進祀二子於殿上改求我於廡中

曾昔言志非有待於春及童冠也就是眼前一時事當承問時正是季春穿夾衣坐中又有童冠在側地又正在沂水傷舞雩左右故云然乃其所遇在此仰



所樂在此所志在此故也若使皆是時有國有邑其志又必欲一國一邑之人各得其所矣夫子所以與之者只因三子是妄想皆是眼前事耳若必等待此時此景與妄想何異

論語中聖人答爲仁之間惟克己復禮章是求仁直截工夫其告仲弓子貢樊遲諸子皆隨機應答接引語所謂因材施教而篤也克己復禮無它只非禮勿視聽言動是已此工夫最易最難非是去了非禮別有一禮已禮一也禮在己中己在禮中己去則禮完矣視

古言

六

六

聽言動無非禮卽喜怒哀樂之中節卽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約禮卽復禮諸家註約禮處更詳之

儒言無極之真佛言真如道言全真皆是言體佛言空道言虛儒言太極只一個空圈中間再無些子爲學只要還此本體不須添出萬千種私智去得一分私智本體乾淨一分克己復禮非二事佛家言但盡此心卽爲聖解近之

子產在鄭孔明在蜀收拾人才足勾三四年之用此豈門牆桃李哉庶幾械機矣

形神相守則生相反則病相離則死

唐虞及夏周盛時皆以用人致治然而尤重不說用人只說求人曰聿求元聖曰敬求哲人苟求俊又人惟求舊後世求賢之名寔自此始商賢聖之君六七作至於紂亡時尺地一民不失舊物所謂九有之師肇域四海者蓋六百年夏周不及遠甚豈無自哉後世用人取之甚狹待之甚輕犬馬草芥集於商矣老佛虛無寂滅是去人欲不爲一毫專利情愛所染以故莫可絆繫天理完固真如玄如不增不除無欠

古言

七

七

無餘強名曰太極太虛惟虛惟極抑又何居體認到此天地錙銖今之講聖學者專徇人欲汨於勢利情愛而可非罵老佛乎

開闢至今惟天不增不減土有增有減山有減無增亦有增無減土山水皆地也統言之地亦不增不減然其形體亦改變矣其於人也形體有減無增嗜慾有增無減惟天命之性不增不減

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與無極而太極同意一起一結也無極而太極從頭推到後原始反終從後遡



到前

先師正祀萬世其功德所由來遠矣唐虞之際七聖一堂惟契為司徒掌教人之事典謨中絕無契語言惟舜命契敬敷五教在寬孟子曰舜使契教民以人倫人倫五教之名始見於此契蓋道德純粹厚叙五典性行和平足為世師者故其後世子孫千餘年間聖賢八九作成湯始言性字高宗始言學字曰誠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曰鬼神曰知曰行曰愛親敬長曰作善作惡曰好曰曰改過皆商君臣始發之及

古言

八

八

其亡也箕子又以洪範授武王蓋自契至先師千百年先師所以教人為學者皆商先世相傳之也契以是教人開基受姓先師亦以是教人垂世作則萬世無窮正祀夫子其所由來遠矣  
大地華之界真有意大漠限北 流沙限西  
海限東 谿嶺限南蠻然國自漢武以來南境漸

蹙東如故  
介甫非春秋永叔毀繫辭傳君實詆孟子兩程子改古大學晦翁不用子夏詩序何也

堯舜亦非生知安行惟太昊炎帝黃帝可以當之但聖人日知日行日明日熟凡人日昏日倦日退耳前劫後劫無不毀之天地豈有不亡之國不敗之家不死之身乎

人皆知日必有夜夜必有日而不知利必有害禍未必非福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知非難不失其正為難

士入朝見妬妬賢嫉能者寔子孫黎民之禍故嘉魚美太平之君子樂與賢者共之朝臣願多賢寔為美

古言

九

九

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燕書

金華宋濂

齊路寢壞桓公欲新之召工師翰具材工師翰伐巨木於營丘山中若箍若結若鬼旋若豫章無疵取而泛之河蔽流而下工師翰麾衆徒操剗剗斷之運繩尺測之閤閤然窸窸然聲達乎臨淄之郊越五月路寢成桓公環視之東阿之楹有用樗者桓公讓工師翰曰樗散木也庸理不密濇液弗固嗅之腥爪之不知所窮為秩為棖且不可况為負任器邪工師翰對

燕書

曰臣之作斯寢也嘉木以為程文礪以薦址畫藻以奠井堅壁以厚墉陶甃以飾鞠臣竊以為盡善矣雖東阿之楹缺以一樗足之不虞君之見讓也桓公曰寢之業者在床席承床者在桴藉桴桴楹耳一楹蝨則寢隳奈何不讓工師翰曰臣聞國猶寢也一楹蝨則無寢若衆士進尚可國乎桓公曰不可也工師翰曰君既知不可何為察其小而遺其大也桓公曰不知也工師翰曰臣請為君言之擅執國柄者有雍巫焉成內食之奸者有夷鼓初焉長君之欲者有寺

人貂焉外惡諸侯而凶惡非華者有開方焉是衆楹皆蝨矣路寢能獨存邪桓公悟曰敬諾於是解四子政而召管仲任之齊因大治君子曰工執藝事以諫忠矣斷而行之者非勇歟宜其上下相親伯業底定書曰從諫弗咈桓公有焉易曰納約自牖工師翰近之矣

頓國之大夫權聞黃帝與蚩尤戰裂角以象龍鳴樂之剗桐而採銅焉畫為龍文日習焉其音飭紆而廻旋優優焉靡靡焉可聽若能通乎玄潛者大夫吹向

燕書

八

二

南山之湫以感龍湫中三足能聳角鳴意八將醢已呀然號林木皆動大夫大驚謂真龍吟也走謂公之奇曰真龍之鳴業業如靈鼓前後相續宛浮不能休吾向學者始非也請改而習諸何如公之奇曰子所聞者能也非龍也龍之鳴人鮮能聞子之角固偽也今子又以能為龍益偽矣舍偽而學偽奚擇焉君子曰世之法孔子斷斷兮自謂得其宗者若真龍出鳴則駭矣

鄭伯卒庶孽奪正公子五爭及厲公自操入國將盡



劉請公族縣劔于國門且下令曰敢爭者斬子俞彌方病聞之歎曰是何亡國之政也乃令左右扶見公未至公遙呼曰大夫力疾而見寡君非欲嘗國門劔乎聲色俱厲子俞彌陽驚曰何謂也公語之故子俞彌曰君能如此過文王遠矣臣頓首賀且不暇况敢爭乎公解顏曰寡君焉能過文王也曰臣言不悖君寔過之公曰大夫言何易也雖然幸卒言之子俞彌曰君之過文王者無它威勝也公悅前子俞彌問曰文王初伐犬戎次伐密須次伐耆那次伐崇虎侯而

燕書

八

三

作豐邑其岐徙都之其威盛矣大夫乃謂寡君勝之其故何邪子俞彌曰文王之威能行天下而獨不行于周宗故其孫子之蕃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此無它親親也今君欲兵之非威勝文王乎公慙然見乎色曰大夫言固善如儀臺之黨何子俞彌曰鄭之公族盡二人黨邪君奈何穢之臣所居之南有山曰陽都之山甚淺萃熊萃焉熊性惡血偶度絕壑棘刺脅血見若濡縷熊亟爪之血俞滋爪之不巳膚成坎原原如泉涌熊不能禁剗去其膚

而血弗息竟擢腎腸以死鄭之公族猶一體也今公子五爭不問小大盡劉無乃與前事類邪公嬰筮失聲曰吾過矣吾過矣遂下城門之劔寘諸公族不論君子曰鄭厲公之愆諫誰能犯焉子俞彌反覆言之而公弗格者以順入以正出也內經曰寒因寒用熱因熱用其始則同其終則異於戲豈特醫師之為然哉

燕書

八

四

晉欒氏世為晉卿以財名至欒雱益務侈靡狗馬聲色無不好藉之舉火者百姓無規之者媚惑唯恐不亟求焚西旅訪神馬渥洼徵樂姬燕趙出則行馬擁犬還則吹竹彈絲為長夜飲酒酣連臂踏歌曰非卽之陰白楊悲止今我不樂日月馳止卷髮衰止飲酒沓止我心和止無日不然葢藏皆空而為樂不厭雪覺召所嬖謂曰吾樂已太康家力不向單乎輒給之曰魚雁滿藪澤羊牛溢郊則金帛珠玉克積庫藏何謂單乎雩復悅雩妻蓼媛罵曰螻蚋所藉以生者在人腸胃中也嗜其血管日夜不止人因病厲死人死則螻蚋亦稿矣爾曹藉吾家舉火且且蠱而伐之我



家亡汝家得獨存乎衆畏蓼言以計去之嬰亂益甚  
雩以貧死百餘家皆散爲丐君子曰山之陽有桑焉  
蟲穴之晝夜齧弗止桑滿液乾而悴蟲亦無生者蟲  
其樂氏之客與使戕蓼言亦何至于丐哀哉

玉戴生與三烏叢臣朋玉戴生曰吾儕宜自厲異時  
立朝勢人之門足無陟也三烏叢臣曰此子切齒腐  
心者蓋誓諸玉戴生喜乃歎血誓曰二人同心毋循  
利毋誅有位毋附厥儉壬而移其行有違此盟明神  
殛之居亡何其仕于晉玉戴生復申前誓三烏叢臣

燕書

六

五

曰言猶在耳何敢忘也時趙宣子得君諸大夫日奔  
走其庭三烏叢臣既悔復恐玉戴生知之又不得不  
往也雞初鳴卽去候宣子入門有危坐東榮者舉火  
照之則玉戴生也各感而退君子曰二子於貧賤時  
其盟誠良及登祿仕遽變其初志何邪利害戰于中  
位勢怵於外故也士君子食於山林而壞於朝廷昔  
人之歎其有感哉  
宋有白冥子旂耕于渠蔭之埜得石焉圓而背肉且  
倍好土有蒲穀文子旂熟視之曰質如截肪澤而有

章其璧也哉乎尹旁達廉而不剝其璧也哉無功而  
家大寶者禍當獻諸朝於是沐浴冠帶言於周王曰  
臣渠蔭之賤夫也偶挈耒耜以耕竊不自意地不愛  
寶獲嘉璧焉臣不敢私茸王將有事上帝方明六玉  
闕其一焉敢獻諸下執事王使大夫窵受璧薦諸玉  
尹玉尹曰嘻是珉也卻還之子旂抱石歎曰吾聞有  
道之朝是與非別自繡裳雖華不壽以補冠太阿雖  
鈍不委以割牲今強謂璧爲珉可不可乎楚丘丈人  
過而視之曰子旂其幸矣哉子旂怒曰何幸也曰卞

燕書

六

六

和以玉獻尚遭刑况爾薦珉者乎子旂終不悟君子  
曰士以真材銜且猶不可假才能自致與嗚呼世不  
特一子旂也  
越人甲父史與公石師交甲父史能計而弗決公石  
師善決而計疏各合其長事無留行人兩而一心也  
因語相侵離去政輒敗密須奮泣諫二人曰君不聞  
海蟲有水母乎水母無目資蝦以行蝦亦資水母食  
兩不能無也水母姑冥之又聞有瑣玷乎腹藏蟹  
饑則蟹出求食歸則瑣玷飽否乃死蟹失所巢亦兩



不能無也瑣玷姑寘之又不聞夏屋有歷鼠乎與  
邛駮此為邛邛駮駮為甘草即有難邛邛駮駮負  
而走亦兩不能無也螿鼠姑寘之又不聞西域有共  
命之鳥乎枳首一體性多妬仇則爭啄一俟其暇  
毒艸害之及下噬皆斃亦兩不能無也是皆山海  
爾不足怪雖人亦有之北方有比肩之民迭食而迭  
望失一則死亦兩不能無也今二人甚類之其所異  
者彼以形此以事爾奈何離去奈何離去二人相顧  
曰微舊言吾等將愈敗驢焉如初君子曰十二官各

燕書

六

七

有所思必相資以成體况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何可  
自用哉密須奮可謂善諷矣

宋剔成君自高視羣臣皆有諫者輒拒曰爾欲上  
我邪毋不已也指所佩劔曰思此乎皆怖汗而退欲  
造九成臺於雍丘之郊恐羣臣言戒門者毋納士納  
則死北殷子且謂門者曰吾將見吾君門者沮之子  
且堅欲入且曰吾事君十年豈不知君君所甚惡者  
諫耳吾不諫則已何沮也曰子既不諫欲入何為曰  
吾善為鷄戲將以悅君也門者入白剔成君君召至

子且股肱為翼膠膠而長鳴鳴已急趨出氣甚暢君  
怪之趣使還問曰子人耳乃效鷄鳴何也曰臣尊鷄  
甚故效之耳何故尊之曰臣以堯舜之知或不如也  
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寡人間非聖人者無法况方  
之異類乎曰臣言敢非聖人竊有疑也道藏天地者  
堯惠及萬世者舜皆古聖人也今謂其知不若鷄者  
誠過乎激然風雨晦冥能司晨不愆度者堯舜能之  
乎曰不能也曰堯舜雖大聖司晨必以鷄乎曰固也  
曰君如知此奈何盡下羣臣無若鷄者乎君喜曰羣

燕書

六

八

臣無言及茲者今乃始聞之寡人有過子宜力諫也  
曰君令臣諫臣不敢隱今賦急民單環四封皆強敵  
夙夜憂勤且思不免况事游觀乎曰寡人不敢也曰  
君曰不敢而造九成之臺何也剔成君即曰罷其役  
君子曰日之行晝天下無不照月之行夜萬國無不  
明然日月之光有所不及者一燈之微足補其功此  
蓋子且鷄喻之說也



庸書

相臺崔鏡

圖象繁而易荒矣小序廢而詩無且淺矣左氏輕而春秋虛矣喜新變古君子亡樂乎斯焉爾

諸子賊乎文者也六朝賊乎詩者也五與忘賊乎學者也夫芻豢天下之至美也王公食厥則以為大美夫莊也列也佛也中也韓也沈也謝也宋賢闕而廢之矣今獵之以為奇珍之以為真眩視發聞六經又晦矣哉

庸書

六

一

士之好高也有三欲焉一日匿二日譽三日便夫不事事則中之真偽混矣非匿乎迹奇取慕事常取忽非譽乎玄則人莫測也高則人莫階也然後操從由已非便乎然久則不可掩夫子示學曰主忠信而已矣

尤而後慎言悔而後理行未之及已寒而索裘不亦晚乎亂而親賢不亦芒乎易曰繻有衣袽既繻而猶有袽恐或既也寒其遠諸治而必亂者人也長而必消者天也人至逸而便者

莫踰於坐臥坐久思立臥久思興故易窮則變變則

通且久治亂者人回天者道易曰繻有衣袽美且日

繻敝絮曰袽繻轉為袽袽代盛矣噫可不戒乎

厭魏微而貞觀息矣疏宋璟而大寶兆矣夫治與亂

猶人之行與止也不止則行二者弗可兼用已故君

子戒謙終其身戒則升於治謙則推其亂易曰繻有

衣袽言勿以新繻而棄舊袽也奚亂之有

虞帝之德不可加已末而征苗苗胡逆命乎夫

猶禽鳥也人而踐禽鳥之居而弋之其不奮翼而逃

庸書

六

二

去者鮮矣夫聲人之罪是自章其德也以德相較不幾於亢乎因益班師修文德已而不見苗之有罪也安得而不服哉

流者陽也凝者陰也陰生物非陽運之則弗能故陽

得陰而行陰得陽而靈若曰陰陽一氣爾人死而魂

醜離者何居

易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夫位偏而志不通非內矣心

腹寄而遠其迹非外矣

或曰周正改時與月乎曰改予嘗思之矣有至理存



為春夏陽也陽生於子而極於巳秋冬陰也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夫行夏之時夫子之議禮也春王正月夫子紀事之文也禮有因革事無增損是非兼存裁之在人若曰夫子截其冬而首春則裁君變古者何易其文哉

耶律晉卿之諫絀許平仲之興學劉夢吉之不仕元三儒而已矣方希直之志李時勉之直薛德溫之清王公度之不折明四臣而已矣

二南正家也變風化於國也雅則天下之化焉頌以庸書

事神學成而應見矣故曰惟仁人為能享帝惟孝子為能享親仁且孝德之備也魯頌著其僭也商頌存古也詩斯終矣

宋人之說古事也多以其意億之始猶昭然也習之久遂若真者誣矣哉

或曰二南之名義何也曰周召地名也南樂名也取明盛之義也一日夏當文王時周公少且武王在焉未必使之為政成王幼而後周公攝政也

大賞數世斯亂矣大獄興國斯亡矣人慕賞則幸有

事獄廣建則濫及者衆樂禍憐民不亡奚恃哉問忠恕曰盡心於恕為忠恩有殺禮有等當其分不致以疏忠之事也故以德報怨非忠矣量已恕人非怨矣夫子嘗語曾子矣而恐其易之故又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忠恕是也後人欲高其論而遠斯義也其未然而乎

河圖洛書之文緯書載之五行相生且相克也術家之言也夫子述伏羲之作易自仰觀以下凡六事非特取於二圖而已其詳不得而聞也能明八卦之義

庸書

斯可矣陳氏希夷所謂索隱行怪者與不可通於易也

程伯淳得仁之公者也程正叔得仁之正者也張子厚得仁之勇者也司馬君實得仁之質者也

得理多者存乎讀書得理速者存乎辯得理深者存乎思得理實者存乎得行

至哉夫子之教也使人事事而道存焉孟子曰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條目不具爰以求心故曰

處奉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其存心之方乎夫心火屬也火麗物而後有形心宰事而後有造其端之言異焉曰靜則心定而理自見無待乎學矣是猶舍耒耜而言耕也不能是非學者之所患也學之患有三曰輕曰疏曰弱輕之失殆疏之失紛弱之失廢

問曰顏子之樂可得聞乎答曰古人以盡倫為樂瞽叟底豫舜之樂也兄弟既翕周公之樂也若曰風月之懷花柳之興萬物同體天地為侶斯後人之衍言毋乃誕乎

庸書

八

五

問曰傳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舊訓奚宜答曰蓍者策也非指在地之草蓍也皆聖人所立占事之名天生百物聖人相宜立器以周民用是故刻木為書籀金成鼎截竹作律取蒿為蓍天地一闢廢物露生則蓍已出矣至今與庶草同茂奚待聖人之贊乎

監司患其政之廢問於崔子答曰母以政為慮必也擇人乎今世冒之子參養而不學惟其參也故專賄惟其不學也故逃稍有異者不便於僚胥相陷以訟株連百人必歷歲而証乃自故習如傳舍葉如驛符

更二人者有矣事誰與治是故先掄其才次定其任誨其不及而需其成宥其小失而絕其罔任專而人思奮時久而務益諱其少有濟乎

友人有所郡者崔子告之曰君知政乎夫子曰政者正也學正斯可以言正人矣是故修容治度齊其外也審幾守一正其中也誦經履實滿其量也辯詞考迹驗其真也飲東舍畜養其有也是故明則容直則溫斷則審

庸書

八

六

煩未化而責民善則民怠未平而責民從則民疑怠以刑去疑以議定則殘擾之害生焉故四馬未調不可言御六物未具不可言漁同刑而僻止者化也同令而行與者乎也是故化無刑乎無令



松窓寤言

相臺崔銑

癸巳臘予屏迹靜居致觀復之功表任李生棟遺  
予古松一株若偃龍之狀日閱歲十有五稷載列  
窓側共守寒節是冬天氣和煦筆硯調適乃援筆  
從談得數章取諸考盤寤言是命義不詮次詞亡  
因襲粵若是非俟哲人正之

學不志道乃冥行也道不法聖乃曲涂也聖莫中於  
夫子道在修其倫紀是故發諸孝弟主諸忠信出諸

松窓寤言

強恕比諸文密其節大其規遠其止待其定履而後  
博諸先儒之言以盡參驗之詳可矣

漢唐銘墓之文簡宋則繁固曰秉筆者之辯亦由漢  
唐行事宋人建白爾伊周書紀其御變張蕭史載其  
與邦賈誼董相之策匡世可也相如揚雄之賦毋乃  
濫乎

日誦六經不力行則得其字爾心無定靜之力則行  
乃逆爾故孟子曰不著不察

士患見不高高或流於虛患行不果果或涉於虛言

顧其行無虛行履其平無盛大言者雖與適道尚氣  
者難底功

碑志盛而史質矣唐詩典而敘亡矣啓札具而友濫  
矣表牋諛而君志驕矣制誥儷而臣報輕矣賄幣流  
而貴禮失矣舉業專而經學淺矣登第易而全才蔑  
矣

強入不如積感考辭不如玩意發事不如默成動求  
不如靜養

人心有邪思有妄念邪者貪也妄者覬也貪其所可  
致覬其所難得愈動愈馳愈遠是故有之即思

松窓寤言

覺之即截或澄心或究理或舉聖學久之則定矣  
學者有二病積學未厚而用之遽養德未足而談有

餘  
讀經見之行事因事驗其經旨是故卒至不駭可以

御變矣邈言不狎可以出令矣小物克慎可以舉大

矣僕婢服義可以使民矣  
接凡夫間俗論應乎默乎擇其可應者推義而正言

之可也



心在焉謂之敬由中焉謂之誠循性焉謂之情合情焉謂之恕發怒焉謂之忠

古無閒民士有定業競業者實功也閒散者虛樂也學記之教有七正容修職而誦說居其一今之士終身誦說其下者習非法言也噫熒久矣

齊桓戮哀姜晉文內王晉悼討魚石乃定伯之柄乎人倫稍明紀綱嚴立所謂假之也與是故儒學王道修彜倫而已矣

文王之詩謂之雅則非天下之故文王未王也謂之松窓寤言 八

風則於列國王業之由基也 之則卑也尊之非

實也故異其稱曰南小雅曰以雅以南其皆治世之音乎

簪其頌之變乎頌歌諸廟祭泰諸朝頌嗣祭其先魯臣禱其君頌美其成德魯頌其開治頌以祭魯以燕是故魯頌氣溢而詞誇周文之極弊也不繼以商幾滅質矣夫檜曹無幽則人望絕春秋不書獲麟則天道竭一經聖筆神工大化妙矣淵哉

夫子定書終于秦定詩終于商商之質變周之文秦

之伯兆王之熄夫周上承平商下訖於秦也

橫渠撒阜比幾於亡我後人爭氣屢變以求長真若閔道術聖然徒熾其勝心而不悟也噫

月川曹端之敦篤介巷李錦之清固學皆守朱氏識或未逮沿襲之近也荒陋之中卓然自與今士習改民爲滋安得斯人矯之哉

至哉夫子之教也相其明而廓之扶其武而誘之子路欲共車裘於友顏子辭善勞於己子路重意氣顏子達性分猶有人已之判子進之曰老者安之朋友

松窓寤言 八 四

信之少者懷之人已兩忘矣我無可施彼無可受四時行百物生天果無言哉

人食五味以養五氣疾則扞味而氣消藥以去之凡使味之得暢也人之道也君臣父子以相生桑麻穀

粟以相養有暴民生焉侵弱犯尊反厥民常故刑以正之甚者合黨盛與逆厥上罰故兵以克之暴者服

而人道通矣無疾則藥不可試也暴者泯則省刑戢兵可也夫甘味肥膏過食之且傷氣况於藥乎而况於外施者乎



堯舜之用心得人也夫子病學者無用心之所寧博  
奕也大學之正心憂好忿懼也孟子之存心仁禮也  
雖橫逆自反也與夫面壁杜門絕念與意者異也  
賢士大夫始厲節而終喪名且以亂邦其山四失乎  
急論議則畧已而傷人爭名勢則致飾而敗友尚同  
黨則叢欺而蔽主務欲速則開徑而當事

松窓齋言 八

五

後渠漫記

相臺崔銑

桓野子曰宋史濫矣曷從而徵實誤國之臣亂真之  
儒後猶有稱述之者道其不明矣夫未月治稼柴村  
雨晝默坐因記他書可證者著于篇

王安石之變法其弟安國諫之不從乃哭于景堂曰  
吾家今滅門蓋知其必亡宋也

張浚與符離之師李椿告之曰復讐討賊天下大義  
也必也正名定分養威觀變而後可圖今議不出於

後渠漫記

督府而出於諸將已為輿師之凶況藩籬做儲備薄  
將多非才兵弱未練節制未允議論不定彼佚我勞  
雖得地不能守也李公洛水人朱子志其墓乃力行  
之士云

張浚出師與高宗克日復中原岳飛曰相公睡語邪  
遂忌岳陷之而死高宗謂趙鼎曰浚措置三年竭民  
力耗國用何嘗復尺寸之士族寧亡國不用此人浚  
又上疏言兵高宗曰浚用兵天下皆知之富平淮西  
兩敗矣今又生事乃下永州之命史氏皆咎其君之



不用浚也非實也

實錄曰狩離軍敗浚鼻息如雷魏公有是定力邪果  
然是其輕民之死宜其敢用罔也

周密曰張九成參某之禪陸九淵又參禪於某之徒  
得光云杲之謂詔口侍郎得此筋柄可改頭換面說

向儒家子靜門人詹阜民瞑目坐半月陸子曰逆之  
曰此理已顯夫張以禪語亂經陸以禪定亂德

陸子亦讀書談道乃譏文公言蠢喻鄙其忌心之發  
邪楊簡欲去意如彼攻時文而取官理政事而著功

後渠漫記

八

二

非意執尸之二子務為人言以高人而不檢其所行  
也噫

宋光宗之病心至于子蒞阼而不知蓋沉潰矣不朝

重華非罪也宰臣有王曾韓琦焉明舉上疾昭示百

官請子監國崇朝而定唐順憲是已趙汝愚用趙彥

逾之策付於侂冑致禍邪家故中國寧威之弗振不

借兵於外君子寧事之不成不授柄於小人

唐五王失誅三思唐仍亂矣宋趙相各賞侂冑宋浸

亡矣謀始如轉丸因終如同天於乎可忽哉

寧宗以楸鑰倪思之言以侂冑首昇金蓋以縣鄙自

居金之尊無敵於天下矣寧宗之世金虜衰頽中國

既復之幾乃不自疆而安於弱夫正法戮奸各國之

政何與於金邪噫宋尚為有臣與

宋君厚其臣臣負其君國有大政不務審處而先抗

論不求濟事而先潔名神宗求典邦悞於安石而南

度孝宗求復讎悞於張浚而請和史浩而下苟延日

前甯正而下有奔而已矣

謝枋得有言宋亡於道學大明之日夫亡漢者梁冀

後渠漫記

八

三

曹節猶有君子起而存之宋亡於韓史賈丁亡能存  
之者蓋漢之明經以修行宋之注經乃衍詞漢士質

宋士浮漢協忠宋爭名



仰子遺語

仰崖胡憲仲

與富者其事用不可以太縮恐其以我為資也與學  
者其席談不可以太博恐其以我為矯也與尊者其  
議詞不可以不思正懼其易近於諂也與親者其處  
容不可以不思恭懼其易近於狎也惟君子能無二  
恐亦無二懼

天下之至尊貴者道也春秋去古猶知道之為貴故  
左丘明之贊仲尼至謂之素王及秦漢之時惟知貨

仰子遺語

之為貴而已故司馬遷之贊荷頰至謂之素封夫素  
封豈得與素王並哉千餘年以來人能至荷頰之富  
者有矣未有能為仲尼之富者何也為嗜道不如嗜  
貨也故道聚于學而貨聚于市說命曰惟學遜志務  
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言道之以嗜  
聚也不遜不敏則不來不允不懷則不積知其所由  
來又知其所由積仲尼之富可學矣六經言學始此  
蓋契為萬世立教之宗家學相承最為詳切故傳  
論學于高宗皆本商先王之遺教而仲尼商人也

學又多本于此學仲尼者不可不加之意也

古之教人引之自悟而已今之教人傾之速悟又恐  
不盡而弟子以為吝也夫引之自悟則得之漸故為  
身心之益領之速悟則得之輕故為口耳之資而旋  
忘之由其思慮識見未及乎此恍惚無意味耳沐浴  
而後惟周濂溪有此意二程從游時先令尋仲尼顏  
子樂處

或問堯舜愛百姓而棄其子周公急社稷而遺其兄  
易地則皆然與曰周公之過朱均未必為堯舜之事

仰子遺語

堯舜之處管蔡不致有周公之愆  
或問諸子論夫子作春秋其說詳矣尚有遺論乎曰  
春秋之作夫子懼文之勝質史氏之多曲筆而起也  
虞夏殷周之史皆聖哲也方其盛也紀善為經紀惡  
為戒而大道明于天下人莫敢肆焉及其末也如義  
和黨后羿雖日食而不言仲康特師征焉何重若此  
也正謂國家所恃以明王制而昭勸戒于後世者史  
官也故奸臣有不畏天子而畏史官者史官失職其  
誰畏之有周之衰也在下史猶有老聃掌職周禮孔



子往而問焉猶幸王制之存而文武之政可行于天下也及老聃西遊周禮散佚又無良史以繼之禮制不明僭逼彌甚此春秋所由作也

或曰左氏懼門弟子各以其意為說而失夫子之旨故為之作傳使左傳不作孔子之書豈皆隱語乎

仰子遺語

八

三

蒙泉雜言

闕名

太初者理之始也太虛者氣之始也太素者象之始也太一者數之始也太極者兼理氣象數之始也夫道縱為經橫為緯經常也緯變也常者能一能一故正正故大大所以公也變者不一不一或偏偏必小小所以私也

數五也而皇極經世以四為用法先天也非不用五五所以用四也五神也四形也神之妙不可知不可

蒙泉雜言

八

一

見而常主宰乎四也

先天者理而氣者也後天者氣而理者也天氣也人氣之氣也氣也不能以違理而氣之氣者安得違氣而不有以奉其運乎

氣顯象象形也理分數數神也神因數而虛數因理而著理因形而寓形因象而成知乎此則知易矣竅陰也其數十而用者九指陽也其數十其一無名而附于中陰陽各虛其一也天數五地數五五十者天地之數虛其一者道也



乾左旋陽進交於陰也坤右轉陰進合於陽也陰陽交萬化生也

乾為大天之用火也故離為火火之聚也成雷其散也成風則震與巽又離之用也坤為地地之用水也故坎為水水之出也原于山其入也瀦于澤則艮與兌又坎之用也父生子子生孫之義也

伏羲八卦一卦之所生也虛母而用七七乘七而四十九太衍之用也虛一者太極也加一則五十大衍之體也五與十天地生成之數也天交地而生地合

蒙泉雜言

八

一一

天而成故天地共虛其一以象極焉

崑崙首也中條脊也南北條左右臂也醫無閭尻也大海胸臑也歸虛尾閭也崑嶼兩足十指也土肉也石骨也水泉血脈也音臟也瀆腑也岡阜筋節也澤孔穴也草木毛髮也氣而形也而雪呵也風吹噓也霜露汗也雷聲音也霆怒而呼也潮呼而汐吸也晝寤也夜寐也晴明喜也晦冥愁也鬼神魂魄也日月耳目也星宿山崩也形而氣也血少陰也金也故其氣腥尿太陽也水也故其氣腥

髓少陽也木也故其氣羶尿太陽也火也故其氣臭津隱于舌通于脾故其氣香

乾離艮巽巽為陽之終坤坎兌震震為陰之終震巽者陰陽之交會也

震巽恒益恒益處震巽之中故邵子曰震巽相博恒一以象卦焉五十共虛其一得四十九而為大衍之數五五各虛其一得八而成八卦之名  
經世準易而作也潛虛準玄而作也準易者于承父也準玄者支繼統也

蒙泉雜言

八

三

元亨利貞以為乾春夏秋冬以成歲四而五者也仁義禮智信以為德金木水火土以為行五而四者也四而五者舉四以成一五而四者至一以成四易之數四也非五也而潛虛起五悞之矣

有體者之謂物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是也有為者之謂事為親為義為序為別為信是也所由者之謂道當親當義當序當別當信是也所得者之謂德能親能義能序能別能信是也

或問曰管仲鮑叔牙俱優岳子曰亦叔也巳矣曰得桓



公而佐之率諸侯一匡九有仲尼歸仁仲也而叔則  
載籍度間焉雖其自稱亦曰臣所不如管夷吾者有  
五將安在其為優哉噫牙進仲而齊伯仲庇三豎而  
齊亂亂齊者仲而伯齊者叔也叔惡乎不仲優耶  
浮屠氏學不立文字文字學已非矣不文字者學于  
他學又非之非者矣唐以前其學近古文字不傳難  
以口舌授受相悟以意故釋言者曰佛者覺也宋有  
契嵩者出既文字其學又預人家國事譬之戲劇官  
府縱令逼真畢竟優立其後回至者祖之夸詡矜放  
蒙泉雜言 八 四

山非任耳者集文章軌範乃復舍孝門銘而取此碑  
又詳載前段豈俗好風靡者耶都不可曉矣  
避虎以空避火以淵知不免而覲其免也避饑以盜  
盜亦空淵也法家從而正其罪悲哉  
讒可惡通惡也在聖人則嚴而厚書命納言而可見  
在眾人則嚴而薄詩詠巷伯而可知  
礬石食鼠而鼠死食蠶而蠶肥  
鵠不觀天而知風虵不察地而知水  
黃鳥食之止如鯨魚食之止驕鴈居食之不饑酸餘  
蒙泉雜言 八 五

力與儒聞甚至詆訾伊洛假佛為飾其諸扶已醜正  
稍有識者亦知非之顧犯而不校吾家家學而猶喋  
喋者好文字者或駸化于鮑肆則所憂也深矣  
荆公不好東坡表忠觀碑出荆公取而玩之或曰公  
亦喜此人文字邪公以酷似史記答之又答所問畢  
竟似史記諸侯王年表此說恐好事者為之予嘗以  
表忠觀碑是柳州壽州孝門銘家子弟頗有父風耳  
其視馬遷尚隔鄉曲又以為似諸侯王年表則千里  
矣荆公必無此論或曰荆公不讀壽州書故耳謝疊

天雖生才者未必成君子則力學以成之未嘗以  
已而負天世實須才者未必用君子則委時以待  
之未嘗因天而遺已  
展李既三黜而非辜靈均雖九死而不悔  
智不足以應變而道不可與權亦未可以言至也  
孫龐以同學相讐耳餘以同勢相害陸趙以同官相



傾

華子魚以嚴御內陳元方兄弟柔愛宜家二門雍睦  
兩得其軌

華王避難王似是而華似非而不識華之有終土和  
居喪王似失而和似得而不識王之至性

阮嗣宗放達之士也而司馬昭稱其慎則其放也豈  
真放耶是可悲也

稽叔夜愛惡無迹而致憎于鍾會其死也以忤物名  
王藍田褊躁有名而能容于謝奕其化也以忍性勝

蒙泉雜言

八

六

難手觀士矣

華弊如接戰無接者不勝而敗建利如務農不力者  
無獲而荒華弊而上不接者身危建利而下不與者

簡作

書家以永字八法該諸字之法予謂八法本於四法  
四法本于一法即太極分而為兩儀四象八卦六十  
四卦之義故側者太極也勒者引而伸之也弩者勒  
之堅也側分而為起勒分而為啄為策弩分而為掠  
為磔弩從而勒衡策左而啄右掠倚而磔偃知此則

知筆矣

歐陽學書在牛百外王右軍書家之聖者也當以天  
成目之亦至五十三乃稍成書子年五十有二學書  
未成不敢以遲鈍自棄每以才老自勉語曰物常聚  
於所好事竟成於有志或將然乎

酉山雜俎與六帖皆載葡萄由張騫自大宛移植漢  
宮按本草已具神農九種當塗煥火去騫未遠而魏

文之詔實稱中國名果不言西來是唐以前無此論  
予嘗以為大宛之種必與中國者異故博望取之既

蒙泉雜言

八

七

白所載必有所據但失實耳比成酒泉屢嘗取乾之  
名曰瑣瑣比中國者差小形圓而色正赤其味甘美  
非中國者可敵則予所見庶或得之今此種處處有  
之獨蒲坂者勝土人乾之以資貿易江南重之稱蒲  
葡萄曰蕃云者豈承襲瑣瑣之乾歟姑識之以俟知  
者

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唐孔穎達註疏曰一鳥一鼠  
共為雌雄同穴而處山因得名宋蔡仲默傳以為惟  
誕不經不足信也予成甘時過荊浪親見之鳥形色



似雀而稍大頂出毛角飛卽尾穴穴口有鼠狀如人  
家常鼠但唇缺似兔蓬尾似鼯與鳥皆入彼此狎昵  
有類雌雄者問之士人皆孔說然蔡說據理天下亦  
有理外之事博物者不可不知

蒙泉雜言

八

八

槎菴燕語

蕭山來斯行

凡情想上做工夫皆爲炎上皆是苦因故曰炎上作  
苦凡根本上做工夫皆爲稼穡皆是甘因故曰稼穡  
作甘

性爲繭而身化其中故能入而復能出蛛爲網而身  
居其外故可進而亦可退

吾見有爲生計者矣未見有爲死計者也吾見有爲  
子孫計者矣未見有爲身計者也

槎菴燕語

八

人身決不可閒閒則病生人心決不可閒閒則生病  
悔過者要尋過之起頭遷善者要尋善之着落若有  
天堂卽是自慊底影子所謂心廣體胖者也若有地  
獄卽是自欺底影子所謂如見肺腑者也  
得失之事必輕於生死性命之憂必重於功名  
魚生於水離水則死矣可以出入於水而運用衆水  
者其惟龍乎人生於世離世則死矣可以出入於世  
而主宰萬世者其惟聖人乎

聞聞無聞言何妨煩議私居有慙色烏取遊揚



嬰兒之初生而哭泣也有戀戀於生前者矣病者之將絕而依回也有戀戀於死後者矣

世緣未能遽絕要時時有疏水曲肱簞瓢陋巷底意思世事未能頓除要時時有富貴浮雲春風沂水底襟懷

為師者有纖毫可以授人皆為邪師為學者有纖毫可以授人皆為邪學

有之而後有我者即是根底之門有我而後有之者皆為贅疣之物

槎菴燕語

八

二

人於自心上悟得透則上下古今皆為故物人於自心上打得淨則窮通得喪真是浮雲

怡顏對妻子即是俯仰無慙燕笑有弟兄何必英才多育

參道理須別具肺腸閱古今須日開眼目

君子未嘗無邪念也隨起而隨滅則日月何虧小人未嘗無正念也明知而明悖則禽獸不遠

無病之身不知其樂也病生而始知無病之樂矣無事之家不知其福也事至而始知無事之福矣

樂護人之善事者每多善緣喜發人之陰私者必有陰禍

達生勝於尊生逃世凌於涉世

使千人知我不若使一人之知我也使一世知我不如使千世之知我也

學道不是迂闊治生亦非俗事

君子當使人忠我不可使人怨我

聖人不能必天下之無小人也而有防小人之方不能必天下之皆君子也而有引君子之路

槎菴燕語

八

三

官雖至尊決不可以人之生命佐己之喜怒官雖至卑決不可以己之生平佐人之喜怒

居山林而好聞朝市之言其炎涼特甚處濃艷而強為枯寂之態其鄙厭彌增

衲衣蔬食矢志焚修及探其隱衷則羅刹為之避席高視淵步託名道學稍窺其行徑則臧獲為之覩顏

絕世之資必不如專門之夙習也獨得之見必不如眾議之參同也

難親勝於易合而說甚於背非



世路違順之境貧難而富易家庭骨肉之間貧易而富難

我無所求於人則飲啄自便人無所忌乎我則殫弋不生

天下無人不足為吾害者也難防之人即易忽之人天下無物不足為吾累者也易捐之物即難割之物輕於遷徙者其資具必寡厚於積蓄者其顧慮必深貧賤時不可輕於受恩當思酬報之難富貴時不可濫於市恩當思應付之難

槎菴燕語

八

四

與朴實之人交必無根本之虞與輕薄之人交必多離構之事

讀書不必多有益於身心即是好書處友不必泛有助於德業即为好友

開門靜守不防儒素之風廣納徇名終有路岐之嘆  
誦詩讀書簡編訂千古之交種花養魚林園具四時之樂

食期克腹多宰殺以何為屋止庇身窮高華而無益天下無不可格之人但恐誠心未至天下無不可為

之事只為立志未堅

天有定數人不能與大爭人有定理天亦不能與人爭

君子之待小人也不可不寬君子之處小人也不可不嚴

今日忽然作好人則前日之非如已醒之夢今日忽然作歹事則前日之善如已染之絲

夢中不見一不好人終是糊塗生平不作一皺眉事  
万名受用

槎菴燕語

八

五

聽斷之官成心必不可有任事之官成算必不可無事忌非常物嫌太盛

古人有失意則怨天今人有失意則怨地故多遷葬  
古人思得意則求人今人思得意則求鬼故多禱祀

與利除害皆當以漸與利太急恐失萬全之計除害太急易生不肖之心

得意而驕溢蓋緣童心未除失意而悲嗟只為世情  
未破

心欲遠而身欲近行欲高而氣欲下



無一事可以不學人無一事可以酷肖人故義獻父

子而書法不同機雲弟兄而體裁各異

凡事較之故苦則樂一生聽之有命則安

庭門簡寂定是名流笑語喧囂必非佳士

思慮不必遣也只要問所思慮者何事交遊不必絕

也只要問所交遊者何人

衣冠學時態直是難堪談論拾唾餘淡為可厭

意外之憂患寧可信其有意外之毀譽寧可信其無

事上見得徹則一時之浮議不能惑也胸中持得定

槎菴燕語

八

六

則一時之浮氣不能動也

貴不居于五福見崇高非養安之地弱即列於六極

見威武無可弛之時

堯典一書三皇在朝器訟在庭頑傲在野尚有混沌

之風益三凶之季運也舜典一書誅四凶辨幽明嚴

黜陟已成開子之象蓋三王之始基也

周官建極之書也皇極無偏故首置三公皇極無黨

厥次置三孤

武王之勇過于成湯故太白之詠無懋德伊尹之任

重於周公故桐宮之放無流言

崇侯讒夫也于商則為忠臣祿父叛孽也于紂則為

孝子

管子分金自子三歸之始基也三戰三北請囚之故

智也知我者鮑子豈其然哉

夫差之失不在荒淫而在圖霸伯嚭之罪不在玩寇

而在偷安

范蠡之滅吳為楚復讐也志隱于包胥伍員之寄子

為已所死也事同于士燮

槎菴燕語

六

七

曲侯之辟穀畢竟是枯寂中人也以為能免禍患汾

陽之窮奢畢竟是豪侈中人也以為善保功名



容臺隨筆

華亭董其昌

般若如清涼池四面皆可入用之謂也般若如太  
火聚四面不可入行法之謂也用人欲兼收一門則  
局行法欲畫一多門則亂

氣之守也靜而忽動可以採藥識之行也續而忽斷  
可以見性故道言曰一霎火燄飛真人自出現竺典  
曰狂心未歇歇即菩提

俠客為知己者死動于氣義也非是則郭解之藉手  
容臺隨筆 八

何異于秦犬之吠人忠臣以大義滅親闕于廟社也  
非是則達萌之負心何異于哺臬之食母是以君子  
不受難酬之恩不樹難事之友

一人發真魔宮震動諸天欲善人熾盛以摧魔也一  
人造業地藏慈悲菩薩欲地獄盡空乃自成佛也

庶官修名大臣捐名修名者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  
言利害潛行容用如龍之養珠也捐名者橫心之所  
念而無是非橫口之所言而無利害獨性獨來如龍  
之行雨也

如來說法必先放光非是無以攝迷而入悟也故易  
曰潛龍弗用祖師印可旋為掃迹非是且將執悟而  
成迷也故易曰亢龍有悔

知潛之弗用則必有激發之大機董公所以說高祖  
也其說曰名其為賊故師直而為壯知亢之有悔則  
必有收斂之妙用子房所以招四皓也其說曰難以  
力爭故功逸而有成

甘草非上藥也而參苓以為國老黛赭非殊緣也而  
丹碧以為前茅今五品散局名位未極纏蓋猶輕有

容臺隨筆

心足以思目足以識口足以辨行足以信者布列數  
人隨事評定時于左袒公卿而臺諫不疑其為阿時  
乎左袒臺諫而公卿不疑其為激國是自出人心自  
正矣

易戒童牛書稱繇藥匹夫匹婦之是非不明其究必  
有狎大人者愚夫愚婦之是非不明其究必有悔聖  
人者宋人有言曰清議者國之所以立也重則亟友  
莫則難圖矣

王者不治兵則耗國聖人不為己甚盡法則



無民第國手不以後着為先着庸醫亦以活人者殺人是之與非猶一國之與一國也亦有如烽火初驚而始發懲腐之策則聽華人之自相屠戮而一無所創乎黑白未剖而主調停之議則聽邪正之自相玄黃而兩無所排乎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此魯連飛矢而魏勝濟師也即大將更當何如矣

張安道歐陽永叔子瞻輩人也子瞻以其譽而重王荆公程伊川子瞻輩人也子瞻亦以其譽而重作家之相譽勝于疇人之相譽何則妒之厲孫其知之真

容臺隨筆

入

三

也知薛道衡者隋煬也知駱賓王者武后也若乃蚍蜉之憾無損於天蒼蠅之可憎等之飄瓦而已

如心畫師想成國土人在 中有千日而不醒者官中之天地也人在夢中有千載而不寤者名中之天地也關尹子曰至 天地去議

獨立不懼惟司馬君實與 兄弟耳東坡之不容于荆公也昔之君子惟舒是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吾不能隨耳東坡之不容于溫公也且此兩截成一完人兵再鼓而氣不衰金百鍊而色益瑩蓋東坡筆鉞

之利自竺典中來襟宇之超得了元之力謂其為縱橫之學者洛黨之口業也

金剛經四無相但我相空則人法壽相皆盡矣永嘉集三料揀但法身微則般若解脫皆真矣華嚴六相義但知真如總相則總別同異成壞皆融矣曹溪四智但悟大圓鏡智則平等觀察所作皆轉矣孟子之言巧力臨濟之言照用豈有二哉

曾子行恕當無一事忤人而放流之論諄諄癩惡孰知三省者知為金剛劍乎南容慎言當無一語傷時

容臺隨筆

一八

四

而弄寡之喻咄咄逼人孰知三緘者之為塗毒鼓乎



說郭續目錄

弓第四

未齋雜言 黎久

南山素言 潘府

類博雜言 岳正

思玄庸言 桑悅

東田臯言 馬中錫

侯城雜識 方孝孺

西原約言 薛蕙

說郭續目錄 弓四

凝齋筆語 王楊儒

方山紀述 薛應旂

經世要談 鄭善夫

儼山纂錄 陸深

奇子雜言 楊春芳

拘虛晤言 陳沂

文昌旅語 王文祿

鷄鳴偶記 蘇睿

讀書筆記 祝允明

汲古叢語 陸樹聲

病榻寤言 陸樹聲

清暑筆談 陸樹聲

說郭續目錄 弓四



未齋雜言

臨川黎久

予屏居京師以天下事物之理多有可疑故每欲求益於人然未及終篇今欲易其未安補其不足而未暇姑存其畧

炙蛭蟻于火形已焦矣沃之以水而活撲蒼蠅以物身已斃矣摧之以土而甦何也曰物之易生而難死者非止此也折榕柳之條而倒豎之斷瓜葛之蔓而雜蒔之而時至氣化無不勃然而生蔚然而榮矣以

未齋雜言

至于無根之草不灰之卜奇質異類萬不能齊相濟者異也然未聞五穀可以倒植而麟鳳可以更生者故陽奇而陰偶

東西南北客嘗遊乎盱江之上有魯氏者夜間貓吼甚亟燭之為鼠嚙其尾也嘆曰貓去鼠者也野生者必迎諸蜡社家畜者必藉以裊褥蓋不輕也故上焉者能辟鼠次焉者能捕鼠下焉者或與鼠同眠今此貓乃為鼠嚙其尾則貓非其貓而鼠非其鼠矣昔者蘇文忠公得劍槩之餘尚可却鼠何斯貓之負人乃

爾然則鼠可却乎曰大而驅龍蛇小而除蛙蠅之職載在周書

癸丑之夏買舟濟江艚人為言江有纜精能棄風濤為人害予不之信或曰昔有患其肺腑嗜油不息者醫以計出之得一物如大蜎焚之作髮氣焉乃悞吞人髮所致吳王食鱸而棄其餘於水後復生為魚故至今江中有魚曰王餘焉而草之為螢木之為蠹蟲之視子程朱亦信之無貳則巨纜沉水久化為精未可知也予曰延平寶劍傳之或譌

未齋雜言

八

二

予昔遊乎青陽九華之山山之巔平疇一望寺之僧而無影陰經方動而交則子生髮白肝枯俗名社公皆氣之不純焉耳徵之于古有若三耳重瞳唇脣鼻膈比肩合形四乳八子者其事非一

吞乳而生履武而育列在經史姑實勿論頃民間有處女而孕其家訊掠百至而卒無明驗也何哉蓋生之理不一也或神交或氣交或精交在物如此人胡問然問見村家養鷄無雄取其卵就釜底摩之而無不育則其理亦可推矣女國照井而孕豈欺我哉



有問東西南北客者曰無價之珍希世之寶皆出崑  
 丘之外四海之中何也豈天地秀氣之所鍾在中華  
 則人當之有荒服則物當之歟曰非也禹貢所書凡  
 方物之有資生民可交神明者皆出九州之內特用  
 之日廣則生有不繼氣或不和而育之未成故近取  
 之不足而取諸遠耳蓋天地之氣生化之理無乎不  
 在而物無定值乏者為先少輒加貴謂神氣之鍾有  
 彼此之間非通論也故孟子以舜為東 之人文王  
 為西 之人而近世賢材之出于遐陬絕域者尤眾  
 未齋雜言 八 三

矧世之大寶如穀粟布帛民賴以資生者中國何嘗  
 乏絕哉觀乎此則不珍其珍而珍其不珍者何限  
 摩慶岩洞中石乳溢出結成人物之狀者其眾其源  
 海處則有石蠟石蛇之屬首足尾甲皆具而端溪之  
 可以 硯者又往往五色成文萬象皆具宛若繪  
 比楚 吳越趙所產文石變勝因知恒山之圭璧抑  
 谷之璜玦果足以証器車之出而太華仙掌蛾眉佛  
 鏡之類皆奇形異狀生有相似非神迹鬼工也  
 河漢之出沒潮汐之消長先儒已有辨論至于嘆日

生光擊石出火比虹霓雷霆亦祥日曩矣然虹霓或  
 能盜酒雷霆或能書字何也神迹鬼工可盡誣哉曰  
 至妙者化工也大而為天地小而為人物微而為鬼  
 神一氣流通聚散存亡幽顯久近而萬不能齊則雷  
 霆虹霓之條有條無可疑可惟者豈外是哉直妙之  
 妙焉耳  
 今有人號于人曰吾能煉銅為銀點石為金信乎曰  
 萬物之生待人而成循理者真悖常則偽偽以亂真  
 巧者能之夫金銀銅鐵均出土石品類甚近也故硫  
 未齋雜言 八 四

黃可以乾汞水銀可以化錫德化之水可以煮鐵為  
 銅以至石膽空青黃白變化吾固未之能試然亦類  
 推之宜有巧為是者  
 以器聚寶而行子母之錢亦足信乎曰物以氣成氣  
 以類應故竄火燧于日中而火出陳方諸于月中而  
 水生銅山崩而洪鍾自鳴神劍藏而龍先不掩而金  
 石之品或陰極而飛或逢陽而起磁石可以引針琥  
 珀可以拾芥雉羽可以候雨鵲尾可以占風膠之可  
 以投漆皆明驗



或曰久視之術冲舉之法符呪之說誠荒唐矣惟世傳海中有山山中產不死之藥故其人皆列僊之徒意氣化之不能無也吾將往而求之可乎曰空桑出戶石裂啓生黎婺島居高昌孕水與夫洪崖羽化辟舉鷄巢之屬固非儒先所取必然吾悲夫海中之人也蓋人之爲人貴居中夏而所以貴者有先王之制度聖賢之教化耳彼辟居海島不聞詩書之言不見禮樂之事不知五常之理不辯五倫之道不詳事物之故宮室衣服或非其制飲食器皿或非其宜上下

未齋雜言

八

五

內外或無殺親疎貴賤或無統交易聚散出入起居或不相安雖能變化恍惚長生不死猶禽獸耳魚鼈耳奈何舍天命自然之理叛中國違人道而偷生于沙磧腥臊之域哉雖然書陳五福以壽爲先詩三百篇多稱萬壽故古之敬身者常省心寡欲矜存息養向善背惡就利避害如臨深履薄矣其導養之法爲何如而竟不能逃乎死生者分也又嘗建中致和積德累功恩被當時慶延後世如同陵川至矣其久長之計爲何若而亦不能免于興亡者數也吾惟盡吾

之職守吾之身而已其分之不可踰數之不可易者俟諸天焉爾邵子曰先能了盡世間事然後方言出世間程子曰我亦有卅君子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皆有以也至朱子調息有箴養生有歌雖畧取其意亦不過明其理耳曷嘗外夫日用人事而龜蛇木石之是效哉假饒學得長生而物閉運終天地終窮又將焉往

或曰鬼神可役吉凶可小禍福可求乎曰二氣含靈百物幻精變化恍惚其形聲條有條無鬼神也神之未齋雜言

八

六

與人物之與事一氣所關而萬物之生惟人最靈靈至神通此鬼神可役而吉凶可卜也且終歸知往猩猩知來矧人乎故大而呼雷召雨撒風起霧降龍呪虎凌空馭鶴小而圓光附魄懸箕降筆捕蛇却鼠厲魁誣蠱雖非正道而徃徃有徵驗者問記嘗與于姓者會于客次自言常見騎而逐之者稍近輒無及居京師有翁媪者言時有人在其耳內與語而視之不見索之不得又見南城有村氓查氏非能候氣觀星談命說相識諱卜筮推理明數而言人家幽明先後



之事甚悉其意益可察矣然禍福皆定于天吉凶或  
召于已雖大智不能逃惟學問之至德行之尊自然  
先天弗違足以通神明贊化育而異夫彼也

或曰聰明正直能禦大畜大患者神也今人立一木  
一石而號于人曰神禱無不應若昔之乾魚廟者或  
由地之靈或系物之精而人之誠意從而會之也然  
公私善惡報復感應之反其所施且作妖為孽蓄滄  
於民者眾矣何聰明正直之有而上帝不加斥尚容  
坐享祭祀豈亦能如弘杞之巧於欺罔歟抑亦能如

未齋雜言

八

七

盜跖之僥倖富壽歟是或天之未定也姑置勿論夫  
神之著者無若雷霆勢足以軒簸海陸氣足以洞徹  
金石功足以震興萬物殲除善惡而徃徃肆其怒于  
木石而遺夫梟獍之類何歟吁天地之化莫齊也天  
地之量莫測也其生不能皆善則于物無所不容其  
動未必有心故妙用自不容議而木石遭擊梟獍獲  
免者蓋亦未忍加怒于血氣之類而著其神力于無  
知之物猶耀武示刑而弗果于用使之有儆知戒而  
已此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也然為下民者不可忽焉

廟食于民者尤不可忽焉

六



南山素言

上虞潘府

人得天地正氣以生直養之曰正學順行之曰正道  
養之弗直行之弗順者邪也

君子誦聖人之言愛之如父母敬之如后王

好人譽已而忌稱人之善惡人毀已而樂道人之惡  
民俗斯下矣

古之言也心之聲今之言也口之聲古之文也言之  
文今之文也文之文今之心亦果有異于古之心乎

南山素言 八

飲食男女入道之門也故君子謹微

務禮義以養心者積久而身潤務旨甘以養口者過  
則疾病生焉

聖人之道盈天地皆是也學者反諸身而求之可見  
矣吾身一天地也

薦賢惟恐後論功惟恐先古之道也

耽淫樂者必耽色好善人必好學邪正各以類動也  
天下之人凡孔子所不與者皆異端也鄙夫俛人鄉  
愿是也

伊川之學而有魏公之量荆公之時亦可以舉禮樂  
矣

明道善處荆公伊川不善處蘇公亦可以觀二子矣  
范仲淹司馬光李綱胡寅文天祥此五人者三代以  
下豪傑之才也充其識量皆可與諸葛亮並立矣  
治家亦欲嚴嚴然後和和然後久

夷狄未嘗一日忘中國中國不可一時輕夷狄  
邵堯夫蔡元定皆有廣易自得氣象蓋務精義之學  
故爾

南山素言 八

冠婚喪祭家法之本也

好聞過不若好改過  
俗吏聖門蠹家之賊也腐儒聖門敗家之子也

經筵得真儒人主無非心朝廷得賢相人主無過舉  
君子與時進退故終身無咎

心內也言動衣冠外也內外交正然後謂之君子  
君子處事過緩則怠過速則疎其損一也

聖人吾不得見矣吾見六經矣因語以求其心聖人  
亦可見矣



無實之名禍之門也無名之實福之基也

居官之本有三薄奉養廉之本也遠聲色勤之本也

去讒私明之本也

民生不可一日無教帛尤不可斯須無禮義

學者有繼聖之心匹夫有顯君之志皆分內事耳

學然後知過學之篤然後能改過

古者文以載道宋景濂得其華方正學得其大

五經皆史也易之史與書之史實詩之史婉禮之史

詳春秋之史嚴其義則一而已

南山素言

八

三

士而樂放佚者漸與無忌憚近矣

類傳雜言

鄒縣岳正

數五也而皇極經世以四為用法先天也非不用五

五所以用四也五神也四形也神之妙不可知不可

見而常主宰乎四也

崑崙首也中條脊也南北條左右臂也醫無閭兗也

大海膀胱也歸虛尾間也鳥嶼兩足十指也上肉也

石骨也水泉血脉也岳臟也瀆腑也岡阜筋節也澤

孔穴也草木毛髮也氣而形也雨雪呵也風吹噓也

類傳雜言

八

一

霜露汗也雷聲音也霆怒而呬也潮呼而汐吸也書

寤也夜寐也晴明喜也晦冥愁也鬼神魂魄也日月

耳目也星宿口鼻也形而氣者也

血少陰也金也故其氣腥尿太陰也水也故其氣臊

髓少陽也木也故其氣羶屎太陽也火也故其氣臭

津隱於舌通於脾故其氣香

乾離艮巽巽為陽之終坤坎兌震震為陰之終震巽

者陰陽之交會也

震巽恒益恒益處震巽之中故邵子曰震巽相搏恒







者勞行苑圃德者維日不足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於其中矣

高宗取傳說於版築使總百揆卒又有商高祖追亡卒韓信拜爲大將克成漢業陳龜年有云三辰不寧取士爲相四夷不軌拔卒爲將後世以資格取士器人於歲月之間欲得真才以熙帝載其難矣哉

君相之文在於任賢其武在於任將故曰用人則裕自用則小

紀昌射能貫虱不如養山矯矢而獸號養由矯矢而思玄膺言

獸號又不如更羸虛發而鳥下紀昌射之精養由射之化更羸射之神識此其能兵乎

東田舉言

故城馬中錫

得士者昌失士者亡魏有一士曰孟子有一士曰樂毅得樂可霸得孟可王二士在魏而乃相犀首與張儀是猶捨照乘而玩蜨丸不智甚矣惠王既卒孟子去魏而適齊燕昭禮賢樂毅去魏而適燕二士既去魏何以爲國樂未去魏孟先至齊而燕大亂蓋嘗以湯武之事勸齊矣然齊終無興滅繼絕之舉使齊移薛公之位以位孟子孟子豈但爲一薛公而已哉王

東田舉言

者之佐有言無位宣王不得爲桓公矣况湯武乎及其致爲臣而歸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此千古之痛也

劉靜修云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此語吾不敢謂盡然胸膺誠大儒然遂能極盡周邵二程之學而一以貫之乎抑揚太過遂啓後人之疑况橫渠張子平生規矩謹嚴踐履篤實乃不真數公之列千載寧無遺憾若於周邵二程之下繼之曰張至嚴也朱至博也未知可



否先儒又謂朱子集諸儒之大成愚以為所謂集大成者非謂其遂能集周邵程張也蓋謂南軒東萊廣漢鷺湖之屬耳幸明哲之教我也

伯夷太公同避紂于海濱同就養于西伯意氣孚合久矣然太公佐文王伐紂伯夷則叩馬諫武王太公竭力依歸以樹勳名伯夷則極口唾斥以器憤恨是何大異也蓋太公救天下之大亂而中稱事之權伯夷謹萬世之大防而遂匹夫之節易地則皆然

屈原楚之宗臣受懷王之任王西行蹈虎狼之秦原

東田臯言

二

當以死諫不從以身先之否則與之俱行王死與死可也夫何後主放逐江潭卒至飲恨溺死使移所以葬魚腹者而葬之於虎關則得所當死之地矣

李泌度肅宗必不能保已之不殺故急去於五父擅權之日顏魯公不量德宗終不能保已之不傾乃不高舉於盧杞亂治之時夫年踰八十位為太師棲依不去尚何求也若魯公者可不必死矣不必死而竟死之真可惜也

朱子卦變之說漫無根據近於傳會蓋宋熙寧元豐

間有鄭夫者曾著書談易變曰乾一變生復得一陽二變生臨得二陽三變生泰得四陽四變生大壯得八陽五變生夬得十六陽六變生歸妹得三十二陽坤一變生姤得一陰二變生遯得二陰三變生否得四陰四變生觀得八陰五變生剝得十六陰六變生歸妹得三十二陰乾坤錯綜陰陽各三十六乾坤大父母也復姤小父母也歸妹者歸宿之地也一時無人解其旨獨秦珩者知之謂所親曰此天地之秘藏西都邵雍稍知粗迹已能洞達吉凶之變鄭君何敢

東田臯言

入

三

筆之於書必有天譴吾因達是動遭坎軻恐亦不久於世已而鄭與秦俱死此卽焦延壽所謂四千九十六卦者晦庵求其說而不得乃強為卦變之說如此而夫與珩之言至今未有解者

霍光於昌邑未可廢也王吉諫游獵而加禮龔遂梓大奴屬衛士長行法而不禁天資質朴猶可為也在位二十七日而廢觀其言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其所以望於輔臣者切矣斯言也千古之痛也不學無術乏輔弼之良而視如玩物去取



在掌握間後世前卓桓溫之徒以及南北朝五代間紛紛效之光實作俑赤族之禍萌於驟乘宜哉

洪平齋云天機在半夜子之初人事在五更三之後不特爲世間一佳對句而挾精意於象外露生機於畫底已迥然非世間言語矣嘉哉平齋之善言也易曰七日來復蓋自姤卦一陰始生至十一月來復及七爻爲七日之象是因易道之自然究而論之自夏至至冬至凡七月一年之復也自午初至半夜凡七時一日之復也以十二支記之自午日至子日凡七

東田臯言

四

日一月之復也自午歲至子歲凡七歲一紀之復也天道循環卦脉流通合之爲一紀分之爲一歲析之爲一月一日無日不可觀來復無時不可驗生意而七日其定期不可易也周子以靜處測陰陽之根程子以動處觀天地之心邵子以動靜來往之間闕三十六宮之春或自小雪積分或自中孚起卦或謂應鍾當復純體破體本氣餘氣縱橫設施無不可觀大易休咎寓彌綸之道於策筮之中洪範庶徵建皇極之中於兆象之外故在易非中正惕厲不足以得

吉在範非肅又睿哲不足以得福卽天以驗人神道以設教此聖人之書也今諸小道家淺陋無理葬得善地雖殺人巨盜亦可獲福課得美占雖弑父與君亦無大害傷教敗俗莫過於此蓋有不待攻而自破者自不察也愚人固不足責儒者亦酷好之不希蹤於盡性之聖人而一聽於渺茫之術數惑之甚矣賈誼謂司馬季主外龜著而論聖賢楊雄從嚴君平依卜筮而談忠孝如此庶可雪易書洪範之耻

宋王介甫創新法貸本收息得周官救荒之遺意

東田臯言

五



侯城雜誠

天台方孝孺

人孰為重身為重身孰為大學為大天命之全天爵之貴備乎心身不亦重乎不學則夷乎物學則可以守身可以治民可以立教學不亦大乎學者聖人所以助乎天也天設其倫非學莫能教人有恒紀非學莫能序故賢者由學以明不賢者廢學以昏大匠成室材木盈前程度去取沛然不亂者繩墨素定也君子臨事而不眩制變而不擾者非學安能定其心哉

侯城雜誠

學者君子之繩墨也治天下如一室發于心見于事出而不匿煩而不紊不學者其猶盲乎手揣足行物至而莫之應

治人之身不若治其心使人畏威不若使人畏義治身則畏威治心則畏義畏義者於不善不禁而不能為畏威者禁之而不敢為不敢與不能何啻陵谷養身莫先于飲食養心莫要于禮樂人未嘗一日舍飲食何獨禮樂而棄之尊所賤卑所貴失莫甚焉古之仕者及物令之仕者適已及物而恤民樂也適已

而棄民耻也與其貴而耻孰若賤而樂故君子難仕古之治具五政也教也禮也樂也刑罰也今亡其四而存其末欲治功之速古其能乎哉不復古之道而望古之治猶陶瓦而望其成也

三代之化民也周而神後世之禁民也嚴而拙不知其拙也而以古為迂孰迂也哉

化于未萌之謂神止于未為之謂明禁于已著之謂察亂而後制之謂替秦漢之治其替也與不師古而替之師孰謂之非替也

侯城雜誠

古禮之亡也人不知事親之道今喪禮朝夕奠之儀其事生之常禮乎孔子曰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噫行者鮮矣

為子孫者欲其慤不欲其浮欲其循循然不欲其頡頏然循循者善之徒頡頏者惡之符

一年之勞為數十年之利十年之勞為數百年之利者君子為之君子之為利利人小人之為利利己待人而知者非自得也待物而貴者非至貴也不作于心合乎天足乎已及乎人而無容心焉惟君



子哉君子有四貴學貴要慮貴遠信貴篤行貴果好義如飲食畏利如蛇虺居官如居家愛民如愛身者其惟貞惠公平釋書而爲治而政無不習也去位而野處而色未嘗異也是以不才自名而才者莫能及不以道自任而君子推焉世俗之學豈足以窺之乎

學術之微四蠹害之也文姦言穢近事窺伺時勢趨便投隙以貴富爲志此謂利祿之蠹耳剽口術詭色淫辭非聖賢而自立果敢大言以高人而不顧理之

侯城雜誠 入

三

是非是謂務名之蠹鉤攝成說務合上古毀訾先儒以謂莫我及也更爲異義以惑學者是謂訓詁之蠹不知道德之旨雕飾綴緝以爲新奇鉗齒刺舌以爲簡古於世無所加蓋是謂文辭之蠹四者交作而聖人之學亡矣必也本諸身見諸政教可以成物者其惟聖人之學乎去聖道而不循而惟蠹之歸甚哉其惑也

爲政有三曰知體稽古審時缺一焉非政也何謂知體自大臣至胥吏皆有體違之則爲罔先王之治法

詳矣不稽其得失而肆行之則爲野時相遠也事相懸也不審其常而惟古之拘則爲罔惟豪傑之士智周乎人情才達乎事爲故行而不罔不野不固定天下之爭者其惟井田乎弭天下之暴者其惟比閭族黨之法乎有恒分而知恒道奚山亂貧國有四而凶荒不與焉聚斂之臣貴則國貧勲戚任子則國貧上好征伐則國貧賄賂行於下則國貧富國有四而理財不與焉政平刑簡也民樂地闢也上下相親也昭儉而尚德也此富國之本也

侯城雜誠

四

國不患乎無積而患無政家不患乎不富而患無禮政以節民民和則親上而國用足矣禮以正倫倫序得則衆志一家合爲一而不富者未之有也學古而不達當世之事鄙木之士也通乎事變而不本於道術權詐之士也鄙木者不足用權詐者不可用而善悅人及其失也木愈於詐聞以權詐亡國矣未聞鄙木者之債事也故君子尚朴而不尚華與其詐也寧木

仕之道三誠以格君正以持身仁以恤民而不以利



祿撓乎中一存乎利祿則凡所為者皆徇乎人徇人者失其天失天而得人愈貴而猶賤也

柔仁者有後剛暴者難繼仁者陽之屬天之道也生之類也暴者陰之屬地之道也殺之類也好生者祥好殺者殃天行也

為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為本以尊祖睦族為先以勉學修身為教以樹藝蓄牧為常守以節儉行以慈讓足已而濟人習禮而畏法亦可以寡過矣

禮本於人情以制人情泥則拘越則肆折衷焉斯可

侯城雜誠 八

五

已古之庶人祭不及祖漢以下及三世非越也人情所不能已也古過於薄今過於厚則從於厚今過於薄不若古之美則惟古是從禮近於厚雖非古猶古也

三年之喪自中出者非強乎人也因其心之不安莞箠也故枕函寢苦因其心之不甘於肥厚也故啜粟飲水因其不忍佚樂也故居外次不聞樂豈制於禮而不為哉情之不能止也今世之能喪者寡矣飲食居處如平時談笑容服無所更變古之戮民與欲

正天下之俗非始諸此夫安始

君子事親以誠緣情以禮知其無益而偽為之非誠也惑異教而冀冥福者非偽乎聖賢所不言而不合乎道者非禮也化乎異端而奉其教者豈禮也哉事不由禮者

孝子之愛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可以養生者皆盡心焉死欲其傳凡可以昭揚後世者復不敢忽焉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沒而不傳道謂之物其親斯二者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令

侯城雜誠 八

六

聞加乎祖考守職立功以顯號遺乎祖考稱其善屬諸人而後薦譽之俾久而不忘遠而有光今之人不然豐於無費之用而蓄於顯親之禮以忘自誑而不以學自勉不孝莫大焉

國之本臣是也家之本子孫是也忠信禮讓根於性化於習欲其子孫之善而不知教自棄其家也士不可以不知命人之所志無窮而所得有涯者命也使智而可得富貴則孔孟南面矣使德而可以致富遠禍則堯里匡人之厄無從至矣使君子必為人



所尊則賢者無不遇矣命不與人謀也久矣安之故常有餘違之故常不足

處俗而不忤者其和乎其弊也流而無立持身而不撓者其介乎其弊也厲而多過介以植其內和以應乎外斯庶矣乎

非義之利腊毒可喜之事藏悔易悅之人難近萬全之舉多怨君子知其然功苟可成不沮於怨也人果不可近不受其悅也事之適意必思其艱利之可取先慮其患故名立而身完也

侯城雜誠

七

儒者之學其至聖人也其用王道也周公沒而其用不行世主視儒也藝之而已矣嗚呼孰謂文武周公而不若商君乎

人或可以不食也而不可以不學也不食則死死則已不學而生則入于禽獸而不知也與其禽獸也寧死

尚鬼之國多病好利之國多貧禍不可避也利不可求也有心於避禍者禍之所趨嗜利無厭者害必從之故君子信道而安命

人之不幸莫過於自足恒若不足故足自以爲足故不足幾益易盈以其狹而拒也江海之深以其虛而受也虛已者進德之基

政之弊也使天下尚法學之弊也使學者尚文國無善治世無聖賢二者害之也何尤乎人

愛其子而不教猶爲不愛也教而不以善猶爲不教也有善言而不能行雖善無益也故語人以善者非難聞善而不懈者爲難

金玉犀貝非產於一國而聚于一家者以好而聚也

侯城雜誠

八

人誠好善善出於天下皆將爲吾用奚必盡出於已哉智而自用不若聞善而服之懿也才而自爲不若任賢之速也



西原約言

亳州薛煎

由孔子而上至於堯舜由堯舜而上至於伏羲前聖傳之後聖承之伏羲而上其孰傳之邪傳諸天也吾是以知羣聖人者非傳前聖之道也傳天之道也夫聖人者傳天之道以詔下民而已矣

人蘊天之理而不能覺聖人立教使人務學者以明此存此而已後世教者之所教學者之所學舍夫固有之大者從事夫外物之小者古人之學覺人後世

西原約言

一

之學導人於迷也耳矣

聖人人也其能知天命何也知其性斯知天矣

太虛之中一理旁薄寧有二乎幽明人鬼未始不一

斷可識矣上帝曰天吾心亦天也鬼神固曰神吾

心亦神也古之人其知此矣畏天而尊神有為言之

也及世愈衰小人自智其愚妄意神道為茫昧故肆

其惡而無忌憚謂天為弗知而吾心已知矣謂神為

可欺吾心已不可欺矣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民

之聰明即天之聰明也繇是故也億兆至眾天將竭

聰明以伺之不亦勞乎

天人合一云者猶二物也知天人本一則不必言合

言內外合一者亦然

天人之常其本虛也物感神應而變化出焉變者日

新而無窮常者素定而不易

天道無窮其不越於吉凶已天道幽微孰謂其易知

乎順理者吉逆理者凶孰謂其難知乎

性情者道也含性情無道矣養性情者學也含養性

情無學矣人皆有道性情非亡也人皆可學養其性

西原約言

二

情非難知難能也賢智者過焉愚不肖者不及焉心

學於是乎不傳矣

人之生也惟此心為屬已自餘皆外物也舍此而求

其餘難以言智矣古人之所以學者明此心養此心

而已及其至也可以希聖而希天以此見學問之道

是極大事不學則不知此理喪其本心雖王公之貴

晉楚之富抑末矣

無知者知之原也有知之屬皆無知中客感之跡爾

世人以知為大聖人以無知為大



人爲益之大莫如修德然無明師良友以誘掖之則必不知修德之爲益所以修德之方也易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又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易發此義甚衆夫子曰汎愛衆而親仁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後世不務修身故亦不知親賢之爲務君子是以知世俗之日陵夷也

書曰在知人在安民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夫人君之職在安民安民之術在用賢修此二者而大本舉矣

西原約言

三

天下之事合忠信則不成忠信者事之幹也故主忠信

無聲無臭不容有言聖人所不能顯也何思何慮不假有言聖人所不能隱也道體如是明道者莫善於無言溺言語而拘口耳者未足以庶幾此言也

得失之應存乎人得失之本存乎己得自己得失自己失莫非己也求諸己者明求諸人者惑

未發之中先聖相傳之微言也講學而不知此雖其學有大過人者未可與言性命之學也

用賢者用其道也用其道者用其言也故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用賢而不聽其言雖賢人皆聚於朝猶不用賢也

乞墾之事人皆耻之而不爲乞墾之心學者或有之而未察未嘗有其事未足言未嘗有是心則善矣治亂安危皆生於人心善言治道者必以正人心爲本

學問之術多矣歸於復性乎明善明此也窮理窮此也敬者敬此也誠者誠此也知復性之學者天下之

西原約言

四

理舉一以蔽之矣

涵養本原窮理在中矣存久自明心學之要術也學所以養心也務外而累心則俗學之流生害也道雖至近君子必懇切以求之不敢易心視之也聖人之道一言以蔽之無私心而已矣

人能去私意卽與天地無異上蔡曰人誰識真我何者是我理卽是我至哉言乎學者所宜盡心也

天人一理也古今一理也死生一理也不能窮理焉



知其爲一

聖人衆人之同類也由衆人而參天地得道而已矣其得道也必自於聞道其聞道也必自於得師是故古人務求師而亟聞道不聞道者人之大不幸也無師者人之大不祥也或問大人曰大者道而已矣人之知道體道者謂之大人非此而曰大者皆君子之所小也敬而不敢慢與人交之道也默而識之此聖人微言

西原約言

五

擬齋筆語

南陽王鴻儒

陽主笑陰主哭故同人號咷指六二笑指九五也噓嗑震下離上彖曰雷電合而章始以雷電爲一物謂電即雷之光也及觀曆候八月雷始收聲十月亡雷則相去兩月乃知非一物矣雷得電而聲愈震電得雷而光愈燁故曰雷電合而章下武自三后言之也三后在天武王在故曰下武衛武公諸侯也其詩乃見於雅蓋爲王卿士時也

擬齋筆語

一

虞夏雍州貢道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自今日觀之則漕運當由虜中行者千里由是知唐虞北邊疆竟尚遠在河外也

左氏隱三年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按夏四月正麥熟之時故曰取溫之麥若依趙氏謂時月皆改則此當爲夏之二月豈可取麥者乎

周之郊祀亦有迎尸以爲迎后稷之尸也然據禮家說祭山川皆有尸則恐祭天亦有尸也

或問周禮祀天祇地示人鬼之樂何以無商音文公



先生曰五音無一則不成樂非是無商音只是無商調先儒謂商調是殺聲鬼神畏商調

鑿尊陽也在阼儀尊陰也在西堂上以陽為主也縣鼓陽也在西應鼓陰也在東堂下以陰為主也

魏主嗣常密問崔浩曰屬者日食趙代之分朕疾彌年不愈恐一旦不諱此與左氏載日食日暮衛當之者同是日食之災誠有分野

唐德宗命李泌為相曰朕今用卿欲與卿約卿慎勿執仇仇蓋指盧杞也而泌豈如是之人哉然杞幾至

亡國德宗猶始終不忘小人能中君心如此

史彌遠雖非賢相猶置人才簿書賢士大夫姓名以待用今有若人乎宜賢才之日遺也見方虛谷撰呂

千家傳

孔子之謂集大成樂一變為一成尚非大成九成皆畢然後謂之大成

蔡同契曰二月榆落魁臨于卯八月麥生天罡據酉因知天罡即北斗也

說苑曰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

境然則山戎在燕之北疑即今之北虜也文公先生答王子合書曰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便是無話可說也

凝齋筆語

三



方山紀述

武進薛應旂

牛桔于童可服于麻木植于芽可棟于堂必也其始乎

氣者所以運乎天地萬物者也有清則有濁有厚則有薄窮則變變則通故一治一亂非一日之積也

不知幾不足與有行也不知本不足與有用也  
華園徐子與薛子論易於西湖之上薛子曰秦始皇之焚書其肇於伏羲之一畫乎徐子憮然日子之言

方山紀述 八

其有感歟非過也

治天下以得民心為本得民心以散財為先散財以節用為急

君子之籌邊也養士為先禦敵次之勝敵又次之

唐有李晟宋有曹彬其家無金玉之積其受爵不濫

其功是以能令聞長世也

周道微而霸臣興宋論繁而霸儒競霸臣藉强大以

假仁霸儒必抗高奇立異皆勝心之為也

情王仲淹抗志續經天之未喪斯文也惜其籍無傳

焉豈後人誅絕之甚而遂泯之乎

戰國亂矣樂毅之謝燕魯仲連之却帝秦正矣

詞章靡則理蔽訓詰繁則經散是故學至宋而明亦至宋而支也

或問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由乎由天乎曰孟子言之矣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但後世星數之說行而求諸天矣堪輿之說行而求諸地矣獨於人事委焉不亦惑哉

賈誼董仲舒僅相王國漢之所以雜霸也陸贄韓愈

方山紀述 八

不久於朝唐之所以雜夷也

古者諫無官以天下之公議寄之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言之此其所以為盛也

王文恪公嘗言以科目收天下之士以制科收非常之才如此而後天下無遺才矣

天下之事當以天下之心處之元祐熙寧諸人互相

攻擊此宋事之所以日非也

賈誼之經制范仲淹之才畧值漢宋之盛不能更化以成一代之制豈才之不逮哉勢則然也



宋哲宗之世非無范純仁韓忠彥也南渡之時非無李綱趙鼎也其後非無真德秀魏了翁文天祥也如不用何哉

陶靖節之乞食而詠邵康節之微醺而吟非有所自得者能若是乎過此以往孔顏之樂其幾矣

方山紀述

三

經世要談

晉安鄭善夫

元東陽鹿皮子謂秦漢而下說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未善淳熙以來講說尤與洙泗不類嘗自謂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乃獲之牧豎之手其言曰神所知之謂智知天下殊分之謂禮知分之宜之謂義知天地萬物一體之謂仁禮復則和之謂樂國家天下一枳也枳一爾而穰十焉枳有十而一視之其於人則仁也發而視之穰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

經世要談

等刑賞予奪之殊所謂禮也視十為十者禮之異視十為一者仁之同天下萬殊之分視聽言動之宜所操者禮之柄耳鹿皮子却是獨到之學  
防身當若禦一跌則全軍敗沒愛身當若處子一失則萬事瓦裂涉世甚艱畜德宜豫布人以恩而外揚之則棄教人以善而外揚之則仇  
自古刺史鎮臣得自辟其叅軍記室擇其賢者薦之於朝然後大用之此法最美刺史據聲望以辟人凡部下之賢者鮮不就辟故多得人亦鄉舉里選之遺



意也後世科舉之制行詞章之習盛由是人才混者古意落盡矣

君子貴通天下之志疾惡太嚴則傷公明之體

人莫不剛愎自信剛愎自信即是自絕誰敢語以至道凡人有才氣而復虛已下問者實大難得

經世要談

儼山纂錄

上海陸深

本朝輿地前古無比猗與盛哉然有可疑者二事堯舜時以冀州為畿四方皆二千五百里今冀州之北能幾何邪三吳在古不入職方其民皆斷髮文身以與蛟龍雜處若空其地然為最下也今財賦日繁而古之遺跡不異其水不為害者天幸爾萬一涿水不知何以處之區區開築難以言善

儼山纂錄

本朝國初總計天下稅糧共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浙江一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一府二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一百二十萬九千餘浙當天下一九分之一蘇贏於浙以一府視一省天下之最重也松半於蘇蘇一州七縣松才兩縣較蘇之田四分處一則天下之尤重者惟吾松也

本朝國體與前代不同者有三事其一指北虜以為不可一日忘備漢唐故事但驅出境外而已近得戶部移文開稱宣府歲用銀九十二萬五千九百餘兩大同歲用銀九十九萬二千四百六十餘兩遼東歲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用銀三十九萬四千八百七十餘兩延綏歲用糧料五十二萬一千三十六石零寧夏歲用糧料五十三萬四千二百五石草三百九十三萬九千六百餘束甘肅歲用糧料六十九萬七千六百零草五百二十萬三千八百五十四束大約歲費四百餘萬隨時用兵不與焉 今上大工之費遠得工部總計九百餘萬只大木一項四川已用九十萬尚須九十萬可足川之民力可念也

先秦兩漢間書名稱雅曰故者如毛詩故魯故后氏

儼山纂錄

入

二

故翰故杜林蒼頡故曰微者如左氏微鐸氏微張氏微虞卿微曰通者如陸君通白虎通風俗通之類按黃鍾爲萬事根本其要在中氣元聲而已但繫黍候氣之法無授受之真必常有神解妙悟者此禮樂之本也

余往來漕渠未嘗不三致意焉通塞者天幸也使北方無情農有此焉而不恃可也國家詳於講漕而畧於講農豈未之思乎

術家以人生所值年月日時推筭吉凶而必歸重於

日主頗亦有說夫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時皆生於日積日而後成月積月而後成歲故天干最爲重蓋日躔于子宮則謂之子時丑寅之類雖然無日則無時而月與歲皆無從推矣雖小道亦嘗窺測陰陽之際者

嘗聞西域人筭日月食者謂日月與地同大若地體正掩日輪上則月爲之食傳注家謂月蝕爲暗虛所射者予未敢信以爲然



奇子雜言

奇峯楊春芳

顏淵問仁孔子教以非禮勿視聽言動何細密也問為邦孔子教以四代禮樂何宏大也使其任伊周事業恐做不來終是純粹氣質

曾子治世用人理財盡之矣子思治世九經三重盡之矣曾子得其要子思識其全

季氏魯強臣衛出公無道諸侯當冉求仕季氏子路仕衛孔子豈不能止哉其用意亦微矣

奇子雜言

視陽貨好從事而亟失時等語不數句章法句法已備其詞辨其理直亦文足以飾奸者也有才如此而不善川惜哉

孔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又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多以四十為言可占壽不過七十餘故曰甚矣吾衰也

孟子養得浩然之氣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故說大人則藐之豈養其氣哉養其心也故曰養心莫善於寡慾孟子工夫亦精密矣孰謂氣

象之巖巖也

天地間人與物奇數多偶數少本陽數多陰數少也陽主生陰主受故陽多陰少

古之同姓名者多如武王臣南宮适孔門有南宮适鄭行人子羽齊有行人子羽往督學取士校書至閔子馬以馬字誤為學不可不博也

鷹雖鷲悍高飛不加大鵬上能攬大鵬下者氣制之也故曰禽之制在氣良將用兵能鼓三軍直前克敵者豈徒號令嚴明哉亦氣足以帥之耳

奇子雜言

婦人首飾金本貴重又加珠寶亦華美矣復厭常尚下况碾玉多珉石價友貴于金是猶真才不用假者多得銜售也可嘆哉

春秋惡世官愚謂史官不可不世也史不世官班馬復生不過傳聞往代近習一方而已先朝典故尚未核真况求董狐之筆乎

問成今代人才不及宋室何邪曰天地生才有數革除忠節盡矣嗣後振擅權人才銷鑠吉祥又銷鑠之直又銷鑠之瑾又銷鑠之嵩又銷鑠之人才何由盛



邪

弘治間振復古雅如李空同何大復者詩文宗匠不  
選翰館何邪嘉靖間徧訪將材如劉誠意者挺身平  
亂不授闕轍何邪

聖執中儒致中仙守中醫補中其要一也

人生或軀長十尺或力舉百鈞及觀內照一氣呼吸  
云耳生呼吸間死亦呼吸間何其微哉

夫精生氣氣生神故學莫先乎養氣傳曰戰勇氣也  
一鼓作氣彼竭我盈克之故善師者不可不養氣也

奇子雜言

八

三

易曰同氣相求聖人作而萬物覩故善為國者不可  
不養氣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和  
非氣乎孟子養氣之言大有功于聖門

書曰紂有億兆人離心心不聯屬氣不貫通也故有  
元氣焉有神氣焉培元氣仁也振神氣義也

舜臣五人禹稷契後皆王天下皋陶之後封英六楚  
商臣滅之伯益之後封秦呂不韋絕之豈皋陶作官

刑絕人之後伯益焚山澤殄天之物故耶

宋多人才漢唐皆不及者蓋宋之待士其勤恤也重

其黜逐也輕如有慶賞陰子及甥有罪上貶竄鞭朴  
罵辱不及焉此雖垂亡得養士之力也

奇子雜言

八

四



拘虛晤言

四明陳沂

刀劍凶器也而可以禦凶荆棘惡材也而可以防惡何魏臭物也而可以止臭故納叛以治叛豈非善駕馭者之術哉

木之生歲有其尺而高不踰數尋髮之生歲有其寸而長不滿倍尺分定故也故君子無過位之恩焉

狐智不過善疑兔狡不過三窟故三十里之智以欺其生七十二塚以欺其死啖葛飲鳩莫非欺也百世

拘虛晤言

之下又將誰欺乎

火無喻光之燭鑑無過形之照器之所使也故君子盡人之能而已矣

陰結而陽不能入故風暴焉陰襲而陽不能出故雷迅焉陰陽和則風雨時陰陽乖則亢沴積故君子惡

夫否有以哉

薦以松栢而高蟲以驥尾而遠故進身於青雲之上垂名於百世之下非附有道者何以自致哉

巢危者卑居穴處者濕埵物之靈也夫人問吉凶昧

進退而不靈豈若是之異哉弗思耳矣

爵不賤其親富不遺其祀古者忽祿仕稱貨殖夫豈不欲哉惡不由夫道耳

軫非矩不載輪非規不行載象地也行象天也故知圖而動不滯義方而靜不隨

莫利於刃淬礪而後盡其能莫精於鑑刮磨而後盡其明得之者天也為之者人也雖有良知良能尚忘

學問之功哉

麋善角解而不仁於麟定蜩善蛻化而弗靈於龜息

拘虛晤言

故有天下者不貴於變也

鸞卵不毀而鳳凰集駿骨既貴而龍種至故盛世不弃標末之功明主不遺梁稅之材

狂沙成丘而風散則卑聚潦成壑而雨止則涸此赫赫之勢小人所幸卒然之遇鄙夫所利而君子戒一

簣之虧務成章之漸有以哉

山虛而雲生谷虛而泉出有所受也君子虛以受人故能聚天下之善而時出之彼溢者惡足以言

大寒切膚而莫先於耳鼻大暑沾汗而莫甚於腋腕



外凌則多傷內附則多辱

瓜苦于蒂得之初也蔗甘于節得之久也初者性之

真久者養之充君子不損其真不虧其充

世無兵革者不知其恩身無疾痛者不知其福故君

子思不亂之治求無危之安

務輕鮮者則常視爲不足念懸結者則常視爲有餘

傳曰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非有餘不足之故哉

中流之石不損一埃逝水之波不枉一折君子進退

之象也捍之而動逆之而返又何取於中而謂之道

拘虛晤言

八

三

哉

衆烈之寒見于流火腹堅之水萌于始涸微于色發

于聲而未喻者可謂智乎

豐體者多痺修軀者易躓氣之難周力之不逮也故

君子懷自盈之憂耻過人之譽

與人之取則天下無競人取人之舍則天下無棄物

故智者用是以爲術賢者達是以爲理

天數五地數五而五行生焉故五星麗于上五岳奠

於下五方以固民人之有性也秩以五禮叙以五典

人之有形也外以五形內以五臟人之有耳也諧之

以五聲人之有目也宜之以五色人之有口也和之

以五味人之有鼻也襲之以五臭故人得其全而靈

于萬物焉

日月以體圓而行天故輪象焉鳧鷖以趾方而行水

故楫象焉輪設而車不躓楫舉而舟不沉故聖人制

器以尚象君子觀象以達理

引水以漑者不如雨露之滋舉火以炙者不如陽春

之布蓋澤降而氣息陽升而氣和君子貴自然也

拘虛晤言

八

四

止沸以泉不若去薪止病以藥不若去慾薪不去則

沸益至慾不去則病益甚治其末也

佛者曰無言聖人亦曰無言老者曰無爲聖人亦曰

無爲聖人之無言信于無言也佛則與信俱無聖人

之無爲成于無爲也老則與成俱無不信而無言不

成而無爲此棄天下於不治者也

理莫貴於順欲莫貴於逆理順則吉欲順則凶順於

目者荒於色順於耳者淫於言順於口者腐其臟順

於四肢者痺其體凶孰甚焉



涵穢不污夫淵珠湍流不潔夫塗豕故緼袍不能掩  
西子之美鉛朱不能飾燥母之惡君子所自處者可  
不慎其初哉

麝逞香而致嚙龜開靈而被剝故自見者不盡其術  
庸人者不竭其智智竭則敵至術盡則忌成

寸錦之華不若匹練之素一貂之貴不如百狐之溫  
故學耻一善之襲君子貴全體之用

芳鮮陳而必燕臭穢臨而必吐葢美惡之理著而好  
惡之意真也

拘虛晤言

八

五

狸以醉而執猶羨夫醯鷄豨以寐而獲尚啗夫戢翼  
故舉世鮮聞乎獨醒大夢每嗟乎未覺

作之必舍釋氏之法猶貪欲奪與之老氏之術猶儉  
故公而無欲者謂之聖道誦而不正者謂之異端

至味不味而腴至色不色而明至音不音而和至臭  
不臭而馨至迹不迹而顯至思不思而神

繩之直也急而後伸矢之直也疾而後至葢緩則無  
可準之度徐則無可中之力故令謾則易玩法縱則

難守

塚沉於河岸善崩也舟沉於陸河善塞也崩則有可  
防之漸塞則有不測之來君子審其勢安其變而已  
矣鳥以翼而不墜獸以蹄而不躓猿以臂而不顛魚  
以鱗而不沉象以鼻而能飲蟹以螯而能食人全五  
性具百體弗靈于物也不亦艱哉

同亦若是爾

拘虛晤言

八

六



文昌旅語

海鹽王文祿

兩山徐子樞曰秋間予遊張公洞勝槩請悉言之沂陽王子文祿曰山半一竅乘火入穹窿敞豁由達達明如重窰石白如玉其底石板稜層如斧鑿下其上  
有石膏流結為柱為人掌人亦北上一竅由山頂出天光照云兩山子曰山阜厚也曷奇巧如斯謙謙仇子俊卿曰開闢初土石相擁而成山洪流盪激沙土泊去如癰腫既潰惟石窿然獨存仰匡胡子憲仲曰

文昌旅語

花瓣之齊色香之備皆化工之巧沂陽子曰山譬人骨土譬人肉骨中皆空則凡山皆空特無竅可入見其阜厚耳石膏鐘乳不猶骨髓乎

謙謙子曰嘉靖初年漁人于茗溪中網得一石圓大如鵝子內鏗然有聲擊碎之有銅牌一方上刻宣聖二字東沙劉子熠曰其殆前次開闢有此牌渾沌之時灰砂滾而包裹之者乎

少豐顧子熒曰客有自雲中來者云威遠有一男子嘗習飛狀遂飛去不復返陽和有一女子年可十六

七忽化為男此何異也兩山子曰此陰陽失調所致

也男陽道也而能飛陽失節也女陰質也而化男陰氣縱也陽失節故佚而不寧陰氣縱故變而為幻氣化不得其樂理固然耳少豐子曰然則冀北之山圻地震冬月而龍見雷鳴亦陰陽失調之故與兩山子曰山與地皆靜物也理宜貞以安而圻且震焉是陰精不固龍與雷皆動象也冬宜閉以蟄而且鳴焉是陽精不藏陽陰之精不固不藏是發天地之房

文昌旅語

鳳岡趙子黃金謂奇峰楊子春芳曰學貴變化氣質氣質變化甚難奇峰子曰然躁者少容雅者易隨虛者輕諾察者太險詐者多匿怯者能忍躁斯直雅斯親虛斯誕察斯鑿詐斯同怯斯止非學易矯哉



鷄鳴偶記

晉江蘇游

精神欲欲戒于太洩意味欲淡戒于太浮一洩則無餘味一蹶則不復振矣故喜一事不若省一事喜一言不若省一言

天道忌太侈而人情爭有餘夫有餘者天之所損也故量腹而食可無醜毒矣容膝而居可無芥斤矣擇地而蹈可無招蹙矣

無習難知之語無貴難能之行無創難繼之法無求難得之物無示人以難近無責人以難堪

鷄鳴偶記

一

有款詭心便有怨懟心有迫促心便有厭棄心無款詭則無怨懟矣無迫促則無厭棄矣

風光月霽是吾心太虛真境鳥語花陰是吾心無盡生意

無事時常照管此心兢兢然若有事有事時却放下此心坦坦然若無事

學者不可不擇友道誼相詆過失相規畏友也緩急可共死生可托密友也甘言如飴游戲徵逐昵友也

利則相攘患則相傾賊友也學主忠信友先直諒聖人之戒嚴哉

聖賢之言可以鑠于骨書于紳聖賢之行可以染于神薰于識

鷄鳴偶記

二



讀書筆記

吳郡祝允明

歲乙巳允明居憂弗能肆力讀書於事物之理偶有所見隨筆箋記伺就有道而正焉

學貴有常又貴日新日新若異於有常然有常日新之本也

虎狼存父子之仁蜂蟻有君臣之義蟲蓋有時而人退也人之不如蟲也哀夫

讀書筆記

退也人之不如蟲也哀夫

造化無全功人類無全才雨露以生之霜雪以固之日月以照臨之雷霆風氣以鼓舞而調暢之彼固各有功焉耳使求生於霜雪求固於雨露求鼓舞於日月求照臨於雷霆風氣得乎雖謂之廢物可也人之才有詎者有細者有高明者有沉潛者有寬然而廓以紆摯然而歛以密者必欲其令而不頗天下之人皆廢矣聖人者知其然故因其才而成就之斯天地之功也已於戲甚哉聖人之似天地也

見子而欲其孝不思吾父之欲吾孝乎臨下而猛不思吾上之不欲其猛乎觸類而為是思其過也必寡矣

雞司晨犬做夜彼固全其信義之性也若猶未足貴也使雞處無人之地犬遭箠朴之苦若可改矣而不改焉斯尤賦性之堅貞可貴也為人而失其性不失而或改焉者視雞犬為何如

詐人信放人孫非其性然也醜其稱而矯焉爾然苟欲詐放亦何稱之足醜閒官清醜女貞非其情然也

讀書筆記

勢有違而安焉爾然苟欲污淫又何勢之能違故君子之於人取其信取其孫取其清取其貞它無計焉

爾

人之言也其猶鍾乎大扣則大應微扣則微應如不扣而應扣而不應也者人必怪之

視聽持行耳目四肢自然之功也聰明運動耳目四肢自然之效也人惟其自然也是以功不亂而效自著至於心乃不任其自然而擾之欲其虛靈而功效之得也難矣



君子之治心也猶權之稱物也過則損之不及則克之斯平矣然權之取平以人而心取平即以心耳不外之重不內之輕斯吾心之權乎

食物各有性熱者不多手而寒者不墮指也至於人食之則溫寒附於中而證於外不少爽焉是知果行不必為會誓而至信無假於言說

齊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莊光見光武臥不起及其臥也以足加光武之腹二子者高則高矣然君臣之禮可廢乎就使在朋友且不可若是也蓋高

讀書筆記

八

三

而無禮者歟以是為訓吾恐無禮於君者有以藉口也

魏子擊遇田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為禮曰貧賤者驕人耳夫其不禮亦可矣而必曰驕驕果可有者乎此戰國之所謂賢者也

原思貧而子貢病之病之者非也而思何必諄諄然辯之乎孔子謂其克伐之難有以夫

郭巨殺子不孝也邵攸絕類不弟也陳仲子之廉非廉也逆也宗魯之義非義也黨也葉公之黨之直非

直也恃也尾生信矣而信非其所信也倉梧丙讓矣而讓非其所讓也

觀善人者觀已善觀已者觀心

彩色所以養目亦所以病目聲音所以養耳亦所以病耳耳目之視聽所以養心亦所以病心中則養過則病

攫金於市見金而不見人逐獸者趨知獸而不知險况重於金獸者乎

犬見人衣貌之不揚則吠之稍整則亦稍戢蓋彼惟讀書筆記

八

四

知外美之可貴也人之知宜辯於犬矣乃亦惟富貴之敬貧賤之忽而不計其賢否何如是真犬耳

人之履憂患者大較有三上焉者夷險一致略無乖異次焉者激厲固守堅逾平日下則隕穫而已觀人者尤於是乎易見焉

為文作字初無意於必佳乃佳凡事皆然不但文字也

心者體之君也得喪安危之主也聞以一人治四海未聞以四體而役一心也人之以四體而役一心蓋



惑於大小繁寡之形耳然不惑於軍民之大小繁寡而獨惑於心體則習之罪也故知者皆習

奉親孝事君忠處長孫出言信臨財廉茲非所謂仁知賢人矣乎人之聞仁知賢人之名則惕然敬慕而不知親也君也長也言也財也隨其敬慕而在耳不能孝焉忠焉孫焉信焉廉焉而徒慕仁知賢人之名是束其足而羨趨者之前也不亦戾乎

大道之世無忠臣無孝子無君子善人其無忠臣也非無忠也夫人而莫非忠臣也其無孝子也非無孝也夫人而莫非君子善人也其無君子善人也非無善也

讀書筆記

八

五

高不虛也卑不污也明而無耀也闇而無昧也張乎其博而非空也斂乎其約而非隘也不偏焉不倚焉其中也而莫過莫不及也心之木體蓋如此

弦被木而音聲發絲附織而文章顯學焉未用而責其功能之茂者不可哉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這惑有終身不解者子言四十不惑自量到此際

愛惡心庶幾冰解凍釋耳



汲古叢語

長水陸樹聲

嘉靖丙寅春余備員南雍甫至嬰疾屬假息餘陰稍親載籍有得輒創記以備遺忘曰汲古叢語者僅若干言夫見聞易局名理難窮即言境之可循豈智綆之能測矧余淺昧率意揣摩求譬之蠡管億量高深竊與有一得云爾

天動為圓其數奇奇以圓行故天一生水而三生木圓者徑一而周三地靜為方其數偶偶以方止故地

汲古叢語

八

二生火而四生金方者徑一而匝四蓋天之法所謂申圓之周而為句展方之匝而為股然則所謂方圓者非天地之定形也奇耦之數陰陽之義也

分至啟閉順四時而成八節也以其得陰陽之中謂之分以其常寒暑之極謂之至以其生長謂之啟以其收藏謂之閉然則四孟啟閉者陰陽闔闢之初二至二分者陰陽老少之變也

易之為字從日從月日陽而月陰陰陽之義配日月也故日中一畫為奇月中二畫為偶奇者為陽陽上

乾偶者為陰陰主坤乾坤交而六子生故易者陰陽交易之義也

風不離空故搖空而得風水不離地故掘地而出水然形動而風隨者則因有以顯無氣壅而成水者則自無而生有

生生化化形形色色其森然可見者故曰顯諸仁而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莫測其所以然者故曰藏諸用離內陰陰主實故目視色色有形者也坎內陽陽主虛故耳聽聲聲無形者也

汲古叢語

八

二

虛器應聲實之則黝然矣虛室生白室之則黝然矣故曰當其無有器之用心者神明之舍應之主宰也可不虛乎

動靜者相待而有者也一動一靜之間機相乘者也故舉步者舉左則止右舉右則止左動根于所止也觀此可以知動靜之不相離矣

處順境者往往逐物逐物則我隨境遷處逆境者往往執我執我則境為我碍惟內無我而外忘物則順逆境來處之一也是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



墜肢體槁木其形者此虛以養形也反息循空練氣入微者此虛以養氣也黜聰明美靈根者此虛以養神也其有出於吾儒勿忘勿助無思無爲之外者乎凡物以適爲得以足爲至故居約思泰得少爲足而履高危者多懼處豐亨者多憂當盈滿者招損物盛則衰陽壯則老是故樂生于不足而憂生于有餘也窮通得喪遇之者猶寒暑旦暮之敘也而喜朝惡夕去寒卽溫者又人情之常也然則翟公之客何妨于去就而屑屑焉書門以絕之也不已置氷炭於胸中

汲古叢語

入

三

乎

大鵬尺鷃不同者形也而其分各適也故均謂之道逢山毫彭殤不同者質也而其性各足也故均之爲

齊物

寓無辨於塞翁之馬蕉中之鹿則得失可以齊視遊無間如莊生之蝶濠上之魚則身世可以兩忘

忘物易忘已難忘世易與世相忘難未能忘已者忘物之未盡也未能與世相忘者忘已之未盡也跡雖忘世而不忘乎名者未能忘已者也未能忘已而世

與我相忘乎是故四皓不如邵平郭林宗不如申屠蟠乾之初九潛龍勿用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處方寸於中身者謂之心而不知潛天地備萬物者皆心也是天地萬物者此心之現量也大其心則宇宙在吾度內故曰身在水中如水一漚身者心所現量之一物也

鷲欲啄則偃絲鷹欲捕則弭角藏殺機也然絲與角者其廉隅也中有欲則廉隅不張故曰廉生成

蟻貫行而不失叙鵲能決起而不戀羣君子進則蟻

汲古叢語

入

四

行退則鵲起進以禮禮主遜退以義義主斷君子難進而易退也

事有大小心無大小故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取與之以天下弗顧一也非其有而取之與禦人而得之者類也故曰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矣

陽仰而山爲伸雷與火奮而上者也故雷火爲豐陰悅而人爲誦澤與水瀆而下者也故澤水爲困豐亨困窮之義其像此乎然困言貞亨而豐戒日中達於



此義者可以處豐與困矣

乾之九二非君位也而曰君德九五君位也不曰君位而曰位乎天德舜之玄德君德也受堯之禪則位乎天德矣故假稷如艸若將終身而德未嘗儉於位也貴為天子若固有之而位未嘗儉于德也故曰有天下而不與  
艮者止也曰時止時行則行者時乎止而止止也時乎行而行亦止也止也者各止其所也故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汲古叢語 八

五

乾之潛不必其在下也亦有在上位而當潛之勿用者亢不必其在上也亦有下位而當亢之有悔者何也六爻者虛位也而理實也理實而用虛故爻者效也擬議以為用者也變而通之其存乎人  
四德具為乾是故元始而亨通利遂而貞成其成也物各自成而造化不居其功易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始者元也亨者美也利者利也不言所利則貞也故曰大矣哉  
元者一也天得一以職覆乎上而稱乾元地得一以

職載乎下而稱坤元人君者代天地而理民物羣萬民而首出者也故曰元首而職在體元

禮之日趨於偽也煩文繁節聲折以為恭擊曲以為敬而非由中出也飾外而遺其中焉警之以機發木偶體具而其中枵然無人理也故曰有無體之禮

柳子厚於八司馬中可謂至巧者矣作乞巧文巧非不足也晚來作愚溪對以愚自命豈真愚者哉然以子厚之巧而昧於進退從違之義孰謂子厚非愚也劉伶酒德頌達矣東坡以為尚未忘于形骸也達者

汲古叢語 八

六

固如是乎然東坡作四菩薩記既捨矣而尤諄諄焉戒人之取而去也豈真捨耶  
萬物歸藏於陰而為冬冬者終也發生於陽而胎于子子者孳也生物之所始也故諧音於子而為始名以為實之賓然有因名勝而損其實者故曰名者實之累也能以顯性之用然有因多能而苦其性者故曰能者性之賊也  
晦其明而用光潛其神而任形歸其性以御情知此者可久視可長生



水可以喻氣火可以喻性水遇坎則流入虛則盈者氣之充塞也火因質以用其光其光相續而其體不分者性之各足也故煉氣者取義于河車而釋氏見性以燈喻傳心

汲古叢語

七

病榻寤言

雲間陸樹聲

余卧病榻間冥心攝息或瞥然起念意有所得欲言瞬瞬時復假寐頃焉得寤蹶然起坐憑几捉筆造次疾書雖語無倫次其於生死之故養生之旨間亦億中存之以自觀省曰寤言者以其得之寤寐

壬辰秋余卧病兩月一切世慮芒無繁累追思此身未生之前與此生已盡之後何者為我乃知是身非實一聚之形氣至則生氣返歸空生理無常而一空

病榻寤言

常狂故曰生者死之根必至之期達生知命者委順以待之耳先儒曰透得名利關方是小休歇余曰透得生死關此是大休歇

昔人有言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夫人之生也自少而得壯自壯而得老其得也以時至而得也然至壯則失少矣至老則失壯矣其失也以順而失也故鳥之逆風也魚之逆流也皆逆也陰陽家之沙水取逆者迎生氣也易乾下坤上之為泰外坎內離之為既濟養生家之取坎填離返老復丁者皆取逆也易曰



生生之謂易又曰易逆數也陽上陰下而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先於陽正不測之神也

人之有生也則有生計自一歲至十歲以上為身計二十至三十以上為家計三十至四十以上為子孫計五十至六十以上為老計六十至七十以上為死計中間營營擾擾或追憶其既往逆料其將來外則苦其身以事勞瘁內則苦其心以密思應用以為周身之防善後之策者總之曰勞生然或計未周而生先盡慮未及而形難爾譬之夸父逐日務奔驚而不

病榻寤言



二

止臧穀求羊多岐路而終亡

死者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定於稟氣受形之初不以貴賤愛惡有所增損故曰賢愚同盡然而顏跖之辨大椿之於朝菌玉石俱焚薰蕕同臭而其辨不可紊也故有死而不朽沒世而名無稱與草木同腐者非所論於生死之同也故曰至人以萬世為箕裘蟬蛻以且暮為大年蟻蝶以堯天為一世

夫生人之初陰陽和會絪縕凝結資血氣以為榮衛故血陰而氣陽陽旺乃生陰血方其少壯則氣盛而

血華及其老也氣餒而血衰髮白膚皺是其徵也加以五欲交攻二火焚和語云燥萬物者莫燥乎火膏油所以繼火於無窮人常暮齒則壯膏既盡衰燼漸微譬之春楊條枝柔可縮結至秋枯瘁脆若拉朽木液竭而生理盡矣故養生者以惜精氣為本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也而大戒存焉故有以肥甘為醜毒衽席為畏途者戒於所易溺也砒霜之於甘露也美惡不同用之而生死立異然謂甘露可以殺人砒霜亦能活命夫旨酒美色沉湎荒淫以伐命戕生

病榻寤言



三

此非以甘露殺人者乎良藥苦口而利於衛生忠言逆耳而藉以寡過此非以砒霜活命者乎故曰甚美者惡亦稱美好者滿往亡之尤物世知惡之為惡矣抑有察於美之果得為美乎

倪文節公云貧賤之人一無所有及臨命終時脫一厭字富貴之人無所不有及臨命終時帶一戀字夫脫一厭字如釋重負帶一戀字如擔枷鎖又曰富貴貧賤所處不同至三者緊要處則一曰老病死以愚觀之則富貴之於斯三者反不若貧賤者之無係累



也向子平曰我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生不如死耳然就是以觀則生不如死亦可知矣

緩步可以當車晚食可以當肉史記顏閭之言也論曰謂顏氏之子可謂巧於處貧漢楊玉孫遺命羸瘠其言曰死者終身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返其真也又曰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焉用久即其言似非中道然亦不可謂巧於處生死者乎

唐裴炎之序程程也曰與之酒兼與之屐醉酒穿屐病搨瘵言

八

四

則捨而刺血隨所問而得否則寧死合血不與夫身死矣而猶慚於血獸之愚若此人靈於物而其愚有類是者今夫財色名利之滿人也其若猩猩之於酒乎爵賞祿位之羈人也其若猩猩之於履乎饕餮致禍重利忘身之死而無悔者其猩猩寧死合血乎乾之內一陽交于坤而為坎坎為水坤之內一陽交于乾而為離離為火乾坤交而為水火水火凝合而生人坎離者天地之用故人之受形於天地也先天之氣具水火而後天之養生也不能一日無水火南

離而北坎心居上而腎居下心腎交為水火既濟故

曰水火合則生水火離則病水火絕則死

紀昌學飛衛之射視小如大視微知著不易事物而物為我轉造父學秦豆氏之御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得之于手而應之于心孔周挾舍光之劍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有所觸也經物而物不覺學道者之于養生也隍肢體黜聰明存其精于何思何慮若存若亡之間冲兮若虛神妙合而入無間亦若此若三子者之習于技不若而得之神解則一是亦可謂技而進于道矣

病搨瘵言

八

五

神依形則生神離形則死故形骸者神之宅舍形骸屬陰而元神屬陽陰以實為質陽以虛為用心者虛靈之府神明之舍心定則神凝心虛則神守玉皇印經解云皆在心內運黃庭晝夜存之得長生黃言中庭言虛故養生家有曰心死則神活曰心死者則虛之謂也又曰未死而學死當生而無生日無生者學死而忘生之謂也如曰忘氣以養形忘形以養神矣而又曰忘神以養虛蓋虛之所藏者深矣



天養生者視身為太重則憂患易入而憂患因以傷生吾故曰養生者戒于傷生也而世有以養傷生者矣老子曰我有大患惟我有身我若無身我則何患山谷老曰衆生身同大虛煩惱何處安脚夫既身同太虛而視身若無則憂患不能入是能齊生死而處之一矣故曰夭壽不貳然又曰脩身以俟則又非漫然無當而虛生浪死者矣此正先儒所謂養則付命于天道則貴成于已養生者所宜體此

楊朱之友季梁有疾其子三致醫其一矯氏之醫曰

病攝瘡言 六

病在有生之後欲攻其漸季梁曰衆醫也其一俞氏之醫曰病在未生之前其甚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其一為盧氏之醫曰病出于稟生未形之先齊生死而一之也季梁曰神醫也遺之而疾瘳夫季梁之疾三致醫而疾瘳余也齊居三月內達于生死而疾自愈若季梁則猶有外之心也

清暑筆談

九山陸樹聲

余衰老退休端居謝客屬長夏掩關獨坐日與筆硯為伍因憶曩初見聞積習老病廢忘間存一二偶與意會捉筆成言時一展開如對客譚噱以代抵掌命之曰清暑筆談願語多直雜旨涉清訛聊資臆說以備耗忘觀者當不以立言求備時庚辰夏仲也

有天地斯有山川自一氣初分而言則曰融結氣之清暑筆談

成形則曰流峙形區性別則曰動靜水陰也融而流動者其陽乎山陽也凝結而靜峙者其陰乎故知陰陽互為體用

乾坤天地之體坎離天地之用體交也而為用故乾得坤之一陰而為坎坤得乾之一陽而為離坎陰也陰中有陽離陽也陽中有陰其在人身心為離而離中有真水腎為坎而坎中有真火故心腎交水火濟謂之母子胎養丹經以硃砂煅出水銀硃砂屬離水銀為真水以水銀煉成靈砂水銀屬坎靈砂為真火



水火升降養成內丹

陰陽之氣專則不能生化如天地交而為泰山澤通而為咸水火合而為濟蓋交則為用故或以陰求陽或以陽求陰或陽感而陰應或陰合而從陽龍陽也然為陽中之陰故龍之與雲陽召陰也虎陰也然為陰中之陽故虎之生風陰召陽也

人之生也分一氣以為形賦一理以為性自夫岐形體者以為異而不知性無分別也譬之境交萬燭而光影難分海會百川而水體無二

清暑筆談

二

其聚也其散也變化也氣之客形也所以主宰之者不變也是故方其聚也以為有也然自無而有則有者未始不無方其散也疑於無也然因有故無則無者未始不有

卯者胃也陽氣冒地而出建二月卦則自泰而之大壯外卦坤變為震月令雷始發聲蟄蟲啟戶故曰卯為天門

心去腎八寸四分天去地八萬四千里人自子至巳則腎生氣自午至亥則心生血陽生于而地氣上升

至巳而亢陰生午而天氣下降至亥而極人身肖天地也

寒暑天地間一大氣萬物所同有也而人於其間起欣厭避就不知人之一心方與物交欲惡起而攻之如焦火凝冰惱安樂性此之謂內寒暑

此身為衆苦所集有間大熱向何處避者曰向鑊湯裏避何以故曰衆苦所不到

暑中常默坐澄心閉目作水觀久之覺肌髮洒洒几格間似有爽氣須臾觸事前境頓失故知一切境惟

清暑筆談

三

心造真不妄語

廣野中揚酸望之如波濤奔馬及海中盛氣為樓臺人物之狀此皆天地之氣細縹濛濛回薄變幻何往不有故知萬象者一聚之氣兩間之幻有也

人與萬物孰大物萬而人處一焉則物大然道生萬物萬物之道脩於人備萬物者之謂大大於道則物不足言矣是故至人能細萬物

東坡云凡草木之生皆於平且昧爽之際其在人者夜氣清明正生機所發惟物感之牛羊且書之牯亡



則存焉者寡朱子曰平日之氣便是旦晝做工夫的  
樣子當常在此心如老氏云早復

張則必翕強則必弱與則必廢與則必奪此物理之  
自然是謂微明微明者微密而明著理昭然可考見  
也蓋老氏處恬淡無爲不爲物先方衆人紛拏攫攘  
在靜地中早見以待物之必至者若此或作權智解  
者謂管商之術所自出

聖人忘已靡所不已夫惟無我而後能兼天下以爲  
我故自私自利從軀殼上起念者有我也至大至公

清暑筆談

八

四

會人物於一身者無我也聖人盡已之性盡人物之  
性以贊化育而參天地是兼天地萬物而爲我矣故  
曰成性成身以其無我而成真我

明鏡止水喻心體也然常明常照常應常止依體有  
用用不乖體故曰體智寂寂照用如如若曰觸事生  
心依無息念則是隨塵動靜非具足體

余無字學兼不好書間有挾卷軸索余書者逡巡引  
避然遇佳紙筆入手輒弄書數字書後或棄去獨喜  
購什紙筆或謂善書者不擇筆帑余曰此謂無可無

不可者耳下此惟務其可者

士貴博洽然必閒見廣考據精不然則乖誤龐雜爲  
後人抨擊之地如歐陽公好集古而黃長睿以爲攷  
校非其所長然長睿自任考校精密矣而樓玫瑰猶  
摘其中可疑者謂尚多舛訛

捶粉箋雜色者僅華美然粉疎則澁筆滑則不能燥  
墨藏久則粉淪而墨脫不便收摺摺久銜裂近稍用  
紫白純淨者夫物古質而今媚近來俗好多媚惟所  
用練素稍還古質故余詩云餘情寄練素反朴還其  
淳

清暑筆談

八

五

余不善書自委無字性然亦豈可盡責之性此近於  
不修人事而委命者晚年知慕入法然衰老指腕多  
強復懶放不能抑首臨池每屈意摹倣拙態故在乃  
知秉燭不逮畫游歐陽公云晚知書畫真有益却悔  
歲月來無多

製筆者擇毫精麤與膠束緊慢皆中度則鋒全而筆  
健近來作者鹵莽筆既濫劣惟巧於安名以斷售一  
種毫過圓熟者不能運墨用之則鋒散而墨漲以供



學人作義易敗而售速子性拙書用筆不求脩然馬無良御益窘躓矣

國初吳興筆工陸文寶醞藉喜交名士楊鐵老為著穎命託以秦中書令制官復自注中書令秦無此官前輩臨文審於用事若此

墨以陳為貴余所蓄二墨形製古雅當是佳品獨余不善書未經磨試然余惟不善書也故墨能久存昔東坡謂呂行甫好藏墨而不能書則時磨墨汁小啜之余無啜墨之量惟手摩香澤足一賞也

清暑筆談

六

士大夫胷中無三斗墨何以運管城然恐蘊釀宿陳出之無光澤耳如書畫家不善使墨謂之墨癡硯材惟堅潤者良堅則緻密潤則瑩細而墨磨不滯易於發墨故曰堅潤為德發墨為材或者指石理芒澁墨易磨者為發墨此材不勝德耳用之損筆蔡忠惠題沙隨程氏歛硯曰玉質純蒼理緻精鋒鋒都盡墨無聲此正謂石理堅潤鋒銳盡而墨無聲矣安能損筆而坡仙乃謂硯發墨者必損筆此不知何謂

端硯以下巖石紫色者為上其貴重不在眼或謂眼為石之病然石理堅潤而具活眼者固自佳若必以有眼為端則有飾焉眼於凡石者西施捧心而顰病處成妍東家姬無其貌而效顰焉者也

凡香品皆產自南方南離位離主火火為土母火盛則土得養故沉水梅檀薰陸之類多產自嶺南海表土氣所鍾也內經云香氣湊脾火陽也故氣芬烈龍涎於香品中最貴重出大食國西海海中雲氣罩覆其下則龍蟠洋中大石臥而吐涎飄浮水面為太

清暑筆談

七

陽所燥凝結而堅若浮石而輕用以和衆香焚之能聚烟煙縷不散蓋龍能興雲亦屬氣樓臺之例也犀角以栗紋麤細辨貴賤貴者為通天犀色理瑩徹一種半黑白者為班犀或謂通天者乃其病相傳犀飲濁水不欲照見其角每蛻角則指土埋之惡其病已也然則物之有美者又孰知其非病也耶琴材以輕鬆脆滑謂之四善取桐木多年者木性都盡液理枯勁則聲易發而清越凡木皆本實而枝幹虛惟桐木枝幹堅實用以製琴或謂琴木取枯朽



勝指者此不可不曉

鍾子期死伯牙絕絃不鼓傷世無知音也然使其音而猶之人則以諧衆耳可也奚子期也如其為至音歟則知者宜寡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貴即世不我知安知後世無子期者而絕絃寢音以自傷是何其恃人者重自任者輕而果於待世之薄也

余不蓄琴客有為余解嘲者曰昔陶靖節蓄無絃琴今君弁琴不蓄視靖節又進一解矣余曰雖然此近於貧漢自傳王夷甫口不言阿堵物耳

清暑筆談

八

八

陶元亮畜無絃琴曰既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雖然得精而遺其粗無事于音則音與形可兩忘也然尚有琴者在

歐陽公論琴帖自叙夷陵令時得一琴常琴也及作舍人學士再得琴後一琴雷琴也官愈昌琴愈佳然在夷陵得佳山水耳目清曠意甚適自為舍人學士日奔走塵紛聒聲利無復清思乃知在人不在器苟意所自適無絃可也

遺喧入靜者以瓢因風動棄瓢以絕聽不知耳塵雖

淨心塵未盡蓋六用為壘若從耳根返源則何所往而非靜故曰風幡非動由心動故

右軍蘭亭在僧辨才處唐太宗令蕭翼以百計得之從葬昭陵夫太宗以天下與其子而蘭亭則未之與其靳惜若此後人論蘭亭者往往從摹刻中校量故曰蘭亭如聚訟昔嘗為之說曰後世而有王右軍則蘭亭之後出者必勝後世如無王右軍則蘭亭當求初本不見初本正是不必論蘭亭也

清暑筆談

八

九

醜已失本然之味夫五味主淡淡則味真昔人偶斷散羞食淡飯者曰今日方知真味向來幾為舌本所瞞

東坡於資善堂食河鮑味美曰直得一死而梅聖俞以為甚美惡亦稱凡世間尤物之可以溺性迷心至伐命沈生者就其初執不以為至美耶

東坡偕子由齊安道中就市食胡餅糲甚東坡連盡數餅顧子由曰尚須口耶客有以仕宦連蹇罷歸不自釋者余慰之曰凡仕宦所歷如飲食精麗美惡忽



然過口至於果腹同歸一飽何暇追計客謂此東坡齊安道中未發之意

東坡在海南食蠔而美貽書叔黨曰無令中朝士大夫知恐爭謀南徙以分此味使士大夫而樂南徙則忌公者不令公此行矣或謂東坡此言以賢君子望人

蓼虫之食苦也蝓蟻之轉丸也而天下之甘與芳臭可廢矣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不知非美之爲美也何也以美惡無常是也

清暑筆談

十

隆慶己巳余被召北入滯疾淮上疏再上乞休未得報移舟泊瓜步暉下會天氣乍暄運艘大集河流淤濁每旦舟子棹江濤中汲中冷泉一日舟觸罌破索他器承餘瀝以候淪茗聞金山僧飲食盥漱皆取給於此此何異秦割十五城易趙璧而荆山之人用以拒鵲

晨起取井水新汲者傳淨器中熟數沸徐澆徐澆以意下之謂之真一飲于蓋天一生水人夜氣生于子平旦穀氣未受胃藏冲虛服之能蠲宿滯淡滲以滋

化源

財不足言矣多蓄珍玩未免落富貴相一種嗜好法書各盡至竭資力以事收蓄亦是通人一癖是着清淨中貪癡

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重媿而輕死義士重信而輕身其段干木鮑焦田光之謂乎

歐陽公之切于釋位歸田也至欲以得罪去東坡謂在他人或苟以藉口若公者發於至情如飢者之不忘食以是知士非求進之難而乞身之難也

清暑筆談

十一

嘉靖壬子余自史官請假回中途聞先資政喪持服滿三載又再踰年就家起南司業甫及期移疾歸自是無意復出壬申內召承乏禮書距壬子離國門者二十年餘矣乍到入覲

闕庭頭目眩暈拜起蹒跚幾不成禮東坡云久居山林乍入朝市覺舉動周章信其言不爽

士大夫逢時遇合跬步以至公卿非難而歸田爲難此東坡有激之言至謂歷官一任無官謗擇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漱濯已



足樂矣此非親履其境意適於中者不能道

士大夫處世聲名重者則責望亦重若虛名一勝恐

不能收實用如真西山負一世重名及其人朝前譽

小減故前輩云聲名自是一項事業自是一項江南

地土薄士大夫只做得一項

攫金於市者見金而不見人剖身藏珠者愛珠而忘

自愛與夫決性命以饗富貴縱嗜欲以戕生者何異

臨海金一所賁亨偃居應容庵大猷二人以道義相

友善金既謝事家居應復起用請金言別金曰君此

清暑筆談

八

十二

出他日回來要將一照樣應容菴還我兩人竟保晚

節昔王嘉叟與王龜齡別曰吾輩會合不可常惟常

留面目異時可復相見龜齡每誦其言

士大夫出處遇合得失皆有定數然得失止于生前

而是非常在身後蓋身名之得失關一時之亨否而

公論之是非係于載之勸懲故曰得失一時榮辱千

載

高子業詩云衆女競閨中獨退反成怒夫爭妍取忌

有之也而獨退成怒者豈不以衆邪醜正世忌大潔

耶故楊誠齋有云聲利之場輕就者固不為世所恕

蔡定夫是也不輕就者亦不為世所恕朱元晦是也

昭德晁氏世多賢者自蔡京專國晁氏子姓皆安於

外官唐質肅子嘉問紹聖初至京師謁時相見一人

朱衣象笏為典客所拒匍匐從門間下入歎曰士大

夫汨喪廉耻一至此乎拂衣徑去蓋家世熏蒸習熟

見聞故能自立若此

碁罷局而人換世黃梁熟而了生平此借以喻世幻

浮促以警夫溺情世累營營焉不知止者推是可以

清暑筆談

八

十三

盡達生之旨

賈太傅年二十而為大中大夫楊太尉五十而應州

郡辟馮唐白首而袴穿郎署董賢年未二十而為三

公馮元常平生取錢多官愈進虛懷慎貴為卿相而

終於處貧修短貧富窮達其有定命若此

任安灌夫世之置論者或眇小其人也然觀其處衛

大將軍魏其丞相於死生隆替之間終始不二後世

稱士大夫者往往規勢以分燥濕順時而為向背處

一人之身而變態不常如翻覆手者其視二人何如



仕局中脂韋迎合工巧佞以希媚于時者一似優人  
登場作劇憂喜悲笑曲盡情態以取人意然不過一  
餉間俱成空矣

玉韞璞而輝珠處淵而媚世爭寶之三上而別足暗  
投而按劍忽於自售也

陸士衡豪士賦云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  
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石季倫金谷  
澗詩序云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二人者攷  
其終所及祇自道也

清暑筆談

八

十四

世之言者曰君相不言命又曰君相造命此言君相  
處時位之得爲凡事幾得失治忽理亂當責成於已  
不可諉命于天非若制於時位者之可以言命也若  
曰威福予奪自恣而吾能陶鑄人以是爲造命而肆  
然物上則謬解矣  
失生於得者也辱生於寵者也故得爲失先寵爲辱  
先惟能以未得爲失則失不足患矣以遺寵待辱則  
辱不能驚矣故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以得委時何  
寵之有以順處失何辱之有

元次由作丐論自叙遊長安中與丐者爲友或以友  
句爲天下者然而世有丐顏色於人丐名位於人丐  
權家以售邪妄以容媚惑者此之不羞而羞與丐者  
爲伍郭忠恕自放於酒出則從傭丐飲街肆中或詆  
其不倫者曰吾觀今公卿大夫中多此輩也

富者怨之府貴者危之機此爲富貴而處之不以其  
道者言之也乃若處榮利而不專履盛滿而知止持  
盈守謙何怨府危機之有

清暑筆談

八

十五

異同如韓范富諸公上殿相爭如虎此異同也然體  
國忘私同歸于是異處未嘗不同乃若外示苟同內  
懷猜異甚則設謬敬以爲容悅假深情以伏駭機快  
意已私不恤國是以是爲同非國家之利也  
祿位者勢分也官守者職分也勢分爲儻來由乎人  
者也職分有專責由乎己者也故士大夫之視勢分  
也宜假其視職分也宜真乃若大行不加窮居不損  
此則所謂貴于己者性分是也  
孟子云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老氏曰吾有大患



為吾有身老氏之所謂身者四肢六骸舉體而言之也孟子之所謂身者四端萬善即性而言之也故曰人于萬類中如海一漚發言體也曰此心不與萬物同盡者言性也在釋氏則有報身法身之謂

李翱復性篇主排佛也而間用其言王世之廢莊論以反莊也而多襲其語此文章家之操戈入室者

暇日過僧寺入淨室見僧掃地次曰淨室何須着掃僧拈起帚柄進前曰土上加灰余曰棒不着便好與二十帚柄去

清暑筆談 入

十六

昔人以理髮搔背剔耳刺噴為四暢此小安樂法余所服二丹曰燕津納息為小還丹澄心寂照為夜氣丹既無火候又免抽添久之著效

宰相元氣也臺諫藥石也調和變理輔元氣也繩愆弼違備藥石也元氣之養貴平藥石之用貴明故人君者託心膂於宰相而寄耳目於臺諫心膂欲其平耳目欲其明也

堯舜之與賢也禹湯之傳子也論者謂堯舜不私其子然使啓非賢而太甲不遷善則禹湯有不得私其

子者故南巢之放禹不得而有夏矣牧野之伐湯不得而有商矣以是知堯舜之善愛其子

禪家曰絕學玄門曰絕聖此為已學而絕學既聖而絕聖向建立處掃除離絕名相能所皆空者言之非未嘗學也而可言絕學未至聖也而可言絕聖儒者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使其未嘗學也何所損哉

釋氏之輪迴不特生死輪迴凡念頭起滅即是輪迴如前念滅而引後知後念生而續前滅種種取捨無非是相故一念之起生之類也一念之滅死之類也

清暑筆談 入

十七

於中解脫是了日用中小生死

玄關牝戶此言陰陽往來關闢之機交合綿續根柢出入是謂天地之根或以口鼻心腎為玄牝者是涉形相何以云若存也故董思靖曰神氣之要會曹道冲以為玄者杳冥而藏神牝者冲和而藏氣俞玉吾謂坎離兩穴妙合二土混融神氣不落名相者斯近是矣

寺利中地獄變相具刀林沸鑊極陰慘之狀使觀者悔惡遠罪然必在當人起念處懺除而愚惑者謂生



前一切罪業沒則可假借懺除是使爲惡者得造業於生前所免于身後所以爲釋罪之因而恃以無恐昔方蛟峰有云或問錢湯地獄中何以無和尚曰若使閻羅有罪亦要和尙懺除

無雲之月有目者所快觀也而盜賊所忌花鳥之玩以娛人也而感時惜別者因之墮淚驚心故或見境以生情或緣情而起境

文章功業之士於世願已足則往往求暇餌以希慕長生然于世法中取數已多恐造物者所靳惟以嗇

清暑筆談

八

十八

處泰廉取而薄享以迓續其餘可也昔白香山忠州別駕命下明日而丹竈敗蓋世間法與出世間法不兩立若此

處治安之世而戒以危亡履盛滿之勢而戒以知止當嗜慾之熾而戒以節慾則諱惡其言而不之信及其亂亡禍敗追思其言則無及矣是故早見而戒木然者之謂豫

人不能以勝天力不可以制命故壽夭通塞豐約自其墮地之初大分已定如鉗鬯釜盎各有分量非人

所能置力增損君子惟慎德修業以聽其自至若曰我命在天於人事于不修則又非修身俟之之謂也故曰君子不以在我者爲命而以不在我者爲命

書畫自得法後至造微入妙超出筆墨形似之外意與神遇不可致思非心手所能形容處此正化不可爲如禪家向上轉身一路故書稱墨禪而畫列神品觀舞劍而得神間江聲而悟筆法此出于積習之久一觸則詣神境如參禪已至境界一喝得悟者譬之人當闕而立一喝則掉臂而過矣靈雲之于桃花香

清暑筆談

八

十九

巖之于擊竹其得悟皆此類若據以求悟是守枯荖而索舟劍也

近來一種講學者高談玄論究其歸宿茫無據依大都臆度之路熟實地之理疎只于知崇上尋求而不知從禮卑處體究徒令人凌躡高遠長浮虛之習是所謂履平地而說相輪處井幹而譚海若者也

陽明致良知之說病世儒爲程朱之學者支離語言故直截指出本體而傳其說者往往詳于講良知而於致處則略坐入虛談名理界中如禪家以無言遣



言正欲掃除前人窠臼而後來學人復向無言中作窠臼也

孔子曰隱居求志孟子曰得志澤加于民所謂得志者得行其所求之志也苟道不行于時澤不加于民雖祿萬鍾位卿相不可謂得志也故昔人云不論窮達利鈍要知無愧中只是得志

仕而不得行志或誘之時不可為者往往依違眾中曰無奈時何然時亦人所為也如荆公新法一時奉行者迎合詭隨釀成已甚間有不樂居職欲投劾去

清暑筆談

八

二十

者堯夫曰此正今日仁人君子盡心之時是美叔為常平使者東坡貽書曰此職計非所樂然仁人於此時假以寬大少舒吏民於網羅中亦所益不少二公之言若此彼徒潔一去者于已分得矣如時弊之不可抹何

說郭續目錄

引第五

遵聞錄 梁億

賢識錄 陸欽

在田錄 張定

逐鹿記 王棟

壘起雜事 楊儀

龍興慈記 王文祿

聖君初政記 沈文

說郭續目錄 引五

一統肇基錄 夏原吉

東朝紀 王泌

椒宮舊事 王達

復辟錄

保孤記

秘錄 李夢陽



遵聞錄

廣右梁億

太祖親征陳友諒大戰于彭蠡湖與伯溫皆在 御舟以觀將卒搏戰伯溫忽躍起大呼 太祖亦驚起疑其作亂見伯溫雙手麾之連聲呼口鄂星過可更舟 太祖如其言而更之坐未半餉舊舟已為敵砲擊碎矣及後勝負未決伯溫密言于 太祖曰可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尅日決勝 太祖從之遂平陳氏

遵聞錄

八

太平府不惹庵 太祖既渡江嘗題詩于壁後庵僧洗之及有天下僧乃獻詩云 御筆題詩不敢留留時只恐鬼神愁曾將法水輕輕洗猶有餘光射斗牛張士誠以厚幣招楊濂夫甚急濂夫勉行至姑蘇適元以龍衣御酒賜士誠濂夫因飲御酒遂作詩曰江南歲歲鋒烟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鋒烟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聞之默然遂不强留其後濂夫歸于我朝木幾而卒 國初時嘗欲征倭國彼遣使嚙哩嘛哈奉表乞降

上問倭國風俗如何嚙哩嘛哈以詩答曰國比中原

國人如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甕剪新

酒金刀膾錦鱗年年三二月春李一般春

古岡黎先生名真號林坡 國初名儒也嘗以非罪

謫戍遼左同里馬某與焉既先生蒙恩放回而馬獨

不與其兄一日盛席以邀先生伯觴之妓皆絕色也

先生不往遺之以詩曰錦瑟銀箏白玉卮賞音元自

有鍾期可憐孤鴈長城外叫斷南雲總不知其兄得

詩為之墮淚而罷宴

遵聞錄

八

二

羅復仁吉水人 國初時為編修後乞休致 太祖

賜以布衣而題其裾曰性雖麤率忠直可喜賜此布

衣放歸田里

太祖征陳友諒王師至瀟湘賦詩云馬渡沙頭苜蓿

香片雲片雨渡瀟湘東風吹醒英雄夢不是咸陽是

洛陽天葩落藻豪客英邁有如此

王佐號雪蓬五羊人 國初給事中博士工詞章與

孫先生黃齊名于少時嘗有其文集二三冊今失之

矣然尚能記其詩數篇謹錄於此應制賦宋承旨黃



馬歌云 聖明天子齊唐虞萬方混一同車書大宛  
西域總臣附萬馬入貢皆名駒天門十二近宮闕牝  
牡驪黃色俱別羅帕輕籠錦作鞵絲韁穩控金鞍勒  
玉堂學士真老臣日日趨朝侍 紫宸承恩特賜飛  
黃馬騎出通衢不動塵飛黃之精真天駟天駟騰驥  
若星駛况拜親題 御製詩奎壁垂芒照人世須知  
君恩如海深臣騎赤馬當赤心風雲會遇有如此形  
筆宜書耀古今

陶安知饒州 聖祖賜以詩曰匡廬岩穴甚幽深水  
遵聞錄

三

怪無端盈彭蠡鱷魚因韓去遠泮陶安都陽即一理  
未幾以為翰林學士賜以門對曰 國朝謀畧無雙  
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後又以安為江西參政而卒  
聖祖親製文遣使祭之其蒙被 寵眷終始不衰如  
此視諸宋濂其幸與不幸間相去遠矣  
濮真者 國初時都督僉事也征高麗被執其王欲  
降之真怒罵而死 上嘉其忠追封樂浪公謚忠襄  
表其門曰班超羣將志邁雄師時真子瑛甫生數月  
即襁褓中封為西涼侯年方幼因趨朝為多士踣傷

母夫人以聞 上命御用監鑄一王字牌懸瓊冠上  
每朝使人知所遜避噫 祖宗之愛惜死事之臣而  
眷顧後人也如此

大將南征膽氣豪腰懸秋水呂虔刀雷鳴甲冑乾坤  
靜風動旌旗日月高世上麒麟終有種穴中螻蟻竟  
何逃大標銅柱歸來日庭院春深聽百勞此 聖祖  
命都督僉事楊文廣征南而賜之之詩也氣象豪雄  
而音律和暢酷似盛唐詩人格局

聖祖嘗有佳句云烏啼紅樹裏人在翠微中天下誦  
遵聞錄

四

太子嘗有新月詩云昨夜嚴陵失釣鈞何人移上碧  
霄頭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遍九州  
文皇將營北京宮殿時有神木出四川馬湖山中命  
禮部尚書浦城潘賜齋香帛往答神休聞山呼聲者  
三震動天地賜亟歸奏 上命立石紀之



賢識錄

四明陸鈇

洪惟我 國朝 太祖開基胡元終運乾坤再整日月重明而其應天順人創業垂統立綱陳紀盡制盡倫巍乎成功煥乎文章一時臣工仰名言之莫盡幸親見之有知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作類而述之涵泳之餘庶得以知識乎盛美云

高皇龍潛時過臨淮郭山甫山甫驚異具僕與交歡酒酣跪 上備陳天表之異他日貴不可言幸無相

賢識錄

忘 上去山甫語諸子吾視若曹皆非田舍郎往往可封侯今始知皆由此貴宜謹事之復以女人侍從

渡江協 孝慈以肇家 孝慈崩嘗攝六官事號皇

寧妃追封山甫營國公

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制士庶咸辨髮椎髻深褶胡帽衣服則為袴褶窄袖及襟線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無復中國衣冠之舊甚者易其姓氏為胡語俗化既久恬不知怪我 太祖心久厭之洪武改元乃詔悉復衣冠唐

制士民皆束髮於頂官則烏紗帽圓領束帶黑靴士庶則服四帶巾雜色盤領衣不得用黃玄樂工冠屯

青字頂巾繫紅綠帛帶士庶妻首飾許用銀鍍金耳環用金珠釧環用銀服淺色團衫用紵絲綾羅紬絹

其樂妓則帶明角皂裙不許與庶民妻同不得服兩截胡衣其辨髮胡髻胡服胡語一切禁止斟酌損益

皆裁自 聖心於是百有餘年胡俗悉復中國之傳矣

矣

孝慈高皇后以懿聖之德上佐真主成萬世之業化

賢識錄

及海隅比隆任姒蓋 聖母出自宿州徐王王篤生

聖女而無他子乃屬有司以王之祀武氏主之武之先有諱原者於 高皇后有葭莩之親 龍興初數

從征伐授武藝將軍至其孫賤遂授徐州衛指揮僉事其命諸武之彥曰忠為奉祠曰聚為祀丞隸官太

常寺徐王之祀則洪武已巳也 太祖文皇帝嘗以巡狩北京過焉復求武氏之後而得名貴以嗣聚歷

定暨閏至騰霄以 廢職事者三年今歲夏詣闕自陳 皇上惻然憫其先勞特許復官故與騰霄善



者有請於予而予獲聞其詳如此惟古帝王之有天  
下者推恩之漸必由親及疎況 聖后之先有開祥  
毓秀之功而不及享一日之養于生前者乎肆我  
高皇帝 御極首厚大倫而推恩徐王又推而及于  
武氏與古帝王同一道也夫祀官秩比中士而 恩  
禮殊異其賦入有田輸作有衆獵有養薪有林雖以  
為崇祀之需而祠官實綜之蓋上公之尊外戚之貴  
未有能過之者

金碧峰者勝國一和尚也寓宣州 皇帝過江元氏

賢識錄

三

故臣迎謂曰今欲恃霸我則當有財貨納贖 太祖  
叱曰我應天順人行王道汝敢霸視我耶故臣曰若  
篤行王道可尋宣州胡僧金碧峰必有所授 太祖  
抵宣州見州治西一草廬處一老僧 太祖仗劍叱  
問其名僧不答 太祖卽揮劍向之其僧引頸就焉  
太祖笑謂曰可見殺人王道乎僧曰可見不怕死和  
尚耶語遂投乃告今欲行王道我有所指 太祖悅  
然後推誠溫問乃云建康有地可王此處非帝王之  
居遂定鼎金陵云乃建寺延碧峰主之

今之戒石四句銘舊傳乃宋太宗書以賜諸郡縣者  
其辭則摘蜀王孟昶之文也自是天下始有戒石予  
考歐陽集古目錄稱唐明皇擇令一百六十三人賜  
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為縣者皆以所戒刻石乃知  
戒石不自宋始蓋唐已有之特不見其詞耳  
太祖初渡江 御舟頻危得一櫓以免今樹此櫓於  
一舟而祭之遂為常制今在京城清涼門外已逾百  
四十年矣有司歲修祀給一兵世守之居舟傷免其  
餘後或云卽當時操舟兵之後也

賢識錄

四

高皇平僞周先有榜諭曰予聞伐罪救民王者之師  
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軒轅氏誅蚩尤殷湯征葛伯文  
王伐崇侯三聖人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為救民近  
觀有元之末主居深宮臣操威福官以賄求罪以情  
免臺憲舉親而劾譬有司差貧而優富廟堂不以為  
慮方添冗官又改鈔法役數而配享亦無王氏位不  
知何也靖江文正南昌王子也  
舊傳東夷諸國多乞賜書及賜惟易不能達凡數賜  
每有之舟輒溺或曰令人誦記去人亦不達未察信



否

冬  
卷五

在田錄

泗水張定

高皇鳳陽泗州人居鍾離鄉 上皇以賣腐為生皇

覺寺一寺僧眾爭來買之遂為主顧生 太祖之夕

鄰里中只聞 上皇屋上霹靂一聲啓戶視之但見

紅光屯聚一鄉之人無不驚駭又寺僧高彬于是夜

夢 上皇屋上火發煙焰冲天空中見一人擎金椎

而下彬遂覺至晨候 上皇來欲語之 上皇不來

歇月餘挑腐而至彬疑其有病一見即問何故一月

在田錄 入

不來莫非有恙 上皇曰非病某于某夜得一小男

恐不淨故弗敢來彬遂言其夢因稱此兒後必大貴

上皇言草野之人何敢望此但得長成送為長老弟

子我之願也

高皇為兒童時糾合村中年相若者聚為一群採蘆

葦結作宮室朝夕至其所南向令眾小兒羅拜稱山

呼又于曠野營石為陣圖列眾小兒為行伍習行軍

之儀識者謂其過于老將

元末甲申歲大疫 上皇罹是病又值大荒 上皇



及皇太后陳氏 皇兄皇侄皆相繼而亡 上皇既  
殂家益無聊田主呼叱昂昂不與之地謀葬無所同  
里劉大秀與地以葬葬既畢 上無所依以嘗許從  
釋氏遂請于仲兄師事沙門高彬于里之皇覺寺隣  
姬汪氏助為之禮九月乙巳也

皇祖死時衣不被體棺槨無具及至葬浮土三尺而  
已 上既即位欲遷葬下議于群臣群臣咸曰擇陵  
改葬固陛下孝心之無已但今既葬而復遷之不惟  
有洩元氣且使神靈不安為今之計莫若增土如山  
在田錄 八 二

栽植如林如是則元氣厚歲陰靈亦安誠萬萬世無  
窮之美矣 上竟從之 皇陵今在泗州臨濠縣  
高皇在寺嘗戲書九字于伽藍背云發你去三千里  
外充軍伽藍夜來托夢于僧致心乞赦僧遂呼 高  
皇詰其實 皇言有之乃洗去伽藍復來謝去

高皇既在寺值歲內僧以歎收不能給眾俾各還皇  
陵碑記有云朝望突烟而徑進幕投孤廟以趨踏蓋  
紀實也

高祖游食四方時嘗露宿野中作詩自述云天為羅

帳地為瓊日月星辰伴我眠鞠躬不敢高伸腳恐踏  
山河社稷穿

又詠日一首云東頭日出光始出逐盡殘星 殘月

騫然一轉麗中天萬國山河皆照着人聲

高皇資稟生知勤于間善每遇問聖鄉校講說詩書

必注意聽之而不去有儒衣數人請孟子以微子微

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為六人 高皇曰微子王子

箕子所封爵與國也微仲比干膠鬲是人名眾皆嘆

服

在田錄 八 三

上潛時漁于川上日獲鯉三十五置之篋中有陳四

者來共語又以羣羣聖躬既而上持魚歸啓篋已

朱其五知為陳所竊往問之諫諱不認上欲歐之陳

笑出以還 上

高皇謀身無所碌碌途中一日遇相者于永安橋相

者儀甚偉 高皇異之因問已處世變故身歷艱危

求其後來之否泰相者曰汝今當大通矣言訖別去

及即位改橋名為大通橋今在濠梁府城東南十里

上嘗往來淮泗間入一山深處一人冠服特異揖上



而言曰今天下亂汝何爲在此我有一物汝可佩之  
解以授 上云赤搖光塊也 上因扣其姓字曰我  
此山之神也忽不見 上遽出遂決意集兵定亂卒  
有天下及卽位遣行人致祭焉未審何山

高皇微時過剡柴村已經二日不食矣行漸伶仃至  
一所乃人家故園垣缺樹凋是兵火所戕者上悲嘆  
之緩步周視東北隅有一樹霜柿正熟 上取食之  
食十枚便飽又惆悵久之而去乙未夏 上拔采石  
取太平道經于此樹猶在 上指樹以前事語左右

在田錄

四

因下馬以赤袍加之曰封爾爲凌霜長者或曰凌霜  
侯

高皇生于元天曆戊辰歲至 皇祖死時年十有七  
歲矣又十年方起兵諡和時至正甲午巳年二十七  
歲矣

逐鹿記

明 王禕

甲辰徐達總甲士二十萬東取吳越鏖戰于湖州皂  
林之野生擒張兵六萬十一月師至姑蘇營于葑門  
築長圍困之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築臺三成名曰  
敵樓下瞰城中設火筒其上一發連中又設襄陽礮  
着物無不糜碎敵風着人皆死城中震恐明年九月  
城破僞周就縛

耿再成下處州時有軍校斬人丘木卽捕誅之又有  
逐鹿記

士卒微私粟于民號曰若糧成怒其剝民脂膏罷之  
薛顯與士誠五太子及朱暹戰于舊館降之五太子  
士誠養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又善沒水自  
稱龍精還亦善戰士誠倚之及降士誠爲之屏氣  
張王誠破時縱宮人數百于民間開庫藏令其自取  
有數人務多因得促腰搖臂之疾一嫁皮工曹某名  
阿圓自言見庫中金匱可重二百餘斤極力一舉不  
覺臂脫其骨又出綵帛十三庫散之城中文老又取  
珍衣二十餘種出于臥龍街將焚之正舉火我軍已



入小校單發拾其二種一為絲鸞摩雲一為春花競  
秀一時銀帛狼藉于道徐達下令封府庫禁七年

王師入武昌友諒愛妃樂氏投臺內人即取其屍  
埋臺下軍校毀臺忽聞太息聲掘地見尸即妃也一

校脫其金鴻戲藻衫去或曰千兵胡德又裨將陸純

夫私其宮娥奪臂上玉盤螭張景山入偽宮取出金

照珠玉鎮獅等物後皆按以法

廖永忠伐蜀兵至瞿塘關忠以山峻水急而蜀人設

鐵索飛橋橫據關口我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

逐鹿記

人舁小舟踰山度關以出其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筒

以禦饑渴蜀山多草木命將士皆衣青篲衣魚貫出

崖石間蜀人不之覺也遂攻水寨斬獲甚眾飛天張

鐵頭張皆遁去

元宮人至京師將籍之以給今後宮有一人不屈上

言爾即守節何不死于元亡時此女對曰願明一言

而死以為有名鬼耳上令左右以紙筆與之女寫云

君王慧性被奸迷妾會三諫觸開墀不能死守身先

遁致令鐘移社稷墟擲筆投地而死 上為之改容

楊文南征帝製詩賜之曰大將南征膽氣豪腰有秋  
水呂虔刀馬鳴甲冑乾坤靜風動旌旗日月高世上  
麒麟終有種穴中螻蟻更何逃大標銅柱歸來日庭  
院春深慶有勞

李文忠北征患渴忽所乘馬以足跑地泉隨湧出三  
軍賴之乃為文殺牲以祭

黔寧王沐英征八百息婦經腰露頂山山頂有石壇  
父老相傳云古有赤羽僊成道于此道成之日精華

少室夫人帥僊官降壇設金鵬果木陵子食之餘藏

逐鹿記

于櫃今壇東石櫃是也英極力舉之櫃忽開內有朱

字四行云翁臺方龕神驚鬼驚啟食其力海東沐英

益異之遍視櫃中止有水陵子三枚似棗核而青色

英吞之自覺身輕力盛及平八百息婦就于山上刻

石紀功而還又征緬思得金絲羅碧珊瑚等物

李文忠兵至錢塘偽周平章潘原明遣員外郎方燾

詣軍門納款狀曰嬰城固守乃受任之當為歸款救

民亦濟時之急務竊伏自念起身草野叨位省樞非

心慕乎華榮乃志存乎康定豈意邦國殄瘁王師見



加事雖貴于見幾民實同于歸義念是邦生靈百餘萬此年物故十二三今既入于職方欲溥單于天澤謹將杭州土地人及諸司軍馬錢糧之數以獻并執叛將蔣英劉震出降凡得兵三萬糧二十一萬馬六百匹

逐鹿記

四

壘起雜事

吳郡楊儀

芝麻李之道也髡髮爲頭陀僧及天下既定遊徐之永固河河上有留連亭李徘徊久之乃題一筆云憶昔曾爲海上豪騰脂馬上赤連刀此地斬分陳總管彼肝斫斷莫軍曹固知今日由天定方信當年漫自勞英雄每每無常在戰袍着盡又方袍三歎投筆而出乃有一翁方且以舟艤岸見李發歎問其故李泣下謂曰我卽蕭縣李二也起兵時自謂天下可得今壘起雜事

乃匿踪緇流暫免鋒鏑而功名不就鄉舊何存是以不能不悲耳此翁亦淚流不止自陳其由所謂湘鄉賊鄧文元也避難詭姓名作渡于此二人沽村酒酌之話昔日之強梁傷今日之狼狽聞者爲之感歎方谷珎起兵時嘗造天台山隱士周必達問計必達曰當今四方雖亂君舉義爲天子除道斯名正言順富貴可致耳餘非我所知也谷珎不別而必去達意珎復來乃題句扉上云海角愚夫不自斟妄起關中逐鹿心命運由來非力致項羽英雄亦就擒遂携妻



子入山谷中明日亦果來恨不先殺之焚其廬而去  
後谷珍事不成為兵所困方悔曰不意黃毛野人能  
料事至此嗚呼晚矣乃投水死

徐壽輝以閩巷之庸纔一月而即稱帝 至正十一年八月起兵九

月即帝位 借號十年然長于謀敵而短于制勝故攻  
于新水

城略地皆委于倪文俊等及有功者多忌之是以卒  
罹其難大抵欲計功謀利者當置心人腹中不宜相  
忌則必有一傷矣

四飛山亦曰陽山產白塔膩滑精細士誠取之作塔

壘起雜事 一八

二

面之飾和以脂膠久而不變有水雲白雪浪花玉鱗  
墀等各以形製名也

元夕張燈城中燈毬巧麗他處莫及有玉柵燈琉璃  
燈萬眼羅百花欄流星紅萬點金街衢雜踏人物喧

嘩士誠登觀風樓開賞燈宴令從者賦詩號望太平

張王基本舊治也大亂後百餘年來忽有三異亦氣

厚之所鍾也生一草結實如小紅燈夜則開之以承

露人取飲之百病自愈人呼為天膏一異也其根可

以為厨料置飲食中盛暑不敗二異也一男子陰囊

大如斗號浪蕩子陝西大賈識為至寶買去俟其死  
破囊得二玉碗世所絕無三異也

偽周用王敬大蔡彥文葉德新為參軍謀國事三人

皆奴才也丁未春蔡葉伏誅于南京風乾其屍于竿

一月王已死初吳人為十七字詩云丞相做事業專

用王蔡葉一夜西風來乾驚竟其成讖

韓林兒始用潁川逃之武安為穿窬漸肆劫殺有徒

既繁乃嘯亂稱小明王劉福通迎居亳州未幾遁于

安豐至正十八年又都河南汴梁

壘起雜事 一八

三

林兒母楊氏雖老而善自粧飾性頗淫見人則匿其

年三四十自稱少娘又善為嬌狀使人忘其老司徒

杜遵道通焉目之為少郎自是專權怙勢人皆嫉之

時有好事者榜其門云斜倚水開花有思緩隨風轉

柳如癡花喻楊柳喻杜也

林兒居汴每事皆決于左右日惟于福源地捕魚以

為樂得魚則鱠之與羣小沉醉自謂研鮮之會又起

樊樓于土市子街西飾紅裙綺瑟于上將帥出師飲

餞于此林兒自稱樊樓主人或暮夜燈火遊翫



宋故宮太后苑舊有土峰十餘處林兒命士卒毀平之獲紅玉指環青金照子花紋石研粉盤等物

林兒爲劉福通等所推戴建國曰宋政元龍鳳劉護軍基始就之謂豎子不足謀去適 皇祖 皇祖時亦與共事故平僞周榜有皇帝聖旨 吳王令旨之語仍稱龍鳳十二年 皇祖嘗謂劉應使除之乎基云不足爲伺他息燭時彼已先下矣因請建號大明 皇祖從之韓果先歿實洪武元年也

張士誠至正十三年據高郵僭號後居蘇州兵糧饒 堊起雜事

足雄視一時

丞相士信守湖州粧二美姬以進士誠起香榻芳薰二館居之又選三吳良家女八十餘人充內使時宮闕未備就于府後起重樓邃閣數十間以爲閨闈之所總名之春錦園

城內淤川士誠嘗以彩漆金花舟施錦帆載美人泛此列妓女于上使唱尋香採芳之曲本朝高太史啓詩云水繞荒城柳半枯錦帆去後故宮蕪窮奢畢竟輪漁父長保秋風一幅蒲遂名其處曰錦帆涇今府

治西衣帶水是也

堊起雜事

五



龍興慈記

明 王文祿

王生文祿曰自幼聞慈淑母氏言國初遺事子雖幼喜問以故始末甚詳惜歲久多忘也蓋外祖陸公源生國初時壽逾耄好學多聞授母氏母氏授予予今幾艾母氏違養已十有三秋追書幼聞恍然如覩悲哉逸矣忘者曷能盡書邪嘉靖辛亥冬十月

泗州有楊家墩墩下有窩 熙祖嘗臥其中有二道

龍興慈記 一

上過指臥處曰若葬此出天子其徒曰何也曰此地氣暖試以枯枝栽之十日必生葉呼 熙祖起曰汝聞吾言乎 熙祖伴葬乃以枯枝插之去 熙祖候之十日果生葉 熙祖拔去另以枯枝插之二道士復來其徒曰葉何不生也曰必此人拔去矣 熙祖不能隱道士曰但洩氣非長支傳矣謂曰汝有福歿當葬此出天子 熙祖語 仁祖後果得葬葬後土自壅為墳半歲陳后孕 太祖皆言此墩有天子氣 仁祖徙鳳陽生于盱眙縣靈跡鄉方圓丈許至今

不生草木 仁祖崩 太祖昇至中途風雨大作索斷土自壅為墳人言葬九龍頭上系曰嘉靖戊戌春遇淞江徐長谷獻忠言與予幼聞合且言曾至 熙祖陵龍脈發自中條王氣攸萃前瀕水成湖作內明堂淮河黃河合襟作外明堂淮上九峯插天為遠案黃河西繞元末東開會通河遶之而 聖祖生矣天時地理不誣也又言誕時二郎神廟徙去路東數十步攜浴于河忽水中浮起紅羅一方取為襦今名紅羅幃云

龍興慈記 二

聖祖始誕屋上紅光燭天皇覺寺僧望見之驚疑回祿也明發扣問告以誕請長從游後睿知天縱主僧禁縛之塔下口占一詩曰天為羅帳地為壇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間不敢長伸脚恐踏山河社稷穿系曰天眷中華篤生 大聖夙稟涵一寰宇志矣伏讀宸章恍然開闢維新景象元運安得不迨哉 聖祖幼時與羣牧兒戲以車輻版作平天冠以碎版作笏令羣兒朝之望見儼然王者殺小犢煮食之犢尾插入地誰主者曰帽地裂去矣主者拽尾轉入地



中真以爲陷也婦梵宇以帚擊伽藍像令縮足起待我婦卽縮起佛前燭鼠傷責伽藍不管書其背曰發去三千里其晚僧夢伽藍辭行曰何也曰當世主遣發三千里矣明早僧視伽藍背有字追問之 聖祖曰戲耳今釋之晚又夢伽藍來謝江淮訛言接新天子 聖祖立于仆碑跌石龜背上望之石龜行十數步系曰 聖天子出百靈受命非異也常也有開必先哉

聖祖渡江至太平府不惹庵僧問詰不已題詩壁上

龍興慈記

八

三

曰腰間寶劍血星星殺盡南蠻百萬兵老僧不識英雄漢只管刀刀問姓名僧洗之去題詩旁曰壁上新詩不可畱欲畱在此鬼神愁慢將法水輕輕洗洗出毫光射斗牛後差人密訪錄詩進呈遂不問系曰神武英發 玉音朗宣剗削不平義之決宥釋細故仁之完

劉伯溫見西湖五色雲起知爲天子氣應在東南微服以卦命風鑑遊江湖間密訪之先至會稽王冕家與之閒行竹林中潛令人放砲冕聞響而驚嘆曰膽

怯往海昌賈銘家時新建廳堂精潔唾汗之銘出見命拭去嘆曰量小遂往臨淮見人人皆英雄直諫屠販者氣宇亦異買肉討饒卽大砵一塊與之奠多王侯貴人命嘆曰天子必在此也不然何從龍者之衆邪晚得 聖祖知真命 天子遂深結納之許定大計後薦騁起者明出之以正也

青田山中有異劉伯溫隱居時日對之坐山忽開石門進入見石壁上有字曰山爲基開取石擊之石門又開進入內有道士枕書臥遂取書看乃兵書也曰

龍興慈記

八

四

明日能熟之吾當授汝明日果熟遂授以兵法少時讀書寺中僧房有一異人每出神去鎖門或一月半月偶有北來使客無房可宿見此空房擊開之曰此人死矣可速焚瘞我住之僧不能禁遂焚之其人神返身已焚無復可生每夜叫呼曰我在何處基知之開牕應曰我在此神卽附之聰明增前數倍天文兵法一覽洞悟翊運爲謀臣之冠也

聖祖賜劉誠意一金瓜曰擊門雖有急則擊之一夕夜將半擊宮門乃洞開重門迎之曰何也曰睡不安



思 聖上奕恭耳命恭對奕俄頃報太倉災 命駕  
往救劉止之曰且奕 聖祖遽起曰太倉國之命脈  
也不可救曰請先遣一內使克乘輿往遂如言回  
則內使已斃車中 聖祖驚曰何知以救朕厄曰觀  
乾象有變特來奏聞耳曰何人為謀曰明早朝衣緋  
者是早朝西班中有一臣衣緋命縛之即取袖中懸  
哨鴿放起鴿已死袖中蓋以鴿為號起伏兵也其臣  
姓名忘之劉誠意影神盞中有童子持金瓜隨侍即  
上賜也系曰篤生 聖君允降賢輔湯武伊呂合軌

龍興慈記

五

也皇矣上天惠民哉或疑誠意伯祿米不及忠勤伯  
多石功水云曰否辭滅祿米以滅括蒼耗稅也 聖  
祖神武惟誠意伯能盡言每稱先生不名後生烏可  
輕議哉

刑部尚書開濟聰敏明辨深契 聖心久亦疑之  
聖祖午門見羊倡二句忘之濟續曰昨日方過九月  
九今朝又見雨重陽侍遊後苑 聖祖倡二句曰柿  
子熟綿綿不落待何年諷退也濟續曰因沾恩露重  
寧碎玉堦前 聖祖一夕不睡召濟曰朕欲燕上天

二十八宿濟曰臣意亦然曰燕何品也曰昂奎用酪  
畢用鹿肉背用根及果參牛用醴酬斗井鬼用抗米  
華和蜜仰用乳糜星用抗米烏麻作粥張用毗羅婆  
果翼用煮熟青黑豈軫用芬狎飯角氏用諸華飯亢  
用密煮蒸豈房用酒肉心危用抗米粥尾用諸果根  
作食箕用尼拘陀皮汁女用烏肉虛用烏豈汁室用  
肉血壁用肉糞用大麥飯并肉胃用抗米烏麻野棗  
列于二十八張金卓上曰何以知至否也曰二十八  
把金椅用二十八續紅綿剖鬆椅上至則芒頭倒不

龍興慈記

六

至則芒頭不倒如濟言燕之二十六金椅芒頭倒二  
椅芒頭不到問曰二宿何不至也濟曰一宿 陛下  
一宿臣 聖祖疑曰卿欲做朕不難也後以事見法  
問曰卿聰明絕世錦心繡腹且賢人心有七竅可見  
乎濟曰先剖腹風入無見也先斬後剖五肉宛然臨  
刑嘆曰待我了清軍事方可死今死後不能清矣如  
言剖之無見也曰濟死且誘朕真聰明也濟前元儒  
學職以薦起初造天下黃冊不能清問濟濟曰以新  
收次舊管則清矣至今因之我 朝建置多出濟定



系曰濟有學有養者觀臨刑不亂神完哉天生賢以  
輔世死生不論也或曰何不見幾遠去曰用世才天  
授之也必用之後已曰用之不盡奈何曰彼亦恐不  
盡用故不去也曰清軍未完其未盡乎曰大者亦盡  
矣其未盡留之以待再來耳

武寧達疾亟 聖祖幸其第至榻前問之占二句曰  
聞說 君王 鑾駕來一花未謝百花開蓋諷待用  
英賢之衆戀主之思乎執 聖祖手不放 聖祖曰  
卿欲朕繫掌山河達就榻上叩頭勉 主之忠乎嗚

龍興慈記

七

呼君臣始終兩得之矣  
聖祖憫常開平遇春無嗣 賜二宮女妻悍不敢御  
晨起捧盂水盥櫛開平曰好白手送入 朝去矣至  
回內出一紅盒啟之乃斷宮女手也開平驚憂後入  
朝儀度錯愕 聖祖問之不敢對再三詰曰面色非  
昔豈謀朕邪開平懼盡吐其實且叩頭曰 聖上憐  
臣 賜二宮女 恩莫敢也今若此有孤 聖恩萬  
死莫贖故連日驚憂 聖祖大笑曰再賜何妨且入  
宮飲酒解憂外 命力士肢解其妻分賜功臣上寫

曰悍婦之肉開平回不見其妻驚成癡癲又有無嗣  
功臣若指揮千百戶妻面奏 聖祖求養 聖祖曰  
你們平日妬悍絕我功臣後嗣可着禮部各給木碗  
一隻拄杖一條沿功臣門求討作樣系曰雲行雨施  
每快人意當元末大亂後用重典允哉奉天也觀此  
細事垂戒無窮

季巴巴王媽媽者 聖祖微時有恩隣人也登極後  
召至 命工部造房與居官其子攜入宮燕之二人  
直呼 御名而疑曰如何謀我到古廟中來 聖祖

龍興慈記

八

笑而不較蓋不知 宮殿之高廣而 帝王之尊嚴  
也系曰今人一至富貴舊皆忘之豈思圖報惟我  
聖祖天縱英明不忘人所易忘云  
聖祖戰偶失利夜行宿妓館明發語姓名題詩于壁  
曰二之十古之一左七右七橫山到出得了一是為  
之士之一皆不能解後生子問 登極錄壁間詩攜  
子奏 聞即 命工部造府封子為王其婦不召見  
詩蓋言王吉婦得子為王系曰欽仰 聖睿非庸後  
所能窺也又聞母氏云起兵時微行御女與記後生



子合年月日認之多封王亦名養子有封侯者噫衆建親王垂萬世無疆之休

國初頑民竄避緇流收聚數十掘深坑埋身露頂大斧一削去數顆名剷頭會惟一僧削去復生連削連生凡四五次乃釋之併罷斯會系曰佛法之大有如是哉此教不當滅故出此僧以現神異殆佛之轉世歟故 聖祖存之曰陰翊主化云

聖祖遣高僧宗泐拜表上天宮宗泐沐浴俯伏神遊三日後返入奏曰天宮所見有 黨藍黨蓋 惟庸

龍興慈記

九

藍玉以二人故牽連戮者十萬人目曰 蓋二黨問又何見也曰徐太傅坐龕子中蓋武寧達問又何見也曰婁宿現形俄疽發背崩一云 上有疾差使訪周顛仙子住廬天池山顛令遍閱二十八宿躔舍皆有人惟一舍空然無人一蛟龍垂首流血顛云此世主也又角亢宿矣系曰 聖祖盪滌天下首開大治上天經星降靈寶哉三十餘年太平而上賓焉令人切鼎湖之思也噫於昭于天陟降在帝左右云

聖君初政記

江東沈文

國初御史與校尉同居官舍重屋御史在上尉在下欲其互糾察也

皇祖始造鈔不就一夕夢神告當用秀才心肝為之寤思之不得高后曰士子苦心文業其文課即心肝也祖善曰得之矣因命取太學積課簿搗而為之果成國初諸司官不由科薦苟得其人使令正席民服並政故有平巾祭酒等稱或有過稍輕罰去冠帶

聖君初政記

皇祖一統後每高秋嚴冬分命諸王帥兵巡邊遠涉不毛校獵而還謂之

功臣廟祀饅頭餼子散給衛士以激勸也

洪武三年二月命製四方平定巾式頒行天下以士民所服四帶巾未盡善復制此令士人吏民服之詹舍人希原書宮殿公署榜最後寫太學集賢門門字右文稍鈎其末 上曰吾方欲集賢希原欲閉門塞吾賢路耶以此殺之

三年五月諭中書省曰今人書劄多稱頓首再拜百



拜非實禮也宜定其式凡致書于尊者稱端肅奉書  
答則稱端肅奉復敵已者稱奉書奉復上與下稱書  
寄書答卑幼與尊長云家書敬覆尊長與卑幼云書  
付某人其名字有犯古聖賢諱者悉更之

上敬天無復毫末怠以樂生不娶專潔建神樂觀以  
居之贍給優裕所轄錢穀不刷卷曰要他事神不必  
計校常膳外復予肉銀若干

郊壇武舞執干盾後易楮甲繪兵其上曰為後世防

微

聖君初政記

皇祖命圖大辟因造罪被刑之狀于錦衣衛外垣俾  
人得見為懲戒

洪武初欲作鐵券而不得其制有言吳越王錢氏子  
孫居浙東者家傳唐昭宗賜鏐之券猶存乃遣使覓  
得按其制作焉

皇祖於開國之初開禮樂二局徵天下耆儒宿學分  
局以講究禮樂當時集成有大明集禮而樂未有全  
書

洪武六年命中書省暨翰林院太常寺定擬三禮明

年再議又明年遍徵草澤文章之士相與者訂之以  
為一代之制今書之存者有大明集禮洪武定制禮  
樂定式稽古定制諸司職掌

洪武三年命儒臣魏俊等六人編類天下郡縣地里  
形勢為大明志

洪武壬子簡會試士張唯等一十六人授編脩等職  
人文華堂宋濂為之師俾肄業 上問至堂中取其  
文親評優劣命光祿給酒饌冬夏時賜衣及白金鞍  
馬

聖君初政記

洪武丙辰俾任內外職九年為秩滿每三年具錄行  
事之實朝京以考績焉

十有五年詔立諸殿閣官以寵待儒臣之賢者金華  
吳沈田太史屬拜東閣大學士 上親制誥文以授  
之

十八年三月十四日聖旨憑禮部選年紀小秀才編  
類陳蔡二傳二十八年校正尚書會選孟子節文刻  
板給散天下學校

十九年詔民年八十九十為鄉閭推重者賜爵有差



貧不能養者日給酒肉歲與絮帛者為令

張士誠平後張昶欲亂政乃使人上書稱頌功德勸

上宜及時為樂劉基曰是欲為趙高也上領之

二年詔修元史命李善長為監脩宋濂王禕為總裁

又詔立 皇陵碑

上一日問劉基吾享位幾何年基曰聖壽無窮然以

數言當三十五年又其間五歲假者 上忽憶陳四

竊魚事以其數符也立召陳至將殺之 上問汝頗

憶昔日事否陳答曰臣何敢忘因述漁事 上曰吾

聖君初政記八

四

忘之為何地陳曰烏龍潭也 上曰吾鄉烏有此陳

曰臣嘗於此草烏龍故云爾 上見其對以為畏懼

頗謂稱旨因曰汝欲為官乎陳叩首謝 上曰可為

戶部江西郎中時錢穀山積陳居四年竟累誅

上問戶部天下民孰富對曰以田賦較之惟浙江多

富室若蘄州一郡民歲輸糧百石至四百石者四百

九十戶五百石至千石者五十六戶千石至二千石

者六戶二千石至三千八百石者二戶計五百四上

四戶而歲輸至五十萬有奇 上曰富民多豪強故

民受其害宜召之來朕時勉諭之于是諸郡富民入

見諭之云云皆頓首謝復賜酒食遣之

十三年戶部覈實天下土田惟兩浙富民畏避徭往

徃以田產詭託親隣佃僕謂之鐵腳詭久之相習成

風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 上聞之遣國子生武淳

等徃各處查定細底編類為冊其法甚備謂之魚鱗

圖冊

上惡游手者和州縛一人至指甲長尺餘 上欲加

刑陶安諫曰此人雖不勤業亦不為惡請 陛下赦

聖君初政記八

五

之 上遂解其縛謂安曰微卿言幾殺無辜矣

建帝王廟于鷓鴣山之陽 上親祭行酒至漢高帝

曰大哥得天下與朕同多賜你一杯酒令太常再進

一爵

上凡得封疏即令左右疏飾其事粘之壁甲乙治之

裁斷如流壁粘一日數易

給存恤之祿以養國初所設十大元帥都尉指揮陳

亡物故無子孫承襲者之父母

驍騎指揮郭德成嘗侍上宴內苑既醉免冠謝其頂



蕩然 上笑曰酒風漢頭毛如此非酒過耶德成曰  
臣猶厭其多欲盡瓶也上默然既醒悔悟觸犯迷盡  
削其髮披緇誦佛乃免

高祖惡項民竄竊流聚犯者衆乃掘地理其身十五  
井列特露其項用大斧削之一削去數顆頭謂之鏹  
頭會時有神僧在列因示神變元既喪隨復出凡三  
五不止乃釋之并罷斯會

國初重辟凌遲處死外有刷洗髀置鐵床沃以沸湯  
以鐵帚刷去皮肉有泉令以鈎鈎脊縣之有稱竿縛

聖君初政記

六

置竿杪彼末縣石稱之有抽腸亦掛架上以鈎入穀  
道鈎腸出卻放彼端石屍起腸出有剥皮剥酷吏皮  
置公座令代者坐警以懲有數重者有挑膝蓋有錫  
蛇游等凡以上大慙之辟也迨作祖訓卽嚴其禁至  
哉聖心之仁矣

本朝賜臣下姓不多見惟國初有之予邳州車揮使  
車言本姓信洪武中信錄有軍功賜姓車

太學初成 上幸觀某處侈費命埋督造部官

國初官名有更制後人鮮知者漫記一二未之盡也

曰尚賓大使曰都諫官曰知驍騎衛指揮使司事曰  
詹事府贊讀曰儒學提舉司校理曰侍禮郎曰引進  
使曰翰林院直學士曰翰林院應奉曰起居注曰左  
右正言承天門待詔閣門使觀察使侍儀司通贊舍  
人如罷中書四輔說院儀禮司及改御史中丞大夫  
之屬不復其餘

戶堅洪武中以勇力爲直殿將軍外國貢天馬名獾  
倒山奚官近之輒人立莫能鞞 上以命堅堅立高  
樓上使人引馬過其下提沙囊四百斤壓之乃得施

聖君初政記

七

鞍勒

國初犯大辟者其家屬多請代刑 上并宥之如五  
倫書所載是也其後繼請者乃一切許之

洛陽秦從龍居鎮江王師狗鎮江從龍與妻偕來上  
親至龍江灣迎之以人時 上駐富民王綵帛家因  
邀之以同處 上待之甚厚

上令有司造成均多蜈蚣築土峯以鎮之號鷄鳴山  
目是蜈蚣頓息又造士人肄業案座以獨木堅厚曰  
秀才頑母敗吾案

終



一統肇基錄

長沙夏原吉

據皇陵碑載 高皇帝曰朕幼時 皇考為朕言先世居句容縣之朱家巷爾祖生于宋季元初我時尚幼孳家渡淮開墾兵後荒田因家泗州朕記忽忘皇考有子朕長兄諱 生于津律鎮仲兄諱 生于靈壁縣三兄諱 生于虹縣及 皇考年五十居鍾離東鄉而生朕甫十歲復遷鍾離之西鄉長兄侍親仲兄三兄皆出贅而復遷太平之孤庄村

一統肇基錄

據解學士大明帝典載 高皇帝系出顯項周諸侯國于邾漢大司空浮之裔也始居丹徒後渡江家于泗 仁祖暨陳后習夢于休天曆元年戊辰九月丁丑旦誕 帝巳卯膨不懌 仁祖夢之寺抱拭于金人植璋于膺端寤瘳因以帝許從釋氏 至正十四年甲午 帝夢江東有一木與天相齊又見紅日中赤城紫闕宮殿崔嵬中放一幅金字帛下有二句云翔翔太平美齊中華鈞畫分明恍若白晝帝覺甚以為異私自喜之就于是歲起兵

上初起手時行列未成屯戍未備一日于曠野處作午飯以瓦罐為炊器適亂兵突至罐為火藥所壞不得食者累日及成和州漸成軍容打諢謂徐達曰劍將軍打碎鐘州城那時好苦諢語也

上初隸濠之定遠滁陽王郭子興麾下子興本姓陳元末有陳某者不知何許人精識緯候知王氣在東南徧游閩廣江黃間久亾所遇乃北涉淮泗入塗山之境得之遂止不行假五行命祿求諸陶漁中大姓郭某令觀其家人數輩悉貴人命也後及一女陳曰

一統肇基錄

公家之貴悉由此女主人曰是乃雙替復問聘者曰人以替弗娶陳曰吾未娶誠能歸之當得貴子主人遂納為壻生四男一即滁陽王也亾幾天下大亂王糾旅已眾 皇祖亦歸之王配以女即 孝慈也王分兵授 皇祖往守某地時與王同起有甲乙兩軍王從甲軍飲甲將除王因徒席漸遠王從兵已隔即執之 皇祖聞變馳援王得脫而 皇祖被執王速遣中山王達往質易 皇祖歸久之兩軍復連和中山亦歸已而 皇祖悉有滁陽之眾王後伏劍歿



乙未渡江下采石定太平 上舍于太平民陳氏家  
后誕 懿文陳媪賢夢天上龍見雲光爛然明日具  
韭根盤金盃賀曰太子生太子生太平俗賀生子以  
非根盤取根源長久之義也

丙申取金陵 上命總制孫炎聘括蒼劉基基陳時  
務十八策又遣使聘金華宋濂濂至問以取天下計  
濂以不殺對

上欲定鼎金陵未決陶安言金陵古帝王之都龍盤  
虎踞據其形勝足以馭萬方 上竟從之

一統肇基錄

庚子六月偽漢傾國入寇攻陷姑熟窺伺南京 上  
召康茂才計事謂才曰友諒來寇吾欲速其來非汝  
不可汝與友諒有舊宜作書遣使偽降友諒為內應  
招之速來仍給之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才  
曰諾吾家有老閻舊嘗事諒今賁以往必信無疑既  
而友諒得書果大喜問曰康公安在曰見守江東橋  
又問曰橋何如曰木橋也乃遣使還謂曰歸語康公  
吾即至至則呼老康為號歸具以告上乃命李善長  
連宵易江東橋為鐵石橋諒至見橋皆鐵石乃驚疑

又呼老康無應之者始知閻者謬已才乃合兵奮擊  
大破降其將校士卒二萬餘人

上聞中書省于南京克敵後設御座于省內將奉小  
明王劉基大怒罵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為不拜遂陳  
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

上議伐張陳劉基曰張自守虜耳陳居上流宜先伐  
之會陳氏復攻洪都 上亦思報龍江之役決意大  
戰

辛丑秋八月伐陳友諒運安慶直泝上流至小孤山  
一統肇基錄

風忽大作左右言祭拜當得濟 上口吟一詩云大  
孤過了小孤過風浪迎船奈爾何丈夫自有凌霄志  
誰肯低頭拜老婆  
過小姑山抵九江九江陳氏偽都也友諒以神兵自  
天而下倉皇宵遁遂克九江獲其玉研華蓋日月旗  
等物  
壬寅春兵至彭蠡湖南昌降 上駕至龍沙臺集父  
老論之曰陳氏據此軍旅百需民甚苦之今俱不以  
相勞其各事本業為吾良民父老皆感悅呼舞云臺



在府城北江濱龍沙上亦國初所築也今俗為重九  
登高處

上微行入南昌城游能仁上藍禪院院廣大美麗為  
南昌諸寺之冠 上周游細玩倘若無人僧扣其姓  
名 上不答僧固扣之上命取筆來題于殿壁云殺  
盡江南百萬兵腰間寶劍血流腥野僧不識山河主  
只個滔滔問姓名擲筆徑出明日以兵圍其寺一寺  
三千餘僧相聚啼泣有一雲遊僧笑曰不用哭不用  
哭我有一計可解其難乃磨去 上所題詩更題曰

一統筆基錄八

五

御筆題詩不可留留時唯恐鬼神愁常將法水頻噴  
洗猶有毫光射斗牛 上至殿見之問誰所題此僧  
曰是小臣所言 上曰寺有如此僧何故不識好人  
僧曰正是有眼不識泰山陛下至人宜非常人所識  
也 上笑而遣之遂赦一寺僧得不死今改院為永  
寧寺

癸卯秋八月遇友諒于彭蠡湖之康郎山友諒以巨  
艦連鎖為陣旌旗樓櫓如山我師舟小卻于仰攻  
上不悅抗旗四麾右師小卻 上遂命斬隊長而下

十餘人猶不止郭威襄英請以火攻上命常開平遇  
春與郭宣武之興帥眾以輕舸載火縱焚偽平章舟  
溺敵將張定邊中流矢走陳兵大敗退保谿山我師  
控湖口旬有五日友諒食乏出江求戰遇春復用前  
法燒之敵兵奔遺追北數十里與酣戰自辰至未不  
解 上所乘舟膠于沙不動 上拔劍斬繫索仰天  
言曰如我有天下分舟當得脫索忽如龍形扶舟而  
出及陳氏平 上立廟致祭封為繫三爺爺斬為三  
段故云  
至今過彭蠡湖者立繫三爺爺則風浪無阻

一統筆基錄八

六

上與陳氏戰未決雌雄問劉基基期以金木相犯日  
決勝及期基意友諒以銅將軍害帝乃為計遇之擊  
游龍九蓋于巨艦傍曳日月之旗基與帝對奕其下  
坐帝于近倉諒軍見之大悅遂舉銅將軍基知將發  
以基案推帝于倉中將軍及船椅案織碎而帝得無  
傷諒知帝必死乃啓牕視之為我軍郭子興射一矢  
貫其頭顱而斃其子理結陳奔武昌

甲辰春二月陳理銜壁出降 上入武昌城取陳氏  
所藏金花子銀花子賞士卒于黃鶴樓下至今人呼



其處爲花子街又駢驛于封建亭謂此當封楚王後果然

上平僞周有榜諭曰皇帝聖旨吳王令旨總兵官準中書省咨敬奉令青子開伐罪救民王者之師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軒轅氏誅蚩尤殷湯征葛伯文王伐崇侯三聖人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爲救民近觀有元之末主居深宮臣操威福官以賄求罪以情免臺憲舉親而劾警有司差貧而優富廟堂不以爲患方添冗官又改鈔法役數十萬民湮塞黃河死者枕

一統肇基錄八

七

藉于道哀苦聲聞于天不幸小民悞中妖術不解其言之妄誕酷信彌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蕪民困聚爲燒香之黨根據汝穎蔓延河洛妖言旣行凶謀遂逞焚蕩賊郭殺戮士夫荼毒生靈無端萬狀元以天下兵馬錢糧大勢而討之累無功效愈見猖獗然事終不能濟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俯觀熟慮乘勢而起或假元氏爲名或托香軍爲號或以孤兵自立皆欲自爲由是天下土崩瓦解予木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漸至提兵灼見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運難與立

功遂引兵渡江賴天地祖宗之靈及將相之力一戰而有江左再戰而定浙東陳氏稱號據江上游爰與問罪之師彭蠡交兵元惡授首父子兄弟面縛輿櫬旣待以不死又封以列爵將相皆置于朝班民庶各安于田里荆湘閩廣盡入版圖雖德化未及而政令頗修惟茲姑蕪張士誠爲民則私販鹽貨行劫于江湖兵興則首聚凶徒負固于海島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于元坑其叅政趙璉囚其待制孫撫二也厥後掩襲浙西兵不滿萬數地不

一統肇基錄八

八

足千里僭號改元三也初寇我邊一戰生禽其親弟再犯浙省楊苗直擣其近郊首尾畏縮又降于元四也陽受元朝之名陰行假王之令挾制達丞相謀害楊左丞五也占據江浙錢糧十年不貢六也知元綱已墮公然害其丞相失帖木兒南臺大夫普化帖木兒七也恃其地險食足誘我叛將掠我邊民八也凡此八罪又甚于蚩尤葛伯崇侯雖黃帝湯文與之同世亦所不容理宜征討以靖天下以濟生民爰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總率馬步舟師分道並進攻取浙西



諸處城池已行戒飭軍將征討所到殲厥渠魁協從  
固治備有條章凡有逋逃臣民被陷軍士悔悟來歸  
咸宥其罪爾張氏臣寮果能明識天時或全城附順  
或棄刃投降名爵賞賜予所不吝凡爾百姓果能安  
業不動即我良民舊有田產房舍仍前約主依額納  
糧以供軍儲餘無科取使汝等永保鄉里以全家室  
此與師之故也敢有千百相聚抗拒王師者即當移  
兵勦密遷徙宗族于五溪兩廣永離鄉土以御邊戎  
凡予之言借如皎日咨爾臣庶毋或自疑敬此欽遵

一統肇基錄八

九

外咨請施行准此合行備出榜文曉諭敬依此令旨  
事意施行所有文榜須議出給者 龍鳳十二年五月

日本州通判許士傑貢到

內午遣征張氏明年丁未士誠就擒時姑蘇城 堅  
難卒破無錫莫天祐與士誠為聲援其步將楊茂普  
游水天祐遣為偵羅卒獲茂具得往來書悉知士誠  
天祐虛實九月城破縛士誠

張九四之敗由其偽司徒李伯升倒戈今吳人猶呼  
賣友者為李司徒 皇祖始見伯升命勞以酒花綵

迎賞于京城三日卻取對九四斬之

呂珣為張士誠守紹興 皇祖屢攻之未克珣有才  
畧善戰嘗以牛革囊兵宵濟以襲我師每戰命戰士  
及城中人為歌高噪以謗胡公大海王冕元章不肯  
從珣請我軍獻策攻之然亦弗克既而竟不能支降  
乃珣之今越人有此書

兩寇既殄戊申正月 帝卽位于郊壇南丞相李善  
長率文武百官及都城父老北面拜賀舞蹈呼萬歲  
者三禮畢具儀導從上率世子諸子奉神主詣太廟

一統肇基錄八

一

追尊四代祖考妣為帝后奉上玉寶玉冊祭畢 上  
顧謂善長曰朕荷先世積德慶及于躬今遵行令典  
尊崇先代齊肅一心對越神靈所謂薰蒿悽愴若或  
見之善長對曰陛下誠孝感通達于幽顯遂詣社稷  
壇立主行祭上還御奉天殿善長率百官上表賀  
上受賀畢命善長奉冊寶立妃馬氏為皇后世子標  
為皇太子國號大明改元洪武

朱收元時 上欲盡除道教有道士黃月清奏曰昨  
日臣到三天門下見張一金榜大書十字于上云山



川奠洪武日月照大明 上以其言合已意遂定國號改元道教因得不廢也

初上以丙申七月為吳國公凡八年甲辰正月為吳王凡四年至是即帝位在位凡三十一年

築新城又營皇城于其內皇城內有萬歲山依山為大內宮建宗廟大社及諸司衙門定十二門詔立圓丘在洪武門外方丘在左甲第門外制大明令造洪武通寶錢

五月 上幸汴梁即開封府也議定都兼取元都留

一統肇基錄八

十一

善長守京師 上駐蹕于陳州城北門外父老進瓜果 上詔本州給瓜果銀仍賜巾服以榮之因于此建亭亭有榮老石以紀美焉

車駕至汴築城以祭天臺今在布政司治後又築臺于南薰門外名封臺以為祭神之所八月還京師詔以大梁為北京

八月庚午大將徐達副將常遇春都督張瑄祖進取元都元主及后妃太子北走達登齊化門命將填濠登城而入達登齊化門樓執其監國宗室淮王帖木

兒不花及太尉中書左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失朴賽因不花右丞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川等戮之并獲其宣鎮南威順諸王子六人及玉印二成宗玉璽一封其府庫及圖書寶物又封故宮殿門以兵守之官人妃主令其官侍護視

一年李文忠征進北三年克應昌獲皇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宮女宋元玉璽金寶玉圖書玉冊玉鎮圭大圭玉筭玉斧十一月師還至龍江 車駕出勞于江上文忠上平沙漠表曰日月麗中天萬國仰照臨

一統肇基錄八

十二

之德乾坤大一統羣生倚覆載之恩文教誕敷而作具畢張武威繼揚而妖氛頓息臣民欣戴海宇歡勝恭惟 皇帝陛下卓冠羣倫茂膺景運皇圖啓祥粵申命之自天曆數在躬遂化家而為國拯生民之墊溺救亂世之劬勩洪鈞布而品物亨皇極建而彝倫叙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惟彼殘胡敢行肆毒竊乘間隙侵犯邊郵赫怒皇心用加天討爰聲罪而致討乃鞠旅以陳師臣賦質庸愚託屬外戚忝受副將之寄慙無贊襄之能拜命闕廷俾率熊羆之衆總戎行陳







東朝紀

海上王泌

初太子讀書大本堂選民間之俊秀及公卿之嫡子入堂中伴讀謂之龍門秀才後以文華殿為太子進講之所

宋學士景濂教太子之功居多因孫祚得罪連坐應死 高后遺奏請免其死 上未允太子泣諫亦未

蒙恩太子計窮投金水河左右救止以聞上乃釋公竄之松潘

東朝紀

六

鈔法既行 上命太子專董其事時偽造甚眾比有得者一見即知真偽蓋其機識在二印偽者不知

國初疏牘奉御 上一覽即送東宮令參決以觀才識後遂定制凡章奏必以副封啓東朝與實封同進

太子以二十五年夏薨將停祥祀禮部當議如宋制從之

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冊允收為 皇太孫詔

曰蒙古列聖相繼御守者首立儲君朕自甲辰即王位戊申即帝位于今二十九年矣前者操將練兵平

天下亂偃天下兵與生民于田里用心多矣及統一以來除奸暴去蒙強亦用心多矣邇來蒼顏皓首備嗣為重嫡孫允收以九月十三日冊為皇太孫奉上神祇以安民庶示臣民想宜知悉

皇太孫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即 皇帝位

改明年為建文元年追 懿文太子為孝康皇帝

懿敬皇太子妃為皇太后 帝遇 奉女冊妃呂氏為皇后

壽州人太常卿呂本之女八月詔書曰將呂后之父

呂本靈位與 太祖高皇帝同祀于西宮正指此也

東朝紀

六

皇帝嗣位之初即下明詔行寬政赦有罪竊遺祖去

事之妨民者明年以紀元賜高年米肉絮帛民鬻子

者為之贖免田之租稅幾分遣使者問海內所患苦

者當廉平吏罪至死者多令活之于是刑部都察院

論囚視往歲減三之二人重犯法

上親擇二十四人為採訪使以觀風誼給事華亭徐

思勉亦與焉又改建都察院

史表又

賜宴于新治以寵之二年

元年使者還自西方得玉于雪山廣二尺色青先是



上在宮儲時嘗夢神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及是始應命工琢為大璽方尺六寸九分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名曰凝命神寶

上幸大學視祀孔子拜跪盟獻咸用享廟禮縉紳聚

觀皆思自奮以進庸于世元年三月

處士高鬼上時事一墾荒田二抑末藝三慎選舉四

開鐵冶

七月十一日賜學士董倫御書怡老堂三大字及綵

几玉鳩杖各一

東朝紀

八

三

十二月癸卯朔乘輿臨視殿壇戒飭百官滌牲省器

是月戊寅 上御奉天殿群公卿咸受誓戒宿于齋

宮明日巳卯出令 皇邸尚食進素膳及期行事自

元旦至于祭天地開朗日月輝華方當出郊龍旗徐

行萬騎不驚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六軍百姓欣躍聚

觀

上于武清坤寧南北二宮間為退朝燕處之殿置占

書祖訓于其中沉玩深思名之曰省躬方孝孺奉

王紳禕之子 皇上即位召入翰林編摩 太祖實錄一作影 為山西布政坐事謫雲南 上召為

侍讀同修 太祖實錄

聞之故老言洪武紀年之末庚辰前後人問道不拾

遺有見遺鈔于塗拾起一視恐污踐更置者也高潔

地直不取也

建文國破時削髮披緇騎而逸其後在湖湘間某寺

中或曰武當山 至正統時八十餘矣一日聞巡按御史行

部乃至察院言欲入陳牒門者不知誰何亦不敢沮

東朝紀

八

四

既入從中道行至堂下坐于地御史問爾何人訟何

事不對命與紙筆即書云告狀人姓某太祖高皇帝

長孫懿文太子長子以付左右持上御史謂曰老和

尚事真偽不可知即真也爾老如此復出欲何為曰

吾老無能為矣所以出者吾此一把骨當付之何地

耶不過欲歸體父母側耳幸為達之御史許諾命有

司守護飛章以聞 上令送京師至遣內監往視咸

不識和尚曰固也此曹安得及事我為問吳誠在否

衆以白上上命誠往誠見和尚亦遲疑和尚曰不相



見殆四十年亦應難辨矣吾語若一事昔某年月日  
吾御某殿汝侍膳吾以箸挾一醬肉賜汝汝兩手皆  
有執持不可接吾擲之地汝伏地以口嚙取食之汝  
寧忘之耶誠聞大慟返命言信也上命迎入大內某  
佛堂中養之久而別云

初逸時由地中出雲遊河南江淮間既久入汴梁某  
寺題詩云寥落東南四十秋而今霜雪已盈頭乾坤  
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斷影朝  
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東朝紀

五

太祖嘗問劉誠意朕長孫享天下當幾何劉對曰皇  
太孫骨氣不凡非富貴可久拘也 上問其由不答  
固問之劉曰此出家當得僊若嗣大位只四五年天  
下分 上曰令出家而以燕王爲嗣若何劉曰于理  
不可貽笑于後弗若令嗣大位而有難則避 上言  
何以預爲之所劉曰製一函藏度牒緇衣剃刀其中  
令遇難則啓之庶幾 此以免且得天下者必燕王  
也燕王才度旣雄而北地常有王氣 王然之遂作  
牒函之以遺建文至是果以燕王難披剃而遁燕王

卽位削去劉誠意伯爵

建文在儲或時與燕王同侍 太祖太祖出一對以  
觀其志曰風吹馬尾千條線建文對曰雨打羊毛一  
片瓊燕王則曰日照龍鱗萬點金 太祖意以燕王  
氣象爲不小

建文未遜時先于大內蘭香殿聚珠衣寶帳及內帑  
珍異諸物殿上塗猛火油貯澆膏其中語親密宮人  
期以城破遁去舉火故當時以建文自焚死也

東朝紀

六



椒宮舊事

梁溪王達

楊王墳在州始牧羊山西北洪武初設祠祭署以王親陳氏為奉祀設墳戶二百十戶供灑掃命宋濂撰文樹之神道其陳氏太后之所自出其先維揚人

徐王墳在宿州閔子鄉洪武中設祠祭署王親武氏為奉祀墳戶九十三戶供灑掃王姓馬氏配郭氏高

皇后之父母也

陶凱作誌銘

皇后馬氏本宿州馬三之女馬三以忿爭殺人恐犯

椒宮舊事

八

于洪移家定遠及天下亂乃挈皇后母避兵他所而

以皇后托郭子興後子興首難自為元帥收鄉兵

皇祖歸焉子興因其單居欲為娶夫人勸子興以女

馬氏配之及即位正號中宮是為孝慈皇后

子興卒于和陽歸葬滁洲洪武初追封滁陽王其女

為妃生蜀王如意王十六年十一月七日 上親蒙

子興事實召太常丞張來儀諭使為文刻于廟石

皇妃郭氏山甫之女也 高皇微時過臨淮山甫見

之驚異急具饌與交歡酒酣跪 上脩陳天表之異

他日貴不可言幸無相忘 上去山甫語諸子吾視

若曹皆非田舍郎往往可封侯今始知皆以此公宜

謹事之復以女人侍從渡江協孝慈以肇家 孝慈

崩嘗攝六宮事號皇妃追封山甫營國公

昭敬皇妃姓胡氏生楚王本豫章侯胡美之長女也

後美于十七年以入亂宮禁賜歿

孝慈常幸大學遂賜監生家人漿粉錢後以 孝慈

崩諸婦不哭臨詔除之

后見秀才巾服與胥史同乃更製儒巾藍衫令 上

椒宮舊事

着之 上曰此真儒服也遂頒天下

洪武壬子遣中人往燕杭選民間婦女通曉書數者

入宮給事須其願乃發得四十四人比至試之可任

者纔十四人乃帝之賜金以贍其家餘悉遣歸

郭妃弟德成嘗入禁內 上以黃金二錠置其袖曰

弟歸勿宣出德成敬諾比出宮門納鞞中伴醉脫鞞

露金闥人以聞 上曰吾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闥

嚴密如此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

無間安知 上不以相試眾乃服



上與後宮語必以六禮緝綱為先宮中垣壁屏幃皆繪耕織之象

初魏觀蔡本應召為蕪州守引入後宮二人領宸旨

將辭出 上遽止之少頃后出宮人奉酒果以從

上手酌以賜二臣

成穆貴妃姓孫氏參政孫英之妹嘗與 上登香雲

閣觀後苑刈稻 上命宮人取酒來為賞豐飲令妃

誦詩侑酒妃為歌李紳閔農詩 上大悅賜予有加

皇淑妃李氏霍縣李傑之女也性不愛酒 上為造

椒宮舊事

引口醪每宴飲特設以供妃

太祖愛諸公主欲其便于入內乃于後戟門外建十

駟馬府制甚弘服飾器具悉如意為之不禁也

復辟錄

明 亡名氏

景泰八年春正月

上染疾免百官朝數日內外羣臣患之十有一日左

都御史蕭維禎左副都御史徐有貞率十三道同百

官問安於左順門外太監典安自內出問曰若皆何

官維禎答曰乃都御史六科十三道給事中御史五

府六部堂上官 聖體不寧謹來問安典安以指作

十字謂病之篤不過是日耳又曰若皆 朝廷大臣

復辟錄

耳目不能為社稷計日日徒問安耳眾乃惶惶而退

即日維禎同有貞集十三道御史議曰今日興安之

言若皆達其意否眾曰 皇儲一立無他患矣請早

立之二公喜曰斯議得矣眾還道中作封事草其略

曰 聖躬不寧五日未朝內外憂懼京民震恐蓋為

皇儲未立以致如此伏望 皇上早建元良正位

東宮以鎮人心草具呈堂二公是之會彙於 朝集

文武羣臣石亨張軫張軌于謙王文胡濙楊善等於

左掖門議允僉題維禎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于



為擇字笑曰吾帶亦欲更也是日進奏十有三日  
出奉 聖旨朕這幾日偶染疾是以不曾視朝待  
正月十七日早朝請擇元良一節難准部院科道皆  
勃勃憂慮瑄與同官監察御史錢璉樊英同日斯當  
復請未幾禮部尚書胡濙令一辦事官赴道報曰請  
立東宮事今本部會閣下及文武大小羣臣於十七  
日待 上視朝合辭懇請令來報知僉名瑄與璉英  
不勝忻忭約曰 上再不可吾等皆免冠叩頭辭職  
乞還田里滿朝若是 上亦心動事無不可皆會議

復辟錄

八

二

於禮部學士商輅主筆草奏其略曰天下者 太祖  
太宗之天下傳之於 宣宗陛下 宣宗之子  
憲宗 宣宗之孫以 祖父之天下傳之於孫此萬古  
御名 不易之常法稿成發正本會僉因姓氏衆字盡多訛  
至十六日晡時方完是日先進題知明日對仗陳進  
亦無害也徐有貞時常往返石亨家人莫知其故是  
日未末有貞自造亨家燃燭時方出十七日四鼓時  
衆集於 朝人人謹待 上出以期事濟頃之南城  
呼噪震地羣臣失色須臾鳴鐘鼓 上皇御極矣於

是朝野歡騰以為復見太平本遂不進 旨下擒于  
謙王文等以其迎立外藩故也有貞亨等皆進爵有  
差究迎立之迹無實可驗乃曰謀而未成于謙王文  
殺死棄市商輅免還為民餘從編戎伍有貞以已乃  
謀首功冠文武論於 上前乃錫以奉天朔運推誠  
宜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武功伯兼東閣大學  
士亨一日自引千戶盧旺顏敬二人侍於去文華殿  
前 上問曰二人何人也亨對曰臣之心腹何謂心  
腹對曰臣每有機事與二人謀他人不知也如迎請

復辟錄

八

三

上時亦與斯二人謀乃特拜二人為指揮使自是  
求請無虛日且報功次陞六千餘人 上甚厭之事  
定日久 上察迎立事愈無狀心頗見疑每許亨及  
張軌曹吉祥等迎立外藩之故對曰臣亦不知乃有  
貞向臣言耳石曹二家專權恣肆無復畏忌死生予  
奪皆在其手士皆重足而立莫敢仰視君子患焉有  
貞亦欲遏其勢每沮其謀互相排抑於是文武二途  
矣成化改元修 國史瑄詢史館未載是事瑄乃身  
為目見故謹錄於斯以彰 國史之公以備修史者



采焉浙江按察司副使豐城楊瑄識

初景泰不豫圖富貴者因起異謀大學士王文與太

監王誠謀欲取襄王世子立為東宮其事漸泄既而

景泰疾亟太監與安諷羣臣請復立東宮僉謂

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在此閣下陳循輩

亦知之賢因會議問學士蕭鉉乃曰既退不可再賢

始覺其有異謀也文入對眾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

朝廷之意在誰賢益知其必然明日早觀奏詞曰

早選元良人皆曰此非復立之意遂駕其說於石亨

復辟錄

輦曰王文于謙已遣人齎金牌勅符取襄王世子去

矣即於十七日早帶兵入南城請 上皇復位是時

景泰不朝已四日矣先一二日又駕其說於石亨輩

云景泰命太監張永等孥亨數人掌兵者其謀立

上皇中官古祥蔣冕輩白于 太后為勅旨與亨輩

成此事遂以王文輩為大逆茲惡然王文初謀于謙

輩未必知亨輩不過因于謙平日總督軍務一切兵

臨專而行之亨不得遂其所私乃乘此機而除之其

徐皆因平日不足者而中傷之未必皆知王文之初

謀也况王文之謀其實未發所以誅戮者多非其罪

乃曰臣等舍命舉此大事以為有社稷之功 上亦

信之極其報典之隆而亨等遂招權納賄擅作威福

冒濫官爵恣情妄為勢焰赫然天下寒心初徐有貞

亦與迎 駕之謀特命入閣有貞以陳循輩在前不

得自專乃助亨除去循輩未幾有貞亦為亨所嫉而

出之人以為天道好還不意亨復遭烈禍益見天道

之好還也 李賢天順日錄

景泰有疾都督張軌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以南

復辟錄

城之謀扣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

矣無能為也蓋圖之徐元玉軌亨等從其言是十月

四日夜會有貞有貞曰 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

遊畋為赤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必在此特不知

南城知此意否軌等曰兩日前有陰達者有貞曰必

伺獲密報乃可議軌等去兩日夜再會有貞言報得

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亟下附軌等耳

言時在今夕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得聞已而軌

云今 騎薄都城柰何有貞言正宜乘此以備非常



為名陰納兵入內誰不可者軌等皆肯之復密語既  
倉皇以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  
福不成家族之禍矣歸人不歸鬼遂往會軌亨吉祥  
王驥揚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納  
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為有出入者兵輒  
叱止之有貞命仍鎖諸門曰萬一內外夾攻事去矣  
鎖訖有貞取鑰投水竇并軌等莫之知時天色晦暝  
軌等惶惑有貞趣行軌顧謂曰事常濟否有貞大言  
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鐵鎖半密扣不應俄聞城

復辟錄

六

中隱隱然有開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之數十  
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  
門啓城中無燈火軌等入見太上皇燭下獨出問  
曰爾等何為眾俯伏合聲請 陛下登位乃呼兵士  
舉舉來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以前掖 上  
皇登臺有貞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昭朗星月輝光  
上皇顧問有貞等卿為誰各對某官某有貞等前  
導密邇轎車既升 奉天殿諸臣猶有在舉前者武  
上以推擊有貞 上叱止之時斧座尚在殿隅諸臣

往推之至中 上升座鼓鐘鳴羣臣百官入賀 景  
皇帝聞鐘鼓聲問左右云于謙耶左右對曰太上皇  
帝 景皇帝曰哥哥做好 上既復辟即日命有貞  
依舊左副都御史兼翰林學士明日陞兵部尚書命  
掌內閣事三月封武功伯仍命兼華蓋殿大學士掌  
文淵閣事 蘇林 卜祭  
景 正月十二日禮部會內閣及文武羣臣議  
立東宮事具奏不允十四日內閣大臣陳循等招石  
亨至東閣會本請復立茂陵為 皇太子亨對曰上

復辟錄

七

面有病休要激惱他又言少停慢慢說話因見人多  
不會說得初 景皇帝有病羣臣不知其危劇本月  
十三日夜石亨獨蒙宣到郊壇齋宮榻前面受命代  
行禮親見知必難起於是時有南城之謀十七日早  
四更時有郎中龍文至循家蓋文素善張軌得之軌  
謂前日石總兵要與循計較說道西邊病重難起若  
請復立東宮不如就請 太上皇復位可以得功賞  
要與循說較循不着却與徐有貞計較言先要與陳  
學士說不會說得本官回言陳學士往日在人前說



你無功封侯此事如何與他說他見爲首請立東宮若他得知西邊難起是的又會集百官懇請 太上皇復位大衆所爲必無功賞切不可令之知只約內外典兵柄者三五人密爲之庶幾功勳有歸權寵在已又與亨計必須捏飾異故方顯得吾輩功高此事有今日早發見陳循辨冤疏

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 聖上復位當日拿于謙王文第二拿項文曜聞父喪未起身送錦衣衛皆打一百第二日拿陳循蕭鑑商輅俞士悅江淵王偉顧錦

復辟錄

八

八

丁澄沈敬等多官問皆打二十擬謀逆重罪題奉聖旨且監着內臣王誠舒良美權者十四五人皆擬重罪陞副都御史徐有貞爲兵部尚書太常卿許彬大理卿薛瑄加禮部侍郎勅朕居南城今既七年心已忘天下不幸茲臣謀逆武清侯石亨等能 機謀 忠義奉迎朕復正大位功在 宗社可特進封爲 國公食祿一千五百石右都督張軻爲太平侯食祿一千三百石張軻爲文安侯都御史楊善爲典濟伯食祿一千二百石

俱子孫世襲如 勅奉行

正月二十二日 聖旨于謙王文舒良王誠張永王勤論法本當凌遲從輕決了罷家下人口免死充軍家小免爲奴着隨住家財人官陳循江淵俞士悅項又昭免死發口外永遠充軍家小隨住蕭鑑商輅王偉顧錦丁澄原籍爲民

天順元年正月二十六日都察院左都御史蕭維禎等於奉天門欽奉 聖旨于謙王文結同內賊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構成邪謀逢迎景泰篡位易儲依

復辟錄

九

九

阿從諛廢黜正后內外朋姦紊亂朝政擅奪兵權將軍國大事都弄壞了景泰御名近因 有疾不能臨朝視政這厮每自知罪惡深重恐朕不容因共謀爲不軌糾合心腹都督范廣等要將總兵官等擒殺迎立外藩以樹私恩動搖宗社其一般姦黨陳循蕭鑑項文曜俞士悅王偉顧錦丁澄商輅亦各密知前謀不行發舉及朕復位這厮每姦謀節次敗露已將于謙王文王誠舒良張永王勤處以極刑籍沒家產成丁男子俱發充軍仍將其餘姦黨陳循等發口外永遠充軍



及原籍為民了論這斯每圖危 宗社的情理窮是極惡本當族滅如今體 上天好生之德都從輕處治了今後內外的官務要竭力盡忠奉公守法以保身家不許似這斯每朋姦亂政違了必誅不饒恁都察院便出榜曉諭多人每知道欽此

天順元年二月初六日奉 聖旨軒輓陞刑部尚書劉廣衡刑部左侍郎李賓調大理寺卿李秉調南直隸管糧儲張鳳調南京戶部薛希璉調南京刑部蕭維禎調南京都察院姚夔調南京禮部宋瑛調兵部

復辟錄



十

鄭泰李敏孟鑑張睿沈真張惠孫元貞張純楊寧張敏王跡年富馬瑾馬昂韓福樂恽程南雲蔡翼嚴憎姜勝都着他致仕劉本道替張睿管京倉糧儲翰林院便寫勅書着人鋪馬裏去欽此

上復寶位二三日間諸文臣首功之人列侍文華殿上喜見眉宇呼諸臣曰弟弟好矣喫粥矣事固無預弟弟小人壞之耳諸臣然時都督劉深亦帶刀在侍亦以復位功進左都督後充總兵官掛征蠻將軍印來廣西為盛偶及此其語尤詳

水東日記

士申易儲之詔既下何文淵嘗告人曰詔文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此文淵語陳淵老思不及也既歸田里又屢以告郡邑親識人皆知之天順改元鄉人固虞文淵必及禍謂在旦夕一日遞報陳部御史將至邑人並驚信文淵因自經死未幾至者乃廣東陳副使泰便道過家耳陳以都憲收職因誤

傳云

天順初 上以邠王薨欲命汪妃殉葬賢因奏曰汪妃雖立為后即遭廢棄幽閉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

復辟錄



十一

夫情所不堪况幼女無依尤可矜憫 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弟婦少年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一日 上曰汪妃既存不宜在內欲移居舊府何如賢曰如此誠便但衣食用度不可闕減 上曰朕更欲加厚豈可減乎其原侍宮人悉隨之復遣老成中官數人以備使令由是母子保全甚得其所 上之復位天下人心無不歡戴若無亨輩攪擾左右前後得正人輔導行事三代可復不幸而遇亨輩諂言一人未能逃解數年之久言路猶塞所謂開家承



家小人勿用可不戒哉

初朝廷旨意多出內閣臣條進彙留閣中號絲綸簿其後宦寺專恣時奏收簿秘內徐有貞既得權寵乃告 上如故事還簿閣中

景泰不豫文武羣臣不過候其不起請 上皇復位時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軌掌大兵小人欲圖富貴者以為少保王文于謙與中官王誠等欲取宗室立之之說以激亨等借其勢而成功亨等遂以迎 駕為功殺王文于謙等并貶謫陳循等數十人亨封忠國

後錄

十二

公軌封太平侯乃固寵攬權冒濫官爵賄貨無厭方復位之初人心大悅及見亨等所行人皆失望于動天象彗出星變日暈數重數月不息乃羣邪固蔽太陽之象而亨恬不知戒賄賂公行強預朝政掠美市恩易置文武大臣邊將以彰其威有不出於門下者便欲中傷中外見其勢熾莫不寒心敢怒而不敢言亨姪彪頗驍勇驟陞都督性尤貪暴初立邊功大肆兇惡謀鎮大同邀人保奏 朝廷覺其不實使人廉察果皆虛詐置彪於法人心皆快已而罪連亨 朝

廷初念其功累宥之未幾家人傳說怨謗有不軌之

謀於是置亨於法籍其家受禍甚烈議者以為天道好還如此人見其爵位勢力重如泰山一旦除之曾不少阻蓋幽明冤抑從此伸氣雖 朝廷大法有所不免亦其罪惡貫盈人神共怒助力於間當時若以彪鎮大同誠為可憂且在京武官多出亨門下而亨又握兵權天下精兵無如大同稍有變動內外相應其禍可勝言哉此時雖欲撲滅力不能及今辦之於早除此大害非 上之剛明果斷不能如此而亦

後錄

十三

祖宗在天之靈默相之社稷綿遠兆端於此天順日錄法司奏石亨等報陞官員俱合查究 上召賢問曰此事可否恐驚動人心賢對曰若查究則不可但此等冒陞職者自不能安欲自首猶豫不決若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 上曰然遂行之於是冒陞職者四千人盡首改正人心皆快或有擬欲追其支過俸米者賢曰不可戶部奏請得旨乃免人心皆安亨既置於法平日出入門下者無不驚懼一日賢言於 上曰元惡既除宜戒諭羣臣慰安人心不究其



餘 上允之中外釋然無不感戴朝廷之恩天順日錄

石亨下獄死法司請瘞其屍 上召賢曰如何賢對

曰如此行之未為盡善法司宜執法論罪欲梟首示

眾 朝廷不從特全其首領尤見恩義 上曰然即

從之天順日錄

石亨嘗往來大同顧紫荆關謂左右曰塞守斯關京

城何由能至識者知其心矣忘憚于謙兼懼正人之

多不敢決為天順初自 南城迎復之功封忠國公

益恃寵招權納賂天下都司及邊將多出門下是年

復辟錄

八

十四

二月初三日朝退歸私第所親盧旺顏敬杜清等二

十餘人各叩頭起侍亨曰我這職事皆爾之所欲為

者眾不知所謂成曰我等賴公擡舉各衛都指揮及

指揮之職至是足矣三公之位何敢望也亨曰當時

趙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謀反爾等若助我至此

我職非爾為之而何眾皆股肱南城有功替日指揮

童先乃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蓋天意有在爾

等勉力為之乃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

今石彪在彼充遊擊將軍異日以彪代李文掛鎮朔

將軍印北塞紫荆關東出山東拒臨清法高郵之堤

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疲遂議以盧旺守裏河

一道各有分地三月 寇延綏命亨征之童先力勸

亨成前謀亨曰為此事不難但天下各處都司除代

未週待週為之不晚也童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也

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私罵曰這厮不是

幹此事底亨師還無功見 上於文華殿 上命環

衛露刃以待

天順五年七月初二日太監吉祥姪昭武伯曹欽作

復辟錄

八

十五

亂放火燒東西長安門殺害左都御史寇深恭順侯

吳瑾錦衣指揮同知逮某等前夕指揮皮兒馬哈麻

在欽家飲酒謀叛既而悔之乃以聞

內官吉祥居禁庭最久為人惟喜私恩小惠招權納

賂擅作威福嘗往雲南福建殺賊帶去達官軍能騎

射取功因而收於部下加以恩澤為心腹天順初呼

召此輩迎駕俱陞大職此輩亦感吉祥之恩後石亨

事發冒官者俱革去此輩又為吉祥所庇不動吉祥

初以迎 駕為功貪圖富貴一家弟姪俱得大官又



賣官鬻獄贖貨無厭 上初不得已而從之後不能  
堪稍疎抑焉吉祥輒懷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欽糾集  
所恩之人謀為不軌會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鏜  
統官軍往陝西殺賊於五年七月初二日早辭朝  
欽等乘機欲殺昂等就擁兵入內為變幸而鏜等先  
覺二鼓時即報於內禁門不開欽兄弟與同惡者詣  
錦衣衛指揮逮某宅前遇某方出斬其首碎其尸蓋  
某亦吉祥所恩之人後 朝廷委任行事且發欽非  
理之事所最恨者先害之然後分布於各禁門待其

復辟錄

八

十六

開擁入三鼓至門欽兄弟四五人俱在長安門予四  
鼓到朝房聞鎗馬驚亂以為出征之軍及人房間呼  
錦衣指揮焦壽郭英等拿住予亦不知何如俄又呼  
予官名曰尋李學士予方恐即出房至門前見披甲  
持刀者數人一人砍予一刀又打一刀背曹欽適至  
見予不忍殺連呼尊長執予手曰毋恐此退持刀者  
且告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 駕復位遠某譖毀反  
欲相害提泉頭示予曰誠為此激變不得已也予  
曰此人生事害人誰不怨恨既除此害即可請命欽

曰就與我寫本進入即令防予至吏部朝房尚書王  
翱處借紙筆寫成予拉翱同行門縫投進欽見門不  
開乃舉火焚燒復欲害予令持刀者同予尋尚書馬  
昂得翱等解之及天明上馬呼衆馳往東安門又令  
披甲持刀者一人馳馬尋予翱等復解之忽孫鏜領  
官軍襲而圍之予乃得脫時恭順侯吳瑾左都御史  
寇深俱被殺死予被傷在吏部至晚大雨不止聞官  
軍圍欽等於其宅盡誅之予慮其脇從者不寧即進  
本請急宣 聖旨脇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心然後

復辟錄

十七

詔示天下布寬恤之恩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  
民休息吉祥已正典刑蓋此亂臣賊子肆行反逆天  
地鬼神所不容當時若不早覺各門既開此賊擁入  
縱橫一時不能禦之其禍不可勝言幸而早撲滅之  
此實 宗社之福也 天順日錄  
吉祥初傳 太后勅旨令石亨等迎 駕有功與政  
然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監以此極力贊說凡事與  
二學士商議而行時徐有貞李賢已為吉祥所引入  
閣辦事故除于謙等皆用徐有貞策而賢陰助之先



吏部侍郎闕調兵部侍郎項文曜於吏部李賢以吏部郎中陞兵部侍郎代文曜蓋嫌於陞本部與尚書王翱並之意謙嘗薦文曜賢以為今調出謙意深啗之喉給事中王鎮等劾文曜為謙姦黨都御史蕭維禎亦吉祥所引用文致謙罪以為欲迎立外藩依謀反者律凌遲處死以文曜為知于謙謀反故縱者律斬事載李賢天順日錄及蕭維禎所構獄案日錄內賢自言助有貞展盡底蘊又言有貞素行持公者少及予持公助之遂改前鞞觀此則有貞害謙之事謂

復辟錄

六

賢不與謀可乎况日錄屢言文曜黨謙士林非笑夫謙本非邪人文曜所黨何事唐李訓鄭注為宦官所引用既而欲除宦官以自解訓又恐注專其功遂致其露之禍賢與有貞既為吉祥亨所引用而慮為所累欲以至公除之幾致禍變初亨每來閣議事則欲以已意令內閣行之有貞等得無厭乎又亨欲薦吳與爾賢乃代草附亨奏之則吉祥亨初與有貞賢相親厚可見矣

雙溪雜記

保孤記

闕名

今上皇帝佛堯舜之盛德合日月之明照繼天立極應瑞中興文恬武熙四海清穆稽古沿革永光萬壽無疆之業外分四郊之祀內正九廟之規以仁孝化洽黎庶百僚奔走五官夾輔皆極英賢之選也一時總督內外規制雖各有其職穆然淵度實出宸衷惟時一二大臣特勤 聖眷癸亥夏惟公歲周甲子錫以玄纁牲醴惟公一品九載考績進律重封命九保孤記

卿大臣陪宴禮部惟公六十未有嗣人奉金橋寶籙時恭誠伯以大宗伯鶴袍犀帶設壇顯靈宮祈嗣儀與公婿吳春會壇下啓紅錦囊出寶籙恭拜覽之公名居中左右蘇夫人及長妾一人相並列下一等妾二十人以齒序列崔氏實預焉其日未申陰霰作公命使召儀日於便坐謂儀曰吾受聖天子恩私齋沐有日矣適疾病不可以風不能親拜壇下命大著顯告於古聖先師卜得蠱之大畜其繇曰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厲終吉卜人執著久不言汝其謂何儀對



曰幹父之蠱有子卦辭顯著夫復何疑公喜曰此吾意也特取決吾子耳又問曰卜人久而不言者何儀曰公方大亨而有密雲不雨之象故遲不敢發然不知公意在卜則他無命著也薄暮辭歸公出黃封酒一尊揖儀曰吾方齋戒不能款留歸即開尊爲我預慶明年夏儀有飭兵之命日暮兩人舟病作不能與掛冠天津門而歸其秋公亦以疾力辭得命過吳及再相皆於錫山道中夜坐對語每以寡嗣爲憂儀曰靜養則神會寡欲則精聚此有子之道也公曰吾以

保孤記

八

一

聖眷隆重天使替途不敢違命何過江更以情懇不知聖意若何倘至京必有藁葬之勞非求誕育計也忽泫然出涕欠伸而起明日別於毘陵公出舟拊膺者四五曰汝言謹記臆不忘也儀私念必申辭謝矣至揚三思之曰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君天也天可逃乎賦維揚之篇其句有白首豈堪仍廟廊以示意遂發江龍其冬歸朝君臣歡慶有加於昔嘉靖丁未七月二十二日陝西澄城縣界頭嶺鳴二十七日崩移數里撫臣以聞其應三邊帥將搆難語侵及公

且張皇套賊聲勢飛蹄走書晝夜交錯于道 上怒明年正月一日下脩省之詔六月而事及輔臣公竟被禍三月儀與舉松江過於吳門方舟西過望亭見飛騎傳呼知公被逮於丹陽時崔夫人種嗣之祥已匝月矣崔夫人者河間良家女也先有洪生釐以相人術遊京師春父時守河間公因以書令釐求宜子小婦益至是而釐術始驗初公罷相入出幣與縫人趙金五製衣展幣得金一鈔深藏以伺公至出金獻之公嘆曰縫人賤工也乃有士君子之行遂錄於

保孤記

八

三

門令司公服由是內外皆知其賢崔夫人將就館私計曰相公禍福未定倘生男必有嫉我者諸僕中金五爲衆所推知其可托出黃金九兩銀五十兩謂之曰相公一綫之繫在吾腹中幸而生男不能保無妒忌者惟爾謹愿惟爾忠淳必不負公也爾其慎爲之持金以去金五本三門里人與其叔趙七二四二預置田租三十石牛一具爲保育之計密謀既定果兒生而妒者起矣是爲十一月十日孤兒生於忠禮書院越三日張氏馬氏稱欲抱視之自書院攜入城中



行館以糶未塞其口不灰以絮塞其口又不灰前有  
盆池棄水中以去幸水淺不能殺金五乘間竊出給  
口灰矣私置僻處以米飲飼之又以綿裹核桃膏置  
兒理矣諸奸方相欣慶子既出虎口趙氏之戚程念  
七妻董氏乳之越六月忌者方覺大怒召金五以必  
殺兒為約責限以須私與程夫婦商其事二趙氏亦  
來五人相向泣於中庭金五曰非吾意也將謂至何  
程曰吾聞諸鄉先生驪姬之誚晉無公族矣汝獨不

保孤記

一八

四

為念乎眾共謀曰此有徐念八者謹厚人也無子而  
生女又灰遂以孤托之由是隱秘愈密雖間有知者  
諱不外聞金五又反命曰吾殺兒盡奪程氏乳資租  
牛歸矣忌者深信之在徐四年兒以瘡瘍幾灰者屢  
念八為寄名僧寺以精神休及徐病灰妻將他適勢  
不能俱遂送入清涼寺為僧已酉七月春謝政歸知  
孤兒在徐氏私究之念八雖灰其族不知春意所向  
辭以疾灰金五又私以金三星入廟焚脩為兒祈福  
久之金五知春意無他始其實以告春泣曰孤兒者

趙武也徐念八者嬰也金五者謹厥也武其後與終  
反祈奚之田矣乎張馬不遇二婦婦勢必不能凌逼  
人至此且上不畏天下不愧人特不知孰自甘為屠  
岸氏耳春以兒未出幼時未可言乃告夫人召孤兒  
匿之公門下士鄉大夫歐陽清履謂春曰敢不可處  
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此管敬仲之所以霸  
齊姜氏之所以興晉者也今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  
矣公子幾矣子必速行毋失壬戌仲冬八日趙四二  
知事難終民自出舉首夫人曰此吾家事何用煩官

保孤記

一八

五

乃召其支屬長老中陽公而下四人外黨葉吉周洎  
府縣庠儒不期而會者三十餘人越二日先後預知  
接遞及乳母程董皆集里排胥史隄城內外聞而至  
者且萬人眾口同聲自相申辨既見孤曰兩耳願領  
相公也體格動靜崔夫人雖灰夫人父則存何其貌  
之似也是日三門里趙徐祝三氏雜居人民初遂投  
清涼寺者老九松而下三百餘人皆從兒入見魏公  
遠近翔集圍塞街巷爭先稱快口相公復生也魏公  
曰異哉鬼神之前知也時昔之夜吾夢城中有一童



闕報送殿元披錄視之狀元名道先其父前科進士道無名也因問子何名春日尚未名繼公曰卽以夢中字命之曰先承從其序也其時孤年十有五矣有從傍贊之者曰岐嶷端重器度偉然豐順長驅肩圓背負神色凝定瞻顧安詳真相種也聞者以爲實錄卽日謁告祖廟參拜在庭者賢內姓不遺親外姓不遺舊旣乃奠告於先公崔夫人之墓盡禮而還公門下奴隸厮臺無老無幼以次參列坐起端莊高不仰卑不俯縹緜中度畧無汗懾內負之容雖貴介素習保孤記

六

莫是過也左右顧瞻之人識與不識蓋翔躍者半泣涕者半叙州府同知周宗正叙其事

秘錄

北郡李夢陽

初今上卽位青宮舊閣等日導上狗馬鷹兔舞唱角觥漸乘萬幾罔親時號入虎而段敏黃偉雖舊聞以端慤斥不信用會段坐病免死於是戶部尚書韓文每朝退對屬吏言輒泣淚數行下以闕故而郎中李夢陽間說之曰公大臣也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韓公曰奈何曰此諫臣有章入交論諸閣下之閣矣夫三老者顧命臣也聞持諫官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殊死爭閣老以諸大臣爭也持必更易力易爲辭事或可濟也韓公於是捋鬚昂肩毅然改容曰吾卽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翼日早朝韓公密叩三老三老許之而倡諸大臣諸大臣又無不踴躍喜者韓公乃大喜退而召夢陽令具草草其韓公讀而愛之曰是不可文文一上弗省也不可多多覽弗竟也而王岳者亦青宮闈也剛厲而無所顧亦惡其罔儕初閣議持諫官章不肯下諍闈者業奢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又入於是上遣



司禮者八人齊詣閣議一日而遣者三而門議持卒不肯下而岳者八人中也顧獨曰閣議是明日忽有旨召諸大臣諸大臣者蓋人人端也既入左掖行吏部尚書許進首答韓公曰公疏言何韓公於見故曳履徐徐行而使吏部侍郎王鏊趨詣閣探動靜閣老劉健語整口事已七八分濟矣諸公第持莫輕下至左順門問首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問諸先生諸先生言良是無非愛君憂國者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即置之法耳幸少寬之上自處耳衆震

秘錄

懼莫敢出一語答李榮面韓公曰此舉本出自公公云何韓公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自增文等借負卿佐靡所匡救而 上始踐阼輒棄萬幾遊宴無度狎匪群小文等何得無言韓公言雖端而氣不動又鮮中旨榮於是李榮咄而曰疏備矣 上非不知今意第欲寬之耳諸公道嘗然而退蓋是日諸臣者寤業自求安置南京而商議猶持不從諸公乃竟爾爾退惟王鏊仍前謂榮曰設上不處如何李榮曰榮願有鐵裏之胆而敢壞國事榮人而事變矣

是夜立召劉瑾入司禮而收王岳范榮等京前京尋殺二人于途也又連斥劉謝二老顧獨懇留李而韓公章詢詢成拔茅散矣變之起大抵莫可諱而李榮則曰諸大臣退而瑾儕統 上前跪伏哭痛首觸地曰微 上恩奴儕倭狗矣 上為之動而瑾輩輒進曰害奴儕者岳也 上曰何也曰岳前掌東廠也謂諫官曰先生有言第言而閣議時岳又獨是閣議此其情何也大 上狗馬鷹兔岳嘗買獻之否 上心所明也今獨答奴儕倪而益復伏地哭痛 上於

秘錄

是怒而收王岳瑾又門夫狗馬鷹兔可損於萬幾今左班官敢譁而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 上所欲而人不敢言矣 上於是詔瑾入司禮監此其說亦近第難盡言耳又問閣議時健嘗推案哭謝亦

臺臺嘗嘗不休獨李岡開口得慰留云



說郭續目錄

弓第六

明良錄畧 沈士謙

明良記 楊儀

明臣十節 崔鏡

造邦賢勲錄 王禕

致身錄 史仲彬

明輔起家考 徐儀世

掾曹名臣錄 王疑齋

說郭續目錄八弓六

明良錄畧

明 沈士謙

昔元綱不振群雄並起而爭之于時山童子韓林兒  
 據中原僭稱小明王國號大宋攻元龍鳳都亳州徐  
 壽輝臣陳友諒據湖廣僭稱帝國號大漢攻元大義  
 都江州武昌履州民張士誠據浙西僭稱王國號大  
 周攻元天祐都蘇州明王瑄據四川僭稱帝國號大  
 夏攻元天統都成都其餘若方谷瑛據浙東陳有定  
 據福建何真據廣東劉益據遼陽毛貴田豐等據山  
 東皆各霸一方以專號令垂及二十餘年盡混一于  
 祖高皇帝矣

上即位以所生鄉為雄飛里舊舍兵火後不復辨但  
 於地上金銀規地大會鄉之故老宴畢仍以金賜之  
 特與劉氏田三十頃免十年之稅眾請罪田主上  
 曰此世情耳不必問吾貧時彼豈知今日為天子耶  
 郭景祥濠人博洽經史丙申置行省于金陵上自總  
 省事以景祥為左司郎中與李夢庚侯元善等同事  
 遇事敢言累遷和州總制致養大舉



劉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得性理學天文兵法無不洞曉在元舉進士不仕嘗游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中時魯道原宇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曰此天子氣也應在今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無知基者惟西蜀趙天澤奇之以為諸葛孔明之流 皇帝定括蒼基乃指乾象謂所觀曰此天意也豈人力能之耶總制孫炎以上命聘至金陵自是凡有征伐基密謀居多上方欲刑人基曰何為上語基以所夢基曰

明良錄畧

一

是衆字頭上有衆血以土傳之得上得衆之象應在三日當有報至三日後海寧以城降元年葉琛奏定處州稅糧上特命青田縣糧止作五合起科曰使劉伯溫鄉里子孫世世為美談也仕終御史中丞加弘文館學士封誠意伯八年四月卒年六十五以天文書授子璉使伺服闋進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所著有郁離子投匭集寫情集犁眉公集

陶安字主敬太平當塗人乙未 太祖渡江取太平路安與耆儒李習出迎上待之厚既而得劉基宋濂

章溢葉琛四人上問四人者何如對曰臣謀畧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上多其善讓甲辰知饒州上賜以詩曰匡廬歲穴甚濟濟水惟無端盈彭蠡鱷魚因韓去遠洋陶安鄱陽卽一理三年入朝民為之歌曰千里傚蕪侯來之初萬姓耕闢侯去之日既而後命守饒州民懷其德復歌之曰湖水悠悠侯澤之流湖水有塞我思侯德吳元年初置翰林院召安為學士賜誥有云江南之士杖策謁千軍門者陶安實先乃者開翰苑以崇文治立學

明良錄畧

八

三

上以冠儒英重道尊賢莫先于爾丁亥 上御東閣安與中丞章溢等侍因論前代興亡之事上曰喪亂之源由于驕佚大抵居高位者易驕處佚樂者易侈如此者未有不亡今日聞卿之論此深有感于予心古者今之鑑豈不信歟癸巳上與儒臣論學術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上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人鮮不為所惑自非有豪傑之見不能決去之也壬子奏言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若亡國之社則屋之不受天陽也



今于社稷壇創屋非禮安自入翰林國家制度禮文多所定擬撰文武誥命千餘上賜對曰國朝謀畧無雙士翰院文章第一家仕終江西叅政成辰九月卒年五十七疾劇猶草時務二十事上之

宋濂字景濂金華人在姬七月生六歲爲詩歌有奇詭人呼爲神童游元末諸名賢之門至正間有薦于史館者辭不赴入龍山門著書名龍門子庚子遣使徵至金陵授江南儒學提舉奉旨授皇太子經筵講官八月上召濂講春秋左傳濂因曰春秋乃孔子褒善

明良錄畧

八

四

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甲辰政起居注未幾以疾告還家賜金帛太子賜有加上箋謝恩復奉書皇太子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無怠惰無驕縱進修德業以副天下之望上覽書甚喜召太子誥以書意且賜書答其畧曰曩者先生教吾子以嚴相訓是爲不佞也以聖人文法變俗言教之是爲疏通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爲得體也昔聞古人今則親見之二年詔修元史爲總裁官擢翰林學士時甘露屢降上問災祥之故對曰受命不

于天子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是以春秋不書祥而紀異爲是故也五年擢太子贊善上問帝王之學讀何書最要濂請讀真德秀大學衍義上令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睇觀之六年陞侍講奉詔搜萃歷代姦臣之蹟編爲辨姦錄及進分賜太子諸王上作祖訓錄成命濂序之嘗侍上至後苑觀穫上曰農事成矣對曰陛下能知稼穡之艱難實德也八月奉詔纂修大明日曆一百卷擇言行之大者爲實訓朝夕禁中至七年五月乃成上嘗欲得叅大政辭曰臣

明良錄畧

八

五

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不願居職任也上愈厚之每燕見必命坐賜茶每旦令侍膳濂嘗奉制誅鷹令七舉足卽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言上嘗與濂飲濂辭上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九年拜學士承旨上謂曰朕以布衣爲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輒令取子孫官之符詔太子選良馬以賜濂上親作馬歌以寵耀馬上又



嘗稱濂龍辱不驚始終無異可以為賢人君子十年致仕歸臨行賜緡幣及御製文集皇太子贈以衣三襲上諭曰朕最慎于賞予嘉卿忠誠故有是賜又曰卿年幾何曰六十有八上曰藏此幣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是年九月入朝上降勅遣儀曹奉膠膳諸物抵寓館以賜自是日侍上遊歷觀闕盤旋禁禦便殿侍食日宴始退上喟然歎曰純臣哉歲暮辭還上謂其子璉曰爾父雖去朕嘗見諸夢寐中書舍人史靖可太子正字桂良彥等皆為詩歌以紀之

明良錄畧

八

六

朝貢者數問先生安否日本使奉勅請文得潛溪集刻板國中以百金為獻卻不受高麗安南使者至購文集不啻拱壁而濂躬默自持似不能言者晚年歸青蘿山閉門纂述人不見其面視近甚明一黍上能作十餘字人以為不飲酒不嗜慾所致十三年冬孫憺以罪被刑濂安置茂州以疾卒于夔州端坐歛手而逝年七十二所著有潛溪芝園集蘿山詩彙章溢字益處州龍泉人弱冠從鄉先生王叔剛遊至正壬辰斬黃妖寇自閩犯龍泉溢從子存仁被執

溢思兄止一息願以身代賊素聞溢孝友并舍之溢集義勇應石井宜孫退賊又以私田易粟代里人從行勸糴之政民受其惠既而天下日人于亂結黨匡山又避地入閩中歲庚子太祖以東帛召溢與劉基等同至建業上問勞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耳自是擢用嘗與宋劉等從上觀綠萼梅于香雪亭賜宴亭上宴畢各賜白龍漚酒一瓶并天竺玉膝筇一根元年拜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二年卒年五十六溢平生嘉言善行不可勝紀嘗奏減處州稅停海舟

明良錄畧

七

王祥字子充金華義烏人有齊琦者得邵子數推言天運莫衰甚驗見祥嘆曰公異代人物也祥亦自知世道終不可為隱青巖山著書不求仕戊戌太祖下金華閭諱名遣使徵至行在一見大悅太祖即位之後親戚無貧富皆賜朱戶復其家至今村上數家茅屋柴扉上猶施朱開元寺潛龍殿基多龍鳳磚上微時嘗鑿之為硯及即位遣使葺之內府中都人爭效之一日殿取殆盡



號龍鳳硯

上起兵時嘗夜過塗山橋開前有人云胡運窮胡運窮廣運有神通扶桑墩上日照得木間紅工忽之忽不見及即位改橋名廣運

上攻下鳳陽時飯于脩然石亭忽有寇兵遮至遣飯而去至今呼其坐石為遺飯石

上嘉徐達之功特建開國元勳閣于鳳陽府以表之曰俾萬代不沒也

明良記

吳郡楊儀

吳文定公寬初以歲貢入監後科第狀元官階至閣學世稱三極

施會元顯建文中遭放黜還家丹陽道中有詩曰寒驢駝病出京華細策吟鞭數落花借問呢喃雙燕子

隔江楊柳是誰家

朝定制鄉試以子午卯酉年會試以辰戌丑未年惟兩癸未年一以太宗靖內難一以文場災並以

明良記

甲申開科正德庚辰武宗南巡會試登第者至辛巳始廷試或謂可以當癸未之數矣特天運小變先後耳

平江伯陳恭襄公瑄既通運河緣堤皆樹楊棗二本

並淮北所宜且楊枝可薪棗實可噉又易長多陰悉聽運夫為利其後土民併根伐之其舉近官舍者並

輸入官運夫既不敢謀而官司亦不復問矣羅一峰倫每下筆為文章文思泉湧不能遏輒自言

帝曰還用你不着



丘瓊臺滿王三原恕並以大賢立朝然不相能王謂  
丘作五倫全備傳奇有傷風化失文宗體丘謂王自  
刊章疏彰君之過失大臣體

張尚質在京師穴地藏舞妓夜燕其中以此被劾不  
敬

武宗幸揚州買民舍自居仍以契付稅課局批稅蕪  
之

吳康齋與弼召至京師常以兩手大指食指作圈曰  
令太極常在眼前長安浮薄少年競以蘆葦投其中

明良記 二  
戲侮之公亦不顧

庚辰年至京師見智永千文二千字無一殘缺其前  
有宋徽宗瘦金細書黃綾貼云梁釋智永真草千文

是李文正公家物

武功伯徐有貞初在張秋治水方畧未定或謂當大

濬一溝或謂當多開支河乃以一堯鑿竅方寸者

又以一堯鑿竅方分者十並實水發竅十竅者水先

竭乃多開港汊以殺水勢

李尚書旻初以省元入監時丘瓊臺為大司成

通曰浙江解元李旻見丘公怒其淺劣令即川其語  
為題作破目李應聲曰以一省之名魁滿天下之宗  
王丘公曰不然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者浙江解元  
李旻然也

我朝科貢恩例四等入官監滿日並許戴遮陽大帽  
即古笠也吳文定公未及第時久困科場作詩戲咏  
曰似傘難遮雨如鏡却畏風

高帝既制官員月俸仍有食鹽其關支之時駝負有  
不勝者輒委棄於地帝偶見之問之乃刑部人也

明良記 三  
帝曰此無他以多厭弃耳命刑部食鹽遞減十斤

况司徒鍾少貧賤有御史過聊城縣官發徒前驅公  
在道中御史就輿中假寐忽見神人謂曰尚書導輿

能安坐耶覺而異之因物色諸執事見公年少狀貌

雄偉令縣收錄教之果大顯

正德初馬端肅公文升在吏部論試選人以宰相須

用讀書人為題蓋正德者宋世西夏李乾順僭號故

舉乾德故事諷之

李文正公久在相位忽有狂生遮道獻詩曰才名空



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水綠子規啼罷鷓鴣啼文正見之不覺泣下急使人召之已失所在矣

明良記

四

明臣十節

相臺崔銑

銑自童艸好訪求賢士大夫善行先君是之每舉以語銑及長遊四方又官兩都聞見日充南昌東白先生張公告我尤詳庚寅秋八月獲承後渠夕涼寡慮乃取其不疑者十節識于篇皆傳志之缺者云

正統初王振問大學士楊文貞公曰今九卿無山西人豈皆不賢者乎文貞曰僉事薛瑄其人也已而文

明臣十節

八

一

清至京拔使僕致餼于文清文清固却之僕曰公何駭與諸方面以千金求通于吾公不得階君反却其愧邪禍將立至吾危君吾危君僕歸跪對振曰大權在我不厚鄉人以美官而乃愧酒肉彼却之固當已遷文清大理少卿又愧又却之亦不往謁未幾文清得罪

天順初岳先生正以修撰入閣英皇召而問曰卿何以輔朕正曰今內臣武臣權重上領之日已多公退告曹欽石彪令調兵歸第不然上將有疑心二



凶走告大監吉祥吉祥詣 上垂泣免死請死且道  
所由 上曰無之乃召正責其端言正曰固也臣觀  
二家必有叛之誠即今無可按之誅吾欲全君臣共  
難之情故令早自為計 上不說二因遂陷岳公西  
成尋即叛誅

天順末諺者謂 憲皇景泰嘗廢之當別立嗣 英  
皇意疑之獨李賢不從一日 上病卧便殿召李賢  
諭曰今庶事頗寧顧大者反搖奈何賢曰此謂國本  
也力陳不可動 上曰然則此位竟傳太子乎賢叩

明臣十節

二

頭賀曰宗社幸甚遂傳旨召太子須臾至賢曰殿下  
事定趨入謝 太子抱 上足對泣謔遂不行成化  
初李公遭喪奪情寔 憲皇固眷云

段公名堅字可久蘭州人為福山令李文達公薦遷  
萊守二公竟未而也後改南陽段公尚教化凡屬吏  
不法者即案問民或良或奸相宜訓治識王凝齋尚  
書張貢士純于微賤躬督令學皆成名儒民翕然向  
禮女纓而殉夫死者二人公自往祭南陽至今美俗  
公嘗被酒杖囚醒而忘其故是後飲既不節

明臣十節

三

難能常歌公行自勵云

陳克菴先生選長憲河南守令用非刑者皆送吏部  
不貸賊吏然受賂百金者要辭但列六七錢或問之  
公曰汚人情財如惜命如責賂厚彼潔而貨權人則  
法撓而難除矣然吾權此待茲時非正法也太監汪  
直被命巡都國威作人主至汗自都御史以下俱合  
祭若朝禮然獨陳公長揖不屈直令左右負而劫公  
呼曰內官乃為朝廷大法司邪直懼然命釋公  
成化中政理物豐臣無重謹內則宣威外則閭部各



引私朋寘清及閣江直吏李汝者髮成萬氏繫寵  
又進退大僚矣惟王端毅公著節焉公撫雲南乃瘠  
之危公舉大體畧務權強俾窮雖錢困亦心仰其  
治土夷詳近畧遠凡政下用片紙責數言事受詞  
省滇人傳誦至今公治經就所行而究多曷舊訓嘗  
言宋諸儒可謂善言德行矣門人稱尊之文不無過  
實云

劉忠宣公大夏在司馬 孝皇眷之造滕奉討所謀  
雖輔臣不與聞一日 上張綬衣于內宮之隙屏左

明臣十節

四

右石公問曰朕守 祖訓不敢踰分漁民然各省歲  
奏民窮而亡者何大夏叩頭曰臣在廣東久請言廣  
事亦願一闕歲所歛與省大小官俸粟埒稍縱又倍  
彼皆辨于民上曰此弊久病之但朕在內勢孤如陳  
實靖已李榮庸劣不足慮惟蕭敬悉故事朕所須問  
然不假以權此事卒難大更但老者死或以罪罷不  
以嗣代可也綬衣後一章闕伏地竊聽未幾孝皇棄  
天下忠宣竟成甘州

成化中白沙陳獻章學禪而疎一峯羅倫尚直而率

定山莊果好名而無實皆負巨望焉楓山章公懋賢  
約淳雅潛修默成甫四十年棄官還郡質諫議欽鄭  
御史已皆責公交疎於隙莊公遜謝之後白沙受清  
秩而交泛一峯行鄉約而戮族人莊晚又仕而敗章  
公德行無瑕起守南監日臨經訓勸士進德畧其項  
屑常矩泰和羅欽順為司業方嚴沉密能禪公之教  
董吏部玘稱公留心經世之務每一政先信古典次  
參經制折衷于道而定矩焉家故田居諸子躬操器  
治農邑令過訪諸子輟殺跪迎在司成其子白金華

明臣十節

五

徒任來省道逢巡檢笞之已知請罪公笑曰吾于垢  
衣弊履宜爾不識也論者曰古三不惑公有之矣  
雍泰字世隆西安人剛果自任所治以威烈著稱許  
襄毅曰世隆有克亂之才必死之節巡撫宣府指揮  
李精簡老西泚芻芻恃橫作雍公掬掠將竄之西涯  
右時總雍公除名正德戊辰劉瑾屠虐縉紳有勸其  
起時望以善厥議者乃起雍公南國操江遂拜南司  
徒公憤 不樂或問曰今將 公于朝政奚所先公  
曰請戮劉瑾爾聞者吐舌已瑾怨公不饒謝仍故除



名凡在先朝薦公者皆得重誌云

中臣十節

六

危邦賢勳錄畧

夏山王禕

文臣

楊元泉 人 累官應天府尹

安然 開封人 初授起居注

累官工部尚書御史中丞十四年卒

郭彥 不川人

歷官嚴州知府

陳灌 廣德人

上克武昌因弘文學

士 羅復仁 謁

上歷官寧國知府有治功

阮弘

道 餘人 歷仕閩江二行者參政 翰騰雲 山素負才不

讓 詹彥中 人

國初陞湖廣行省參政及去民立懷

造邦賢勳錄

治碑 劉辰 全華人 謁 上授點籤奉使方谷珎珎令

左右飾二姬以進辰叱之其人慚而退又為湖廣御

史知鎮江府累官刑部尚書

王宗顯 烏江人 累官至

寧越二府開郡學延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

正吳沉徐源為訓導皆一時知名之士亂離後知文

向學始于此

趙耀 章晉人 以中書自提控官至北平

參政 馬汝舟 武慶人

官常德知府 朱守仁 徐州人 歷

官四川布政

周忠 全德人 國初召青龍殿奏對備百

餘文勝龍州知州

許存仁 譚之孫 歷官博學祭酒

一三二八 升 廣參日軍 高 4 反反內



單安仁歷官兵部尚書 潘廷堅 監官中書

博士金華同知翰林學士 于輔歷官湖廣按察使

會脩大明令為議律官 錢宰 以老儒徵至京

纂修尚書節文 宋訥 歷官學士祭酒尤得師

道 御史大夫陳寧 學士劉三吾 陳遇

上渡江以書札徵至授供奉司固辭不受 上

數幸其第洪武初陳治要三授學官亦辭賜肩輿校

尉十人使其出入召令草平西詔受重賞遺疾 上

親賜藥于恭天順間至工部尚書危素以勝國名臣

造邦賢勳錄人 泰從龍

仕我朝為學上 上重其文學厚待之 泰從龍

謀畫帳中深見採納每以漆板書信問答人莫知

也乙巳求還鎮江 上棧之郊外握手為別 張孟

素 洪武中為太常丞自負為文奴視同輩劉基

嘗為 上言今文章士第一宋濂臣其次之又次張

孟素歷官山東布政 泰約仕至禮侍郎以母老歸

入觀陳三事多符言 沈德以文學選入文華殿說

書早官山東參政 全思誠以老儒召為學士

何屬洪武中舉明經在郡邑稱循吏在風憲有濠

揚在潘垣得方岳體 吳雲以賢良授弘文校

書累官刑部尚書 楊得安出太學生歷官僉都

虞謙 由監生累官大理卿天津衛倉災焚

獄數十萬御史按主守者盜之囚火謙察其冤白上

得減死論又嘗上書言七事皆切時務 李民瞻

人官至刑部尚書 馮諫以才能累陞尚書 楊靖

乙丑進士累官左都 李汝有幹濟才陞兵尚書

鮑恂以明經召授文華學士輔導東宮 貝瓊

徵修元史官至國博士 程本立由秀才出身官至

造邦賢勳錄人 殷近仁 國初以孝悌授平遙令以

所著蒞政戒銘四十二篇獻于朝擢廣西參政 嚴

虞直國初以稅戶官至工部尚書 陳援官大理丞

陳治平十疏 閻良輔常奉使暹羅國官至廣東廉

使 潘長壽由人材舉任僉都 周淵 以

能書授舍人陞至四川參議 蘇伯術文采敷腴國

初擢編修 鄭沂洪武末以人材召至 上以其孝

義即授禮部尚書 徐恢國初累官戶部尚書

何初召修詞書會選 趙倣以儒士召為司



業名重當時 呂升以教授陞江西僉事調福建有

嶼傷稼祝天大雷雨作嶼盡死並山陰人 桂彥良應召

命作香几贊授太子正字問治道以正心對而懲忿

室欲為本又條陳十二事名萬世太平治要上之

均鑄為御史正直不避嘗劾刑部尚書開濟不臣為

福建廉使幼布政薛大方貪墨借召至京民為之詩

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 陳遠有晉

人風度召為 御容賜金帶帛授文淵待詔並寧波人

厥存心黃巖人 禮部侍郎 劉廸簡宜春人 國初徵授尚

造邦賢勳錄四

賔副使陳時務進皇王大學通旨 劉崧禮部侍郎

權吏部尚書 梁伯興吉安人 嘗撰日本國詔稱旨官

至河南布政 曾魯新塗人 與修元史累陞禮部侍郎

夏恕刑部尚書賢良 劉世英僉都并人 石璞以教

職陞戶部尚書 趙珙吏部尚書 趙翥工部尚書

並儒 范敏戶部尚書秀水並河南人 張謙初為御史再

薦試獨向說苑吏部奏第一授禮部侍郎 朱善累

官文淵學士並南人 胡傾刑部尚書 于敬杭人 春

坊中允 薛祥並南人 工部尚書 秦遠太平人 由國學生

累官工部尚書 唐同新安人 歷官博士承旨兼吏部

尚書 高巽志博學能文與修元史官至侍講 朱

守仁徐州人 工部尚書 和希文學行過人官至刑部

侍郎 王克巳以文學起家至吏部試尚書 齊麟

原禮部侍郎 僕斯應入 戶禮二尚書 李敏工部尚

書 唐鐸兵刑二尚書 上重其德 郁新以才能

授戶部主事尋陞侍郎 金純禮工二尚書 吳斌

持法不撓朝廷軍之官至左都 陳居敬戶部侍郎

楊翼安禮部侍郎 張泌光祿卿並中都鳳陽人 又左丞

並升賢勳錄五

汪廣洋 治書侍御秦裕伯 弘文學士睦祿 起

居注樂鳳韶 兵部尚書吳琳皆國初名臣可以表

一世者 朱思顏以元臣歸本朝辛丑七月 上視

事東閣時大熱坐久汗濕衣左右更衣以進皆經濟

渥者思顏曰 主公節儉如此誠可為子孫法惟願

始終如一 上悅 武臣

徐達鳳陽人 以軍功封信國公元年加特進有誥云從

予起兵于濠上先存捧日之心迨茲定鼎于江南遂



作擎天之柱末云太公稱畧當弘一統之規鄧禹功  
名特列諸侯之上克元都市不易肆人謂曹彬下江  
南伯顏入臨安不是過也改封魏國公十七年卒追  
封中山王謚武寧

常遇春懷遠人以軍功封鄂國公洪武己酉卒于柳河

川時征大字追封開平王謚忠武

李文忠盱眙人以取應昌功最大封曹國公十六年

命領國子監事上諭以為國家育材之地公侯子

弟成在非得威重望臣無以勸勵故命卿十七年卒

造邦賢勲錄

六

追封岐陽王謚武靖常師金華范祖幹

鄧愈泗州人以功封衛國公上稱其智如淵之深不

可測也卒葬三山門西山原車駕臨奠諭朱夢炎

為碑文追封寧河王謚武順

湯和濠人三災悉定除御史大夫賜誥有云麾精騎于

滁和渡義旗于姑孰金陵地剛明開日月之衝鐵甕

城環險據江山之境又云載嘉骨鯁之貞誠若鷹鷂

之搏擊二年封中山侯上稱為熊虎之將二十八年

卒追封東甌王謚襄武

沐英濠人有功十年封西平侯十四年生擒達里麻于  
曲靖雲南梁王懼先縊其妃自投水死二十二年入  
朝上宴之奉天殿二十五年卒追封黔寧王謚昭

靖

李善長定遠人初謁上上以長者禮之既定金陵

置江南行中書省以善長為叅議時上保有江左

命將四征百凡供億皆善長傳給之辛丑二月議立

監法錢法茶法甲辰陞右相國論平吳功封宣國公

二年奉詔編祖訓定封建國邑及百官之制三

造邦賢勲錄

七

年議置司農司丙申進封韓國公誥命有功同蕭何

之語上與陶凱論齋戒當致誠因謂善長曰人之

一心極難檢點心為身之主若一事不合理則百事

皆廢所以常自檢心凡事必求至當今每遇齋戒必

思齊整心志對越神明七年上移江南民十四萬

詣濠給與牛種使之開墾荒田永為已業命善長總

其事二十三年卒

馮勝定遠人有功三年征西北上番封宋國公賜誥有

云居京師則除肘腋之患誅張歷征伐則建爪牙之



功三十二年卒

胡大海歙縣人有功歷官江南行省叅政守金華苗軍

叛陽請大海至入詠樓下觀弩遇害封越國公

馮國用定遠人初謁上妙山問計以定鼎金陵不貪

不殺為對嘗以一身宿衛帳下令降將四繞以安反

側卒年三十六車駕臨葬追封鄂國公

耿再成泗水人從征有功守處州苗軍作亂大罵不屈而

死追封泗國公賜茶果山園地一千七百畝以奉祀

趙德勝累有功從朱文正守南昌癸卯陳氏攻城德

造邦賢勲錄入

八

勝中弩卒于私第追封梁國公

廖永忠果縣人有功嘗與呂珍戰不利為所獲士誠欲

降之不屈卒于蘇州上親製文祭之追封耶國公

俞通海巢縣人友諒中矢死俘其御舟征張氏敗寇兵

于滅渡橋中流矢卒追封統國公謚忠烈

丁德興弟上偉其貌以黑丁呼之圍蘇州卒于軍

追封濟國公

張德興合肥人友諒犯龍江追戰采石卒于戰追封蔡

國公

耿炳文濠州人吳平論功降褒諭有今日之功無忝古之

名將等語三年封長興侯二十三年死于戰

吳良守通州使張氏不敢西侵以是上得畢力于

友諒上嘉其功命宋濂為文美之三年封江陰侯

傅友德碭山人累有功嘗面中一矢鏃出腦後不為沮

三年封穎川侯

廖永忠果縣人征西廣立大功二年封德慶侯八年卒

吳禎長平人福建三年封靖海侯

陳德濠州人從征有功丙申平浙右繼靖中原封臨江侯

造邦賢勲錄入

九

十一年卒追封杞國公謚定襄

費聚有軍功守關陝尤著績封平涼侯二十六年卒

王志濠州人以功封六安侯三十九年卒追封許國公謚

襄簡

鄭遇春濠州人與兄遇霖同輔太祖論功封榮陽侯二

十三年卒

康鐸打之從征雲南漢北皆有功封蕪國公

郭子興濠州人克漢吳有奇功三年封鞏昌侯十六年卒

益宣武



趙庸廬人有功三年封南雍侯二十三年卒

楊景合肥人三年封榮陽侯十五年卒謚武侯

朱亮祖六安人三年封永嘉侯十三年卒

汪興祖巢人三年封東勝侯有過不與券

薛顯沛人三年封永城侯二十年卒謚桓襄

俞通源三年封南安侯二十二年卒

蔡遷有功累官廣西行省參政二年卒上親為文述

其功

韓政三年封東平侯十七年卒

造邦賢勲錄

十

黃彬三年封宜春侯十六年卒

梅思祖歸德人自張王來歸上即授大都督制有云

辭項歸劉知同曲逆舍黨去術識擬伏波語極褒賞

之三年封汝南侯十五年卒

陸聚三年封河南侯十三年卒

華高和州人三年冬以軍功封廣德侯卒以無嗣納券

墓中康勝宗三年封近安侯陸仲亨濠人三年封

吉安侯後以券曹興國十二年征西番論功封懷

遠侯周武十二年封雄武侯周德興濠人三年封

江夏侯華雲三年封淮安侯顧時三年封濟寧

侯國初從征有功封侯者不止是又有舳舻侯朱

壽鶴慶侯張翼永寧侯張詮鎮遠侯顧成

十二年以征西功封侯者靖寧侯葉昇定遠侯王

弼安慶侯仇成鳳翔侯張龍安陸侯吳復

永平侯謝成航海侯張赫十六年以南征功封

侯者東川侯胡海普定侯陳桓崇山侯李彰

武定侯郭英洪武前後不封侯授以軍職者莊齡

孫世廬高顯丘廣陳文陳清胡通繆大亨何文輝張

造邦賢勲錄

十一

彬戴德金興旺王成單發王簡何德張溫楊文趙圭

並至都督僉事王真潘毅徐司馬袁義王臻王德

陶文興潘敬並至指揮王玉宋朝用湯昌並至元

帥趙賊桓密院判謝彥劉謙袁洪陳勝陸旺並至

都督胡淵至四川都司張旭孫繼逢何文政洪

瑛胡天福俞輔王雄唐英湯克明從繼常守道趙監

陶成楊義韓春胡保舍霍輝武尉劉聚袁政秦及諒

翁子奇皆指揮同知僉事等官

袁義二十三年入朝上惜其老命太醫院為之染



鬚 吳祿為深水令有聲 上作褒賢頌送之

郭英 上呼為郭四嘗有急連呼之英持鎗躍馬奮

臂大喝賊應手而墮 上解所御赤戰袍衣之曰唐

之尉遲敬德不是過也

造邦賢勳錄

七二

備遺錄

新淦張芹

太常寺卿黃公

公諱子澄江西分宜人初名湜以字行博學多才洪武癸亥貢入太學明年京闈鄉試第二乙丑會試第一進士及第第三授翰林院修撰尋兼春坊官侍東宮講讀累遷太常寺卿太孫立諸王多不心服一日太孫坐東角門召子澄告曰諸王尊屬各擁重兵何以制之澄以漢平七國事為對太孫喜曰得先生謀備遺錄

吾無慮矣及即位有言周齊湘代岷五府為變者朝罷召子澄謂曰先生憶昔東角門之言乎子澄曰不敢忘也遂與齊泰謀遣李景隆往執周王徙代王于邊以兵圍湘王于荆王自焚死執齊王囚之京師珉王降為庶人 燕邸亦加誚讓朝廷以子澄為功褒賞之已卯七月靖難兵起移檄誅子澄及齊泰等取炳文既敗詔李景隆率兵百萬以往景隆自負文武林子澄授以指畫景隆依違而已子澄甚憂之未幾景隆戰敗奔還京師赦不誅子澄哭諫曰景隆出師



無紀意在觀望不誅之以謝宗社何以懲將士不聽已而徐凱盛庸繼踵敗衄顧成等皆降子澄撫膺慟曰大事去矣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矣乃賦詩以志痛詩曰仗鉞曾登大將增貂裘遠賜朔風寒出師無律真兒戲負國全身獨汝安論將每時悲趙括攘何日見齊桓尚方有劍憑誰借哭向蒼天幾墮冠聞者哀之尋用廷臣議謫子澄及秦于遠方以快敵意其實陰使之募兵也時諸將猶守淮南而一文廟之師渡江矣京城破子澄死之宗黨連坐者甚衆

備遺錄

兵部尚書齊公

公諱泰應天府溧水人洪武丁卯鄉貢進士始名德後受知於高廟改賜今名筮仕禮部主事一日雷震謹身殿上躬禱於天擇九年無過官陪禮泰與焉乙亥爲兵部左侍郎戊寅進本部尚書嘗被召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欲考諸圖籍泰出袖中手冊以進自是益承眷遇及上棄羣臣泰與受顧命輔嗣君日見倚重遂與黃子澄議削弱諸藩邸及靖難兵起泰主用兵之策命將出師多其籌畫嗣君惟

召學士輩討論周官法度處便殿弄翰墨而已闔外事一以付泰泰遂移檄指斥親王或難之泰怒曰名正言順敵乃可服是何言邪語聞泰罪遂重泰以谷上滯師適還慮遼寧二府爲變召還京師寧王與靖難師合惟遠王至始與北兵戰猶互有勝負及勢不可支乃謫其官以求解兵時二年七月也李景隆奉書文皇謂齊黃皆已屏竄遐荒可息兵矣文皇不信進兵益急尋召泰還而京城已定嗣君出走泰追之不及至廣德州時翰林修撰王叔英在州募

備遺錄

翰林侍講方公

兵以泰爲貳令州人執之既至泰告之故乃釋與歸再舉後被執不屈而死親黨連及者數百人武云秦也其所乘自馬極驍人識之乃以果塗黑焉既而行連馬汗流墨脫竟爲人所踐踏

公諱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別號遜志浙江寧海人父克勤爲濟寧太守子三人公其仲也生之夕有大星墮於其所自幼精敏絕倫雙瞳炯炯如電日讀書積十年十四五侍父北遊歷齊魯故墟覽周公孔子之廟宅求七十子之遺蹤慨然以爲彼七十子縱願



閔未可幾及其餘若樊遲冉求輩使與之同時豈皆  
讓之但今世無孔子者出不得所依歸耳自是精思  
力踐進修不已弱冠從學宋濂時濂所收皆天下名  
士公五經百家皆已蘊籍凡理學淵源之統人物絕  
續之紀盛衰機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詳靡不研精離  
析而會歸於大道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範九篇  
以告宗人嘗卧病絕糧家人以報輒曰古人有三旬  
九食甌無儲粟者窮豈獨我哉因相與大笑而止父  
嘗被誣謫戍江浦上疏乞代役不報洪武十五年吳

備遺錄

八

四

沉揚樞等薦公可大用聘至入見稱旨 上謂太孫  
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試靈芝甘露論論遣  
還家丁卯復召至 上方重賞罰以其志存教化謂  
左右曰今非用孝孺時乃擢將仕佐郎漢中府學教  
授蜀獻王延之處以賓師使之講經論文無虛晷當  
時蜀治依於禮樂公之功也丙子校文應天府戊寅  
太孫即位召為翰林侍讀學士每臣僚奏事必命公  
就殿前批答言聽諫行近古所無公嘗作書事詩曰  
斧展臨軒几硯開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

又攜得香煙兩袖還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繞王  
闌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其相與如  
此時朝議削弱諸藩公與其謀靖難師起移倣誅姦  
臣公名與焉姚廣孝嘗啟 文廟曰殿下入京慎勿  
殺方孝孺殺此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至是勢迫公  
自分必死乃作絕命詞其略曰天降喪亂兮莫知其  
絲姦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  
死狗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既而  
文廟踐祚求代草者廣孝薦公召之數回乃以衰服

備遺錄

八

五

入見慟哭不止授以筆投之地 文廟曰吾效周公  
輔成王而來公曰既稱周公輔成王今成王安在且  
成王既沒當立成王之子因有滅十族等語 文廟  
大怒 命割其舌乃含血犯御座語極不遜磔之至  
死乃已遂誅其宗親八百四十七人焚夷其先人墓  
後 仁廟嘗與近臣論及曰孝孺是箇忠臣永樂二  
十二年十一月御劄禮部建文中姦臣正犯已受顯  
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  
家為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宥為民給還田宅於



是惟一子婦魏氏得歸即其故居立祠祀之所著遜志齋集行於世或云公諱安字子寧景隆父子好賢下士與公之既而與公不謀而自異志人多知之以告建文建文雅信公遂不復從卒聞門以降益不免於誤國也

副都御史練公

公諱安字子寧以字行江西新淦人父伯尚洪武間為起居注以直言忤旨謫歸德州同知後遷臨安鎮江二府通判卒于官公性資英邁志操不凡幼從鄉長者竹莊先生遊竹莊命賦水竹村居有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籀龍長之句竹莊甚奇之後遊邑

備遺錄

六

庠與金公幼孜相友善嘗謂之曰子異日必為良臣我當為忠臣洪武甲子領鄉薦明年入對大廷極言朝廷用人徇其名而不求其實以小善而迅進之以小過而迅戮之因歷陳古人所以教養任用之道言甚剴切高廟嘉之擢第二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公益以名節自礪於是聲望藹然未幾以母喪去位力行古喪禮服闋陞吏部左侍郎尋遷御史臺左副都御史革除間與方公孝孺等特見信用靖難師起公極論曹國公李景隆姦邪不忠一日於朝班

內執景隆數其罪奏請誅之不聽公憤激指首請先伏誅遂罷朝師既渡淮靖江府長史蕭川道衙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罪書下羣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盛氣以詬兩人公言國事至此尚不容言者乎顧所論吾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詭者愧而止文廟繼統召公責問公不屈而死姻親被逮成邊徵者甚眾惟吉水錢氏得免及錢公習禮仕於朝為鄉人所持恒懷不安以告少保楊公榮楊公乘間以聞文廟欣然曰使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

備遺錄

八

七

當用之耳後同知王佐輔公遺文一帙序之曰金川玉屑集提學副使李夢陽立金川書院祀公父子名其堂曰浩然而刻石記焉

禮部右侍中黃公

公諱觀字瀾伯一字尚質池州貴池人父贊于同邑許氏從其姓公既仕始復姓公自幼穎異長受業於元翰林制黃公殷士天兵入大都殷士死之公益砥礪以忠義自許洪武庚午領鄉薦辛未入對禦策大要以大道福善禍淫之機人事練兵講武之法為



言 高廟嘉之擢狀元及第授官翰林尋陞禮部右侍郎革除年間改官制增侍中員次尚書以公爲之與方公孝孺等日見親用靖難師既渡淮公徵兵上游率諸郡入援奮不顧家且行且募兵至安慶聞京城已定痛哭謂人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受辱遂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僮自京逃來果言夫人翁氏暨二女俱被執有象奴得之叱取釵鈿出市酒餼夫人遂攜二女率家屬十人赴淮清橋下溺焉公舟至李陽河度大事已去不可爲乃東向再拜於羅漢磯湍備遺錄

備遺錄

八

水急迅給舟人奮櫂遂自溺焉郡人柯暹嘗爲傳其事匿不示人後知縣清江龔守愚於公所居故址學宮之西立祠祀之

禮部尚書陳公

公諱迪字景道寧國宣城人曾祖巨卿元江州路總管祖有賢父仲康撫州守禦千戶所百戶公自幼備儻有志操洪武初辟郡學訓導己未以通經召除翰林編修乙丑陞侍講預修大典辛未陞山東布政司左參議捕蝗弭盜民甚德之甲戌丁內艱奪情起服

辭不允乙亥陞雲南左布政使時曲靖烏撒烏蒙等處有賊猖獗公率師擊破之獻俘於朝有白金錶幣之賜戊寅陞禮部尚書革除二年水旱求言公條陳清刑獄恤流民等事多見采納尋加太子少保辭所兼俸不受靖難師起公與太常寺卿黃子澄兵部尚書齊泰等上疏陳大計文廟繼統召公責問公不屈與子丹山鳳山等六人同劄于市丹山等哭呼命其于肉案入迪口令自咬之四好學者迪日這是忠臣孝子底內香美好學者迪好學我若是亂臣賊子云云初廷臣同約死義者二備遺錄

備遺錄

九

十五人惟鄭賜黃福尹昌隆歸附後數十年有司於公故居立祠祀之

戶部侍郎卓公

公諱敬字惟恭浙江瑞安人後徙滄洲博學多能談論英發天文律曆地理兵刑皆造其與十五六歲時讀書寶香山嘗夜歸值風雨路得一牛騎以行及門縱之則虎也洪武戊辰繇進士爲給事中嘗言諸工服飾踰制高皇笑而納之歷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革除初文廟入朝卓密奏曰燕王智慮絕



人酷類 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繇興也  
宜徙燕封南昌以絕禍萌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  
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疏  
上建文君大驚袖而人事竟寢後靖難兵人有執敬  
數之曰此得非前日奉我諸王者耶敬厲聲對辭不  
遜且曰若用敬言王何能至此 上怒欲殺之繫之  
獄使人諷之受官不屈姚廣孝乃借吳不殺范蠡而  
蠡卒滅吳王衍不殺石勒而勒終滅衍夫敬言誠見  
用 陛下豈有今日於是斬敬夷三族

備遺錄

八

十

左拾遺戴公

公諱德彝浙江奉化人洪武甲戌進士第三授翰林  
編修甫三載陞侍講 上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  
思爲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  
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之徒  
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名後世爾盍以  
古人自期待哉公與侍讀張信皆頓首謝繇是感奮  
思所以稱 上意拾遺補闕直聲振於朝改監察御  
史益善于其職革除間改左拾遺靖難師既迫與黃

于澄齊泰方孝孺練子寧胡閻宋徵韓永等日夜  
策防禦後俱死難

都給事中龔公

公諱泰字叔安浙江義烏人九歲而孤母傅氏躬教  
之洪武丙子領鄉薦入太學授戶科給事中辛巳遷  
都給事中壬午六月靖難師駐金川門與妻傅訣曰  
顧事至此吾分死矣爾齋勸幼穉以歸否則俱溺  
于井辱可免矣言未竟火起內庭公馳赴之道爲兵  
校所執見 上於門外命非姦籍者釋之公亦釋遂

備遺錄

八

十一

從城上投下而死時年三十六

太常寺少卿廖公

公諱昇洪武中爲五軍都督府斷事二十九年六月  
遷太常寺少卿革除中修 太祖實錄與侍讀學士  
高吳志俱爲副總裁壬午六月京師平自縊歿

副都御史陳公

公諱性善初名復以字行浙江山陰人洪武丁丑進  
士授行人司副遷翰林檢討勅止安雅書法精研  
上嘉悅之超拜禮部左侍郎革除間以副都御史監



李景隆軍北伐白溝河之敗朝服躍馬入河以死

大理寺少卿胡公

公諱聞字松友江西鄱陽人嘗題竹詩于吳芮祠壁

間 太祖征陳友諒時見之深加歎賞陰記其姓名

詩云胡人無俗懷寫此若龍 曾九天風雨來應騰作雲物後以薦至闕 上識之

曰此題詩鄱陽廟者也授都督府經歷革除間累遷

大理寺左少卿靖難兵入京師死之

宗人府經歷宋公

公諱徵革除間建議親藩不順削其屬籍故靖難之

備遺錄

八

十一

兵討焉事平就戮其詳不可考

翰林修撰王公

公諱叔英字原采號靜學浙江黃巖人洪武中為漢

陽縣知縣革除初召為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曰務

學問曰謹好惡曰辯邪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慎

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援古證今鑿鑿可行且

曰 太祖皇帝除彘剔穢抑強鋤梗如醫者之去疾

農大之去草然急於去疾則或傷其體膚嚴於去草

則或損於禾稼固自然之勢今體膚疾去之餘則宜

調燮其血氣禾稼去之後則宜培養其根苗亦宜

然之理也識者知公有經濟遠略靖難師起公奉命

募兵廣德知事不可為乃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辭曰

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昔多過愆

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嚙

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聞夷與齊俄死首陽巔

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遠難繼偶爾無足傳

千秋史臣筆慎勿稱希賢又書於案曰生既久矣愧

無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遂自經而死

備遺錄

八

十三

公將死以書抵祠山道士盛希年曰可葬我祠山之

麓希年卒收葬之後廣德知州莆田周瑛重修公墓

立石為記

兵部尚書鐵公

公諱鉉河南鄆州人洪武間繇國子生授禮科給事

中一云初為都督府斷事奏對詳明 高廟喜之字

之曰鼎石嘗有訴藩府違法狀者召至屬法司鞫之

數日獄未成 高廟怒屬公鞫之片時而成自是益

見愛重凡法司有疑獄必以屬公未幾擢山東布政



司參政靖難師起曹國公李景隆奉命出師駐德州  
公督漕運飛芻挽粟水陸並進未嘗乏缺俄軍敗南  
奔公與斷事高公巍相遇於臨邑遂協謀募兵固守  
濟南既而被圍相持不下城有攻破者輒完之受圍  
既久乃伏兵門內開門詐降欲誘 文皇入城下開  
板閉之幾中其計已而出兵戰城下靖難師大敗奔  
還凡三月圍始釋事聞賜金幣封三代入謝陞右布  
政使尋陞兵部尚書佐大將軍歷城侯盛鏞總天下  
兵北伐 文皇繼統以計擒之械至京師責問不屈  
備遺錄 十四  
而死

刑部尚書侯公

公諱秦 不知何所人 革除間為刑部尚書靖難師起公主  
抗禦之策壬午二月運糧至濟寧諸郡五月復運糧  
至淮安時京師已告急六月赴京行至高郵被執七  
月十日就戮

戶部主事巨公

公諱敬山西平涼人革除間為戶部主事與陳迺等  
俱被責問不屈而死

監察御史日公

公諱霖安慶懷寧人洪武丁卯領鄉薦為監察御史  
持正不靡及 文皇即位執迷不從被執求死乃伏  
誅

鄒魏二公

鄒公諱公瑾魏公諱公冕俱江西永豐人鄒為大理  
寺丞魏為監察御史靖難師駐金川門有約開門迎  
納者二公率同僚十八人仰殿前殿之幾歿其日  
朝一公大呼曰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同生不聽次  
備遺錄 十五

日宮中自焚走 文廟繼統二公俱自殺

僉都御史景公

公諱清陝西真寧人革除間為僉都御史以剛直聞  
文皇入南都清死之 一云 文皇既即位清陽臣服  
有紅衣人扶刃刺不輒者遂驚覺明日朝朝令逆搜  
奪臣清果衣紅而潛拔利刃詰之對曰欲為故主報  
讐耳乃用鐵箠刺其肉  
至盡親屬連坐者充衆

給事中陳公

公諱繼之福建莆田人登革除二年進士授戶科給  
事中以江南僧道多占腴田蠶食百姓乃奏請僧道



入給五兩餘以賦民從之靖難師起公累有建明累肆指斥 文廟繼統召公責問不屈而死

吏部尚書張公

公諱統字昭季別號鶚菴陝西富平人父號月川文行知名公於識通敏洪武間由明經舉歷雲南布政司右叅政進左布政使凡雲南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祀神壇祠公署廨宇與夫上下典儀公用程度悉公裁定 民心孚遠近奠安洪武三十年三月入覲考最為天下第一三十一年為吏部尚書 文廟繼統

備遺錄

六

十六

命公與戶部尚書王鈍俱以半俸致仕公遂自經于部之後堂

監察御史曾公

公諱鳳韶江西廬陵人洪武末年進士革除間為監察御史嘗侍朝班彈劾無所避忌聞者駭愕靖難師起議遣使致書請罷兵歸國無敢行者公獨請行至軍前不納公取竹通節入書鼓風達之亦不報 文廟繼統嘉其直復以御史召不赴尋加侍郎召又不赴乃刺血書憤詞於襟其略曰予生居廬陵忠節之

邦素負骨鯁之強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郎慨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愧吾天祥嗚妻李氏子公望勿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氏亦死於節

副都御史茅公

公諱大芳秦州人洪武間以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 高廟召對悅之擢秦府長史且勉以董子輔相之業公以特受隆遇懼無以稱益自感激諫諍爾綸得大臣體踰年秦國稱治革除間累官副都御

備遺錄

七

十七

史靖難師起公以詩寄淮南守將梅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說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渡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名馬伏波老我不才無寸補西風一慟一悲歌聞者壯之 文廟繼統不屈而死

刑部侍郎胡公

公諱子韶字仲常一字伯尚舊名志高方孝孺之教授漢中也公從之遊後以儒士薦至京師 高廟重之革除間為史官歷山東按察僉事遷刑部侍郎士

一第... 丹... 4... 文... 句



午九月十一日受戮 四川嘉定州榮縣人

戶科給事中黃公

公諱鉞字叔揚蘇州常熟人洪武初以太學生授典史後登華除庚辰進士遷戶科給事中以憂家居壬午歲自投琴川橋下死

兵科給事中韓公

公諱永陝西西安人 一云山西人 華除中為兵科給事 中一云戶科 與陳迪巨敬戴德彝等俱被責問不屈而來

監察御史王公

備遺錄

八

公諱度字子中惠州歸善人由明經儒士授山東道監察御史有直聲嘗監華除二年會試壬午七月以姦黨發賀縣千戶所充軍後出不遜語坐族誅

監察御史高公

公諱翔陝西朝邑人有文學洪武中以明經薦授監察御史所論奏皆關國家机事 文廟素聞公名及繼統召公將用之公喪服入見語又忤 旨乃坐族誅

翰林修撰王公

公諱良字敬止江西吉水人庚辰進士 初取狀元得傳應以貌不及胡廣乃以廣易之公次焉遂進武 間靖難師起

乙丑事例首甲三人皆授翰林修撰 憂但不食日就羸憊以辛巳九月卒華除君問之遺

禮部侍郎黃觀諭祭于家 吉安志云 文廟修統君

子訣是夜服 腦子死非實

散騎舍人廖八

公諱鏞無為州巢縣人德慶侯權之子華除間以元

勳後任散騎舍人見用癸未四月十日就戮 母湯氏 東臨王

長女也入浣衣局 弟鏞鏞俱流軍

備遺錄

十九

浙江按察使王八

公諱良字天性河南開封人居常以忠孝自許建文

辛巳坐事以刑部侍郎左遷浙江按察使謁岳飛墓

誓曰苟愧武穆非人也壬午六月聞難慟哭誓必死

會 命使召公公集本司及各道印于私第嗟歎者

久之妻問故公曰我分應死顧思所以處汝未決耳

妻曰我則不難處君為男子乃為婦人謀乎遂投池

水而歿公即列薪于戶命妾抱幼子往某僉事家以

宗祀為託遂闔室自焚事聞 上曰死自其分燬印

宗祀為託遂闔室自焚事聞 上曰死自其分燬印



可罪耳徙其家于邊

江西按察副使程公

公諱本立字原道別號吳隱族出伊川遠祖杞自開

封徙杭曾祖鵬自杭徙秀州崇德父德剛生公於鳳

鳴里公少有大志聞金華朱彥修兄弟得考亭之學

於許文懿公乃往就學造詣日深洪武丙辰舉明經

秀才擢 秦府引禮舍人召見 奉天門下 賜馬

正楮幣在任五月以母報去庚申服除補 周府禮

官從 王之國大梁丁卯春從 王朝京師被累謫

備遺錄

八

二十

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雷家大梁以一僕之

任所部百 叛逆公單騎深入為書諭以禍福諸夷

感悅邊事以息時西南當王師初靖餘孽尚驕長官

不能戢遂屢生變公因剗為賑濟安撫之計身歷艱

險自楚維姚安以逮大理鶴慶麗江永昌咸賴其撫

綏由是軍民得安戾寅奏計京師府尹向瑤學士董

倫交章薦其文行乃徵入翰林纂修 高廟實錄陞

左僉都御史辛巳歲以失誤陪祀調除仍留翰林纂

修明年實錄完調江西按察副使未及行適靖難兵

渡江公有所見而遂自盡實壬午六月十三日也官

因追其恩典家無遺貲時稱為清御史所著有吳隱

集四卷藏于家

徽州府知府陳公

公諱彥回福建莆田人父諱立誠洪武間歷仕州縣

以罪被誅家屬發戍雲南之臨安多道卒北至蜀惟

公與祖母郭氏存既而遇 赦無資以還乃依定遠

知縣鄉人黃積良以居遂從其姓更名禮求幾積良

亦謫去公轉依南充縣丞于中和其後闕中教諭嚴

備遺錄

八

三十

德政以明經薦公為保寧府學訓導九載考績 高

廟親擢為平江知縣明年 高廟晏駕公捧香入臨

給事中楊惟中等薦陞知徽州府明年朝覲考覈稱

職賞賚其厚其年冬丁郭氏憂徵民詣闕奏留未報

革除已卯春公乃疏其改姓歷官情罪乞正名籍乃

罷為民尋命復官留治郡事公復上疏乞終制得許

歸葬葬畢即回郡供職明年復蒞徽州會靖難師起

公募義勇赴援 文廟繼統城至京師不屈而死

寧府左長史石公



公諱撰山西平定州人洪武中爲寧府左長史 太宗靖內難諸郡縣皆下檄在大寧獨爲守備 上怒攻拔之得撰不爲屈遂支解而死

### 遼府左長史程公

公諱通字彥亨績溪人祖平素業儒洪武初謫戍延安有同謫而旅死者平遣子以誠負遺骨歸其家其家以貧故不納又買地葬之公少有至性動必遵禮以縣學生貢入太學聞父喪徒步歸廬墓下三年哀慟毀瘠妻子至不相識時平已老公上書言臣壯

### 備遺錄

八

三

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爲命願代其役辭極懇切 上歎曰孝哉若人命兵部除其籍驛送平還鄉後舉應天府鄉試授遼王府紀善以祖喪免歸復廬墓三年服闋進左長史從 王之國靖難師起朝廷遣人告急通草上封事數千言進之 文皇入繼大統知公有封事詔械詣京師死之家人戍邊錄其家得田數十畝遺書數十百卷而已公初讀書卽勵志聖賢之學故所立如此

### 衡府紀善周公

公諱以德字是修以字行江西泰和人洪武間爲霍

丘訓導入見 高廟問曰汝年幾何對曰年四十四

又問曰家居何事曰導人爲善而已 高廟喜擢周

府奉祠正革除初年有訴王府不法者官屬皆下吏

公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任編纂於翰林靖難師

起公數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

共挫折之公不爲動師入金川門公留書別友人江

仲隆解縉紳胡光大蕭用道楊士奇且付後事暮入

應天府學自經歿越數月御史言公不順天命請加

### 備遺錄

八

三

追戮 文廟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置不問公平生負氣節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故其言無不直貞女不以死生爲慮故其行無不果卒能償其志云

### 沛縣知縣顏公

公諱瓌字伯瑋江西廬陵人唐魯公真卿之後以賢良徵授徐州沛縣知縣未幾靖難師起所過郡縣皆歸附公獨以死自誓時曹國公出師駐德州公督民給軍餉措畫有方未嘗闕乏辛巳六月靖難師直擣濟寧過沛沛民竄匿公招來之九月設沛豐軍民指



揮司集民壯五千人築堡備禦壬午正月靖難師駐沙河二十二日攻沛公遣縣丞胡先請徐州告急既而度不能支預送其子有為出危告之曰汝還家白大人子職弗克盡矣題察院壁曰太守諸公監此情只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尹名一木豈能支大廈三軍空擬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憾望采民艱達 聖明交二鼓師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公冠帶升堂南拜大哭曰臣無以報國矣乃自經歿其子不忍去復還公已死矣遂自刎以從俄

備遺錄

八

一五

檜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至亦歿之縣丞胡先收公

父子屍葬沛南關題曰顏公墓

前斷事高公

公諱魏字不危山西遼州人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大學十七年以孝行被旌表尋授前軍都督府試左斷事十八年上疏欲墾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抑未役慎選舉惜名器數事 高廟深嘉納之後因斷事不稱 旨當罪以議賢謫戍貴州關索嶺仍許以姪代役革除初年上疏陳情乞歸田里許之既而連

守王欽辟送赴銓曹靖難師起公建議乞效主父偃下推恩之令分封藩王子弟以少其力遂命公從曹國公李景隆出師參贊軍務公累上書 文廟請罷兵歸國不報俄而戰敗隨景隆南奔遇督餉叅政錢鉉於臨邑遂與協謀固守濟南頗著勞績後從征晉陽廂門等處既而聞京城已定乃縊死驛舍

北平左布政使張公

公諱昂山西澤州人 國初舉人材革除間為禮部侍郎時欲削弱諸藩凡王封所在悉更置守臣以素

備遺錄

八

一五

負重望者居之乃以公為北平左布政使公察 文廟必起兵遂與都指揮謝貴以在城七衛及屯田軍士列九門防守掾吏李友直泄其謀會朝廷遣內官逮護衛官屬 文皇召公及貴入府執之皆不屈而死 已那七月六日 及繼統族誅其家後 上屢夢公 也馬得屍還葬 命出其屍焚而棄之面猶如生

濟陽教諭正公

公諱省字子職江西吉水人洪武壬子領鄉薦明年詔免會試命吏部次第擢用之公以親老乞歸養復



以文學應徵 高廟親試稱旨例當殊擢公以才薄  
力弱親老乞便遂授浮梁教諭尋丁外艱起改睢陽  
八年改濟陽靖難師至濟陽公為遊軍所獲從容引  
臂辭義慷慨衆舍之公乃陞明倫堂召諸生謂曰若  
等知此堂何以名明倫今日且都不說只說君臣之  
義一節如何遂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堂柱而死  
後有司立祠學宮祀之其子禎為夔州通判亦死于  
賊

蘇州府知府姚公

備遺錄

三五

公諱善字克一湖廣安陸州人初姓李後復今姓志  
行純實學識高遠工詩洪武中山鄉舉歷祁門丞同  
知廬州重慶所至有能聲三十年擢知蘇州治為列  
郡最隱士王賓獨居陋巷公往候見舍車騎請門賓  
問為誰應曰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面府門再  
拜而去公自邀還賓辭曰非公事不敢入也又將候  
韓奕奕避入太湖公歎曰韓先生可謂名可得聞面  
不可而見也已卯靖難師起公畫策勤王與有勞焉  
壬午京師平時黃子澄朝廷索之急避於公所約與

航海公曰在公則可在善則不可善守上之臣當與  
城存亡子澄去善竟伏節而死或謂公當時與師曰  
用漢破七國之策既齊黃于外善言于朝曰有文武  
才畧可以扶顛濟危者反置之散地不用公事狼狽  
須急召之詢其姓名不對再三詢之則曰於今人才  
豈有過於黃太卿哉遂復召二人不至則善嘗在  
朝也然其詳不可考矣

燕府長史葛公

公諱誠不知其所以進靖難師未起時 文皇嘗病  
中暑布政使張昂借三司官入問疾見 文皇四圍  
皆着火爐猶自呼寒皆懼危篤獨誠密語云非病也

備遺錄

三七

不得于上故耳因令人上變會 文皇遣人至京奏  
事齊泰等言于建文君執之既成獄即發符逮王府  
官屬後謀不果見殺族其家

教授俞公

公諱逢辰南陽鎮平人兵起時以泣諫被戮

陝西按察僉事林公

公諱嘉猷本名鼎以字行浙江寧海人洪武中以儒  
士校文四川後入史館累遷陝西僉事嘗得 燕邸  
密事以告方孝孺壬午九月丁亥被戮此遺錦衣千  
戶張女所書



許世千襲封公諱也

寧波知府王公

公諱理字器之臨海人學通經史長於春秋初任教授論遠方洪武末以賢能薦授寧波知府清儉律已平易近民杜私謁革吏弊政教兼舉而自奉儉約一日見餼有魚肉大怒命撤而瘞之號埋羹太守惟痛繩武人之不法者以故軍衛野之靖難兵迫方造船航海勤王為軍衛縛送京師 文皇問造舟何為對曰山海趨瓜州以截來路耳 上義而釋之得

備遺錄

八

二天

選田里

蕭縣知縣鄭公

公諱恕台州仙居人由訓導遷蕭縣知縣靖難師至竭力拒守被擒而死時年五十六二女當給配亦死之子濂是皆從坐

東平州判官鄭公

公諱華台州臨海人洪武丙子貢士授行人革除間謫東平州判官將赴任聞靖難師至以妻子託其友人馳至東平力疾戰死

岳池縣教諭程公

公諱濟陝西朝邑人洪武間以明經為四川岳池縣儒學教諭公有法術岳池去朝邑數千里寢食俱在朝邑而日治岳池學事不廢革除間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方兵起朝廷以為非所宜言繫至京召人將殺之公扣頭曰陛下幸因臣期而無兵臣死未晚也遂繫公獄已而兵果起乃放出公更以為軍師護諸將北伐與靖難兵先鋒戰于徐州大捷會曹國公師退 文皇至江上公逃去不知所終初徐州捷時諸

備遺錄

八

五天

將樹碑載戰功及統軍者姓名公忽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後 文皇過徐州望見碑問知之大怒趣左右碎碑方一再椎 命止勿擊錄其碑文遂按碑族誅諸將無得脫者公姓名正在擊處遂免往日之祭蓋讓之也

北平都指揮使謝公

公諱貴革除間議削諸藩 文皇稱疾齊秦謀以備為名以貴為北平都指揮使與張昂潘通王府官屬覘察動靜貴等謀欲先發同官張信與布政司吏



李友直入王府告變遂與楊同召入端禮門伏發就擒而死

參將宋公

公諱忠華除開朝議欲削燕邸命公為參將以備虜為名練兵北方守懷來靖難師至公帥兵拒敵將士多北平人對陣時見其父兄弟皆無鬪志遂大潰公被執而死

都指揮馬公

公諱宣奉命守薊州靖難兵起朱能張玉來戰公與

備遺錄

八

三

鎮撫曾濟等閉城堅守玉等反覆諭之不下遂擁眾急攻宣率兵出拒玉遣精銳衝敗之遂與濟皆被執而死事聞革除君褒卹之

都指揮朱公

公諱鑑提兵守大寧靖難師至拒戰而死事聞革除

君閔之卹典加厚

相傳鑑與馬宣之死皆無與辭云當時用兵累年武臣死事者甚

衆不能悉紀

魏國公徐公

公諱輝祖中山王達之子襲封魏國公高廟崩諸

王世子及郡王多在京遣命三年喪異遣還時仁廟漢庶人趙王皆得遣詔至北平文皇有疾遣人扶掖哭臨語莫能辨如是數月乃乞仁廟及漢趙

視疾朝廷以遺詔不許既而屢請益哀懇建文君將許之輝祖不可乃止明年文皇疾愈入朝復申前請建文不忍違召輝祖及弟都督增壽議增壽獨以

百口保無他虞於是仁廟及漢趙遂得還國蓋文皇后中山王女也故朝廷謀必及之靖難師將起輝祖復與齊黃陰謀加兵于燕及文皇即位齊黃

備遺錄

八

三

輩皆死獨輝祖以中山王子赦不誅革爵開住尋繫獄而卒永樂五年八月朔日奉聖旨比先徐輝祖與黃子澄齊泰盧振張昂葛誠等通同謀危社稷以後事發黃子澄等伏誅徐輝祖是中山王男因念中山王比先平定天下有大功於國家以此不曾罪他只著在開今病故了中山王的功不可忘如今着他嫡長男還襲中山王原封魏國公爵中山王沒後的祿米戶部查了都還他

已上五十五人



黃公彥清 不知何人 革除間巡撫某地 文皇即位頒

詔至不受 命謀欲起兵其下皆已歸附力寡而死

劉公諱政字仲理蘇州人父以禮洪武中薦授沛縣

教諭公聰敏好學平生以忠義自許革除已卯中應

天鄉試第一 不知曾授其官 壬午歲不食而死

彭公諱二北平都指揮已卯七月與張昂謝貴同死

盧公諱原質浙江寧海人洪武戊辰進士第二歷翰

林編修陞太常寺少卿

葉公諱惠仲浙江寧海人嘗以知縣充修史官為庚

備遺錄 壬午

辰會試考官後陞知府

牛公諱景先 不知何所人 禦靖難師京城平逃難出走而

死

周公諱璿青州諸城人曾與抗禦靖難師壬午內難

牛戮死 不知為某官

謝公諱昇 不知何所人 曾犯靖難之師壬午歲伏誅父

子咬兒俱發金齒衛充軍

郭公諱任鎮江丹徒人戶部侍郎 一云定遠人

盧公諱迴台州仙居人戶部侍郎

毛公諱泰吏部侍郎

黃公諱魁禮部侍郎

暴公諱昭刑部侍郎

董公諱庸監察御史

盧公諱振

已上十五人事迹未詳

附錄 永樂二十二年 仁宗即位 御制付禮部高

書片震曰是文中 姦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

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洗衣局并習匠及功臣

備遺錄 壬午



明輔起家考

宜興徐儀世

洪武九人先置中書省十五年始置殿閣 胡惟庸

以上俱中書省

李善長

徐達 俱用運動佐

汪廣洋 令史

胡惟庸 寧國縣知縣

吳沉 待制

吳伯宗 禮部員外 各

宋訥 助教

劉仲質 宜春縣訓導

朱善 豐城縣訓導

明輔起家考入

按十五年徵者儒鮑恂全思誠余詮張紳張長年

諸闕俱命授文華殿大學士因辭 僅列銜未入

闕故不載

永樂七人

解縉 中書庶吉士

黃淮 中書

胡廣 修撰

楊榮 編修

楊士奇 吳府審理

名 金幼孜 給事 中 各善

胡儼 華亭縣教諭

鄉

洪熙五人

楊榮 見前

黃淮 見前

楊士奇 見前

金幼孜 見前

權謹 樂安縣知縣

宣德五人

楊榮 見前

金幼孜 見前

楊溥 編修

張瑄 寧州訓導

陳山 奉化縣教諭 鄉

正統八人

楊榮 見前

楊溥 見前

明輔起家考入

陳循 修撰

曹鼐 修撰

馬愉 修撰

苗衷 編修

高穀 庶吉士

張益 庶吉士

景泰九人

陳循 見前

高穀 見前

彭時 修撰

商輅 修撰

俞綱 郎府審理

江淵 編修

王一寧 吏部主事

蕭鎡 編修

王文 御史



天順八人

彭時 見前

徐有貞 庶吉士

許彬 庶吉士

薛瑄 御史

李賢 吏部主事

呂原 編修

岳正 編修

陳文 編修

成化十人

彭時 見前

李賢 見前

陳文 見前

高輅 見前

萬安 庶吉士

劉定之 編修

明輔起家考八

劉翊 庶吉士

劉吉 庶吉士

彭華 庶吉士

尹直 庶吉士

弘治六人

劉吉 見前

徐溥 編修

劉健 庶吉士

丘濬 庶吉士

李東陽 庶吉士

謝遷 修撰

正德十四人

李東陽 見前

謝遷 見前

蕉芳 庶吉士

王鏊 編修

楊廷和 庶吉士

劉宇 上海縣知縣

曹元 工部主事

劉忠 庶吉士

梁儲 庶吉士

費弘 修撰

靳貴 編修

楊一清 中書

蔣冕 庶吉士

毛紀 庶吉士

嘉靖二十七人

楊廷和 見前

費弘 見前

蔣冕 見前

毛紀 見前

楊一清 見前

謝遷 見前

明輔起家考八

袁宗皋 興府長史 弘治庚戌進士

石瑤 庶吉士

賈詠 庶吉士

翟憲 庶吉士

張孚敬 南刑部主事 原名德

桂萼 丹徒縣知縣

方獻夫 庶吉士

李時 庶吉士

夏言 行人

顧鼎臣 修撰

嚴嵩 庶吉士

許讚 大名府推官

張璧 庶吉士

張治 庶吉士

李本 庶吉士

徐階 編修

袁煒 編修

嚴訥 庶吉士



李春芳 修撰 郭朴 編修

高拱 庶吉士

隆慶八人

徐階 見前 李春芳 見前

高拱 見前 陳以勤 庶吉士

張居正 庶吉士 趙貞吉 庶吉士

殷士儋 庶吉士 高儀 庶吉士

萬曆二十人

張居正 見前 呂調陽 編修

明輔起家考 五

馬自強 庶吉士 張四維 庶吉士

余有丁 編修 申時行 修撰

王錫爵 編修 許國 庶吉士

王家屏 庶吉士 陳于陛 庶吉士

趙志皋 編修 張位 庶吉士

沈一貫 庶吉士 朱曆 庶吉士

沈鯉 庶吉士 于慎行 庶吉士

李廷機 編修 葉向高 庶吉士

吳道南 編修 方從哲 庶吉士

以上共一百八人 勳佐一人 詞林七十九

人 內一甲三十人 二甲超受編修二人

庶吉士四十六人 待制一人 京職十四人

內吏部主事二人 禮部員外一人 工部

主事一人 南刑部主事一人 給事中一人

御史二人 中書二人 中書庶吉士一人

行人一人 國子監助教一人 令史一人

外職十三人 內長史一人 審理二人

推官一人 知縣四人 教諭二人 訓導三

明輔起家考 六

人



掾曹名臣錄序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愚謂自聖賢以至於凡庶其德遠矣自割股以至勃礮其行遠矣自讓國以至攫金其事遠矣由初而言善惡之間不能以髮而其終之遠乃如是焉獨不為習所移爾習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能免者而况於中材乎此為人上所以有教也正德癸酉予承乏南京戶部侍郎抵任未幾大司徒胡公卽有乞身之請累月在告予驟攝印章而治財賦陰觀諸司掾吏有知琴書可教誨者因掾曹名臣錄入

錄我朝名士出於掾曹至顯宦者數人為一卷以示皆有勃然興起之色乃知人性果不相遠一脫故習至君子不難矣有教無類不其然乎昔元好問曰自風俗之壞上之人以徒隸遇佐史其者先以機詐待之廉耻之節廢苟且之心生頑鈍之習戎實坐于此而佐史亦以徒隸自居身辱而不辭名敗而不悔甚矣人之不自重也吁遇之以徒隸待之以機詐我固不可以不自省若自暴自棄而不自重爾曹豈可以不戒乎所錄自劉侍郎敏而下凡十三人續有

馬則載于後正德九年歲在甲戌夏六月望日王凝齋序

六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6 頁之四



掾曹名臣錄

明 王凝齋

劉敏

河間府肅寧縣人爲中書吏時暮以小車出入江市  
蘆葦且載於家而後入錄事妻以蘆織席嚮以奉母  
人或嘲之以絹帛瓦器遺其家者敏懸于梁俟其復  
來竟還之爲楚相府錄事值中書以沒官婦女給文  
臣家衆咸勸其請給以事母敏固辭曰事母乃子婦  
事何預他人及權奸事敗敏獨無所與人稱其有行

掾曹名臣錄

一

識洪武十三年由工部侍郎轉刑部侍郎其誥曰於  
戲昔聖人以德化天下故民樂于從善而天下治然  
聖人之心必欲天下之人皆善無惡有不善者然後  
用刑以齊之故賞當其功罰當其罪而民之不從善  
者無有也故上曰君聖中曰臣賢下曰民良而天地  
致和品物咸亨矣後世之君臣乏誠意正心之學篔  
成已及物之善是以刑罪不當仁義倒施法愈繁而  
犯愈衆此爲世之大病也久矣求君之聖臣之賢民  
之良者幾希故善治國者必擇人治刑否則法由此

而始期於無刑之地焉可得哉今以爾敏爲刑部侍郎特授通議大夫爾尚敬慎之哉

李友直

字居正保定清苑人也爲北平布政司掾史 太宗  
皇帝初奉藩北京建文中廷臣有因齊藩不法遂建  
議凡藩國所在更置守臣於是擢張昂爲北平布政  
使昂至日求王府細事將爲不利友直密聞於 太  
宗義師既舉遂擢用友直友直質樸直亮知無不言  
甚見嘉獎日益信任出理餉運入嚴城守率以命之

掾曹名臣錄

二

殫力竭慮事率早集而咸稱上旨初授北平布政司  
右叅議既建北京改布政司爲行部陞左侍郎時初  
作宮殿營繕務殷專經度提督躬任勞動早暮弗懈  
改行在工部侍郎 仁宗皇帝臨御嘉念舊勞陞刑  
部尚書奉 命代祀周文武成康陵及秦愍王既還  
言關中民瘼深見嘉納 賜誥命并追贈祖考妣請  
告焚黃遂立碑於墓以條 上恩昭先德 宣宗皇  
帝嗣位改行在工部尚書嘗奉 命董採殿材於蜀  
設施有方緞撫有誠勞者不怨自是 朝廷凡有典



作重役悉以委之其臨事有條理而體恤下情所行  
悉公是以人從事集誦誦不與而履本勞錫焉為人  
坦夷開敏雖不與物競而持已正直亦不屈於物有  
恤人之心施濟弗吝與人言必歸於忠厚有之官往  
辭者必勉以愛民之政與人交惻欵緩急率得其力  
度量有容屬司之貪詭者以友直長者數欺慢之友  
直雖知弗校清議以是益重之其卒也 上賜祭命  
工部營葬禮部賜祭公卿以下皆往祭之

徐晞

徐曹名臣錄

三

字孟暉常州江陰人未樂中山縣功曹授繕工司都  
事歷工部郎中試兵部右侍郎奉 命簡閱陝西臨  
洮諸衛軍士尋以 見只伯寇西陲佐寧陽侯  
陳懋鎮甘肅正統初召還實授右侍郎復往鎮涼州  
莊浪諸要害地遷南京戶部左侍郎會征麓川晞往  
督餽餉凱還以功陞兵部尚書卒晞謙德有容處事  
惟慎上諭以此多之子訥舉賢良終尚寶司承訥子  
世英以薦授中書舍人累官南京通政司左通政

楊時習

江西人永樂二十二年 仁廟初即位大理卿虞謙  
奏事侍臣有言此當榻前密請 旨不當於朝班對  
衆敷奏為實恩者又有言其屬官楊時習先導之密  
陳而謙不從者遂降謙為大理寺少卿而陞時習為  
卿其後大學士楊士奇獨進奏事畢未退 上問士  
奇曰汝有欲言者 奇曰有非虞謙乎對曰然 上  
曰吾亦頗悔之汝試言之對曰外間皆云時習實無  
先導之言時習是臣江西人亦親語臣本無此言今  
冒居卿位慙懼不安士奇又言謙歷事 三朝皆居

徐曹名臣錄

四

通顯頗為得大臣體者且今所犯小過 上曰吾之  
悔亦念此因問時習其人若何對曰雖起於吏然明  
習法律公正廉潔 上喜曰吾有以處之會以吏部  
言交陞闕按察使 上乃復虞謙大理卿取時習交  
陞憲使

况鍾

字伯樂靖安人中書吏事呂尚書震震薦其才授禮  
部主事陞郎中蘇郡由永樂以來長吏治狀鮮著  
朝廷屢遣吏督責無効宣德初以雄劇十郡缺官薦



擇良牧尚書胡忠安公等遂舉鍾典蘇郡復奏賜  
勅以便行事乘傳赴郡鍾已凋灼郡弊及任吏胥抱  
案贖請署以嘗鍾鍾默然若無能為既三日吏復請  
署鍾曰若謂吾不事事耶歷舉三日牒無一遺誤指  
摘其間某為故出人及隱宦顛倒者喝令取一二輩  
仰庭下撲殺之僚屬震慄鍾固并舉僚屬貪虐懦者  
立黜之搜逐胥屬主文積竄置通關勘合以防詐偽  
衛卒久暴橫痛加繩禁郡體始尊嚴勢家侈恣不法  
鄉里武斷咸取杖殺之而扶患單弱置善惡二簿察

掾曹名臣錄入

五

民善惡者籍其名既施行則著列以示勸懲婚喪不  
時者召諭反覆而峻其校督刑罰民畏而感無不從  
令鍾既達而果又素忠直簡在上心故凡所論列  
悉賜施行郡田有官民之別官田稅額特重擬奏  
求減焚香自祝或動以禍福不顧疏上卒得如所請  
凡奏減省重額正副錢糧七十二萬一千有奇募民  
開墾荒田起科以免逾年包荒之糧至一十四萬九  
千五百有奇停徵泮沒田糧二十九萬五千免舊欠  
糧草鈔數百萬錠罷平江伯董漕歲取民船五百艘

買免船米十五萬一千一百石疏免 詔買減闕白  
三梭布七百疋銀數千兩奏革倭船徵需無度請濬  
淪水道淤塞辨明平民誣入軍者千八百餘家招復  
逃亡三萬六千七百戶凡所罷行皆綱紀大務民到  
於今受其賜尤重於事神社稷山川龍母泰伯伍員  
范仲淹諸祠宇皆拓而新之享獻誠懇雨暘祈禱輒  
響應興崇學校敬養才哲薦拔孤寒有起家為近侍  
者剛敏敢為不憚權要度量廓如 朝廷累有褒勞  
述職陞辭 上為賜宴賜詩恩寵甚至而以蘇人仰

掾曹名臣錄入

六

藉倚以守御不遷其官鍾亦無倦丁內艱去任民上  
請乞還鍾治復除仍舊任正統五年九載滿去闕  
郡之民上章乞留往叩闕者八萬餘人遂再遣任若  
赤子得慈母無疾卒於位民益哀之  
平思忠  
吳江人初為縣吏水樂中被薦授禮部主客司主事  
進郎中時 文皇帝方事招懷主客務方殷思忠有  
精力事皆立辦尚書呂震特器之俄以事下獄北  
入貢他任主客者多不稱 旨震因以思忠為言即



日敬復其官時以給事楊弘為陝西布政欲使清強有力者伺察之遂拜思忠陝西參政未幾為人所誣謫戍北邊會有詔市馬西域以思忠嘗官主客多識賈詔釋其戍給冠帶隨太監劉馬兒使蕃諸國而還後卒於家初郡守况鍾官主客與思忠有交承之分至是數延見思忠執禮甚恭且令二子給侍曰非無僕隸欲使兒輩知公為吾故人爾其見敬如此然思忠居貧自守未嘗以事干鍾人尤多之

故也

揀曹名臣錄八

七

字宗器福州侯官人也總角穎悟脩潔寡言其父嘗曰兒也不凡吾家闕久宜揚其在茲乎洪武中郡籍博士弟子眾推胡生不置父喜曰兒不凡因宜以學顯即資遣之既游庠序喜友其才雋相與頡頏不合尋屬子寧歸遂不復起時憲府謀辟從事諸從吏相與言如胡某不宜豫耶得胡祿者宜增重爭羅致焉焉之在憲署也志弗為貶益樹奇操人不敢干以私嘗從孫僉憲分司于泉孫克惡而貪蠹莫敢與計事前後從史不相能者及為所中焉撻其奸利既

數事飛章劾之孫竟得罪諸長佐每視焉時胎曰斯史習藏陽秋吾可弗自檢哉由憲府三最內選叙用曹掾無慮數十人焉為主掾掌牋奏以贊曹務識典故以決羣疑咸服其能會尚膳監選清慎史遂得官七品階從仕郎焉晨入暮出進止有常所既執禮度而儀觀清偉青宮嘗遙見之問郎選何曹左右曰此光祿胡署丞也日送咨羨久之性謹密內有事未嘗言於外或問之直曰所職上用有司存焉他吾不知也退直無事焚香振書衣冠兀坐神情條然如在

揀曹名臣錄八

八

王堂

字維政紹興諸暨於也元良吏淮東道宣尉副使王良之孫七歲能賦詩長老皆奇之進從學鄉先生唐處敬讀書日記千言終身不忘方肆力於古文雖值元季兵亂未嘗輟也國家平定之初堂之父以元故官謫濠梁堂侍行躬勤孝養後奉父還鄉辛苦闢草萊治田廬有詔發兵民築綠海城邑大夫推舉



堂率民就役撫馭規畫悉有條理民不困而事先集  
池之率兵民者多効法焉有司以賢良舉送堂至京  
師奉命使蜀還奏稱 旨得疾歸既瘡時太康王師  
曾爲浙江布政使表然一時方岳之望其所用簿書  
史必慎簡賢良知名之士遂采輿論舉堂爲掾凡所  
言與行皆愜王公之意被檄督賦嘉興有推官不職  
不爲堂所禮銜之推官後坐賄徵下京獄造誣詞連  
堂逮至誣竟直木出京以病卒洪武二十四年十二  
月二十九日也洪熙元年以子珪貴贈翰林院脩撰

掾曹名臣錄入

九

維政自少負邁往之志操執剛正議論高明素欲有  
所見於世不遂大施以卒其鄉之長老知堂深而尚  
存者往往與少者道堂之才之行而未及展施以爲  
悼惜云

曾仍

字弘宗號訥菴曾氏故莆大姓世居望江里沂山東  
津之鄙濱艾尚和工書能詩該綜希夷鬼谷子風侯  
星占算曆之學數具棺施宗黨之貧者大有義聲母  
鄭氏仍六歲失怙日夜呱呱鬚髮知孝比長禮度循

習辭辟唯諾無子弟之過舉進士彌勤術者曰非以  
利子也曷他圖之遂應辟爲藩臬從事矢心在公持  
法惟謹大方伯廉訪而下威器愛之既事得冠帶待  
次銓曹時知府林慈知縣張朝教諭黃暹相繼客死  
於京仍悉爲之棺殯經紀舍劇而不愆於禮教諭病  
且革囊白金三十二兩置仍袖中曰僕輩非所託其  
幸藏諸時無復與聞者仍以虞患不他告久之完全  
授鄉人歸其子曰此屬續時寄也物論高之鄉翰林  
院學士林澹菴先生聞之嘉其誼語同列曰掾之行

掾曹名臣錄

十

顧爾吾儒庸有弗及者乎遂相與定交及爲仍贊小  
像極深褒獎方之善人成化戊子拜浙之小鹿巡檢  
屬歲饑民多亡匿爲盜仍安輯勞來伺其長而尤者  
還致之發摘如神盜用遁去境賴以不擾越三歲忽  
悒悒不樂曰吾少有大志謂功名可裂契取竟爲術  
者所誤班白是官紅腐五斗吾何屑焉遂致政而歸  
問田園就松菊月夕花朝則炙海鮮溫家釀葛巾野  
服與一二耆舊徜徉於名山勝水間若忘其身之既  
老者鄉閭高之翰林學士林文贊曰貌清而體體安



而舒衣冠儼若佩玉銷如肅乎其容止翼乎其進趨年富而力強智融而器疏不為外物所誘不以常流自若言必貴乎踐履行必慎乎斯瀆祿惟安乎淡泊囊不計其空虛心雖善於會計志則勤乎詩書噫其若人歟惜乎所用者未盡其心之所儲若其膺民社之寄必能廣敷仁民之政而為古循吏之徒也耶戶部尚書張唐贊曰貌不華而質其蓄於內者智識之通融言不肆而訥其檢於身者夔則之脩從志不俗而闕其所向慕而勉者古長者之風仕不通而晦其

塚曹名臣錄八

十一

厥職者無貽庇於風躬噫若人也者石其外玉其中其所積者崇其所洩未艾而鍾其慶於無窮也耶翰林張吉士陳音贊曰貌癯而不偉行蹈古人遺踪言訥而不肆心存長者之餘風服質而不侈里閭皆慕其信義之崇位卑而不耀雲仍乃受其餘慶之鍾彼丹青者徒模其外而不能狀其中也耶即數公之言觀之可以見其為人矣

劉本道

常州江陰人少嗜學有才畧能詩由掾史見知於靖

遠伯王驥引置幕下奏授刑部照磨從征雲南於此戰克攻守之策多恣訪之正統戊辰闕賊猖熾寧陽侯陳懋往討之尚書金濂實綜理軍務以本道識達請以自隨軍中事宜悉以委之本道盡心戮力活脅從者萬餘人放還婦女八百餘口凱旋陞戶部員外郎景泰庚午西北二邊境民不能生本道奏請給價買牛二千頭并易穀種與之乙亥貴州邊倉糧侵盜事覺展轉連坐推本道往治本道至彼不逾月而積歲之弊洞徹無遺且立法以為治規時年被苗賊

塚曹名臣錄八

十二

作亂本道遺書總兵官李貴貴如計討平之奏上其功本道曰吾職在糧儲用兵乃分外事也固止之竣事還上嘉其廉能賜五百雲絲段天順丁丑進戶部右侍郎總督京畿反通州淮安糧儲先是漕運京糧惟通州倉臨河近便自通州抵京倉陸運四十餘里費股而增耗示給各處赴京操軍久役而用稱匱乏本道慮二者之病奏將通州倉糧於各月無事之時令歇操軍旋運至京每三十石給賞官銀一兩而漕運之糧止於通州交納就彼增置倉廩三百間以



便收貯歲積羨餘米五十餘萬石以廣京儲 上復賜二品服以寵異之祖克閏父得成皆追贈如其官

王愷

字用和太平當塗人幼有大志沉酣六經諸史間必欲見之於用起應公府之辟為府史疏讞獄訟人服其平歲乙未 上取江南兵臨當塗即召至幕府上方為元帥命為掾以參決戎事丙申春從王師下建業又下京口民新附枕隍不安愷撫慰之始定上為中書平章政事建江南行中書省於建業陞左

掾曹名臣錄八

十三

右司都事愷遇事善於彌綸日以薦賢為先元戎宿將咸器倚之惟愷言是信戊戌秋苗獠兵數萬自杭來降待命嚴陵境上 上遣馳入其軍喻以禍福偕其渠帥來朝是年冬 上將征浙東時婺之蘭溪已下僉樞密院事胡大海戍之 上命愷與大海定議取婺州親率師圍其城守將出降愷審察民情而奠綏之歷言 上前無有不聽者己亥春王師攻越久不下夏六月師還 上留大海鎮婺而民賦軍器之務悉以屬愷冬上師克三衢擢左司郎中總制衢州

軍民事愷增城浚濠置游擊軍募保甲翼餘丁及舊民兵得六百人以益戍守兵食不足則斥並城廢田五萬七千畝使之耕以自給民有田力弗能熟者聽軍士貸耕而為輸糧縣官籍江山常山龍游西安四縣丁壯凡六丁之中簡一以為兵置甲首都長統之丁壯八萬有奇得兵一萬一千八百無事則為農脫有警則兵者出攻而五丁資其食閑平忠武王屯兵金華其帥將或來侵民愷偵知之擒而捷諸市王使人讓之對曰民者國之本將軍天子之股肱肯令傷

掾曹名臣錄八

十四

其本乎撻一部將而萬民安計將軍所樂聞也王嘆美之開化馬宣差挾舊邑印章誘騙氓為變江山揚明恃岩柵之險叛服靡常愷皆定計擒之梟首以徇眾部內帖帖無譁民饑疫相仍死者枕藉道路則出倉粟使作糜哺餓夫備惠濟局居藥以注病者所獲生者不可勝數學校廢於兵愷為復泮池築杏壇建極高明亭設博士弟子員孔子家廟之在衢者亦為新之退食之暇集薦紳之徒摩切道警人士翕然悅服諸暨戍將謝再興與部帥王甲有違言幾致



上令愷調解之愷善於說辭二人之懼如初邊鄙以寧同僉樞密院事李文忠以國之懿親握重兵鎮嚴陵 上命愷往來佐其軍庚子夏六月偽漢寇龍江 上召嚴陵帥葛俊擣廣信以牽其帥道過衢愷謂俊曰廣信偽漢門戶彼既傾國入寇寧不以重兵為守非大將統全軍以往不可若出偏師撓之未見其利設有挫衄吾衛先繹騷矣乃止俊而請大海行大海至而廣信潰一如愷言辛丑夏拜大海江南分其衆萬餘戍婺其帥劉震等相挺為亂大海被害愷亦掾曹名臣錄八

十五

及于難當難作時苗帥多公恩欲擁之而西愷正色叱曰吾 天子大吏設不幸義當死寧能從賊反邪賊初縮首不敢犯拘繫一日而罵賊聲逾厲命左右取酒引滿竟日達夜旁若無人賊知不可屈乃遂刃之壬寅二月七日享年四十有六 上駐蹕江西聞愷歿為之嗟悼良久親為文祭之及返金陵 上復率群臣往城南致奠乃以其年四月十一日葬江寧縣鳳臺西鄉聚寶山之原 洪武戊申春正月 上正位宸極布告中外念及舊勳例頒恤典於是遣歿

已七年矣初愷既沒 上詔有司議贈奉直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飛騎尉追贈當塗縣男且俾與享鶴籠山功臣廟中 上猶未慊其情至是復仍其舊縣進爵為子以寵之愷狀貌魁偉氣局堅凝善謀而能斷嘗以事入諫 上弗聽愷却立門外既暮猶未去 上出怪問其故愷從容諫如初 上慨然從之愷於吏事尤長提律按比而飾之以儒術案牘經其裁削辭簡而意周喜為詩賦與賓朋談笑尊俎間更唱迭和情意豁如也故於其歿也人莫不傷之子文有學行今為侍儀使階承直郎次行賊害愷之日行方侍側或勸其去行曰棄親而求生吾不忍為也隨愷以卒次升童宋濂為左史時侍 上左右與濂論佐運之臣以字稱愷曰上用和經濟之才也吾將大任之惜乎早歿于難

掾曹名臣錄八

十六

單安仁

字德夫鳳陽人少有志事功雖為府吏晝夜以洗冤澤物為事當至正辛卯江淮兵起剽奪相屠流民遑遑無所寧居安仁奮然曰丈夫當出奇翦寇可坐視



父母之邦淪覆耶遂椎牛醢酒率健少年與飲整  
伍嚴器械教以坐作擊刺之法不一月間從之者數  
萬人新建壁壘橫亘三十里寇至輒揚旗鳴鼓大呼  
追殺俾無甯行乃止退則閉柵自守老弱強負依爲  
保障者累十千家當是時豪傑自立割疆擅號令者  
比比而是乙未秋安仁遂移兵廣陵以觀變且曰此  
輩皆爲人作駢除爾真人之典氣勢自與恒人殊丙  
申冬安仁見 皇上威德日盛統六師而下金陵安  
仁日向所爲真人者此真是已乃率部曲而歸之

採曹名臣錄

十七

上大悅明年令戍鎮江安仁嚴飭軍伍益自振勵敵  
兵不敢侵境居歲餘會 朝廷始立提刑按察司以  
廉糾不虔 上選安仁爲副使巡行浙水東悍將獯  
卒橫賦民糧日寨糧務刻剝以盡民安仁一寘於法  
金華民有訟其邑丞受白金者安仁詰之曰頗聞爾  
丞賢爾細民也奈何犯分而誣之即圖其金短長圓  
方形來民圖上藏屏復命諸左證圖之人各不同安  
仁曰是非誣耶衆環日相顧無一語遂以其罪抵訟  
者告許之風爲衰辛丑陞按察使東方肅清莫敢譁

授甲辰徵爲中書左司郎中時江淮甫定軍國庶務  
紛如亂絲安仁佐太師李韓公參錯裁斷日就統緒  
事以無滯 上益倚信之吳元年丁未闢浙中原漸  
平營建城闕宮殿脩朝享服飾衣物延議可任其責  
者遂奏舉安仁爲將作卿安仁精敏多智凡所制量  
皆中法不苟明年戊申是爲洪武元年 上卽皇帝  
位安仁陞嘉議大夫工部尚書仍領將作事二年夏  
改兵部安仁宅心中正能聲彰開年已六十有七自  
以精力衰屏請致其事 上矜其勞從之贈田三千

採曹名臣錄

十八

畝牛七十角仍給尚書半祿養其終身退卜儀真珠  
金沙結廬以居六年夏 上念安仁舊勳復 詔中  
書起爲山東行者叅知政事安仁請闕力辭而止八  
年復頒致仕詔加通議大夫益異數云

李質

字文彬號樵雲其先開封祥符人在宋季有仕於德  
慶者因家焉質生穎悟器度宏偉昂然負高志博習  
經史必期明體以達諸用當是時無有辟薦之者沉  
浮府掾中以澤物爲己任無何中原擾攘嶺海多



事質起搆義兵捍鄉里及德慶路陷士民遑遑無所  
依戴推質守之質日夜沒城隍繕甲兵扼險要以遏  
他寇由是一路賴之以寧時據鄉邑多刻剝殘忍質  
嘗戒麾下非遇敵毋妄殺或執敵人來獻率給衣糧  
縱之家富饒急於賑施三族與鄉里流寓之貧者咸  
有所仰以故一時名士如建安張智茶陵劉三吾江  
右伯顏子中羊城孫仲衍王彥舉皆別風來歸及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遣師南討洪武戊申四月平  
章廖公忠參政朱公亮祖總師至質遂散麾下全城

掾曹名臣錄八 十九

歸附總兵遣使人奏 上嘉質忠誠召至慰勞再三  
資子優渥就擢中書斷事越明年己酉轉都督斷事  
偕 調大夫皆能執法丞相都督咸敬憚之五年壬  
子授刑部侍郎階中順大夫尋陞本部尚書階嘉議  
大夫尤慎於刑獄盡哀憐之情致淑問之頌寬猛適  
中為上所知日益親幸時開行省於浙江 上念厥  
地素重號稱難治宜簡廷臣有德望未器者往綏之  
即拜浙江行省叅知政事階中奉大夫是年秋九月  
也下車之初首以承宣為己任振紀綱正風俗勸農

桑興學校舉遺賢恤民隱知無不為為無不力居三  
年惠流兩浙厥績以懋聲聞於上 天子念其老召  
還致政於京師嘗人見 帝賜坐便殿訪以時政得  
失直言無隱 上益重之八年乙卯冬十月復起為  
靖江王府右相階資政大夫行 勅獎諭甚至質益  
竭忠誠以盡輔導之職嘗人觀因奏乞歸省墓上可  
其請 帝親揮翰賦詩以 賜復命藩憲元僚與府  
中官屬宴餞滿江之浙人莫不以為榮後王坐事去  
國質隨終焉質偉丰儀性孝友治家有法接人以誠

掾曹名臣錄八 二十

雖極顯榮情素冲澹暮年尤工於詩有燕雲集若干  
卷藏於家為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分省於婺以控御  
東浙愷仍以左司郎中分治省事金華婺劇邑役民  
無藝愷令民自實田請都以糧多為正里長寡者為  
副正則以一家或二家克副則合四三至七八而止  
通驗其糧而均賦之有一斗者役一日賤與貴皆無  
苟免者金華周泰義烏柳昌恃鯁以蠹民愷逮至於  
獄皆痛懲之自是畏避不敢吐氣稍胥藩立道操金  
華一邑田賦之柄飛寄詭道並緣為奸利廉其罪狀



以聞真於法大海日治軍旅以畧嶧縣禦諸暨以爲  
已任分省之政皆愷統之愷挈綱布紀風采凜然僞  
吳將呂珍侵諸暨欲堰水以灌我城大海奪其堰反  
決水灌珍珍勢蹙乃馬上指天與大海誓請各解兵  
愷聞之移書謂大海曰彼狡謀爾慎毋聽今珍在重  
圍是天授首之日也大海不忍食言竟從之珍果敗  
盟而去

殉身錄

亡名氏

王禕進平江西頌 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工  
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  
不如卿丙午同知南康元年出判漳州上疏勸 上  
法天道順人心以爲祈天永命之實五年命往諭雲  
南梁王不屈遇害其遺文有華川集玉堂雜著  
程因勝死鄱陽之難汪廣洋應制賦詩挽之曰黑雲  
如陳壓滕臙血戰消沉一代雄鐵馬降靈忠憤在金

殉身錄

紹追尊聖恩隆張巡節重凌煙上紀信功高汗竹中  
生氣尚疑君不死且天終古作長虹

桑世傑

無爲州人

戊戌攻張士誠江陰石牌寇樂瑞整兵

出戰傑奮戈陷陣死之後附祭功臣廟 國初在廬  
則有精忠大節者四人曰楚公永安號公通海蔡公  
德勝永又侯就世傑也

曹良臣

安豐人

有功三年封西寧侯五年北征孤軍深

入陷

戰歿茅成人

定遠人

圍蘇州軍婁門戰死孫興祖

深人

三年北伐死于五郎口胡深

處州人

乙巳征陳友



定馬蹶被執不屈死

花雲 懷遠人 庚子守太平友諒以舟師入寇城陷不屈

而死妻邵氏生一子焯甫三歲聞雲遇害義不受辱

以焯付侍兒孫氏令善護之遂投水死諒軍孫氏

至九江孫氏恐兒被害以簪珥為漁家嫗鞠之是年

冬王師敗偽漢孫脫身至漁家視兒在牕其亡竊負

以走宿陶穴中明日出江游僦舟以渡遇漢潰軍還

爭舟碎孫氏及兒投之江出沒波中有斷木自上

流浮至附之入蘆渚中渚有蓮實孫氏取啖兒七日

殉身錄

不死忽夜聞人語聲呼之逢老父告之故與偕行明

年辛丑達 上所遂撫養之年十三授千戶

許瑗 樂平人 趙忠王鼎 儀真人 皆死太平之難

韓成 虹縣人 戰鄱陽漢軍圍我師 上方設奇成謂得

如紀信誑楚遂賜龍袍冠冕對賊眾投水死賊遂退

濮真 鳳陽人 國初征高麗被執王愛其驍勇欲降之不

屈加以必真厲聲曰 爾滅吾爾亦不日滅矣遂

剖心以示之王懼遣使入朝請罪真子與尚在襁褓

即封西涼侯稍長令御用監鑄一王字牌懸與冠上

海朝禪人知所遜避

孫炎一足偏跛天台丁復句容夏煜皆以詩名吳遊

二人間得其真趣乙未 上召用之尋遷處州總管

壬寅苗將作亂幽辱之令其解衣矣曰此綺裘乃

主上賜我者賊勿解遂遇害

王愷 太平人 與大海守金華同履其難曾萬中劉齊陳

海同守吉安癸卯友諒遣蔣必勝饒鼎臣來取三人

被執不屈死楊國興丁未與士誠兵戰死國初封宜

興城陸顯佑伯于光戊徽州召還 上解連環并縵

殉身錄

賜之二年死王保保之難孫處與徐達北征戰死落

馬河周顯張耀平定龐燿李傑並從文忠北征死之

顯尤 上所愛嘗賜所服紫繡襖

李寶 涇人 十二年從沐英平西羌與敵戰于土門乘

勝深入中流矢死 上特勅禮侍郎劉崧撰神道碑

劉林洪武中土官作亂林擊賊至西寶融臺力戰而

歿 上嘉其忠因改名其臺曰劉林臺

國初壬寅三月南昌降將祝宗等叛癸卯友諒圍南

昌文武諸臣與之戰死者凡十四人趙德勝李繼先



劉齊許圭趙國昭朱潛牛海龍張子明張德山徐明

夏茂成葉思成葉琛趙天麟立廟南昌歲時祀之

癸卯四月友諒以重兵來圍洪都日久守將朱文正

遣使告急請援七月上率諸將統舟師二十萬往討

之諒解圍東出鄱陽湖以迎我師遇于康郎山歷戊

子巳丑庚寅等日連六大戰一時諸臣多效死者凡

三十六人韓成宋貴王勝陳兆先李信姜淵丁普

朱維張志雄李志高汪清常德勝鄭興袁華昌文貴

俞和陳冲王喜先汪澤丁宇進德山羅世榮史德勝

徐公輔劉義陳弼裴建祠于康郎山歲時祭之

軫王理王仁曹信

向身錄

致身錄

東吳史仲彬

洪武三十一年戊寅閏五月辛卯冬十一月史仲彬

以明經除翰林院侍書

先是洪武二十四年彬應詔執貪縱官吏延見高

皇帝條具若干言當時俱付法司論奏高皇帝

命主政戶部彬恐錢穀事重頓首固辭更訪治道

稱旨賜酒饌于廷及鈔四百錠驛舟傳歸建文

帝即位越五月詔起山林才德士有司以名聞適

致身錄

監察御史劉有年上儀禮十八篇并叙彬明經儀禮

故彬家所藏劉夙與講習特詔所在禮請來京十

至是上之于朝命秘閣一月十八日陞見試四書疑一道 欽授翰林院

侍書階待詔上

建文元年春正月遣往衡山

告即位也元旦上受朝賀畢謂侍臣曰朕奉天

地山川之靈以登太寶改元伊始將告五嶽神祇

其命儒臣以往閣臣擬彬衡山初六日陞辭閣三

月報命



夏四月更定官制疏諫不報

用壽州訓導劉亨言乃方孝孺等議大加更定

彬具疏大略以安靜注為言會金華樓璉亦上

疏稱引孟莊子之孝於樓疏批此與昨史仲彬

疏同意此正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者六卿果可

甲於五府耶祭酒果可在於太僕下耶假令皇

祖而在當必以更定為是羣臣勿復言

秋七月廷斤監察御史尹昌隆為奸黨因薦魏國公

徐輝祖 上嘉納之

致身錄

時燕藩已稱兵兩月矣昌隆手疏而奏勸上讓位

守藩廷臣愕然彬執笏麾之曰天下乃太祖之

天下非 皇上所得私授者一人逆命遂舉而授

之尤而效之又何以焉選將募兵今日急務臣竊

見魏國徐輝祖忠義性植智勇絕人以當一面燕

可平也昌隆狂言惑世請速加誅 上曰人臣之

義當以仲彬為正昌隆素有敢言之氣其勿為罪

二年春三月疏均江浙賦役從之

時建文帝正值更制彬乃上疏曰國家有惟正之

供賦役不均非所以為治江浙本賦重而蘇松嘉

湖又以籍入沈萬三注史有為黃旭注紀定注

準租起稅此以繩一時之頑豈得據為定則乞悉

減免以蘇民困竊照各處起科不過斗即使江

南地饒亦何得倍之奈有重至石餘者臣往年面

奏 先帝賦歛太重蒙 旨嘉勞特以臣本蘇人

而史有為又臣之族屬也恐坐以私未敢盡言幸

皇上明聖每事從寬敢竭愚忠伏聽採擇疏上

詔可蘇松準各處起科蘇松人仍官戶部

致身錄

夏五月改彬為徐王府賓輔仍兼原官注長史下正六品秩

時三王未遣之國長史以下諸員直宿內閣參議

事宜多見親幸故壬午削籍殆盡焉

三年春正月副工部尚書嚴震直督餉山東閏三月

彬歸報 命

轉餉已專責嚴震直在餉之者日敵情虛實弁將

士強弱密偵以報閏三 十八日還朝見 上于

文華殿奏夾河之役非 之罪也盛庸智深勇沉

當今將略還為第一至莊 張能楚智平元



塞旗力戰以众宜急加恤典以爲風勵燕王用兵  
變化不測用強恃壯親掠我陣幸庸結陣甚堅屹  
不可動復以單騎逼營越宿鳴角穿營而去蓋恃  
勿殺叔父之論也軍中衆謂 皇上失之太仁帝  
曰奈何已有是命不可返也默然者久之更奏機  
密事十二條 帝叱左右曰勿洩因誦君不密則  
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之句叩首  
而出

冬十一月以省親還鄉隨賜 勅命

致身錄

四

自轉餉歸請告凡四不許至是得請適 皇少子  
以十三日生查京官歷三年滿者得一五百十二  
人帝親制詞彬以前二日滿考 皇帝勅曰國家  
建官文武殊局中外分曹等最辨職難兼也爾徐  
府賓輔兼翰林院侍書史仲彬用明經起家矢盡  
忠報國或校書或轉餉或密疏或面陳文材兼武  
畧俱隆輔恭與襄 帝竝茂朕資勝沃實用弘多  
階爾承德郎妻沈氏爲安人追厥所自父母有教  
育之恩忠孝本一致之理爾父居仁從爾階爾母

黃氏從妻階給假歸家以申寵錫父母深恩今已  
展矣國家多事爾母 特 勅十八日奉旨發  
中書科騰寫與他二十一辭朝限二月以裏來京  
四年三月彬入京陛見口授翰林院侍讀  
時北兵日逼詔勤王者分道四出遂依限單騎入  
京戒其子曰而父官雖卑被 朝廷恩寵見幾引  
避非所願也萬一有難爾守 先帝孝弟力田之  
論以成家保身毋爲我慮

夏六月庚申廷議避難彬請從方孝孺堅守之策

致身錄

五

燕王渡江李景隆往許割地不許還報 上愕然  
無措羣臣慟哭茹瑄等請幸湖湘王章等請幸江  
浙方孝孺謂當堅守京城以待四方之援衆議譁  
然不決彬獨以方言爲是樓璉亦言效死勿去爲  
正上徵首肯羣議乃定 燕兵薄金川門監察御  
史魏冕及彬請誅徐增壽從之先是 燕兵將薄  
城下左都督徐增壽謀降魏冕廷殿之至是在左  
順門語同列曰 皇上必面縛出降乃可魏冕與  
彬並請加誅 帝怒甚下殿手办之復請誅李景



隆手詔召來使未至金川而門已獻矣  
大內火起帝從鬼門遁去從者二十二人

時六月十三未時也 帝知金川失守長吁東西

走欲自殺翰林院編修程濟曰不如由亡少監王

鉞跪進曰昔 高帝升遐時有篋遺曰臨大難當

發謹收藏奉先殿之左羣臣齊言急出之俄而昇

一紅篋至四圍俱固以鐵二鎖亦灌鐵 帝見而

大慟急命舉火焚內程濟碎篋得度牒三張一名

應文一名應能一名應賢袈裟帽鞋剃刀俱備白

致身錄

六

六

金十錠朱書篋內庶文從鬼門出餘從水關御溝

而行薄暮會于神樂觀之西房 帝曰數也程濟

即為上祝髮吳王教授楊應能亦願祝髮隨亡監

祭御史葉希賢毅然曰臣名賢應賢無疑亦祝髮

各易衣備膝在殿几五六十人痛哭仆地俱矢隨

亡 帝曰多人不能無生得失有等任事著名勞

必究詰有等妻兒在任心必掛牽宜各從便御史

曾鳳韶曰頃即以死報 陛下 帝麾諸臣大慟

引去若干人九人從 帝至鬼門牛景先以鐵棒

啟之若不用力而即瓦解者出鬼門而一舟緣岸

以待十人乘舟舟人頓首 帝問汝何人何為至

此對曰臣乃神樂觀道士即前 皇上賜名王昇

昨夢 太祖高皇帝緋衣南向御奉天門令兩校

尉縛臣詰曰汝提點秩六品何為臣頓首謝不知

日明日午時可于後湖廣大舟至鬼門外伺候汝

周旋勿洩後福未期不然難逃陰殛臣是以知

陛下之來也 脫懇息觀中徐議行止舟止太平

堤畔王起導前間步至觀已薄暮矣俄而楊應能

致身錄

七

七

葉希賢等十三人同至共二十二人兵部侍郎廖

平襄陽人刑部侍郎金焦貴池人翰林編修趙天

泰三原人浙江按察使王良祥符人四川叅政蔡

運南康人刑部郎中梁田玉定海人監察御史葉

希賢松陽人程濟績溪人中書舍人梁良玉梁中

節俱定海人宋和臨川人郭節連州人邢部司務

馮淮黃岩人所鎮撫牛景先沅人王資楊應能劉

伸俱杞縣人翰院待詔鄭洽浦江人欽天監正王

之臣襄陽人太監周恕何洲及徐王府賓輔史彬



吳江人上曰今後但師弟稱呼不拘禮數諸臣泣  
啗廖平日諸人願隨固也但隨行不必多更不可  
多就中無家室累并有斡力足捍衛者多不過五  
人餘俱選為應援為使師曰良是于是環坐于地  
享道士夜食酌定左右不離者三人比丘楊應能  
葉希賢道人程濟往來道路給運衣食者六人馮  
淮時稱寒馬先生時稱馮翁時稱馬公時稱馬二  
子郭節時稱雪菴後稱雪和尚宋和時稱雲門僧  
時稱稽山主人時稱樸主趙天泰適衣葛稱衣葛  
致身錄

八

翁時稱天肖子王之臣家世補鍋欲以此作生計  
號老補鍋牛景先稱東湖樵時稱東湖主人師曰  
吾今往滇南依西平侯彬曰大家勢盛耳目衆多  
况新主諒不釋然能無見告不若往來各勝東南  
西北皆吾家也弟子中有家給而足備一夕者駐  
錫于茲有何不可師曰良是於是更舉七家廖平  
王良鄭洽郭節王資史仲彬梁良玉師曰此可暫  
不可久况郊壇所在明也必行將何所之衆疑  
江而鄭亦曰族俱忠孝可居也夜分師病足骨度

不能行微明牛景先與彬步至中河橋畔謀所以  
載者有一艇來問聲為吾鄉人急叩之則彬家所  
遣以偵彬吉凶者也與牛大快亟迎師且至彬家  
諸人聞之且喜且悲同載八人為程為葉為楊為  
牛為馮為宋餘俱散走期以月終更晤取道溧陽  
依叔松隱所不納八日始至吳江之黃溪奉師居  
所居之西偏曰清遠軒衆出拜師亦大適明且改  
題水月觀師親筆篆文閱三日諸弟子至彬家相  
聚五日師命歸省

致身錄

九

八月十五 勅命師逸去 新皇帝追彬  
新皇帝即位之九日編籍在任諸臣遞去者四百  
六十三人即日削籍戒毋齒及八月着禮部行文  
書各州縣追繳革除誥勅至是蘇州府差吳江邑  
丞鞏到彬家追奪且曰建文帝聞在君家彬曰未  
也微嚮而去明且師回兩比丘一道人入雲南餘  
俱星散期以來年三月集于襄陽廖平家  
癸未正月彬往襄陽  
正月二十日為襄陽之行三月初二日至廖平家



牛景先已先在矣閏六月馮淮自雲南來四人相對大恸馮告以師向留雲南之永嘉寺亦甚安妥明年來遊天台今年無煩往來復居停旬日諸弟子俱會惟梁良玉已物故矣月終東歸

甲申八月大師同楊程葉三人來家

先是七月牛景先來言師將至矣至是八月初九日天將暝一僧突至忠孝堂彬及家人出拜畢欵至重慶堂已舉燈矣而楊程葉亦至舉酒半酣師曰我明日當即去彬惶悚曰弟子掃門而俟久矣

致身錄

十

即有不肅師當見原本意欲留師幾月奈何明晨之云乎師泣曰彼方覓我而圖我昨於四安道中見冠蓋來者睜目而視此臣我曾日善之後必有以奉也東南通臣屈指先汝我去政為汝計相對而慟久之且曰此近宮闈不便彬曰亦不妨視師衣履敝甚固留三日命家人製衣師服師用綿紬大小計十六件楊程葉俱用綿布大小計三十有六件白金十兩為資十三日清晨彬隨師為兩浙之行杭州計遊廿三日天台雁宕計遊三十九日

會馬二于稽山主人金焦亦來于石梁間且云諸友俱約於此一會然終不一見時天氣已寒師欲返雲南固却諸人而去

丁亥春三月同何洲往雲南謁師

正月申遣僮往海州請何洲同到雲南三月終纔到留五日彬携一僮三人皆道人飾行二月得至連州訪郭節適故翰林檢討程亨在焉相持痛哭徐曰師近來在重慶府之大竹善慶里有杜景賢築室與君吾四人同往候之留二日遂行至所謂

致身錄

十一

善慶里師不在杜亦不在時朝廷偵師密而嚴有胡濬鄭和數往來雲貴間彬等夜則同宿日則分行相與行乞于市者旬有六日一日彬于寺舍傍暫息比丘程濟熟而視之曰汝在耶彬起鼓掌曰是急叩師程曰已結菴自龍山深處矣去此不遙兩人淚下如雨不敢出一聲比晚同諸人以往程為導時七月十八日也月色皎然上下山坂逶迤曲折約行十八九里而菴在焉天已微曙次扣扉而出者為楊應能旋拜師榻前師顏色憔悴形容



枯稿益夏日患痢因有戒嚴不能時時出山爲膳  
狼狽至此對面慟隨問曰汝等帶得方物爲我嘗  
否各爲獻彬獨有僮而所獻豐况當年職居禁近  
知師所好若金華火肉淡菜金山魚膾笋鱉醬豆  
肉鬆六味見之大喜卽命熟火肉啓床頭樽酒啖  
之日不啻此已三年矣謂於彬家嘗後無之也翌  
月師率由山中自近而遠日以爲常甫一月郭與  
程以事請行彬亦以請師曰汝遠來固當久留因  
問汝子年幾何曰十六歲矣能辦事否曰尚在書

致身錄

十一

堂曰欲爲官乎曰必不敢相與唏噓久之自後屢  
請屢留竟延至明春三月行之日師痛哭失聲囑  
曰今後勿再來道路阻修一難關津盤詰二難况  
我安居不必慮也彬等叩首領命而行

庚子秋八月彬往雲南

自南遊以後嘗有以奸黨告者雖獲宥於上官心  
嘗備懼十餘年來無日無滇南之思終不得往且  
臨行師囑恐彼此俱戾至是革徐之禁稍稍寬矣  
決中秋携一介以往始至南康蔡運家既至襄陽

廖平王之臣家復至連州郭節家俱已物故矣遂  
至雲南循白龍山菴故道了不見所爲菴者山旁  
有一民居詢其老婦則曰向來上司官來已毀矣  
問僧徒則曰不知所之暗中流淚曰彬不遠萬里  
來得一而師歿且瞑目不則得一音耗歸家亦安  
凡值寺院靡不拜禱循遊數郡幾兩月餘一日在  
鶴慶忽一比丘指曰汝尋師耶彬愕然比丘曰因  
忘我耶彬曰汝師何名曰文大師是也亟問何所  
曰在隨之去三日得至師所師兀坐一室見之大

致身錄

八

十三

喜菴在平陽前後深林密樹不下數里爲浪寄所  
轄地先時葉希賢所募建者甫落成兩人已故菴  
之東卽埋之於是師命舉所饋獻奠之呼僮沽酒  
是夕盡歡前此戚容愁氣殆消融矣惟言及楊葉  
則嗟歎久之流連彌月遣歸

甲辰秋七月洪熙改元八月彬往雲南

八月十三日自家起行九月二十二入湖廣界投  
宿旅店主人曰內有兩道可與俱彬入見一道鮑  
鮑床上睨之師也伺其覺師喜曰此來何爲曰來



訪師彬曰師欲何往曰訪汝等言及榆木川皆色喜彬問道路起居狀答曰近來強飯精爽倍當明日即偕下江南以從陸路十一月始得抵家至之日具酒饋於重慶堂師位上程濟東列彬西列有從叔祖名弘者嘉興縣史家村人也直入至堂上彬不得已亦與坐問師何來彬未及答即起趨出招彬曰此建文皇帝也彬曰非也弘曰吾曾于東宮見之當吾家籍沒時非是吾無死所矣活命恩主也彬不得已以實告弘即稽首堂下涕泣問向

致身錄

八

十四

來狀師曰虧這幾箇隨亡的人給我衣給我食周旋夷險之間二十年來戰戰兢兢復大慟慟已徐曰今想可老終矣弘曰師今欲何之曰欲遊天台諸勝弘曰吾當具一日之積隨行居數日師行成彬曰有叔在爾勿往也也弘從之去去明年三月復來擬往祥符渡江彬送之江上偶有洪熙升遐之問師顧曰吾心放下矣今後而可往來想關津不若昔之有意我也且喜且悲止程濟從彬等觀渡而返

此先君事主之顛末也先君性忠孝一飯不敢忘君從亡一節為仇訟凡十有七竟以此死先君終不為悔死之前一日不肯往獄中先君曰我死矣即不望若遠行來時得謹事一食周給我瞑目也致身錄十八條存之以志一生之概然勿示他人戒于若孫毋輕示人雖 今皇帝寬仁長厚此節事自不可知慮有亦族之禍子孫言及此者以不孝論時宣德二年丁未三月初七日也閏三日竟死明年不肯訟冤於按臺

致身錄

八

十五

寘仇于死但先君所不忘於師者自後絕無音耗至九年甲寅五月兒婦患產凡四月家人惶惑無措適老僕密言前道人在外屢急迎之入方稽首于地而耳間微聞已產男矣師悲先君之亡旋喜產男之慶命名曰文隨轉語曰我文也而不終將無疑耶適一宋史在案更命曰鑑師精于祿命詳鑑于平日是兒當貴晟曰不求貴得識字成家足矣師曰即不貴當以文名世留五日晨具衣十件并行糧為會稽之遊程濟



從迄今十又一年不知所之時正統戊午五月  
望不肖晟謹識

致身錄

八

十六